红与绿

司汤达小说选

9028887

红与绿

司汤达小说选

〔法〕司汤达 著

郝 运 汪 涛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福州大学图书馆藏书印

Stendhal

LE ROSE ET LE VERT

根据Éditions du Seuil,1969年版译出

红 与 绿

〔法〕司汤达 著

郝 运 汪 涛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 插页 4 字数 446,000
1990 年 6 月第 1 版 199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7,000册
ISBN7-5327-0710-5/I·357
定价：7.00元

出版说明

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司汤达在巴黎街头又一次中风，次日凌晨二时与世长辞，终年仅五十九岁。法国文学史上这个无可弥补的损失所留下的遗憾至今依然为人们的怀念蒙上阴影。这位以不朽名著《红与黑》展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又以杰作《巴马修道院》中描写滑铁卢战役的辉煌篇章引得文坛巨匠叹为观止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委实过早地搁下了他手中的如椽大笔，以致作为七月王朝时代“一面镜子”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不幸没有完成，诸如《红与绿》、《费代》、《拉米艾尔》等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小说也都未能终卷。

近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生前并不享有盛名的司汤达及其作品的价值早已由历史作出了最公正的鉴定。人们即使通过本书中某些或许尚鲜为人知的未完成小说也不难窥见这位文学大师的风貌。他对社会生活有血有肉的生动描绘、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尤其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揭示所产生的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无疑将为这位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先驱赢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理解与赞美。

无庸讳言，收入本书的小说有的未及修改，尚待润色；有的

未及完成，尚系雏形，甚至仅属残稿，文字难免粗糙，人物形象似亦稍欠丰满。之所以推出这部未完成小说集，无非是为我国司汤达研究者提供一份颇具认识意义与参考价值的资料，这对于扩大我国读者的文学视野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目　　录

出版说明……………………………………………………………… 1

一位意大利绅士的回忆录……………………… 郝　运译　1
箱子和鬼………………………………………… 郝　运译　31
媚药……………………………………………… 郝　运译　57
米娜·德·旺盖尔……………………………… 郝　珉译　76
菲利贝尔·莱斯加尔…………………………… 郝　珉译　118
梅蒂尔德幽情传奇……………………………… 金建国译　122
犹太人…………………………………………… 郝　珉译　131
社会地位………………………………………… 王允道译　149
红与绿…………………………………………… 汪　涛译　192
阴谋家…………………………………………… 金建国译　275
A—想象 ………………………………………… 金建国译　279
德·圣依斯米埃骑士…………………………… 郝　珉译　291
费代……………………………………………… 周克希译　310
唐·帕尔多……………………………………… 金建国译　400
拉米艾尔………………………………………… 王聿蔚译　410

附录……………………………………………… 王聿蔚译　613

一位意大利绅士的回忆录

我生在罗马，父母亲在这个城市里享有很高的社会 地 位。三岁时我遭到不幸，失去了父亲；母亲当时还非常年轻，她打算改嫁，把我受教育的事托付给一位没有孩子的舅父照料。这位舅父乐意地，甚至可以说是无比热心地一口答应。这是因为他打定主意，要利用监护人的职权，把受他监护的孤儿培养成一个忠诚拥护教会的信徒。

迪法翁将军的一生经历已经是无人不知，我在这儿就不再赘述了。在他去世以后，教士们看到法国军队入侵教皇国①的危险迫在眉睫，开始散布消息说，有人看见木头雕像的基督和圣母张开了眼睛。老百姓容易受骗，对这个好心的谎言深信不疑，迎圣礼的队伍纷纷组织起来，城市里张灯结彩，所有的信徒踊跃地向教堂捐献。我的舅父也很想亲眼看看那传说纷纷的奇迹，他将家里所有的人组成一支迎圣礼队伍，他自己穿着一套黑衣服，手上捧着一个十字架，领头走在前面，我举着一根火把伴在他身旁。我们全都赤着脚，坚信我们越是表现得谦恭，圣母和她的儿子就越是怜悯我们，越是愿意向我们显示他们睁开的眼睛。我们就这样排好队伍前往圣玛塞尔教堂，到了那儿我们发现一大群人，不停地叫喊着："马利亚万岁！马利亚和她神圣的造物主万

岁！”一些士兵守在门口，挡住聚集在教堂周围的人群，只让迎圣礼队伍进去。我们毫不困难地就被允许通过，很快地到了栏杆旁边，匍伏在圣母和她的儿子的雕像前面，老百姓在叫喊：“瞧啊，他们刚睁开了眼睛！”大部分人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们满怀信心地重复着身边的人的叫喊。至于那些不信宗教的人，他们小心谨慎，避免表示出他们的怀疑，因为他们如果表示出来，别人就会毫不容情地把他们杀死。我的舅父凝视着这些圣像，欣喜若狂地叫喊：“我看见了；他们一连睁开了两次眼睛。”我这个可怜的孩子呢，已经站得精疲力竭，特别是在光着脚走了那么长时间以后，忍不住哭了起来。我的舅父不许我哭，打了我一个耳光，同时嘴里说我应该关心圣母而不应该关心我的脚。我们还在教堂的时候，看见一个叫巴达斯奇的裁缝带着他的老婆和一个小孩子来了，这个小孩子瘸得那么厉害，架着一双拐杖才能勉强走路。他的善良的爹娘把他放在祭坛的平台上，开始叫喊：“Grazia！Grazia！”② 在时而对着基督，时而对着圣母，连续这样叫喊了半个小时以后，母亲对她的儿子说：“相信吧，我的孩子，相信吧！”接着他们离开病人，把他交给天主，嘴里继续不停地叫喊：“相信吧，孩子！扔掉你的拐杖！”可怜的孩子服从了，他就这样失去了支撑，从四级台阶的高处摔下来，头撞在石板地上。他的母亲听见他摔倒的声音，连忙跑过来扶起他，立刻把他送到普慰医院去包扎伤口，可怜的孩子非但

① 教皇国：公元七五六年至一八七〇年以教皇为首的政教合一国家。位处意大利中部，以罗马为首都。一七九八年二月拿破仑占领罗马，取消教皇世俗权利，成立罗马共和国（1798—1799）。一八〇〇年教皇庇护七世重建教皇国，但又于一八〇九年被拿破仑并入法国版图。庇护七世曾被禁，押送入法国，在法国一直拘押到一八一三年。

② 意大利语：“发发慈悲！发发慈悲！”

没有治好瘸腿，反而受了挫伤。在这段小插曲以后，我们离开教堂，排好队一边往家里走，一边发出那老一套的叫喊。到了家我谦恭地问我的舅父，圣母怎么能够容许这个无辜的人摔得这么重，他回答我："我的孩子，您认为天主和圣母必须对所有的人都创造奇迹吗？没有的事。要得到这么大的圣宠，必须良心清白无垢，毫无可以指责之处。"

如果我想就奇迹这个问题详谈的话，也许写上几本书也不能够谈完。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在罗马的波拉罗拉广场上可以看到一个叫"萨波纳罗圣母"的圣像。圣像前的那几盏灯里点的油，据说不是油，而是圣母本人的奶汁。为了使老百姓受骗上当，在做灯的水晶玻璃里加了一种乳白色的成份。一些穿着宽袖白法衣，佩着襟带的教士接过老百姓呈上的念珠，在神圣的液体里浸一浸。我们也曾经跟随我的舅父排成迎圣礼队伍去向这个圣母像表示敬意。我们利用这个时机上前找本堂神父，请他接下我们的念珠；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商量，他才同意了，后来还给我们的念珠上面沾满的不是什么奶汁，而是一种如此黏稠的油，要等很久以后我们才能把它放回到我们的口袋里。

一七九七年，法国军队占领罗马，建立了共和制度，一支国民自卫军也立即组织起来。我的舅父无论在感情上还是见解上完全无法同胜利者取得一致；他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他不得不隐瞒自己的反对态度，申请上尉军衔，这样一来，他尽管感到痛心，还是必须协助联盟节的筹备工作，而且叫我去参加庆祝共和国成立的仪式前的游行。庆祝仪式在梵蒂冈广场举行。我和其余那些孩子都穿着古式服装；我们头上戴着花冠，脖子上围着月桂树叶编的花环。我从这件爱国的新生事物中得到的快乐超过那些朝拜圣母的游行。我的伙伴们也和我一样快乐，尤其是因为在典

礼结束以后，又在圣彼得广场举行盛大宴会，我们欣喜若狂了。不过，我舅父的告诫使我不能怀着平静的心情享受我的幸福。我们一回来，他就教训我，要我对这种亵渎神圣的盛大节日产生圣洁的厌恶，他还说，它恢复了异教色彩，这种节日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让放荡和腐败在基督教世界的都城里流行。象这样的节日，他还补充说，是魔鬼胜利的日子；我们唯有请求上苍饶恕我们参加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在他看来，蒙受这样的耻辱，还不如去死，他做着结论说，他从此以后不能容许别人再在这些罪人中间看见我们，不管他们使用什么强暴手段逼迫我们。他勇敢地信守他的誓言，不久以后战争形势的发展迫使法国人离开罗马，结束了他的忧虑，并且使他感到称心如意的是，获得目睹教皇政府重建的快乐。在这次使他那些最宝贵的希望都一一实现的政局变化以后，他把我托付给一位教师照管，这位老教师应该把拉丁文的基本规则教给我，因为我如果连这种语言的起码组成部分都不懂，就不能上公立学校，也就是说不能上罗马的中学读书。由于一种可憎的进度缓慢的教学法，也由于按照当时的习惯，往我这个不幸的学生的脑袋里塞进了过多的说教和经文，我的进步非常小。哪还敢向老师们提出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问题！思考就是犯罪，凡是从教士嘴里说出来的都是信条。在两年的学习以后，我领受第一次圣事，领圣事前需要先苦修三个月作为准备。在经受了这次严峻的考验以后，我回到家里，我的舅父和舅母对我的学习成绩问得非常少，他们说，他们只关心我的灵魂得救；他们热泪盈眶地抱吻我，祝贺我如此圣洁地走上了宗教信仰的道路。可是，唉！我脱离了科学的道路，回到中学时，我把我那些严肃认真的教师教给我的一点东西完全忘光了。

在中学里有一个叫“圣路易会”的宗教团体。所有到校上课

的年轻人到了节日都必须在上午听讲道，都必须忏悔和领圣体。接下来是回家吃饭，两个小时以后再回到学校来。回来后所有的学生由几位教士领着到城外的一座花园里去打球，每一场球的代价是双手放在膝头上背诵十遍“天主经”。游戏时间结束，大家回到城里，讲道已经在城里等着我们。接下来由两位教士给我们每个人几下苦鞭，这时候灯熄掉，让最虔诚的人可以无拘无束地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地接受善良的神父们的体罚。在开始唱诗篇：Miserere mei，Deus① 的同时，苦鞭也就一下下抽起来，这种磨练一直继续到诗篇唱完。诗篇唱完，鞭笞也就停止。先让脱光衣服的悔罪者有时间遮蔽赤裸的身体，再重新点上灯，接着是长时间的祷告，祷告完了才把我们所有这些满怀着对地狱和魔鬼的恐惧心情的人打发回去。这种宗教仪式每个星期都要为了我们灵魂的利益，以损害我们的智力为代价，举行一两次。我们的老师们丝毫不关心我们的教育，相反的，他们千方百计地使我们保持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用不公正的严厉惩罚手段把各种美德的萌芽闷死在我们的心里。对我来说，幸运的是，过分的伤害反而提前结束了我的苦难。有一天，我到学校到得太晚，而且与平时相反，课文记得不十分熟，我的那位教书先生立刻叫来了体罚老师——政府委派来执行教师的判决的类似“警官”一类的人物。我手心挨了二十戒尺，疼得难忍难熬，处罚完毕以后我回到我的座位坐下，但是没法掩盖自己的疼痛和愤怒。我太不谨慎，教师看见我露出不满的神色，下命令再加一次惩罚。这个额外的惩罚不合我的心意，我拒绝服从。但是我的法官威胁说我再坚持拒绝，就诉诸武力。听到这个威胁，除了逃跑再没有其他

---

① 拉丁语：“上帝怜我”。见《圣经·诗篇》的第五十篇。

办法可想，为了避免不幸，我迅速抓起笔、纸、小折刀和墨水瓶，一样样朝教书先生头上砸去，他只不过受到了一点惊吓。我就这样向他告别。我的同学们哈哈大笑。但是按照老师的命令，他们开始追我。我怕被追上，躲进了一座教堂，在意大利教堂是不可侵犯的避难所。所有在后面追赶的人到了教堂门口都停住。在轻举妄动之后，我冷静下来，考虑应该怎么办；如果我叫我的舅父来，我相信他一定会跟我的敌人们采取一致行动。我宁可找我的母亲，只有她会帮我说话。她很快地就来到了，她以为我犯了什么大罪，惊恐万状。我把我遇到的事讲给她听，她听了以后才稍微放下心来。她把我带到她丈夫的家里，为了调停这件事他们奔走斡旋，最后被我冒犯的人才松了口，答应他们可以饶恕我，但是我得同意当众跪下求他饶恕，并且在圣约翰和圣保罗修道院里苦修一个月赎罪。圣约翰和圣保罗修道院，有点象轻罪监狱，犯人的生活费用由自己负担。我的舅父对这个解决办法感到高兴，他希望修道士的教导会在我的心里起到有益的影响。“天主在等您，”他对我说，“他主动接近您，别错过机会，请想想地狱正张开大口，要把您吞下去。”他把我托付给修道院长，并且付给他一点钱，请他为我做几台弥撒。然后他离开我。负责领我复归天主的修道士让我吃的苦，受的罪，真是没法全说出来。他明确地向我指出，我遭到下地狱的惩罚，我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我年轻，容易受骗，他的话我全都相信，我的悔恨是真诚的、深切的。每天早上，我谦恭地把我的背奉献给苦鞭；为了使我的谢罪与我引起的公愤相称，我经常穿着一件上面有许多小铁钉的粗呢衬衣。我低首下心地忍受一切，我相信我那些顾问的话，时时刻刻总好象看见魔鬼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我感到的恐惧是那么强烈，每天夜里都要做许多恶梦。他们指定我做一次全面

忏悔，我承认我的同学们经常把一些不道德的书借给我看。教士肯定地告诉我：我已经遭受下地狱的惩罚，如果我不仗着祈祷和施舍来抵挡，恶魔就要把我连灵魂带肉体一起带走了。我必须照办，我把我钱袋里的钱全部倒在这位善良的神父手里；为了摆脱魔鬼，我心甘情愿地斋戒，遵守赎罪的各种严格规定。"您瞧，我的儿子，"忏悔师对我说，"用您交给我的那四个埃居①，我要在庇护五世教皇陛下祝圣过的一个祭坛上为您做四台弥撒，您的灵魂会感到好起来。不过您要用苦行磨练您的肉体。"我答应了他，而且做到了。幸好我的隐修的期限满了。在我释放的前一天，我领受圣事，在举行仪式时我痛哭流涕，眼睛一直没有干过。第二天，我的舅父来了，他掩盖住对我瘦削的面容所引起的惊讶，对我说："宗教的锻炼对您很有益处，您不再处于大罪的状态中，比起以前来您的脸上有了温和、高尚的表情。"我们离开了修道院，他用马车把我带到学校，我跪下来公开请求我的教师饶恕我，他利用这个机会提醒学生们要尊重他的地位和为人。在履行了同类的手续以后，我的舅父把我带回到他的家里，他的妻子看见我立刻叫了起来："他怎么会瘦成这般模样？"丈夫回答她："他为了他犯的错误要用苦行来赎罪。"我的监护人一心一意要把我送回学校，但是我坚持不肯。在我的拒绝下，他决定把我送到比尔内律师家里去。比尔内律师负责制作教皇发往西班牙的敕书的副本。这个人近两年来由于害风湿病一直留在家里不能出门；他的工作仅限于在两个老头儿为他抄写的副本上签字。我开始到他那儿学习的时候，他单独一个人跟一个仆人生活。我的舅母上了年纪，常常来陪他，晚上等我工作完毕以后，我们

① 埃居：法国古代钱币名，种类很多，价值不一。

一起回去。这个不幸的律师，风湿痛迫使他躺在床上，永远起不来，他咒骂天主和圣人，说上天要是公正的话，就应该平等地分配幸福与不幸。我的舅母笃信宗教，这些亵渎神明的话引起了她的惊恐。有一天她责备病人不该如此，但是他根本不理睬她的好言劝告。在我们回家时，这个善心的女人劝我不要再去看我们的痛风病人，她说：

“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再听他亵渎神明的话。如果我不再去看他，您也应该学我的样，因为您从一个不信宗教的人教给您的课程里什么也学不到。”

“我不怕，”我回答。如果我的舅父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不准我再到比尔内那儿去上课；那样的话我会感到非常悲伤，因为在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异教徒在一些问题上给了我启发，让我明白了一些事，而这些事过去由于我的老师们的防范，我是完全不懂的。另外他还借给我一些极好的书，读得我入了迷，而且成了我们谈话的题目。我的宗教信仰开始动摇了，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调和我那些修道士的告诫和律师的原则，他的那些强有力的论据我一天比一天觉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我的舅母又恢复了她的访问。一天，比尔内痛风病发作，疼得难熬，她要求他看在天主面上忍受一切痛苦。他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已经疼得火冒三丈，说了亵渎神明的话来拒绝她虔诚的劝告，这些亵渎神明的话是那么激烈，我可怜的舅母连披上披肩，戴上帽子都来不及，就匆匆忙忙走了，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在胸前划着十字，还发誓说不再踏进这所可怜的房子。晚上，比尔内笑着把这件事讲给我听。回到家里，我的舅母对发生的事只字未提。下一个星期日她去忏悔。她的忏悔师是一个与宗教裁判所有紧密关系的多明我会修士；他说如果她不先去揭发那个亵渎神明的人，就不

赦免她的罪。第二天她到圣职部①去作证，然后回去找她的忏悔师，她的忏悔师为了奖赏她的服从，赦免了她的罪。

十五天以后，我被传到宗教裁判所，我以为是哪个假伙伴检举我持有一些禁书，心里非常害怕。我守口如瓶，没有把我接到的这个命令告诉我的舅父，白天黑夜我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谁都会承认，我的处境很微妙，在整个这件事情中确实有使一个从来不了解人世和人世上的阴谋诡计的、可怜的年轻人张皇失措的理由。决定命运的日子到了，我来到神圣的法庭，他们让我在候见厅等了一个小时，我的心怦怦跳得非常厉害；最后有人把我带到一间四壁张挂着黑帷幔的大厅；三个多明我会的修士坐在一张蒙着黑桌毯的桌子后面。看到这种情况，我更加恐惧。幸好三位法官的秘书是我认识的一个正直的神父，他偷偷朝我递了个眼色，使我开始放下心来，呼吸也自由得多了，而且在对我进行审讯以前有时间恢复镇静。我注意到一个大十字架挂在修士们的头上方，在桌上还有一个尺寸小得多的十字架，旁边是一本打开的书，这是《新约》。头一位法官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是不是已经被叫到圣职部去过。对这后面一个问题我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对我说：

“您认识比尔内律师吗？”

“我认识。”

“您有时听见他亵渎神明吗？”

我回答说，他病得非常厉害，我到他家里去是为工作，而不是为听他可能说些什么。一道怒视的眼光迎接我的回答，法官吓唬我，如果我不把我知道的全都直截了当地揭发出来，就要受

---

① 圣职部，罗马教廷下面的一个部门，一九六六年改为“信理部”。

到严厉的惩罚，并且勒令我以三位一体① 和《圣经》的名义把罪人在我面前讲的那些亵渎神明的话揭发出来。

“难道，”他补充说，“您没有跟这个人进行过单独谈话？”

“从来没有过。”

“我劝告您不要跟这个不信宗教的人交往，他的灵魂注定要受地狱的酷刑。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他能够获得圣宠，但是没有希望成功；去吧，年轻人，凭着这个十字架发誓，不对任何人说您曾经被传到我们的法庭上，以及为什么我们传讯您。”

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按照例行手续把我打发走。我出来在候见厅里看见两个可怜老头儿，我的律师就是在他们抄写的副本上签字的。这两个不幸的人浑身抖个不停；他们声明自己是无辜的，保证他们从来没有跟宗教裁判所发生任何争执。我告诉他们是什么原因传讯他们，消除了他们的不安。回到家里我把这件事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我的舅父，他狠狠地责备他的妻子太冒失，她引用她的忏悔师的命令为自己辩护，她必须服从他的命令。

当天晚上，我照常去看我那个不信教的人。我发现他非常激动，问他是什么原因。

“我没有理由笑，”他回答我，“有人到宗教裁判所揭发我；他们想把一个可怜的风湿病人怎么样呢？我躺在床上等着他们。”

不久以后，来了一位宗教裁判所的法官，进行一次长达四小时的审讯；可是多明我会修士们的所有那些诡计施展出来，都在被告的冷静沉着的态度面前碰壁了。在演出了这出戏以后又过

---

① 三位一体：基督教基本信条之一，该教宣称上帝只有一个，但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

了一个月，我们的律师在家里接待了一位大法官，这位大法官并不比他以前派来的那位法官幸运，临走时威胁说，要把病人连人带床抬到监狱里去。他走了以后，比尔内对我说："他们到底打算干什么？我是一个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高明的神学家；他们可以把我送进监狱，用酷刑折磨我；对，但是他们不能使我违背我的良心。"接着他又握住我的手补充说："我的朋友，宗教裁判所对无知无识的人管用，但是它在受过教育的人眼里信誉扫地，它的推理方式对他们不起作用。"两个月后向他发出了逮捕令，但是因为他生命危在旦夕，所以不得不暂缓执行。比尔内的病情恶化得很快，几天以后他死了，至死也没有悔改。

一八〇七年，法国人刚重新占领这个世界性的都城，一向轻信的罗马青年立刻就被拿破仑动听的诺言所蒙蔽。在最执迷不悟，受了骗的人中间本来应该有我，而且我承认，就我当时的心情来说，我非常情愿受骗。但是我还处在我舅父的监护下，我已经说过了，他是个坚决的教皇主义者，我即使真心有这个打算，有时候也无能为力。我受到我的监护人的严密看管；不过他为了一些事务，被迫从事一次小小的旅行，他把我留在罗马，但是吩咐我不要出门，只能见他指定给我、负有充当我的良师益友的使命的那位教士，特别是不要跟政治沾边，政治是烦恼和失望的无穷无尽的根源。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徒劳无益的誓言！他刚出罗马城，才走了几里路，我就已经在向我的朋友们打听情况。他们中间有几个在新组成的团队里服役；还有几个在政府部门里得到了很好的职位。他们全都热心地劝我离开我的舅父，从事军人生涯，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少尉的军衔。我表示有困难，提出的理由是教皇对接受法国政府的职务的人会给以绝罚① 的处分。我的顾虑把朋友们逗乐了。

“您的舅父使您陷在愚昧无知之中，”他们对我说，“您的那些老师协助他完成他的这项工作。跟我们走吧，您很快就会知道绝罚值多少钱了。”

我的抵制顶不住他们的劝告和我的率领一连人的愿望。我相信我的舅父看见我的肩章，怒气会消除。我知道他要在两天以后才会回来，便立刻打定了主意。我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套军服，我的朋友们从罗马总督米奥利斯② 将军那里替我请求到了一份军官授衔令。我对我的新军服感到那么得意，怀着暴发户的虚荣心忙不迭地穿上它出去炫耀一番。刚摆脱了监视，我还不能毫无保留地去享受我还不懂得的自由给我带来的快乐。第二天我穿着军服去见米奥利斯将军，感谢他给予我的恩典，并且宣誓效忠皇上。将军亲切地接待我，向我保证，法国政府对最先投奔到它的旗帜下的那些人的热忱将理所当然地表示感谢。接着他派我去见第一军团的营长恺撒·玛吕奇。恺撒·玛吕奇立即让我服现役。我的舅父知道了我的所作所为，迅速办完他的事，提前赶回罗马。他的惊奇和愤怒，那是我这枝秃笔无法描写出来的。他看到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立刻向我宣布，我必须离开他的家，他永远不会同意在自己家里接待一个反叛分子，一个受到绝罚处分的人！我试图平息他的怒火，向他提出使我下定决心的那些理由，并且表示为拿破仑效劳，仍旧能同时做一个好天主教徒。我白白地浪费口舌。

“不，”他嚷道，“不，不可能同时为两个主人效劳；放弃你的计划，取消罪恶的诺言，现在还来得及；隐居到乡下去，避开那些

---

① 绝罚：天主教会给予神职人员和教徒的一种处分。按天主教神学所说，受此处分者死后不能升天。

② 米奥利斯(1759—1828)，法国将军，曾任罗马总督。

恶人的诱惑。”

我呢，丝毫不动摇，我已经尝到了世俗生活和它的快乐的滋味，短时间的体验已经增强了我的决心，然而我的舅父害怕受到法国政府的怀疑，不敢使用暴力。他让步，同意每个月给我四个埃居，条件是我必须住到别的地方去。这一点我第二天就照办了。

法国人刚到罗马时，干出了许多过火的事，教皇的国务卿写了一封封信对滥用武力提出抗议，但是法国政府支吾搪塞地回答，仍旧采取一切对它的计划有利的措施。它一开始先占据大部分的修道院，改成营房。教皇政府公开抗议这种对国际法的违反；但是米奥利斯将军置若罔闻。教皇确信他的告诫无效，于是决定把所有与法国人携手合作的人都给以绝罚的处分，他的绝罚令在夜间张贴在罗马和教皇国境内惯常张贴告示的地方。将军把守卫蒙特-卡瓦洛宫的瑞士兵换成法国军队，作为对这种敌对表示的回答，并且禁止一切来访者入内。圣父看到自己的权力受到蔑视，并失去了人身自由，于是吩咐把各处的宫门一齐关上，断绝与外界的任何来往。他相信法国人在设计劫持他，吩咐把他的教皇服准备好，一旦有人冒冒失失闯进他的庇护所，他就把教皇服穿上，谁要是胆敢用罪恶的手碰他神圣不可侵犯的身体，他就对他做出死刑的判决。老百姓一知道法国人的计划，立刻就发生了极其严重的骚动。尽管米奥利斯将军自己指挥下的士兵为数众多，他还是认为，为了慎重起见，最好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劫持教皇，他没有忽略为了保证这个计划成功所不可少的任何一个预防措施，这个国家里的老百姓只知道有教会，把教皇不仅看成一个君主，而且看成人间的一个天主，所以这个计划实行起来有着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在这出悲剧

的结局的前三天，特朗斯泰韦尔、蒙蒂、波波洛和博尔戈的所有显要人物都来到教皇宫的门口，他们的借口是要把一条重三百斤的特别大的鲟鱼献给教皇陛下。严禁进入宫内的命令并没有撤销，但是法国人担心，如果加以阻止，老百姓的怀疑会加强，于是欣然地同意了。代表们带着他们的大鱼被领进去觐见教皇。教皇接受了这个敬意，并且感谢这些显要人物对受到他们教会的敌人们压迫的君主表示出的依恋。接着代表中有一位发言，让教皇知道他们来的真正目的。

“在这个严重情况下，”他对教皇说，“我们使用了计谋才骗过您的那些狱卒的监视；为了救您而武装起来的两万人准备把您从您的敌人手里救出去；请相信他们的忠诚；如果他们应该为您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了这样美好的一个原因殉教而死，他们将会感到幸福。”

教皇错误估计了法国人的计划，没猜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因此他仅仅向代表们表示了他的感谢。

“回去吧，”他对他们说，“采取行动的时刻还没有到；什么时候我需要你们的帮忙，我会通知你们。放心吧，我不会离开你们，决不会有人敢谋害我本人。”

接着他为他们祝福，在答应他们吻过他的脚以后，把他们打发走了。

米奥利斯将军十分忧虑地看到在老百姓中有了骚动的迹象。为了挫败在他面前酝酿的那些反抗计划，他决定加快劫持教皇的步伐，并且把这件棘手的任务交给了宪兵指挥官拉代将军。这次袭击要在夜间进行，他命令所有警察分局局长都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百名警察要跟五十名宪兵和一百名国民自卫军士兵在备战状态中过夜，他们要带着梯子守在教皇的花园的墙脚

下。总督让人对负责行动的士兵们念了一道当天的命令，命令中威胁说，凡是进入宫内不守纪律的士兵，不论事情大小，一律处以死刑。拉代将军午夜时分由宪兵军士博农陪着来到，他俩都穿着便服。攀登围墙的程序是这样安排的：警察应该先爬，接着是国民自卫军，最后是将军带着几个宪兵。国民自卫军中的一名士兵叫玛佐利尼，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他渴望能够得到首先爬上围墙的荣誉，急于求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因为他跌下去，摔断了腿。他跌下去，给对他充满热情的同伍弟兄们泼了一盆冷水，他们把这件意外事故看成是天意。警察都是些无知无识的人，是被强迫带来的，他们拒绝爬墙。将军于是对士兵们说："我的勇士们，让这些人看看这是天意还是自然发生的意外事故，前进。"宪兵立刻爬上围墙，国民自卫军和将军跟着，警察殿后。从花园通往宫内有一条曲曲弯弯的地道，将军让一个熟知路径的人当向导。他们一只手握着一把手枪，穿过这条地道，到了尽头，找到一个同谋者，他替他们把门打开，从这道门他们进入了教皇宫的大院子。将军把他的一小队人聚集起来，命令他们去解除瑞士卫兵的武装。为了执行这个命令，十五个人就足够了。在这个先决任务完成以后，宪兵们回到集合地点，向将军保证，教皇的卫兵决不可能进行任何反抗。将军吩咐他的随从要绝对保持肃静，命令向导把他和军士领到教皇的卧房门口，他们没有遇到一点阻挠，顺利地到达。将军敲了两次门；刚敲第二次时教皇问：

"是谁？"

"我是拿破仑皇帝的使臣拉代将军。"

听到这个回答，教皇打开门。他穿着整齐，有人猜想他还没有上床；还有人断言他对这次拜访早有准备，他在等候决定他

动身的时刻。不管怎么说，反正教皇陛下请将军和军士进去。将军在向教皇致敬以后，对他说：

“教皇陛下有五分钟的时间做出决定：您必须在这份条约上签字（条约中包括宣誓效忠皇上，承认拿破仑法典，还有几条比较次要的内容），不然就立刻动身。”

教皇看了条约。在这五分钟里他一直站着，手指间玩着他的鼻烟壶。军士无礼地向他要一撮鼻烟，教皇面带笑容地把鼻烟壶递给他。“真是好鼻烟，”宪兵军士尝过以后叫了起来。教皇没有回答，向他做了个手势，要他从桌子上拿一盒。五分钟到了，将军问圣父怎么决定。

“动身，”教皇回答：“不过我希望带着我的国务卿和我的侍从。”

将军同意了，相应的命令发出，教皇宫的大门立即打开，让两辆由六名全副武装的宪兵护送的、套上驿马的旅行马车通过。康萨尔维红衣主教立刻来到，他态度十分庄严地对这次侵犯提出抗议，另外还要求稍微给一点时间来为动身做准备。拉代将军愉快地回答他说，议论和讨论的时间已经过去，应该启程上路了。马车停在楼梯底下，教皇登上指定给他的那辆，他表示希望能有他的国务卿坐在他身边。他要求的这个照顾却遭到了拒绝；为了更加安全起见，侍从和康萨尔维红衣主教被关进第二辆马车。军士登上红衣主教的马车的后部，拉代将军立在教皇的马车的后部。

他们就这样离开教皇宫，穿过市区，没有引起一点怀疑。教皇走了以后，有一位军官命令所有布置在教皇宫内的卫兵立刻撤离；每一个人都静悄悄地回到营地去。梯子却被忘了，到了早上被人发现，教皇被越墙劫走的消息立刻传开了。教士们为

了教会的利益对玛佐利尼从墙上摔下来的事加以利用，肯定地说，教皇本来可以把所有绑架的人都处死，但是他为了让其余的人好好想一想，仅仅只让一个人摔下来。他们散播了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奇闻，老百姓容易受骗，全都信以为真。

法国政府占领了教皇宫，把那些拒绝宣誓效忠皇帝的红衣主教都陆续打发走。

我应该在这儿谈一段插曲，它差点儿使这次行动功败垂成。在离罗马二十五里的蒙特罗西，由于将军深谋远虑，替换的马匹早已准备好；在替换马匹的时候，教皇打开了马车的车门，从巴卡诺起骑在马上的马车夫副手认出了他。立刻跪倒在地，大声喊叫：

"圣父，求您赐福！我没有罪！我完全不知道这一切，否则我宁可死也不愿意协助他们劫持您。"

那些本来已经准备骑上马的马车夫副手拒绝动身；他们开始叫喊：

"圣父，求您祝福！我们要救您。"

将军看到自己有被杀害的危险，命令护送马车的宪兵们赶开那些马车夫副手，由他们中间的两个人骑上驿马，把马车赶得飞跑。他呢，握着他的手枪宣布，谁要是想拦阻马车，就把谁的脑袋打开花，他就这样摆脱了这个险境。他们马不停蹄地一直奔到托斯卡纳的佩吉邦齐，在那儿停留了几个小时，又继续赶路。我后来经过佩吉邦齐时，从教皇曾经休息过的那家客店的老板娘那儿知道了下面这段轶事。教皇陛下的背心掉了一粒钮扣，他又没有另外的钮扣。因为他的侍从不在身边，所以他叫老板娘替他找一粒钉上。老板娘急忙满足了他的愿望，但是教皇没有钱支付这个小小的劳务，于是找拉代将军，拉代将军立刻递给

他一只装满路易的钱袋；教皇从钱袋里取出四个路易付给老板娘。

在圣父走了以后，形势立刻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人们忘记了他发出的绝罚令，每一个人都急急忙忙接受法国政府中的职务。然而还有少数几个教皇的虔诚的信奉者，他们不为归顺带来的利益所动，宁愿保持忠于他们的原则的荣誉。我的舅父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害怕开除教籍，放弃了一个报酬高的职位。我没有他那些出于虔诚心的顾虑，去了座落在离罗马一百里左右以外的城市福利诺，以法国政府的名义管理收归国有的财产。我放弃了少尉军衔，在动身前，我去向我的舅父和我的母亲告别，把我的决定告诉他们。我母亲的丈夫和我舅父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也心甘情愿地做出同样的牺牲。我受到的接待很冷淡；他们向我预言，我很快就会有理由跟所有拥护拿破仑的人一起哭泣了。这个预言在我看来非常可笑，我试图说服我亲爱的家人，要他们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没有成功，我只好离开他们动身了。我的旅伴的性格值得我略微叙述几句。这是一个开始衰老的律师，带着他的年轻妻子到福利诺去，他在那儿要执行一些有关行政部门的任务。还有一个嘉布遣会修士，他返回佩鲁贾①的修道院。这个修士大概有六十来岁。痛风病没有放过他，但是他尽管病痛在身，情绪却是那么好，使我们在整个旅程中一直感到非常愉快。况且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曾经做过那不勒斯王后——费迪南四世②的妻子——的讲道师和忏悔师。这位

① 佩鲁贾：意大利中部城市，在罗马北面。

② 费迪南四世(1751—1825)：意大利那不勒斯国王，于一七九八年和一八〇六年因法国两度占领那不勒斯，他在英国海军保护下逃到西西里岛。

国王退隐到西西里岛，我们的这位嘉布遣会修士在巴勒莫①待腻了，又回他的修道院。如果我把他讲给我们听的事都在这儿说出来，我担心有些正经人会听不入耳；特别是他丝毫不顾到他那个身为王后的女忏悔者的名誉。在上千件事中有一件使我特别感兴趣。王后有一个情夫；这对她说来是件乐事，是个必不可少的消遣。修道士对她加以禁止，甚至如果她不改变这种方式，他就拒绝行赦罪礼。王后没有气馁，一再请求，得到的答复依旧；忏悔师坚定不移。“我不能给您行赦罪礼，您不愿意改正，而且您一再坠入相同的罪恶的深渊。”他坚持己见；王后于是打开钱袋，取出相当数目的金币。“如果您愿意给我行赦罪礼，您就把这些钱拿去，做几台弥撒，让天主使我能改正。”这个理由很有力量，嘉布遣会修士没法再拒绝，他收下钱，给她行赦罪礼，并且答应为王后的转变祈祷。他笑着对我们说：“我就这样以出卖大量的赦罪而赚了钱，我们双方在这笔交易里都得到了好处，我发了财，王后保住了她那位情夫。如果我不同意和解的话，我就会被辞退，第二天王后可以找到上百个乐意把全世界的赦罪都给她的忏悔师。”这次谈话使我明白了可怜的比尔内是多么有道理。

到了福利诺，我立即执行我的职务。当时采取的头一些措施中有一个就是取消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我把修道院的收入以及它们的财产登记造册。看到这些修道院的内情以后，我才知道修道院里面关着多少受害者，他们是家庭的任性和野心的牺牲品，这些家庭为了把富有的家财留给最年长的孩子，而逼迫其余的孩子去过没完没了的苦闷的修道生活。不过，那些象王后

---

① 巴勒莫，意大利西西里岛首府和重要港口。

一样作威作福的上了年纪的修女，看到自己被迫要离开修道院，感到了痛苦，而那些被强迫放弃尘世生活的年轻修女却流露出十分满意的表示，有时候还低声问我，我什么时候来恢复她们的自由，她们的天真使我感到好笑，但是仔细一想，我真恨不得能给这些不近人情的父母以严厉的惩罚，他们已经变成了自己孩子的刽子手。我无法估计我在这些修道院里发现的所有那些财产的价值。有几座修道院可以维持数十家人家的生活，可是七、八个修士却把每年的收入吞没了。尽管我对拿破仑的某些所作所为不以为然，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颂扬他。这些虔诚的懒汉过着荒淫无耻、游手好闲的生活，他们除了本人的生活享受以外什么也不放在心上；让他们回到劳动中去，回到社会中去的措施，是一个有益的措施，我想责备拿破仑的是他发给他们年金。如果权力掌握在我的手里，我毫无疑问会在政治上犯一个错误；但是亲眼看到他们的道德败坏和伪善，我真恨不得连一个铜子儿也不给他们，我越是看清事实的本质，就越是发现更多卑鄙可耻的事。有几个不受神品的办事修士向我们揭露了这一行中的所有秘密，有些修道士甚至跟城里高贵的妇女私通，她们奉承他们是为了利用他们的钱财和势力，因为受到修道士保护的人家可以得到教会政府的一切恩惠。修女们呢，她们也想方设法调剂一下严格的隐修生活，但是她们注定了永远不准出去，所以面前的障碍非常多；而那些修道士，完全自由，他们毫无拘束地沉迷在最丑恶可耻的过度行为中。我这与修道院有关的工作结束后，财产开始拍卖；因为价格并不太高，所以那些资产阶级分子都争先恐后地购买，并不担心这些财产的来源。然而福利诺的老百姓绝不是没有偏见的。有一个事实就足以使人对当地居民的迷信得出一个印象。有人说，有一年的狂欢节，正跳着

假面舞，有人看见魔鬼在圣费利西安教堂的广场上跳舞。愚昧无知的老百姓立刻排队游行来破除魔法，并且决定每年的狂欢节都要中断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的间隔叫做魔鬼周。我们尽了力量来根除这个偏见，但是没有用处，这些不幸的人固执地相信，如果有一个假面具在这注定带来不幸的一周里出现，那些魔鬼就会重新在教堂里的广场上开始跳舞。

我经常到罗马去旅行，有时候是为了消遣，但是次数更多的是为了公务。我让人为我单独一个人做了一辆小马车；我有一匹很好的马，靠了它奔驰的速度快，路上用的时间并不长。我并不怕在夜间，而且经常总是单独一个人，穿过罗马的郊野，尽管有人曾经提醒我，在一个盗匪出没的地方必须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因为我从来没有遇上过最小的意外事故，所以我对这些胆怯的劝告付之一笑。可是那一次我到罗马去参加圣拿破仑节的庆祝活动，在内皮和蒙特罗西之间的大路上，有八个拿着武器的人迎着我扑过来，一边喊着："Ferma！Ferma！"（停下！停下！）这时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我听见他们叫喊，便停下来，问他们想要我干什么。他们叫我从车上下来，脸朝下地躺在地上，我下车时，请他们不要放开我的马的笼头，因为它会狂奔的。他们这样做了，然后他们问我是谁；我很当心，没有说真话。如果我承认我是法国政府的一个官员，他们一定会立刻把我杀死。

"我是一个商人，"我对他们说，"我为了生意上的事出门旅行。"

"您从哪儿来？"

"福利诺。"

他们于是开始商议应该作出怎样的决定。他们中间有一个说：

"我看他是在骗我们,他准是个官员。"

"不,"另一个回答,"如果是官员,他决不敢半夜一个人出门旅行。"

第三个说:

"肯定是一个想省掉住客店费用才在夜里旅行的商人。"

在这番讨论以后,他们中间的一个对我说:

"您真的是一个商人吗?"

"当然,我的朋友们,"我回答他们,"你们可以去调查。我非但不是法国政府的官员,而且为了避免征兵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你们看,"他们中间的一个大声说,"他曾经应征过!"

接着他朝着我补充说:

"放心吧,我们也是逃避兵役的人,不是杀人犯,我们因为不愿意为拿破仑效力,所以跑到山上来了。如果我们遇见他手下的官员、宪兵或者士兵,我们决不饶他的命,不过一般的过路人我们仅仅向他们要一点买路钱,因此我们只要八个埃居就可以放您;每个人得一个埃居。"

我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袋,里面装着十五个路易。

"收下这个钱包,"我对他们说,"它归你们了。"

他们以一阵悄声低语对待我的慷慨。

"我们不是杀人犯,"他们大声说,"我们不要您的钱包;我们要过八个埃居,我们不再多要。"

我乐意地给了他们;接着他们对我说:

"走吧,愿天主与您同在,不过在我们离开这儿两百步以前,您不要起来。"

我的马一感到自由就会朝前奔驰;因此我立刻想到他们放

开我的马笼头，我就会失去我的马，于是对他们说：

"我的好朋友们，既然你们如此宽宏大量地对待我，那就请你们再帮个忙拉住马，一直等我再登上我的马车，我保证决不抬起眼睛朝你们看，我以我的名誉起誓，我既不想认出你们，也不想加害你们。"

"为了更安全起见，您就自己用手绢把眼睛蒙起来。"

我照着做了，然后敏捷地登上马车，接着向我的新朋友们道了晚安，就离开了他们。我紧赶我的马，到了蒙特罗西，才勉强从恐惧中恢复过来。我把我的惊险遭遇讲出来，听到的人都说，我幸好隐瞒了我的职业，而这关系到我的生死。

在八月十五那连续几天的庆祝活动以后，我因为公务在身，打算赶回福利诺去。但是我听说要对四个月前捉住的著名强盗斯帕托利诺进行审判，从意大利各地都有证人前来作不利于他的证明，所以我留在罗马想旁听这件案子，看看这个不幸的人是不是遵守他在监狱中许下的诺言，到了法庭上要好好让大家乐一乐。

这个斯帕托利诺十八年来一直从事强盗的职业，取得了可叹的成功。法国政府对能够抓住他已不抱希望，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了警察分局局长安吉洛·罗托利，他是一个能干而又狡猾的人，象这样棘手的案子他居然能十分顺利地办成功。他看到用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求助于计谋。他让人秘密地通知斯帕托利诺，有一位警察分局局长要求和他见一次面，并且由他订一个约会，分局长将不带武器，单独一个人赴约，另外还补充说，分局长完全信赖他的诚意，这次会谈的目的极为重要。斯帕托利诺同意这个建议，决定了见面的地点。罗托利遵守自己的诺言，没有携带武器，一个人去了，他找到了斯帕托利诺，斯帕托利诺对

他说：

"罗托利老爷，您上这儿来是为了出卖我，还是真象您写给我的信上说的那样，您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诉我？"

"我不是一个不讲信义的人，"罗托利回答，"法国政府希望通过您的帮助，抓住您所有的同谋。以这个代价，法国政府饶恕您，不再追究，让您平平安安享受您聚集起来的财富。"

这个强盗对他的冒险生涯已经感到厌倦，渴望休息，他同意这个安排，答应把他的一伙人交出来，只要能保证他的安全和给他保护。分局长以人格向他做了保证。这个保证看来对轻信的斯帕托利诺完全足够了。

"好吧，"他说，"今天晚上您带二十名宪兵和一群农民上这儿来；我带着我的七、八个人在这儿等着，我就只能做到这个；我的妻子也来，我要求她象我一样能得到自由的保证。"

这个条件没有遭到拒绝。协议就这样达成了，两个谈判代表一块儿离开。在路上强盗答应给警察分局长两千埃居作为换取自由的代价，他补充说，他还有不少笔巨款存放在安全的地点。在时间很长的一次谈话以后，他们分手了。

回到罗马，罗托利把他谈判得到的成功告诉他的上司们，晚上他应约带着宪兵来到约会地点。斯帕托利诺立即出现；他招呼罗托利。

"进去吧，"他说，"我们的人在吃晚饭。"

接着他补充说：

"别忘了我相信您的诺言，不过我承认我很难相信法国政府打算饶恕我。"

"一点也不用担心，我是您的保人。"

警察分局长和他的受骗者就这样手挽着手地谈着，后面跟

着悄悄走着的宪兵。到了房子附近，斯帕托利诺吹了一声口哨，门立刻打开。斯帕托利诺头一个进去；强盗们以为他给他们带来了新伙伴，放心地待在各自的座位上没有动。宪兵们趁着这个误解的机会，站到合适的位置上，把所有正在吃饭的人都抓住了。四个宪兵朝斯帕托利诺扑过来，解除了他的武装，也把他象其余的人一样用铁链子锁起来。

“我被出卖了，”他大声嚷道。

“不，”罗托利冷静地回答，“这纯粹是一个手续，明天您就自由了。”

抗议也没有用了！斯帕托利诺醒悟过来，再也不相信了。

“在十八年里，”他悲痛地说，“我抢劫，杀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我抓住；我怎么会想到这个荣誉会留给罗托利？应该耐心点儿，我太老实了；我本来以为可以信赖以人格保证的诺言。我现在看清楚我受骗了；轻率的人啊！我本来想把我的同伙交出来，结果交出了我自己。”

接着他看见他的妻子也被铁链子锁起来，带到监狱里去。

“我的妻子是无辜的，”他大声嚷道，“你放心，我的妻子，我会救你的，不，你不会死的；我要做你的辩护人。”

这一伙人全被押进了监狱。一个特别委员会对案件进行预审，经过五个多月的侦讯，搜集了将近四百份证词揭露出被告犯下的无数杀人罪行，案子被移送法庭。斯帕托利诺同他的八个同谋犯，还有他的妻子到庭应审。刚一开始，他就站起来，开始对庭长说了下面这番话：

“先生，我知道一切都已经了解清楚，我没有什么好瞒您。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完全相信罗托利的人格担保。没有办法挽救了，我的诚实把我毁了，我是自食其果，理所应当。然而我

将尽力把我犯下的罪行仔仔细细地如实向您招供。我向您请求的唯一恩典是在我死前，让我跟我的妻子谈一个小时的话。”

庭长许下诺言。

“我相信，它一定比罗托利的诺言值钱，罗托利的诺言保证我的生命安全，却把我拖向死亡。”

“放心，我向您保证。”

“好，我们会看到这个诺言会是怎么回事。”

他用愉快的口气说着这一切，然后又补充说：

“我们在这儿一共十个被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该判处死刑的；我要协助您审判，我能够使您分出谁有罪，谁无辜。”

在这段开场戏以后，开始听取证人陈述。每一个证人作证时，斯帕托利诺都要指出不正确的地方。

“您记错了，”他对证人说，“我是以这种方法或者那种方法犯的杀人罪行。”他开始谈最微小的细节，那些会加重他的罪行的情况他并不略过不提；他关心的仅仅是要使他的四个同伙跟他一起同归于尽，而想办法挽救另外四个同伙还有他的妻子，他声明他的妻子是无辜的，屈服在他的权力之下，仅仅是执行他的命令，就象后面的那四个人一样，是他不顾他们的意愿把他们拖到罪恶之中。这种奇特的辩护方式使旁听的人很感兴趣，当被告的话引起一片笑声时，他常常转过身来朝着发出笑声的人说：

“你们现在笑，但是三、四天以后你们看见胸膛里带着四颗子弹的可怜的斯帕托利诺，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有一次他正这样向旁听席发表演说时，注意到那些看管他的宪兵中的一个，认出这个宪兵从前曾经是他一伙的人。他怕认错了，仔细端详了很长时间以后，大声嚷道：

“我再怎么也不会相信法国政府会这样征募它的宪兵！”

“您这是什么意思？”庭长问。

“我在这儿认出了一名宪兵，他曾经跟我在一起干了十五年；我们一同动手杀死了某某人；为了使您信服，请您问某某证人。他的仆人被杀死了，他认得出我们谈到的这个人。”

斯帕托利诺指定的证人被传上法庭，让他与宪兵对质，他认出这个宪兵就是杀死他仆人的凶犯。除了证词，这个宪兵的慌乱神色也已经在最没有洞察力的眼睛里露了马脚，证明他有罪。因此当场解除了他的武装，让他坐到被告席上去。

“好极了，”斯帕托利诺大声嚷道，“你现在到了适合你的位子上；我们并肩作战，我们将同时退役。”

不幸的宪兵一句话也不说，低着头，他甚至没有力气爬上城堡的主塔。案子一连审了整整八天，我不相信有人在别处见过一个被告象这样冷静地详细叙述他犯下那些罪行时的各种情况，而且从揭露它们中间得到快乐。更有甚者，我们看见他对没能干成功的几次杀人罪行感到惋惜，契维塔-卡斯泰拉纳的驿站长就是一个例证。当这个人被传讯出庭作证时，斯帕托利诺站起来，说：

“庭长先生，我亲手打了这位可敬的大人三下子，最后一下把他的胳膊打得从那以后再也不能使用；但是没有能够把他杀死，我死不瞑目，他成了我活着的时候的最大的敌人，也是我死后的最大敌人。”

法庭判了斯帕托利诺、他的四个同伙和那个宪兵死刑；判了他的妻子监禁四年，另外四个强盗服苦役十至二十年。宣判以后，斯帕托利诺提醒庭长记着他答应的事，得到允许，跟他的妻子谈了一个半小时的话；他利用这次见面把他收藏财宝的地方告诉她。接着他要求能够在监狱中执行死刑，避免他所担心的

在押赴博卡·迪·维里塔——处决犯人的刑场——的路上将受到的侮辱。他声明他不愿意见教士，如果哪个教士胆敢违抗命令，立即当场打死。大家对这个威胁一笑置之，但是这个威胁却是当真的。事实上斯帕托利诺拆下壁炉上的砖头，堆在门边，谁要是冒冒失失，竟敢跨进门槛，他就要用砖头砸他。应该知道，在罗马一般单独监禁的犯人并不捆起来，他们在囚室里可以自由地行动和走来走去，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犯人能够这样做他防卫的准备工作。看守们试图进去，他粗暴地砸伤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吓得其余的人都不敢再做此打算。他们试图用说服的办法，但是白费力气！

"我希望明天十点钟死，不能再早；"他对他们说，"九点钟来接我，到时候我完全听你们的。"

有几个教士来到门口，问他是不是希望忏悔。他对他们说：

"等你们把契维塔-卡斯泰拉纳的驿站长和罗托利这个叛徒给我带来，让我把他们打发上西天以后，我再诚心诚意地忏悔。"

他们劝说了很长时间，想要他下决心忏悔，但是他发火已经发得累了，最后任何人对他说话他都不再理睬。

第二天早上向他宣告九点钟到了的时候，他回答：

"很好，我已经准备好了。"

看守们不敢进去，但是他对他们说：

"请进来，我决不会伤害你们。"

这样一来他们放心了，把他捆绑起来，押赴刑场。在路上一些教士又来了，但是他把他们打发走，他说他希望能自由自在地欣赏被他的经过吸引到窗口的那些漂亮女人；接着他继续高高兴兴地走他的路，贪婪地看着年轻姑娘，严厉地责备他那些正准备听教士们说话的同伙。然而到了刑场以后，他说：

“好啦，我的朋友们，我们过去把这些可怜的老百姓害得很苦，现在理应轮到我们了。我们别抱怨我们的命运，让我们坚强地死去吧。”

接着他转过身来对老百姓补充说：

“请你们记住，斯帕托利诺死不瞑目，他恨的是没能向契维塔-卡斯泰拉纳的驿站长和用欺诈手段把我送上死路的叛徒罗托利报仇。”

在这简短的演说以后，他命令士兵们开枪，嘱咐他们朝他胸口狠狠地打四发子弹。他不许人蒙上他的眼睛，勇敢地等着致命的打击。这个强盗就这样死了，他的惊险生涯在罗马引起了轰动，为当时的诗人提供了一些悲剧题材。

我在这个案件结束以后，返回福利诺。到法国人在俄罗斯遭到挫折，我一共在福利诺住了五年。若阿香·缪拉①当机立断，占领了整个教皇国，我又继续任职了一段时间。然而老百姓一天比一天更加认真地谈论教皇政府的回来。他们认为囚禁和痛苦会使教皇的美德成倍地增长，如果他回来的话，他会象慈祥的父亲那样向他心爱的孩子们张开双臂。这些人多么善良啊！在他们的想象中，圣父会减税，会结束所有的暴力行为；他们异想天开，甚至认为教士们也会更改他们的原则。他们忘了法国的恩惠，用蔑视的眼光望着法国政府的官员。我们常常听见背后有人说：“他们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将要看见他们怎么来交待他们干的事。”我们的朋友一个个都转而反对我们；我们在公开场合出现次次都受到不友好的对待。这是一种显示自己对教皇忠诚的方

① 若阿香·缪拉(1767—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的妹夫，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一五年任那不勒斯国王。

式，看来教皇的事业取得成功的日期一天比一天近了。

那不勒斯军队来到福利诺，征用了几百匹马来运辎重。这个师的副官为了讨好教皇派，派人来要我的马；我回答说应该去找别人，我为政府办事，政府每天都可能命令我出远门，因此我需要我的马。几天以后，我穿过广场时被逮捕了，逮捕的命令是这个军官下的，当国民自卫军把我押进监狱时，老百姓高声叫喊："这是头一个，他在前面带路，其余的人很快就会跟上来。"然而我的朋友们立刻去找副官，对危害到我生命的这个措施提出强烈抗议。副官推说他没有下命令逮捕我；他亲自来释放我，亲热地跟我握手。但是我仍旧在话里让他明白，他任性干出这种事，轻率得与他的官衔不相称。

然而教皇的归来很快就决定了。老百姓在准备庆祝活动迎接他。一座座凯旋门竖立起来，从齐塞纳一直到罗马的大路上看上去象一座大花园。一天，有一个高级教士来接收我的全部帐册，向我宣布我的职务已经停止。看到老百姓对我们抱着敌对情绪，我决定和一个朋友到英国去，我提出让他坐我的马车一起走。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到一份到佛罗伦萨去的护照。护照一到手，我立刻就离开了我的祖国，我预感到一切灾难都要降临到它头上，决定永远不再回来。接下来我听说一些表明教皇政府复辟的行动和在皮卡红衣主教指使下进行的报复事件，使我的这个决定更加坚定，我在接待我的这块殷勤好客的土地上不止一次庆幸我自己做出了这个谨慎的决定。

郝　运译

箱子和鬼

——西班牙传奇

一八二……年五月的一天上午，唐布拉斯·布斯托斯·依·莫斯克拉带着十二名骑从，进入了离格拉纳达①有一法里②路的阿尔柯洛特村。在他接近时，老乡们急急忙忙跑回家，把门关上。妇女们从窗缝里惊慌失措地偷偷张望这个残忍可怕的格拉纳达警察局长。老天爷惩罚他的残暴，让他的灵魂完全从他的脸上反映出来。他身高六尺，肤色黝黑，瘦得可怕，虽然只是一个警察局长，但是连格拉纳达的主教，还有省长都怕他三分。

对拿破仑进行的战争③，使十九世纪的西班牙人在后代人眼里，名次列在欧洲各民族的前茅，仅次于法国人。在这场英勇无比的战争中，唐布拉斯是最著名的游击队首领之一。白天他的队伍如果没有杀一个法国人，他夜里就不上床睡觉，这是他的誓言。

斐迪南回来以后④，他被送到休达⑤去服划船的苦役，在休达度过了八年的岁月，尝尽了千辛万苦。有人控告他年轻时出过家，是个还俗的嘉布遣会修道士。后来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又受到了重用。唐布拉斯现在以沉默寡言而出名，他难得开口说话。

从前在吊死他抓到的那些俘虏之前他说的挖苦话，曾经为他赢得幽默风趣的名声；西班牙各地的军队里都流传过他说的那些玩笑话。

唐布拉斯在阿尔柯洛特村的街道上缓步前行，目光锐利的双眼朝两边的房屋扫来扫去。他从一座教堂前面经过时，弥撒的钟声正好敲响。他与其说是从马上跨下来，还不如说是从马上一步蹿向前去，人们看见他在祭坛旁边跪下。他手下的四名警察也在他的跪凳周围跪下。他们朝他看看，他的眼睛里已经再也没有虔敬的眼神。他那阴森森的目光注视着一个正在几步外虔诚地做着祷告的、气度高贵的年轻人。

“怎么！”唐布拉斯暗自思量，“一个照外表看来属于最高社会阶层的人，我居然不认识！自从我来到格拉纳达以后，他没有在格拉纳达露过面！他是在隐匿，不敢露面。”

唐布拉斯把身子俯向一个警察，下了一道命令，等年轻人一走出教堂就立刻加以逮捕。弥撒快结束时，他也赶紧出去，来到阿尔柯洛特村的客店，在大厅里坐下。不久以后那个神色惊慌的年轻人来了。

“叫什么名字？”

---

① 格拉纳达，西班牙南部大城市。

② 法里，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③ 一八〇八年拿破仑企图控制西班牙，占领军遭到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抵抗。

④ 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在一八〇八年即位，当年即退位。一八〇八——一八一四年，西班牙进行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通过宪法，成立议会。一八一四年斐迪南七世回国后，立即取消宪法，恢复专制。一八二〇年在革命人民的压力下，宪法恢复。然而到了一八二三年国王又解散议会，实行恐怖统治。

⑤ 休达，摩洛哥北部港市，曾属西班牙。

“唐费尔南多·德拉·奎瓦。”

唐布拉斯脸色阴沉，情绪更加恶劣了，因为他走近了一看，发现唐费尔南多长着一张最漂亮的脸。唐费尔南多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尽管他处境不利，脸上的表情还是非常温和。唐布拉斯一边望着年轻人，一边考虑。

“您过去在议会时期① 担任什么职务?”最后他问。

“一八二三年我在塞维利亚② 的中学读书；当时我十五岁，因为我今天才十九岁。”

“您靠什么为生?”

年轻人显然被这句粗野无礼的问话所激怒。他强压住怒火，说：

“我的父亲是唐卡洛斯四世③(愿天主保佑，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仁慈的国王!)军队的旅长，他给我留下靠近这个村庄的一小片土地，每年收入有一万二千里亚尔④(三千法郎)；我带着三名仆人亲手种地。”

“他们对您一定非常忠心。多么好的一个游击队核心组织，”唐布拉斯苦笑着说。

“送进监狱，单独监禁!”他吩咐完就走了，把犯人留给他手下人去处理。

过了一会儿，唐布拉斯吃中饭。

“六个月的监禁，”他想，“会给我狠狠地治一治他这种红润

---

① 指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二三年。

② 塞维利亚：西班牙西南部大城市。

③ 唐卡洛斯四世：西班牙国王，一八〇八年退位，他的儿子斐迪南在该年即位后即遭流放，王位由拿破仑的兄弟约瑟夫继承。

④ 里亚尔：西班牙古银币。

的气色和这种神清气爽、扬扬得意的外貌的。'

守在餐厅门口的那个警察突然举起马枪。有一个老头儿想跟在端着餐盘的厨师下手后面走进餐厅，警察把枪横在老头的胸前，挡住了他。唐布拉斯跑到门口，看见老人背后有一个年轻姑娘，一见之下他就忘了唐费尔南多。

"真狠心，连吃饭的时间都不给我，"他对老人说："不过，进来吧，说说清楚您想干什么。"

唐布拉斯对年轻姑娘百看不厌；从她的额头和眼睛，他看到了意大利画派的美丽的圣母像上闪耀着的那种纯洁和虔敬的表情。唐布拉斯没有听老人讲话，也没有继续吃饭。最后他从梦中醒来。老人第三遍或者第四遍又把应该释放唐费尔南多·德拉·奎瓦的理由说了一遍。唐费尔南多很久以前就跟这时也在场的他女儿伊内斯订了婚，下个星期一是他们的婚期。令人畏惧的警察局长听了这些话，眼睛里闪出一道如此离奇的光芒，使伊内斯，甚至使她的父亲感到害怕。

"我们一向生活在对天主的敬畏中，我们是老基督教徒①，"她的父亲继续说，"我的家族是古老的，但是我很穷，唐费尔南多对我的女儿说来是个很好的对象。在法国人统治下我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在那以前和以后都没有担任过。"

唐布拉斯保持他那让人感到凶多吉少的沉默态度，一直没有开口。

"我属于格拉纳达王国最古老的贵族，"老人说，"在革命前，"他叹了口气补充说，"如果我跟一个修道士说话，他竟敢蛮

① 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有些西班牙人不与穆斯林通婚，不改信伊斯兰教，他们的后代自称为老基督教徒。

横无理地不答理我，我就会把他的两只耳朵割下来。”

老人的眼里含满了泪水。羞涩的伊内斯从自己怀里掏出一小串念珠，这串念珠曾经接触过台尔·皮拉尔圣母像的裙子，她那双美丽的手用一个痉挛性的动作紧紧握住念珠上的十字架。可怕的唐布拉斯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这双手。接着他又注意年轻的伊内斯的身材，虽然胖了一点，但是非常匀称。

“她的面庞还可以再端正一些，”他想，“不过象她这种天仙般的妩媚，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呢。”

“您叫唐海梅·阿雷基？”最后他问老人。

“这正是我的名字，”唐海梅挺直腰回答。

“七十岁吗？”

“刚六十九。”

“是您，”唐布拉斯很明显地露出笑脸说，“我找您已经找了很久了。我们的主人，国王，赏赐给您一笔四千里亚尔（一千法郎）的年金。国王的这笔赏金两年到期该付的钱存放在格拉纳达我的家里，明天中午我付给您。我要让您看一看，我去世的父亲是旧卡斯蒂利亚①的一个富裕农民，象您一样的老基督教徒。我还要让您看一看，我没有出家做过修道士。看了以后，您就知道您的辱骂站不住脚了。”

这个老贵族不敢不按时赴约。他是个鳏夫，家里只有他的女儿伊内斯。在动身去格拉纳达以前，他把她送到村里的本堂神父那儿，还做了种种安排，就象他这一去再也见不到她似的。他发现唐布拉斯打扮得非常漂亮，礼服外面斜佩着一条大绶带。唐海梅还发现他彬彬有礼，完全象一个想改邪归正的兵油子，时

① 旧卡斯蒂利亚：西班牙北部地区。

时刻刻而且无缘无故地堆出一脸的笑容。

唐海梅想拒绝唐布拉斯交给他的八千里亚尔，可是又不敢拒绝。他还不能不留下跟他一起吃了一顿晚饭。吃完饭以后，可怕的警察局长让他看一份份公证证书，甚至还有一份证明他从来没有出家当过修道士的证明文件，他就是靠了这一份证明文件从苦役场放回来的。

唐海梅提心吊胆，一直怕对方恶作剧。

“我今年四十三岁，”最后唐布拉斯对他说，“有一个很不错的职位，每年收入五万里亚尔。另外我在那不勒斯的银行里每年还有一笔一千盎斯①的收入。我请求您把您的女儿唐娜伊内斯·阿雷基嫁给我。”

唐海梅脸色发白。片刻的沉默。唐布拉斯接着又说：

“不瞒您说，唐费尔南多·德拉·奎瓦与一桩麻烦的案子有牵连。公安部长正派人追捕他，可能要受到加罗特（对贵族使用的绞刑），至少也得服划船的苦役。我在里面待过八年，那种日子可不是好过的（他说这几句话时凑近了老人的耳边）。两三个星期之内我大概可以接到部长的命令，把唐费尔南多从阿尔柯洛特的监狱递解到格拉纳达的监狱。这道命令将在深夜里执行，如果利用黑夜逃走，我会出于尊重您赏给他的友谊，闭上眼睛装作没有看见。譬如说，让他到马利奥尔卡岛②上去待上一两年，决不会有人找他的麻烦。”

老贵族没有回答，他垂头丧气，好不容易才回到村里。他收下的那些钱使他感到厌恶。

---

① 盎斯，西班牙古金币。

② 马利奥尔卡岛，西班牙东边巴利阿里群岛的最大岛屿。

“这么说，”他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的朋友唐费尔南多，我的伊内斯的未婚夫的血的代价吗？”

到了本堂神父住宅以后，他投入了伊内斯的怀抱。

“我的女儿，”他大声嚷道，“那个修道士想要你！”

伊内斯很快地就停止了哭泣，要求准许她去请教神父，神父正在教堂里听忏悔，尽管他的年纪和职业使他变得冷漠无情，他还是淌出了眼泪。请教的结果是应该立刻做出决定，要么嫁给唐布拉斯，要么当夜逃走。唐娜伊内斯和她的父亲可以想办法逃到直布罗陀，搭船去英国。

“我们在那边靠什么生活呢？”伊内斯说。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房子和园子卖掉。”

“谁会买它？”年轻的姑娘说着泪如雨下。

“我有一些积蓄，”神父说，“可能有五千里亚尔，我把钱给您，我的女儿，我乐意给您，只要您认为嫁给唐布拉斯·布斯托斯不能使您的灵魂得救。”

半个月以后，格拉纳达的全体警察穿着军礼服，把圣多明我教堂团团围住。教堂那么阴暗，即使是在正午十二点也看不清里面在干什么。那一天除掉受到邀请的客人以外，谁也不敢走进去。

在教堂的一个偏殿里，点着数百根大蜡烛，烛光象一条火龙似的穿透了教堂里的黑暗。远远地可以看见一个男人跪在祭坛的台阶上，他比周围的人都高，他的头虔诚地低垂着，瘦削的胳膊交叉在胸前。他很快地重新站起来，让人看到他的礼服上挂着不少勋章。他把手伸给一个年轻姑娘，姑娘轻盈的、青春的步伐和庄严的神色形成了奇怪的对比。在年轻新娘的眼睛里闪现着泪花；她脸上的表情，还有她尽管心情悲痛却仍然保持着的那种

天仙般的温柔，深深地打动了她在教堂门口登上马车时的那些围观的人。

应该承认，唐布拉斯在结婚以后没有以前那样残暴，死刑执行的次数也相应减少了。犯人不再从背后开枪处决，而是简简单单地处以绞刑。他常常准许犯人在处决以前拥抱他们的亲人。有一天，他对他爱得发了狂的妻子说：

“我嫉妒桑查。”

桑查是伊内斯的同乳姊妹和好朋友。她过去住在唐海梅的家里，名义上是他女儿的贴身女仆；她也就是以这个身份，跟着伊内斯来到伊内斯在格拉纳达居住的大楼里。

“我每次离开您，伊内斯，”唐布拉斯继续说，“留下您单独一个人跟桑查聊天。她亲切可爱，她给您解闷。我呢，我只是一个肩负严酷职责的老兵；我有自知之明，我这个人不招人喜爱。这个桑查，笑颜常开，一定使我在您的眼里显得格外老了。瞧，这是我钱柜的钥匙，您愿意给她多少钱就给多少，只要您喜欢，把钱柜里的钱都给了她也行，不过要让她走，让她离开，让我别再见到她！”

晚上，唐布拉斯从办公室回来，见到的头一个人就是桑查，她正象平常一样干着活儿。唐布拉斯勃然大怒，迅速地朝桑查走过去。桑查抬起眼睛，坚定地望着他，在她这种西班牙人的眼神里，恐惧、勇敢和憎恨如此离奇地混杂在一起。过了一会儿，唐布拉斯露出了笑容。

“我亲爱的桑查，”他对她说，“唐娜伊内斯对您说过我给您一万里亚尔吗？”

“我只接受我的女主人的礼物，”她回答，眼睛始终注视着他。

唐布拉斯走进妻子的卧房。

"托尔-维埃哈监狱，"她对他说，"眼下关着多少犯人？"

"单人囚室里有三十二名；上面几层楼里，大概有二百六十名。"

"您把他们放了，"伊内斯说，"我就跟我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一个女朋友分开。"

"您命令我做的事超出了我的权力范围，"唐布拉斯回答。

整个晚上他没有开过一次口。伊内斯在灯旁做着针线活儿，看到他的脸红了一阵变白，白了一阵变红。她放下针线活儿，开始掐着念珠作起祷告来。第二天，同样的沉默。到了夜里，托尔-维埃哈监狱起了大火，烧死了两名犯人。尽管警察局长和他的部下看管很严，其余所有的犯人还是越狱逃走了。

伊内斯一句话没有对唐布拉斯说，唐布拉斯也一句话没有对她说。第二天唐布拉斯回到家里，没有再看见桑查，他投入伊内斯的怀抱。

托尔-维埃哈发生火灾已经一年半过去了，有一个满身尘土的旅客在苏雅镇上最差的一家旅店门前跨下马来。苏雅镇座落在格拉纳达南边一法里外的山区里，而阿尔柯洛特却在北边。

格拉纳达的这个郊区好象是一片景色迷人的绿洲，座落在安达卢西亚① 那些被太阳烧焦的平原中间。这是西班牙最美丽的地方。但是这位旅客仅仅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来的吗？他的服装可能使他被人当成一个卡塔卢尼亚② 人。在马利奥尔卡岛发的护照，也确实是在巴塞罗那签证。他在巴塞罗那下的船。这

---

① 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地区，格拉纳达城即在这地区内。

② 卡塔卢尼亚：西班牙东北部地区，港口城市巴塞罗那即在这地区内。

家较差的旅店的主人比较穷。卡塔卢尼亚旅客把护照交给他时，望着他。护照上用的名字是唐巴勃罗·罗迪尔。

“好吧，旅客老爷，”客店老板说，“格拉纳达的警察局如果派人来了解您，我会通知您的。”

旅客说他是想来看看这个如此美丽的地方。他在太阳升起前一小时出去，直到中午最热的时候，别人都在吃饭或者午睡时才回来。

唐费尔南多到一座长满小栓皮栎的山冈上一连待了几个钟头。他从那儿望着格拉纳达古老的宗教裁判所大楼，现在唐布拉斯和伊内斯就住在那里。他的眼睛不能从大楼发黑的围墙上移开。这座大楼就象一个巨人似的矗立在城里的房屋中间。唐费尔南多离开马利奥尔卡岛时打定主意不进格拉纳达城。可是有一天他再也无法克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宗教裁判所大楼高大的正面矗立在一条狭窄的街上。他一直来到这条街上，走进一个手艺人的铺子，找了个借口聊起天来了。手艺人把唐娜伊内斯那套房间的窗子指给他看。这些窗子是在很高的三层楼上。

趁着午睡的时刻，唐费尔南多怀着一颗被嫉妒的怒火燃烧着的心，循着回苏雅的路走去。他恨不得用匕首攮死伊内斯，然后自杀。

“懦弱而又卑劣的性格，”他在狂怒中一遍又一遍地说，“如果她认为爱他是她的义务，她是会爱他的！”

在一条街的拐弯处，他遇到了桑查。

“啊！我的朋友！”他提高嗓子说，却装着不是在对她说话。“我叫唐巴勃罗·罗迪尔，我住在苏雅的天使旅店。明天，在晚祷钟声敲响时，你能到大教堂来吗？”

"我一定来，"桑查说，眼睛却没有看他。

第二天夜里，唐费尔南多看见桑查以后，一声不吭地朝自己的旅店走去，她也跟着走了进去，没有被人看见。唐费尔南多关上门。

"怎么样？"他眼睛里噙着泪水，对她说。

"我不给她帮佣了，"桑查回答他。"一年半以前，她没有解释，无缘无故地把我辞退了。说真的，我相信她爱唐布拉斯。"

"她爱唐布拉斯！"唐费尔南多叫了起来，泪水一下子也干了，"我已经够不幸的啦！"

"她辞退我时，"桑查说，"我跪在她的面前，求她讲清楚我失去她宠爱的原因。她冷冰冰地回答我：'我的丈夫要这么办。'再没有多说一句话！您过去看见她信教非常虔诚；现在她的全部时间都花在接连不断地作祷告上了。"

唐布拉斯为了讨好执政的一派人，得到许可把他住的宗教裁判所大楼的一半地方让给了一些圣克莱尔修会的修女。修女们搬进来，不久以前刚把她们的教堂布置好。唐娜伊内斯在教堂里消磨她的时间。唐布拉斯一离开家，你准可以看见她跪在"永世崇敬"祭坛的前面。

"她爱唐布拉斯！"唐费尔南多又说了一遍。

"在我失宠的前一天，"桑查说，"唐娜伊内斯还跟我说话……"

"她快活吗？"唐费尔南多打断她的话，问。

"不快活，但是情绪很稳定，很平静，一点不象您从前认识的那个她了；神父说的那种活泼而疯狂的时刻完全没有了。"

"无耻的女人！"唐费尔南多大声叫起来，在屋里迈着大步踱来踱去。"瞧她是怎样信守她的誓言的！瞧她是怎样爱我的！甚

至没有感到悲伤！可我……”

“正如我对您老爷说的，”桑查说，“在我失宠的前一天，唐娜伊内斯还跟我说话，就象从前在阿尔柯洛特时一样友好，一样亲切。到了第二天，一声‘我丈夫要这么办’以外，什么也没对我说，只交给我一份她签了字的文书，给我规定了一笔八百里亚尔的优厚年金。”

“啊！把这份文书给我，”唐费尔南多说。

他在伊内斯的签名上吻了又吻。

“她谈起过我吗？”

“从来没有谈起过，”桑查回答，“从来没有，老唐海梅甚至有一次当着我的面责备她忘了一位如此可爱的邻居。她脸色发白，没有回答。她刚把她父亲送到门口，就立刻奔到教堂里把自己关在里面。”

“我是一个傻瓜，再没有可说的啦，”唐费尔南多大声叫起来。“我多么恨她呀！咱们别再谈她了……对我来说，进一趟格拉纳达城是件高兴的事，碰见你更高兴一千倍……你，你现在干什么？”

“我在离格拉纳达半法里的小村子阿尔瓦拉森做买卖。我有许多漂亮的英国货，”她压低嗓音接着说，“是阿尔普哈雷斯的走私贩子给我带来的。我的货箱里有值一万多里亚尔的珍贵货物。我很幸福。”

“我明白了，”唐费尔南多说，“在阿尔普哈雷斯山地的那些好汉中间有一个是你的情人。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拿着，这个表给你留个纪念。”

桑查要走了，他又把她留住。

“我要是去见见她呢？”他说。

“哪怕是只有窗口可跳，她也要从您面前逃走。当心，”桑查回到唐费尔南多跟前说，“有八九个暗探经常不断地在房子周围绕来绕去，不管您怎么乔装改扮，他们也能认出您，会把您抓起来的。”

唐费尔南多对自己的软弱感到了惭愧，一句话也没有再说。他刚刚下了决心，第二天就回马利奥尔卡岛去。

一个星期以后，他偶然路过阿尔瓦拉森村。不久前土匪们刚把军事总督奥当纳尔抓住，强迫他在烂泥里趴了一个小时。唐费尔南多看见桑查神色匆忙地奔跑着。

“我没有时间跟您说话，”她对他说，“到我家里去。”

桑查的铺子关着门；她急急忙忙地把她的英国料子放进一只黑色的大栎木箱子。

“今天夜里我们这儿也许会受到攻击，”她对唐费尔南多说。“这帮土匪的头子跟一个走私贩子有私仇，而这个走私贩子是我的朋友。这个铺子很可能头一个遭到抢劫。我从格拉纳达来。唐娜伊内斯毕竟是个好心肠的人，她答应把我最贵重的货物寄放在她的屋里。唐布拉斯不会看见这只装满私货的箱子。万一不幸让他看见了，唐娜伊内斯也找得到借口。”

她急忙把珠罗纱和披巾理好放进箱子。唐费尔南多看着她忙活，冷不防地朝箱子扑过去，扔掉珠罗纱和披巾，然后自己跨了进去。

“您疯了不成？”桑查吓了一跳，说。

“给您，这是五十盎斯。我要是在到格拉纳达的宗教裁判所大楼以前从这只箱子里出来，让老天把我打死！我要和她见面。”

桑查惊惶失措，不管她怎么说，唐费尔南多就是不听。

她还在说着，赞加进来了。赞加是一个脚夫，桑查的表兄，

他赶来了骡子，准备把这只箱子运到格拉纳达去。唐费尔南多听见他进来时的响声，连忙一拉箱盖，把自己关在箱子里。为了防万一，桑查用钥匙把箱子锁上。让箱子开着那未免太不谨慎了。

六月的一天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唐费尔南多藏在一只箱子里被送进格拉纳达城。他差点儿闷死在里面。宗教裁判所大楼到了。根据费加用来上楼的时间判断，唐费尔南多指望箱子放在三层楼上，甚至是放在伊内斯的屋里。

一扇门重新关上，等到不再听见任何声音以后，他用匕首试着拨动箱子的锁舌。他成功了。使他高兴得难以形容的是，他果然在伊内斯的卧房里。他看见女人衣服，他认出床旁边的一个带耶稣像的十字架，从前在阿尔柯洛特的她那间小卧房里挂着的就是这个十字架。有一次在激烈争吵以后，她曾经把他领到她的卧房里，对着这个十字架发誓，说她永远爱他，决不变心。

天气非常热，屋子里很暗很暗，百叶窗关着，打着皱褶的、最薄的印度纱大窗帘也拉拢着。这深沉的寂静仅仅被一个小喷泉的水声所打破。小喷泉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水柱升起有几尺高，然后落在贝壳形的大理石池子里。

唐费尔南多一生中曾经不下二十次显示出无所畏惧的胆量，可是小喷泉发出的如此细微的响声却把他吓得直打哆嗦。他在马利奥尔卡岛曾经考虑过用什么方法进入伊内斯的卧房，当时他梦想到的那种幸福，如今到了她的卧房里却并没有感觉到。他流落他乡，和亲人分离，陷在不幸之中，无止境的单调苦闷生活使他热烈的爱情变得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对唐费尔南多的整个性格起了很大的影响。

他知道伊内斯是如此贞洁、如此羞怯，因此他这时候唯一担

心的事就是怕引起伊内斯的不满。我只是希望读者对南欧人独特、热情的性格能多少有一点了解，否则我真不好意思如实地都说出来：修道院的大钟敲过两点以后不久，唐费尔南多在深沉的寂静中听见有迈上大理石楼梯的、轻盈的脚步声，他差点儿晕了过去。脚步声很快地到了门口，他听出这是伊内斯走路的声音。他怕看见一个如此看重自己本分的女人勃然发怒，于是又藏进了箱子。

天气热得叫人难以忍受，屋子里非常暗。伊内斯躺到床上。很快地唐费尔南多从她平静的呼吸声中听出她已经入睡。直到这时候，他才敢走到床跟前。他见到了多年来日夜思念的伊内斯。她单独一个人，在睡梦中一无知觉，完全可以由他支配，但是她却使他感到害怕。这种奇怪的感情越来越强烈，因为他发现在没有见到她的这两年里，她的脸上添上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庄严神色，这是他从前没有见到过的。

然而重新见到她的快乐渐渐地钻进了他的心灵。微显零乱的夏装跟这种几乎是严厉的庄重神色形成了令人迷醉的对比！

他明白，伊内斯看见他，头一个念头会是逃走。他过去锁上门，把钥匙收起来。

最后，决定他整个命运的时刻终于到了。伊内斯轻轻地动了一动，快要醒来。他灵机一动，到从前是在阿尔柯洛特的伊内斯卧房里的那个十字架前面跪下。伊内斯睁开惺忪的睡眼，以为唐费尔南多刚刚死在远方，她看见十字架前面的这个他只是一个幻觉。

她身子挺直，一动不动地立在床边，两手合抱在胸前。

“可怜啊，不幸的人！”她用颤抖的、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唐费尔南多依然跪着，头微微偏过来看她，向她指着十字架。但是他在心慌意乱中动了一下。伊内斯清醒过来，明白了真相，朝门口逃去，发现门已经锁上。

“好大胆啊！”她叫了起来。“出去，唐费尔南多！”

她逃到卧房里最远的一个角落，小喷泉的旁边。

“别过来，别过来，”她又用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说，“出去！”

在她的眼睛里闪耀出坚守贞操、无比纯洁的光芒。

“不，在你听我把话说完以前我决不出去。两年来，我没法忘掉你，你的影子日日夜夜都在我的眼前。你不正是在这个十字架前发誓说你永远属于我吗？”

“出去！”她在狂怒中又说了一遍，“要不然我就叫人了，您和我都会给杀死的。”

她朝一个小铃铛跑过去，但是唐费尔南多抢到她面前，一把将她抱在怀里。唐费尔南多浑身哆嗦，伊内斯也清清楚楚地觉察到了，她在愤怒中得到的那股力量一下子化为乌有了。

唐费尔南多没有让自己被爱情和欲念所支配，他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职责。

他比伊内斯抖得还厉害，因为他感到自己刚才象对付敌人一样地对付了她。但是他发现她没有生气，没有发怒。

“这么说，你是希望我不灭的灵魂毁灭吗？”伊内斯对他说。“不过，你至少要相信这一件事，就是我爱你，我只爱过你一个人。在我结婚以后过的可憎的生活里，没有一分钟我不想着你。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为了忘掉你，我什么事都做过了，但是没有用。别厌恶我的不虔敬的行为，我的唐费尔南多。你会相信吗？你看那儿，我床旁边的那个神圣的十字架，我常常看不见它上面的那个应该审判我们的救世主像，反而使我想到我在阿尔

柯洛特我的那间小卧房里手伸向它对你发过的誓言。啊！我们注定了要下地狱，不可饶恕地注定了要下地狱的，唐费尔南多！”她心情激动地叫起来；“让我们至少在我们还能活在世上的这短短几天里过得幸福一些吧。”

这番话使唐费尔南多的担心完全消除了。对他说来，幸福开始了。

“怎么？你饶恕我？您还爱着我？……”

时间迅速飞逝，天已经暗下来。唐费尔南多告诉她，早上看见箱子以后怎样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个主意。突然从卧房门口那儿传来一阵很高的响声，把他们从心醉神迷中惊醒过来。原来是唐布拉斯来接他的妻子一同到暮色中去散步的。

“就说天气太热你身体不舒服，”唐费尔南多对伊内斯说。“我去躲在箱子里。这是你门上的钥匙，假装打不开门，朝相反方向转钥匙，一直转到你听见箱子锁好以后。”

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唐布拉斯以为是天气太热引起了她身体不适。

“可怜的朋友！”他叫了起来，向她道歉，不该这样莽撞地把她吵醒。

他把她抱起来，送回到床上，正对她百般抚爱时，忽然看见了箱子。

“这是什么？”他皱紧眉头说。

他那当警察局长的天性仿佛又苏醒过来了。

“放在我的家里！”他在唐娜伊内斯把桑查的担心和箱子的来历讲给他听时，一连说了五六遍。

“把钥匙给我，”他口气严厉地说。

“我不愿意收下钥匙，”伊内斯回答，“您的仆人中间可能有

一个会把这把钥匙弄到手。我拒绝收下它，好象使桑查感到很高兴。”

“好极了!”唐布拉斯大声说，“但是我放手枪的那个匣子里有可以打开世界上各种锁的工具。”

他走到床头，打开一只放满武器的匣子，取出一包英国撬锁钩回到箱子跟前。伊内斯推开一扇窗子的百叶窗，身子俯在窗台上，准备好一旦唐布拉斯发现唐费尔南多，就立刻朝街上跳下去。但是唐费尔南多对唐布拉斯怀着异乎寻常的仇恨，使他完全恢复了冷静，他想到用匕首尖抵在箱子上的那把坏锁的锁舌后面，唐布拉斯将一把把撬锁钩都撬弯了，也没能把箱子打开。

“真奇怪，”唐布拉斯立起身来说，“这些撬锁钩我用起来从来没有不灵过。我亲爱的伊内斯，我们的散步给耽搁了。一想到这只箱子很可能装满了犯罪的文件，即使在您的身边，我心里也感到不快活。谁能保证我的仇人主教不会从国王那儿骗来一道命令，趁我不在的时候，闯进我家里来搜查呢？我到办公室去，马上就带一个工匠回来，他一定比我有办法。”

他出去了。唐娜伊内斯离开窗子去关门。唐费尔南多徒然地恳求她一起逃走。

“你不知这个可怕的唐布拉斯警惕性有多么高，”她对他说，“他可以在几分钟内跟离格拉纳达几法里以外的警察联系上。说真的，我多么希望能够跟你一起逃走，到英国去生活!你想一想，这所大楼每天都要检查，连最隐蔽的角落都不放过。不过我要想法把你藏起来;如果你爱我，一切都要谨慎小心，因为你死了，我也不会活下去。”

他们的谈话被一下很响的敲门声所打断。唐费尔南多握着

匕首，站到门背后；幸好这是桑查；他们三言两语把情况全都告诉了她。

“可是，夫人，您没有想到把唐费尔南多藏起来，唐布拉斯会发现箱子空了。让我们想想，在这么短的时间能把什么东西放进去？不过我一时慌张，忘了一个好消息；全城都轰动了，唐布拉斯忙得不可开交。议员唐佩德罗·拉莫斯，在大广场的咖啡馆受到一个保王党志愿兵的侮辱，刚才用匕首把他攮死了。我刚在台尔·索尔门看到唐布拉斯在他的那些警察中间。先把唐费尔南多藏起来，我到各处去找找赞加，让他来把箱子搬走，唐费尔南多到时候再躲进去。可是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吗？把箱子搬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好先找个借口回答唐布拉斯，使他不至于一开始就用匕首攮您。就说箱子是我搬动后打开的。特别是我们别存幻想：如果唐布拉斯在我以前回来，我们全都活不成啦！”

桑查的担心一点也没有使这对情人感到不安。他们把箱子搬到一条阴暗的过道里；他们互相叙述两年来各自的生活。

“你将在你的朋友身上找不到可以指责的地方，”伊内斯对唐费尔南多说；“我一切都将听从你，我有一个预感，我们的生命不会太长久了。你不能想象唐布拉斯多么不重视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他发现我和你见面，会把我杀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会得到什么呢？”她想了一会儿以后继续说，“永恒的惩罚！”

接着她扑过去搂住唐费尔南多的脖子。

“我是最幸福的女人，”她大声叫道。“如果你有办法使我们再见面，让桑查来告诉我，你有一个奴隶叫伊内斯。”

赞加直到夜间才来；他把箱子搬走，箱子里藏着唐费尔南

多。他有好儿次遭到巡逻的警察的盘问，他们正在到处搜捕漏网的自由党议员，但是每次听了赞加回答说箱子是唐布拉斯的，就放他过去了。

赞加最后一次被拦住，是在公墓边上的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小街和公墓中间隔着一道齐肘高的矮墙，公墓的地势要低下去十二到十五尺。赞加想靠着墙休息休息。在他回答警察时，箱子搁在墙头上。

因为怕唐布拉斯回来，赞加被匆忙打发走，他把箱子倒背着，因此唐费尔南多头冲下，这种颠倒的姿势使他感到的痛苦变得难以忍受，他希望很快到达，等到他感到箱子不动了，他失掉了耐心，街上寂静无声，他估计至少是晚上九点钟了。

“几个杜卡托①，”他想，“我就可以让赞加保守秘密。”

他痛苦得实在受不了了，就低声对赞加说：

“快把箱子颠倒过来，再这样下去我受不了啦。”

脚夫在这样晚的时刻靠着公墓的围墙，心已经在怦怦地直跳，忽然听见离他耳朵这么近的地方有说话的声音，吓得他毛骨悚然，他以为听见鬼在说话，撒开腿就跑。箱子直立在矮墙上，唐费尔南多的痛苦一直在加剧。他没有得到赞加的答复，明白赞加撇下他跑了。不管有什么危险，他决定打开箱子，猛地做了一个动作，箱子掉到公墓里去了。

唐费尔南多一下子跌昏过去，过了好一阵子才恢复知觉，他看见星星在他头上面闪烁，原来是箱子掉下来时锁摔开了，他翻倒在一座坟墓的新翻起来的泥地上。他想到伊内斯可能遇到危险，全身的力气又恢复了。

---

① 杜卡托：古代金币。

他的血在流，伤得很重，然而他还是立了起来，很快地就能行走了。他艰难地爬上公墓的围墙，接着来到桑查家里。桑查看见他浑身是血，以为他被唐布拉斯发现了。

“应该承认，”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后，笑着对他说，“您这一下子害得我们陷入了困境！”

他们一致认为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在天亮以前把掉在公墓里的箱子取回来。

“这关系到唐娜伊内斯和我的生命，”桑查说，“就怕明天唐布拉斯的密探发现这个该死的箱子。”

“毫无疑问它上面沾上了血迹，”唐费尔南多说。

赞加是他们唯一能雇用的人。

正谈到他，他却来敲桑查的门了。他听了桑查对他说的话，真是大吃一惊。桑查说：

“我知道你来跟我说什么。你扔下我的箱子，它连同我的全部私货都掼到公墓里去了，我的损失多么大哟！现在你等着吧，唐布拉斯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就要审问你。”

“啊！我完蛋了！”赞加叫了起来。

“如果你回答你离开宗教裁判所大楼，把箱子搬到我的家里，你就可以得救了。”

赞加把他表妹的货物弄丢了，心里感到很难过，但是他当时怕鬼。他也怕唐布拉斯，这时候好象连最简单的事都不能理解了。桑查只好花很长的时间一遍遍地教他，应该怎样回答警察局长才不至于连累任何人。

“这是给你的两个杜卡托，”唐费尔南多突然露面，说：“不过，如果你不严格地按照桑查讲给你听的那样去说，你会死在这把匕首上。”

“您是谁，老爷?”赞加说。

“被保王党志愿兵追捕的一个不幸的尼格罗①。”

赞加目瞪口呆；等到他看见唐布拉斯的两个警察进来，他的恐惧更是成倍地增加了。一个警察抓住他，立刻带他去见局长。另外一个警察仅仅是来通知桑查，要她到宗教裁判所大楼去一趟。派给他的这个任务比起来没有那么严厉。

桑查跟他开玩笑，请他尝尝一种特等的陈酒。她想套他的话，好让唐费尔南多了解一些情况。唐费尔南多在他躲藏的地方什么都能听见。

警察说赞加给鬼吓得逃进一家小酒馆，脸色白得象死人，他在酒馆里把他遇到的怪事讲了出来。在那些负有捉拿杀死一个保王党的尼格罗或者说自由党的任务的密探中，有一个正好在这家酒馆里，立刻跑去向唐布拉斯报告。

“但是我们的局长很聪明，”警察补充说，“他立刻说，赞加听见的声音正是藏在公墓里的尼格罗的声音。他派我去找那个箱子，我们发现箱子开开了，上面有血。唐布拉斯显得十分惊讶，后来他派我到这儿来了。咱们走吧。”

“伊内斯和我死定了，”桑查跟着警察朝宗教裁判所大楼走去，在路上自己对自己说。“唐布拉斯大概认出这个箱子；他现在已经知道有一个外人钻进了他的家。”

夜色非常非常黑，桑查有一瞬间想逃走。

“不行，”她对自己说，“丢下唐娜伊内斯不管，未免太可耻。她是那么天真，这时候一定束手无策，不知该回答什么是好。”

---

① 尼格罗：西班牙语Negro的音译，意思是“黑的”，在此似可译为“黑党”，是西班牙一八二〇年革命期间议会派的绰号。

到了宗教裁判所大楼，使她大吃一惊的是，她被领到三层楼上伊内斯的卧房里。这个地点她觉着绝非吉兆。屋子里灯火通明。

她看见唐娜伊内斯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唐布拉斯站在她身边，两眼炯炯发光；那只倒霉的箱子打开在他们面前，上面满是血迹。她进来的时候，唐布拉斯正在盘问赞加，赞加立刻被带了出去。

“他出卖了我们吗？”桑查对自己说，“他听懂了我要他回答的话吗？唐娜伊内斯的生命掌握在他的手里。”

她望了望唐娜伊内斯，想让她放心，但是从她眼里只看到镇静和坚定，因此感到很惊奇。

“这个如此胆小的女人，她从哪里得来这么大的勇气呢？”

桑查回答唐布拉斯的问话，刚说了头几句，就发现这个平时是那么能控制自己的人好象发了疯。他马上自言自语地说：

“事情很清楚！”

唐娜伊内斯毫无疑问也象桑查一样听见了这句话，因为她若无其事地说：

“点了这么多蜡烛，屋里简直象火炉。”

她走到窗子跟前。

桑查几小时以前就知道她有什么打算，懂得她的这个举动，立刻假装歇斯底里发作。

“这些人想杀死我，”她大声叫嚷，“因为我救了唐佩德罗·拉莫斯。”

她使劲地抓住伊内斯的手腕。

在歇斯底里发作中，桑查颠三倒四地说：在赞加把她的货箱抬回到她家以后，有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手上握着一把匕首，闯进

她的屋子。

“我刚杀死了一个保王党志愿兵，”他说，“死者的同伙在追捕我。您要是不帮我忙，我就会在您面前给杀死……”

“啊！您瞧瞧我手上的血，”桑查象发疯似的大喊大叫，“他们想杀死我！”

“说下去，”唐布拉斯冷冷地说。

“唐拉莫斯对我说：‘圣杰罗姆会修道院院长是我的舅舅；我要是能到他的修道院，我就得救了。’我吓得浑身发抖，他看见箱子开着，我刚从里面取出我的英国珠罗纱。他冷不防地把里面还剩下来的几包货物取出来，自己跳进箱子里。‘把我锁在里面，’他嚷道，‘找人把这只箱子抬到圣杰罗姆会修道院去，一刻也别耽误。’他扔给我一把杜卡托，在这儿，这是干出一件违背教规的事的代价，它们使我感到害怕……”

“别再胡扯了！”唐布拉斯叫了起来。

“我害怕我不服从的话，他就会杀死我，”桑查继续说，“他左手一直握着匕首，那个可怜的保王党志愿兵的血还在从匕首上往下滴。我承认，我当时害怕，让人去把赞加叫来，赞加背起箱子，送到修道院去。我……”

“住嘴，再多说一句，我就杀了您，”唐布拉斯说，他几乎已经猜出桑查是在磨时间。

唐布拉斯做了一个手势，立刻有人去带赞加。赞加注意到，平时十分沉着的唐布拉斯已经气得发了狂。他对他两年来一直认为是忠实的那个人儿发生了怀疑。他看上去好象热得精疲力尽，但是一看见警察把赞加带进来，就扑过去，发疯般地抓住赞加的胳膊。

“决定性的时刻到了，”桑查对自己说。“这个人要决定唐娜

伊内斯和我的命运啦。他对我十分忠诚，但是今天晚上给鬼和唐费尔南多的匕首吓得魂不附体，天知道他会说什么！”

唐布拉斯狠狠地摇着赞加。赞加惊慌失措地望着他，没有回答。

“啊！我的天主，”桑查想，“他们会要他宣誓说真话，他信教是那么虔诚，决不愿意说谎话的。”

幸好唐布拉斯不是在自己的法庭上，他忘了让证人宣誓。最后，极端的危险，桑查的眼光，甚至还有过分的恐惧使赞加清醒过来，他决定开口说话。或者是因为他谨慎小心，或者是因为他真的心慌意乱，颠三倒四，讲得非常乱。他说桑查叫他去把他不久前运往警察局长大人府邸的箱子重新运走，他发现箱子比原来重得多了。在公墓围墙边走过时，他累得受不了，于是把箱子放在矮墙上，他耳边忽然有呻吟声，吓得拔起脚就逃了。

唐布拉斯向赞加提出一大堆问题，但是他自己好象已经累垮了。在深夜里，他暂时停止了审问，准备第二天上午再继续。赞加还没有说过一句自相矛盾的话。桑查要求伊内斯让她住在她从前过夜的那间靠近伊内斯卧房的小间里。唐布拉斯大概没有听见有关这件事的那很少的几句话。伊内斯为唐费尔南多担心，去找桑查。

“唐费尔南多很安全。但是，夫人，”桑查说，“您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危在旦夕。唐布拉斯起了疑心。明天上午，他会狠狠地吓唬赞加，去把听赞加忏悔、对赞加影响很大的神父找来，让他叫赞加说出来，我编的故事只能够应应急。”

“好，那你就逃吧，我亲爱的桑查，”伊内斯说，口气还象平常那样温和，仿佛一点儿也不为几小时以后等着她的命运担心。“让我一个人去死。我会死得十分幸福。我有唐费尔南多的形象

陪伴着我。得到在两年以后再看见他的幸福，即使付出生命，这代价也不算太高。我要你立刻离开我。你下楼到大院子里，然后躲在门旁边。我希望你能逃出去。我只提出一个要求：把这个钻石的十字架交给唐费尔南多，告诉他，我在临死前感谢他想到从马利奥尔卡岛回来。”

黎明时分，早祷的钟声刚敲响，唐娜伊内斯把她丈夫叫醒，告诉他说，她要到圣克莱尔会修女们的修道院去听当天的第一次弥撒。尽管这个修道院就在同一座大楼里，唐布拉斯没有理睬她，却让他的四个仆人跟着她一起去。

到了教堂里，伊内斯立在修女们的栅栏门边。不一会儿以后，唐布拉斯派来看守他妻子的那四个人看见栅栏门开了。唐娜伊内斯走进了修道院的内院。她宣称出于她秘密许下的愿心，她出家做修女，从此以后决不出修道院的大门。唐布拉斯来要他的妻子，但是修道院院长已经派人通知主教。主教和蔼可亲地回答唐布拉斯的狂怒：

“声誉很高的唐娜伊内斯·布斯托斯·依·莫斯克拉毫无疑问，没有任何权利献身于天主，如果她是您的合法妻子的话；但是唐娜伊内斯认为她的婚姻是无效的。”

几天以后，跟丈夫打官司的唐娜伊内斯被人发现死在床上，身上给戳了好几匕首。紧接着唐布拉斯又揭露了一桩阴谋，伊内斯的父亲和唐费尔南多因而在格拉纳达的广场上被斩首示众。

郝　运译

媚　　药

——仿席尔瓦·玛拉佩尔塔的意大利文作品

一八二……年夏天，有一天夜里，下着雨，十分阴暗，驻防在波尔多①的九十六团的一个年轻中尉刚在咖啡馆里把钱输光，一边从咖啡馆出来，一边心里责备自己太糊涂，因为他很穷。

他默默地沿着洛尔蒙区那些最僻静的街道中的一条走去，忽然间听见喊声，一扇门嘭的一声打开，从门里逃出一个人，跌倒在他的脚边。一片漆黑，单凭声音是不能断定发生了什么事的。追赶的人，看不出是些什么人，显然听见了年轻军官的脚步声，在门口停住了。

他听了一会儿。那些人在低声交谈，但是没有过来。利埃旺对这种吵嘴打架的事儿素来厌恶，不过他认为还是应该把摔倒的人扶起来。

他发现这个人光穿着衬衣，尽管这时候大约凌晨两点钟左右，夜黑如墨，他相信自己还是隐约看见了披散的长头发；这么说，是个女人。这个发现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快乐。

她看上去得有人搀扶着才能走动了。利埃旺需要考虑到人道主义的职责，才没有丢下她不管。

在他眼前已经出现自己第二天给带去见警察分局长这件麻烦事，出现同事们开的玩笑和当地报纸上登载的讽刺性报道。

"让我把她安顿在那所房子的门口，"他心里盘算，"拉完门铃，我就立刻走掉。"

他正打算这么做，忽然听见这个女人用西班牙语低声抱怨。他一句西班牙语也听不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莱昂诺尔说出了两句极其普通的话使他脑海里产生了无比浪漫的想法。在他眼前出现的不再是警察分局长和一个被醉汉们殴打的姑娘，他想入非非，虚构出许多爱情的故事，离奇的艳遇。

利埃旺已经扶起这个女人，对她说了几句安慰话。

"如果她长得丑呢！"他对自己说。

在这方面产生的怀疑使他恢复理智，忘掉那些浪漫的念头。

利埃旺想让她在一个门槛上坐下，她不肯。

"再走远一些，"她用完全是外国人的口音说。

"您怕您的丈夫吗？"利埃旺问。

"唉！我的丈夫是个顶顶可敬的人，他非常爱我，但是我为了一个情夫离开了他。如今这个情夫极其残忍地把我撵走。"

听了这番话，利埃旺忘掉了警察分局长和夜间艳遇可能带来的不愉快后果。

"我给抢光了，先生，"莱昂诺尔过了一会儿说，"不过我发现我还剩下一只小钻石戒指。也许会有一个客店老板肯收留我。不过，先生，我会成为客店里的人的笑柄，因为我得向您承认，我全身上下只穿一件衬衫；先生，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一定跪在您面前，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求您把我带到随便哪间房间里，向一

---

① 波尔多：法国西南部经济中心，加龙河的港口城市。

个老百姓买一件普通的连衫裙。一旦打扮好了，”她在年轻军官的鼓励下，补充说，“您可以把我一直送到一家小客店的门口；到了那儿以后，我就可以不再要求一个热心肠的人照顾，我就可以请求您丢下一个不幸的女人，不必再去管她了。”

这些话是用很差的法国话讲的，利埃旺听了非常喜欢。

“太太，”他回答，“我这就照您的一切吩咐去办。不过对您和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别让人把我们逮住。我叫利埃旺，九十六团的中尉；如果我们遇上了巡逻队，又不是我们团里的，他们就会把我们带到哨所去，得在那儿过夜，明天您和我，夫人，将要成为全波尔多的笑柄了。”

利埃旺让莱昂诺尔扶着自己的胳膊，他觉出她在哆嗦。

“她害怕丢丑，这是个好兆头，”他想。接着他对女的说：“请您穿上我的外套，让我带您到我的家里去。”

“我的天！先生！……”

“我以我的荣誉向您起誓，决不把灯点亮。我让您使用我的卧房，明天早上我再来。我必须来是因为我的中士六点钟到，他这个人敲起门来非敲到您开门才肯罢休。您面前的是一个看重荣誉的人……”利埃旺对自己说：“可是她长得漂亮呢！”

他打开他住的那所房子的大门。陌生女人在楼梯下面几乎摔倒，她没有找到头一步梯级。利埃旺跟她说话，把声音压得非常低。她也用非常低的声音回答。

“岂有此理！把女人带到我的房子里来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小酒馆老板娘打开她的房门，手里端着一盏灯，用刺耳的嗓音大声叫起来。

利埃旺连忙朝陌生女人转过身来，看见了一张非常美丽的脸，接着噗的一口气吹灭了女房东的灯。

“别作声，索塞德太太！要不然，我明天早上就搬走。只要您答应什么也不对旁人说，我就给您十个法郎。这位是团长太太，我马上就出去。”

利埃旺到了四层楼上的卧房门口，浑身直打哆嗦。

“进来吧，太太，”他对穿衬衫的女人说。“在座钟旁边有一个磷火刀①。您点上蜡烛，把炉火生起来，再把门从里面锁上。我象敬重亲姐妹一样敬重您，等天亮以后我再来。我会带一件连衫裙来的。”

“Jésus Maria！”②美丽的西班牙女人大声说。

利埃旺第二天敲门时，爱情已经使得他发了狂。为了不过早地吵醒陌生女人，他耐心地在大门口等候中士，并且到一家咖啡馆里去签发文件。

他在附近租了一间房间；他给陌生女人带来了衣服，甚至还带来一个面具。

“这么一来，太太，只要您愿意，我就不会见到您的脸了，”他隔着门对她说。

戴面具的这个主意使年轻的西班牙女人感到有趣，她暂时忘掉了自己的忧伤。

“您心肠这么好，”她对他说，却没有开门，“我冒昧地请您把您为我买的那包衣服放在门边。等我听见您下楼去了以后再开门拿。”

“再见，太太，”利埃旺说着就走了。

莱昂诺尔对他这样迅速地俯首听命，感到十分高兴，几乎用

① 磷火刀：在火柴还没有发明以前使用的一种点火器。

② 西班牙语：耶稣，马利亚。

无比亲切的友好口气说：

“如果可以的话，先生，请您在半小时以后再来。”

利埃旺回来时，发现她戴着面具；但是他看见了最美丽的胳膊，最美丽的脖子，最美丽的手。他心醉神迷了。

他是个禀性善良的年轻人，还需要强制自己才有勇气应付他心爱的女人。他的语气是那么恭敬，他在他那间寒伧的小房间里又是那么殷勤地尽着地主之谊，当他安置好一架屏风以后转过身来时，看见了他从未遇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一下子惊奇得愣住了。这个外国女人已经取掉面具，她有一双好象会说话的黑眼睛。这双眼睛具有一股性格上的坚强力量，也许在平常的生活环境中会显得冷酷无情。它们在痛苦绝望中反而增添了一点儿温柔的光芒；莱昂诺尔的美真可以说是毫无缺点了。利埃旺心里想她大概在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片刻的沉默。莱昂诺尔尽管心中万分痛苦，还是不禁怀着几分喜悦的心情注意到这个年轻军官的心醉神迷。在她看来，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

“您是我的恩人，”她最后对他说，“尽管您和我的年纪都很轻，我还是希望您继续表现得规矩正派。”

利埃旺象最钟情的恋人可能回答的那样回答。不过他还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自己，没有向她吐露他的爱慕，虽然他认为吐露出来是一种幸福。况且莱昂诺尔的眼睛里具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东西，尽管她刚换上的衣服很寒酸，她的风度却是那么高雅，因此他做到小心谨慎并不是件很难的事。

“简直成了个大傻瓜了，”他对自己说。

他听任自己保持着羞怯的态度，尽情享受着观赏莱昂诺尔的那种无比甜美的快乐，一句话也不对她说。他的这种做法恰到好处，渐渐地使美丽的西班牙女人放下心来。他们面对面，默

默无言地互相望着，两个人都感到很有趣。

“我需要一顶帽子，”她对他说，“要完全是老百姓戴的那种，可以把我的脸遮住。因为，不幸得很，”她几乎笑着补充说，“我不能上街也戴着您那个面具。”

利埃旺有一顶帽子。接着他把她领到他为她租下的那间屋子里去。他更加激动地，几乎可以说是更加幸福地听到她对他说：

“再这样下去到最后要为我上断头台了。”

“愿为您效劳，”利埃旺感情冲动地说，“即使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我租这间房间用的是我的妻子利埃旺夫人的名义。”

“您的妻子？”陌生女人几乎生气地说。

“必须用这个名义，不然的话就得交验护照，而我们却没有。”

这个“我们”对他说来是个幸福。他卖掉了戒指，至少交给陌生女人的一百法郎，正是戒指的价钱。中饭送来了，陌生女人请他坐下来。

“您的表现显出您是个最热心的人，”吃完中饭她对他说。“如果您愿意，就离开我吧。我的这颗心将永远保留着对您的感激。”

“我服从您，”利埃旺站起来，说。

他完全陷在绝望的苦痛之中。陌生女人好象在深思，接着她说：

“留下吧。您很年轻，不过有什么办法，我需要有人帮助我。谁知道我还能不能找到另外一个象您这样热心肠的人呢？再说，如果您对我怀有一种我不应该再期望的感情，那么，您听了我叙述我犯下的过失以后，就不会再尊重我，就不会再关心我这

个罪孽深重的女人。因为我，先生，我一错再错。我不能抱怨什么人，更不能抱怨我的丈夫唐古蒂埃·费兰德斯。他是两年前避难到法国 的那些西班牙人中间的一个。① 我们俩都是卡塔赫纳② 人，不过他非常有钱，而我很穷。'我比您大三十岁，我亲爱的莱昂诺尔，'在我们结婚的前夕，他把我拉到一旁说；'不过我有好几百万，我爱您爱得发了疯，从来没有这么爱过别人。好，请您挑选：如果我的年纪使您不满意这桩婚事，那么取消我们婚事的过错由我一个人到您父母面前去承担。'先生，这是四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十五岁，我最强烈地感到的是议会革命使我们陷进的贫困所带来的烦闷无聊。我不爱他。我接受了。但是，先生，我需要您的指点，因为我不懂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不懂你们的语言，这一点您也看得出。如果没有从您这儿得来的帮助，我也许忍受不了这会置我于死地的耻辱……昨天夜里，您看见我从一所外观很差的房子里给赶出来，很可能认为您帮助的是一个妓女。啊，先生，我比这还要坏。我是个罪孽深重的女人，因此也是个最不幸的女人，"莱昂诺尔泪流满面地补充说。"这几天里，您也许会在你们的法庭上看见我，我会被判处加辱刑。唐古蒂埃刚结婚，就处处表现出嫉妒来了。啊！我的天主，在当时这是毫无根据的，不过他一定是看出了我的坏性格。我傻得居然会为了我丈夫的猜疑生很大的气。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损害。啊！不幸的女人！……"

---

① 一八二〇年西班牙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议会恢复，政权转入自由党人手中。一八二三年法国军队侵入西班牙领土，废除了立宪政体，专制制度在西班牙国内重新建立，实行恐怖统治，有自由主义观点的西班牙人纷纷逃往法国。

② 卡塔赫纳：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

"即使您指责您自己罪孽深重，"利埃旺打断她的话，说，"我还是要忠诚于您，永不变心。不过，如果我们应该担心警察的追捕，那就请您赶快告诉我，好让我立刻安排您逃走，别耽误了时间。"

"逃走?"她对他说。"我怎么能在法国旅行呢？我的西班牙口音，我的年纪，我的慌张的神色，会使头一个向我要护照的警察把我抓起来的。毫无疑问，波尔多的警察这时候正在找我；我的丈夫一定答应他们，如果找到我，就给他们一把把的金币。离开我，先生，不要管我吧！……我要对您说一句更加厚颜无耻的话。我爱慕一个不是我丈夫的男人，而且还是怎样的一个男人啊！这个男人是个怪物，您会看不起他；啊，只要他对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我就会立刻朝他飞去，我不说飞入他的怀抱，而要说飞到他的面前跪下。恕我冒昧地说一句十分无礼的话，但是在我堕入的耻辱的深渊中，至少我不愿意欺骗我的恩人。先生，在您面前的是一个钦佩您、对您充满了感激之情，但永远也不会爱您的不幸女人。"

利埃旺变得十分忧愁。

"太太，"最后他声音微弱地说，"不要把这突如其来的、充满我心头的忧愁当成我有离开您的打算。我在想逃避警察追捕的办法。最保险的办法还是留下，藏在波尔多。以后我会向您建议，由您代替另外一个和您年纪相仿，一般漂亮的女人上船，她的船票我会事先买好。"

说完这番话，利埃旺的眼光好象熄灭了。

"唐古蒂埃·费兰德斯，"莱昂诺尔说，"引起了在西班牙实行恐怖统治的那一派人的怀疑。我们常坐船到海上去游玩。一天我们在外海遇到一条法国的小双桅樯帆船。'上这条船，'我丈

夫对我说，‘让我们放弃在卡塔赫纳的全部财产。’我们就这样走了。我的丈夫还非常有钱，他在波尔多盘下一家很大的商号，重新做起买卖来了。不过我们过着深居简出的孤独生活。他反对我跟法国人交往。特别是近一年来，借口政治上需要小心谨慎，不允许他和自由党人见面，我没有出去做过两次客。我闷得要死。我的丈夫是十分值得尊重的，他是个极其慷慨大方的人；但是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悲观地看待一切。不幸的是一个月前，我要求他租个包厢看看戏，最后他同意了。他挑选了最不好的演出节目，租了一个完全伸到舞台上的包厢，为的是不让城里的年轻人看到我。那不勒斯的一个马戏班子刚到波尔多……啊！先生，您要看不起我了！”

“太太，”利埃旺回答，“我在聚精会神地听您讲，但是我只想到我的不幸；您永远爱着一个比我幸福的人。”

“毫无疑问您曾听人说起过大名鼎鼎的梅拉尔，”莱昂诺尔垂下眼睑说。

“西班牙马戏演员？当然知道，”利埃旺吃了一惊，回答；“他哄动了整个波尔多，是个非常机灵、非常漂亮的小伙子。”

“唉！先生，我过去相信他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一边做着马上的技巧，一边不停地望着我。有一天他在我的包厢底下经过，正巧我丈夫出去，他用卡塔卢尼亚话说：‘我是玛尔克西托军队里的上尉，我崇拜您。’

“被一个变戏法的爱上！多么可怕，先生！更加可耻的是我想到这件事并不感到可怕。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克制住自己，不上戏园子去。我怎么对您说呢，先生？我变得非常不幸。一天我的贴身侍女对我说：‘费兰德斯先生出去了，我请求您，太太，看一看这张纸。’她锁上门就逃走了。这是梅拉尔的一封温柔多

情的信，信上谈到了他的一生经历。他说他是一个穷军官，衣食无着才干了这一行，他向我提出，为了我要放弃这个行当。他的真正名字是唐罗德里格·皮门特尔。我又开始上戏园子了。我渐渐地相信了梅拉尔的不幸遭遇，我怀着喜悦的心情收到他一封封的信。唉！最后我竟然写起回信来了。我怀着强烈的爱情爱着他。这股强烈的爱情，”唐娜莱昂诺尔泪流满面地说，“任什么也没法把它扑灭……不久以后我屈服在他的恳求之下，同时我自己也跟他一样希望能有机会谈谈。不过从这时候起我心里也产生了疑窦。我想梅拉尔也许根本不姓什么皮门特尔，根本不是什么玛尔克西托军队里的上尉。他缺乏足够的自尊心；有好几次他表示担心我会因为他在那不勒斯的马戏班子里当马戏演员而嘲笑他……

“大约两个月前，我们刚准备上戏园子去，我的丈夫接到消息，他的一艘船在河下游，鲁瓦扬①附近搁浅。他这个人不爱开口，一整天对我也说不上十句话，接到消息后一下子嚷了起来：‘我明天得去一趟。’晚上我在戏园子里，向梅拉尔打了个暗号。他看见我丈夫在包厢里，就去找我们住的那所房子的看门女人，取我留下的一封信。这个看门女人已经为他所收买。过了一会儿我看见梅拉尔喜形于色，是我意志薄弱，写信通知他，第二天夜里我在楼下朝花园的一间客厅里接待他。

“我的丈夫中午等巴黎的邮件到达以后，乘船走了。天气很好，这正是在最热的日子里。晚上我说我要睡在我丈夫的卧房里，他的卧房在楼下，朝向花园。天气实在太热，我希望在那儿

① 鲁瓦扬，法国西南部纪龙德河口的一个城市，纪龙德河是加龙河的下游。

可以少受点罪。凌晨一点钟，正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窗子等梅拉尔时，忽然听见门那边传来很大的响声，原来是我丈夫回来了。他在到鲁瓦扬去的半路上，看见他的船平平安安地溯纪龙德河而上，朝波尔多的方向开来。

“唐古蒂埃回来以后，丝毫没有发现我有多么慌张。他称赞我脑筋动得好，睡到一间凉爽的屋子里。他在我身边躺下。

“您可以想象到我有多么焦急。不幸的是月光非常明亮。不到一个小时以后，我清清楚楚看见梅拉尔走近窗子。我丈夫回来以后，我没有想到把卧房旁边的一间书房的落地窗关上。它开得很大，书房通卧房的那扇门也开得很大。

“有一个爱吃醋的丈夫睡在身边，我只敢试着用头部的动作通知梅拉尔，我们遇到了不幸。可是这不起作用，我听见他走进书房，很快就来到床边我躺的一侧。您可以想象到我有多么害怕，当时象大白天一样，什么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幸好梅拉尔走过来时没有说话。

“我向他指指睡在我身边的我的丈夫。我看见他突然拔出了匕首，吓得我一下子抬起了身子；他贴近我的耳朵，对我说：

“‘这是您的情夫！我明白了我来的不是时候，更可能是您认为戏弄一个穷马戏演员很有趣；不过这位漂亮先生，我可要让他受受罪了。’

“‘这是我的丈夫，’我一遍又一遍地低声对他说。

“‘您的丈夫？我明明中午看见他乘上去鲁瓦扬的轮船。一个那不勒斯的杂技演员还不至于傻到这个地步，会相信您的话。起来，到隔壁书房里去谈谈。我希望如此，否则的话，我就叫醒这位漂亮先生，到那时他也许会说出他的名字。我比他结实，

比他灵活，武器比他好，尽管我是个穷鬼，我要让他看见戏弄我可没有好处。我要做您的情夫，他妈的！到那时，可笑的将是他。’

“这当儿我的丈夫醒了。

“‘谁在谈情夫？’他慌慌张张地大声说。

“梅拉尔站在我旁边，正抱着我在我耳边说话，他看到这意外情况，非常及时地低下身子。我伸伸胳膊，就象是我丈夫的话把我吵醒了似的，我和他谈了好几句话，让梅拉尔看出他是我的丈夫。唐古蒂埃以为自己做梦，最后又睡着了。这时候月亮正好垂直地照在床上，梅拉尔拔出鞘的匕首还在闪着寒光。我答应了梅拉尔的一切要求。他希望我跟他到隔壁的书房去。

“‘就算是您的丈夫，我扮演的还是一个傻瓜角色，’他怒气冲冲地连说了两遍。

“一个小时以后他走了。

“先生，梅拉尔的这一切愚蠢行为可以说一下子擦亮了我的眼睛，使我认清了他，但是如果我对您说，这并不能减弱我对他的爱，您会相信吗？

“我的丈夫从来不出去交际，把时间都花来跟我待在一起。我曾经向梅拉尔发誓，一定和他第二次相会，但是再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了。

“他写了几封充满指责的信；在戏园子里他故意装着不看我。到最后，先生，我那要命的爱情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哪一天您看见我的丈夫上交易所，那就来吧，’我在给他的信上说，‘我要把您藏起来。如果当天碰巧有我自由支配的时间，我就可以和您相见；如果第二天运气好，我的丈夫又到交易所去，我还可以和您相见。不然的话，您至少可以得到一个证据，

证明我的忠诚，证明您的猜疑是不公正的。好好想想我冒的风险吧。'

“这是对他的担心的答复。他一直担心我在上流社会另外挑选一个情夫，跟他一起嘲弄那不勒斯的穷杂技演员。他的一个同事在这方面天知道给他讲了些什么荒谬绝伦的故事。

“一个星期以后，我的丈夫上交易所去了。梅拉尔大白天翻过花园的围墙，进入我的屋子。您看看我冒了多大的风险！我们在一起还不到三分钟，我的丈夫就回来了。梅拉尔钻进我的盥洗室。但是唐古蒂埃回来仅仅是取一些重要的文书。不幸的是他还带着一袋子葡萄牙金币。他懒得下楼放到他的钱柜里去，就走进我的盥洗室，把金币放在我的一个衣橱里，然后把衣橱锁上；他这个人疑心重重，为了加倍防备，还把盥洗室的钥匙带走。您能想象到我有多么着急：梅拉尔暴跳如雷，我只能隔着门跟他说一两句话。

“我的丈夫又很快地回来了。吃完晚饭，他几乎可以说是硬拉着我去散步。他还要去看戏；最后我弄得很晚才能回来。所有的房门每天晚上都仔细关好，我的丈夫掌握所有的钥匙。这真是天大的运气，我趁唐古蒂埃一觉还未睡醒，顺利地把梅拉尔从盥洗室放出来，他在里面关了那么久，已经不耐烦了。我给他打开屋顶下面一间小顶楼的门。没有办法让他从花园那个方向下去。花园里摊着几大包羊毛，由两三名搬运夫看守着。接下来的一整天梅拉尔是在顶楼里度过的。你能想象到我有多么痛苦：每时每刻我都好象看到他手持匕首从楼上下来，杀死我丈夫以后冲出去。他这个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房子里有一点响声我都吓得浑身直打哆嗦。

“更倒霉的是我的丈夫不上交易所去了。我跟梅拉尔连谈

上一分钟话的时间都没有，到最后总算幸运，能够给每一个搬运夫一笔钱，找到机会让他从花园里逃出去。他路过客厅随手用匕首把大镜子砸碎。他已经气得发了狂。

“我知道，先生，您要象我看不起我自己一样看不起我了。现在我已经看清楚，从那时候起，梅拉尔不再爱我，他认为我是在戏弄他。

“我的丈夫一直爱着我；在那天白天，他有好几次抱我，吻我。梅拉尔自尊心受到伤害，这比他的爱情得不到满足更使他感到痛苦。他认为我把他藏起来是为了让他亲眼看看这种相亲相爱的情景。

“他不再回我的信，他在演出时甚至不屑看我一眼。

“您听了这一连串可耻的行为一定感到厌烦，先生，下面还有更丑恶、更卑鄙的呢。

“一个星期以前那不勒斯的马戏班子宣布即将离开当地。上星期一，圣奥古斯丁节，我因为爱一个自从发生藏在我家里的那桩冒险事以后的三个星期里既不屑看我一眼，也不屑回我信的男人，爱得发了疯，竟然抛弃了世上最好的丈夫的家，而且，先生，还偷了他的钱，我作为嫁资除了一颗不忠实的心以外什么也没有带给他。我带走了他送给我的钻石，我从他的钱柜里拿了三四卷金币，每卷值五百法郎，因为我想梅拉尔在波尔多卖钻石的话会引起怀疑……”

叙述到这儿，唐娜莱昂诺尔脸涨得通红。利埃旺脸色苍白，陷入绝望之中。莱昂诺尔的每一句话都刺痛他的心，然而由于他性格上可怕的反常，每一句话都给他心中燃烧着的爱情加了温。

他情不自禁地握住唐娜莱昂诺尔的手，她并没有把手抽回

去。

“我多么卑鄙呀，”利埃旺对自己说，“在她坦率地跟我谈到她对另外一个男人的爱情时，却贪恋这只手给我带来的快乐！她把手留在我的手里，仅仅是出于蔑视或者心不在焉，我是世界上心地最不高尚的人。”

“上个星期一，先生，”莱昂诺尔继续说下去，“也就是四天前，凌晨两点钟，我卑鄙地用鸦片酊使我的丈夫和看门人入睡以后，就逃走了；我去敲昨天夜里正巧您经过时我好不容易从里面逃出来的那所房子的门。梅拉尔就住在那所房子里。

“‘现在你总相信我爱你了吧？’我走到他跟前说。

“幸福使我如痴如狂。我觉得他一开始吃惊的程度就超过了他的爱情的程度。

“第二天上午，我让他看我的钻石和金币，他决定离开马戏班子，跟我一起逃到西班牙去。但是，伟大的天主！他对我的祖国的习俗一无所知，我相信他不是西班牙人。

“我心里想：很可能我这是把我的命运永远跟一个普通的马戏演员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啊！如果他爱我，那有什么关系？我，我感觉到他是我生命的主宰。我将是他的奴仆，他忠实的妻子。他继续干他的行当。我还年轻，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学骑马。我们到了老年会陷在贫困之中，好吧，那就让我二十年后在他身边死于贫困吧。不会有人想到怜悯我，因为我活着的时候过得幸福！

“多么疯狂！又多么反常！”莱昂诺尔打断自己的话，叫了起来。

“应该承认，”利埃旺说，“您那位老丈夫什么地方也不愿意带您去，跟着他您会闷死的。这一点在我眼里为您进行了有力

的辩护。您只有十九岁，而他已经五十九岁①。在我国的上流社会里，有多少妇女受人敬重，她们犯的错误比您大得多，却并没有感到象您这样高尚的内疚！”

几句这一类的话好象大大地减轻了莱昂诺尔内心沉重的负担。

“先生，”她接着说下去，“我跟梅拉尔在一起过了三天。每天晚上他离开我上戏园子去；昨天晚上他对我说：

“‘警察很可能搜查我这儿，让我把您的钻石和金币放到一个可靠的朋友家里去。’

“凌晨一点钟，我等他已经超过了平常时间。他会不会从马上摔下来呢？我提心吊胆起来。他回来以后，给我一个热吻，很快地又从房间走出去。幸好我让灯点着，尽管他一连两遍关照我要把灯熄掉，并且他亲自把通宵点着的那盏小灯吹灭。过了好久以后，我已经睡着了，忽然有一个人到我床上来，我立刻发觉这不是梅拉尔。

“我抓起一把匕首；那个坏蛋害怕了，他跪在我面前，求我可怜他，我扑过去准备杀他。

“‘您要是碰我，等着您的将是断头台，’他说。

“这种卑鄙无耻的威胁口吻使我感到厌恶。

“‘我跟一些什么人牵连到一块儿了！’我心里想。

“我灵机一动，对这个人说，我在波尔多有靠山，如果他不把真情实况告诉我，总检察长会把他抓起来。

“‘好吧，’他回答道，‘我既没有偷您的金币，也没有偷您的钻石。梅拉尔刚刚离开波尔多；他已经带着全部赃物到巴黎去

① 作者有误，前面说过后者比前者大三十岁。

了。他是跟我们班主的老婆一块儿走的，他把您那些金光闪亮的路易①给了班主二十五个，班主就把老婆让给了他。他给我两个路易，在这儿，我还给您，除非您宽宏大量，把它舍给我。他给我这两个路易是要我把您尽可能长久地留在这儿，他希望至少能把您拖上二三十个小时。’

“‘他是西班牙人吗？’我问。

“‘他是西班牙人？他是圣多明各②人。他偷了主人的钱财或者是把主人杀了，从圣多明各逃出来的。’

“‘为什么他今天晚上上这儿来？快回答，’我对他说，‘要不然我的叔叔就会送你去服苦役。’

“‘因为我犹犹豫豫，又想到这儿来看守您，又不想来，梅拉尔对我说，您是个很美丽的女人，“再没有比在她身边取代我更容易的了，”他补充说，“真有意思。过去她戏弄我，眼下我也要戏弄戏弄她。”在这个条件下，我同意了。但是我不敢。他于是让驿车拉到门口，上楼来当着我的面拖吻您，他让我躲在床边。’”

说到这儿，莱昂诺尔又哭得透不过气来了。

“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年轻的杂技演员被唬住了，”她接着说下去，“他把梅拉尔的情况中最真实、最气人的细节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我。我陷在伤心绝望之中。

“他也许让我吃了媚药，我心里这么想，因为我对他恨不起来。

“面对如此卑鄙无耻的事，我对他竟恨不起来，先生，我感到我非常非常爱他。”

---

① 路易：法国金币。

② 圣多明各：拉丁美洲海地岛的旧名。

唐娜莱昂诺尔停住嘴，陷入沉思。

“多么奇怪的盲目现象啊！”利埃旺想。“一个如此聪明，如此年轻的女人，竟然相信巫术！”

“最后，”唐娜莱昂诺尔又说，“这个年轻人看见我在思索，开始没有原来那么害怕了。他突然间离开我，过了一个钟头带了一个同事回来。我不得不进行自卫；这场搏斗可厉害啦。他们虽然嘴里说要达到别的目的，事实上也许是想要我的命。他们抢走了我的几件小首饰和我的钱包。最后我好不容易到了房门口，但是如果没有您，他们一定会追到街上来的。”

利埃旺越是看到莱昂诺尔狂热地爱着梅拉尔，越是崇拜她。她泪如雨下，他吻着她的手。几天以后当他向她倾诉爱情时，她对他说：

“我真正的朋友，说出来您会不会相信呢？我心里这么想，如果我能够向梅拉尔证明我从来没有打算欺骗他，从来没有打算戏弄他，也许他会爱我的。”

“我的钱很少，”利埃旺说道，“由于烦闷无聊，我成了一个赌徒。我父亲曾经让波尔多的一个银行家照应我，也许我去求求他，他会付给我十五到二十个路易。我什么事都准备去做，甚至卑躬屈节的事也准备去做。有了这笔钱，您就可以动身到巴黎去了。”

莱昂诺尔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

“伟大的天主！为什么我不能够爱您呢？怎么！您会原谅我二下的可怕的荒唐事？”

“我甚至还会十分高兴地要您做妻子，成为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跟您在一起度过我的一生。”

“可是我如果遇见梅拉尔，我又会发疯，又会犯罪，我会抛弃

您，我的恩人，去跪倒在他的面前。”

利埃旺的脸被怒火烧得通红。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治好我，那就是自杀，”他连连地吻着她说。

“啊！别自杀，我的朋友！”她说。

在这以后没有人再见到过他。莱昂诺尔在圣于絮勒会的修道院里发愿心，当了修女。

郝 运译

米娜·德·旺盖尔

米娜·德·旺盖尔出生在哲学和幻想之乡的哥尼斯堡①。一八一四年，法国战役②即将结束时，普鲁士将军德·旺盖尔伯爵突然离开了宫廷和军队。那是在香槟省的克朗纳，他指挥的军队在一场伤亡惨重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一天晚上，他的脑子里忽然产生了一个疑问：难道一个民族有权去改变另外一个民族安排他们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希望遵循的合情合理的固有方式吗？这个重大问题缠住他不放，他决定在解决它以前不再拔出他的军刀。退休后他回到哥尼斯堡的领地。

德·旺盖尔伯爵在柏林警察局的严密监视下，把全副精力都化来思考哲学问题和教养他的独养女儿米娜。几年以后，他年龄还不算太大，就离开了人世，留给他女儿一笔巨大的财产、一个体弱多病的母亲，还有宫廷上遭到的失宠。在宫廷上遭到失宠，这在高傲的日耳曼可不是一件小事，幸好米娜·德·旺盖尔有东德意志最显贵的姓氏，它象避雷针一样抵挡住这个不幸。米娜当时只有十六岁，但是她在那些跟她父亲有交往的年轻军官心里引起的感情，已经达到了崇拜和疯狂的地步。他们喜爱的是有时候从她明亮的眼睛里透露出来的浪漫而忧郁的气质。

一年过去了，丧期已经结束，但是父亲去世带来的悲痛丝毫

也没有减轻。德·旺盖尔夫人的朋友们在谈话中已经开始提到痨病这两个可怕的字。然而服丧期满以后，米娜就得立刻到一位国君的宫廷上去，她有幸跟这位国君沾点儿亲。德·旺盖尔夫人为她女儿的浪漫的头脑，也为她女儿的悲痛担心，她抱着希望动身去大公国的国都C城，她希望一桩门当户对的亲事，也许再加上一点爱情，可以使她女儿的想法恢复到符合她的年纪。

“我多么希望能够看到你在这个国家成亲啊！”她对她女儿说。

“在这个忘恩负义的国家！”她的女儿沉思着回答，“父亲流过血，负过伤，效忠了二十年，得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最最卑鄙无耻的警察局的监视！不，我宁可改变宗教信仰，到哪个天主教修道院里去当一辈子修女。”

米娜仅仅是从她的同胞奥古斯特·拉封丹纳③的小说中了解宫廷生活的情形。这些阿尔巴尼④式的画面经常描绘的是富有的女继承人的爱情。她们在偶然的场合中受到一位任性但心地善良的年轻上校、国王的侍从武官的诱惑。从金钱产生出来的这种爱情使米娜感到厌恶。

“象这样的一对夫妇，”她对母亲说，“在结婚一年以后，男的靠了他的婚事当上了少将，女的当上了王储妃子的伴妇，还有什

---

① 哥尼斯堡，今名加里宁格勒。原为德国东普鲁士城市。一九四五年划归苏联。德国哲学家康德出生在该城，并曾在哥尼斯堡教授逻辑学、哲学等达二十年之久。

② 指一八一三年俄、英、普、奥等国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一八一四年初联军攻入法国后，法国皇帝拿破仑被废黜。

③ 奥古斯特·拉封丹纳(1758—1831)，德国作家，写过许多田园小说，在当时很著名。

④ 阿尔巴尼(1578—1660)：意大利波仑亚画派代表。他的作品主要以神话和寓言为题材，表现了田园生活。

么比他们的生活更庸俗、更平淡的呢？一旦遭到破产，他们的幸福又将变成怎么样呢？”

C城的大公没有想到奥古斯特·拉封丹纳的小说为他制造出来的那些障碍，他想把米娜的巨大财产留在他的宫廷里；更为不幸的是他的一个侍从武官也许是在上面的授意下，开始追求米娜。这就足以使她作出逃离德国的决定。然而逃走绝对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妈妈，”一天她对母亲说，“我想离开这个国家，住到外国去。”

“听见你说这种话，我浑身直打哆嗦，你的眼睛使我想起了你可怜的父亲，”德·旺盖尔夫人回答。“好吧！我保持中立，我可以不行使我的权利，但你也别指望我去请求大公的大臣们给我们去国外旅行所必需的许可。”

米娜很不幸。宫廷上的人知道她跟尊贵的殿下想法相悖以后，她那双无比温柔的蓝色大眼睛和那种无比高雅的风度给她带来的成功，很快就丧失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这样过去，米娜对获得必不可少的许可已经完全失望。她想出一个女扮男装逃到英国去的计划，她打算在英国靠出卖她的钻石来维持生活。德·旺盖尔夫人怀着恐惧的心情发现米娜在进行一些奇怪的试验来改变自己的肤色。不久以后，她又知道米娜在定做男式服装。米娜注意到她出去骑马的时候，总是遇到大公的宪兵，但她从她父亲那儿继承了德国人的丰富想象力，困难非但不能成为使她放弃她打算的理由，反而使她的打算变得对她更富有诱惑力。

米娜没有想到她居然得到了D伯爵夫人的喜爱。D伯爵夫人是大公的情妇，一个非常古怪而又非常浪漫的女人。一天米

娜同她一起骑马，看见一个宪兵远远地跟着，一气之下把准备逃走的计划告诉了伯爵夫人。几个小时以后，德·旺盖尔夫人收到一封大公亲笔写的短信，准许她们到巴尼埃尔温泉① 去住半年。这是在晚上九点钟，十点钟母女俩已经在路上了。十分幸运的是，到了第二天，大公的大臣们被叫醒时，她们已经越过了国境线。

德·旺盖尔夫人和她的女儿来到巴黎是在一八二……年的初冬。米娜在驻巴黎的外交官们举办的舞会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据说，德国使馆的这些先生得到指示，要暗中设法阻止这笔几百万的财产落到法国诱惑者的手里。在德国，人们还以为巴黎的年轻人最感兴趣的是女人。

米娜已经十八岁，尽管她具有德国人的丰富想象力，但是已经开始显露出一线理性的光芒。她发现自己始终不能同任何一个法国女人建立友谊。她在每一个法国女人身上接触到的只是过份的礼貌；在相识一个半月以后，她跟她们之间的友谊可以说还没有头一天那么深。米娜很苦恼，猜想自己的谈吐举止一定有什么礼貌不周、令人不快的地方，违反了彬彬有礼的法国人的习俗。象她这样地位极为优越的人，态度居然这样谦虚，真是从来还不曾有人见过。她作出决定时既坚决又果断，这和她那十分天真、十分可爱的孩子气的相貌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她那种孩子气的相貌上还从来不曾有过显示理智的、比较严肃的表情。理智，说真的，从来就不是她性格的显著特点。

尽管巴黎居民的彬彬有礼到了无法接近的地步，米娜还是非常喜欢巴黎。在家乡，她讨厌街上的人向她致敬，讨厌看到她

① 巴尼埃尔温泉：在法国上比利牛斯省。

的车马随从被人认出来；在C城，她把所有那些向她脱帽行礼的、穿戴很差的人都看成是密探。在被人们叫做巴黎的这个共和国里，隐姓埋名的生活对她这个性格特殊的人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米娜的那颗心略微显得过于德国化，她还留恋着三五知己之间的那种乐趣，但是虽然缺少那种乐趣，她还是看到在巴黎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可以去参加舞会，或者去看一场有趣的演出。她去找过她父亲在一八一四年曾经住过，后来经常跟她谈起的那所房子。她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房客撵走，一旦住进那所房子，巴黎对德·旺盖尔小姐来说，就不再是一个外国城市了，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连那些最小的房间她都熟悉。

德·旺盖尔伯爵尽管胸前挂满勋章和奖章，其实却是一个象笛卡儿①和斯宾诺莎②一样爱幻想的哲学家。米娜喜爱德国哲学中那些晦涩难懂的推理和费希特③高尚的禁欲主义，就象一颗温柔的心喜爱回忆美丽如画的景致一样。康德④那些最难以理解的话，让米娜想起她父亲念这些话时的嗓音。怀着这种崇敬的心情，还有什么哲学不令人感动，不容易理解呢？她请了几位杰出的学者到她家里来上课，听课的只有她和她母亲两个人。

上午跟学者们在一起，晚上参加大使们举办的舞会，在这种生活中间，爱情一次也没有闯进这个富有的女继承人的心田。法国男人使她感到兴趣，但是他们却打动不了她的心。她母亲常常在她面前称赞他们，她对她母亲说："也许他们是世上能够遇

---

① 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典型的二元论者。
②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③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
④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到的最最可爱的男人。我钦佩他们的聪明才智，每天他们那些如此俏皮的讽刺话都叫我惊奇，叫我开心；但是，他们一试着要显出心情激动的样子来，难道你不觉得他们又做作又可笑吗？难道他们就没有真实的情感吗？”

“你这些批评有什么用呢？”明智的德·旺盖尔夫人回答。“你如果不喜欢法国，那咱们就回到哥尼斯堡去。但是你别忘了你已经十九岁，我也可能离开你，考虑考虑选择一个保护人吧！万一我死了。”她母亲含着微笑，又神色忧郁地接着说，“C城的大公会把你嫁给他的侍从武官的。”

在夏天的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德·旺盖尔夫人和女儿一起到贡比涅①去看国王打猎。米娜在森林中忽然看到比埃尔封②的古堡遗址，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她还摆脱不了德国人的偏见，巴黎这座新巴比伦城③的每一座宏伟的建筑物，她都觉得有一种生硬、嘲弄和邪恶的意味。

比埃尔封的古堡遗址在她看来，象布罗肯山峰④顶上的那些古堡遗址一样动人。米娜求她母亲在比埃尔封村的小客店里住几天。她们住得很不舒服。有一天，突然下起雨来了，米娜象个十二岁的孩子似的傻里傻气地站在客店的大门口，望着下雨。她看见有一张出售附近一块地产的广告。一刻钟以后，客店里的一个女仆替她打着伞，把她领到公证人家里。公证人看到这个衣着极其简朴的年轻姑娘就一块值几十万法郎的地产跟

① 贡比涅：巴黎北面的城市，有王宫和森林。

② 比埃尔封：贡比涅附近的村庄，有封建时代的古城堡。

③ 巴比伦：古巴比伦王国首都，曾是西部亚洲著名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曾详记巴比伦城的壮丽。

④ 布罗肯山峰：德国哈次山脉的最高点，海拔一一四二米。

他讨价还价，接着又要他签订一份契约，而且还要他接受几张一千法郎一张的法国银行的钞票做定金，感到非常惊讶。

米娜侥幸地——我避免说万分侥幸地——只受到很小很小的一点欺骗。这块地产叫小韦尔伯里，卖主是德·吕佩尔伯爵，庇卡底①所有城堡里的人都认识他，是个出名人物。他年纪轻，身材高大，十分漂亮，你初次见到他会对他产生敬慕之心，但是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觉得他粗鲁、庸俗，甚至让你感到厌恶。不久以后，德·吕佩尔伯爵对人说，他是德·旺盖尔夫人的朋友，她也觉得他很有趣。在当时的年轻人中间，也许只有他一个人还能使人想到摄政时期②那些可爱的浪荡公子，我们在洛曾③和蒂利④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他们的经历被吹得天花乱坠。德·吕佩尔先生把一大笔家产挥霍殆尽。他模仿路易十四时代的贵人们的怪癖；他弄不懂为什么巴黎并没有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沽名钓誉的希望化成泡影以后，他又发疯般地爱上了金钱。他从柏林得到的答复使他对德·旺盖尔小姐的热爱达到了顶点。

半年以后，米娜对她母亲说："要想交朋友，确实需要买一片地产。哪一天我们想卖掉小韦尔伯里，也许会损失几千法郎，但是付出这个代价，现在我们的熟朋友中间有了不少可爱的女人。"

---

① 庇卡底，法国北部旧省名。

② 摄政时期，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即位初由奥尔良公爵菲力浦摄政的时期(1715—1723)。

③ 洛曾(1747—1793)：公爵，法国军官，以风度高雅、谈吐机智而闻名于路易十五的宫廷。

④ 蒂利(1764—1813)：伯爵，法国作家，龙骑兵军官。他的回忆录生动地描绘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的宫廷生活。

然而米娜丝毫没有学到一个年轻法国女人的举止。她虽然淡慕她们迷人的高雅风度，自己却仍旧保持着德国人那种自然的和随便的态度。德·塞利夫人是她的新朋友中最亲密的一个，谈到米娜的时候说：她与众不同，但是并不古怪；她那迷人的风韵使人不由得什么都能原谅她；从她的眼神里我们看不出她有几百万家产；她没有极有教养的人的那种纯朴，但是有真正的诱惑力。

犹如晴天里一声霹雳，打乱了这种平静的生活，米娜失去了她的母亲。她陷在悲痛之中，等到她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处境，她觉得自己的处境真是再困难也没有了。德·塞利夫人把她带到自己的城堡："应该，"这位三十岁的年轻朋友对她说，"应该回普鲁士去，这是最明智的办法，要不然等丧期一满您就在这儿结婚。在这以前您立即从哥尼斯堡找一个伴妇来，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您的亲戚。"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德国女人，甚至有钱人家的小姐，认为要嫁人的话，只可以嫁给自己崇拜的男人。德·塞利夫人向德·旺盖尔小姐提出了十个合适的对象；这些年轻人米娜都觉得很庸俗，很刻薄，甚至还很邪恶。米娜度过了她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年。她身体不如以前；她的美丽几乎完全消失。有一天，她来看望德·塞利夫人，听说在吃晚饭的时候能见到出名的德·拉尔赛夫人，一个当地最可爱，也是最有钱的女人。人们常常称赞她举办的舞会优雅，称赞她挥霍起她那笔可观的家产来，气派十分可敬，十分可爱，而又丝毫不显得可笑。使米娜感到惊奇的是她从德·拉尔赛夫人的性格里发现了许多平庸、粗俗的地方。"瞧，在这儿要想被人爱，就得变成她这个样儿。"米娜很痛苦，因为对"美"的失望，对德国人的心来讲是个痛苦。她在痛苦中不再

注意德·拉尔赛夫人，出于礼貌开始同她的丈夫攀谈，这是一个十分纯朴的人。他最受人推崇之处是从俄罗斯撤退①的时候，曾经当过拿破仑皇帝的年轻侍从，在这次战役以及后来的几次战役中以超出他的年龄所能有的勇敢而著名。他跟米娜谈到了希腊，谈得非常好，非常朴实；他不久前帮希腊人打仗②，在希腊住了一两年。米娜很喜欢跟他谈话，他给她的印象好象是见到了一个阔别很久的老朋友。

晚饭后，大家去欣赏贡比涅森林里的几处著名景致，米娜不止一次地想就自己的困难处境向德·拉尔赛先生求教。这一天，德·吕佩尔伯爵骑着马跟随在敞篷马车后面，跟他风雅的外表一比，德·拉尔赛先生的十分自然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真的态度就更显得突出。德·拉尔赛先生是在那次重大事件之中初次踏上社会，那次重大事件让他看到了人心的真面目，对形成倔强、冷静、讲究实际、相当诙谐，但缺乏幻想的性格起了很大作用。这种性格对心灵中充满幻想的人能够产生极为强烈的印象，一个法国人竟如此纯朴，使米娜感到十分惊奇。

晚上，他走了以后，米娜感到自己好象跟一个多年来了解她所有秘密的朋友分开了。她觉着一切都枯燥无味，令人生厌，甚至连德·塞利夫人无比亲切的友谊也是如此。在新朋友面前，米娜用不着隐瞒自己的任何想法。她不必因为害怕法国人的讽刺挖苦，时刻都在她如此真诚坦率的德国人的思想上罩上一层幕布。德·拉尔赛先生完全没有那种为了显得风雅而必须有的

---

①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率六十万大军侵入俄国，因孤军深入，又有陷入重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撤退。

② 指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当时欧洲各国曾招募志愿军支援。

装腔作势的谈吐和动作。这一点使他看上去大了八九岁。但是也正是这一点，在他走后的头一个小时内，把米娜的全部思想吸引住了。

第二天，她甚至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勉强听德·塞利夫人的谈话。她觉着一切都枯燥乏味、惹人讨厌。一颗真诚坦率的心，它不会从一句最简单的话里寻找开玩笑的笑料，过去她认为要找到这样的一颗心简直是痴心妄想，如今她不再这样想了。这一整天她都沉湎在梦想之中；晚上，德·塞利夫人提到德·拉尔赛先生的名字，米娜猛地一惊，就象有人在叫她似的站了起来。她脸涨得通红，很难解释自己的这个奇怪表现。在慌乱中，她再也不能对自己隐瞒她必须瞒着不让人知道的事了。她逃回到自己的卧房。“我疯了，”她对自己说。从这一刹那起，她的不幸开始了，而且迅速地发展，不一会儿以后她竟感到了良心的谴责。“我爱上了，我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整夜在折磨米娜的就是这种内疚。

德·拉尔赛先生同他的妻子动身到萨瓦省①的埃克斯温泉去了。他忘下了一张地图；他曾经在这张地图上指给这些太太看，他打算先绕上一个小弯，然后再到埃克斯去。德·塞利夫人的一个孩子找到这张地图，米娜抢过来，立即跑到花园里。她在想象中循着德·拉尔赛先生的旅行路线整整跑了一个小时。她觉得他要经过的那些小城镇的名字都很高贵，都非同寻常；她把它们想象得风景如画，非常美丽。她羡慕那些城镇的居民们的幸福。这种甜蜜的疯狂甚至使她不再感到内疚。几天以后，在德·塞利夫人家，有人谈起德·拉尔赛夫妇已经到萨瓦省去了，

---

① 萨瓦省，在法国西南，邻近瑞士和意大利。

这个消息在米娜心里引起强烈的波动，她渴望旅行。

半个月以后，一位上了年纪的德国夫人坐着在日内瓦租用的马车，来到萨瓦省的埃克斯。这位夫人有一个侍女，她对这个侍女发那么大的脾气，使得她们下榻的那家小旅馆的老板娘图瓦诺太太感到非常不平。克拉梅尔夫人——这是德国夫人的名字，把图瓦诺太太找来，对她说："我想用一个熟悉埃克斯城情况的本地姑娘。我一时糊涂把这个漂亮小姐带来，她对这里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熟悉，我真不知道该把她怎么办才好。"

"我的天啊！您的女主人看起来对您火气挺大，"图瓦诺太太和使女单独在一起时，对她说。

"别再跟我提这个了，"阿妮肯含着眼泪说，"真不该离开法兰克福①，我的父母在那里开着一家生意兴隆的铺子，我母亲请了城里那些第一流的裁缝，完全按照巴黎规格缝制衣裳。"

"您的女主人跟我说，如果您愿意的话，她可以给您三百法郎，让您回法兰克福去。"

"回去家里人也不会有好脸给我看，我妈妈决不会相信克拉梅尔夫人无缘无故就辞退了我。"

"那好吧！就留在埃克斯，我可以帮您找份人家。我开着一家荐头店，那些来温泉洗澡的游客要用人，都由我荐给他们。您付六十法郎的费用，克拉梅尔太太的那三百法郎，您还可以剩下十个金路易。"

"如果您把我介绍到一家法国人家里，"阿妮肯说，"那我给您的不是六十法郎，而是一百法郎。我想把法语学好，然后到巴黎去谋生，我很会做针线活儿。我可以把我从法兰克福带来的

---

① 法兰克福，德国境内的大城市，是欧洲金融中心。

二十个金路易存放在我的主人手里，作为我忠实可靠的保证。”

预料不到的好机会帮助了德·旺盖尔小姐去实现她那已经花费了两三百金路易的离奇计划。德·拉尔赛夫妇下榻于“萨瓦十字架”，这是一家时髦的旅馆。德·拉尔赛夫人嫌旅馆太嘈杂，在湖边一所挺漂亮的房子里租了一套房间。这一年温泉很热闹，来了一大批有钱的人，经常举办豪华的舞会，大家都打扮得象在巴黎一样，每天晚上游乐场里都有盛大的聚会。埃克斯的本地女仆不灵巧，又不懂规矩，德·拉尔赛夫人感到不满意，希望身边能有一个会干活儿的姑娘。有人要她去找图瓦诺太太的荐头店，图瓦诺太太当然不会不先给她领去一些一看就知道非常笨的当地姑娘。最后阿妮肯才出场，图瓦诺太太本来就十分机灵，得了她一百法郎，所以格外卖力气。德·拉尔赛夫人对德国姑娘的严肃表情很满意，于是把她留下，派人去取她的箱子。

当天晚上，主人们到游乐场去了，阿妮肯在湖边的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思索。“总之，”她对自己说，“这件天大的荒唐事已经干出来了！要是有人认出我来，那可怎么得了！德·塞利夫人会说什么呢？她还以为我在哥尼斯堡呢！”米娜平素在采取行动时从不缺乏的勇气开始丧失了。她心情十分激动，呼吸急促。她后悔，害怕丢丑，变得十分不幸。但是一轮明月终于从奥特孔伯山背后升起来，映照在被北风吹皱的湖水里；奇形怪状的大块白云迅速地从月亮前面飘过，米娜觉得它们好象是一个个无比高大的巨人。

“它们来自我的祖国，”米娜对自己说，“它们想看看我，给我带来了勇气，使我能够把我刚开始扮演的奇怪角色继续扮演下去。”她那充满激情的两眼全神贯注地望着白云匆匆飘动，“我祖先们的亡灵啊，”她对自己说，“认认你们的后代吧。我象你们一

样勇敢。你们看见我穿着这身古怪的衣服别害怕。我将忠于荣誉。你们传下来的那股荣誉和英勇的秘密火焰，在命运安排我活着的这个平凡的年代里，找不到任何东西值得它为之燃烧。我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同激励着我的那股火焰相称的命运，难道你们会因此而看不起我吗？”米娜不再感到不幸了。

远处传来优美动听的歌声，显然来自对面的湖岸，隐隐约约，勉强能够听见。米娜仔细地听着。她的思想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她怜悯起自己的命运来了。“我费尽心机又有什么用处呢？”米娜对自己说，“至多也不过是能够确信我过去梦寐以求的崇高、纯洁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对我来说，它仍将是不可见的。难道我从前当着我使女的面什么都说吗？这该死的乔装改扮，结果只会使我落得跟阿尔弗雷德的仆人们待在一起。他决不会降低身份同我谈话。”米娜哭得非常伤心。“至少我每天可以见到他，”她突然又恢复勇气说……“比这更大的幸福不是为我而创造的。我可怜的妈妈说得对。她说：‘假如有一天你爱上了人，什么荒唐的事情你都会干出来的。’”

歌声又从湖面上传来，但是这一次近得多了，米娜于是明白唱歌的人是在一条小船上，小船在被月亮照得银光闪闪的水波上移动。她听出这是一首只有莫扎特①才谱写得出的温柔动听的歌曲。一刻钟以后，她已经忘掉她对自己提出的责备，只想到每天能看到阿尔弗雷德的幸福。“难道不应该让每个人自己去实现自己的命运吗？”最后她对自己说：“尽管我运气好，出身高贵，又有钱，但是我命中注定，决不应该在宫廷或舞会上出人头

①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他的作品以清丽流畅、结构工致为特点。

地。我在那里吸引住人们的眼光，受到人们的仰慕。可是我在那伙人中间感到的厌倦，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无法解脱的忧郁心情！大家都争着找我谈话，可我呢，我感到厌倦。自从我父母去世以后，我唯一的幸福时刻就是在身边没有那些讨厌的人的情况下，听莫扎特的音乐。追求幸福是人人都具有的天性，如果说追求幸福促使我采取这个奇怪的步骤，难道是我的错吗？它很可能会使我身败名裂！好吧，天主教的修道院给我提供了庇护所。”

湖对岸一个村庄的钟楼响起了午夜的钟声，这庄严的钟声使米娜不由得打了个哆嗦。月亮已经落下去。她往回走。取了阿妮肯这样一个粗俗名字的米娜倚在朝着湖水和小花园的走廊的栏杆上，等候着她的主人们。音乐已经使她恢复了勇气。“我的祖先离开他们哥尼斯堡的雄伟壮丽的城堡，到圣地去，”她对自己说，“几年以后，他们象我一样乔装打扮，历尽千难万险单独回来，当年激励着他们的勇气，使我投身在危险之中；我们女人在这个幼稚、平凡、庸俗的世纪里还能够接近的也只有这种危险了。但愿我能体面地经受住考验，那些高尚的灵魂虽然会对我干的傻事感到惊讶，但是他们一定会默默地原谅我。”

日子一天天迅速过去，米娜很快地就习惯了自己的处境。她要干很多针线活儿，她高高兴兴地完成她的新身份给她带来的职责，她常常觉得自己是在演戏。有时候她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与她身份不相称的动作，连她自己也觉得好笑。一天晚饭后，主人去兜风，男仆人打开马车门，放下踏脚板，她脚步轻快地走向前，想跨上车。“这姑娘疯了！”德·拉尔赛夫人说。阿尔弗雷德盯着她看了很久，觉得她风度十分优雅。她根本不去考虑什么职责观念，也不怕被人笑话。这种一般人的谨慎心跟她完全

不相称。要说她有所顾虑，仅仅是因为怕引起德·拉尔赛夫人的怀疑。因为她扮演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角色，跟德·拉尔赛夫人在一起度过一整天，还不过是一个半月以前的事。

每天，米娜一清早就起床，她得花两个小时来打扮自己，使自己变得难看。她那金黄色的头发多么美丽，过去常常有人对她说：它真是令人难以忘怀；她嚓嚓几剪刀就把它剪短，再用一种化学药剂染成一种近乎深褐色的混杂难看的颜色。她还用一种枸骨冬青树叶的淡煎汁，每天早晨涂在她娇嫩的手臂上，使她的皮肤看上去很粗糙。每天早上，她那气色鲜艳的脸上也给涂成难看的颜色，很象从殖民地来的那些沾着点儿黑种人血统的白种人。虽然可以说是变得太丑了，米娜却对自己的打扮感到很满意。她考虑的只是别流露出太引人注意的想法。她沉浸在幸福之中，丝毫不想张口说话。她坐在德·拉尔赛夫人房间的窗子旁边，替德·拉尔赛夫人整理晚上穿的衣服，每天可以有二十次听见阿尔弗雷德说话，并且有新的机会来欣赏他的性格。我们敢说吗？……为什么不敢？既然我们是在描写一颗德国人的心。在一些幸福和兴奋的时刻里，她甚至把他想象成为一个超乎自然的神人。米娜以一种诚挚的、热情充沛的勤奋态度来完成她从未干过的工作，这在性格平庸的德·拉尔赛夫人看来却是很自然的事。她高傲地对待米娜，把她看成一个穷苦的女孩子，你雇佣她，她也就感到非常幸福了。

“难道说在这些人中间真挚和热情将永远是不合时宜的吗？”米娜对自己说。她让人以为她想重新获得克拉梅尔夫人的欢心，几乎每天都要请假去探望她。

米娜原来担心她的举止会引起德·拉尔赛夫人的猜疑；她十分高兴地发现，她的新女主人只不过把她看成一个做起针线

活儿来还不如她留在巴黎的使女那样手巧的姑娘。比起来还是阿尔弗雷德的随身男仆杜布瓦先生叫她难以对付。这是个衣着考究的四十岁的巴黎人，他认为自己有义务来向这位新伙伴献殷勤。阿妮肯引他说话，从话里发觉他唯一的欲望幸好是积一小笔钱，将来在巴黎开一家咖啡馆。于是她便毫不犹豫地送给他一些礼物。不久杜布瓦就象对德·拉尔赛夫人那样恭敬地为她效劳了。

阿尔弗雷德注意到这个有时候十分笨拙、十分腼腆的年轻德国女人，她的举止谈吐并不是始终一致的，她有些正确而精细的看法很值得一听。米娜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在听自己讲话，于是就大着胆子发表一些深刻而又中肯的意见，特别是在她相信不会被德·拉尔赛夫人听见或者不会被她听懂的时候。

德·旺盖尔小姐在埃克斯过的最初两个月里，假如有一位哲学家问她，什么是她追求的目标，他得到的孩子气的回答，一定会使他大吃一惊。这位哲学家甚至还会怀疑她有点儿虚伪。时时刻刻都能看到，都能听到她发疯般爱着的人，这就是她生活的唯一目标。别的她都不盼望了。她感到太幸福，所以根本就不去考虑将来。如果这位哲学家对她说，这种爱情可能会起变化，变得没有这么纯洁，她听后感到的愤怒一定会超过她感到的惊讶。米娜津津有味地研究她崇拜的人的性格。沉静的德·拉尔赛，他的父亲是上议员，靠了父亲的财产和地位成了上流社会的一分子。可是，跟上流社会的人相比，他的性格才更显得不同凡响。如果是生活在中产阶级中间，他的纯朴态度，他对装腔作势和摆臭架子的厌恶，准会使他们把他看作一个十足的庸碌之辈，阿尔弗雷德从来不费尽心机去说妙趣横生的话，也正是这个习惯，在第一天见面时，对引起米娜的好感起了最大的作用。她通

过她的国家的偏见来看法国人，觉得他们的谈话总是象滑稽歌舞剧唱词的结尾。阿尔弗雷德一生中见过不少杰出的人物，他很可以凭着他的记忆来说说俏皮话。但是，纯粹为了逗乐而说的俏皮话，如果不是他当场想出来的，如果听他说的人中间可能也有人象他一样说得出来，他都认为庸俗不堪，竭力避免说。

每天晚上阿尔弗雷德把他的妻子送到游乐场，接着就回到家里来沉湎在对植物学的爱好中，这种爱好是由于接近了卢梭①度过青年时代的地方而刚产生出来的。阿尔弗雷德把标本夹和植物放在阿妮肯干活儿的客厅里。每天晚上只有他们俩在一起，一连度过几个小时，谁也不跟谁说一句话。他们俩都感到很拘束，但也感到很幸福。阿妮肯只有一个办法向阿尔弗雷德献殷勤，就是事先把树胶溶化在水里，好让他能够把干了的花草贴在标本集里。而且她允许自己这样做，还仅仅是因为这件事能够被人认为是她份内应做的事。阿尔弗雷德到布尔歇湖边那些风景如画的群山里游玩，带回来许多好看的植物标本；他不在的时候，米娜就欣赏这些标本。她对植物学也发生了真诚的爱好。阿尔弗雷德起初觉得很方便，不久他就感到奇怪了。"他爱上我了，"米娜对自己说；"可是我刚刚看到我这样勤勤恳恳地干我份内的工作，在德·拉尔赛夫人那里已经获得怎样的成功。"

克拉梅尔夫人假装病倒了，米娜经过请求得到允许，晚上去陪伴她原来的女主人。阿尔弗雷德感到自己对植物学的爱好减弱了，几乎完全消失了，不免大吃一惊。晚上他待在游乐场，他的妻子跟他开玩笑，说他一个人待在家里闷极了，感到无聊。阿

①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他热爱植物学，在他的著作《忏悔录》中曾提到这一点。

尔弗雷德向自己承认他对这个姑娘产生了好感。他因为自己在她面前显得胆小而感到恼火，有时候一气之下，他自命不凡地对自己说："为什么不象我的任何一个朋友那样办呢？她毕竟是一个使女啊。"

一天晚上，下着雨，米娜留在家里。阿尔弗雷德仅仅在游乐场露了露面，他回到家，看到米娜在客厅里，好象感到很惊奇似的。他的这种虚伪表现，米娜注意到了，因此原来她指望在这天晚上享受的幸福一下子化为乌有。也许正是在这种心情下，她才会怀着真正的愤怒拒绝阿尔弗雷德的引诱。她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我弄错了，"她哭着对自己说；"所有这些法国人都是一个样。"整个夜里她都在想着立刻回到巴黎去。

第二天，米娜用来看阿尔弗雷德的那种轻蔑的眼光决不是假装出来的。阿尔弗雷德生气了，从此就不再去注意米娜，每晚都在游乐场里度过。他没有料到自己采取了最好的办法。这种冷淡的态度使米娜忘了去巴黎的打算。"这个男人对我没有任何危险，"米娜对自己说。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去，她感到自己已经饶恕他那次偶然流露出的法国人的性格。阿尔弗雷德这一方面呢，他从游乐场里那些贵夫人阔太太给他带来的烦闷无聊里，发觉自己堕入情网的程度比原来相信的还要深。然而他继续坚持下去。其实他的眼睛已经愉快地停留在米娜身上，他找她谈话，但是晚上他仍旧不回来。米娜感到很不幸。她几乎不知不觉地已经不再象以往那样仔细地把自己打扮得丑陋。"这是一个梦吗？"阿尔弗雷德对自己说；"阿妮肯变成一个从未见过的最最美丽的人儿了。"一天晚上，他偶然回到家里，在爱情的驱使下，请求阿妮肯原谅他对她的放肆。

"我发现，"他对她说，"您使我产生了我从来不曾对人有过

的好感。我感到害怕，我曾经想过治好自己，或者和您闹翻，从那以后，我成了最最不幸的男人。”

“啊！阿尔弗雷德，您给我带来多大的安慰啊！”米娜喊道，她的幸福达到了极点。

他们把这个晚上和接下来的几个晚上用来互相承认他们疯狂地爱上了对方，用来互相保证永远保持庄重的态度。

阿尔弗雷德的性格审慎明智，他不会产生幻想。他知道堕入情网的人往往能从他爱着的人身上发现很多特殊的优点。他从米娜身上发现的非凡的机智和无比的高尚，使他相信自己确确实实爱上她。“这会不会仅仅是一个幻想呢？”他每天都这么对自己说。他拿米娜头一天对他说的话跟他在游乐场遇到的那些上流社会女人对他说的话作比较。米娜这方面呢，她明白自己差点儿失去了阿尔弗雷德。如果他继续每天晚上都待在游乐场的话，那她会怎么样呢？她应该继续扮演一个平民姑娘的角色，她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样一心一意地只想着怎样讨人欢心。“是不是应该告诉他我是谁？”米娜对自己说，“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智的人，哪怕荒唐事是为他干的，他也一定会加以指责。况且，”米娜继续想下去，“我的命运要在这里作出决定。如果我说出我是德·旺盖尔小姐，我的庄园离他的庄园只有几法里，那么，他就会相信在巴黎可以再找到我。相反，应该让他担心永远会见不到我，唉！这样就可以促使他下决心采取非同寻常的，而对我们的幸福说来是必不可少的步骤。这个如此理智的人，他怎么会下决心改变宗教信仰，以离婚的方式跟妻子分开，做我的丈夫，到我东普鲁士美丽的领地上去生活呢？”不合法这三个可怕的字，并没有象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那样树立在米娜的新计划前面，她相信自己并不违背道德，因为她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她的生命牺

牲一千次，只要对阿尔弗雷德有好处。

德·拉尔赛夫人渐渐变得对阿妮肯嫉妒起来。这个姑娘脸上发生的不寻常的变化一点儿也没有逃过她的注意。她认为这纯粹是为了卖弄风情。德·拉尔赛夫人很可能得经过一番斗争才能把她辞退。她的那些女朋友劝告她，不必把她丈夫的一时迷恋看得太严重，不过千万要避免让德·拉尔赛先生把阿妮肯弄到巴黎去。

“要慎重！”她们对她说，“您的担心等洗温泉澡的季节一结束就会结束的。”

德·拉尔赛夫人派人去侦察克拉梅尔夫人，她还试图让她丈夫相信阿妮肯只不过是一个女冒险家，要过从法律角度看来应该受到指责的花招，不是在维也纳就是在柏林受到追捕，逃到埃克斯温泉来避风头，很可能在这儿等候一个骗子，她的同伙。这个想法不过是个猜测，虽然可能性很大，但是对弄清真相并没有多大价值，它在阿尔弗雷德如此坚强的心灵里引起了局促不安。阿妮肯不是一个使女，这一点对他说来是很明显的，但是，究竟有什么切身的利害关系使她扮演这样一个辛苦劳累的角色呢？这只可能是因为害怕。

米娜从阿尔弗雷德的眼睛里看到他的心烦意乱，很容易就猜出是什么原因。一天晚上，她冒失地问他，他什么都说了出来。米娜听了大吃一惊。阿尔弗雷德讲得离事实真相已经是这么接近，使她在一开始很难为自己辩解。那位假克拉梅尔夫人没有忠实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让人猜出了金钱利益在她眼里毫不重要。她看出克拉梅尔夫人的话在阿尔弗雷德心里产生了影响，绝望之中差点儿告诉阿尔弗雷德她是谁。爱阿妮肯爱到发疯地步的这个男人，显然也会爱德·旺盖尔小姐；但是这样一来，

阿尔弗雷德就会确信在巴黎可以再见到她，她就不可能得到对她的爱情说来是必要的牺牲了。

米娜就是在这种极度忧虑之中熬过了整个白天；晚上这一关一定更加难过。跟阿尔弗雷德单独在一起，她有勇气来抵挡她从他眼睛里看到的忧愁吗？眼看着她的爱情让一个很自然的怀疑削弱甚至毁掉，她还有勇气忍受下去吗？晚上来到了，阿尔弗雷德送他的妻子到游乐场去，没有回来。这一天举行化装舞会，人很多，非常热闹。凑热闹的人从尚贝里①，甚至从日内瓦赶来，埃克斯的街上挤满了他们的马车，从公众中间爆发出来的这股欢乐气氛使米娜的忧郁心情更加沉重了。几个小时以来，她一直徒然地等待那个实在太可爱的人。他没有回来。她在客厅里再也待不下去，于是逃到她雇佣的伴妇那儿去，在那儿也遇到了不愉快的事。那个女人板着脸请求同意她离开，她说她虽然很穷，但是她再也不能长久地扮演别人为她安排的这么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米娜远不是那种在困境中能够作出慎重决定的人，只要一句话就足以使她完全改变对她的处境的看法。"事实上，"她对自己说；伴妇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我的乔装改扮已经骗不了任何人。我已经断送了我的名誉。毫无疑问我被当作一个女冒险家。既然我为了阿尔弗雷德已经断送了一切，"她立刻又补充说，"除非是个疯子，我才不会让自己得到看见他的幸福。至少在舞会上，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他，研究他的性格。"

她要来化装舞会用的面具和斗篷，还戴上从巴黎带来的钻石，这或者是为了更好地乔装改扮，使阿尔弗雷德认不出她，或者是为了使自己在戴假面具的人们中间显得与众不同，也许能

---

① 尚贝里，法国萨瓦省的省会。

获得他找她谈话的机会。米娜挽着伴妇的胳膊在游乐场出现，她一声不响，引起了所有人的好奇心。最后她看到了阿尔弗雷德，觉得他好象很忧郁。米娜的眼睛跟着他看，心里感到了幸福，突然间有一个声音悄悄地对她说："爱情认出了化了装的德·旺盖尔小姐。"她不由得打了个哆嗦，转过身去一看，原来是德·吕佩尔伯爵。对她说来再没有比这更不幸的相遇了。"我认出您在柏林镶嵌的钻石，"他对她说。"我从特普利策、斯帕和巴登① 来；为了找您我跑遍了欧洲所有的温泉。""如果您再多说一句话，"米娜对他说，"我这一辈子就不会再见您了。明天晚上七点钟到尚贝里大街十七号那所房子对面来。"

"怎样才能阻止德·吕佩尔先生把我的秘密告诉德·拉尔赛先生呢？他跟德·拉尔赛先生的关系非常亲密。"这个问题使米娜整夜都陷在难以忍受的不安中。有好几次她在绝望中恨不得马上雇辆马车，离开当地。"但是阿尔弗雷德会一辈子相信他那么爱过的阿妮肯只不过是一个干了坏事以后化了装逃出来的、不值得敬重的人。还有，如果我不通知德·吕佩尔先生就逃走，尽管他尊重我的财产，还是可能泄露我的秘密。可是留下来呢，怎么才能消除德·吕佩尔先生的怀疑呢？说个什么谎话呢？"

就在发生了这次极其讨厌的相遇的化装舞会上，所有那些缺乏睿智，甚至到了温泉也摆脱不掉他们的无聊烦闷的上流社会男士，同往常一样围着德·拉尔赛夫人。这天晚上他们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才好，因为那些适于在客厅里讲的陈词滥调在化装舞会上讲就不相宜了。于是他们讲到了她的德国使女的美

---

① 特普利策、斯帕和巴登，三个温泉城市，分别在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和瑞士境内。

貌。在他们中间甚至有那么一个比较放肆的傻瓜，竟敢说了几句不知分寸的话，暗示德·拉尔赛夫人想来一定会产生的嫉妒。还有一个十分粗鲁的戴假面具的男人劝她找个情夫，用这种办法来向她丈夫报复。一个十分贤淑的女人，而且习惯了地位和财产给她带来的阿谀奉承，这句话所起的效果简直就象一颗炸弹在她脑袋里爆炸了。

舞会的第二天是游湖。米娜有空，可以到克拉梅尔夫人家里去，她在那里接待德·吕佩尔先生。德·吕佩尔先生还没有从惊讶中恢复过来。

“发生了巨大的不幸，改变了我的地位，”米娜对他说，“我现在对您的爱情可以作出公正的报答。您同意和一个寡妇结婚吗？”

“您秘密地结过婚？”伯爵说，脸一下子白了。

“您看见我拒绝您，还拒绝法国许多最好的对象时，”米娜回答，“怎么会没有猜到？”

“这真是奇怪而又令人钦佩的性格！”伯爵叫了起来，竭力让她忘掉他的惊讶。

“我曾经同一个配不上我的男人结合，”德·旺盖尔小姐接着说，“但我是个新教徒，我的宗教允许我离婚，要是能看到您信我的宗教，那我就太高兴了。然而您别以为我在这时候能够对谁产生爱情，哪怕对引起我无限敬重和信任的人也是如此。我只能给您友谊。我喜欢住在法国，一个人一旦到过巴黎，怎么能够忘掉它呢？我需要一个保护人，您有高贵的门第，您有聪明的头脑，您有使您在社会上占有优越地位的一切条件。一笔很大的财产能够使您的府邸变成巴黎最豪华的府邸。您愿意象个孩子那样听从我吗？以这个代价，仅仅以这个代价，一年以后您就可

以娶我。"

这段话很长，德·吕佩尔伯爵一边听着，一边盘算着答应这样一桩离奇复杂的爱情关系会有什么结果，对自己说来当然不会是好受的，但是毕竟有一大笔财产，何况对方还是一位确确实实很了不起的女人。他态度十分优雅地发誓服从米娜。他试图用各种方法来更深入地了解她的秘密。

"您的努力不会有结果，"米娜微笑着回答他。"您会有狮子般的勇猛和孩子般的顺从吗？"

"我是您的奴隶，"伯爵回答。

"我隐姓埋名住在埃克斯附近，但是我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八九天以后，当教堂的钟声在午夜十二点敲响时，请注意湖面上，您会看见波浪中飘浮着一只烧着火的瓦罐，第二天晚上九点钟，我会在这儿，我允许您来。您要是说出我的名字，或者对任何人泄露一句，您这一辈子就别想再见到我。"

在湖上，阿妮肯的美丽不止一次被谈到。德·拉尔赛夫人游湖归来，处在一种跟她庄重审慎的性格完全不合的愤怒状态中。她一开始就对米娜说了几句严厉的话，刺痛了米娜的心，因为是当着阿尔弗雷德的面说的，而他并没有为她辩护。米娜开始回敬，这是她第一次话里带刺。德·拉尔赛夫人听到她的这种腔调，认为一个姑娘只有在知道自己被人爱上了，忘掉自己身份的时候，才会这么大胆。因此她的怒火越发控制不住了。她指责米娜在克拉梅尔夫人家里和一些人约会，克拉梅尔夫人尽管看上去好象跟她不和睦，发生过争吵，实际上跟她是同谋。

"难道是德·吕佩尔这个坏家伙把我出卖了？"米娜对自己说。

阿尔弗雷德目不转睛地望着米娜，好象是想发现真情。他

眼光里没有一点体贴的表示，使她在绝望中产生了勇气。她冷静地否认加在她头上的诽谤，别的什么话也不说。德·拉尔赛夫人把她辞退了。当时是清晨两点钟，米娜在忠实的杜布瓦陪伴下来到克拉梅尔夫人家里。关在卧房里，想到由于自己的这种奇怪处境而不能进行报复，愤怒的泪水不由得从她眼里淌了下来。“啊！是不是应该把一切都放弃，回到巴黎去？”米娜对自己说，“我干的是我力不胜任的事。但是阿尔弗雷德将一辈子都瞧不起我了。”她痛哭流涕地补充说。她明白带着这个摆脱不掉的残酷想法，她到了巴黎也许比在埃克斯更加不幸。“德·拉尔赛夫人诽谤我，天知道人们在游乐场里会怎样议论我！大家说的那些话将会在阿尔弗雷德的心里把我完全毁掉。一个法国人怎么可能不跟大家一样想呢？他居然能够当着我的面听这种话，也不对我说一句安慰话！可是怎么，我还爱着他？现在折磨着我的这种可怕的痛苦，不就是这种不幸的爱情的最后挣扎吗？不报复就是懦弱的表现，”这是米娜最后的想法。

天刚亮，她就打发人去请德·吕佩尔先生。她心情激动地在花园里散着步等他。夏天的大太阳渐渐升起，照亮湖周围那些景色秀丽的山峦。大自然的欢乐气氛反而使米娜的怒火更加高涨。德·吕佩尔先生终于来到。“这是个花花公子，”米娜瞧着他走近，对自己说，“应该先让他讲上一个小时的话。”

她在客厅里接待德·吕佩尔先生，她那双忧郁的眼睛一直望着挂钟，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时间。伯爵欣喜若狂，这个外国姑娘还是第一次在他献殷勤时象应该的那样专心听他说话。

“至少您相信我的感情吧！”他对米娜说。这时候一个小时过去了，指针走到她耐心等待的那最后一分钟。

“替我去报仇，我就什么都相信，”她说。

"应该干什么?"

"赢得德·拉尔赛夫人的欢心，并且让她丈夫知道她欺骗他，让他不能有丝毫怀疑。这样他就会使她不幸，跟这个女人的恶意诽谤给我带来不幸一样。她的恶意诽谤害了我的一生。"

"您的这个小计划很残酷，"伯爵说。

"您是想说干起来有困难，"米娜带着讥讽的微笑回答。

"要说困难，并不困难，"伯爵生气地说，"这个女人的名声要让我给毁了，"他态度轻松地补充说，"真遗憾，她一直是个可敬的女人。"

"请注意，先生，我并不要求您真的去取得她的欢心，"米娜说，"我仅仅希望她的丈夫相信您取得了她的欢心。"

伯爵走了，米娜感到自己没有那么不幸了。报仇，这就是采取行动；采取行动，这就是希望。"如果阿尔弗雷德死了，"她对自己说，"我也去死！"她露出了笑容，在这个时刻感到的幸福使她跟道德观念永远分手。前一天夜里的遭遇对她的性格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她没有料到自己会当着阿尔弗雷德的面被人诽谤，更没有料到他居然会相信这些诽谤。从今以后，她还能把道德这两个字挂在嘴上，但是那不过是自欺欺人。复仇的念头和爱情完全控制了她的心。

米娜脑子里形成一个完整的报复计划，它能够实现吗？她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问题。除了一个蠢货的忠诚和许许多多的钱，她采取行动，没有其他的依靠。

德·拉尔赛先生来了。

"您到这儿来干什么?"米娜高傲地问道。

"我非常不幸，我来跟世界上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哭泣。"

"什么？您的第一句话，难道不正是说您不相信我受到的诽

谤吗！出去！”

“象我刚才对您说的话一样，离开您我就得不到幸福，”阿尔弗雷德高傲地说，“这就是对错误的非难的回答。阿妮肯，您不要生气。”阿尔弗雷德热泪盈眶，接着说下去，“请您想一个能使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妥善办法吧；我什么都准备做，我听候您的吩咐。命运使我陷入了深渊，请您把我救出来吧！我啊，我已经一筹莫展了。”

“您在这儿出现，使德·拉尔赛夫人的诽谤完全变成真的了。离开我，别让我再见到您。”

阿尔弗雷德走了，他的愤怒超过了他的痛苦。

“他不知道该对我说什么，”米娜对自己说。

她感到非常痛心，几乎要蔑视这个她曾经热爱过的男人。

怎么！他居然找不到任何接近她的办法！他还算是一个男子汉！一个军人！而她，一个年轻姑娘，当初一爱上他，就立刻找到一个办法，一个可怕的办法，乔装改扮，如果被人识破，会使她名誉扫地，一辈子也别想翻过身来！……但是阿尔弗雷德说过：“我听候您的吩咐，请您想一个妥善的办法吧……”米娜的心里一定还有着一点儿悔恨，因为这两句话给她带来了安慰。因此她有权采取行动。“然而，”为不幸辩护的心声又说，“阿尔弗雷德并没有说‘我不相信这些诽谤’。事实上，”她对自己说，“我发了疯，我过分夸大了德国和法国之间风俗的不同，我看上去一点也不象一个使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象我这样年纪的姑娘，为什么要化了装来到一个温泉城市呢？……象他这样的人……我只有跟他在一起才能幸福。他说：‘请您想一个能使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办法吧；我什么都准备做，’他是软弱的，他把谋求我们的幸福的担子加在我的身上，我要挑起这个担子，”她一边对自己

说，一边立起身来，在客厅里激动地走来走去。“首先让我们看看，他的爱情在分离后是不是能够坚持下去，看看他会不会是个一无可取、应该轻视的人，一个真正值得嘲笑的对象。果真那样，米娜·德·旺盖尔就能够忘记他了。”

一个小时以后，她动身到尚贝里去。尚贝里离埃克斯只有几法里。

阿尔弗雷德信教并不十分虔诚，但是又认为不信教是缺乏教养。克拉梅尔夫人到了尚贝里以后，雇了一个正在求学，准备当新教牧师的年轻日内瓦人，每天晚上来给她和阿妮肯讲解《圣经》。从这时候起，她出于友谊，也出于对过去脾气大表示歉意，把阿妮肯叫做她的侄女儿。克拉梅尔夫人住在最好的旅馆里，再没有比了解她的日常生活更容易的事了。她相信自己有病，花了很多钱请来了尚贝里的第一流医生。米娜趁机会请这些医生诊治一种皮肤病。这种皮肤病有时候会夺走她美丽的肤色，使她的肤色看上去象一个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伴妇对别人要她使用的克拉梅尔这个姓，还有对德·旺盖尔小姐的行为，远不象以前那样感到气愤了。她老实不客气地说米娜是个疯子。米娜租下了一所叫夏尔梅特①的别墅，它坐落在僻静的山谷里。卢梭说他曾经在那儿度过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这位作家的著作成了她唯一的安慰。有一天她得到一个无比幸福的时刻。在朴素的夏尔梅特别墅对面，有一片栗树林，她在树林里的一条小路拐弯处，遇见了阿尔弗雷德。她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了。他用使米娜感到喜出望外的羞怯态度向她提议，别给克拉梅尔夫人当使女了，并且要她接受一笔小小的年金。

---

① 夏尔梅特：一七三六年至一七四〇年卢梭曾在这儿住过。

“您非但用不着自己去当使女，反而可以用一个使女，而且我只在这个使女在场的情况下才和您见面。”出于宗教信仰上的原因，阿妮肯拒绝了。她对他说，克拉梅尔夫人现在待她非常好，而且好象对自己刚到埃克斯时的态度感到很后悔。

“德·拉尔赛夫人怎样对我诽谤，”她最后对他说，“我记得非常清楚。她的诽谤使我有责任坚决地要求您不要再到夏尔梅特来。”

几天以后，她到埃克斯去了。她对德·吕佩尔先生非常满意。德·拉尔赛夫人和她新交的女朋友们趁着天气好，常到附近一带去游玩。这些夫人在奥特孔伯修道院举行了一次野餐。奥特孔伯修道院坐落在布尔歇湖对岸，和埃克斯城隔湖相望。它是历代萨瓦公爵的圣丹尼①。德·吕佩尔先生遵照米娜的吩咐，没有竭力设法参加到德·拉尔赛夫人的那个圈子里去，而是引人注目地在奥特孔伯修道院周围的树林里徘徊。这个素来以大胆出名的男人的举动居然这么羞怯，德·拉尔赛夫人的朋友们都很感兴趣。他们一致认为他对德·拉尔赛夫人怀有极为强烈的爱情。杜布瓦告诉米娜，他的主人终日愁眉不展，十分忧郁。

“他为失去可爱的朋友而感到懊丧，”杜布瓦补充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使他忧愁的原因。谁能料得到象他这样一个聪明人，居然会嫉妒德·吕佩尔伯爵先生！”

他的嫉妒使德·吕佩尔先生感到很有趣。

吕佩尔先生对德·旺讷尔小姐说：“请您允许我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这个可怜的德·拉尔赛的妻子，而且还要让这封信

---

① 圣丹尼：巴黎北面的教堂，法国历代国王的墓地在教堂内。萨瓦旧时是一公国，历代统治者萨瓦公爵的尸体葬在奥特孔伯修道院内。

被他截住。他要是决定跟她谈这封信的话，她的否认一定是非常有趣的。”

“好极了！”米娜说；“不过，要注意，”她又用十分严厉的口气说，“千万别打主意找德·拉尔赛先生决斗；如果他死了，我就决不嫁给您。”

她对自己说这番话的严厉语气很快就感到后悔，于是连忙设法补救，请他原谅。她发现德·吕佩尔并没有感觉到她脱口而出的这些话有什么严厉，因此对他更加感到厌恶了。德·吕佩尔先生告诉她，德·拉尔赛夫人也许对他的殷勤并不是完全无动于衷，但是为了开玩笑，他一方面不断地向她献殷勤，一方面又在他每次碰到单独和她谈话的机会时，只对她说些最无关紧要也最索然无味的话。

米娜对他的这种做法很满意。她的性格表面上看来很理智，而实际上正相反，她蔑视一个人就得蔑视到底。她大胆地就她打算用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购买法国公债的事征求德·吕佩尔先生的意见，并且让他看她在哥尼斯堡的代理人和在巴黎的银行家的来信。她注意到他原来想问的那句她不愿意听的话：为什么对德·拉尔赛先生那么感兴趣——在他看了信以后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多大的区别啊！”她在德·吕佩尔先生就存款这件事向她仔仔细细地谈他的意见时，心里对自己说。“有一些人，”她接着又对自己说，“他们认为伯爵比阿尔弗雷德聪明，可爱！怎样的民族啊！全都是些粗俗的人！全都是些滑稽歌舞剧作者！啊！我还是喜欢生活在我那些呆头呆脑、忠厚老实的正直德国人中间，十分可悲的是我非得在一个宫廷上出现，非得嫁给国王宠爱的一个侍从武官。”

杜布瓦来告诉她，阿尔弗雷德截获了德·吕佩尔伯爵写给德·拉尔赛夫人的一封奇怪的信。阿尔弗雷德把信拿给他妻子看，她一口咬定这封信只不过是一个恶作剧。米娜听到这件事后，再也没法控制住自己的担心了。德·吕佩尔先生什么角色都能扮演，就是不能扮演一个忍气吞声，有过高涵养的角色。她提出要他到尚贝里来过一个星期，但是他对她的提议表现得并不很热心。

"我干了一些相当可笑的事。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可能引起风言风语。至少我不应该让人认为我害怕得躲起来了。"

"您恰恰应该躲起来，"米娜高傲地回答。"您到底愿不愿意替我报仇？我不希望德·拉尔赛夫人多亏了我才有当寡妇的福气。"

"我敢打赌，您更喜欢的是她丈夫当鳏夫！"

"这和您有什么关系？"米娜问道。

她和德·吕佩尔先生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吵，德·吕佩尔先生气冲冲地走了。但是他仔细考虑以后认为，他担心的那种诽谤不可能落到他的身上。他的虚荣心使他想到他的勇敢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只需走一步棋就能够补救他年轻时代的所有荒唐行为，而且转眼之间在巴黎的社交界取得一个显赫的地位。这比决斗更值得。

米娜从埃克斯回到夏尔梅特的第二天，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德·吕佩尔先生，他的来到使米娜感到高兴。但是就在当天晚上，她的心情又不能平静了，因为德·拉尔赛先生看她来了。

"我不想找什么理由，也不想用什么借口，"他直截了当对她说，"我不可能连着两个星期不见您，到昨天我见不到您已经满两个星期了。"

米娜也是一天一天地在计算时间；她还从来不曾感到过阿尔弗雷德身上有那么一股魅力在吸引着她。但是她想到他可能找德·吕佩尔决斗，就不寒而栗，她想尽一切办法，打算让他谈谈那封截获的信。她发现他心事重重，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告诉她；她只能够得到下面的这番话：

“我感到十分苦恼，”他最后对她说，“它跟事业心无关，跟金钱也无关，我的不愉快处境产生的最明显的结果，就是我对您怀有的热烈的友谊成倍地增加了。使我陷在绝望境地的是责任感再也不能左右我的心了。可以肯定，我不能没有您而活着。”

“我，我没有您也不再活下去，”她一边说，一边抓住他的手连连地吻着，同时又阻止他拥抱她。“您要想到保全您的生命，因为我决不会比您多活一个小时。”

“啊！您都知道啦！”阿尔弗雷德说，极力克制住自己，不让自己再说下去。

他回到埃克斯的第二天，又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上告诉他：在他最近一趟骑着马到山里去时（这正是他上尚贝里的那段时间），他的妻子在家里接待了德·吕佩尔先生。匿名信上最后这样说：“今天晚上约定十二点左右接待德·吕佩尔先生……我知道我得不到您的信任，因此，请您不要轻率行事。如果您一定要生气的话，请您在亲眼见到以后再生气吧。如果我弄错了，如果我欺骗您，也不过就是让您浪费一个晚上去藏在德·拉尔赛夫人卧房旁边的角落里罢了。”

阿尔弗雷德被这封信搅得心烦意乱。一会儿以后他又收到了阿妮肯的一封短信：“我们已经来到埃克斯；克拉梅尔夫人刚回到她的卧房里去，我空着；您来吧！”

德·拉尔赛先生心想在他埋伏在花园里以前，还有十分钟

的时间可以和阿妮肯在一起，他心乱如麻地来到她那里。已经来临的这个夜晚，对米娜和阿尔弗雷德来说都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夜晚，但是她心情平静，凡是对她的理智提出的所有反对的理由，她都一概给予这个相同的答复：死。

“您不声不响，”米娜对他说，“可是很明显，您遇到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了，您不应该让我看到您这个样子而感到悲伤。不过既然您已经来了，我想就整个晚上跟您在一起，不再离开您了。”

出于米娜意料之外，阿尔弗雷德立刻就答应了。在决定性的时刻，性格坚强的人在自己周围散布着一种高尚的气氛，换句话说，也就是幸福的气氛。

“我要去干一个愚蠢丈夫干的事，”阿尔弗雷德终于对她说，“我要去藏在我的花园里，我觉着，这是摆脱接到一封匿名信后陷入的不幸处境的最省事的办法。”

他拿出信来给她看。

“您有什么权利破坏德·拉尔赛夫人的名誉呢？”米娜对他说，“难道您不是实际上处在离婚状态吗？您离开她，放弃占有她那颗心的权利；您狠心地让她陷在烦闷无聊之中，而这种烦闷无聊，对一个连一丁点儿小小的不幸都不曾尝过的、富有的三十岁女人说来，是非常自然的。难道她没有权利找一个男人来为她消愁解闷吗？您曾经对我说过您爱我，您比她更有罪，因为您比她先破坏了你们之间的共同关系；您简直是疯子，是您要罚她过永恒的烦闷无聊的生活。”

这种想法对阿尔弗雷德来讲太高超了，但是米娜的声调给他增添了力量。他对她左右他的那股威力感到惊讶，他完全被它陶醉了。

“只要您肯让我留在您的身边，”他最后对她说，“我就不会

感到您刚才讲的那种烦闷无聊。”

午夜时分，湖畔早已万籁俱寂，甚至连猫爪子走动的声音都可以听见。米娜跟着阿尔弗雷德藏在一道用千金榆栽成的绿篱后面。萨瓦的花园里如今还可以见到这种绿篱。突然有一个男人从墙头上跳进花园。阿尔弗雷德想去追他，米娜使劲把他拉住。

“如果您杀了他，您还能知道什么？要是他只是一个小偷，或者是另外一个女人而不是您的妻子的情夫，杀了他您会后悔莫及的！”

阿尔弗雷德认出了伯爵，一股怒火涌上心头，米娜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拦住。伯爵从墙边取出他藏在那里的一把梯子，迅速地竖起来，靠在二层楼的木头前廊上，离地有八九尺高。德·拉尔赛夫人卧房的窗子有一扇正好朝着这条前廊。德·吕佩尔先生从客厅的窗子进入室内。阿尔弗雷德向底层的一扇朝着花园的小门跑去，米娜跟在他后面，略迟一步，他有时间找到一把火镰，点燃一支蜡烛。她最后终于能够把他的手枪夺了下来。

“您是想用一声枪响惊醒住在这所房子另外几层楼上的游客吗？”她对他说，“到了明天早上这就会成为一段有趣的故事了！这次报仇在我看来是可笑的，既然您一定要报仇，让那些心地邪恶、游手好闲的人在知道报仇的同时也知道受到的侮辱，不是更好吗？”

阿尔弗雷德一直走到他妻子的卧房门口，米娜始终跟着他，寸步不离。她对他说：“当着我的面您有勇气粗暴对待您的妻子，那一定很有趣！”

到了门口，阿尔弗雷德猛地把门打开，看见德·吕佩尔先生穿着衬衣从安放在屋子最里边的德·拉尔赛夫人的床背后跑出

来。德·吕佩尔先生抢先走了六步，有时间打开窗子，跳进木头前廊，又从前廊跳进花园。德·拉尔赛先生紧追不放；但是等到他跑到把花园和湖隔开的那道齐肘高的围墙时，德·吕佩尔先生早已跳上一条小船，离岸有五六十托瓦斯① 远了。

“明天见，德·吕佩尔先生！”德·拉尔赛先生喊道。德·吕佩尔先生没有回答。

德·拉尔赛先生立刻又回到楼上去找他的妻子。他发现米娜在卧室前面的那间客厅里焦急地踱来踱去。她在他经过的时候，把他拦住。“您打算怎么办？”她问他，“杀死德·拉尔赛夫人吗？您有什么权利？这我可不答应。您要是不把匕首给我，我就提高嗓门通知她赶快逃。说实在的，我出现在这儿肯定会在您手下人的眼里无可挽回地影响到我的名誉。”

米娜看到这些话产生了效果。“怎么！您爱我，而您竟想败坏我的名誉！”她急忙又补充说。

德·拉尔赛先生把匕首扔给她，气冲冲地走进他妻子的卧房。他们争吵得十分激烈。德·拉尔赛夫人完全无辜，她原来以为是抓小偷，她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德·吕佩尔先生进来。

“您是个疯子，”她最后对她丈夫说，“但愿您只是个疯子！看样子您是要同我分手，我答应您。至少您得谨慎行事，什么也别说出去。明天我就回巴黎，我会说您到意大利旅行去了，我不想跟您一起去。”

“您打算明天早晨几点钟决斗？”德·旺盖尔小姐再见到阿尔弗雷德时问道。

“您说什么？”德·拉尔赛先生回问。

---

① 托瓦斯：法国旧长度单位，合一·九四九米。

“不必跟我装糊涂了！我希望在您去找德·吕佩尔先生之前，把我扶上一条小船，我想在湖上等着，要是您果真愚蠢到让您给杀死的地步，那么湖水就会结束我的不幸。”

“好吧，亲爱的阿妮肯。今天晚上让我得到幸福吧。明天我这颗自从认识您以来只为您而跳动的心，还有您被我按在我心口上的这只可爱的手，也许将属于两具尸体了；这两具尸体将放在教堂的角落里，旁边点着一支蜡烛，由萨瓦的两个教士守着。今天这个美好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至高无上的时刻，让它也成为最幸福的时刻吧！”

米娜好不容易才抵挡住阿尔弗雷德的感情冲动。

“我会属于您的，”她最后对他说，“但是您要活着。现在，牺牲会太大了；我宁可看见您还是象现在这个样子。”

这一天是米娜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也许是死亡的前景和她所作出的伟大牺牲消除了她最后一点良心的责备。

第二天离太阳升起还有很久，阿尔弗雷德来搀着她的胳膊，把她扶上一条漂亮的游艇。

“您能想象还有比我们现在享受的幸福更大的吗？”米娜走下台阶，向湖边走去时，问阿尔弗雷德。

“从此刻起，您属于我，您是我的妻子，”阿尔弗雷德说，“我向您保证我一定活着，一定来到湖边，在那个十字架旁边，招呼小船。”

米娜已经准备把自己是谁告诉他，但是六点钟的钟声响了。她不愿意离开太远。船夫们开始捕鱼，不再注意她，这使她感到高兴。八点钟的钟声敲响时，她看见阿尔弗雷德在湖边奔跑。他的脸色非常苍白，米娜让他把自己扶上岸。

“他受伤了，也许有危险，”阿尔弗雷德对她说。

"您上这条船，我的朋友，"米娜对他说，"这桩事故会使您受到地方当局的追究。您躲两天吧，到里昂①去，我随时把这儿的情况告诉您。"

阿尔弗雷德犹豫不决。

"想一想游客们的闲话吧。"

这句话让德·拉尔赛先生下了决心，他上了船。

第二天德·吕佩尔先生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他可能还得在床上躺上一两个月。米娜夜里来看他，态度十分亲切，十分友好。

"您不是我的未婚夫吗？"米娜用装得十分自然的虚情假意的口气对他说。经她劝说，他同意她把存在法兰克福银行的一笔巨款转到他的名下。"我需要到洛桑②去，"米娜对他说。"您从前干的那些荒唐事害得您卖掉您豪华的府邸；在我们结婚前，我希望看到您把它买回来。为了这件事，必须把我在居斯特兰附近的一大块领地让出去。等您能走路了，您就立刻去卖这块地。我从洛桑把委托书给您送来。如果需要的话，您可以作主降低这块地的售价，或者把您收到的汇票贴现。总而言之，要花一切代价取得现金。如果我同您结婚，在婚约上最好显得您同我一样富有才合适。"

伯爵丝毫没有怀疑到，米娜对待他就象对待一个用钱雇来替她办事的手下人。

在洛桑，每一班邮车来，米娜都接到阿尔弗雷德的信，因此感到非常幸福。德·拉尔赛先生开始明白，他的这次决斗使得

---

① 里昂，法国南部大城市。

② 洛桑，瑞士城市，在日内瓦湖边。

他跟米娜和他的妻子的关系简单化了。“她对于您是无罪的，”米娜对他说，“是您先抛弃她，她在一群可爱的男人中间选中德·吕佩尔先生，可能是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德·拉尔赛夫人在钱财方面的幸福不应该减少。”阿尔弗雷德给她留下一笔五万法郎的年金，这笔钱超过了他收入的半数以上。“我还需要什么呢？”他在信上对米娜说，“我打算过几年，等这件可笑的事被人忘了以后，再到巴黎去。”

“这可不是我所希望的，”米娜回答他，“您回去会引起轰动。在舆论集中到您身上的时候，您露露面试两个星期看看。要想到您的妻子没有任何过错。”

一个月以后，德·拉尔赛先生和米娜在月光迷人的贝尔吉拉特村相会，村子坐落在马乔列湖①上，离博罗梅群岛只有几里路。米娜旅行中一直用假名字，她是那么钟情，以致对阿尔弗雷德说：“如果您愿意，您就对克拉梅尔夫人说您已经跟我订了婚，就象在我们德国说的那样，您是我的未婚夫。我永远怀着幸福的心情接待您，但是一定要有克拉梅尔夫人在场。”

德·拉尔赛先生感到他的幸福中总还缺少点什么；但是在任何一个男人的一生中，都很难找到一段时间，其幸福能跟他和米娜在马乔列湖上度过的这个九月相比。米娜觉得他是那么老实，逐渐地改变了通常出去游玩总是带着克拉梅尔夫人的习惯。

一天，泛舟湖上，阿尔弗雷德笑着对她说：

“您这个女巫，您到底是谁？您没法使我相信您是克拉梅尔夫人的使女，或者别的什么比使女地位高的人。”

“噢！那么，”米娜回答，“您希望我是什么人呢？一个买彩票

---

① 马乔列湖：在意大利北部。

中了头彩，趁年纪还轻，想到一个童话世界里来过几年的女戏子吗？或者是一个在情夫死后，想要改变生活方式、受人供养的姑娘？”

“您即使是这样，即使还要坏，我只要明天知道德·拉尔赛夫人死了，后天我就向您求婚。”

米娜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我就是您曾经在德·塞利夫人家里见过的米娜·德·旺盖尔。您怎么会认不出我呢？啊！这是因为爱情总是盲目的，”米娜笑着说。

能够以敬重的态度对待米娜，阿尔弗雷德感到了幸福，但是不论他感到怎样幸福，都不及米娜的幸福更加深入内心。她在幸福中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不能做到什么也不瞒住她的朋友。两人一旦相爱，谁要是欺骗对方，谁就会感到不幸。

但是德·旺盖尔小姐还是不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阿尔弗雷德好。几个月以后，米娜注意到阿尔弗雷德心情有点儿忧郁。他们已经来到那不勒斯过冬，护照上用的身份是夫妇。米娜对他毫不隐瞒自己的思想；她的才华使他感到害怕。她猜他在怀念巴黎，她跪着恳求他到巴黎去待一个月。他发誓说，他并不想去巴黎。他的心情仍旧那么忧郁。“我把我一生的幸福拿来冒极大的危险，”有一天，米娜对他说，“但是您的忧郁心情比我的决心更强有力。”阿尔弗雷德不太明白她想要说什么；但是，下午米娜对他说：

“带我到托尔·台尔·格罗科① 去吧。”

这时候他的快乐真是没有什么可以相比了。

她完全属于他以后，她相信自己没有猜错他为什么心情那

① 托尔·台尔·格罗科：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湾内的一个小城。

么忧郁，因为他十分幸福。为幸福和爱情发了狂的米娜忘了她原有的一切想法。“为了换取从阿尔弗雷德决斗那一天起我所获得的一切，”她对自己说，“即使明天就死，即使死上一千次，代价也不算太高。”她从对阿尔弗雷德百依百顺中得到了无穷的幸福。她陶醉在这种幸福中，不再十分谨慎地掩盖她那些反映她性格本质的激烈思想。她追求幸福的方式，在一个庸俗的人看来，不仅仅是古怪的，而且还会激起他的反感。直到这时她一直很当心地迁就德·拉尔赛先生那些她所谓的法国人的偏见；从阿尔弗雷德身上她看到的那些她不能赞赏的地方，她竭力用民族性格的不同来解释。在这方面，米娜感到了她父亲给她的那种严肃教育的缺点，这种教育会很容易地使她变得叫人厌恶。

米娜在欣喜若狂中失去了谨慎心，把她心里想的都在阿尔弗雷德面前说了出来。爱情发展到这一阶段，引起心爱者怜悯而不是引起心爱者忌妒的人是幸福的！她是那么疯狂，她的情人在她眼里就是世界上最高贵、最英俊、最可爱、最可敬的完美典型。即使她想对他隐瞒自己的任何思想，她也没有勇气这么做。瞒住他，不让他知道造成那天夜里在埃克斯发生的事件的致命的阴谋，很久以来，这已经是一件超乎她能力范围以外的事。

米娜陶醉在肉体的快乐中，失去了力量，再不能象以前那样以一种不是完全坦率的态度来对待德·拉尔赛先生了。从这时候起她的罕见的品质反而对她自己不利。她拿她观察到的他那种忧郁心情开玩笑。他在她心里激起的爱情很快就发展到了疯狂的顶点。“我真傻，居然还会担心呢！”她最后对自己说，“这是因为我爱得比他厉害。我真傻，居然会为了一件世界上最强烈的幸福中总会遇到的事而苦恼！况且，不幸的是我的性格比他

喜欢担心。最后，天主是公正的，"她叹着气补充说（因为她的幸福发展到顶点以后，懊悔常常来打搅她的幸福），"我犯有一个受到我自己责备的错误：埃克斯的那个夜晚压在我心上。"

米娜习惯了这个想法：阿尔弗雷德天性注定在爱情上没有她那样狂热。"即使他比现在还要不温柔，"她对自己说，"我的命运也是崇拜他，我感到幸福的是，他不是个道德败坏的人！我深深地感到，如果他过去想引诱我犯罪的话，我是完全可能犯罪的。"

不管米娜抱着什么样的幻想，有一天她还是大吃一惊，发现阿尔弗雷德忧心忡忡。很久以前，他就打定主意把他全部财产的每年收入都给德·拉尔赛夫人，自己改信新教，和米娜结婚。这一天，S亲王在那不勒斯举行盛大宴会，轰动了全城，他们当然没有被邀请。米娜猜想她的情夫一定是对巨大家产带来的享乐和荣耀感到留恋。她坚决地催促他当天就动身到哥尼斯堡去。阿尔弗雷德低下头，没有回答。最后他突然抬起眼睛，从他的眼光里流露出来的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怀疑，而不是爱情。米娜大吃一惊。

"告诉我一件事，米娜。那天夜里我到我妻子卧房里去抓德·吕佩尔先生，您是不是事先知道他的计划？总而言之，您是不是跟他串通好的？"

"是的，"米娜明确地回答；"德·拉尔赛夫人脑子里从来就没有他。我认为您是属于我的，因为我爱您。两封匿名信都是我写的。"

"这种行为是卑鄙可耻的，"阿尔弗雷德冷淡地说，"幻想已经结束，我要去找我的妻子，我怜悯您，我不再爱您了。"

在他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走了。

"性格坚强的人面临考验的时刻到了，不过性格坚强的人有办法应付，"米娜立在窗口对自己说。她的目光跟着她的情夫一直到大街的尽头。等到他消失以后，她走进德·拉尔赛先生的卧房，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心口，开了一枪。她的一生是不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估计上？她的幸福维持了八个月。她是个太热情的人，不可能对生活现实感到满足。

郝 珉 译

菲利贝尔·莱斯加尔

——巴黎一个富有的年轻人的生活草图

我和这位身高六尺、体格魁伟的莱斯加尔先生略微有点交情。他是巴黎最富有的几个商人中的一个。他在马赛有一家商号，还拥有好些艘海船。他刚刚去世。这个人决不是个性格忧郁的人，但是一天之内他如果说上十句话，别人就会大喊奇迹。然而他喜欢找乐子，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邀请他参加我们星期六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晚餐。他具有经商的才干；为了一笔没有把握的买卖，我本来还想去请教他呢。

他临终时，使我感到不胜荣幸的是写了一封三行字的信给我。这封信涉及到一个他所关心的，但是没有用他的姓的年轻人。他管这个年轻人叫菲利贝尔。

菲利贝尔的父亲曾经对他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不在乎；等到你干出荒唐事儿的时候，我已不在人世了。你有两个兄弟，我把我的财产留给三个人中间最不愚蠢的一个，留给其余两个一百路易的年金。"菲利贝尔上中学时每学期都得奖；事实上他毕业时一无所知。后来他当了三年轻骑兵，到美洲去旅行了两趟。在第二趟的那个时期他说他爱上了一个二流女歌唱

家，而这个女歌唱家在我看来是一个十足的荡妇，肯定会害得她的情夫借债，伪造文书，到后来甚至犯下什么轻虽轻但是糟糕透顶的罪，被押上刑事法庭。这就是我对他父亲说的。

莱斯加尔先生派人去把菲利贝尔叫来，他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见过菲利贝尔了。

“如果你愿意离开巴黎上新奥尔良①去，”他对菲利贝尔说，“我给你一万五千法郎，不过要到船上付给你，你将是这条船的商务总管。”

年轻人出发了；一切安排得要让他心甘情愿地待在美洲，直到他那颗热恋的心冷下去。

他得到可怜的莱斯加尔去世的消息以后回来了。莱斯加尔说自己六十五岁，其实已经有七十九岁了。莱斯加尔在遗嘱中承认了自己的儿子，给他留下四万法郎的年金。此外，在他卖光所有产业、完全破产的情况下，莱斯加尔的一个朋友将在每个月初付给他两百法郎，如果因为欠债而被关进监狱，就付给他三百法郎。

菲利贝尔来看我，他面带深受感动的神色；因为他郑重其事地向我请教，所以我对他说：

“好吧，就待在巴黎；不过有个先决条件，您必须站到正统主义反对派②方面去，而且永远说政府的坏话，不管它是什么政府。把歌剧院的一位小姐置于您的保护之下，争取让您自己只破产一半。如果您做到这一切，我就会继续和您见面；八年以后，等您到了三十二岁，您会明智起来的。”

---

① 新奥尔良：美国南部滨墨西哥湾的大城市。

② 正统主义反对派：指法国历史上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

"从今天起我就如此,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回答我。"我以人格向您保证,每年的花销决不超过四万法郎。可是为什么要站到正统主义反对派方面去呢?"

"这个角色比较出色,况且对无所求的人特别适合。"

这段故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希望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它完全是真实的。菲利贝尔干了一些荒唐事,但是基本上是遵循我的建议的。只不过头一年他挥霍了六万法郎,但是他感到那么惭愧,我想,他今年每个月只花两千法郎。

他自动地重新学习拉丁文和数学。他打算将来有一天乘上属于他的一条船去航海,重游美洲,看看印度。总而言之,尽管他得了这笔意外的财产,他还是可能变成一个非常杰出的人,将来看到我写的这一段,一定会很满意。

我曾经很仔细地给他出过一些小小的主意,都获得了成功。他住在圣日耳曼区那些最偏僻的街道中,附近一带的看门人都对他非常尊敬。他在施舍上花掉了五十路易。他只有三匹马,不过这三匹马是他亲自到英国去挑选来的。他不订阅任何文学报刊,如果书不是他的,而且不是重新经过精装的,他就从来不读。他只有两个仆人,他从来不跟他们交谈,不过他们的工钱每年增加四分之一。有人已经就婚姻大事试探过他三四次,我明白地告诉他,如果他在三十六岁以前结婚,他就失去了我的保护。我一直希望他干出什么荒唐事儿来,我害怕我会喜欢上他。他非常漂亮,而且沉默寡言。按照我的意见,他总是穿黑衣服,仿佛在服丧似的。我私下对人说,他一直在为了新奥尔良附近巴滕鲁日一位太太的死而感到痛苦。他很想扔掉他那个歌剧院的情妇,但是我害怕热情,我强迫他保留她。

我劝他在离贡比涅四法里远的森林旁边买下一块地,他在

那儿非常讨人喜爱。使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是有教养的社交圈子，也就是说，是附近八九个府邸的主人正直的性格。当地的所有懒汉都歌颂莱斯加尔先生的功德；他给人许多施舍，而且带着到处受骗上当的神气。他在恋爱上得到过一些不可思议的好运气，但是他事实上只能爱一个每星期在舞台上看到两次的女人。他觉得别的女人演的喜剧同时是严肃而又空虚的。

简而言之，菲利贝尔·莱斯卡尔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被人称为和蔼可亲的那种人。

请注意（两年以后）。我不该强迫可怜的菲利贝尔保留他的女歌唱家，他为了她刚跟一个自称是俄罗斯亲王的人决斗，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脑门，他被打死了。

俄罗斯亲王负债累累，而且既不是亲王，也不是俄罗斯人，他急忙抓住这个机会，离开法国和他在歌剧院里的四分之一包厢。

郝　珉　译

梅蒂尔德幽情传奇

第　一　章

城堡的钟楼敲响了半夜钟声；舞会就要结束。唐波利公爵夫人① 神情激动地在这座英国式花园② 的甬道上漫步，意大利夏夜晶莹闪烁的星光，融汇着从客厅的窗棂中透出的辉煌灯光，把花园照得相当明亮。公爵夫人低沉的嗓音断断续续地嗫嚅着："唉，我将失去我所爱的一切了！"她突然止住了脚步，前面是花园的一块空地，她能够通过客厅窗棂上的玻璃，清楚地瞥见里面一组组跳舞的人群。"看看伯爵夫人是否也在跳舞的人堆里！啊，不，她叫那个可恶的波兰人的夸夸其谈给迷住了。波洛斯基，波洛斯基，你给我带来了多大的痛苦！我是多么地恨你！"

然后，唐波利公爵夫人不由自主地靠近了窗棂，一簇＊＊＊树丛挡住了她的身体，客厅里跳舞的人没有发现她；她用由于愤怒的泪水而变得润湿发红的眼睛，从富丽堂皇的客厅内搜寻着仇敌。

然而，此时被如此忌恨的那位仇敌波洛斯基，跟公爵夫人几乎是同样痛苦。他在年轻的布里安卡伯爵夫人身旁只待了一会儿。他在伯爵夫人面前时，内心总是处于一种剧烈搏斗的状态；

要是他缄默不语；他会感到似乎所有的目光都从他的目光里发现了他的爱情；要是他开口说话，舔燎他心灵的爱情之火会流露在谈吐中，这样会被人认为是发狂的性情，伯爵夫人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性情。

尽管布里安卡伯爵夫人刚刚迈入青春年华，可是一连串意外的不幸打击，使这位美丽女子蒙上了极为高雅、深沉，有时是孱弱的忧伤表情。我想在那个时候，她对社会（几乎是对人性）感到失望；她已经不想在人类社会中寻找她心灵所必需的那种东西了。我在此之后很久才认识她的，就是当她后来变得幸福时，我发觉她脸上也常常显出她过去处世态度的痕迹。大家也感到难受，因为人们看到她痛苦，尤其看到她认为自己是注定一辈子不会幸福的，但她脸上天赋的那种优雅、严峻的自然神情是其它神情无法与之媲美的。假如她是爱打扮的话，也许人家也会劝她带上伤感的情绪。这样看上去更妩媚动人。布里安卡伯爵夫人特别具有这种多愁善感的表情，既庄重，又有点我认为几乎是悲剧的色彩，如此的表情在意大利人俊秀的脸庞上常常同鹰嘴鼻的优美曲线结合在一起。她温柔的眼波只要一流动，就会特别地吸引人。我只有从她的身上才发现的那种镇静和幽娴，真不知怎样描绘才好。她的这一特点源自质朴的本性，似乎和容貌举止也有关系。然而，由于一心认定对她来说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幸福了，所以她看任何东西都没有半点活泼的兴致，她

---

① 原注：唐波利公爵夫人就是梅蒂尔德·登博韦斯基的表妹特拉韦尔西夫人，特拉韦尔西夫人在梅蒂尔德·登博韦斯基身旁扮演的角色类似于《红与黑》中在德·瑞那夫人身旁的德尔维尔夫人。布里安卡伯爵夫人就是梅蒂尔德·登博韦斯基。波洛斯基就是司汤达自己。

② 原注：在德西奥的别墅（请看下面一个注释的开头）属于特拉韦尔西夫人所有，事实上这所别墅不是在德西奥，而是在米兰附近。

早就知道，她所能看到的，都不会使她幸福。

人家只要看到过一次她这端庄灵秀的脸孔，就再也不会忘记，但是也应该说所有平庸凡俗的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面孔。从他们的眼睛里看来，它只是奇特而已，不过，由不得他们，也更由不得这张脸，反正这面孔令这些人刮目相看，他们也少不了称它为“奇特的”来聊以自慰。

唐波利公爵夫人让他们随便去说，但是布里安卡伯爵夫人身上的优点，她是看得一清二楚的，还一心想让自己成为她唯一的至交。公爵夫人就有着这样的刚毅思想和强硬感情。

公爵夫人的情感上有两种需要占据着同样重要的位置：一种是爱，另一种是控制。她过去爱过她的表妹，把她象奴隶一样地控制在自己身旁，后来由于她的冒失轻率，她表妹死了。公爵夫人一想到这一损失，便后悔不已，她现在的生活也笼罩上了一层阴影。能够使人忘怀日常悲痛的时光，似乎对这样坚强的感情也失去了作用。波伦亚① 地方上所有的人对这种至死不渝的永恒的忠实都大加赞赏。人们发现公爵夫人比过去更为顺从、认命，但是她心底的创伤还在流血，尤其是她懊悔的心情，似乎不断地在她的脑海里唤起第一个女友的形象，这表明她的情感是崇高的。她要不是在想自己对女友的死负有责任，便一定是在怨自己是杀死女友的罪人；而实际上，公爵夫人为之恸哭的这一死亡，是人世间常有的那种不幸的偶然情况所造成的，在过了几个月之后，除了公爵夫人以外，所有其他的人也许都把这件事给忘了。公爵夫人对人生抱有显著的偏激想法，从而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而好象只有在伯爵夫人身旁，她的痛苦才会缓解一些。

---

① 波伦亚是意大利一城市名。

她俩开始时都感到自己非常不幸，唐波利公爵夫人爱布里安卡，因为能对她毫无拘束地谈论自己的第一个女友。现在，有伯爵夫人陪伴在身旁，随时都能和她去花园散散步，这对公爵夫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幸福。

唐波利公爵夫人是个绝顶聪明的妇女，年轻时娉娉婷婷，就是现在还风韵犹存，然而她从来也没有遇到过什么爱情。她的生活情况就和简莉丝夫人在她的作品中所描绘的"爱情之敌"一样，大概也是由同样原因造成的。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情过于高傲，所以缺乏点柔情。在她身上，喜欢控制人的脾性胜过那种向自己所爱的让步，和朋友合二为一的善良脾性。也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情过于刚毅，所以没有那种体贴入微的温情，那种略微有点浪漫的色彩，而带着柔和缠绵情感的梦幻都同这一色彩融汇成一体。

人们过去总认为她有一个情人，因为这是很自然的，然而她对第一个女友和现在的伯爵夫人显示的特殊友情可能妨碍她去领略爱情。她只有对爱情的妒忌，她想要完全地、独自地占据她所爱的女友的心。

在唐波利公爵夫人的城堡里，她有一位和蔼可亲的丈夫、一些骏马和车辆、极为讲究的排场，还有三十多位每星期都有变动的朋友。

她的家族有个惯例，每年都要到这个城堡来过两个月。公爵夫人到这里已经有六个星期了，在一八一八年七月的下旬，一位朋友给她带来了一位波兰人，名叫波洛斯基。这位波洛斯基先生曾经在拿破仑麾下服过役，好象是个荣誉军团的军官，另外他身上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所以公爵夫人当时一点儿也没对他注意。只是有一天晚上，她突然清清楚楚地看见波洛斯基

眼眶里含着泪水；她先只不过是感到这挺滑稽；她无意之中把头掉转回来，猛然瞧见布里安卡伯爵夫人亲昵地靠在赞博尼先生的手臂上。公爵夫人出于好奇，跟波洛斯基搭话；他的嗓音变了，勉强能够不失体面地回答她客气的问话。公爵夫人烁烁生辉的狡黠目光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波洛斯基觉察到这一点，但是没有去想会有什么后果，还是听凭自己愣愣地看着布里安卡的一举一动，而布里安卡却在跟赞博尼讲个不停。当波洛斯基把眼光收回到公爵夫人身上时，他发现在她的眼神中有着一道最严厉的目光。她仿佛在斥责他过于放肆，居然胆敢这样看布里安卡，简直忘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

从这天起，波洛斯基感到自己忽忽若失。

他有一个可披心腹的朋友，因为那些恋人总是不审慎地要对他人倾诉衷肠，所以他也去找了这个朋友，他就是藏卡男爵，当初是他把波洛斯基介绍给公爵夫人的。

“我想我还是离开这里的好！”波洛斯基说道。

“说真的，您想要走的话，那就走吧，”藏卡男爵接口说道，“公爵夫人那里我会安排的；但是，老实讲，乡村的确迷人，那里的天气也没有波伦亚热，可是场面比起城市来要冷清得多，见鬼，您去那里做什么？”

“我就是怕让人瞧热闹，叫我在场面上过不去！您想，我爱上唐波利夫人的朋友，她能饶过我吗？”

“啊！我亲爱的中尉，瞧您的傻劲又来了！我再一次劝您，丢开这一切念头吧！别再去爱这个女人了，她不能爱别人，她只能爱自己而已。另外，她抱有忠贞的思想，绝对不会去爱一个萍踪浪迹的外国人，象您今天在波伦亚，明天去那不勒斯，后天去华沙，一星期后，上帝才知道您去哪儿。再说，假如您想要我告

诉您，我就让您彻底地打破幻想，几天以来，当布里安卡伯爵夫人看着赞博尼时，她就显出异样的神态。那一天，我伴着钢琴在唱歌，我瞥见他俩在互递奇怪的眼色，这种挤眉弄眼要是发生在另一个略欠质朴的女人身上，那可能就是典型的卖弄风骚了。”

一听到这话，波洛斯基蓦地把藏卡手臂一挽，拉他到花园，并激奋地对藏卡讲了半小时他对布里安卡的爱慕。藏卡对这个外国人的傻样子感到好笑。“这个外国人真是个大疯子！”他不时地喊道，而且嗓门很大。波洛斯基被情感冲昏了头脑，他不厌其烦地向藏卡讲述当布里安卡在波伦亚时，他十七、八次地去拜访她时的各种细节。

“可是，我亲爱的疯子，”藏卡问道，“您为什么不另找个女人？您可以找劳丽娜伯爵夫人，她无论是对您还是对任何人都张开双臂欢迎。您还可以找拉·尼内塔，她总以特殊礼遇接待您。您认为现在要打交道的这个女人，和其他平常的、风流的女人是一样的吗？我曾告诉过您，现在我再重复一遍：您要是无法在她身上激起情欲的话，那么您和她的关系就一点也无法深化。简单的献殷勤对这位女子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她小脑瓜里的傲慢思想在波伦亚数得上是头挑的。再说，就算她想要恋爱，您试着想想自己是否比赞博尼更漂亮、更出色、更富有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亲爱的，您该清醒一下了。我喜欢您百倍地胜过喜欢赞博尼，我俩具有同样的政治思想，而他只不过爱他的那些马匹罢了。但是，您千万要记住：在女人的眼光里，您是无法和赞博尼相比的。”

这下子波洛斯基可受不了了：他本来对赞博尼就嫉妒得快要发疯，而现在又听到藏卡男爵对赞博尼这番如此热烈而又实在的称赞，真使波洛斯基怒不可遏。

他冷冰冰地对藏卡说："您说得有道理，现在我丢开这一切念头了。让我陪您一直回到客厅的落地窗那里，而我还想在花园散散步，因为客厅里的蜡烛把里面烤得象个火炉。"

两位朋友开始默默无语，身体之间挪开了距离。在离开客厅落地窗三四步开外时，藏卡返转身来，抓住波洛斯基的胳膊，有力地抱紧他，一本正经地用一副十足的意大利人表情说道：

"在她的头脑里，她只知道自我欣赏和如何把自己打扮得更风流。而赞博尼呢，他是波伦亚最漂亮、最富有的男子汉，他还具有那种动人的冷漠表情，只有这样的表情才能征服这个女人冷酷的心。可是您呢，一个默默无闻的外国人，还有点傻劲，一个无足轻重的卑微小人物！"

波洛斯基向远处走去，一到灯光照不见的地方，他便身子一栽，扑倒在一棵树身上。他失魂落魄，怒火中烧，更使他气得快要发疯的是：每个人的举止言谈都很得体，公爵夫人是个热情的朋友；布里安卡是个漂亮温柔而对爱情冷漠的女子；赞博尼家境优裕而又相貌堂堂；藏卡头脑聪明，擅长交际，尤其是看问题正确，还能给人提出好的主意。所以，波洛斯基只能跟自己发火。在同藏卡交谈当中，他忘却了当初的打算，其实离开这里是当时情况下最妥当的办法。假如藏卡更讲友情而少讲究些交际礼仪的话，他本来会足以明智地感觉到：波洛斯基想离开这里的打算是相当正确的，而且还会鼓励这位好友这么去做。刚才在交谈中，他曾有一会儿想让波洛斯基离开这里，以便忘记布里安卡，而这点对一个痴情人来说，是办不到的。其实应该让波洛斯基离开这地方，使他忘掉布里安卡，如果这还是有可能的话，或者使他从公爵夫人的憎恨中解脱出来。

当然，藏卡没有这么做，而正是从这次谈话后开始，波洛斯

基就注定要不幸了，我们接下去会看到痛苦一直纠缠着他。尽管波洛斯基很早就踏入了社会，但是他的性格还是爱幻想，懵懵懂懂地象诗人一般喜欢憧憬，这种性格的人，一遇上不幸的爱情，他所感受到的痛苦便是深沉的。他过去崇拜过拿破仑，也正象拿破仑只爱自己雄心勃勃的成就一样，波洛斯基一直认为自己是诚心诚意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也奢望……

小 说 提 纲

梅蒂尔德幽情传奇

故事发生在波伦亚一幢优美的乡村别墅里（波伦亚附近的德西奥）。在一次盛大的晚会上，唐波利公爵夫人因唯恐失去友爱而狂躁得不能自制。一位波兰人，是个中尉，……想从她的身边夺去梅蒂尔德的心。梅蒂尔德由于沉浸在悲伤和忧郁的心绪之中，至多只能给予这个波兰人以友谊，而不是爱情，正当梅蒂尔德准备向他表示友情的时候，他却感情冲动，做出了疯狂的冒失举动。后来，公爵夫人冷静下来，动足了脑筋，并在那位波兰人的情敌塔莱伊的建议下，唆使＊＊＊夫人让那个波兰人彻底失望。他不再想激起折磨他心灵的爱情之火，而只满足于＊＊＊夫人最后给予他的友谊，同时这位夫人谅他一念之差，宽恕了他以前的非礼举动。后来他俩共同度着幸福的晚年，享受着凡夫俗子所不知道的快乐。以后这位波兰人＊＊＊先生甚至于同唐波利公爵夫人也言归于好了（那时塔莱伊已经死了）。一天，＊＊＊先生对公爵夫人说：

“您曾想尽办法使我蒙受痛苦，但是我现在对于同＊＊＊夫

人之间保持的那种纯洁的友谊感到非常幸福，所以，我的心里已经再也没有仇恨的位置了，我深切地爱您，因为您是她的朋友。”

金建国 译

犹 太 人

(FILIPPO EBREO)[1]

“我当时是个美男子……”

“不过，您现在也还是很漂亮。”

“今非昔比！我现在四十五岁。当时我才三十岁。那是在一八一四年，除了修长的身材和出众的相貌以外，我可以说一无所有。况且，我是个犹太人，受到你们基督徒的轻视，甚至还受到犹太人的轻视，因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穷途潦倒。”

“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轻视……”

“您就别浪费您那些客气话了。今天晚上我感到自己兴致好，乐意谈谈；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要么一声不响，要么嘴没遮拦。我们的船走得很稳，又是顺风。明天早晨我们就可以到威尼斯了……但是，我们还是回过头去讲刚才讲的那段诅咒的故事和我在法国的旅行吧。在一八一四年我很爱钱，这是我仅有过的一种强烈爱好。

“我带着一只小匣子整天在威尼斯街头转来转去，一些金首饰陈列在小匣子上，但是在一只暗屉里，我有一些绒袜、手帕和其他走私来的英国货。在我父亲去世安葬以后，我的一个舅

舅说，我们(一共三个人）每个人只剩下五法郎的本钱；这位好心的舅舅给了我一个金拿破仑（二十法郎）。夜里，我妈妈带着二十一个法郎逃走了，我只剩下四法郎。我从一个女邻居那里偷了一只小提琴匣子，我知道她把这个匣子放在顶楼上。我去买了八条红麻布手帕。它们花掉了我十个苏②，我十一个苏卖出去。第一天，我把我的商品卖光了四次。我在海军兵工厂旁边把手帕零卖给水手。那个商人对我的来回奔波感到惊奇，问我为什么不一下子买一打手帕；从他的铺子到海军兵工厂足足有半法里路。我向他承认我只有四个法郎，我的母亲偷走了我的二十一个法郎……他狠狠踢了我一脚，把我踢出他的铺子。

“第二天，八点钟，我又来到他的铺子里；头一天晚上的八条手帕我已经卖掉。天气很热，我就睡在行政长官官邸屋檐下。我活下来了，我喝开俄斯酒③，我有头一天做买卖存下的五个苏……从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一四年我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我好象得到了天主的恩宠。”

犹太人恭恭敬敬地脱下帽子。

“买卖做得很顺利，有好几次一天内本钱就翻了一番。我常常乘着小船去把袜子卖给船上的水手。可是，只要我攒下一小笔钱，我的母亲或者姐姐就会找个借口同我和好，把我的钱偷走。有一次，她们把我领到一家金银首饰铺子，挑了几副耳环和一条项链，好象暂时出去一会儿，可再也不回来了，把我留下作抵押。老板问我要五十法郎；我哭起来了，我身上仅有十四法郎。我告诉他我放小匣子的地方；他派人去取，但是在我待在金

① 意大利文，意思是“犹太人菲利波”。

② 苏，法国辅币。五个苏合一个法郎。

③ 开俄斯酒，希腊开俄斯岛产的葡萄酒。

银首饰铺子这段时间里，我的母亲把我的小匣子也偷走了……老板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

“等他打我打累了，我向他解释，如果他让我留着十四个法郎，并且借给我一个小抽斗，我在里面装上双层底，保证每天付给他十个苏。这一点我严格做到。老板最后交给我几副甚至值到二十法郎的耳坠，但是每一副他只许我赚五个苏。

“到了一八〇五年，我有了一千法郎的本钱。当时我考虑我们的法律规定我们结婚，我想到要尽这个责任。不幸的是我爱上了一个和我同民族叫斯特拉的姑娘。她有两个兄弟，一个在法国军队里当司务长，另一个给出纳当伙计。他们经常在夜里把她从他们同住的、在圣保罗教堂旁边的那间楼下房间里赶出去。一天晚上，我发现她在哭。我把她当成妓女，我觉得她很漂亮。我提出请她喝一个苏的开俄斯酒。她哭得更厉害了；我骂了她一声傻瓜就走了。

“可是，我觉得她长得非常漂亮！第二天在同一个时辰，晚上十点钟，我在圣马可广场上卖完货，又经过头天晚上遇到她的地方，她不在那儿。三天以后，我比较幸运；我跟她谈了很久，她厌恶地把我推开。

“我想，她可能看见过我拿着装满金首饰的匣子经过；她想要我送一条项链给她做礼物。见鬼！这件事我决不做。我打定主意，不再走这条街。但是我不知不觉再也不喝酒了，每天我把这笔节省下来的钱单独放开。我甚至还要傻，没有把这笔钱用来做买卖。在当时，先生，我的本钱每个星期可以增加三倍。

“我省下十二法郎，这正好是我那最普通的项链的价格，于是又在斯特拉住的那条街上走了好几次。最后我终于遇上了她。她厌恶地拒绝听我对她讲的那些殷勤话。但是，我是威尼

斯最漂亮的小伙子。在谈话中，我告诉她，三个月来我一口酒也不喝，攒下一条项链的钱，可以送一条项链给她。她没有回答，但是她谈起她见到我以后突然遇到了一件不幸的事，要我出出主意。

"她的两个哥哥合伙把他们能够搞到手的金币都刮去一层(他们把西昆①和拿破仑②浸在硝镪水里)。司务长被抓进了监狱，那个给 Pagatore③ 当伙计的哥哥，怕引起怀疑，不愿意出来为他活动。斯特拉没有求我去城堡，我呢也没有主动表示要去，但是我要她第二天晚上等着我……"

"可是，"我说，"听起来这与你在法国遭到的诅咒不太相干。"

"您说得不错，"犹太人说，"但是，我向您保证，三言两语就可以把我结婚的经过讲完，如果您不希望我讲，那我就闭上嘴不讲了。不知为什么我今天喜欢谈谈斯特拉。

"花费了很大力气，我使她那个当司务长的哥哥从监狱逃跑了。他们答应把妹妹嫁给我，并且把他们的父亲也叫来了，一个因斯布鲁克的穷犹太人。我租了一套公寓，幸好先付了钱。我在房间里放了几件家具。我的岳父到他在威尼斯的所有那些亲戚家里去，宣布他要给女儿办婚事……可是经过一年的准备，就在我们结婚的前夕，他带着从亲戚家收集到的六百多法郎溜了。他的女儿、他和我，我们到牟拉诺去吃凉拌生菜，他就是在那儿失踪的。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两个内兄把放在我的屋子里的那些家具全偷走了。不幸的是这些家具的钱还没有完全付清。

---

① 西昆：古代威尼斯金币。

② 拿破仑：有拿破仑头像的旧法国金币。

③ 意大利文：出纳。

“我的信誉给他们毁了。一年来，人们一直看见我的两个内兄跟我在一起，他们去对我的批发商讲，我在基阿察，买卖做得很顺利，打发来提货……总之一句话，他们使尽各种欺骗手段，到手两百多法郎。我看出我必须逃离威尼斯。我把斯特拉安排在把金项链交给他卖的那个金银首饰商家里给他的小孩当保姆。

“第二天一清早，我把自己的事办完，给了斯特拉二十法郎，自己只留下六法郎，然后就逃走了。我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的破产，况且还被人当成了小偷。到了帕多瓦① 以后，在绝望中，我幸好想到写信把事情真相告诉我的内兄他们在那儿提过货的那些威尼斯商人。第二天我知道有逮捕我的命令，意大利王国的宪兵可不喜欢开玩笑。

“帕多瓦的一位著名律师眼睛瞎了，需要一个给他引路的仆人。但是他的不幸使他的脾气变得非常坏，几乎每个月都要换一个仆人。

“我心里对自己说，我担保他不会把我赶走。

“我开始服侍他。第二天，因为没有人来看他，他感到无聊，我就把我的全部经历讲给他听。

“‘您要是不救我，’我对他说，‘我在这几天里就会被抓走。’

“‘抓我的仆人！’他说，‘我有办法阻止。’

“先生，我终于获得了他的宠信。他睡得很早，很快地我就得到他的允许，从八点钟他上床睡觉起到半夜两点钟富人们离开咖啡馆的这段时间里，到帕多瓦的咖啡馆里去做点小买卖。

“在一年半里，我攒下了两百法郎。我提出辞职。他回答我

① 帕多瓦：意大利北部城市，在威尼斯西边不远。

说，在他的遗嘱里会给我留下一笔可观的资金，但是我不可以离开他的家。

"既然这样，我想他为什么还让我去做买卖呢。

"我偷偷溜走了，我到威尼斯清偿了债务，这使我的名声大振。我和斯特拉结婚，教她怎样做买卖。现在，她比我还会做买卖呢。"

"因为她是您的妻子，是菲利波太太嘛，"听他说的人都说。

"是的，先生们，现在我旅行的经历，还有诅咒终于要讲到啦。

"我有了一百多路易的本钱。我要提一提的是我和我的母亲已经重新和好，她仍旧偷我的钱，还让我的姐姐偷我的钱。我离开了威尼斯，因为我看得很清楚，只要我在威尼斯，我就只能受我家里人的哄骗。我在萨拉①定居下来，在那里，干得挺不错。

"有一个克罗地亚②上尉，他连里的一部分服装由我供应。一天他对我说：

"'菲利波，您想发财吗？我们要出发到法国去。告诉您一件事：我是上校团长布拉达尔男爵的朋友，不过别人看不出来罢了。您来给我们当随军商贩。您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这个职业只是一个幌子；表面上我和上校不和，他让我负责团里的所有给养。我需要一个聪明能干的人，您正合我的需要。'

"有什么办法呢，先生们，我不再爱我的妻子了。"

"什么，"我说，"不爱这个可怜的斯特拉？她对您是那么忠实。"

---

① 萨拉：南斯拉夫的一个滨亚得里亚海城市，现名扎达尔。

② 克罗地亚：南斯拉夫地区名，现为南斯拉夫成员共和国。

“事实是，先生们，我只爱钱啊！我非常爱钱！”

所有的人都笑起来了，因为犹太人的这句叫喊里有真实的热情。

“我被派做随军商贩。我离开了萨拉。

“经过四十八天的行军，我们到达辛普朗①。从萨拉带来的五百法郎变成了一千五百法郎，另外我还有一辆漂亮的车和两匹马。在辛普朗，苦难开始了，我差点儿把命丢了。有二十二个夜晚我冒着寒冷睡在露天里。”

“噢，”我说，“您不得不露宿。”

“我每天赚五六十个法郎。可是，每天夜里，我在严寒下冒冻死的危险。最后部队终于翻过这座可怕的大山，我们到达了洛桑。我在那里同佩兰先生合伙。啊！这个正直的人！他是卖烧酒的商贩。我呢，我能用六种不同的语言卖东西；他呢，他很会采购，啊！这个善良的人！只是性子太暴躁了。一个哥萨克人喝了酒不想付帐，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在店里的话，佩兰先生就会狠狠地揍他，揍得他浑身是血。

“‘但是，佩兰先生，我的朋友，’我对他说，‘我们每天赚一百法郎，一个酒鬼让我们损失两三个法郎算得了什么呢？’

“‘有什么办法，我控制不住自己！’他回答，‘我不喜欢哥萨克人。’

“‘您会让我们遭到杀害。奇怪，佩兰先生，我们的合作怎么不会结束呢？’

“法国的随军商贩不敢回到营地来。因为从来没有人付钱

① 辛普朗：意大利和瑞士交界处的一处高山通道，海拔二〇〇九米。一八〇七年拿破仑曾修建一条六十九公里的大路。

给他们。我们的买卖好极了。我们到里昂时，钱箱里有一万四千法郎。在那儿，出于对可怜的法国商人的同情，我们做起了走私买卖。他们在圣克莱尔门外面有许多烟草。他们来求我们把烟草带进城。我要他们耐心地等待四十八小时，四十八小时以后指挥权转到我的朋友上校手里，一连五天，我往我的篷车里装满了烟叶。在城门口，法国的职员们嘴里抱怨，却不敢拦住我。第五天，他们中间的一个喝醉了，动手打我。我挥动鞭子赶马，想继续赶路。可是，其余的职员看到我挨打，拦住我。我浑身是血，要求他们把我带去见附近哨所的指挥官。他当然属于团里的，但是他不愿意认我，却把我送进监狱。

"我立即想到我的车子要遭到抢劫，那些可怜的商人要亏本了。在到监狱去的途中，我给了押送我的那些人两个埃居①，让他们把我带到我的上校面前去。当着士兵的面，他对我非常严厉，还威胁说要把我送上绞架。

"等到剩下我们俩，他对我说：

"'别怕，明天，我另外派一个上尉到圣克莱尔门附近的哨所去；你赶两辆马车，而不是一辆。'但是我不愿意。我分给他两百个西昆。

"'什么，'他对我说，'你花这么大的劲，只得这么一点！'

"'应该可怜那些苦命的小商人，'我对他说。

"一直到第戎②，我和佩兰先生的买卖做得很兴隆。在那儿，先生，我们一天夜里一下子损失了一万二千多法郎。白天的买卖好极了。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式，而随军商贩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净赚了一千多法郎。就在那一天半夜里，大家都睡了，一个

① 埃居，法国古币。

② 第戎，法国大城市，在里昂的北面，巴黎的南面。

该死的克罗地亚人想不付钱溜走。佩兰先生看到只有他一个人，于是朝他扑过去，揍得他浑身是血。

"'你疯了，佩兰先生，'我对他说，'不错，这个人是喝了六法郎的酒。但是，他如果还有力气喊叫，那我们可有麻烦了。'

"佩兰先生像扔死尸似的把克罗地亚人扔到我们铺子外，但是他仅仅是昏了过去。他开始叫喊，附近宿营的士兵听见后，朝他跑过来，发现他浑身是血，就把我们的门打破了。佩兰先生想自卫，被砍了八刀。

"我对那些当兵的说：'有罪的不是我，是他，请你们把我带去见克罗地亚团的上校。'

"'我们不会为了你去叫醒上校，'一个士兵说。

"我向他们求情，但是不起作用。我们那个不幸的酒店很快地就遭到三四千士兵的围攻。军官们在这一群人外边，没法挤进去行使他们的权力。我以为佩兰先生被打死了，我自己也狼狈不堪。最后，先生，他们把我们一万二千多法郎的葡萄酒和烧酒都抢光了。

"天亮后，我终于能够逃走，我的上校给了我四个人去救佩兰先生，要是他还活着的话。我发现他在一个哨所里，就把他送到一个外科医生家里。

"'我们必须分手了，佩兰先生，我的朋友，'我对他说，'你总有一天会害得我给人杀死的。'

"他狠狠地指责我抛弃他，还对抢酒店的士兵说只有他一个人有罪。可是照我的看法，这是阻止抢劫的唯一办法。

"最后，在佩兰先生的坚持下，我和他再次合伙。我们花钱请几个士兵来保护酒店。两个月里，我们每人赚了一万二千法郎。佩兰先生在一场决斗中，把我们重新合作以来保护我们的

士兵中的一个杀了。

"'你会害得我被人杀死的，'我又一次对他说，然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可怜的佩兰先生。他是怎么死的，我以后再讲给您听。

"我来到里昂，在那里买了一些表和钻石。当时价钱非常便宜；因为我对各种商品都很内行，您不管把我放在什么国家，口袋里只要有五十法郎，半年以后我不仅能活下来，而且本钱可以增加三倍。

"我把钻石藏在我让人在我的马车上做的一个秘密装置里。团队出发到瓦朗斯和阿维尼翁① 去，我留在里昂。

"但是，先生，一天晚上八点钟，我到了瓦朗斯，天很黑，又下着雨。我敲一家旅店的门，没有人答理。我敲得更响了，有人对我说没有为一个哥萨克准备的房间。我还是敲门，有人从三层楼上朝我扔石头。显然，我对自己说，'我晚上要死在这个该死的城市里了。'我不知道要塞司令在哪里，没有人愿意答理我，也没有人愿意给我带路。'司令已经睡了，'我对自己说，'他不会接见我的！'

"与其死，我看还不如牺牲一些货物。我请哨兵喝了一杯烧酒。他是匈牙利人。他听见我说匈牙利语，对我起了同情心，要我等到有人来换他的班。我冻得快死了。终于有人来换岗了。我请下士喝酒，请全哨所的人喝酒。中士带我去见司令官。啊！多么好的一个人，先生！我并不认识他，他立刻就让我进去了。我向他解释说，出于对国王的仇恨，没有一个旅店老板愿意让我出钱睡觉。

"'好吧，他们会免费让你住的！'他大声说。

---

① 瓦朗斯和阿维尼翁：法国的两个城市，在里昂的南边。

“他让人开给我一张两夜的借宿证，还派了四个人陪我。

“我又回到大广场上那家向我扔石头的旅店。我敲了两次门。我法语说得很好，我用法语说，我带着四个人，如果再不开门，我就要砸门了。还是没有人回答。于是我们去找来一大段粗木头，开始撞门。当有人急急忙忙来开门时，那扇门都快撞破了。这是个身高六尺的大汉子，他一只手握着一把刀，另一只手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这下子可有热闹看了，我的马车也要遭到抢劫，’我这么想。尽管我有一张免费的借宿证，我还是喊道：

“‘先生，只要您愿意，我可以先给您钱。’

“‘啊，是你，菲利普！’那个人一边喊，一边放下刀，跳过来搂住我的脖子。‘怎么，亲爱的菲利普，是你，你不认识第二十团的下士波纳尔了吗？’

“听到这个名字，我拥抱他，并且把那几个兵打发回去。波纳尔曾经在维琴察①我的父亲家里住过半年。

“‘您就睡在我的床上，’他对我说。

“‘我饿坏了，’我回答他，‘我在瓦朗斯的街上来回奔波了三个小时。’

“‘我去把我的女用人叫起来，您很快就可以吃上一顿夜宵啦。’

“他拥抱我，不厌其烦地看我，问我。我跟他一起到酒窖去，他从一层沙底下取出好酒带上来。正当我们喝着酒，等夜宵的时候，来了个个子高高、相貌美丽的十八岁姑娘。

“‘啊！你起来啦！’波纳尔说，‘太好了。我的朋友，这是我妹妹。听好，你应该娶她，你是个可爱的小伙子。我陪嫁六百法

---

① 维琴察：意大利城市，在威尼斯和帕多瓦的西边。

郎。’

“‘可是我已经结婚了，’我对他说。

“‘结婚了！我决不相信，’他回答，‘首先，你的妻子在哪儿？’

“‘她在萨拉，她在那里做买卖。’

“‘让她和她的那些货物见鬼吧，你定居在法国。你和我妹妹结婚，她可是本地最漂亮的姑娘。’

“卡特琳确实非常漂亮。她用一双大眼睛望着我。

“‘先生是军官吗？’她最后对我说，我在第戎大阅兵时买的一件漂亮的毛皮大衣使她猜错了。

“‘不是，小姐，我是司令部的随军商贩。我有两百路易。我可以向您保证，在我们的军官中间没有几个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有六百多路易，但是必须小心谨慎。

“总之，我怎么对您讲呢，先生？波纳尔不让我再走了。他替我在城门附近，哨所旁边，租了一家小铺子，让我卖酒给士兵喝。虽然不再随着军队走了，但有好些日子，每天还是可以赚八到十个法郎。波纳尔总是对我说：‘你和我妹妹结婚吧。’卡特琳渐渐地养成了到我的小铺子里来的习惯。她在铺子里待上三四个小时。先生，我终于发疯般地爱上了她。她更加爱我。但是，天主赐给我们恩德，使我们没有失去理智。

“‘你要我怎么娶你呢？’我对她说，‘我已经结婚了。’

“‘你不是把你的全部货物都留给你在萨拉的妻子吗？让她在萨拉过日子好了，你呢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你和我哥哥合伙吧，或者分开来自己做买卖。你现在买卖不错，将来还会更好。’

“应该告诉您，先生，我在瓦朗斯做钱庄买卖，我买进有波纳

尔认识的一些产业主签字的、在里昂取款的汇票；单靠这些钱庄业务，我常常一个星期可以赚到一百到一百二十法郎。

“我就这样在瓦朗斯待到秋天。我不知怎么办好。我想娶卡特琳想得要命。我从里昂订购了连衣裙和帽子送给她。我们，她的哥哥、她和我，一起去散步，所有的人眼睛都看着卡特琳。她的确是我这一生中看到过的最美丽的姑娘。

“‘你要是不愿意让我做你的妻子，’她对我说，‘我可以作为女用人和你待在一起，只不过你永远不要离开我。’

“她比我先上我的铺子去，为的是减轻我开门的劳累。最后，先生，我真的爱得发疯了，她也和我完全一样，但是，我们一直是理智的。

“到了秋末（一八一四年），盟国军队离开了瓦朗斯。

“‘这个城市里的酒店老板很可能把我杀死，’我对波纳尔说，‘他们知道我在这儿发了财。’

“‘你要走就走吧，’波纳尔叹着气回答，‘我们不愿意勉强人。但是，如果你愿意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跟我的妹妹结婚，我就把我财产的一半给她。如果有谁对你不客气，让我去对付好了。’

“我把出发的日子推迟了三次。当我下定决心走的时候，后卫部队的最后一批队伍已经到了里昂。卡特琳，她的哥哥和我，我们流着眼泪，度过那一夜。有什么办法，先生？我放弃了自己的幸福，没有留下来和这一家人在一起。天主不希望我幸福。

“我终于在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七日动身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我没法赶我的马车，不得不在从瓦朗斯到维恩①的半

① 维恩：法国小城市，在瓦朗斯北面；离里昂不远。

路上雇了一个人。

“动身后的第三天，正当我在维恩套牲口的时候，我看到了谁来到旅店里？是卡特琳。她立即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她在旅店里有熟人。据她自己说，她是到维恩来看她的一个姑妈的。

“‘我愿意做你的用人。’她痛哭流涕地重复对我说，‘你要是不愿意要我，我就跳进罗讷河，不去我姑妈家了。’

“整个旅店里的人都围在我们身边。她这个人是那么矜持，平时当着外人的面从不跟我说话。现在，她又是讲，又是哭，毫无一点克制，而且还当着众人的面吻我。我连忙让她爬上我的马车，我们一起出发了。到了离城四分之一法里的地方，我停下车。

“‘我们应该在这里说再见了。’我对她说。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双手紧紧搂住我的头。我害怕了。我看出，如果我打发她回去，她一定会去投罗讷河。

“‘可是我已经结婚了，’我反复对她说，‘在天主面前结婚的。’

“‘这我知道。我做你的用人。’

“我从维恩到里昂差不多把我的车子停了十次，她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离开我。‘如果我和她一起过罗讷河上的桥，’我对我自己说，‘那么，就是天主意志的表示。’

“最后，先生，说真的，在我不知不觉之间我们穿过吉罗蒂埃尔桥，到了里昂。旅店里的人把我们当成一对夫妻，只给我们一间屋子。

“在里昂，有一大批小酒店老板在争夺主顾。我开始做表和钻石买卖，每天可以赚十个法郎，而且多亏卡特琳节俭，我们一天的开销不超过四法郎。我租了一套房子，我们买了很好的家

具。当时我有一万三千法郎，用来做钱庄的买卖，可以有一千五百法郎到一千八百法郎的收入。我和卡特琳在一起过的这一年半是我一生中最阔绰的时期。我太有钱了，甚至买了一辆豪华的小马车，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到城外去游玩。

"一个我认识的犹太人有一天见到我，让我赶着我的马车和他一起到离里昂两法里的地方。在那里他突然对我说：

"'菲利普，您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他们很不幸……'然后把我妻子的一封信交给我，他就走了。我一个人回到里昂。

"这两法里的路我觉得长得老走不完。我妻子的信充满了对我的责备。但是这些责备对我的触动还远不如那个被我抛弃的儿子的想法。从我妻子的来信中看出我在萨拉的买卖做得很不错……可是，我那个儿子被我抛弃不管！……这个念头使我受不了。

"这天晚上，我没有心思说话；卡特琳注意到了。可是，她是那么善良，那么体贴……一连三个星期，她没有问我为什么忧愁。最后当她问我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地对她说：

"'我有一个儿子。'

"'我已经猜到了。让我们动身吧，'她对我说，'我到萨拉去作你的用人。'

"'不可能；我的妻子什么都知道了。你看她的信。'

"我的妻子并不认识卡特琳，却用鄙视的口气在信上谈到她，辱骂她。她看了信脸涨得通红。我拥抱她，尽可能安慰她。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自从看了这封不幸的信以后，我在里昂又过了三个月，这三个月就象在地狱里一般。我不能拿定主意。

"一天夜里。'如果我马上就走呢？'我对自己说。卡特琳在我身边睡得很熟。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我的心就感到莫大的安

慰。'这一定是天主的启示!'我对自己说。当我望着卡特琳的时候,我开始对自己说:'你疯了! 不应该这样做。'

"天主的恩宠立即又离开了我,我又陷入剧烈的忧愁中。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开始轻轻地穿衣服,眼睛却始终盯着卡特琳。

"我不敢打开书桌;我的全部所有都藏在床上;五斗柜里有五百法郎,本来是让她第二天我不在家时付一笔帐的。我带上这笔钱,下了楼,来到停放我马车的车库,雇了一匹马就出发了。

"我不时地回头张望。'卡特琳要追上来了,'我对自己说;'要是看到她,我就完了。'

"为了让自己能稍微放心,我在离里昂两法里的地方,乘上驿车。在焦虑不安中,我和一个熟悉路途的人谈妥,让他把我的马车赶到尚贝里,很显然我已经不需要它;我现在再也想不起来我当时是怎么下的决心。到了尚贝里,我感到我的损失有多么辛酸。我到一个公证人家里,立下公证书,把我在里昂的所有财产赠给我的妻子,卡特琳·波纳尔太太。我考虑到她的名誉和我们的邻居。

"我把该付给公证人的钱付了,带着公证书走出来,却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勇气给卡特琳写信。我又回去找公证人,让他以我的名义给卡特琳写信。他的一名书记员和我一起来到邮局,当着我的面把邮包寄出。在一个黑暗的小酒馆里,我又让人写了一封信给在瓦朗斯的波纳尔。信上以我的名义通知他,赠与已经办好,总额达到一万四千法郎。信上还说,他的妹妹在里昂病得很重,等着他去。我亲自寄出了这第二封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对人说起他们的事。

"我发现我的马车停在瑟尼山脚下。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

我为什么这么爱惜这辆马车。就象您要看到的那样，它是我不幸的直接原因。

“真正的原因毫无疑问是卡特琳对我发出的可怕的诅咒。她活泼、热情、年轻（当时她正好二十岁）、美丽、天真，因为她特别爱我，希望把我当作她丈夫一样来服侍和尊敬，所以她的声音很可能达到天主的耳边，她在祈求天主严厉地惩罚我。

“我买了一张护照和一匹马。我不知道怎么会突然想到瑟尼山脚下是边境线。我身边带着五百法郎，我想用它做点走私买卖。我买了一些表藏起来。我傲慢地从税警的哨所前面走过去。税警喊我停下马。我呢，平生走私的次数多啦，我昂着头走进哨所。税警径直向我的车子走来。很可能我被钟表匠出卖了，他们查到了我的表。另外我还被罚款一百埃居。我给了他们五十法郎，他们放我走了。我只剩下一百法郎。

“这件倒霉事使我清醒过来。‘怎么，’我对自己说，‘在一天里，甚至是在一会儿工夫里，五百法郎就减少到一百法郎！我可以卖掉马和马车，但是这里离萨拉还很远！’

“我正被这不祥的想法苦恼，一个税警追了上来，他一边喊，一边追上了我。

“‘你必须给我二十法郎，犹太狗。山上边的那些人骗了我，我只得到五法郎而不是十法郎，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来追赶你。’

“天差不多黑了；这个人喝醉了，不停地骂我。‘什么，’我对自己说，‘我这可怜巴巴的一百法郎还要冒冒失失地减少！’

“税警抓住我的衣领，在魔鬼的引诱下，我给了他一刀，把他扔进离大路有一丈五尺到两丈深的那道急流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犯罪。‘我完了！’我对自己说。

“快到苏扎时，我听到背后有声音。我赶马快跑。它狂奔起

来，我再也不能勒住它，车翻了，我摔断了腿。‘卡特琳在诅咒我，’我想，‘苍天是公正的，我会被认出来，两个月以后绞死。’

“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郗 珉 译

社 会 地 位

第 一 章

伏舍公爵夫人年过三十，可是和她共同相处八天后，人们也许会说……她头发金黄，富于激情，她那火一般的气质使她易于冲动，疯狂地热衷于各种享乐，然而，她始终抱有克尽个人职责的崇高思想；对此，她纵然缺乏某种合情合理的想法，却早已因此有了一种迷信的念头，这种念头的实质虽然从未有人研究过，然而她易于冲动的性格就是由此而来的。

她从未有过找情夫的打算，但她有四次（或者多次）受到情场老手的追逼。

有人说她曾经有过好几个情夫，我对此也深信不疑。她的灵魂充满活力，可她总被某个情妇众多的男人的老练手法，或被某个真心求爱者的盲目感情所诱惑。她从不主动求爱，委身于人也决非出自她的本愿。由于她不能冷静地正视自己的错误，她悔恨交加，她以为只要对早已成为她心中主人的情人忠心耿耿就能弥补她的过失，消除她的悔恨。在她善良的信念里，她依然认为自己负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她的头脑里常常难以打消这样一种念头，就是说，她掏出自己的心全部送给她的那个

情人，但他已经又在向另一个女人进攻了。

在这个问题上，她的悔恨尤为真实，也尤为可笑。两年来，她自认为做到了生活中没有情夫，这使她的良心获得极大宽慰，也增添了她的无限欢乐。象大多数天真温柔，自称有头脑善思索的女人一样，当她们仅仅是在感觉的时候，她不但信仰天主，而且还把如此值得崇敬的这种信仰，同她开始爱恋一个男人时产生的可怕的悔恨心情搀杂在一起，这时候她仍相信自己要对两三年前征服过她的情人尽职。

然而，当我们开始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伏舍夫人的生活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即人们不再勾引已婚妇女了。那些长于此道的花花公子觉得诱惑的女人年纪太大，不值得引以为荣。而且法国大使夫人——伏舍公爵夫人又如此显赫，致使没有经验的多情男人望而生畏。

再说伏舍夫人在重大事务中完全操纵着她的丈夫。他这个人和蔼可亲，他的乐趣和荣耀就是充分利用他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

罗瓦桑先生，表面上看来，他的性格喜怒无常，一句话往往会使他感动得流出眼泪。但有时候，他又讽刺挖苦、冷酷无情，生怕他这样易于感动，到头来会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这样软弱。为了完成改革，流血（理论上的）对他来说可谓毫无顾忌。他的年龄已四十开外，身材相当高大；他的脸部线条粗犷，并不漂亮，但变幻莫测。他的眼睛善于表达他感情中最细微的变化，正是这一点，使他的骄傲变成了失望。正当他担心遭到这种不幸时，他会变得引人注目，逗人发笑，言词犀利，充满出乎人们意料的机智风趣，他的表演触动了听众的神经末梢，并使他所在的大厅里几乎听不到打呵欠的声音；此时此刻，他既能招来刻骨的憎恨，

也能使人赞赏不已。他的一些崇拜者说："很难找到比他更为出众，更有才华的人了。"可是，他那些出人意外的俏皮话也使一些庸俗无能之辈心惊胆战，同时也给他引来众多的仇敌。当他心平气和的时候，他就失去机智，缺乏记忆力，或者是不屑求助于记忆。这时，他的言词拘谨审慎，而他的脸上依然表情十足。他的傲气兴许又转向失望，这种失望则是由于有人捉摸到了他的感情而产生的。一句感人的话，一个从马路上听到的，或在路过手艺匠铺子附近突然钻进耳朵的对某个不幸事件的正确议论，常会使他激动得流出眼泪。可是，如果在这种痛苦里流露出点滴的夸张或丝毫的做作，哪怕造成这种痛苦的原因多么合理，那么从罗瓦桑的眼神和言词里，就只能看到和听到使人难以忍受的讽刺挖苦。他说话中再也没有严肃、持重，甚至哀伤的神色。他最感兴趣的东西，他却只字不提；一种真正的情操，或是象格朗泽奈夫①那样的为祖国献身的英雄主义。

这样一位人物，从十六岁起，就被安置在拿破仑活动的范围之内；他追随后者到莫斯科以及其他地方。当他驰骋战场，跟在这位伟人后面耗尽了他全部资财的时候，他的父亲也破产了。他本人也随着拿破仑一八一四年的垮台而垮台，于是他四处游历，过着哲学家的生活。一八三〇年革命时，这位担任了二十年公职的罗瓦桑过起了抄写官府公函的职业生涯，他的唯一目的是要任职满三十年，领取一笔退休金。

当他来到罗马时，并无什么抱负，纯粹为了好歹再混它个十年，然后他再返回巴黎或其他地方，找一个勉强过得下去的环境，好结束他的余生。

---

① 格朗泽奈夫(1750—1793)：法国大革命中吉伦特派国民公会议员。一七九三年被处死。

他于下午四时抵达罗马后，立刻赶往大使驻地——他将担任这位大使的秘书的职务——，向大使转交了部长托付给他的一些电文。伏舍公爵接见他时礼貌周到，令人赞叹，即使在宫廷里，这种做法也使他显得非同一般。

"要是今晚你不来参加我举行的舞会，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伏舍夫人对您寄予很大期望。"大使看到他走出大厅时，就以老朋友的口吻对他高声嚷道。其实大使从来也没有见过他。

晚上十点，罗瓦桑应约乘出租马车前来赴会，一辆辆马车排着队停靠在府邸的大门前。

从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三〇年，波旁家族统治时期内，罗瓦桑被削职为民，一直未曾担任公职，而今对这外交生涯的第二个开端，虽然他嗤之以鼻，但他的灵魂毕竟远未达到冷酷无情的地步，尽管这种态度对他现在的职业也许是必要的。面对罗马这条街道所呈现的纯朴而宏伟的外景，面对照耀着附近府邸的豪华建筑和居住在格拉克家族①和恺撒家族②故土的这个野蛮、粗野、易于冲动的人群的灯火，罗瓦桑也压抑不住他那内心的激动。

（十行描写）

他拾级而上……

---

① 格拉克家族：公元前二世纪古罗马著名的平民家族，父亲为大法官，长子、次子均为保民官。他们在保卫罗马平民的利益方面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政治主张。

② 恺撒家族：恺撒（前100—前40）是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他出征西欧各国，并转战小亚西亚，经北非，于公元前四六年返回罗马建立独裁统治，集执政官、保民官、独裁官等大权于一身，后被元老派贵族阴谋刺死。

穿着华丽的号衣站在扶梯上的仆役，手里提着点燃的火炬……（二十行）

一连串通报……

终于来到了客厅……

四十位罗马贵妇……

几个红衣主教……

两三分钟后，罗瓦桑终于来到女主人的身边，公爵介绍他时谈吐简练，举止优雅，使公爵夫人看到了这位准备对一切进行冷嘲热讽的来宾的前程。

（这里，罗瓦桑感到惊异：第一，对公爵夫人；第二，对德拉·契拉德斯卡红衣主教；第三，对大厅里的人群。）

描述：处在使馆普通秘书的低微地位上，罗瓦桑深知应该竭力避免他可能会流露的讥笑神情，当他走近正在大厅里接待四十位罗马亲王的一位法国大贵族时，他的这种情绪，无论怎样，都无法从他的头脑里驱走。罗瓦桑穿着他的礼服，缓步前进，他的名字被身穿豪华的红色镶金号衣的仆从高声通报了三次，起先在扶梯上端，其次在第一间大厅入口处，最后是在高官显爵云集的大厅门口。其中有一位穿着法国式服装、腰里佩着长剑的贵族走到大使面前向他禀报了罗瓦桑的姓名。罗瓦桑的眼睛里不由自主地闪现出想要哈哈大笑的欲望。

“天哪！”他心想：“我的同僚们将会发觉，我对这种奥秘竟然以嘲讽相报，而我们却是这种奥秘的第一批传布者。还是当心我那份退休金吧！那些个性软弱，若明若暗的小人都会不知不觉地成为密探。”

虽然以上这些想法十分明智，但是罗瓦桑遇到的两三位大

使或弓腰驼背的罗马大贵族一直把他围困在人群中，使他难以举步向前。他们胸前挂着高级荣誉奖章，身穿饰有绣边的服装，但又怕弄皱自己的衣服，这情景越发刺激他想放声大笑的欲望，要不是他及时钻到了大使本人身边，他真会肆无忌惮地大笑一场。他发现大使如此得体大方，如此彬彬有礼，那眼神如此机智灵敏，他的仪表与人们想象中的标准大贵族应有的模样又如此贴切相称，以致罗瓦桑本想嘲笑的念头很快被其他的种种想法取代了。伏舍公爵唤起了他近似在一座美丽的雕像前激发起来的感情。他看到了十九世纪社会上贝勒维德尔①院内的阿波罗神像。

大使本人和蔼可亲，他的仪表远远超出围绕在他身边的所有绣衣贵族，甚至也胜过他乐意扮演的这种角色，他把罗瓦桑介绍给伏舍夫人时，用词简练，还带着恭维的色彩。

罗瓦桑在一双深蓝色眼睛的注视下感到很奇怪。这是他平生从未见过的一双最美丽的眼睛。他从十分简短的对答中得出的最深印象是那奇特的善意，甚至是某种欢悦的感觉；或者不如说，可以看出伏舍夫人过去曾经有过欢乐。罗瓦桑还有时间得出的第二个印象是：虽然伏舍夫人凌驾于由她本人主宰的豪华节日之上，她却决不因此而自鸣得意。

“她把可笑的感觉隐藏得滴水不漏”，这位新来的大使秘书这样想着。

对于这种好感，也许只有她那双深蓝色的美丽眼睛才能作出解释。

① 贝勒维德尔原是梵蒂冈城内的一所著名别墅。如今改为博物馆。其内院即称贝勒维德尔院，又名八角院，院内陈列许多杰出的古代人物雕像，如阿波罗神像等。

罗瓦桑赶紧混进这些奉承者的人群之中。他被介绍给他的几位同僚，他们都以无可指摘的礼节接待他。这些先生每个人做出的榜样都各不相同。第一位是个好好先生，他用他那双宽厚的手握住罗瓦桑的手；第二位则想直言不讳，犹如路易十五宫廷内某位大贵族；只有一个人在他看来还比较得体，那就是圣马赛尔子爵。他的头发已经花白，除了想享受较高的待遇，有一份合适的差事，并能作为公职人员和当地的达官贵人们合作共事外，并无其他奢望。还有其他两位同事，一位年纪轻轻，却显得又吝啬又狡黠，纯属庸人之辈；另一位某子爵，内心抱负暴露无遗：他的外貌、优雅的谈吐、衣着、机智，他尤其在罗马贵妇人中间可以左右逢源。

"他真幸福，"罗瓦桑这样想。

他的四周站着他平生很难见到的最漂亮的女人，以及最庄重的人物。他的同事们向他一一道出了他们的姓名。

一旦脱了身，他就重新回到大使夫人身边，她的眼睛早已使他难以忘怀。她差不多向每一位罗马女人都彬彬有礼地打了招呼，她也和红衣主教们，和亲王们交谈过。这些先生的服装，以及他们扮演的角色引起了罗瓦桑的注意。其中有一个人，不跟自己的同僚们坐在一起，却在大厅里不停地转来转去。我不知道为什么罗瓦桑对他发生了兴趣。他不时靠近公爵夫人。罗瓦桑注意到他最终端起了一张扶手椅，把它放在公爵夫人的座位旁，中间留出的空道别人无法插进去，公爵夫人似乎不想同他谈一些欢快的知心话，而只想进行朋友式的一般交谈。罗瓦桑心想：

"这是给我们安插进来的一位密探。"

他伸出手臂挽住了圣马赛尔，问道：

"这位红衣主教是什么人？"

“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也许是穿着这类教士服的唯一没有野心的一位，他是吉洛拉摩·德拉·契拉德斯卡红衣主教。”

“他不是有点儿象在向我们的女主人献殷勤吗？”

“瞧你错到哪里去了！他守本分，也很虔诚，而我们的女主人道德高尚。她在巴黎享有很高的威望，由于她的周旋，她的丈夫才被任命为大使。她需要自己的天地，需要大量计谋，也需要每天赢得的胜利。”

对于公爵夫人，罗瓦桑向圣马赛尔子爵隐约地透露了自己谦恭的看法，但后者强调指出他完全弄错了。公爵夫人是一个非常文静的女人，对于一切与情欲有关的事情毫无牵连。然而罗瓦桑从她的眼神里，从她的嘴角发现她周身荡漾着爱情，达到因激动而战栗的程度。

“她只想帮助那些不幸的人。”

“我亲爱的同事，这就是说您想欺骗我。”罗瓦桑心里想：“我不怪您，因为您就是干这一行的。其实，您又何必要说什么真心话呢？”

“你们的这位红衣主教非常年轻。”罗瓦桑接着冷淡地说道。

“他三十七岁，您将会从教会年鉴里看到，他是最近晋升的第七位红衣主教。一个三十七岁，两个四十二岁，三个五十六岁，其余的都已超过六十岁，塞尔莫尼红衣主教已有七十四岁，恰恰是我们的朋友契拉德斯卡的两倍，他曾担任过驻维也纳的教廷大使。”

罗瓦桑也真够忙的了。罗马女人的美色使他心慌意乱。他几乎有些羡慕他的同事们，他觉得他们滑稽可笑。但是很快理智又使他清醒了些。

“如果他们猜透了我的心思，”他心里想：“他们会有充分理由觉得我这个人不近人情。我的岁数跟德拉·契拉德斯卡红衣主教相同，当他发现十八至二十八岁之间那些年轻漂亮的纨绔子弟是如何滑稽可笑的时候，造就一位年轻有为的红衣主教的东西，同样也会造就一位十分成熟、十分可笑的大使秘书。

“哦！我要象欣赏钻石般地去欣赏这些美丽多姿的女人！我还没有富有得能够买下她们，不过，这倒可以使我看得舒服。”

第 二 章

半年以后，罗瓦桑已在罗马赢得了十分离奇的声誉。他对极少事物抱有信心，他厌恶和平庸发生任何接触；除了讨好献媚外，他是一个绝对诚实的人，公众舆论还流传着他想创立某种新的宗教信仰。他曾试图取得这些罗马女人的欢心，她们的绝色早在我们上面提到的大使舞会上就给他留下了一种近乎崇敬的赞赏心情。然而如今讨好一位罗马贵妇并不是一件区区小事。罗瓦桑已对围绕在她们身边的小丑深为厌烦，在半途中对自己的长期事业已经丧失了勇气。他在阅读法国小说时引起的无数想法，仍然无法解释他不能成功的原因。

“我开始变老了，我不该忽略了这一点。”

根据这一巧妙的推理，他两个月内几乎不与女人交谈。兴许没有哪个人的头脑象他那样具有更多的理智。

出于巧合，伏舍夫人也已注意到了他的这一举动。就在这两个月内使馆里举行过多次宴请活动，而在每次活动里，伏舍夫人感兴趣的是紧盯着罗瓦桑混杂在不同人群中进行的种种谈话。

罗瓦桑不顾他自己矛盾的决心，始终带着他那主导的想法

在一个客厅里随意行动。他的这一举动使他在罗马赢得的声誉，是他万万不会料到的。

夫人们觉得他尚能博取欢心。她们也注意到他在规避她们，甚至不愿与她们进行一分钟简短的谈话，由此她们得出结论说他是一个有道德心的人，他在努力创立一种新的宗教信仰。

罗马每年总会出现三四个可怜虫，由于对社会安排给他们的低级下等的职务快快不乐，他们就想去仿效圣保罗①，好为自己建立起一种地位。若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就在于建立一种宗教信仰。这样他们就能成为某件事物的头面人物，还将获得无比的快乐：例如看到报纸上刊登自己的名字。他们的才智一般都很有限，有的只不过是设计了一套服装罢了。

罗瓦桑在罗马生活的这段时期内，R……公主就想把他勾引到她的家里去，因为他曾试图取得她的欢心。对于她十分明显的主动接近，他的回敬往往是高傲冷淡。被他刺伤的公主通过她手中控制的三、四十个人，在社会上大肆宣传，说罗瓦桑是个圣人，说他自命不凡想要创立一种宗教信仰。当他从同事们所开的玩笑中得知自己荣获了这个新头衔时，他已来不及挽回，只得听任流言蜚语团团围困了。不久，就连万分虔诚的红衣主教们也对他恨之入骨。

他作出某些尝试，人们发现他虽然不无耐心，渴望成功，但他不够灵活。在罗马就象在其他各地一样，罗瓦桑早已引起了一些人对他才智的高度尊敬，同时也诱发了另一些人想侮辱他的强烈愿望。这倒不是因为他想要侮辱别人，而是由于他常常

① 圣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一位忠实门徒，传说耶稣死后，由他四处传教，把基督教传至西欧各国。

没有想到别人的原故。他那骄横的态度为法国社会所不容，也是意大利社会上除了某些大贵族以外所从未见过的，他们象法国国民卫队队长一类的巴黎资产者那样，几乎早被虚荣心所驯服了。

当罗瓦桑被人披上了宗教改革家①名声的外衣时，他是何等的诧异惊讶。他对这种嘲笑注意了整整两天，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他想："他们至少不会说我还要收罗弟子。"

同时他也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两三个罗马年轻人，以往他喜欢和他们探讨二十年以后世界的变迁。

但是久而久之，这种谨小慎微的生活只会变得越发凄凉。穿了他那套有装饰的服装，罗瓦桑每月必得参加三四次宴会，以及同样多的大型晚会。但是，既然他不与任何人交往，一旦这些晚会失去了新奇的特点，罗瓦桑就觉得为了赴会没有必要穿上盛装。

罗瓦桑几乎也不与伏舍夫人接触。作为她府邸的成员——虽然他并不希望如此——他抱着自负的态度不去想她。然而当他的思想惘然若失的时候，他又不得不想到公爵夫人。出于职责，或至少出于礼仪，罗瓦桑几乎天天晚上呆在伏舍夫人的同一个客厅内。时间呆久了，当他听到了说话的内容后，他惊愕地望望。她不再是那个醉心于胜利的女人，不再是那个新斯塔尔夫人②。那位女作家具有强烈的征服野心，她能言善辩，抱负极大，

---

① 宗教改革家原指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等人。

②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作家。她在巴黎建立的文学沙龙，久享盛名。著有小说《黛尔菲娜》、《高丽娜》以及重要论文《论文学》。她的论点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她的小说都带有自传的性质。

也许还有爱情的魅力，这三方面的胜利使她誉满天下；而罗马的这位伟大女人，她所谋求的生活却是非常朴实无华，而且再平静不过的了。罗瓦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但不管他做什么，他都无法隐藏他内心的这种想法，即在罗马如此平凡的这个女人曾使巴黎二十位妇女名流黯然失色，她也常常陶醉在才智、野心，直至爱情的最大胜利中度过她的岁月。全巴黎接连给她送来了三四个情夫，他们都是社会上的名流，有地位有权势。罗瓦桑不曾去过那些客厅，但所有这一切不可能全是谎言。他无法从惊愕的心情中醒悟过来。

"这个女人可以欺骗整个罗马，可是我每天晚上都见到她，难道她能欺骗我吗？"

他终于得出结论，认为她与德拉·契拉德斯卡红衣主教产生了第五次伟大的爱情。这两人每天晚上起码有一个小时在一起促膝谈心。出于尊敬，人们通常远远地避开他们的扶手椅，以免听到他们的谈话。罗瓦桑注意到公爵夫人在与红衣主教说话时，她那美丽的眼睛有时会活跃起来，流露出异常奇特的神情。罗瓦桑好几次看见她情绪激动，以致情不自禁地做起手势来。

由于他的身份，也由于他自身所处的从属于公爵夫人的这种地位，罗瓦桑只能在极其严格的礼节规定的范围内对她说上几句话。从公爵夫人这方面来说，她和罗瓦桑谈话过长没有任何戒心，因为他是一八三二年人们常说的自由党人，他认为路易·菲利浦① 本来就应该诚心诚意地执行他在一八三〇年七月和人民达成的默契。公爵夫人的祖先参加过十字军东征，她的想法

① 路易·菲利浦是法国一八三〇年起七月王朝时期的国王，代表金融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执政十八年，到一八四八年被巴黎市民进行的二月革命所推翻。

正好相反；而且占据了高位的公爵夫人，却生怕得罪了朝廷，这也许会使她的祖先们困惑不解。在这个问题上，罗瓦桑尽管已经成年，还是很幼稚地有点瞧不起她。

"一个从天上获得或本身具有细腻感情的人是不会为十万法郎出卖自己的。"他这样想。

所有这一系列思想，当被付印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时候，早已变得过时了，不过对于这类有名的官司公众作出的裁决，以及小说的表现手法最终被人们忘却，则还需要很长一段时期。但是这种历史地位对于透彻理解本文故事却是十分必要的。可惜，今天看来如此遥远的一八三二年，当时的政治思想已大大渗透到一部分人的行动和判断方式之中，以我之见，还渗透到一个国家的行动和判断方式是否慷慨或热情之中。当罗瓦桑读到报纸上某些新闻时，他那愤慨的眼泪就会夺眶而出。他既不是哲学家，也许更不是野心家。但没有比这眼泪更不谨慎的了；他不与任何人谈及此事，可是已经出卖自己的或者知道自己已经被出卖的法国人特别害怕被人瞧不起，他们只要有一次碰巧看到他在哭泣，那他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大肆渲染，尽力夸张。他们在荣誉方面的仇敌——英国内阁成员们——对受人歧视却几乎毫不介意。

就这样，罗瓦桑一意孤行，常常不把他人和生活放在眼里，心血来潮时偶尔敷衍一下。他在罗马居住了一年以后，学会了比起初几个月更为百无聊赖地生活的本领。确切地说，他的同事们对他并无恶意，他们中间也没有人，为了取笑他，甘愿拿出十个金路易①来打赌，使其成为某次辱没人格小事件的众矢之的。

① 金路易：法国旧时使用的货币，值二十法郎。

罗瓦桑的朋友也比起初几个月里的要少。对和他一样对前途充满好奇幻想的年轻人，他和他们说话，坚决不超过两分钟，他也决不介入在他看来具有美色的妇女群中，他在耐心听取极右派傻瓜的哀诉时，也不奉承他们，这样，他就自然而然地掉进了普通人的集团之中，这些人很乐意有人来和他们搭讪，这样可以掩饰他们在大庭广众中的窘态。

伏舍夫人向罗瓦桑提出一些有关罗马古代文物的问题，对此他正在有目的地潜心研究。有一天，她长时间很风趣地对他谈起有一位名叫纽勃尔①的德国人当时向古历史学家塔脱-拉埃佛②挑起的论争（这在一八三二年，可是个十分盛行于罗马的谈话主题）。她说话时，罗瓦桑注视着公爵夫人的眼睛，心想：

"一个容易冲动的女人不可能对这场争论发生真正的兴趣。伏舍夫人是在捉弄我，或者她另有目的。"

尽管他竭力探索她的心灵，罗瓦桑仍然一无所获。于是他改变主意，索性欣赏起公爵夫人的那对眼睛。

他心里琢磨："她太漂亮了，使人难以相信她已有三十五岁，还是这几位高大笨拙的小姐的母亲。要激起人的柔情，她比她的女儿们不知胜过多少倍……"罗瓦桑独自发笑，继续陷入深思："好啊！怪不得这位德拉·契拉德斯卡红衣主教寸步也不离开她。"

公爵夫人和罗瓦桑的谈话持续了好几个夜晚。他渐渐产生

---

① 纽勃尔（1733—1815），出身于丹麦的德国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他从一七六一到一七六七年参加对阿拉伯地区的科学考察，并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② 塔脱-拉埃佛（前59或64—后10），罗马历史学家，巨著《罗马史》的作者。

了这个想法：

“这对可爱的谈话伙伴是想捉弄我，还是公爵夫人仅仅想激起红衣主教的嫉妒心？”

公爵夫人的头发金黄，还有一对深蓝色的大眼睛；她那柔和的脸上没有丝毫粗野和生硬的神色，一切显得优雅迷人。从她名符其实的法国脸型上看来，公爵夫人与其说具有内心美，不如说，具有外形美。她的许多优点并非出自她的高贵门第，而是来于家庭的良好教养，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她对谈话的对方，从不表示厌烦。她被崇敬与顺从的心灵紧紧包围，倘若她要表示心中的怒气，依我看，她充其量不过是表示她很不幸。

有一天，公爵夫人整个晚会上都把罗瓦桑留在她的身边。她对他说话时做了很多手势，谈得非常亲热。大家都在美丽的花园里。当时正值酷暑过后九月末罗马的凉爽季节。这次对话使罗瓦桑周身振奋，也使他领略到气候的美好。他变得激动起来，这个晚会决不象半年来他以高傲心情参加的所有晚会那样枯燥乏味。他回到住所后，还在品味着要比纽勃尔和塔脱-拉埃佛之间的争论更为有趣的东西。

红衣主教的眼睛刚才几乎没有离开过伏舍夫人。

当罗瓦桑凌晨三时左右扔掉他的烟蒂的时候，他最后得出了判断：“一切都很清楚，我注定要去充当这个高贵的角色：惹人嫉妒……唉！真见鬼！我不能让人争风吃醋。她的脸部流露出形形色色的激情，那种十分强烈、十分冲动的激情。假如这个女人不是出生在金钱利益迫使她这个阶级不得不表演道德喜剧的年代里的话，也许她为爱情做出的种种疯狂举动会使她名扬天下……当然还得承认这与巴黎女子的普通做法略有区别，也跟我设想的一位大使夫人应有的性格大相径庭。我产生这些想法甚

至还不到两个月时间！行，让我在对她的观察中寻求乐趣吧……不过，红衣主教契拉德斯卡先生，您不会妒忌我的，这一点我能向您起誓。”

第二天，罗瓦桑心情急迫地期待着晚会的来临。从巴黎来到这里以后，他还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心情。

“对这个女人应该怎样评价呢？”他一整天反复琢磨：“首先，她过去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两点十分明显：她丈夫不得不从修道院把她接出来；她赞美耶稣的心，公爵需要一年时间，才能让她暂时忘掉过去的一切。第二点：正是她使他当上大使的。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有把握的事情了。尽管公众说什么她曾经有过三四个情人，可是她对宗教又非常虔诚，这种说法实在很难肯定。人们可以得到她，占有她，但她从不采取主动。如果说莫里哀的《愤世者》憎恨人们，这是因为他太爱他们的原故；也许由于同样原因，伏舍夫人的虔诚和在巴黎时的虔诚是不一样的。憎恨构成了其他各种虔诚的基础；而这里却是爱情。在她这个虔诚女人的心中会有天真的想法，却不会有邪念。这正是她的不平凡之处。

对于一个象罗瓦桑那样胡乱进行推理的人来说，他要一下子得出关于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光靠言语的风趣机智是很难获得真理的。如果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正经事务方面，罗瓦桑的看法比较清楚，还富有远见的话，那是因为他跟这些并无多大的利害关系，也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东西。可是在任何与他怀有好感的女人有牵连的故事里，罗瓦桑的心就象十八岁的青年那样狂热而难以遏制。而有趣的是由于他的年龄，他自以为十分明智。其实，他的年龄越大，他在征服一位向往已久的女人时的乐趣也就越浓。

这天晚上，他一反常态，不合情理地第一批出现在公爵夫人

的客厅内。伏舍夫人对那些庸俗之辈不屑一顾，不愿和他们谈那些不值一谈的小事。她一开始就和他谈到了许多能引人注意的，有关哲学思辨方面的高尚话题。谈话开头的这种既简单又高雅的方式使罗瓦桑满心喜悦，也使他感到吃惊。他表演得非常出色，他表达的见解正确而又精彩。他向公爵夫人阐述时用词热烈而稍带忧郁，这就十分明显却又间接地表明，使用这些词语的这颗心灵的感情是非常深沉的。他顾不上看，她那双眼睛终于发现他具有一种炽热的感情；此刻要是他照照镜子，他就会因此而感到莫大的屈辱。

唯有一件事也许会刺痛伏舍夫人的心，如果她是一位普通的公爵夫人，那就是罗瓦桑对这位卓越的女人表现出明显的冷淡，而她的一双眼睛却紧紧地盯住他的眼睛，并被他的言语所深深陶醉。

罗瓦桑由于他自身具有透过她沉醉迷惘的残余本能，想把谈话变成两个卓越的智者的探讨，言谈中闪耀着真理，但是又冷冰冰的，缺乏感情。正好比两个站在天主身边的天使，他们看任何问题的立场都站得很高，可是对爱和恨这两种均因软弱而产生的感情却无动于衷，他们在对天主的某个崇高举动进行辩论。

当公爵夫人谈到这些有关我们未来的命运、宿命以及顷刻间就能决定人类终生的这个可怕的天主的无限权力等主题时，她的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惧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如果没有这种恐惧心理，她就显得很有预见，很有经验。对性格多变、思想敏锐的人的谈话具有透彻的见解。倘若没有这种恐惧，她会发觉罗瓦桑对她说话时偶尔也会不着边际，仿佛他们两个与众不同，什么话都不用细说，就能心领神会。由此达到心心

相印，只有一步之遥。好几次罗瓦桑仿佛突然从错误中醒悟过来；于是他灵活机智的头脑就能找到一个彬彬有礼的办法，巧妙地对他漂亮的交谈者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他们两人的谈话常被女主人不得不向来客的诚恳致意所打断。这天晚上打断的次数格外频繁，这也给罗瓦桑创造了许多机会，表明他所处的奇特的地位，公爵夫人也觉察到这一点。她为此而感到高兴。如果她富有才智，就能看出他的冷静态度十分奇特，因而不值得信任。可是她的心灵太天真，她的感情此刻也太丰富，以致难以正确无误地看清她周围发生的一切。她与罗瓦桑交谈时只有一种感觉：害怕。首先她怕死，其次她怕死后的一切。

当罗瓦桑有才华的名声使她想到去征求他的意见，或至少想和他探讨使她感到害怕的永恒真理的时候，她心里只有一种担忧，那就是他肆无忌惮地、含情脉脉地望着她。

她一边叹息一边心想："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无论他的天分多么高，我都必须停止同他讨论这些由于强烈的利害关系而变得可称为是亲密的话题。"

晚上十一点左右，红衣主教驾到，他走到公爵夫人旁边的老位子坐下来。但是罗瓦桑从他身上看到的天主，永恒的道义，以及这位代表美德的化身在永恒事物中间就坐的方式激起了他的反感，使他怒不可遏，红衣主教的神态似乎不太得体，尽管类似这样的推断，在他看来，通常可以加上亵渎宗教的罪名。罗瓦桑最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想：

"我只不过是个傻瓜。要是红衣主教起了嫉妒之心，这个女人的胜利真是无比辉煌！"

此时此刻，他的各种动作表现得过分激动，他对公爵夫人几

乎有些失礼。如果有机会的话，他真会和她闹翻。他的虚荣心强烈地表现出来，有时候一连几小时会对她置之不理。

而在这时，公爵夫人反倒坚定了她原有的打算。她在罗马的各种感触既奇特又强烈，对此她要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她象许多明达事理的女人那样，具有一种细腻的性格，能从感情狂热急转而为心平气和。她能辨认欢乐或痛苦过程中的瞬间差异。

她对罗瓦桑所说的知心话，对他叙述的故事都不加任何说明，使这个陌生人的眼睛深深地进入了她灵魂深处最隐蔽的地方。第二天，当她回想起这些知心话时，她的心情还是惴惴不安，险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她担心自己已经走得很远。

她整个上午都觉得不自在，然而到了晚上，罗瓦桑严肃的语气，以及他脸上流露出来的从来没有与她交谈过的神色反而消除了她这方面的种种忧虑。罗瓦桑的高傲究其原因无非是公爵夫人的头衔和社会地位，此刻要是没有这种高傲，也许他已经开始在公爵夫人心中声嘶力竭的对立的辩护人的攻击下屈服了。尽管她在社会上的地位，尽管她过去所犯的错误，最最严格的羞耻心恰恰就是这颗奇特心灵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从这一角度讲，公爵夫人显得镇定自若，她恢复了一个贵夫人应有的自然大方。她只对罗瓦桑说了一句话，那就是邀请他第二天和她一起前往离罗马两小时远的罗加·第·柏伯森林里共进午餐。然后她转过身子脸朝红衣主教，准备完全听他吩咐。我甚至认为她在告诉红衣主教，她刚才在和这位使馆小秘书谈的是政治和使馆利益，因为对于注重礼仪的人来说，弄虚作假是多么自然，又是何等必要。

第二天，罗瓦桑在使馆大院登上马车的时候，他见到了公爵

夫人的女儿，一些朋友，几位奉承者，一个密探，还有一群平时的随从。全部游客坐满了两马车。他们来到森林里，根据惯例，相互保持一两百步距离，可是又能看到，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跑到罗加·第·柏伯森林的某一棵老栗树的树荫下去自由交谈。

公爵夫人对世界上这片最美的森林发表了几句赞美之词以后，又对罗瓦桑说：

“这里的空气新鲜甘美。我非常需要这种空气：呆在罗马我万分痛苦，夜间也非常可怕。昨天夜里，我经受了对于一个常人来说难以想象的痛苦。我的痛苦这样沉重，这样离奇，甚至我觉得自己马上就会死去……这死去的一刹那，该有多么可怕啊！……这一瞬间，要把自己的一生向这个可怕的审判官汇报，他只要讲一句话，一秒钟内就能把您判处终生苦刑……他不仅因为拥有一种权力，而且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他是极为公正的。今晨三点，当雅各宾修道院的钟声敲响时，我心想我还活着；一秒钟后我会死去；再过一秒钟，我会受到审判，而且永远没有任何改判或上诉的希望……啊！先生，这时刻实在吓人！”

她那深蓝色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紧紧盯着离她不到两步远的罗瓦桑。就在她那充满恐惧的眼光中，却有一点细小的，但带有决定性的含义差别，那就是对他寄予的充分信任。

罗瓦桑辨出了这种信任，对此他深为感激；这信任本身就是对他的种种猜疑来了个狠狠的冲击，而这些猜疑是由公爵夫人的地位引起的。他发现夫人的脸十分漂亮。霎时间，他的内心冲动起来。他原先顾虑公爵夫人的年龄关系而拒绝对她的爱，此刻这念头也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公爵夫人继续说道：

“我总让我最小的一个女儿睡在我身边。在我离开她以前，

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对她讲！我一定要对她谈谈她今后的命运。我这样想：难道我该叫醒她吗？她睡得那样深沉！可是我感到我的生命正离我远去，我的胸口几乎快要爆炸了，就象一条快要破裂的大船。要是我吐起血来，我就再也不能对她说话了。呀！先生！”

公爵夫人的眼光使罗瓦桑激动不已，因此他没有作出他的角色所要求的对她的答复，而是说出了他自己心目中的真心话：

“公爵夫人，死亡这个字眼对大部分人来说，几乎都是毫无意义的。它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一般来说，人们是感觉不到的。起先，人觉得很痛苦，跟着对接踵而来的各种异样感觉感到奇怪，突然什么痛苦都消失了，这一刹那过去了，人就死了。您是否曾在阿维尼翁附近跨越罗讷河的圣灵桥下乘船通过？起先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大家都很怕；后来你看到这座桥耸立在你前面不远的地方；突然船被激流卷走，转眼之间，你看到大桥落到了你的后面去了。”

“呀！先生，这正是临死的一刹那，只要想起它，我就受不了。”

“不过，夫人，这一刻的痛苦有时候并不过分强烈。在人还能感到痛苦的时候，人还活着，人没有死，只是病得十分危险。忽然，人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人就死了。这样说来，死亡并没有什么可怕，它是一扇开启的或关闭的门，不是开着就是关着，两者必居其一，它不可能是第三种东西。”

“那么好！先生，我但愿如此。我忍受着剧烈的肉体痛苦，突然我死了，来到这位可怕的上帝面前，上帝只要使一个眼色就能使我永受折磨。他无所不知，我不能为自己辩护，也不能使他屈

服……啊！先生。"公爵夫人带着惘然若失的神色继续说道：当你感到下地狱的一瞬间……而且不可能有任何指望！"

伏舍夫人的激动心情达到了顶点。

"可是，公爵夫人，请允许我说，您在此刻害怕的这件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是一个不公正的上帝，而上帝是公正的，好几位圣贤甚至还认为上帝是善良的。即使上帝只有公正的一面，这一点也是确实可靠的。您从未犯过什么罪孽。我不知道您杀过什么人或者偷过什么……"

"不过，先生，"公爵夫人不耐烦地打断了他："您聪颖过人，不会不知道，一个人越是高尚，越是机灵，所犯的错误也就越多。我目光敏锐，我一生中要比别人更能识别善恶。正因为我目光敏锐，我有责任回避邪恶。当然，我没有偷过邻居一个埃居，不过，凭良心讲，难道这也算得上我的一大功绩吗？难道我真的曾经需要过一个埃居吗？同样，我没有杀过一个过客；难道我曾经有过这种企图吗？

"对我来说，抵制一种我从来未曾有过的欲念，难道可以算是一种功绩吗？对您来说，不吃这张落在我们脚边的栗树叶子，难道是什么功绩吗？

"但是就一个敏感的人而言，错误、罪孽总是免不了的。正因为上帝公正，他是不会，也不能饶恕这些错误或罪孽的。"

她的神色几乎又惘然若失了。

"可是，公爵夫人，倘若您放弃良知这根严厉的秤杆，那么评价您错误的就是您的想象。夜间，当您单独一个人时，您认为死神已经降临，这些胡思乱想使您难以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

公爵夫人的目光犹豫不决，几乎焦躁不安，仿佛并不理会他

的上述见解。见此情景，他又说道：

“夫人，根据您一生的生活经验，难道您不赞成这样的看法：一旦我们用狂热的想象来估价事物，我们看到的只能是一些鬼魂？只有这些鬼魂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恐惧或痛苦才是真实的。”

“啊！先生，估价我错误的决不是一时的想象，这种想象很可能是没有理智的；多少月来，多少年来，我一直是看到这些缺点的，但是这些缺点从不象在罗马这座城市里那么明显。我真感到痛苦……”

罗瓦桑被这些离奇的知心话弄得十分诧异，简直是目瞪口呆了。知心话仍在说下去。公爵夫人的目光有时会呆滞不动，有时她又大声地说起来，可是很明显，她是在自言自语。

忠于自身职守的罗瓦桑起先这样想道：

“所有这一切只是矫揉造作。这个女人在我面前叙述她暗淡的身世，她的虚荣心该会得到怎样的满足？

“不过，她的这种做作最初倒使我全然忘记了她的年龄，甚至会永远忘记。这在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看来真是一个莫大的优点，大概她是从经验中得出了这样的认识……”

罗瓦桑利用她不断掏心里话的当儿又想到了其他许多念头。

“总而言之，这个女人不能算是一位伟大的喜剧女演员。她生活中不需要她经常去演出喜剧。她也不是一位突然发迹的贵夫人，他的父亲本来就是一位公爵；她不是后来才成为一个贵夫人的，因为她生下来就是贵族……所有人都知道她在少女时代就虔诚到了狂热的程度。”

当公爵夫人说着她这些奇谈怪论时，虽然还不是一位出色外交家的罗瓦桑终于想到：

“要是这个女人不是喜剧女演员，她的确十分不幸。她会懊悔得发疯的。可是懊悔什么呢？”

此刻，公爵夫人深蓝色的大眼睛美丽动人，她那金黄发亮的头发有点散乱，她那精心制作的连衣裙几乎要从她的肩膀上滑下来。她那素来温柔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罗瓦桑发现她的眼神里既蕴藏着胆量又充满了恐惧。有人会说这副眼睛正望着一个无底深渊。

“这是一个崇高的女性，”罗瓦桑思索着：“我从未这般近，这般清楚地看过她。提香①或多米尼金②最优秀的作品上也没有如此感情丰富的眼睛。这里的激情决无卑鄙的成分，以致沦为庸俗下流。真是少见！我能看到一位狂热的公爵夫人该有多大的福分！……”

这一连串的联想使他顿时醒悟到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

“难道一位公爵夫人说话时就从来不带有秘密的自尊的目的？而且是和一个处在我这样地位上的反对派说话？和一个无缘无故喜欢挑剔的人说话？啊！我上她的当了。”罗瓦桑突然这样想的时候，他的脸部表情陡然变色，让人再也看不出他那深沉的注意力和他那刚刚开始流露出来的怜悯之情。

“一个来自圣日耳曼郊区③的人是不会上当受骗的。”他想：“我倒反而象平民百姓一样险乎上了当。”

这样他又恢复了他的全部沉着冷静，以及玩世不恭的态度，他的虚荣心对他刚才那一阵子的感情冲动实行了报复。

---

① 提香（1591—166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雕刻师。

② 多米尼金（1581—1641）：与提香齐名的同代意大利画家。

③ 圣日耳曼郊区是巴黎权贵人士的居住区。

“我倒要试试看，我能不能让她讲得比她愿意讲的更多些，”他盘算着。

于是，他巧妙地旁敲侧击，把公爵夫人的想象牵着跑。她似乎一直在自言自语。她被罗瓦桑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终于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一个人把他的一部分爱情奉献给一个人，可他仍然维持着对前一个情人许下的誓言！……”

突然，她又对罗瓦桑说道：“不过，我并不是在向您忏悔。”

她害怕了，也可以说被她自己说话的声音惊醒了，她注视着罗瓦桑的脸，但看不出他有激动的表示，似乎只有揶揄的意味。

“她会恼火的，”他心想：“因而她什么也不会再说了。况且她已经一个人连续不断打着手势，兴致勃勃地说了三刻钟。这样一场戏，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戏，所以对于一个如此瘦弱，如此娇嫩的女人来说，会带来极度的疲劳。”

罗瓦桑猜中了。“我并不是在向您忏悔”，这句话好象唤醒了公爵夫人。她几乎带着惴惴不安的神情望着罗瓦桑。

罗瓦桑充分满足了公爵夫人的自尊心。他打着手势急速地讲了一连串含混不清，颠三倒四的语句，因而分散了公爵夫人的注意力。当她的思绪从罗瓦桑把她引入的迷魂阵中脱身出来的时候，她深信自己并未泄露出隐情。

这真是一个外交家所期望产生的效果。诚然，这句话早已深深地铭刻于他的脑海，格外引起他的关注：“不过，我并不是在向您忏悔。”

罗瓦桑巧妙地说了一些吸引公爵夫人女儿们注意力的话。这几位离她最近，此刻她们正专心致志地听着一位年轻的德国幻想家在瞎吹。在罗瓦桑眼里，他只不过是梅特涅① 先生的一个

密探罢了。这个人的胡言乱语十分奇特，奇特中有时也不无才智。公爵夫人的女儿们来到她们的母亲身边，梅尔曼先生也跟在她们后面走过来，罗瓦桑开始向他的幻觉发起了攻击。他激起了对方的恼怒。年轻的德国人讲了很多，言辞非常激烈。罗瓦桑的反击从不触及公爵夫人，而且似乎早已把她撇到一边。可是，这些反击的唯一目的是要消除她由于刚才想起的许多怪念头，以及对他谈到的许多离奇事情而激发起来的胡思乱想。罗瓦桑特别希望这次郊外散步的结果不致挫伤她的自尊心。事实上，她早已开始了一种奇怪的忏悔。

罗瓦桑一看到公爵夫人一本正经听着这位德国人就印度教门的创始人关于实现"绝对美"的条件而编造的无聊废话时，他就躲进森林，陷入严肃的沉思之中。他需要想想自己。在公爵夫人面前，他全神贯注地在扮演自己的角色：千万不可在这位极有远见的人物面前走错步子。

"这个女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他想得很多，却找不出任何答案来。她承认犯了严重错误，难道这里也会有什么虚荣心可以满足吗？是些什么样的错误呢？

这些错误也许是她作风轻佻，这样的错误，任何一个女人至死都不会供认的。甚至稍去想想，似乎也是不知羞耻。

"一部分爱情奉献给另一个人，可上一次的誓言却始终维系着。"不管如何惯于运用这种德国哲学上的含混语言，这类错误，这类不幸必然意味着她有两个情夫，而且是同时有两个情夫！

---

①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他主张维持封建统治制度，仇恨人们要求自由的革命原则；对外政策上，他主张实行"欧洲平衡"，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现了欧洲稳定。

对一个喜爱嘲讽的反对派透露这样的隐私，这又是什么样的虚荣心呢？

为了寻找一个答案，罗瓦桑几乎弄得晕头转向，他找不到。他拼命思索，他不愿让人觉察到他走到一边去了，这会影响公爵夫人的自尊心的。她会不会想："这个男人又去想我对他讲的那些荒谬事情了？"

对猜测公爵夫人的心思，罗瓦桑已经失望，后来他又考虑起他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我该怎么办呢？当然啰，决不要再去讨论这个问题了。"

罗瓦桑回到这些夫人的身边，手里拿着他刚才躺在树林里碰巧捕到的一只大夜蛾。这只夜蛾使公爵夫人的二女儿奥诺尔欣喜若狂，她正在收集这类生物标本。

第三章

罗瓦桑心情异常激动，以致第二天他推说有人邀请他去郊外狩猎。他乘上驿车，去契维塔韦基亚，想打几头野猪。

他有四十八小时的考虑时间，但他感到很屈辱：因为他什么也猜不出来。他老是在想：红衣主教没有参加罗加·第·柏伯森林里的午餐。难道他那红色的主教袍是一种障碍？或者说，这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激起他嫉妒心的方法？

后来的日子里，罗瓦桑似乎很少想起公爵夫人对他说过，她曾经有三次和他差不多完全想到一块去了。

她几乎每天邀请他去共进晚餐，饭后还和他一起到离众人三十米远的地方去散步，其他人出于尊重，从来也不走近他们。

"不过，这些时候，红衣主教从来不在府邸里……"罗瓦桑这

样想着。

一等公爵夫人摆脱了她作为大使夫人的角色后，她的举止朴实自然，罗瓦桑很快就看习惯了，觉得她年轻了十岁。总是要猜这样的谜："难道她疯了？"或者是"她想欺骗我吗？"至于红衣主教，他和罗瓦桑的交往无愧于他身上所穿的主教红袍；不可能什么也猜不出来，他和罗瓦桑的友谊与日俱增。

尽管我们这位英雄开始常常在公爵夫人迷人的眼睛注视下作各种幻想，他在这个时期里的思想却已前进了一大步。

"过去我的行动彬彬有礼，我尽可能照顾了她那肯定十分脆弱的自尊心，但是，如果我要让她的知心话再继续说下去，一定要使她感到害怕。这是我的角色，要不，我什么也得不到。"

可是，罗瓦桑产生了这类聪明的想法以后，他出于谨慎又畏缩不前了。

"我没有考虑到我的行动是在红衣主教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他每天来见她，而我还没有猜出他的来意。我把自己送到一个可怕敌手的炮口前面，可我对敌人的部署一无所知。我决不可以就此仓促上阵，卤莽行事。我必须常常想起这段有名的对话，它曾给我招来许多仇敌：

"圣日耳曼郊区的人（瞅着黎希留大街①的人）说：

"'伟大的天主啊！看他们有多么粗野！'

"黎希留大街的人（瞅着圣日耳曼郊区的人）说：

"'看他们思想多么贫乏！除了应酬客套以外，他们什么都没有！'

"要是一个出身在贵族区里的女人和我促膝谈心，这可说是

---

① 黎希留大街：巴黎一条豪华的大街，象圣日耳曼郊区一样，是权贵人士的居住区。

一个真正的奇迹。尽管我没有想到，我在她的眼里大概早已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那么要是我胆敢进行一次我自己也认为相当坚决的行动，结果又将怎样呢？更何况我还面对着一支在看我好戏的、不怀好意的敌人！”

罗瓦桑对圣马赛尔子爵大献殷勤，还小心翼翼地向他打听关于红衣主教的情况。

“他是一个毫无野心的人，”这位使馆一等秘书只是回答说：“他为人善良、朴实……”

“圣马赛尔肯定是在取笑我。”罗瓦桑想。

“红衣主教，”使馆一等秘书继续说道：“在三十七岁上中了头彩感到很惊讶，这样的好事只有六十岁的人才有福分碰到。我觉得他个人所抱的宗旨是不闹出任何丑闻，也不和任何派别搞僵。谁能知道三十年后他若要当上教皇，他该站到哪派一边……”

他说话噜苏冗长，比我在这里报道出来的还要含混不清；我就不向读者介绍这些谨小慎微的外交辞令，省去大家半天时间。可是这并不妨碍红衣主教对公爵夫人始终那么阿谀奉承。这种谄媚与人们猜想的他那谨慎的计划配合得还非常贴切。

罗瓦桑想离开一段时期。

“如果我停留在原有的地位上，既不前进也不后退，那么我在一位富于想象的女人身边就会不知所措，就会变得平淡无奇。到那时，她只听到她周围的人的言谈，而我在她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雅各宾派而已。”

一个相当狂热的烧炭党①人使罗瓦桑摆脱了困境。他在罗

① 烧炭党：十九世纪初意大利那不勒斯城内的秘密政治团体，主张政治自由，驱逐奥地利人。

马又遇到了二十年前他在莫斯科撤退时认识的萨瓦里亲王。他那时是拿破仑的狂热信徒，杰出的近卫队队员。如今他是一个破了产的亲王，由于时代变迁和希望破灭，他成了一个激烈的反法派，他不能原谅法国不肯为了让意大利获得自由而进行战争。

“我亲爱的，”罗瓦桑笑着答道：“您曾见过您的一位有钱伙伴主动把一百万法郎奉献给他的一位穷朋友吗？馈赠这样的厚礼当然是件好事，可惜这种风气还不曾流行。要是您身无分文，又想得到一百万法郎，那您就要自己花力气去把它弄到手。我们宪章上没有一个字不是用一千具法国人的尸体换来的。我承认这是贵了些，但这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罗瓦桑避开了这位萨瓦里亲王，他值得尊敬，但令人讨厌。罗瓦桑觉得他挺有趣，而且比起其他法国人来——在他们面前，萨瓦里老是埋怨法国不把自由送给意大利——也不那么刻薄。有一天，罗瓦桑陪他到宾西奥去散步，萨瓦里的说话他都没有仔细听。

“我之所以留在这个污秽不堪的国家里不走，是因为我是罗马烧炭党的警察头子。”这句话引起了罗瓦桑的注意。

“我可以打赌，您的警察局一无所知。”他笑了笑说。

“我们不是缺少用以观察的眼睛，”萨瓦里神色阴暗地答道，“而是缺少用以行动的双手。啊！哪怕只有二十个人，三十个人愿意联合起来实现一个行动该有多好！穷人们象我一样出力气；有钱人出钱，可是他们太胆小怕事……”

萨瓦里说完后，罗瓦桑过了好久才问道：“请您举个例子，说明您的警察局是掌握一些情况的。”

“我们掌握的个人经历比较丰富，而对正在酝酿的阴谋知道

得不多。比如这个星期某某大使可能要对另一位大使发出照会，我们就一无所知。要给一位誊写员十个西昆这样一点儿少得可怜的钱，也经常会使我们的工作难以推进，如此等等。”

罗瓦桑总是听任他说下去。最后他问道：

“我来问问你们擅长的事情。我要问您一个人的履历。我的朋友德·圣马赛尔子爵在罗马干什么？他吃过什么亏？”

“我不需要对您说他是某公主的情夫了吧……他并不年轻，可是相当高贵，他尤其痛恨法国。当圣马赛尔得悉七月法令颁布的消息时，他在她家里高声嚷道：‘好呀！我们最终要把自由派先生们的胳膊敲断了。’以及其他等等。”

这一切说得完全正确，事实也并未夸大，而且是按时间的先后次序一一罗列的。列举的事实也很多，最后就德·圣马赛尔子爵的性格得出的结论也并不怎么过分。

罗瓦桑不让烧炭党警察头子先生有喘息的机会。

“德拉·契拉德斯卡红衣主教在这里是干什么的？他有什么计划？”

“年仅三十七岁的红衣主教，他的目的，正如你所知道的，首先是要装出与世无争的模样；事实恰恰相反，他野心勃勃，甚至想到快要生病的地步。他在三十七岁时的晋升使他欣喜若狂。他心里想：‘我能指望参加五次主教会议。我是个家财万贯的罗马人。哪个人能有我这样的锦绣前程呢？’使他感到愉快的是他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心扮演的既可靠又有利的角色，同样也是使人感到很愉快的。

“我没有必要告诉您这里有三派：第一派是行政官员，他们满足于现有的权力，这一派纠集了所有急于享乐的人；第二派是教会人士，愚蠢的波里涅克①派，但他们毫无实力，不过也没

有多大恶行；第三派是空论家，这一派在罗马，象在我们法国一样，代表了权势范围内的折衷派，事实上他们采取与改良主义思想实行调和的政策。空论家喜欢说：'不管怎么样，你们都答应下来吧，然后你们把执行许诺的任务交给我们。你们会发现这些许诺对你们并无多大妨害。'

"所有年轻人，凡是有些才干的，全部投到第三派里去了，它的领袖是马契红衣主教。事情也真凑巧，这位马契红衣主教自以为是德拉·契拉德斯卡红衣主教的父亲。

"您知道，在上一届主教会议上，法国为了反对马契红衣主教，宣布要否决一些教皇候选人。契拉德斯卡被派往法国大使身边，以便在下次主教会议上，他能牢牢掌握这位大使的秘密；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如果那否决的决定仍然威胁着马契红衣主教，他就设法改变这一针对马契红衣主教朋友的可怕裁决。

"也许您早已猜到，契拉德斯卡这个角色潜伏的巨大危险，就是外界传说他已爱上了公爵夫人。（顿时罗瓦桑全神贯注；心脏剧烈跳动；但又要装出一副完全无动于衷的样子。）这种危险，事实上也是相当可怕的。契拉德斯卡想为公爵夫人物色一位情夫，以便躲过这场危险。您可以完全相信他，让这类爱情尽量公开。到那时，他将成为这位情夫的知心朋友，而且他会夸耀这种友谊。

"这倒不是马契会有什么疑心。因为马契知道契拉德斯卡暗中在与一位名叫庞蒂妮的小姐来往，她出身相当高贵，但家境

---

① 波里涅克（1780—1847）：保皇派首领。在复辟时期曾任外交部长及总理职务。

贫寒，他爱她爱得如痴若狂。他掩饰得十分巧妙，通过这位庞蒂妮小姐的听忏悔神父和契拉德斯卡的姐姐C公主的听忏悔神父，让庞蒂妮小姐来到C公主家中做她的心腹女仆。就在这时候，契拉德斯卡红衣主教住进了他姐夫的公馆。这件事就这样获得了体面的解决办法。可是这种办法不能全部告诉这一派的所有成员，只能从一些机灵鬼的眼里消除所谓爱上公爵夫人的疑团。因此红衣主教巴不得早些看到您的公爵夫人有一位情夫。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才操纵了她的心灵。”

“怎么！难道他是公爵夫人的听忏悔神父？”

“怎么！您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却还不知道？呀！真不可原谅。”萨瓦里接着说道，他笑了笑，也许从听到七月份那几天的消息①以来，他还没有这样笑过。

“红衣主教想把年轻的德尔·瓦斯多亲王推到这个位置上去。他长得很英俊。不过，首先，他的美貌属于意大利型，似乎很难赢得法国女人的欢心，其次，德尔·瓦斯多亲王一无所长。”萨瓦里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在情场上献殷勤、卖弄风情总是必不可少的。有人从巴黎写信给马契红衣主教，说伏舍公爵夫人接二连三地被她的情人们诱骗过去，但她从未真心实意、心甘情愿地委身于他们。德拉·契拉德斯卡红衣主教说过：‘德尔·瓦斯多绝对达不到胜任这个角色的高度。因此，如果有哪个法国人经常绕着公爵夫人的身边转来转去，例如罗瓦桑先生那样，只要他愿意做她的情夫，那我必定全力支持他。’这个主意无疑

---

① “这几天的动乱直到一八三二年依然记忆犹新。即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天里，巴黎人民由于不满查理十世在解释宪章第四条条款时所颁布的某些法令，举行起义，进攻查理十世的卫队。国王不得不携带家属离开法国。”（司汤达）

对这位罗瓦桑先生的晋升大为有利。"萨瓦里亲王当天露出了第二次笑容，并接着说道："此外，也能使他在罗马的地位增添光彩。公爵夫人完全操纵着大使，他每天早上都非常害怕由于前夜的谈话以及你们法国人所说的风雅举动而受到牵连。"

"大使这个人的确讨人喜欢，"萨瓦里酸溜溜地继续说着："他占着一个高位，似乎只是为了在他提笔为一些细小琐事决心签名的时候瑟瑟发抖。

"而在那些盛大的场合下，是他才华超群的夫人牵着他的鼻子跑。然而有人在马契红衣主教家里议论说，如果这位罗瓦桑先生夺取了情夫的宝座，能够操纵公爵夫人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向他道贺志喜；倘若他的反应彬彬有礼，毫无法国式怒气冲冲的样子，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向他提出一些建议。

"以上就是我不无顾忌地对您透露的一些情节。"萨瓦里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他的表情使人联想起阿勃吕兹①地区的强盗，"也可以说，要是您不来问我的话，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年的交情，我也决不会告诉您的。"

罗瓦桑没有吭声。他想首先应该守口如瓶，不承认自己的心里有什么秘密。萨瓦里显然会向烧炭党头头们汇报这次谈话内容。

"假如我们愿意放弃历史而选择小说的话，"萨瓦里看见罗瓦桑默不作声时又接着说道："马契红衣主教正是教皇的一位合适人选。如果真的中了这样的头奖的话，这位以懒惰著称的马契红衣主教——懒惰恰恰是可能把他推上教皇宝座的原因之一

---

① 阿勃吕兹地区是指意大利中部的广大山区，过去常有强盗在这一带出没。

——就不得不利用一位象龚塞尔维那样的红衣主教①，也就是您的朋友德拉·契拉德斯卡的角色。一种是到七十岁时当上权势熏天的教皇，另一种是在四十五岁上成为拥有与教皇同等权力的龚塞尔维，这两种选择中间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除非在某种非常时期，一种选择不能绝对排除另一种选择。”

“刚才您对我讲的全部内容使我很难随便相信。”罗瓦桑终于开口说道，他的神情显得十分冷淡。“有一种十分简单的办法可以验证您说的那些故事。既然您自吹对伏舍夫人艳史中的详情细节了解得一清二楚，例如她对情夫采取的严格方式等，那么您也必定能告诉我她那些情夫的名字。”

“非常愿意，”萨瓦里接着答道。“请让我想一想这些法国人的姓名。第一位是特莱蒙伯爵；第二位时间不长，他是波阿瓦兰先生；第三位是有名的特吕契斯伯爵。他们的恋爱过程，道德上的冲突，以及后来的言归于好，都是当时巴黎社会上的重要新闻。因为她很天真，您那位公爵夫人。”

“唉！是的，我亲爱的亲王，您把社会上的流言蜚语都当成事实了。您对我说的所有这一切全是凭空捏造，没有任何根据。”

罗瓦桑嘴上这样说，心里却不是滋味。他拉拉扯扯讲了很久，想尽各种办法驳斥萨瓦里；然而事实上，后者所说的故事再真实不过了。伏舍夫人的爱情关系里肯定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然而她是位贵夫人，因而凡是她那个圈子里的重大事情都逃不过人们的耳朵。何况她只在口头应酬时，才去应用欺骗和

---

① 龚塞尔维红衣主教(1757—1824)：威尼斯主教会议秘书；他曾代表教皇参加过一八一四年的维也纳会议，故有人称他“不是教皇的教皇”。

伪善的手腕。她不懂得，也许根本就厌恶在生活的重大事件中使用虚伪手段，这种手法，即使在当今的巴黎，也已经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效果。后世将会有人说，十九世纪初期的妇女，运用巧妙的虚伪手段捞到的钱财，和男人用诈骗术骗到的钱财同样惊人。

罗瓦桑说完以后，不再理睬萨瓦里。这位亲王，如同所有爱好幻想、热情奔放的烧炭党人一样，实在使人讨厌。

“不能再犹豫了，”罗瓦桑心里盘算着：“我在公爵夫人身边的地位摇摇欲坠；我要么就一走了之，要么就立即行动。

“如果不知道红衣主教心中的想法，任何行动都是不可能进行的……今天晚上起，”他高声说道，一面有力地跨着大步，“我将成为他的知心朋友。我要尽可能多地接近他。”

红衣主教为了找到在罗马销声匿迹的理由，这种理由在这个国家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推说他对文物抱有特殊的爱好。他还安排了一个文物陈列室。罗瓦桑请求他接见，约在第二天会面。罗瓦桑要主教向他解释古董商们对伊特鲁立亚①的一小片文物的各种各样丰富的想象；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对红衣主教的拜访变成了一堂文物知识的正规课。罗瓦桑听凭红衣主教对摆在他的文物陈列室内的每一件相当精美的文物向他作详细说明。罗瓦桑声称坚信古代宗教。他发现对方对他并未生疑，于是他甚至示意他的导师，虽然他有时也会嘲弄德国哲学家，但从心底里还是相信宗教的。

“这是解释世界的唯一方式。”他巧妙地望着红衣主教又说道。

---

① 伊特鲁立亚是意大利古代地区名。

意大利人的眼睛眨也不眨。

"这些人真不简单!"罗瓦桑心想:"他们怎么才能不到处支配别人呢?"

红衣主教很高兴。

"难道他真会傻乎乎地相信我吗?"罗瓦桑继续深思。

意大利人在他们感情上的变化极为迅速,和我们大不相同,这是他们的"法国式激动"。事实是一星期后,红衣主教和罗瓦桑开始结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

罗瓦桑觉得时间逼人。公爵夫人和他的谈话日益频繁,他不愿意看见十多天后,这些交谈仍旧毫无进展。罗瓦桑不必装腔作势,当红衣主教对公爵夫人说话时,他不必匆匆避开,罗瓦桑发现主教有时在金碧辉煌的大厅中央,对他提出作为良心导师应该说的又庄重又无生气的告诫,他觉得非常惊讶。

这些言词和说话的场合极不相称,甚至使人觉得滑稽可笑,但许多意大利人却毫无觉察。这个国家里的人们常常会情绪激动,这种激动的情绪是自私的,并渴望与人争吵。

另一方面,罗瓦桑留意到红衣主教经常讲到德尔·瓦斯多这位确实非常英俊潇洒的年轻亲王的名字。

公爵夫人并不认为这里有丝毫恶意,故而答应只要她举行唯有知己才能参加的小型音乐晚会,她便通知德尔·瓦斯多亲王。

"这位萨瓦里空想家一定不是在捉弄我。"罗瓦桑心里琢磨着。"不过,这个政治上富于幻想的家伙怎么会在社会历史方面具有如此正确的见解?"

又经过几天犹豫以后,罗瓦桑在某次散步时终于清楚地认识到公爵夫人喜欢和红衣主教谈话更胜于和他谈话。红衣主教

不得不中止散步；主教一旦离去，公爵夫人只能跟她的女儿们说话，她就挽住他的胳膊，离开了她们。

“毫无疑问，我不过是一个万不得已才被选中的人，”罗瓦桑心想：“我不去享受这些女才子所赐予的轻率的恩典，反而浪费时间去想入非非。我非但没有根据新的情况采取行动，而且如果我继续按过去的方式行事，也许我已配不上别人给我的这种恩典了。”

“夫人，您觉得我几天来神色严肃，”他突然说：“这是因为我真的被最近我在阅读的一本书感动了。我看到了一本装潢考究的《启示录》①，我阅读了这本情节离奇的书……”

罗瓦桑不久前刚读完了《启示录》，当他扼要叙述这本情节惊心动魄的书的内容时，就象一部连载小说介绍新的故事情节那样，他成了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他故意回避一些不可信的、荒诞不经的片段，着重突出那些特别恐怖的情节。

散步不到三刻钟后，他把公爵夫人吓得脸色煞白。她被故事深深感动，连罗马夜间的寒气常会带来的真正的危险都顾不上了，把庞菲里别墅里的散步一直持续到深夜。公爵夫人的女儿们冻得直打哆嗦；而这位好母亲竟毫无觉察。

她要求罗瓦桑找一本用大号字体印刷的《启示录》。

“呀！她要在夜里阅读呐，”罗瓦桑心想。他知道她的视力很弱。

他辞别了公爵夫人，跑遍罗马的各家书店，三小时后，当他进入大厅时，看到公爵夫人听着红衣主教说话时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不由得心上沾沾自喜。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德尔·瓦

---

① 《启示录》，《圣经·新约》中的一卷。

斯多王子百无聊赖，似乎闷得发慌。罗瓦桑为了能站在与公爵夫人对话的距离范围内，根本不想介入大厅里任何一群人。

公爵夫人和罗瓦桑之间对《启示录》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罗瓦桑仿佛已被深深地打动，可他还是留意到在每次谈话时总要重复提到《启示录》是由某个头脑有点儿反常的作家写出来的诗篇。

“我喜欢的不是作品的思想，而是作品唤起的我那些感情。”

当他说这些话的同时，他的眼睛总是盯住公爵夫人那细嫩而红润的嘴唇，想看看她会不会流露出一丝嘲弄他的微笑。决非如此。他们围绕《启示录》开展的话题，无须罗瓦桑引导，自然而然地促使他们两人共同阅读这个诗篇和《圣经》里的其他许多篇章。

公爵夫人心目中的英雄是费纳龙①，因此她的基本原则就是大慈大悲。如今她比通常情况下更多地见到罗瓦桑，她认为自己只是因为服从了这个慈悲原则。

她心想：必须安慰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他象很多思想脆弱的人一样，缺少固定的信仰。”

而事实上，公爵夫人反倒是屈服于她自身的感情，屈服于她内心的恐惧，一旦她在较长时间里孤单单一个人时，她就会吓得魂不附体。罗瓦桑对他们谈话中展开的争论不只抱着一种动机，这种谈话能使她感到永恒上帝的存在现实，同时也使她间接地看到天主的判决必须是铁面无私、毫不留情的。

罗瓦桑出于对追逐女性的热心劲，甚至不惜到冉森派教义

---

① 费纳龙（1651—1715），法国散文作家。一六九三年入选法兰西学院，两年后任康布雷大主教。著有《论女子教育》、《对话集》、《致学院书》等。

书里去搜集许多可怕的论据。他无非是为了说得不致太荒唐，因为使他感到特别惊异的是，公爵夫人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女神学家（她早已读过和思考过费纳龙的《圣者格言录》）。罗瓦桑还想到先和他的新朋友契拉德斯卡红衣主教一起准备好谈话的内容。主教心里主张的却是耶稣会的伟大原则："去做您愿意做的事情，然后您来告诉我您做的一切"。两个世纪来，这种原则使意大利社会的各个阶层生活得甜蜜舒适，也使耶稣会教士在勒索金钱时得到另一种补偿。但您千万不可对宗教作出独自的解释，否则您会沦为耶稣会教徒，肯定会入地狱。

罗瓦桑还想尝试是否能欺骗红衣主教，并以此为乐。好几次他真以为红衣主教误认为他的头脑已被地狱的恐怖吓唬得有些糊涂了。罗瓦桑开始时总要留意说明他对考古学的那些无稽之谈坚信不疑。这似乎是意大利人唯一相信的荒唐事，而在这方面，红衣主教完全站在他的国家这一边。

心地善良的公爵夫人对罗瓦桑产生的怜悯之心，最后也习以为常了。就象谈论许多在众人眼里看来是滑稽可笑的事物一样，她竟敢和他赤诚相待。她爱和他交谈，而且胆子越来越大。谈她的纯洁道德，谈她这位贵夫人的习惯，也谈女人的贞节。她一看见他，就喊住他，甚至走到他靠着的客厅桌子跟前，站在他的面前。这些细节早被觉察并被议论。出于尊重，人们避开他们，可是各种猜测纷至沓来，更确切地说，这些猜测最后变成了一种确信。

而有趣的是这种确信连罗瓦桑也有同感。他也错以为公爵夫人爱上了他。

一个傻瓜的行动最后使他陷入了困境。年轻的德尔·瓦斯多亲王气冲冲地离开了公爵夫人的社交圈子，同时四处扬言罗

瓦桑是他的仇敌，迟早他要进行报复：也就是说，他要派人杀掉他。事实上早在两个世纪以前的一六三二年，德尔·瓦斯多亲王的祖先也许是这样报复的。可惜，如今在亲王这个阶层里的成员甚至连派人去捅刀子的勇气也都荡然无存了。资产阶级本身也不捅刀子了。只有那些小店员以及住在五层楼的人①才去持刀殴斗。不过在这些阶层里，人们还懂得爱憎和企求。

罗瓦桑自以为有人爱他，因而自命不凡，但接着好长一段时期内，他悲观失望，忧心忡忡（还含有厌恶的成分）。他担心将履行一个同样严肃的保证。

"我当然很想取悦公爵夫人，"他心里想……："确切地说是要了解一下我还能不能运用我青年时代的武器。但是被人所爱，尤其是被一位将变得虔诚的女人所爱，况且她对任何事物早有所谓'道德'或'不道德'的见解，那我无论如何不要这种女人！我宁可去爱一个手上牵条狗的女人。再说，"这时他的悲观失望使他想起一件他已经忘记了的事，"伏舍夫人已实足三十五岁。而我还得操心为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消愁解闷，五年后，她是个四十岁的女人。不，我怎么也受不了！我这人太老实，难以胜任命运交给我的这个角色。要是我确有把握，一年以后，部长大人会把我派往伦敦或维也纳去，也许我还受得了。"

罗瓦桑一旦肯定伏舍夫人爱上了他，就想起他在漂亮的罗马女人身边的失败。

"不管我有多少才华，"他边笑边想："我正在衰老。情场手腕对我早已不适用。然而既然来到这个爱情之国，也许最初担心目不暇接，难以选择，结果却从未握过一位罗马女人的手，这

---

① 指平民。

种情况真叫人难堪。”

这些想法增添了他几分淡淡的忧愁；他不禁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中爱情给他带来的所有那些幸福时光。

由于他老是缺乏手腕，并且常常听任自己的幸福完全自然地发展下去，因此他笨拙地听任几个情妇对他的爱情慢慢冷却下去。也由于他缺乏手段，人家好几次离开了他，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几次以后，他白白地浪费掉多年的青春，他总是郁悒寡欢。

他从这些悲哀的回忆中清醒过来时，显得冷酷无情。

“有两件事要做。”他果断地下定决心。“首先在我显得鄙视公爵夫人的爱情之前，我必须取得并证实这种爱情的表示。

“其次，我必须行动。这个女人心地真诚，出于友谊，她会自然而然地爱上我，对她来说，这样真是求之不得。”

这种表示爱情的决心使他轻松自在。尽管他说出了“三十五岁”，但他心里觉得公爵夫人真还值得去爱。她的思想感情的确还十分天真，她也完全没有一般妇女使脸颊上现出皱纹的拘谨姿态；除非您暗中盘算，除非您想起她的几个孩子，要不您怎么也想不到她有三十五岁。她那双如此天真、如此美丽的眼睛早已彻底征服了罗瓦桑的心。尤其在私下里，当她的眼睛能够表达她内心感情的种种变化时，这种眼神真使人难以抵挡。

当谨慎的代言人还在罗瓦桑灵魂深处不断重复这个该死的声音：“三十五岁”的时候，幸福和希望的代言人应声答道：我呢，难道我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吗？罗马城里的漂亮女人刚才不是教训过我要有自知之明吗？

同一天晚上，他正和公爵夫人一起欣赏伯腓尼的新版画时，他故意把手触到公爵夫人的手上。她迅速地瞥了他一眼，但是

她所表现的惊讶神色如此平淡，既缺乏喜剧性，也没有矫揉造作之感，使他不得不意识到他完全转错了念头。

哪有什么爱情！？就在这天晚上，她还看了他三四眼，可是眼神里就连喜悦、善良的那些简单表情都几乎很少再现出来。

第二天，她的举止显得很匆忙……

再一天，她的眼睛含意明确……

又一天，伏舍夫人对他十分冷淡，要不是她非常讲礼貌，真会对他不耐烦的。她不幸失去了一位朋友。

…………

王允道 译

红 与 绿

第 一 章

一八三＊年将近年终时，海军准将冯·朗戴克伯爵回到他的故乡柯尼斯堡①来了。多年来他一直被委派在普鲁士外交界工作。此刻他是从巴黎回到这里的。这个过去在战争中表现勇敢的人却是一个相当老实的人。现在他几乎经常提心吊胆，他担心的是他不具有通常人们认为充任大使这种角色所必需的聪明智慧——德·塔列兰②把这个职业给搞糟了——，况且他还想象用不停地讲话来显示他的才能。冯·朗戴克将军有另一种表现自己的方法，这就是爱国主义。比如每当他遇到回忆起耶拿③的时候，他就气得满面通红。最近，当他回到柯尼斯堡时，他特地兜了一个三十多里远的大圈子，以避开布雷斯劳④。因为早先在耶拿战役时代，在这个小城里有一个普鲁士军团在法兰西的几个小分队面前缴械投降过。

对于这位勇敢的将军——七枚十字勋章和两枚高级荣誉勋章的合法持有者——来说，爱祖国绝非为了使普鲁士恢复幸福和自由，而在于寻求为我们上面提到的那次命中注定的溃败报仇雪耻。

将军的这些永无穷尽的谈论在柯尼斯堡的社交界迅速取得了成功。大家都愿意听他讲述巴黎。柯尼斯堡是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城市，我愿意公开宣告，她是德国的思想首都，法国人在这里绝不被人喜爱。虽然蒙他们仇恨我们，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也极其蔑视欧洲所有其他民族；就我所见而言，他们尤其瞧不起那些和德国人的优良品格相仿的人。

也许还没有人听到过一个来自维也纳或马德里的旅行者的谈话，于是大家就向这个极其幸运的饶舌者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这个地方最漂亮、最迷人的女人都想知道意大利人大街——这个世界的中心——是什么样子；杜伊勒利宫是怎样朝向罗浮宫；塞纳河上是否有和维斯瓦⑤河上一样的大帆船。她们尤其希望知道，晚上到一位太太家去拜访，是否必须在早上收到她一张小小的卡片，说明她当晚在家。

尽管准将喋喋不休，但他绝不说谎，这是一个德国式的饶舌者。他并不企求感动他的听众，只是希望获得这种对他以前旅行中看到的美好事物的动人的回忆的诗意的陶醉。这种绝不用说谎来哗众取宠的习惯，使得他单调的叙述经常受到我们那些聪明人的责难，但又赋予他一种特有的风趣。

早晨三点钟，银行家皮埃尔·旺汉——这个全城最富有的人——举行的舞会上挤满了人，几乎没有插足的余地，至少有三

---

① 柯尼斯堡，今西德城市。

② 德·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大臣(1797—1807)，(1814—1815)。

③ 耶拿，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南部城市。一八〇六年十月十四日，拿破仑于此大胜普鲁士军队。

④ 布雷斯劳，今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

⑤ 波兰的一条河名。

百个人在同时跳华尔兹舞。这个宽广的大厅被上千枝蜡烛和装饰着的两百面小镜子照得通明。一片无忧无虑的欢乐景象。这些人是幸福的，此时此刻，他们并不象在我们这里一样，除了让别人注意自己外，什么都不想。真的，这些欢乐的舞曲和华尔兹舞的冲动交融在一起：世界上第一流的单簧管演奏家，著名的哈尔特贝格同意演奏几支华尔兹舞曲。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俯允降低使人厌倦的协奏曲的雄伟的高度。皮埃尔·旺汉差不多答应了他的女儿米娜的请求，为她准备几百个金路易，以便去巴黎为自己取得声誉。因为人们在别处虽可显示才华，但唯有在巴黎才能扬名天下。

米娜·旺汉是皮埃尔的唯一继承人，就象她父亲是当地最富有的银行家一样，她也是柯尼斯堡最漂亮的姑娘。她已经被十来个年轻人以一种完美的仪态邀请跳舞，他们显然是德国式的，这就是说有着非常长的浓密的金发，眼神温柔或者暴戾。米娜听着准将的叙述，忽略了乐队的提示。哈尔特贝格又开始他第二支迷人的华尔兹。米娜心不在焉，这个得到过她同意的青年，站在距她两步远的地方不知所措。终于她想起了他，微微做了一个手势让他不要停止。准将正在描绘圣克鲁的壮丽的喷泉：它一直射到天空，然后坠落在塞纳河的谷地中——那里绿树成荫，风景如画，距离比法剧院只有一小时光景的路程。我们敢说，正是这最后的想象使米娜忘掉一切的。在普鲁士，人们尽管有大片的森林，非常优美，风光迷人，但就在离这些森林一法里远的地方却存在着野蛮、贫困，必须谨慎小心，否则就要毁灭。这些各式各样悲惨的、野蛮的、无法消除的不幸事件，促成了金色沙龙里的爱情。

第二个华尔兹舞伴很快就过来了，他幸福得满脸通红。他

看到所有的对子都过去了，米娜却依然不跳；总有什么原因阻止她把手交给她第一个舞伴；他还存在和她跳舞的希望，他被幸福弄得如痴如狂。米娜用几句简短生硬、漫不经心的话告诉他：她疲倦了，不想再跳了。这时，准将讲了很多法兰西社会的坏话，说那个社会由一些冷酷无情的人组成，在他们那里，奚落人的乐趣，窒息了尽情欢乐的幸福；而他们竟还敢嘲弄十八世纪德国的不朽之作《维特》①。说着，准将又高傲地抬起头补充道："这些法国人从来只知道对一个重视荣誉的人进行可耻的讽刺。那些人生来就没有激励精神的那种美好的感情。举例说，只要一谈起我们德国，就是为了糟踏我们。任何优越性都不能在他们的灵魂中激起好感，他们只是凭自己的直觉感到恼怒。最后，请您想想，在这些人中间，一个生来就是伯爵的军官却不能把他的头衔放在他的正式签名前面，如果他不是上校！这些雅各宾人！"

"所以在这些嗜杀成性的人中间，什么都嘲笑！"米娜的第二个舞伴叫了起来——他擅自停留在距她两步的地方。准将看了他一下，他简直不知道，这个深刻的见解是否本身也受到了雅各宾主义的玷污。这个青年在米娜的身旁全身发抖，对外交官投来的严厉的目光无动于衷。他已堕入情网，并且相信猜中了米娜的思想。

将军一心急着表现自己是个法国通，不再注意这个年轻人。"这些轻浮的人，"他接着又说，"肯定由于软弱，不愿相信一个真正喜欢伤感的心所体验到的崇高感情；尤其当这颗心，由

---

① 即十八世纪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

于理所当然的骄傲，在诉说这些感情，并给它自己蒙上一层光环的时候。”将军对第六感官——就象非凡的歌德对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提出了上千个证明。“他们根本看不见什么是高尚的，他们根本感觉不到友谊的甜蜜，举例来说，”他补充说，“我不能做到和任何一个法国人建立友谊，但我却曾经和几千名法国人亲切地交谈过。”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就是德·克莱伯爵，他的动作或者个性——正如他们所讲的——由于他那驾车的马而引人注目。我叫他从梅克伦堡①弄来几匹黑鬃的浅栗色皮毛的好马。伯爵象发疯似地爱它们。在上一次隆尚②赛马之后，他使所有的报纸都谈到了那几匹马。他感到很幸福。但突然之间他又把它们赌了一千五百路易。说实在的，他赢了，但这些马究竟是他心爱的啊！他几乎每天早晨都到马厩里去进早餐，可是既然赌了，他也就有可能失去它们啊！”

好象就在那次出色的赌博之后，这位德·克莱伯爵便宣布他是冯·朗戴克将军的知心朋友。作为回报，将军向他倾吐了对腓特烈大帝③、罗斯巴赫④和不朽的耶拿的看法。

“不过，该死的，我亲爱的伯爵，”德·克莱先生叫道，“我们是在耶拿之后到你们那里去的，你们是在滑铁卢之后到我们这里来的，在我看来咱们这就两清了。我们不用从这一方再到另一方去。我看到在你们那里，只有一个人可能有兴趣挑起你们的

---

① 梅克伦堡：今东德城市。

② 隆尚：巴黎布洛涅森林中一个有名的赛马场。

③ 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

④ 罗斯巴赫：普鲁士村庄。一七五七年十一月，腓特烈大帝在此大败法军。

怒火，把你们推到一场战争中去，来阻止你们想在柏林印制一份《喧闹》晨报。你们可不要被吓住，你们得显示出你们是些聪明的人。请相信我，所有这样谈到国家荣誉的爱国者，全都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柯尼斯堡议会议长（地方长官）先生庄严地端坐在离准将两步远的地方，对这番言论皱了皱眉头，以外交家的审慎态度不去明确表态。

“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米娜叫道，没有发觉自己把他想得太高了。

在准将四周围成一圈的十五到二十个人朝她看了一下。议会议长不太高兴，准将本人也显出吃惊的样子。米娜有点发窘，但瞬间又恢复平静。她神态自若，毫无惧色地看着她身旁那些惊叫起来的姑娘，这些姑娘远不及她美丽。接着她又用极其平缓的语调询问准将，当初按他的意思弄来几匹浅栗色马的那位伟大的哲学家叫什么名字？

“啊哟，除了这个德·克莱伯爵还有谁呢。我相信这是我在巴黎居住十年之后可以给他写信的唯一的法国人。你们看这些人多么富有感情！我和另外一些人的交往总是刚开始接触便马上结束。这是我们这些外国人经常遇到的事情。”

米娜放弃了哈尔特贝格演奏的全部华尔兹，兴趣盎然地向准将发问。这个人简直心醉神迷了，因为他吸引了柯尼斯堡最漂亮而又被认为是最傲慢的姑娘的注意力。年过四十五岁的他不仅胜过了这个那个舞伴，而且征服了整个舞会。好心的准将心里甚至在想，他独个儿战胜了所有那些行动灵活的青年小伙子。“这就是什么叫见多识广，什么叫泰然自若。”他想，“可惜这么一个动人的女子却生在资产阶级家庭里！”

米娜爱法兰西爱得入迷了，不再去想这位戴着十字勋章的准将那副滑稽可笑的样子。她心里想：每一枚勋章肯定都是卑躬屈节地获得的。（可以看出她是个自由主义者。）第二天，她派人到大书商德内尔那里取来一套两百卷切口涂金的法兰西文学名著。这些书她本来已经有了，不过她在重读一种新版本时，似乎得到一些新的东西。要知道米娜是柯尼斯堡的名人——也许是智慧最高的教授兼特别顾问埃贝尔哈特先生的得意弟子。这位先生由于是廉价政府的拥护者，现在正在西里西亚的要塞里坐牢。

正是这种对一个年轻姑娘的奇特的教育，招致了她的全部不幸。在当地圣心教堂里受教育成长起来，怀着对至高无上的教会保护人授予一个勇敢的外交官的十字勋章的永久的崇拜，她本来肯定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她已命中注定极为富有。

舞会的六个星期以后，刚满五十岁的皮埃尔·旺汉突然去世，留给他唯一的女儿二百万塔勒①（差不多等于七百五十万法郎）。米娜的痛苦是难以描述的。她热爱她的父亲，她是他的骄傲，而他在她身上的确显示了一种传奇式的感情。要知道在德国人们并不由于对金钱的崇拜而变得完全冷酷无情。米娜的精神全被这残酷的事件搞乱了。她一直把她的父亲看作她一生中坚定的依靠和朋友。她的母亲太年轻太漂亮了，几乎就象她姐姐一样。软弱的女子陷于男子们各式各样圈套的危险中，她们将怎么办呢？她们突然发现，这笔在柯尼斯堡算得是相当巨大的财富使她们感到不安。她们将过没有保护人的孤独的生活，这笔财富会不会给她们增加不幸呢？

---

① 日耳曼帝国时大银币名。

这是唯一存在于米娜深刻的绝望中的感觉。自从她父亲死后，她就陷于这种绝望之中。由于痛苦，这种感觉被引入她的心底并占据了她整个心灵，但并未有所内疚。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哀悼她父亲的方式么？

旺汉先生死后几个月，只要稍微靠近德国北部的年轻的巨商大贾都不约而同地来到柯尼斯堡，大部分都是被介绍到旺汉商号来的，这个商号由皮埃尔的侄子维尔海姆·旺汉继续经营着，因而他们的名字都在米娜面前一一被提出来，他们对这位幸运的侄子都非常亲切友好。

这群年轻人过分明显的殷勤远不能满足米娜的虚荣心，反而使她感到苦涩。她陷入深沉的思考。她那女性的温柔——这和她的痛苦一样多——被这些非常有节制的，然而却是以她为目标的关心深深刺伤了。举例说，她简直不知道到哪里去呼吸新鲜空气好，因为她每次外出的路上都会有五六个骑马的年轻人向她致敬。她不得不让马车把她拉到离柯尼斯堡两法里的地方下车，并每天改变散步场所。

每当她们遇到这些年轻人时，米娜就会含着眼泪向她母亲说："假如我认为这些先生从不同地点来到柯尼斯堡是为了我们，是不是在我身上有着过多的非常可笑、非常使人讨厌的虚荣心了？"

"我们不要把这些事看得过分严重，我亲爱的朋友。"旺汉夫人说，"可能是偶然的，这些相逢都是巧合。让我们选择最最僻静、风景最差的地方去散步吧，不到最后时刻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那些奇怪的事情是专门对着我们的荣誉的。"

这两个女子选择了弗里希-哈弗海滩（柯尼斯堡邻近的海湾）最荒芜的地方去散步，然而也没有用。每次总是迎面遇到一

些光彩照人的骑马的行列。这些年轻人甚至模仿米娜服丧的样子以穿黑色服装为时髦。原来这些先生和旺汉夫人的马车夫串通好了，旺汉太太一通知当天散步的时间和地点，他马上就通知他们。

第 二 章

米娜无奈只有尽量少出门，她只能在这个华丽的套间内漫步。这个套间非常豪华，是她父亲的杰作。这里以前是和社会上一些最显赫的人士会见的场所，现在却冷冷清清。由皮埃尔·旺汉建起来的这所富丽堂皇的邸宅位于柯尼斯堡美丽的弗莱德里克—加斯大街的北端。最引起外地人注目的是大量的、从门口凸出在路边的有七八个梯级的台阶。小台阶旁光可鉴人的铁栏杆炫耀着主人的富有，我相信它们全是柏林铸造的，是稍嫌古怪的德国式样。这些环绕着的花饰并不叫人不快，它们具有新奇的优点，并且和这幢高贵的建筑的窗户的装饰配合得十分和谐。这些建筑，在柯尼斯堡，指的就是高于路面四五英尺的底层。这些窗户的下部，全装配着活动的框架，上面蒙着一种作用奇特的金属布。这些很容易满足太太们好奇心的发光的布，路上行人的眼光是穿不透的。由于这种金属的织物发出一星星、一星星的闪光，照得人眼花缭乱，外面的先生们对住宅里面什么也看不到，而在里面临窗工作的太太们却完全可以看到外面的行人。

这种娱乐和不出门的散步——假如大家愿意接受这种大胆的说法——构成了普鲁士社会生活显著的特点。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要是人们愿意骑马散步，并有意把马弄出一点声音

来，人们肯定能看到一座城市里所有漂亮的女人，她们全都对着她们的窗户下方的玻璃在做活。甚至有一种有个特殊名字的梳洗打扮的方法，被指定要在这块窗玻璃后面进行。这种窗玻璃，在一些收拾得比较整洁的人家，是一块相当透明的镜子。

女人们的猎奇心还借助于一种辅助手段，这就是在每个高贵的家庭里，底层高于路面四英尺的窗户的两旁有一些一尺高的镜子，支在一只小小的铁扶手上，略微朝里倾斜。通过这些倾斜的镜子，这些女人可以看见从马路顶端过来的行人。而正如我们说过的，这些先生好奇的眼光却不能穿过这些金属布而透入屋里。这些金属布在窗户下面闪闪发光，使人眼睛发花。但即使他们看不见，他们也知道有人在看他们。而这种确信加快了活跃柏林和柯尼斯堡社会所有小小的离奇故事的进展 速 度。有一个男人确信每天早晨曾多次被他喜爱的妇人所窥视。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金属布框有几次纯粹因偶然而被移动，散步的人当然会窥见这位妇人，她一双美丽的手正在设法把它放回原处。人们甚至可以说这些窗框简直会说话，谁能懂得它或者被它触怒呢？

因此，在这个和所有其他城市差不多的城市里最漂亮的建筑物里，米娜在她的母亲和她们的表亲德·斯特隆贝克太太旁边干着活儿度过时光。这位德·斯特隆贝克太太是个年轻的寡妇，非常尖刻，她每天都来和她们一起消磨几个钟点。

米娜有几天上午接待她几个亲密的女友。这些年轻的姑娘就象对那些可怕的男人获得了新的胜利一样，笑着告诉她：黑颜色的衣服对这些衣饰华丽、装腔作势的年轻人来说，已成为一种荣耀。而且由于穿着这种衣服，几天以来已经给这种衣服取了一个特殊的名字，这些先生把这种又窄又小的黑衣服称之为弗

雷德里克—加斯礼服，也就是他们到这里来炫耀的这条街道的名字。

米娜对这个她必须装作不知道的情况从最坏的方面去考虑。旺汉太太注意到有一段时间以来，米娜一反柯尼斯堡所有女子的常态，再也不透过这些小小的金属布去观看路上的行人。她为这个不住地和她开玩笑。

在这个姑娘和她仍旧年轻的妈妈之间，谈话的口吻一直是完全平等的。这种习惯使我们觉得也许有点不太适合于法国。但米娜没有比她母亲更好的女友。从童年开始，她就习惯于在家里度过她的时光，就好象这是天生最合适的。在德国，年轻姑娘在结婚以后会失去某些自由。

旺汉太太看到米娜不肯明确回答她为什么突然不再看弗雷德里克—加斯大街上的动人的风光，还有远处名叫阿马里昂吕的出色的英国花园，也就不再和她谈这个问题了。

但是有一天，下午三点钟左右，为了享受冬天美好的阳光，柯尼斯堡可爱而漂亮的年轻人都到弗雷德里克—加斯大街来散步，穿着雅致而随便，完全是德国式打扮。米娜明显地生气了。

“妈妈，你愿意到那个蓝色的小沙龙里去工作吗？”她突然说。

“不过，我亲爱的朋友，蓝色的沙龙只有在晚上才惬意。它朝着院子，在冬季的白天，那儿看上去再阴惨也没有了。你怎么想到要离开这春天似的温暖的阳光，把我们弄到那个地窖中去呢！自从你父亲一年以前根据我们可怜的囚犯、特别顾问埃贝尔哈特的计划布置它以来，你为这个沙龙简直发疯了。”

米娜脸红起来，一声不吭。

“我敢打赌，”稍待片刻之后她母亲接着说，“你和这些在我

们窗下走来走去的、穿着紧身礼服的漂亮的年轻人中的某一个关系微妙。我甚至觉得，在走到围绕着我们房子的漂亮的花岗岩的人行道上时，他们说话声音都要提高一点。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他们中有好几个，在我们遭到不幸之前举行的最后一次舞会上和你跳过舞。他们中的某一个是不是从这一天之后就想入非非了?"

我看到读者不高兴了，但我承担一切后果。我拿定主意要真实。是的，不幸的是，有一些国家人民的行动准则并不完全象法国。是的，有一些国家，那里一个对自己女儿的端庄非常有把握的母亲，会和她女儿一起拿可能成为女儿意中人的某个男人开开玩笑。同样，叫人感到气恼的是，几乎所有的婚姻都是由于爱情才成功的。而在整整几年中间，这些小姐就在沙龙的一个角落里，距她妈妈三步远的地方和前来求婚的男人聊天。而假如这个人不再登门了，他就会名誉扫地，当然这种事是极少的。尽管如此，这段时间给双方都可能带来生活中最美好的回忆。

这种诚实的自由有一个可怕的后果，这就是经常有一个富有的青年和一个贫穷的姑娘结婚，借口是她很美，所以他爱她爱得发疯了。这给那些阴郁的，既不聪明也不漂亮的小姐的可尊敬的阶级带来明显的损害。而在法国，我们所有不成文的有关婚姻的立法基础就是保护富有但却丑陋的小姐们。从哲学上看问题，如果不是会损害那些在我们中间受托替一些素不相识的富人促成婚姻关系的公证人的话，我倒是相当喜欢那有点糊涂而又迷幻动人的幸福的两三年的，这是他们国家习惯给予一个年轻的德国人的。他恰巧在我们心中第一次响起可怕的"需要之声"的如此阴暗的时刻遇到了这种幸福。"必须有一个职业"，她说，于是，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象个多余的人那样到某个阴暗的

办公室里去干活儿，以便有一天能够得到一份工作。这个年轻的德国人在去这个阴郁的办公室的时候，一天两次经过他所爱的年轻姑娘的装着金属布的窗下，她正在那里伴着她的母亲做着活计。假如她同意他在她那条路上走过三次而不是两次，他就会感到十分幸福；而假如她感到某种情况使她不愉快，她完全懂得在第一次相遇时请他选择另一条去办公室的道路，而不要走原来的一条。

也有几次，人们在父母眼面前交谈，两个人都坐在一张漆成绿色的木头桌子的顶端。这些桌子在“绿色的猎人”花园中到处都是。这座花园是英国式的，坐落在距离柯尼斯堡四分之一法里的地方，由于它古老的榆树而出名，以前属于古代的奎德林堡修道院。

就在那里，每星期有两三次，在夏天晚上五点钟，城市里所有的年轻姑娘和年轻妇人都相约在露天吃牛奶咖啡。总有几个波希米亚音乐家的队伍在一定距离之外演奏长号，他们躲在现代的巨大的榆树下面。这些榆树是属于最后的伟大的条顿骑士团的主人们的。年轻的妇人用小巧的银茶杯弹奏竖琴，跟着乐队来收钱。假如这些波希米亚的音乐家演奏他们自己安排的音乐不受欢迎，她就一个小钱也不接受。这些音乐不外是贝多芬、韦贝尔、莫扎特的作品的选段，或者另一些同样古老的作家的作品，如巴赫或者亨德尔。

对音乐和爱情敏感的心觉得这些长号的声音美妙悦耳，它们正依着缓慢的节拍演奏着。这些感情最干枯的心：悭吝的商人们，忠于宫廷的年老的法官们，颂扬和俄国结盟的新闻记者们，并没有因此感到特别不快。这个音乐对非谈话不可的人是遥远的，人们可以不听，假如人们并不打算欣赏它。总之，这种

甜蜜而又忧伤的音乐没有一点法国女歌手的那种厚颜无耻的味道。这种法国女歌手通常是由一个戴黄色手套的男人带领着，坐到钢琴旁边去的。

不过，读者也许会说，您是否要让我们读一篇德国游记或者一篇简短的小说？或许两者都不是，可能什么都不是，而只是一篇根据著名的舍林①的原理写出的先验的形而上学的论文，这些原理由于害怕法兰西人的讽刺，人家把它放在一次聪明而又亲切的对话之中。这次对话将于绿色的猎人花园之中，在小说的女主人公米娜·旺汉和这些紧紧裹在他们装饰着漂亮的黑天鹅绒齿形边缘的礼服里的年轻人中间进行。当这种对话的内容变得非常高深时，它就可能在米娜·旺汉和她的主宰者、教授兼特别顾问埃贝尔哈特之间进行。现在埃贝尔哈特正为了他的利益留在施丰特尼茨，这是西里西亚最漂亮的普鲁士式的城堡。

目前，尽管对话仅仅在米娜·旺汉和她母亲之间进行，而我们还没有谈到这本书的雄伟壮丽的部分。

米娜在她母亲的批评下满面通红，然后搂住母亲，泪如雨下。

"哎呀，"旺汉太太笑着说，"你看，我可怜的米娜就要失去她的朋友、柯尼斯堡年轻的姑娘们送给她的'骄傲的女人'这个别名了。我不会为这件事生气，你可怜的父亲多么希望在你二十岁以前替你找到一个丈夫！"

不过米娜一点也没有笑，旺汉太太又神色严肃地说："是不是有人过去爱你，现在不再爱你了？或者是你起了某个奇特的

---

① 舍林(1775—1854)：德国哲学家。

念头而吓坏了？谢谢老天爷，这些念头你是从来不缺的。再不然是不是有人不如过去那么爱你了？”

“你又要跟我开玩笑了，亲爱的妈妈，还要说我古怪，所以我几乎不敢讲话了，可是这些年轻人使我很讨厌。”

“怎么讨厌了？”旺汉太太笑着说，“这就是说他们中间的一个引起你的愤怒了？说不定有一个朋友为他出了坏主意？”

“我不好意思把我心里所想的告诉你，”米娜鼓起勇气说，因为她终于下决心敲破了这一特殊题目的冰块。“不，亲爱的妈妈，是所有这些年轻人，整个的，使我讨厌。从他们的脸上，从他们一束束小花上——这些花全是丁香，他们大概从我的女友处知道了我特别喜爱这种颜色的花——，还有从数不清的小事上，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到这里来，在我们窗下散步，肯定全为了我。妈妈，你愿意使我生活幸福吗？”

“怎么了？我的女儿？”旺汉太太对提出的这个问题的过分严肃有点吃惊。

“这可能就是要让我们同我的堂兄威廉取得一致意见，宣布我们两个人全都破产了。”

“你说什么，亲爱的朋友？”旺汉太太问，以为自己没有听明白。

“汇集在这里的所有这些年轻人都怀着获得我的百万嫁资的卑鄙的动机。在这个目的下，表面上都装着温柔可亲，这使我感到非常讨厌。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隐瞒对旁人的嫉妒。当我由于从前的习惯偶然向街上一瞥时，可能这一瞥碰巧落到他身上的这个人就会向他的朋友们大吹大擂起来，说这一天经过这里时我对他垂青了！这又有谁知道呢？”

“啊，总算搞清楚了。你有一天发现这些年轻人中有一个对

这样大的幸福竟然无动于衷，是吗？这个怪人！”

“我，我对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漠不关心，他们全都引起我的反感。”米娜说，她的目光平静纯真。“一个月来，数量多得吓人的北德意志年轻的批发商人好象约好了似地都来到柯尼斯堡，尤其是他们全都设法和威廉结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冯·朗戴克将军曾提醒我注意这一点。”

“这就是说，不管是否出于虚荣心，我们的家庭总是被看作柯尼斯堡首屈一指的了。”

“是啊！这些年轻人汇集到这里来使我厌恶。我不知道怎样向你解释我厌恶的性质和程度，这就是近十天来我向你隐瞒这种感情的原因。我想到未来感到怕极了，它使我重新回到失去父亲的那种痛苦中，甚至更厉害些。我父亲在世时仅可能给我一份中等的嫁资，我也就绝不可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继承人。因此，亲爱的妈妈，”米娜满脸通红地说，“我绝不能象所有这些年轻的姑娘——我的女友们那样，以能引起一种温柔的感情为荣。说到底，亲爱的妈妈，假如你愿意允许我宣布我们已经破产，你就会使我非常幸福。”

“我的女儿，撒这么大的谎在宗教上是绝对不允许的。”旺汉太太神色严峻地说。

“但是这个谎又能损害谁呢，妈妈？”

“人一旦允许自己做坏事又找借口证明自己无罪，就会越陷越深，到头来会产生最可怕的事。”

“妈妈，”轮着米娜回答了，她神态非常严肃地说，“我一生幸福全系在这个谎言上。就是因为这百万财富，我才不相信人家真正爱我，我甚至比一个驼背女人还要不幸。一个有着这种缺陷的不幸的姑娘还可以希望她美好的品格、她的忍耐心能够打

动某个男人，但我却被命运打上了标记。我永远也不能相信人家是真心喜爱我的，等等等等。”

旺汉太太脸上显出非常吃惊的样子。这时威廉·旺汉——目前这个家庭的首脑——象他往常的习惯一样，晚上来看望这两个女子。米娜请求和他谈点话，和他来到隔壁一个客厅里。她在那里向他提出了使她完全破产的建议。

这个聪明的银行家开头弄不懂，接着便非常气愤。

“疯了！疯了！”在米娜谈话中间他不时地说，后来当米娜给了他说话的机会时，他叫起来：“怎么！我亲爱的堂妹，您竟能让‘破产’这个字眼和至今毫无瑕疵的美好的旺汉的名字连在一起？您大概只差这一点了，让我去走这个极端，去做这种对不起您可尊敬的父亲的事？”

最后，威廉断然拒绝了。

“好，这么说，”米娜气忿地说，“您口口声声感激您的恩人，难道就是要背叛他的女儿么？假如我的母亲完全为了我好，同意让我们变为破产者，您也背叛我们两人么？请您回答，威廉。”

这个批发商听到“忘恩负义”这几个字有点儿激动起来，要求给他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来考虑这个莫名其妙的建议。

“我的堂妹，请向我要我四分之一的财产吧，这笔财产并不很多，但我宁愿给您四分之一，那时您就会看到‘对皮埃尔·旺汉家忘恩负义’这句残酷的话是否和我相称！”

当晚，母女间生活中第一次产生了一种隔阂。米娜请求允许她早点去睡觉。旺汉太太一个人孤零零地吃晚饭，非常悲痛，于是她写信给威廉，请他在明天早晨六点钟米娜起身以前到她这里来。

两颗德国的善良的心第二天聚集到一起，他们争先恐后地

诉说米娜的发疯。威廉毫不费力地向旺汉太太说明，即使她们的利益使他决心做这样一件骗人的事，事情也不可能实现，怎样使一笔为数二百五十多万塔勒的财富一下子消失掉呢？即使能随便从一部什么幻想小说中找到一种可行的方法，但能够在司法机关找到请求转移这笔财富的合法手段吗？唉！有名的银行家，全德国都知晓的皮埃尔·旺汉死后没有几个月，他唯一的还未成年的女儿竟然落到一贫如洗的地步，或者至少穷得象普通人一样了！

“不过，我亲爱的尊敬的夫人，”这个侄子叫道，“讨论这么一个疯狂的主意，时间虽然很短，但我总觉得，这不仅是对您的理智而且是对您的良心的侮辱。您想一想吧，问题在于她还是个未成年的人呢！不可能，不可能，这首先就是犯罪！”

旺汉夫人绝不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比她女儿具有什么优势。我想假如把她逼得走投无路或者在盛大的正式场合中，她可能要试用一下她的母亲身分；但她和女儿之间富于感情，而且在她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友谊，远远压倒一切。昨天晚上，她竟拒绝了女儿，这使她睡不着觉，她整夜寻思着能不能有一个合法的办法来满足米娜奇特的决定。她想，贫或富在生活中都是次要的，“假如我的丈夫在生前的最后几年中破产了，只留给我们一千塔勒的年金，我对米娜的爱就会少一些么？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就会差一点么？”

但是皮埃尔·旺汉的这个侄子对这种想法却毫无体会，他只是把这看作是疯狂之举。旺汉夫人眼看着时间飞快地过去，最后向她的侄子说：

“求求您，我亲爱的侄儿，请您到威利巴尔这位名律师家中去一次，恳求他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我有事要和他商量。但要

和他讲定，千万不要把我们要请教他的问题告诉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我想让他和我可怜的米娜今天早上一起吃早饭。我不能再和她冷冰冰地相处下去了。她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这样做吗？假如我能向米娜证明，即使我同意，这件事情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办到的。那么我就是死了也是十分幸福的。”

“我去跟律师讲一下。”

“请注意，亲爱的朋友，什么也不要告诉他。否则，他也许会选择他认为我将对他感恩戴德的回答。首先，我厌恶这种方式，其次，米娜也许会从他的眼睛中发现他已被预先告知；那么，即使她不相信母亲会做出这样丑恶的事情，我也要负大部分责任。我，怎么能收买一个请来咨询的律师呢！”

“您说的一切都对。米娜会猜到我们打算做的一切。哦，您愿意让我谈一谈我在这方面的看法吗？她太富于才智了，这是我的了不起的叔叔的一个错误，给她找了这个疯子历史学家埃贝尔哈特做她的辅导老师；还有一个错误，是第一个错误的补充，这就是答应这个该死的玄学家一笔一千塔勒（合三千三百七十法郎）的终身年金，只要能使米娜在十六周岁时在柯尼斯堡得到一个有才智的姑娘的美名。是的，她得到了这个美名，大家更多地称颂她的才智，而较少谈起她的漂亮。您看现在发生了什么事！这种才智对她的实际幸福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就好象身为全城最漂亮的姑娘已经不能满足了。根据我的看法，这笔特殊的赠与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威利巴尔律师来了。上午九点钟，他便穿上黑色大礼服，路上遇到他的人都以为他是被法庭庭长先生召去的。

米娜和威利巴尔律师的讨论使人钦佩。在和她母亲讨论时，尊敬把辩论中的活力和辛辣味掩盖了。这个律师有些冒失，没

有把这件事实际上不可能办到作为借口；他象世界上所有律师一样，喜欢夸夸其谈。他笨拙地宣称，这样的计划是不合法的。

“这会损害谁呢？”米娜问。

“损害您，小姐。”

“难道我自己不能判断什么对我的幸福有利吗？”

“可是，法律从来没有谈到过这样的问题，小姐。”

“法律能把我怎么样？而且，根据您自己的准则，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法律允许的。”

讨论是热烈的。律师思想愈来愈乱，他的解释也愈来愈长。临了，威利巴尔借口柏林来的信使在等他，要告辞了。

“您知道吗？小姐，我是一个从二十七岁起就进行诉讼辩护并获得某种成功的人，而您几乎夺去我的辩解能力了。好吧！把您所有的财产换成钻石或者英国银行股票，然后当着证人的面把这些财富投入大海，这样您的名字就会在全欧洲报纸上登出来。所有国家的有识之士都会象从前雅典的一个聪明人向第欧根尼①所说的那样对您说：‘第欧根尼，透过您大衣上所有的窟窿，我窥见了您的虚荣心！’您将被看作是全欧洲最漂亮的人，但又是全欧洲最爱虚荣的人。不过虚荣心是一种很丑恶的过错。嗳，为了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幸福还需要得到别人的赞同！……”

律师讲了很长时间。

“那么，先生，换一个名字和家庭情况，改为有一千塔勒年金的史密斯小姐，您看怎么样？”

“我只有一句话：所有年轻而又漂亮的小姐更改姓名都被认

---

① 第欧根尼（约前404—约前323）：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认为除了自然的需要必须满足外，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

为，请夫人允许我站在法学家的立场上讲话——”律师说着向旺汉太太鞠了一躬，“是在结婚前有过成为母亲的不幸。因此必须用一种化学制剂(硝酸银)把您的脸涂上一大块淡红色，假装是一种皮肤病。还有，小姐，不幸您的肢体太柔软了，您的步履太矫健了，这就会让我们德国年轻的批发商在那不勒斯、巴黎，或者在纽约——我们的德国青年哪儿不去啊——到末了还是认出您旺汉小姐。”

四点钟敲响了。律师由于疲倦而面色发白。旺汉太太把他拉到一边厚谢了他，并要求他保守秘密。对于这一点，律师郑重地答应了，并信守了诺言。

“怎么样，我的女儿？”旺汉夫人回到客厅时问道。

“那么，妈妈，我将深深地由衷地感到不幸。不过，我获得了我原来认为不可能获得的东西——新的爱你的理由，”说着，她投入了她母亲的怀抱中。

这两个女子倾心畅谈，中心还是米娜的打算。在我看来，即使在那些最和睦的家庭里，这样的情况也很罕见，然而在德国却司空见惯。这就是感情交融的结果：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真正感到自己的幸福存在于另一人的幸福之中。

“可是，妈妈，”有一天米娜对妈妈说，“你能同意我到巴黎去不露身分地过上三个月吗？我要摆脱掉所有这些德国漂亮的年轻人的目光；这些目光对我来说已变得不能忍受。在巴黎，我们开支尽量节约一些，并且……”

“你愿意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就什么时候动身，我的女儿，这个奇特的决定由我负责解释……我可以借口医生要我去波希米亚的皮尔尼兹温泉疗养，我们的国王每年都去疗养的。啊！我亲爱的米娜，我能够做几件让你高兴的事是多么幸福啊！”

第 三 章

一天，旺汉夫人在她的侄子威廉家中饮茶。这是这个服丧的妇女唯一能去的人家。她说她的健康状况促使她要乘船去英国的切尔特南温泉。这一决定并不使人感到过分奇怪，皮埃尔·旺汉本来就要和他的妻子和女儿一起去英国旅行，只是由于过早的死亡而未能实现。

旺汉夫人又说，在这个国家勾留几个月后，她可能就回到柯尼斯堡来，但说不定要经过巴黎。

这些漂亮的年轻人连同冯·朗戴克将军都为这种简直象官方声明的语句弄得呆住了。只有两个最大胆的人敢于说出他们也要到英国去看看赛马并买几匹马回来。

几天之后，米娜和她母亲动身去伦敦，但到了汉堡之后，她们发现这么长的海上路程是吃不消的，就毅然搭上往加莱的驿车，这就是说到巴黎去了。

与旺汉家有商务往来的汉堡银行家对皮埃尔·旺汉的未亡人，尤其对一个资产高达七百万的姑娘怀着极大的敬意。看到旺汉夫人和小姐决定到巴黎去过三个月，他替她们弄到几封名人的介绍信。和这位银行家关系密切的法国驻柏林代办先生把这两位女子介绍给他家里，甚至介绍给了外交部长。

为了一开始就能在巴黎的银行家眼里站住脚，旺汉夫人开了一个每月可以透支十万法郎的户头。她肯定是最快乐最优秀的德国女人，可是她很懂得给人一个好印象的艺术。

“我们就要看到这个美丽的法兰西了，妈妈！”米娜欣喜欲狂地叫道，“在巴黎，我们将和大家一样，而在普鲁士，我们也许永

远只是一些下等人：一个商人的妻子和女儿！”

“不过，亲爱的米娜，你有点毁谤你的国家了，”旺汉夫人回答，“你完全清楚，冯·朗戴克伯爵对你很有情意，而柏林的另一个非常富有又非常年轻的伯爵也曾向我们提出过很体面的建议。”

“是的，这个年轻的伯爵想成为部长！我将会听到对我丈夫的抱怨，抱怨他由于和一个小资产阶级女人结婚而使他的雄心壮志不能实现，他必定会时时刻刻面孔发红；而且我还不知道我未来的丈夫是否不打算诱使你也和一个贵族结婚——为了不听到旺汉夫人这个没有头衔的称呼，这个称呼在你进入我们的客厅时将被他的仆人们不断地重复。这种想法可能使我成为一个坏女人；我将在我的丈夫身上看到一个对立面，但非常肯定的是这种想法将使我不幸，而因此你也将一样不幸，妈妈。”

“我从未想到过骄傲的问题，我亲爱的朋友，我仅仅注意实际地位。况且，我完全习惯于我只是一个富有的资产者；当你父亲开始发迹的十年中，我甚至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资产者。”

“在那个时候，第三等级和贵族阶级间的战争还没有爆发。”

“多么奇怪的话，”旺汉夫人叫了起来，“第三等级！你很快就要忘掉你美好的德国语言了。那位将军的故事使你着魔了！”

“我承认这是一种偏爱，但我对谈到我们普鲁士人的方式感到不舒服。每当我讲法国话时我就觉得好象摆脱了使我窒息的德意志社会的重压。将军的故事使我想到，在巴黎一个懂得三种或四种语言，并能够贡献百万财富给她丈夫的年轻姑娘不比任何人低下。”

“肯定是那个可怜的、古怪的埃贝尔哈特顾问把他对法兰西的偏爱传给你了。”

“四十年来法兰西人为整个欧洲人民思考着，行动着。人们对他们的仇恨只能证明他们是优越的。我们到他们的国家里去看看这个伟大的民族吧！”

“你太讨人喜欢了，我的好心肠的米娜！我们此行也许会使所有在东普鲁士待嫁的姑娘如释重负。你学识渊博，你的思想妙不可言，你有五百万法郎的现金，其中两百万归我支配。但我被你的念头吓坏了；最使我害怕的还是我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勇气反对你。比如，移居到巴黎去而不向任何人讲，这个念头就是一例！我们将要到一个我们举目无亲的国家去，天晓得我们会怎么样！”

米娜在回答这个不同意见时获得了胜利。那些收藏大量法语名著的书商，为了不付给作者稿酬，或者由于别的理由，只收藏一些死了很久的作家的著作。而米娜却根据这些著作构成了对法国社会美妙的想象。她感到马里沃①的喜剧特别优美。这些喜剧想必真实地反映了法兰西的面貌，尤其是那些充斥于德国喜剧中的粗俗而又精明的商人，在他的喜剧中根本找不到。

“人家会怎样议论我们呢？”旺汉太太又问道。

“首先，人们会议论我们什么呢？谁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兴趣来讲我们的坏话呢？在这个幸福的城市里我们将会生活得自由自在。”

“正是看着你生活得自由自在，才使我害怕，你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古怪任性的。”

“将军不是跟我们说过吗？谁要是希望在这些可爱的法兰西人中间获得一点成功，就得看他能不能使他们惊奇一下。为

① 马里沃（1688—1763），法国喜剧作家，写过三十余部剧本，大多是描写贵族青年的爱情故事。

了刺激这些具有讽刺意味的想象，一个外国人难道不应该表现得和他们预料的有所不同吗？确实如此，就象我答应您的一样，我将设法掩盖我思想方法上可能有的古怪的地方。不过首先我们认为‘古怪’的东西，在这个国家里却应该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其次，假如我这样做了，人家觉得有一些什么古怪的话，这将是一种荣誉而不是一种缺点。”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拒绝第一次荣誉呢？你知道冯·朗戴克将军反复多次向我们讲过，一个法兰西人一旦富了起来，他就采用另一个名字，比第一个名字稍微高贵一些的。为什么你不用旺汉·德·迪福兹小姐这个名字呢？你知道迪福兹这块地是整个东普鲁士最美丽的地方，它有四万塔勒的出息，你的父亲在你受洗那天以你的名义买了下来，至今已经有十八年了。”

“是的，我亲爱的。但可能有一天，有几个道地的普鲁士的批发商来到巴黎，他们会说在柯尼斯堡人们从未听说过有什么迪福兹小姐，那时候如果我怕脸红的话，我就得保持沉默。我认为贵族特权野蛮无理，我离开了一个因特权而使我生气的祖国，如果我利用换一个国家的机会把我的名字改成贵族式的，那就等于我仍在这些特权的统治之下。我们来到一个城市，那里仅有一个区，据说是圣日耳曼区，会想到出身问题。那么，好吧，我们就不住在这个区里。我极其希望和所有人都平等。”

“你竟敢发誓说你不希望高人一等？”旺汉太太笑着又说道。

这就是在这次匆促的旅行中米娜和她母亲之间的谈话。

旺汉夫人刚满四十六岁，看上去还很年轻，有生以来从不愿意伤害任何人，这使她有一副十分善良的面容，遮掩了她的聪明。可是实际上她是相当聪明的，尤其是她的品行非常正直，并能非常清楚地看出男人们行动的企图。由于考虑到在巴黎人生

地不熟，她带来六个非常忠实的仆人，还带来大量银器。

尽管很理智，旺汉夫人还是开始有了相当乐观的想法，也就是在这个国家里，不论在教堂里，在剧院中，或是在公共场所，她也许用不到再忍受任何人公开的傲慢无礼了。

“就是这种在我们国家人人热烈企盼的革命，”米娜说，“已经在法国实现了。在柯尼斯堡，有多少次当我们走进一座客厅时，如果碰到某一个贵妇人和我们同时出现在客厅门口，我们不是要被逼得马上退出来并且要行一个恭敬的屈膝礼吗？要是客厅里有一位殿下在场，不管是你还是我，都不能置身在那里。如果某一次他突然来到，我们就得马上躲开。”

“巴黎有许多殿下吗？”好心的旺汉夫人问。

她们终于看到这个如此向往的巴黎了。这两个女子是在四月份一个美丽的黄昏到达这里的。在关卡检查之后，她们的车子径直驶到银行家德·凡蒂米尔男爵先生的门口。一个职员在等着她们，并把她们带到里沃利路上一家最漂亮的旅馆里，在那里已为她们订下了一套最豪华的房间。

米娜一看到杜伊勒利宫和它周围正在萌发的一片青翠的草木就欣喜若狂，她马上想走出去到这些优美的树下，到这些伟大艺术家制作的雕塑中间去散步。一切对她都是美丽的。她才十八岁，她喜欢随心所欲地行事。

“你真的一点都不觉得疲倦吗？”旺汉夫人问道。

米娜拿起她的帽子。

“这顶帽子在汉堡很时行，但在巴黎很可能成为奇特的东西。这里的人对什么都嘲笑。”

“正是由于他们无理的批评，我才喜欢这些可爱的巴黎人

的。在柯尼斯堡，我们冷静的理智是不会去注意一个外国人的帽子的。”

正当她们笑着谈论帽子的时刻，凡蒂米尔男爵先生派人来问这两位女士是否愿意会客。这两位女士掩藏起疲倦——在德国和意大利人身上有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天真无邪的纯朴。于是男爵进来了；这是一个相当漂亮的男子，年纪五十到五十五岁，身材优美，相貌庄重，一点没有那种成天盘算钞票的人的庸俗而惶惶不安的神色。他穿着非常得体，然而并不考究。不过，几分钟后，旺汉夫人发现在他的眼睛里有某种焦虑不安甚至近于疯狂的神情。他谈了很多，而且很会说话。米娜向他提了一大堆问题，他都愉快地回答了。

旺汉夫人向他要三、四个仆人，要行为规矩，沉默寡言，诚实可靠的。他答应负责去找来。

这个银行家为什么这么殷勤呢？首先由于他是德国人。从前他是个新教徒，名字叫做伊萨克·温坦，现在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德·凡蒂米尔男爵。他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他刚刚对＊＊＊国王的最后一笔借款帮了忙，国王通过他的驻巴黎大使交给他一份敕书，这份敕书上的签字，副署，印鉴俱备，完全合乎手续，只不过被授予人的名字没有填。陛下把它赐予这个幸运的银行家。一个在伊萨克·温坦先生家吃晚饭的学者向他说，德·凡蒂米尔家族已经绝灭了，建议他在法国最好取一个带有点外国味道的名字。

“那好，要一个开始式微的家族才好。”银行家说，“我只要做男爵。”于是他请求大使亲笔在国王证书上写下了德·凡蒂米尔男爵这个简单的名字。

新男爵把大使送到门口时说道：“伯爵先生，请您不要见外，

从今天算起，一年之内凡蒂米尔家对您的汇票支付或存入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我料到比较世故的读者会发现这个举动完全没有必要。为什么要为一件既成的无法增减其内容的好事再去破费一笔钱呢？反正人家既不能取消也不能增加。要知道，新男爵只在名义上才是个搞钱财的人，他几乎跟法国人一样爱虚荣，因此他在百万富翁中仅属于第五或第六等的地位。没有一个人不为自己能成为男爵而高兴，而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他总认为自己请来的那些新同事都正是男爵，在他升为骑士等级八天之后，就象他过去说过的一样，他发誓弃绝了新教，连同男爵夫人、他们的女儿和两三个在银行里工作的堂兄弟，都由冷淡的新教徒变为热心的天主教徒。他完全考虑到这一举动将大大降低他在从前信奉的宗教的教友中间的信誉，但他已有好几百万财产，他希望买一些地，建一座城堡，结交一些新人，然后逐渐从自己的事务中抽身出来，成为法兰西贵族。现在的情况是他个人受到了著名的N…的巨大优势的打击，这个人是占统治地位的一个银行家，对他的同行们都有影响。

凡蒂米尔男爵几乎不再是一个一心为钱的人了，因此，人们也就不会再由于他对旺汉家这两个女子的态度这么亲切而感到奇怪。他是真心实意地想方设法让她们觉得巴黎是可爱的。

“我建议你们，女士们，在你们的书桌里至多放五十个左右路易。我将为你们做我不愿为任何其他人做的事。我将支付你们的开销，你们可以用一张亲手写的小小的凭单叫人送到我家里来。我叫人给你们送来一些蓝纸，这些纸是我叫人在伦敦特制、专供我家中使用的，在巴黎没有人会仿制。请用这种纸写你们的凭证。靠了这种非常简单的方法，你们这里就绝不需要放置现

金，你们就可防止严重的盗窃了。至于一法郎一法郎的零星的欺诈，这个可爱的民族每个月将会抢去你们两百个法郎。不过，女士们，假如你们相信我的话，请绝不要为这么一点小事生气。请预先把这笔小数目列入你们的预算里。那些下等的法国人会以一种非常得体、十分优雅和恭敬的姿态来偷盗你们的钱。他们在偷我们的钱时甚至还达不到这么完美的境地。”

“请问，先生，今晚有歌剧吗？”米娜问。

“今天是星期五，肯定有法兰西歌剧。”

“怎么，你想到歌剧院去？”旺汉太太问。

“假如你允许我去，在我真是天大的喜事。而有着真正兄弟般的好心的男爵先生，为了我们这些第一次到这里来的可怜的外地人，一定会派人去订下一个包厢的……”

一切都照办了。男爵发现米娜可赞美的天真，“多么聪明！”他想。她绝不可笑但总又近于可笑。因为他连一刻也不怀疑所有这种亲切只是一种做作。

“晚上她必定会非常疲倦的，”男爵这样猜想。果然米娜在欣赏《守财奴》的第三场时就睡熟了。男爵的猜想终于成为事实。

在巴黎最初的十五天过得完全象第一晚一样。米娜向她母亲说她要在巴黎过上一辈子。旺汉太太和她的看法不完全相同。她绝不是一个有了不起的智慧的人，但她有一种特殊的洞察力，她能够看到一切，对她隐瞒一点小事情都是困难的。

米娜对法兰西剧院如醉如狂，她不懂为什么这里不是每天晚上都人山人海。凡蒂米尔男爵对这位他称之为年轻小姐的赞美开始有点动摇了。他发觉在她表演自如的这出惹人爱怜的喜剧中，有着估计上的很大的错误。

“她不会产生她期待的效果。”他巧妙地向他的妻子说。

“我从来没有和你一样对她这么赞美过，”男爵夫人回答说，“她的行为不同寻常，这真是个怪头怪脑的姑娘。这是什么怪癖？——从不愿意穿戴一切贵重的衣饰，这些东西对于一个这么有钱的人本来是非常相配的。她不合上天给她安排的身分。我猜她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和某个法国公爵结婚。看吧！只要有一点点自尊心，哪个年轻的男人愿意要这个衣着随便、整天东奔西跑，把自己弄得疲劳不堪的女人做妻子呢？”

“我特意把我们的朋友、公证人博纳万介绍给这两位夫人，让他们相互熟悉，可是她们什么也不对他讲。他刚才到尚蒂利①去办过事，在那儿住了两天。这两个女子到他那里去，他推说在郊区一带有一桩重要事情要检查，他想尽一切方法想提到婚姻的事情，而这两个女子只向他谈大孔代②的事。”

“但你的柯尼斯堡来信是不是始终同一口吻呢？”

“始终一样。在关于母亲和女儿的品行方面连一点拼写错误都没有。这笔财富甚至比她们所讲的还要巨大。那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年轻人如果被旺汉小姐选中，没有一个会不欣喜若狂的。”

“但她如果偏偏爱上某个下等人而又不能够结婚呢？”

“这是可能的，但在这一举止里必定要有一个原因。总之，假如一定要明讲，那就是说我根本猜不出这个无人知道的理由。”

“这两个女子仍旧拒绝星期二到我们这里来晚餐吗？”

“不，旺汉夫人已经愿意接受了。”

“我们且看这位美丽的米娜如何打扮。”

---

① 尚蒂利：在巴黎以北四十二公里。有孔代亲王的古堡等古迹。

② 大孔代（1621—1686）：法国波旁王属的旁支亲王，在法国历史上极为有名。

怀着不想让人说自己看人的眼光不准确的心理，男爵并不想让旺汉家的这两个女士和他相好的新朋友在一起吃饭。他完全懂得必须向他们说明米娜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找到一个非常简单的近于可笑的唯一的回答，这就是：

“她就如同她所表现的一样：快乐，受过很好的教育，爱巴黎爱得发疯。”这个回答说得她的妻子凡蒂米尔男爵夫人非常生气。

他请来吃晚饭的人都是一些有钱人。

其中大部分人都出身贫寒，有一些做过工人。但就象凡蒂米尔先生所说的一样，这仍然是价值两千万的晚宴。说到不重要的人，也就是不是百万富翁的人，计有：主人的一个侄子——枪骑兵队里的一个上尉；内政部的一个司长；以及一个不甚出名的作家——这个人正希望以作家身分进入法兰西学院。当凡蒂米尔先生听到旺汉家两位女士车子的声音的时候，他提醒他的客人们，他就要荣幸地把一个拥有七百万嫁资和一张漂亮面孔的女郎介绍给他们，一边说着一边跑去，站在台阶上面迎接她们。

“请告诉我这些客人的名字，并请稍微为我介绍一下，”米娜说，“这样可以让我在交谈中懂得某些事情。”

“将要坐在凡蒂米尔男爵夫人右边的、平顶头、戴眼镜的大胖子，六个星期前拒绝了一个部长的职位。他是众议员，富有的制造商，总有一天会成为部长。

“一个看上去非常聪明的人将要坐在凡蒂米尔夫人的左边。可惜他的面貌是骗人的。他不会说一句有价值的话。他从事一些不光彩的、可是稳赚钱的投机买卖，但说真的，我估计他有三百万以上的财产。我安排在你们两位身旁就座的，是戴尔纳维尔先生，有名的作家。通常他很健谈，不过，现在法兰西学院有

一个空位子，他由于担心他写的一些对名人的讽刺小诗会受到牵累，很可能什么话都不讲。他衣襟上有一只非常漂亮的金刚钻别针。你们将会注意到两位夫人，有一个人，在小得过分的鼻子两旁，有一对大得出奇的蓝眼睛。二十年前他是里夏尔·勒诺瓦工厂的一个普通工人，他现在有四百万财产，在他的同行中，他是最富有的厂主。这是一个头面人物。”

“请您特别把我介绍给他，”米娜说，“我愿意结识他，这是一个和我父亲差不多的人。”

“多么装模作样！”男爵心里想，“他父亲从前难道是一个普通工人吗？”

“我记住你们的话，女士们。”

“请再讲一些。”米娜叫道。

“有一位先生是非常好的伙伴，他有好几个十字勋章，他不会讲话，这就是瓦尔斯将军。他有一块非常好的土地要出卖。另一位先生也有五、六个十字勋章，不过话却很多，这是罗塔尔先生，他是巴黎国民自卫队最杰出、最热诚的队长之一。他是……业的制造商。政府在他从事的各项事业中都支持他，他正在把他现有的财产翻上一番。他现有的财产在两百万以上。

“您会被一张漂亮的男人面孔所打动，小姐，这个人还算年轻，有一颗圆圆的脑袋，头发却是乌黑的。这是一个非常虚浮的人，一个雄辩家，讲话时慢吞吞，有些自鸣得意，脸上的表情象是对那些不幸的要忍受他的空话的人说：‘你们多么幸福，亲爱的，能和我这种人打交道。’这位先生根本不是什么法诺男爵，过去为德意志小朝廷效劳的代办或者大使。他有三百万。不过他由于不能再获得他的职位而感到十分痛心。人家认为他过去太虚伪了，即使作为一个外交家也太虚伪了。由于他玷污了他的职业，

人家辞退了他。现在他投身于工业，并把各种企业的股票都买了一些。他提供给我们一些新闻，他知道各部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和传说。我还忘记了保马尔先生，这是布尔戈涅最富有的房地产主，单交税就交了五万四千法郎。每星期日都和他的母亲去望弥撒，并向她借两个苏来付教会的板凳钱。我肯定他是从来不还的。老实讲这个人实在是个卑鄙的人，从他的脸上就可看出他的为人。我和他共事过多年。两年前有一天我向他讲我想买下位于帕雷郊区的某一处森林，他并不了解这件事情好在什么地方，而这件事对我却非常合适，因为我有一座铁厂在这个郊区。可是他却连夜搭邮车出发去买下了这座森林。”

“怎么，您竟跟这样的人来往？”米娜问。

“是的，只有我这个傻瓜才跟他讲这件事。我送给他一座价值两万法郎的宅邸，他才把这座森林转卖给我。”

读者可能觉得这份名单太长了。米娜完全和读者不同，对这些事情非常感兴趣，好几次提出一些问题来拖住凡蒂米尔男爵先生，后者想把胳膊让旺汉夫人挽着进入客厅。她们在客厅里受到凡蒂米尔夫人和小姐无穷无尽的客套话的接待。晚宴马上开始。那个有钱的地毯制造商、未来的部长让米娜挽住胳膊。她觉得他的样子很通情达理。

大家开始入座。一般性的谈话马上从对一个著名的N……先生的政治品质的热烈的、双方各不相让的争论开始。这位先生昨天晚上在议会上的讲话获得巨大的成功。国民自卫队长满口称赞这位前部长，简直把他捧上了天。

“请您看看他的口才吧，且不谈他的政治上的坚定性。”

队长热烈地分辩道。

“我们不能同意，”保马尔先生向他叫道，“您讲话时象一个

企业家；至于我，我和政府的关系只是交税。”

米娜发现谈话是以一种极其粗野的方式开始的。她在马里沃的喜剧中从未看到过有这样的情况。很快，大家又谈到另外一些难以想象的事情，就好象这些先生深信决不会有人顶撞他们似的，他们的面部表情比讲的话更糟。男爵的侄子，枪骑兵的上尉向坐在他旁边的旺汉小姐说：“他们的谈话太过火了，这些先生忘了他们是在漂亮的外国女性面前讲话。我请您原谅，我得讲些蠢话。”他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头开得很好，而结束的时候突然用了一个粗俗滑稽的同音异义词。

顷刻，所有客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同音异义词游戏中较低级的东西。然后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讲了一个新的更为突出的同音异义词，人人都希望能引起周围人的注意。米娜注意到有两三个同音异义词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懂得，造成顷刻间的完全静寂。宴会上的人带着明显的焦急心情专注地猜测它们的意思。

宴会的主人不希望人们在这个有钱的制造商、未来的部长面前谈论政治。对于一位未来的部长来说，这样一种讨论是不合适的。当一次政治性的谈话又开始时，他故意截住话头，问从哈瓦那来的国民自卫队长，这个城市是怎样摆脱美洲的商业危机的。

“人们以贱价卖掉一切来挽救棉花。”

“但受损害的是巴黎。”

“你们知道‘虎狼公司’已经宣布从昨天星期一起，不接受任何美洲票据了吗？”

就在这一刻，有六个人同时在讲话。不过必须为这些先生说句公道话，他们并没有大叫大嚷，但每个人都在强调自己的

话，同时要使人注意他讲的话是有十足把握的。这种谈话方式持续了十分钟之久。米娜的眉头皱起来了。

“你害怕了?”旺汉夫人用德语问她。

“说真的，我从未见过这么粗野的人。”

“有趣的是，”旺汉夫人说，“正是我们这些德国人被他们指责为粗野的人。在你父亲那儿同样也举行过一些晚宴，参加的人资产多达两千万。你可曾见过有谁用这副穷凶极恶的样子讲话的?”

“现在他们要自己揭穿自己的谎言了。”米娜稍停之后说。

实际上这些可敬的资本家每人都宣称比他身旁的人对正处于商业危机中的伦敦、特别是纽约了解得更为详细。

“我倒有个截然相反的意见，”保马尔先生说，“我跟你们讲，有些从新奥尔良①回来的人，箱子里装着皮阿斯特，他们尽量不带也许只值百分之七、八的票据。”

这次晚餐使米娜想得很多。旺汉夫人甚至还注意到，这种沉默和思索状态并不是由凡蒂米尔男爵的晚餐后辉煌的晚会引起的。

晚餐的参加者几乎全部是有钱的人；晚会则集中了这个富有的银行家熟悉的所有年轻女士。她们决不会忘记巴黎这样一个最豪华的客厅，特别是这个客厅里还有着这样一些最漂亮的人。这些女士差不多都在九点半到十点之间同时到达，她们在壁炉两边就座。旺汉家的两位女士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她们，发觉她们并没有形成象交易所中那样一个有规则的固定的圈子。渐渐地，来的人找到了个别交谈的对象。大约有一百五十多个

① 美国城市，最初由法国移民所建，后并入美国。

男人陆续来到，他们是：最年轻最有影响的议员，几个将军，医生，几个作家——他们面孔转来转去，好象在寻找什么，又好象在让自己的面孔作为说明书吸引别人的注意——陆续走过去。对于这两个外国女人的好奇心说来非常可惜的是，在德·凡蒂米尔太太家中不通报来客的名字，而这两位旺汉女士就只能在后来才知道那些显赫的名字，她们曾看见过这些人的面孔，却不能把面孔和他们的名字联系起来。这些先生中极少有和女人交谈的，这绝非由于没有空闲，而是因为有好些人都在房间中踱来踱去，观看挂在墙上的画。

由于他新得到的头衔，男爵非常害怕一些小报捉弄他。正是为了避免这种麻烦，他才让他那个当了骑兵中尉的侄子来的。男爵夫人并不喜欢这个侄子，这一挑衅性的措施是男爵作出的。他非常尊敬的一位伟大人物米奥森斯先生曾经对他说过："挂一些画是适合您的新身分的。去买一些画，它们的作者必须是在报上有影响的，受赞扬的。"

德·凡蒂米尔先生接受了这个主意，他因而成为一个著名的艺术保护人。

有些大家都很熟悉的年轻人喧闹得非常厉害，他们非常明显地向米娜献殷勤，旺汉夫人询问了他们的名字。在女人中间，只有米娜一人荣幸地受到了他们的注意。但没有任何人能够使她改变严肃的态度，这种神态本来与她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她到十一点钟便回去了，而她过去从来也不嫌晚会拖得太长的。

"你怎么了，我亲爱的朋友？"旺汉夫人在上车时问道。

"这些人太粗野了。"米娜叹了一口气回答道，"我是不是错了？"她又带着沉思的口气缓慢地说，"这些就是可爱的法国人么？我梦想的可爱的社会在这片土地上究竟存在吗？"

“怎么，我亲爱的米娜，你是不是病了？没有什么人在晚餐时故意冒犯过你吧？”

“绝对没有。”

“哦！你除掉了我心中的重压。我担心你对那位富有的＊＊＊先生，或是对他可爱的对手，那位漂亮的＊＊＊先生产生了一种突如其来的感情。”

“多么粗野！啊，妈妈，我们永远不要再看到这些人了！”

“可是你别有偏见啊，我的孩子。我们不是获得我们在德国社交界拒绝给我们的实际的、物质的好处了吗？在柯尼斯堡是不是会有一个未来的部长和你谈话呢？在普鲁士我们曾经和这样高贵的人以及有十万利弗尔年金收入的议员同桌用过餐吗？在法国，我们在晚会上耍了些计谋，就坐到了荣誉席上。很明显，今晚社交界人士没有把我们今后还会见到的那些漂亮的夫人中的任何一位的身分看得比我们更高。”

“哎，妈妈，在普鲁士我从未象刚才这么伤心过。天哪，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啊！要是由我的性子，我恨不得马上回柯尼斯堡去。”

“不过，亲爱的米娜，是不是这群人中的某一个对你失礼了？我从未看见你象现在这样激动过。”

听到这句话米娜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我总是有点儿孩子气，这样心里可以舒服一些，”她一边流泪一边努力装出笑容来向她的母亲说，“不过这一切很快便会过去的。但愿我有某一个特定的人可以抱怨就好了……可是这些人全都叫我讨厌。”她说着把脸伏到她母亲的肩上哭得更加厉害起来。

旺汉太太明白必须和她女儿谈谈，知道这种神经质的发作

很快就会过去的。

"我看到你在饭桌上突然面孔发白，但饭厅很宽敞也很通风，而且天气并不太热。至于我，我很欣赏那些优美的柱子和柱顶上的那些小窗户，这和柏林的王宫里一样。"

"哎，妈妈，这些物质的东西对我有什么意义？这些人多么粗野！……"

"当我看到你面孔发白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些。但他们谈话的声音也不太高，而且语句也委婉得体。"

"但愿他们是忘乎所以！他们总会有一个借口，人家也就较难看透这些粗野的灵魂。啊，妈妈，你看到他们脸上的样子么？你看到这些因为有了钱而趾高气扬的人的粗俗的灵魂么？天哪！这些人在他们家中没有任何拘束的时候会成个什么样子？啊！妈妈，我们来到什么民族中间了？"米娜说着哭得越发厉害了。

"你到底有这么一次对我们可怜的柯尼斯堡公正些了。"旺汉夫人说，"你看到过在你父亲生日的日子里，在我们家里吃饭的那些约科布森、韦尔夫拉特、斯滕内贝尔格、恩佩里翁家里的人，以及所有东普鲁士有钱人中间最好的人吗？这些人，甚至不包括你父亲在内，肯定拥有二千万法郎以上的财富，就象今天在座的这些人一样。他们有这样尖刻吗？他们的语气有这样无礼吗？在控制他们的强烈的情欲中，在说服他们的邻座相信他们是重要的人物的热情里，今天的这些人不是有一种什么都做得出来的样子吗？"

"就是这句话，亲爱的妈妈，你把它说出来了！这些有钱的法兰西人在这种可憎的本质上显示出来的礼貌，只是使他们更加丑恶。不，不管人们在想象中把这些人放在什么位置上，人们总是看到他们在根据可憎的利己主义的严格的规律在行动。他们

首先希望，并且不惜任何代价，要使所有听他们谈话的人信服：第一他们有很多钱；第二他们备受尊敬；第三他们才智过人。”

“你现在可以想起斯滕内贝尔格先生、韦尔夫拉特先生，甚至那位好心的约科布森先生在他们的朋友皮埃尔·旺汉家中饭桌上那种甜蜜愉快和淳朴善良了吧？”

“可以说这些人和我们老实的德意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米娜回答说。她不再想下去了，否则一定得回到柯尼斯堡去，并放弃寻找任何更好的地方。无疑地，她尊重斯滕内贝尔格、韦尔夫拉特、约科布森家里的人，但她觉得他们太使人厌烦，太听从世俗偏见了！

“遗憾的是并不只有这个美丽的国家的有钱人是这样，在最后谈到糖的问题时，你已经看到了，这些先生中有七个是议员，而且正如你所知道的，坐在凡蒂米尔太太右边的那个黑头发的人——他的头发短得使一个德国女人受不了——拒绝了部长的职位。”

“嘿，我一点也不想看见议院里的人！”米娜有点不快地说。

“这样的话，你可以见见一些圣日耳曼区①的人，对于他们来说，你仅仅是个女资产者而已。”

“对不起，亲爱的妈妈，”米娜说着投入她母亲的怀抱，“我相信我心情不太好。我得承认这些法国人和我认识的那些法国人不太一样。”

“你说的是你从那些书里看到的法国人吧？因为我们应该承认……”

---

① 巴黎的高等住宅区。

这位与巴黎公使馆有联系的德·K.先生，不惜挥霍他的财产以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对和巨富的米娜结婚也不是不感兴趣的。他在拜访以前对这两位女士不断地献上小小的殷勤。他终于喜出望外地得到允许来看望她们。至于这些拜访的理由，对这两个单纯的德意志女人来说是很容易想出来的。

除了德·K.先生，这两位女士就只和德·米奥森斯先生一人相识了。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严肃的人。

在和那些大富翁共进晚餐的第二天，德·米奥森斯先生正好来看望这两位女士。这次拜访成了米娜充满怨恨的心受到的第一次真正的安慰。米娜不能把昨天晚上的痛苦对除她母亲以外的人说，这可以说是她最大的痛苦。因此德·米奥森斯先生在这方面也就没有得到任何真情，但他敏锐的思想猜到了是怎么回事，而他下午一点钟的拜访——这是礼仪所允许的距昨天晚餐最早的时间，主要目的就是来证实他的猜想。

米娜在和德·米奥森斯先生交谈中感到极大的快乐。这个威严的人讲的每一句话都似乎向她证明所有法国人都不同于昨晚的那帮人。

米娜对向她证实这一真实情况的人很有好感。因此，交谈片刻之后，德·米奥森斯先生对她心里所想的已完全洞悉。他并不需要特殊敏感就达到了目的。这个年轻的德国姑娘的心可以说是透明的；对一个被法兰西文化教养起来的精明的男人来说，要看清这一切并不困难。但这个精明的人也常常为不能够猜中她下一步将干什么而感到意外。受过过于高雅的文化教养的过于精明的人已经失去了真正的纯朴。

德·米奥森斯先生由于拒绝了漠城主教的职位而名闻遐迩。这个职位是他的好朋友德·蒙特诺特公爵为他向路易十八

求得的。他已使德·凡蒂米尔男爵先生和他的家庭改信了天主教，现在他渴望使米娜也改变信仰。德·米奥森斯神甫先生无疑是个正直的人，但在他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以前，他曾希望在他的职务上获得成就。在那一段历史全不为人所知的青年时代之后，德·米奥森斯神甫带着他的六千利弗尔年金在社会上出现，并决定要把他可能得到的超出他六千法郎以外的钱公开捐赠给一个世俗的救济院。这颗坚韧、安详、永恒的心中只有一个抱负，在世界上只有一件可以使他感到快乐的事情，这就是用他纯朴的力量和没有宗教信仰并在法兰西普遍存在的一种麻木不仁进行斗争。

德·米奥森斯先生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人。他有一副优美而极其匀称的身材，一头梳理得非常讨人喜欢的已开始花白的金黄色的头发。要不是因为被天花残忍地折磨过，他本来是会有一张表情丰富的面孔的。他讲话的声调抑扬顿挫，使人感到他是一个智慧深邃、涵养极深的人，但由于某种原因，他并没有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讲出来。

许多神甫责备他不象神甫的样子。但他原谅了这些下属的非议。他相信如果不尽力团结便什么事都不能实现。他心中满怀对作为教会统一中心的罗马教廷的恭顺，受到上司的高度嘉许，因此他的同事们的那些埋怨和对他的小小的不利的举动是无足轻重的。

正是他使有钱的新教徒银行家伊萨克·温坦当上了男爵。他曾就这件事和＊＊＊国王的忏悔师打过交道。德·米奥森斯先生对这些新教徒的银行家团体在巴黎的善举感到吃惊。“这种行动，”他自己说，“倒并非麻木不仁。”他感到害怕。

凡蒂米尔家的改宗只换得了他一句话：以八到十年的巧妙

的手段，加上二十万法郎的精明施舍，就能使自己被法兰西贵族所接受。但这些贵族中上了年纪的、有钱的人都接受一些天主教的神甫们的引导。这些神甫在这个斗争的年代里，不得不在良心上反对一个新教家庭所获得的任何影响。

德·米奥森斯先生有点希望被巴黎的娱乐所吸引的米娜和她的母亲定居下来。如果这样，米娜就会愿意和某一个公爵结婚，而德·米奥森斯先生有两三个在信仰方面无所谓的公爵，如果有朝一日他可以用下面这段明确的话把他们拉住，他是不会感到不高兴的："如果罗马天主教会给您一笔七百万的陪奁，还有一个纯洁而动人的姑娘，您愿不愿意信奉它？不管您是否信仰，我要求您对此作出诺言。"

这次拜访使教士非常担心米娜要回到普鲁士去，他以为旺汉夫人是一个平庸的母亲，她有一个相当有钱的女儿；她富有心计，对女儿要手腕，从来不说实话。他毫不怀疑首先是旺汉太太想回到柯尼斯堡去。教士对这对母女的纯洁的灵魂连最起码的了解都没有。

教士吃惊地看到，米娜在前一天晚上的宴会以后，竟然那么强烈地想离开法国。他的理智而又冷静的灵魂受到极大的震动，他是这么意外，甚至于怀疑是不是弄错了。他竭力向这两个女士建议在巴黎歌剧院租半个包厢，在法兰西喜剧院租半个包厢，并诱使她们对意大利歌剧院的戏剧季节感到兴趣，再租一个包厢。

德·凡蒂米尔男爵向两位旺汉女士介绍德·米奥森斯时，说他是社交界中一个令人愉快的，十分可靠的教会人士。介绍的话语甚至叫人想到是德·米奥森斯先生口授的。

正当他从这两个女子的住处出来时，一位没有经过如此热

情推荐但却很诚实的人走了进来，这就是纯朴的文学大师、令人尊敬的伊埃基先生。这个面容清癯身材矮小的人选择了家庭教师这个职业，他聪明绝顶，也很少有能象他那样对自己的厄运逆来顺受的。人家给他每小时十个法郎，任务是和米娜一起阅读拉布吕耶尔①的《品格论》。他懂一点德文，他好几次想搞清楚米娜究竟是否理解经常隐藏在法国著名散文家的句子中的那些讽刺意味。最使他吃惊的是，他确信米娜看懂了她所读的东西。"了不起的天才，"这个年老的文学大师自言自语地说。这时她轻轻地站起来去观察阳台上的两只鸟，它们正在吃她放在那里的面包屑。"她懂得拉布吕耶尔！"

伊埃基老师发现米娜这天早上非常忧郁。她已经读了三刻钟的书，却没有再站起来去观察飞落在杜伊勒利宫大树的空隙处的那些鸟。当他讲解拉布吕耶尔时，他终于向他的主人说："巴黎这个城市有着各式各样的人。在拿破仑时代它有五十万居民，今天则有一百一十万人，其中有些很坏，有些很好。假如您能穿透一户人家客厅的墙壁，您就会发现在同一层楼相邻的房间里，也就是在墙的另一面，有着一些和前一个客厅里品质完全不同的人。"

"您以为是这样吗？"米娜问，她的面色变了。

"肯定是这样的，"教授接着说，"巴黎所以能成为今天世界上独特的城市，正是因为它包含着所有各类好人和坏人。而那些中等的、平凡的和有智慧的人却是巴黎最不受欢迎的人。"

"不过，请告诉我们，先生，由于这样的客厅里包含着世界上

---

① 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作家。代表作《品格论》是法国文学史上一部散文名著。

最粗野、最庸俗、最叫人讨厌的人，那么就不大可能在它的隔壁客厅里找到同类的人了吧?”

“不，小姐，或者因为您运气不好，或者因为您没有充分注意，这些庸俗、粗野……的人们，全都由于某种优越性而相当引人注目。”

“好啊！教授先生，”旺汉太太叫了起来，“您战胜我的女儿了。”

“妈妈讲得对，先生。”米娜说，“这些人有着财产上的优越性。”

“唉！小姐，正是这些人养活了我，也正是这些人叫我难以忍受。没有这些人，我的课可能仍旧象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一样，每小时只能拿到三个法郎。巴黎的有钱人多如牛毛，他们尽一切力量想弄懂拉布吕耶尔，并出席斯克里布① 先生的首场演出，但他们办不到。他们二十岁时的注意力不在这里；而一个人在他自己的一生里并不总是象二十岁时那样蓬勃向上。我将受人奚落，变为吹捧学生的最会阿谀奉承的教授，但事实明明白白摆在这里，我的学生中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象您这样理解拉布吕耶尔。小姐，由于您还没有二十岁，我敢于希望您将成为一个一生都是非常风趣的女才子。”

要是有胆量的话，旺汉太太真要拥抱伊埃基先生了。她非常欣赏他那干干净净的，紧束在他头上的发亮的假发。

“既然您对我这么好，先生，”米娜说，“请向我详细解释一下巴黎的各式各样的沙龙吧。”

“对于脸上有两只眼睛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他们的情欲更

---

① 斯克里布(1791—1861)：法国剧作家。

相同的了；或者不如说，就是那种唯一能使所有的巴黎人心情激动的那种情欲——稍微超过一些实际情况地表现一下自己的欲望。最有教养的人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总是想恰如其分地表现自己。可是这种虚荣心，这种依附于生活中各阶层的唯一的情欲，所带来的效果却是五花八门，各各不同的。在您谈到的沙龙里，小姐，就是好象引不起您多大热情的那个沙龙里的人，似乎他们都希望表现得象是有钱人的样子。唉！在一八三〇年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法兰西最好的一批沙龙里，大家都力求表现贫穷、破产、潦倒。这永远是想表现的意志，但是那些沙龙绝对和这个沙龙相反。如果你们允许我猜测的话，就是这样的沙龙强烈地刺激了旺汉小姐。”

大师谦逊地告辞，他的时间已经过了。

“瞧，这个人刚才把我们从阴暗的黄昏里搭救出来了。是不是，米娜？”旺汉太太笑着说，“想不到，我们在巴黎才住了一个月就能找到一个这样谈吐的人，而且只花十个法郎，你能相信吗？在柯尼斯堡，这样一个人将是我们美学教授中的佼佼者了。”

“他将是一位内廷参事，而且很快会采用严肃的口吻说话，并不再敢谈论某些事情，完全成为令人厌倦的一类人。唔，我看到了，”米娜快活地说，“我的巴黎还是有点儿意思的。”

普鲁士大使把旺汉太太介绍给国王和王后，以及外交部长。她们去时都持有介绍信函，因此他们都亲切地接见她们并留她们吃饭。两位女士也在合适的时间答谢了他们。

一天，旺汉太太和米娜从B庭长夫人家出来，这个家庭是许多法官的家庭之一，她们在这里受到了殷勤的招待。“你知道吗，”旺汉太太对米娜说，“尽管我们有理由自以为我们要比冯·朗藏克将军优越得多，我们已开始碰到和他同样的运气，我们

将迅速衰落？我们肯定不会晓得我们要抱怨什么，这些可爱的法国人全都彬彬有礼，无可挑剔。”

“你说得对，妈妈，假如我们不给自己以正确的评价，我们就不配同这些和我们一样聪明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们的存在就使人感到不方便，使气氛变得冷淡。”

这两个女子作了自我反省，并注意检查她们对法兰西习俗的指责有没有轻率之处。

“这些法国人全是这副轻佻的样子，因而才引起人家对他们习俗的非难。就象那个来自意大利的先生有一天讲他在威尼斯遇到的情况一样。况且，我们去过八户人家，差不多都是这样。”

这两个女子极其谨慎小心地请教德·凡蒂米尔男爵先生。德·凡蒂米尔男爵夫人是这样一个女人，她们的衰败即使已非常明显，也不愿向任何人露出哀怨的样子。

男爵以无限的谨慎小心和一种比他平时更加周到的礼貌表明他全神贯注于把一个银行家的财富和地位变成一个大地主的财富和地位这件重大事情，因此他不敢向这两个女子提供可能产生极端严重后果的建议。他的任务只能局限于帮助她们处理经济事务：第一，尽量减少她们在柯尼斯堡和巴黎之间的汇兑损失；第二，尽量不让她们在巴黎受骗。这也永远是他首先关心的事情。

银行家用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缩短了他拜访的时间。

“嗳，妈妈，”他一走出去米娜就说道：“这很清楚，我们惹人讨厌。这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敏感起来。承蒙罗贝尔先生的关照，我们在意大利歌剧院搞到了一个半包厢，我们就去玩玩吧。有时候去上化学和天文学的特别课程，这是靠我们著名的通讯会员戈斯费心介绍我们进去的。总之，好好享受一些在巴黎人人都

能得到的快乐吧，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我们的谨慎很可能逐渐减少我们拜访的次数。”旺汉夫人接着说，“‘拆开，但不要撕破’，就象昨天晚上好心的伊埃基先生在给你上法国谚语课时讲到的一样。”

德·米奥森斯神甫先生以一种无限的机灵——这种机灵可能太明显，因为它已被米娜觉察到了——要这两个女子知道，她们可能面对的是一种偏执狂。随着人们在欧洲发觉巴黎仍是最少被政治的酸腐所败坏的城市，这种偏执狂在巴黎越来越常见。机灵的神甫的言外之意指的是破产的绅士，他最大的才能就是懂得很有风度地挥霍已经不再属于他的一笔巨大的财产。这一类人在理想的程度上具备王室总管的能力，他们就要从各个方面突然拜倒在旺汉太太和她女儿的脚下。

“那么，神甫先生，我们会看到他们的机灵的。”米娜说，她不怕这样说违背了德·米奥森斯先生的意向。在她看来，他似乎在这场外交活动中注入了太多的机灵。旺汉太太看看她的女儿，她知道她对人家为了她的百万财富向她奉承讨好非常憎恶，这种憎恶在思想上已发展到了偏执的地步。

“象我们这样在法兰西人地生疏的人，妈妈和我，”米娜继续说，“我们本当预料到会被人冷淡，也就是预料到会有点孤立。如果说，在最初阶段，一些值得重视的人由于我们的几百万（这是米娜在谈到她的财产时的用语），而想方设法和我们结交，说实话，由于我们的为人，我想妈妈和我都不会意识到这种成功没有什么可以得意的；但到底他们能免除我们的孤独，只要他们不笨得引起我们注意到这点，不笨得使我们不得不觉察到这一点。”

德·米奥森斯神甫吃了一惊，马上结束了他的访问。这是这个聪明人的习惯，每当遇到某些意料之外的情况时，他总是采

取这一策略。

“哎呀，我的女儿，依我看你的感情似乎一下子变得庸俗起来了。”

“我相信我觉察到神甫先生有什么打算，我也希望他没有弄清我们的打算。”

“不过，有一天我们在德·凡蒂米尔太太家谈到过我们的打算是在你未满二十岁时，不替你选择丈夫。今天你说的意思似乎相反。”

“说不定德·米奥森斯先生并不知道我们那天讲的话。即使有人传给他，或许他也会认为这是一种预先想好了的，为了减少德·凡蒂米尔太太有点过分明显的忧虑的措施。因为那一天德·凡蒂米尔太太的模样几乎说明了我的存在会抢走可能落在她女儿身上的对象。”

在又一次访问时，德·米奥森斯神甫先生向旺汉太太暗示，既然钱的问题对她并不存在，那么一个这么年轻而又具有这么多的特别吸引人的地方的女儿，最好有一位陪伴的妇女，但决不能是一个雇来的人，最理想的是能找到一个远亲，或者至少找到一个能够当作一个亲戚向社交界介绍的体面女子。

旺汉太太没有回答这一建议，她装作只把它看作普通的闲谈，话题旋即转到别的事上去。但当德·米奥森斯先生一走出去，她就立即和米娜商议。

“这个想法既聪明又理智。把我们的德·斯特隆贝克表姐找来吧。她爱我们如同我们爱她一样，她聪明而又谨慎，她大概还太年轻些，她还不到三十岁，但由于她和一个宫廷贵族结婚以后一连串的不幸随之而来，她获得不少胜过她同龄人的人情

世故。从哪里还能找到一颗爱我们如同我们爱她一样的女人的心呢？我们可以和她无话不谈。”

“她就是因为找了那么一个大老爷做丈夫才倒霉的。”米娜跟着说，“她可能给我们想出一些巧妙的主意来拒绝所有这些为了几百万元钱而上门来的使馆秘书。”

正好这天晚上普鲁士公使通知她们，夜里有一个特别使者要动身到柏林去。德·斯特隆贝克太太收到她有钱的表姐的邀请快乐得要发疯。她约有三到四千利弗尔的年金，这是她带给德·斯特隆贝克先生八十万法郎陪奁的仅有的剩余。德·斯特隆贝克先生是柏林宫廷里的一个贵族，在三十六岁时由于财源枯竭、彻底破产而死去。德·斯特隆贝克太太好象仍旧处在有钱的日子里，她搭乘柯尼斯堡到汉堡的驿车，再乘勒阿弗尔的汽船在十天内赶到巴黎。

德·米奥森斯神甫先生在那次拜访中抛出了找一个夫人做伴的提议之后，吃惊地发现这两个女子正沉浸在她们的德·斯特隆贝克表姐的来到所带来的欢乐中。神甫非常恼怒，这个女人的存在使他引荐一个名叫德·阿尔布莱夫人的打算落空了。德·阿尔布莱夫人是一个以她特有的机智谨慎而又温柔动人的风度受人称赞的人，她曾经帮助神甫让一个有钱而又笃信新教的人家改变信仰。

接连而来的两次失败，或者至少说是两次出乎意料，使聪明的神甫非常吃惊。“我总把德国人的性格看得天真纯朴，”他想，“可恰恰是我的天真、单纯和那种绝对不会弄错的自信害得我陷入了谬误。象我们这样密切的关系，谁能设想这两个女子不对我吐露让她们这个倒霉的表亲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念头呢？假如

我真的希望有幸能使谬误的信仰重新回到教会的怀抱中来，就必须加倍小心，把这件事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我犯了一个和我的年龄不相称的错误。”德·米奥森斯神甫越想越懊恼，觉得自己完全错了。“或许我本来应该明确提出德·阿尔布莱夫人，她完全懂得法国人的习俗，这是一个值得夸耀的优点，说不定这一点能在这两个女子眼中起决定作用。旺汉太太母女俩聪明过人，她们不会看不到她们的天真，她们这种对所有人的单纯无知的信任，有时候会使她们的行为变得非常奇怪，甚至会被人误解……看来有必要研究一下这个我们马上就要遇到的被她的丈夫所连累与愚弄的贵妇人的性格。这一事件使问题复杂化了，这样的诱导的理由——它被认为多半能够决定那个母亲和女儿的思想——或许会由于这个生活在柏林宫廷中的第三个女人而完全不能成功。我浪费了一段时间，不能太谨小慎微。假如我以法国人的方式行动，即使手段过分露骨，也可以用巴黎和柯尼斯堡的习俗不同来遮掩。为什么凭一颗十八岁人的心，特别是凭一颗德国人的心就得不到爱情的机会呢？为什么不能找一个我的小青年来呢？……困难是如何下决心，他的习惯是先做后想。”

一小时以后，神甫已骑马上路。我们好象已经说过，这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的上级就是这样看待他的。他们非常清楚神甫服从他们就象瞎子手里的一根棍棒一样。因此当您看到德·米奥森斯神甫骑马走在布洛涅林荫道上时，请您一点也不要吃惊，他想遇到年轻的德·蒙特诺特公爵而又要不显出在找他的样子。

他很快就从远处发现了公爵，他骑在他的一匹非常漂亮的马上——公爵的骑术叫人佩服，这是他到现在为止唯一真正的本领。另外，他生性冷淡，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甚至就在平时简单

的动作里，这种性格也显而易见。人们很难设想这样一个冷冰冰的人怎么会是有名的马兰一拉一里沃瓦尔将军的儿子。这位将军是拿破仑著名的一七九六年意大利战役中的杰出的战友之一。

将军在他的主人称帝的时候成为公爵和元帅。他的儿子刚到二十二岁，是出身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炮兵中尉。尽管他身材不很高大，但仍不失为一个非常漂亮的人。他唯一的缺点是把他的头发梳得怪模怪样，在两耳上方齐截截地分开，简直象个德国人。他的脸色很好，但眼睛却有一点红。

尽管他对一切事都异常冷漠，但神甫经过仔细观察，却发现并非如此，人们可以在他身上发现有一点伪装的朴实。举例说，他刚刚叫人用家具布置了寓所的二楼。这一寓所是他母亲强迫他接受的。他所有的家具尽管都非常豪华，全是橡木的，这对他的母亲来说依然是不够的。她是一位十足的公爵夫人，她正逼着他结婚。

他的父亲在还年轻时就死去了，因此莱翁在五岁时就成了公爵。二十二岁时，在现实生活中，他感到这个爵位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负担，有点拘束他。不错，他曾经和一个冒失鬼打过交道，这个人竟然向他示意，他猜到了他灵魂上的不安；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上他自己的称号的当，这是他的不幸。他不相信一个稍许有点儿天赋的名副其实的公爵会这么做。

在他觉得人生是美好的某些时刻，拿破仑·马兰一拉一里沃瓦尔对自己是公爵非常满意。有一次他听到在他周围一个贫穷潦倒的年轻人说了“必须有个职业”这么一句忧伤的话时，他少年时代的美梦和快乐情绪完全被破坏了。莱翁想：“咳！我啊，我用不到关心这些事情，我在诺尔省有一片美丽的土地可以继

承，而且我是公爵。”但这是他在贪图安逸时才这样讲的，实际上，在一些严肃的时刻，他不能肯定这是不是一种恶习。这就是那些该死的象《喧哗报》那样的小报造成的影响。

“有一些公爵对法兰西的幸福来说是合适的吗？”在他用悲观眼光看待事物的日子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总感到值得怀疑。而这样的日子一个星期中至少有五天，在这些日子里，他对一切都看不顺眼。他试用他记得在杜克洛①的著作中看到的话来麻醉自己，但毫无作用。这句格言是这样的：“这个恶习并非由我开始的，它在我之前就已存在，当它对我有利时，不要去利用它，否则将显示出我有一颗怯懦的心。”

但他是一个过分正直的人，或者是个思考过多的人，或者是个过于忧郁的人，因此不可能由于有了这句话而心安理得。通过他这个年龄的人的各种意愿和虚荣心，他开始需要自己的尊严，其他人的那种尊严不再能使他满足。为了逃避各种推理上的困扰，也为了模仿他乐于从事的他父亲的一些活动，他想成为当代最好的击剑手，最好的射手和最好的跳高运动员。

在一两年内，也就是他在综合工科学校最后一个阶段，他以为到英国去能找到幸福，他能够亲自去买三匹纯种马。在英国他呆了八个月，他学习做一个赛马人，学习有关马的全面知识。他买了五匹马而不是三匹，它们都是些骏马，每匹都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强壮，有的轻快，等等。

以后，对他的五匹英国马没有多大兴趣了，他又产生了去叙利亚的念头，想在阿拉伯的边境上买几匹阿拉伯的牝马。但怎样才能使他的一心想要他结婚的母亲赞同这样一次遥远的旅行

---

① 杜克洛(1704—1772)，法国作家。

呢？就在他遇到眼下这件事的时候，他开始想，要得到这些马得花掉好多时间和心血。但得到了这些阿拉伯马之后又做什么呢，他对现在这五匹英国马难道已经感到厌倦了？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为了对这个打算找到一种说得过去的理由，他心里思忖着“我要到埃及去看看我父亲曾洒过鲜血的战场”。这个理由似乎可以为他八天来的冥思苦想作出解释。以后，他又产生了以下可怕的想法：“我父亲在我这个年龄对要去看看他父亲出名的地方的建议一定会嗤之以鼻。但这难道是由于我的过错吗？”他气愤地想，“当今政府已不再向任何人提供出名的机会了。总算法兰西运气，她现在已不再需要那些她用一种不朽的荣誉去酬报的高尚的人，如果没有那些人，她在九三年便已变成了普鲁士或奥地利的一个省份了。”

就在德·米奥森斯先生在布洛涅公园遇到公爵的那一天，他正沉浸在幻想里，这使和他一起骑马的朋友们很不快。他在想的是：“当我诅咒路易—菲力浦的政府时，我不是同一个因为没有一个人生黄热病而在他的村庄里找人吵架的医生一样可笑吗？”

即使在幻想中，他也绝不保持静默，而是相反，不过只要有一两分钟没有讲话，他就自顾自想下去：“假如你希望你的国家用某种伟大的荣誉酬报你，你就应该研究她当前的需要并且去满足它。”但是他的内心又在说：“假如我的国家需要一个不跪在一个反复无常的部长前面的省长，或者需要一个一天肯用两个钟点时间严肃思考搞好给他职位以名誉的事情，而不是仅仅去思考如何保持他的职位，或者仅仅考虑如何讨好宫廷而又不得罪议会的部长，即使我就是这个可尊敬的省长，或者这个道德高

尚的部长，能够为民造福，既不在主教面前发抖，也不怕因得到过一百路易的好处而被揭发，我又能得到些什么呢？得到光荣吗？我将受到尊重吗？就算这样，在我死了两年后谁还会提到我呢？甚至就在我活着的时候谁能确信我有这种德行呢？谁高兴找麻烦认真地去研究那个一八三四年镇压那些可怜的波兰人的省长是真的想要制止那场暴乱的坏的典型，还是想讨好那个吓人的部长并保住自己的地位呢？”

此刻，公爵希望有一道困难的障碍让他跳越。在谈到尚蒂利最近几次赛马时，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受到一句格言的强烈影响：“是贵族就得有高尚的行为。”这句话不断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没有任何朋友，没有任何可信赖的人。有一两次，他在和一个一起玩乐的朋友谈话时曾试图谈及这些伟大的问题。那个人一方面回答“是啊”，一方面对他这些出自内心的话语打着哈欠；而他讲这些话时感到身心愉快，因为可以避免让人责备他要做一个思想深刻的人。只有一种感情能稍微分散他的注意力：他爱他的母亲，但就在最近这一次他到比利时的大贵族，也是他骑马时认识的好朋友那儿去参加的一次猎鹿中，当他看到那头可怜的鹿被群犬追逐得走投无路时，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作这样的比较是不是我爱虚荣过度，”他脸上带着忧郁的微笑自言自语地说，“我被婚姻问题追逼得就好象这头高贵的动物被猎犬追逐一样。一边是我的母亲，她要我对我有名望的父亲负责，对我的家庭和我的已经不存在的家族负责；而另一边，就象那些暂时和我们高贵的猎犬会合的村庄中所有的狗一样，是巴黎社会中所有有女儿要嫁出去的母亲。”

这种照书本的伦理学看来如此可敬的人，也就是一个有钱的、有几个女儿要嫁出去的母亲，是可怜的莱翁最厌恶的人。他

在一法里以外就看到了那个母亲和那些女儿的各式各样的阴谋诡计，在关键时刻，也就是在被注意的时候，根据不同情况，母亲给女儿的，或是女儿给母亲的狂热而动人的接吻。所有这些如此令人感动的场面，我可以说，还远不如那些可怜而渺小的，每场芭蕾舞收入七法郎五十生丁的巴黎歌剧院的舞蹈演员。“这些舞蹈演员的角色，”他想，“至少是无拘无束而又坦率的，没有不可告人的想法，而且是很现实的。她们的确很需要她们的情人，或者不如说是她们的朋友奉献给她们一小笔钱。因为人们对他们的感情，总带有一点儿友谊，而且是建立在怜悯，建立在她们生活中缺少的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上面。”

在所有这些疑虑中间，这位年轻的公爵，五匹出色骏马的所有者(三个月前，他不幸失去了出色的阿利达——一匹令人赞赏的牝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任何人也不知道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对自己的看法是，作为一个年轻人，缺少足够的娱乐。几乎可以肯定，他最终将是一位非常理智、非常严肃、非常细心的法兰西贵族。他一年中有八个月住在他美丽的科塞领地上，在阴雨的日子里相当忧郁，甚至在美好的晴天也是如此。他经常唉声叹气地说：“我不知做什么好，那些穷人多么幸福！那些想成为男爵的有钱人也多么幸福！”

有几个客厅里的女主人是他认为最最伪善、最最令人厌烦、最最固执的，叫人想避开她们，尤其在他请了那几个可怜的歌剧院的小姑娘吃了几顿饭的三个月后，更觉得这些女主人叫人难以忍受。但由于他对任何事情都无可无不可，他也并不一定认为那些小姑娘比这些虚情假意的女人好多少，她们正在客厅里作乐，为自己的情人编织羊毛地毯。“至少，”他叹了一口长气又说下去，“在埃比内夫人①时代，在让-雅克·卢梭②时代，在格

里姆③时代，这些虚情假意的女人很风趣，在她们周围可以看到有一些象狄德罗④、卢梭、格里姆、杜克洛那样的人，大家可以和他们谈得很投机。这是很有趣的。”

人们发现公爵喜欢才智，尽管他自己并不觉察。大概还得有十到二十年的生活经验，他才能想到他为什么喜爱才智。就象赴汤蹈火的勇气一样，这是唯一不可能被虚伪完全取代的一种东西。

米奥森斯神甫先生揣摩着年轻公爵所有人所周知的特点，想方设法让自己和他接近。他常常想起使他震惊的一件事，这件事使他担心引导这个年轻人也并不如他希望的那样简单。这件事将会使得那些年轻人大吃一惊。这些年轻人最大的幸福就是在布洛涅树林中骑上一匹租来的骏马，或者收到一张星期五举行舞会的请帖。而莱翁感到更加幸福的也许是在这样的时候：当他来到某个沙龙里，听到人们通报的是德·马兰-拉-里沃瓦尔这个他父亲已经给予足够光辉的普通名字，而不是德·蒙特诺特公爵这一显赫称号。这一称号是他父亲在他光辉的一生的四分之三的时间里享有的，在他父亲死后，他继承了这一称号。这一称号，迫使他产生某些想法，迫使他因某些玩笑而感到恼怒。

“况且，”神甫想着，“当人们过分紧逼他时，他便象他父亲一样凶暴。这种缺乏教养的情况在这些新一代年轻人身上变得非常使人讨厌，宫廷的礼节还没有来得及使这些新一代柔顺起来。”

---

① 埃比内夫人（1726—1783）：法国女作家。

②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

③ 格里姆（1785—1863）：德国作家。

④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哲学家、作家。

由于神甫正沉浸在刚才产生的那种无私的懊恨情绪中，他在一条小路的终端在公爵面前出现一下又消失了。莱翁撇下和他一起散步的朋友，策马向他看到神甫消失的那条小路的深处奔去。公爵很想和他单独呆上一刻钟，因为他是和他刚才撇下的那些人完全不同的一种人。“德·米奥森斯神甫先生宁死也不会用阴谋获得一万法郎，”莱翁想，“而我刚才离开的那些朋友只是谈金钱，崇拜金钱，在世界上只看到一样压倒一切的东西——金钱。说实在的，他们为了搞到一万法郎简直会不择手段。”

“怎么，公爵先生，”神甫看到他跑过来就放慢了马的速度向他说，“您竟为了一个由于健康原因正在可怜巴巴地进行锻炼的老头子而离开了那些杰出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全是我的朋友，据我看，可以把他们算到巴黎最优秀的人当中去，他们正在努力使自己出人头地。但只要和他们一起呆上一个钟点，他们这种努力就会使旁观者感到厌烦。而做德·米奥森斯神甫先生的同伴，却永远不会使人厌烦，特别对我来说，还常常使我受到启发。”

这些话是用一种肯定的，甚至带有愁闷的声调说出来的。

神甫有个原则，就是从不主动引导对方谈话，而是在风趣地回答对方谈话中达到目的。年轻的公爵就象一个烦闷无聊的人一样，滔滔不绝地谈了一刻钟，恨不得什么都谈到。在他的谈话中有这么一段话：“政府完全应该送八万人到西班牙去，这样就会使军队驯服起来。这些军队简直象一群追逐猎物的猎犬一样，只喜爱驱使他们奔跑的猎人。所有年老的军官都快退役了，士官们将升上去顶替他们。至于我自己，我尽力不学我父亲，但我最终会使自己经受住符合我姓氏的血的洗礼，接下去也可能真

诚地抛下一切。"

"公爵夫人是非常明智的，可是在活着的时候便放弃事业和世界，这将给她致命的打击。我这样说绝不是对您提建议，公爵先生。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和公爵夫人到科塞去过上半年，使这段可怕的时光好受一些。"

"您是至善至美的，神甫先生。正是这种情况，增加了我和自己过不去的恶劣情绪。假如您这个对我母亲不负任何责任的人都能作出牺牲，离开巴黎六个月，放弃和不信仰宗教作斗争——您是酷爱这种斗争并把它看作幸福的，我，这位慈爱夫人的长子，还有什么不应当做的呢？实际上，我觉得我很难完成我所有的职责。您知道就在前天，还在讨论一件婚事。请您相信，先生，有些日子，我真想把我的长子世袭财产和称号转给我的兄弟，让自己简简单单地被人称作马兰－拉－里沃瓦尔炮兵中尉先生。我将变成一个普通人，而我的母亲可以把她的创业计划托付给我的兄弟。"

"两个根本性错误竟然出在数学家的口中！哦，德·阿朗贝尔①，哦，拉格朗热②！首先，假设事情是可行的，您将由于脱离您的公爵领地而成为一个非常出名的不同凡响的人物。当您进入一个沙龙的时候，很多象我这样年纪的人的眼睛不会去寻找由仆人通报的一位年轻公爵，他们所期待看到的只是一种或多或少比较突出的与众不同的纯朴和高贵的气质。不过，我向您承认，我将非常专心地注意一个将要离开一块公爵领地的年轻人。我将问自己：这是不是一个真诚的共和主义者？是不是更可能是一个共和主义的伪君子？甚至可能是一个纯朴的伪君子吧？

① 德·阿朗贝尔（1717—1783），法国作家、哲学家、数学家。

② 拉格朗热（1736—1813），法国数学家。

这些猜想无穷无尽，而人们在这么许多的猜想中犹豫了一阵之后，最后会怀着某种我不想讲出来的情绪而告终。”

“我来讲吧，神甫先生，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大家会以蔑视我而告终。我对我自己说，我将成为一个渺小的人，非常渺小的人。我将成为一个被蔑视的儿子，还远不如奥利维埃·克伦威尔①的被蔑视的儿子，可怜的里夏尔——这个名字引起我的同情。”

“您可以到美洲去，或者作一次为期三年的环球旅行嘛！”

“我想到过。但当我回来时发现我的母亲因悲伤而死去了，我将怎么办呢？”年轻公爵的额头顿时皱了起来。

“有什么办法呢，公爵先生？”沉默一会后神甫又说，“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只要他是正直的，在世间都要肩负一个重担，而那不正直的负担更重，更叫人不安，这就是良心上的歉疚。”

一阵很久的沉默。神甫也许愿意听到这种推理由年轻的公爵继续下去，他相当尊重他的智慧，因此对他抱有一点希望。

但这正是忧郁的十九世纪的奇特和可悲的结果。这个漂亮、富有，在他那个年龄已经出类拔萃，以第一名进入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年轻人，非但不反省自己，还整天感到苦恼并向人喋喋不休陈述自己的不幸。“和他父亲多么不同啊！”神甫想，“不过他父亲在他这个年龄却没有他这样动人的仪态。”

“哦，”神甫突然说，象被一种意外的念头打动了似的，“我昨天晚上在一个人家，——您关于您的地位的推理突然使我想起了它。我倒有一个办法，既然在这个几乎是向忧郁开战的时刻

---

① 奥利维埃·克伦威尔(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一个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里夏尔是他的未有作为的儿子。

我们不能思考另外的事情。公爵夫人喜欢您就象喜欢一个可爱的儿子……”

“可爱的，这是讲讲而已的。”公爵苦笑着说。

“可爱的，至少在她和我眼里是这样，而且特别是值得被人爱。不过公爵夫人也非常喜欢她家庭的高贵，甚至爱得有些过分了。她把这种感情看作是对她丈夫应负的责任。去和一个富有的姑娘结婚吧，生一个孩子(或者不止一个，这是一年或十八个月以后的事情)，那时德·蒙特诺特夫人就会放心地同意您到巴黎几千里以外的地方去，哪怕三年也行。三年以后，您不会这么年轻了，您也许会忘记……”

德·米奥森斯先生还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公爵眼睛睁得大大地盯住他。一种幸福的微笑——这在他身上是极少有的——几乎出现在他的嘴角上。

“先生，我打心眼里感谢您。您竭力为我的处境和我在世界上最担心的事情考虑，使我能摆脱我的名声。但是，先生，这位年轻的妻子一定会喜爱朴素，喜爱清静——就象所有那些小姐自己讲的，但她和我结婚是为了我能让她过上一种公爵夫人的生活。比如去剧院、舞会、宫廷——假如有一个宫廷的话，或者至少可以巧妙地赌气并听到慈爱的神甫先生的规劝。说到底是在这个或那个名义下，为我能让她在最光彩的人群中过光彩的生活。难道我竟会成为一个骗子吗？神甫先生。”这时莱翁的神态变得既富于表情又具有说服力。

“好，”神甫心里想，“他就要露出真情了。”

“难道我竟会成为一个骗子吗？这个年轻姑娘有权指望我让她过一位公爵夫人的生活，难道我竟会象英国的拜伦勋爵对他的妻子那样，使她蒙受耻辱，过一种奇特的、阴暗的、没有镶花

边号衣的仆人，没有油漆得非常漂亮的马车的生活吗？她会大闹一场而把我抛弃，她的母亲会血口喷人，在公开场合上叫嚷我是一个魔鬼。也许不是这样，她和她的母亲是温柔、忍让的天使，她们把我作为一种必然的、无法避免的不幸接受下来。但我，先生，我将对自己说些什么好呢？即使我今天并没有快乐得发疯，可是我又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要被一个想当公爵夫人的妻子纠缠而恼火，或者由于效法拜伦勋爵而感到内疚呢？”

“一星期前我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姑娘，”神甫接着说，他的冷静正好和他年轻的对话者成为鲜明的对比，后者从眼睛里放射出激动的光芒，“我认识了一个年轻而有钱的姑娘，但她那唯一的激情却是想显得自己不名一文。她的财富在离巴黎四百里以外，而做丈夫的总是有权用他妻子的财富来弥补巨额亏损。公爵夫人将首先懂得这种需要，她会把她收入的四分之三补充到您的土地上去。”

“您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公爵惊讶地说，“这真的不是一篇寓言、一篇小说吗？”

“这是我刚才突然产生的一个念头，”神甫纯真地回答道，“就是在我听您说这桩如此合乎情理的事情的时候想到的，有些话是人家能对他的同伴们讲的，很爽直，有些是时行的蠢话。您首先答应您的妻子，在两年后她将按照公爵夫人的时行方式生活。其实哪有这样的星相家居然能够预言两年以后的时行方式？这个年轻的姑娘在维斯瓦河流域有一些土地。您听到这话没有？还有比维斯瓦河更美的河流吗？只要您愿意，您可以想象出一篇有关这条侵入您城堡的河流的传奇故事。我觉得对您来说这非常理想，我亲爱的公爵。麻烦的是我认识这两位女士才一星期，我一点也不了解她们的打算，不了解这位年轻的姑娘

是否已经订过婚，等等。总之，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件碰运气的事，这是一场就要打起来的仗，一次就要发生的格斗。我只能提供您这个念头，它是十分钟前才在我脑中出现的。”

公爵因为有一场仗需要打，有一个行动目标需要争取，一想到这些，他就幸福得脸都红了。神甫中止谈话以便看一看这种幸福在年轻人心中扎根、持续，并给这个年轻人带来自我意识，然后他又字斟句酌地补充道：“有一件基本上合乎情理的事情在距巴黎四百法里以外，在维斯瓦河那边，这实际上就是有了自由。有一个相当奇特的条件，这是事实，不过我将是它唯一的守护者，我，您所尊敬的人……”

“我尊敬您，是的，先生，”年轻的公爵几乎软下来了，“我胆敢这样说，在这个时候，最强烈的感激和最真诚的尊敬合而为一了。您要我做什么样的保证呢？”

“您要保证您的行为始终象一个忠实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

“啊！我听懂了。”年轻的公爵打断了对方的话，生气勃勃的面孔一下子变了样子，陡然萎顿下来，厌烦的神气代替了希望的目光。“年轻的姑娘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贞淑天使，她将象德·贝吕尔夫人一样，我将被日课、祭礼压垮，我已看到被安置在圣托马斯·塔甘的面前了。”

“如果这是真的呢？”神甫带着仇恨的眼光说，公爵刚才深深刺伤了他。“如果这是真的呢？假如这个女子是完全值得尊敬的呢？假如以这个代价，以第一个儿子的诞生，您一将一获一得一自一由，”他一字一顿地说，“我甚至还要说，”神甫补充道，——这时他的眼神重又恢复了十分有修养的仁慈和温柔。他懊悔刚才自己内心的暴露，这在他是少有的。“这个将会使您获得自由

的女子还是一个新教徒，而她的家庭只是打算使她改信天主教。要求您的是：第一，帮助完成这一信仰的转变；第二，就象我已经讲的，保证您的行为在所有方面都要象一个忠实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

“啊，米奥森斯先生！”年轻的公爵叫了起来，他本来具有二十岁青年的极其健康的生气勃勃的面容，此刻却面如死灰。他被他的幸福压垮了。

“这唯一的条件，”神甫得意地继续说道，他加重每个字的读音，“就是给我一个以名誉为担保的诺言，内容如下：

“‘只要我能从我和M.小姐的婚姻中获得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我就做一个彻底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而且绝不脱离罗马教廷。’”

“哎呀，那个见鬼的罗马教廷要把我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年轻的公爵大声叫起来。他这种激烈的态度是从他父亲身上继承来的，神甫了解这种家庭性格，所以一点也不担心。此刻准是一种血统上的缺陷使得年轻的公爵忘记了德·米奥森斯神甫以自己美好的榜样教给他的完美的礼仪。公爵刚才过分幸福了。也许一年多来，他没有象现在这样快乐过……“对不住，先生，”他突然红着脸把自己的马靠近神甫的马，“我需要您帮助我。您不辞辛劳地努力把使我窒闷得要死的心头重压去掉，我却用粗暴来回答您。真的，先生，我的性格真该死，我看到自己身上这种被人们责备的粗暴，人家说这种性格来自我的父亲，而他是从多次战争中养成的。您一定熟悉这种粗鲁，您曾经常为我的父亲服务，就象现在对我一样。您能原谅我吗，先生？”

“这没有什么。我在您身上看到了您的父亲。”神甫满面春风，十分慈祥地说。年轻的公爵说不尽地感谢，他抓住神甫的手

兴奋热烈地握着。神甫让这种感情持续了几秒钟，然后灵巧地补充道："您的灵魂是美的，莱翁，令尊大人会感到满意的。可是问题在于实践诺言。"

"不过，先生，我能为罗马教会做些什么呢？"

"我年轻的朋友，请您在讲到教会时不要有任何附加语，这才是它的真正称呼。有朝一日您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有朝一日您可能成为一个将军，因为早晚君主政体总要放弃让随便什么人来带领军队的做法。军队就象一个火药桶，能够颠覆国家。这种很可能的未来在我看来是会实现的。您借助于随这一婚姻而来的财富，可能成为大财主，在某些省份对为数众多的公证人、乡下医生、富有的农民等产生一种决定性的影响。这样您就可以将一些有利于神圣的明显的文明事业的人，也就是罗马事业的人送到或者帮助送到议会里去。哎，好了，您现在看到我向您提出的诺言的力量和范围了。"

"我懂得您以前必须和不信教的人进行斗争的道理了。"

"事实上这是我生活中唯一的事情。不过，首先请不要再让精神上的激怒进一步发展，同时我要求您永远既不要讲我好，也不要讲我坏。让我们重新谈下去：这件婚事距离事实还很远，可惜我既不能支配这个年轻姑娘的意志，也不能支配她母亲和她表姐的意志。这个念头仅仅是半个钟点以前才产生的，况且有三个人的意志要征服，而这份人家既无父亲又无兄弟，没有一个男人。"

"真是再好没有了，"莱翁说，（他要别人用这个名字叫他：他发现在所有这些生活小事里，如果混进了伟大的拿破仑的名字——也就是他的名字，皇帝曾经是他的教父——总有点亵渎的味道。）"真是再好没有了，先生，那样就不会有什么人用一些有

益甚至低下的行为来使我脸红。”

“那么，”神甫说，“明天在这里听回话。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讲。我绝对不是事情的主人，您甚至会因我对将要替您做的事毫无影响力而吃惊。这是我非常偶然地想起的一个简单的可能性。因此只有在这个偶然的念头产生了某种成果以后我才要求您履行您的诺言。”

“成与不成，先生，”莱翁脸色极其严肃地说，“我都是非常感谢您的。明天六点钟在这里见面。”

“就这样定了，绝对不要讲出去，连公爵夫人在内。”

“怎么，您一点都没有向她讲过？”莱翁吃惊而又迷惑不解地问。

“在您回答以前对她什么也不要讲，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请记住这一点。”

“啊！神甫先生，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您才好！”莱翁激动地说。

“这个小青年已经准备好了。”神甫想……“我了解马兰-拉-里沃瓦尔的狂热了，就象我们所说的那样。不过，他不会去幻想，也不会去做什么无益的事，他将会飞快地着手并乱七八糟地行动起来，在那位小姐的屋子里租一套房间，总之，他要行动了。这一代人——正如人家说的——是属于另一种人！”

“不过，”神甫又想下去，他的思想又回到他的事情上来，“但愿我在那位小姐的眼里得到同样的进展……事实上我对她的了解远不及对莱翁的了解……啊！莱翁是属于我的，我刚才已给他巨大的幸福，他在很长的时间内是不会忘记的……不过，在这些不信神的人身上，对圣托马斯·塔甘旁边的一套住房有着多么真实的、突如其来的憎恶啊！唉！”神甫又叹了一口气，自言自

语地说："还有很多事要去做啊！"

年轻的公爵急忙掉转马头，奔向跟在他后面五百步远的年轻的侍从，要他转告他的母亲，他到乡下去吃晚饭了。摆脱了这个人以后，公爵重新策马飞奔起来，他象疯子似地驱使他的马。在让自己沉浸到神甫设想的美妙而幸福的境界中以前，他希望不被任何不识时务的人打断他幸福的回想，因为不幸他有很多朋友。

最后，他让马停在默东那边的儒伊镇上，把它安置在那里的一个很好的马厩里；把十字勋章藏起来，然后到树林中去散步，并且毅然决定不管遇到什么熟人也不打招呼。

"嘿！我能去旅行了。"当他走进一条阴暗的小路时，他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叫了起来，"能去旅行而又不违背我母亲的意旨！一年之内我就能决定了！远远地离开巴黎……做我喜欢做的事，"他一边在林中散步，一边高声重复着这句话。"我能够一年、两年、三年不在巴黎！而得到这一切的唯一条件是要我的行为象一个忠实虔诚的天主教徒！让这些天主教徒见鬼去吧！这关我什么事！我是贵族，但我根本没有决议权，也许我永远不会有这个权利！况且我将明确地指出我有去旅行十年的权利——为什么我只说十年，只要我喜欢，我一生都可以去旅行！总而言之，只要我母亲幸福，世界上我什么都不在乎！况且这个神甫是个深刻而又精明的人，他爱我是因为我父亲曾使他成为主教，他只讲一些他认为可行的又不得罪我母亲的事情！"

一想到这个念头，公爵生平（他二十二岁了）第一次高兴得跳了起来。莱翁太高兴了，高兴得不想去参加社交活动了。晚上，他把自己藏在意大利歌剧院的五楼包厢里。在那里整个晚上

音乐不断使他对神甫向他讲的那种幸福想入非非。他就要去行动了。他生活中有了一个行动目标了，但他自己也讲不清楚他的立场。尽管他的数学很好，一个人想得愈多就愈不清楚，归根到底他不是一个哲学家。

不过既然莱翁的母亲公爵夫人——蒙特诺特的遗产继承人，必须在她儿子的生活中起重要作用，那么也应该说说她怎么样了。

在米奥森斯神甫在布洛涅树林中散步的十五天以前，蒙特诺特公爵夫人和她的朋友达尔凡尔伯爵夫人在一个客厅里，同她们在一起的还有德·吕费克公爵夫人。达尔凡尔伯爵夫人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人，她使得这个本来相当严肃的客厅活泼起来。在一八〇〇年首席执政时代，由于估计错误，宫廷中所有漂亮的年轻人都聚集到这里，现在是一八三七年，这些人都已成为干瘪的老头子了。

从前皇帝执政时候的宫廷，也就是新贵们的宫廷，那里的主人常常用一种嬉笑甚至狡黠的令人不能容忍的方式来说明等级。达尔凡尔夫人，一个普通的少将的妻子绝对不会随便去和一个身为公爵夫人的元帅的妻子去谈话的。

现在达尔凡尔伯爵夫人已经凭着她的聪明成为著名的虔诚的信徒，而元帅又已死去很久，因此双方的等级就比较相近了。

"怎么？"德·蒙特诺特公爵夫人对达尔凡尔伯爵夫人说道，"您竟敢这样说话……随随便便地跟一个真正的公爵夫人？"

"啊！我亲爱的元帅夫人，"伯爵夫人笑着回答道，"我们再不是和皇帝一起在杜伊勒利宫中了。这位真正的公爵夫人只想到寻欢作乐，假如她对我提出另一些要求，我就会在整个季度中不再睬她。"

德·蒙特诺特公爵夫人惊得愣住了，或许还没有领会达尔凡尔夫人这句话的意思。

这就是他的母亲。年轻的公爵愿意使她快乐，并且把爱她作为自己在世界上唯一的责任。公爵夫人的父亲是克拉梅希地方的一个木材商人，这正是她最大的伤心之处。虽然她的出身对她的称号有所欠缺，但她通情达理，即使在十分重大的场合下头脑也十分清醒。他非常喜爱她的几个儿子，尤其偏爱她的长子莱翁，其实他是几个儿子中最不可爱，最忧郁的一个；但他是公爵，他的谈吐应该象从英国回来——她曾经到那里去研习公爵夫人的仪态举止——的德·蒙特诺特夫人那样，要知道，他是德·蒙特诺特的第二代公爵啊！

有了这种身分，尽管他很富有，他的母亲每年年初都送给他一本装订精美的画册，封面两边冷轧着家族的纹章，里面代替图画的是二十五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她比他更富有，而且在公爵死后占有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但这一定期的礼物并没有叫德·蒙特诺特的第二代公爵有多大高兴，反而激怒了他那经常负债累累的弟弟。这份礼物在两个月中成为街上小贩谈论的话题。

第二天五点钟，莱翁来到了布洛涅树林。自从他进了综合工科学校以来，在他忧郁的人生道路上，也就是我们的奢望和我们的习俗使他成为年轻的公爵的过程中，他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可以和他刚才度过的二十四小时相比拟的一天。他从前所有的思想现在都有了新意，没有任何一个念头会引起他的厌倦或是腻烦。

神甫来了，公爵向他讲了几句事先稍微准备过的客套话，然后就自顾自讲下去：

“据说已故的蒙莫朗西公爵是一个既高尚文雅又有头脑的

人，他在一个耶稣受难日善终于圣托马斯·塔甘或者圣瓦莱里。人家还说——先生，我决不是要求您对这一点作任何解释——，在贵族院讨论有关渎圣罪的法律时，这位可尊敬的公爵清晨七点钟就登上马车到他高贵的同僚家里，去说服他们通过断手的刑罚。他想取得人家同意对一个犯了渎圣罪而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在上断头台之前先斩断手腕。于是这一条法律应该作这样的修正……”

神甫通常不太转动而又审慎的眼睛显出异乎寻常的表情。

“我并不请求您对这一传闻作任何解释，”公爵激动地又接着说下去，“它是真是假对我没有多大关系。我只是用它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绝不做这种事情。除此以外，我将作出您昨天向我谈到过的诺言。”

神甫面色苍白，一言不发。起先，他的野心使得这个暴躁的法兰西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而这个人当他愤怒的时候又是极端聪明的。突然，他担心他刚才的默不作声会不会在年轻公爵的思想中对他刚才提出的异议形成一种特殊的压力。

“我亲爱的公爵，我很容易向您解释您用来作比喻的那一次有名的辩论，这样，在您的眼里，一切都将改变面貌。”

公爵注意到平时非常沉着冷静的神甫现在讲话的声调高亢有力得多。由于对婚事抱着希望，他尽量避免使谈话的气氛恶化。神甫一方面说他绝不愿重新谈论断手一事，一方面又告诉他，路易十八有过一个诺言，就是对这一部分的刑罚永远抱宽大态度，使它在法律中只是一种单纯的威胁性的恫吓，以使偷盗圣器的人感到害怕，并通过它来防止众多的犯罪。“应该知道，”他接着说道，“这恰恰是那些蔑视宗教的人避而不谈的，正是这位了不起的德·蒙莫朗西公爵传达了路易十八亲手书写的永远宽

大的诺言。”

看到年轻的公爵谨慎地不再坚持，神甫试着进一步说明，只有在王朝复辟时期不知羞耻的政党凭空想写出的历史书中才记载这些话。公爵肯定看过这些历史书中的某一种。

这句话说得公爵高兴起来，它明显的荒谬性，使谈判容易多了。年轻的公爵刚才生平第一次感到他比神甫要略胜一筹，因此觉得很高兴，决定在其余的谈判中不再苛求。“总之，”他想，“他完全可能和我母亲取得了一致意见，尽管他不承认。”“一句话，教士不是白当的。”就这样结束了这场关于断手的温和的辩论。

在这一段困难的时间——它害得神甫一个人足足讲了一刻钟——之后，谈判一帆风顺。公爵承允了昨天被要求的以人格作担保的诺言，只是在答应做一个高尚的真诚的天主教徒以后，附加了一句话：“只要是能够做到的。”神甫又接着说，为了实现这句话，公爵只能永远和他一个人联系，在神甫离开或者去世以后，公爵要和神甫指定的第二个人联系。

莱翁的心有点怦怦跳，他等着这个要和他结成夫妻的女人的名字。他想象中的这个姑娘是个外省的小贵族地主的女儿，这个姑娘认为和一个即将成为公爵和元帅的年轻律师的儿子结婚有失身分——他一想到这点就发抖。但当他提出保证的诺言后，德·米奥森斯神甫说出了米娜·旺汉的名字，说她是一个外国银行家的女儿，一个信仰新教的姑娘时，公爵不禁惊喜交集。莱翁本以为是法官一类人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多疑的年轻人会有这种十分荒谬的设想，认为这个家族可能在图卢兹，并可能是在卡拉事件①中出名的。他为自己又年轻又幸福而陶醉了。他不由自主地暴露了他的这种思想，而神甫向他证实卡拉

已经被处死了。

“您想想，”神甫向他说，“这件事的念头是昨天当您谈到希望去旅行时才突然产生的。我并没有受这两位女士的任何委托，我几乎才认识她们。我们的相识仅仅建立在把她们引回到天主教会中来这一强烈希望上面，正如过去我曾经有幸引导过银行家伊萨克·温坦，也就是现在的德·凡蒂米尔男爵一家一样。您看，年轻的米娜的皈依是我首要的责任，也是我在这件事情中最主要的动力；同时，您对未来的年轻的公爵夫人的影响将是我最主要的办法。”

由于莱翁在听到这个条件时的态度非常严肃，德·米奥森斯先生非常适时地提醒他未来的公爵夫人的田地是在柯尼斯堡附近，可能有一些巨大的买卖要做，而这些买卖需要他到场，也就是需要他到那个地方去……

“而我明智的母亲甚至会同意我离开……现在，我亲爱的恩人，”年轻的公爵脸色快活地补充道，“人家要说我们过早地乐观了。”

“我的回答是，”神甫也微笑着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中押下的全部赌注最后将变成是在布洛涅树林中的两次非常愉快的散步；至少对我是这样。它使我想象假如马兰-拉-里沃瓦尔看到我们，他也会对他过去的朋友相当满意。假如现在公爵和我们在一起，他会对我们说——我相信已经听到了：‘谈论得已经够了，现在去行动吧！’我的年轻朋友，您去过英国使馆吗？”

“去过，不过很难得。”

---

① 卡拉事件，卡拉(1698—1762)是法国图卢兹的商人，被诬控因不让其儿子弃绝新教而杀了亲子，后被处死。

“那么，每个礼拜一都去那里。两位旺汉女士可能在那里，不是这个礼拜一就是下个礼拜一。尽管我的工作场所并不在那些地方，我将作出牺牲，到那里去。”

这句话是为了弥补关于断手的相当长的论述和神甫已经开始觉得不太合适的重提卡拉事件而说的，莱翁的沉默对他来说是可疑的，他记不起莱翁有过一个非常高明的现代史教师。

“您肯定会认出旺汉小姐的，”神甫继续说道，“她身材很高，而且相貌出众，她的脸圆圆的，头发褐色，脸上的表情又天真又善良，不过假如说了一句引起她想象力的话，顷刻之间她的脸色就会变得机智甚至嘲讽。总之，她的面孔不能说非常漂亮，却充满了吸引力。”

“她的性格怎样，神甫先生？”

“非常浪漫，德国式的浪漫，也就是说浪漫到极点。为了追求幻想的尽善尽美，完全不顾现实。不过说到底您不是一个小商人，您的妻子不需要站在柜台后面算帐，她有点怪诞又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她不使人讨厌就行了。我只见过旺汉小姐二十次左右，我相信她不会使一个讨她欢心的人感到厌倦。”

“旺汉太太呢？”

“她样子看上去象她女儿的姐姐，身材比较壮实，肤色特别美丽。她有一双大而黑的眼睛，比她女儿米娜的眼睛漂亮得多。旺汉太太仍可被称作是一个美人，不过牙齿不太整齐。可能有一个世故阅历比旺汉太太深得多的年轻女人陪着她，是她一个表亲，德·斯特隆贝克太太，柏林宫廷里一个破产贵族的寡妇。她脸上有几粒麻子，很容易辨认，但依然年轻，相当美丽动人。这几个女子尽管地位不同，说话的语气却象三姐妹。人家很难猜出其中哪两个是七百万法郎的所有者而另一个却连七百法郎的年金

也没有。”

“这是在颂扬她们!”

“这是千真万确的,”神甫说,“这是有人从柯尼斯堡写信告诉我的。米娜·旺汉小姐七百万法郎的财产中至少有四百万是地产,其余存在一家非常谨慎又非常守信用的银行里,可以在一年内全部提取这笔现金。她的母亲名下只有两百万。因此,我亲爱的莱翁,一定去参加英国使馆的晚会吧。我完全能够把您带到德·凡蒂米尔男爵家中去,不过那里有两个年龄已经很大的小姐,而且还有一个庸俗得要命的母亲,她正一心为她的女儿找丈夫。马上得到公爵夫人的称号是她梦寐以求的。”

“这些母亲和女儿使我心烦,”莱翁大声说道,“我觉得她们讨厌极了。”

“到了英国使馆后,您就争取和旺汉小姐跳舞。假如我在那里,我就见机行事,尽可能不着痕迹地把您介绍给她们。介绍后过半个钟点,您就可以走了。我告诉您,年轻的先生,这几个女子绝不会被您的法语迷惑。她们喜爱巴黎,但绝不盲目地夸赞这里发生的一切。我告诉您,您会发现她们是极其敏锐的。有几次她们幼稚的谈话以及提出的一些问题真要把人笑死。”

“只要她们不象法兰西外省人那样荒谬可笑,不象巴黎的母亲们毫无根据地叙述一些没有趣味的传闻来炫耀她们的女儿,我就原谅她们。”

“您会发现,有一个圆滑的将军——朗戴克先生和一批破了产的德意志贵族聚集在一起,围绕着这几个女子嗡嗡叫。我想是有人告诉过他们关于这笔七百万法郎嫁资的事情了。假如我们不能成功,我亲爱的公爵,您的财产也并不少,尽管稍逊于她们,但比柯尼斯堡的七百万也少不了多少。这两位女士在法国要找

到比您条件更好的人不会很容易。您的行动也绝非出于想得到几百万财富这种卑鄙的愿望。总之，我们不要向任何人讲到关于这件事的一个字，我看不出如果我们不成功我们会失去什么。”

在离开神甫时，年轻的公爵已经爱上了柯尼斯堡。他跑遍了所有的书店，想找一本普鲁士游记，结果枉然。最后，这天晚上不得不满足于一本地理字典上的条目。他到他的俱乐部去，站在普鲁士地图前面。

整个晚上他没有讲过一句话。人家对他讲的话只有一句使他感到兴趣：

“我亲爱的公爵，”俱乐部的一个成员、一位将军，发现他伫立在这张普鲁士地图面前，就对他说，“令尊大人在海尔斯贝格战役中就在这个①角落上发动过一次出色的攻击，因而皇帝在以后整整八天中只谈到他的名字。”

“我要去看一看这个战场，”莱翁心里想，“要是我们这件如此浪漫的事情果真进展顺利的话，我就卖掉一块地，去到海尔斯贝格战场上买下另一块地。我要在那里建立一座二百尺高的塔楼，不用碑铭，当地政府也许不会容忍。我只要向我母亲说些巧妙的话，她就会高兴的。”

英国大使举行舞会的那一天，米娜·旺汉被她的十来个同胞不断地包围着，大家都在谈论法国的种种缺点，全都争先恐后地用德语讲话，全都在讲深刻的感受和内心的感情。有些人做出极其痛苦的样子，明显表示他们愿意接受考验，简直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

---

① 原稿此处空白。

“这些先生，”米娜向她母亲说，“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羞耻。”

“所有这些满口表白自己的爱情的男人，”德·斯特隆贝克太太说，“恰恰证明他们并没有爱情而只有虚荣心。”

“我们在我们之间讲法国话，这不是也有点奇特吗？”旺汉太太说，“这是不是也是出于虚荣心？”

“不，”米娜说，“这是对德语的厌倦和对这些先生烫人的感受的厌倦。”

“你真是没有良心！”德·斯特隆贝克太太说，“这些花花公子是为了你才在今天晚上颂扬他们的德意志祖国的；实际上他们喜爱的是巴黎，他们在普鲁士借了高利贷就是为了到这里来过上六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米娜说，“谁最滑稽可笑，谁最夸张，谁就是最爱我的人了；这样的人就是我要找的跳舞对象了。德·里希贝克伯爵不是最急切、最夸张、最叫人讨厌的吗，斯特隆贝克？”

“一点不错。”

“好，我去向他讲，客厅里热得过分反而使我的头不痛了。”

过了一会，米娜加入到有漂亮的德·里希贝克伯爵在内的一套四组舞中。伯爵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穿得也非常讲究，跟随着米娜跳舞。他的嘴型和步伐中有一些粗野的样子。“他也许是掷弹手的队长。”米娜向离她只有几步远的正在跳舞的母亲说，“他的样子老叫人想在他的额头上削上一刀，说不定这样对他会更好些。”

就在和伯爵跳舞时，米娜看到了德·米奥森斯神甫先生。她有点高兴起来：“到底有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来了。他会向我们讲一些真正的、实在的、不夸大的事情。况且我还有两三个问题要问他。人家讲过法国天主教士从不到舞场里来，但这不是一

个神甫在跳舞吗？就因为这个人是个明理的人，他才对任何事都不做作。”过了一会，她在寻找德·米奥森斯先生的目光时，发现他挽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系着一根很短的黑色领带，一头漂亮的头发简单地分开着。“这是一个德国人吧？”她想。又过了一些时候，她发现这个年轻人跳舞时步伐平稳，动作一点都不夸张。“这不是德国人。”她说。

米娜跳了很多次。一个钟点后，她和她的母亲在大厅里兜圈子时，遇到了德·米奥森斯先生，他正在和那个发式古怪的年轻人谈话。德·米奥森斯先生走近这两位女子，好象由于他那个年轻人默不作声孤单单地站在那里很尴尬，他才突然想起了把他介绍给这两个女子的念头似的，他向她们介绍了德·蒙特诺特先生，偏偏对他的头衔只字不提。

“总之，这不是一个法国人，”米娜想，“这是个意大利人的名字。”

这个新结识的人请她跳舞，他一面跳，一面讲了许多话，一反他平时的习惯。他说德·米奥森斯神甫过去是他父亲的好友。

跳舞中间，米娜遇到凡蒂米尔家的两位小姐——她们在几天以前才得到了被邀请参加英国使馆舞会的荣幸。米娜发现这两位小姐看她时眼光异常，她刚回到母亲身边就被这两位小姐带到一边去。

“哎呀，我亲爱的，”这两位小姐异口同声地说，“您怎么会认识德·蒙特诺特公爵的？”

“我不认识什么公爵。”

“真会装模作样，”年轻的凡蒂米尔小姐说，“那个和您一起跳舞并且和您讲了很多话的年轻人不就是德·蒙特诺特公爵吗？他是马兰一拉一里沃瓦尔元帅的长子，这位有名的将军是

皇帝的好朋友。”

“一个这么有名的军人的儿子神情竟这么冰冷，”米娜想，“我不相信法国人神情都这么冷淡。他这种冷漠而富有理智的神色有点象我父亲常常在我们面前夸耀的那种恭谨和顺的职员。”

凡蒂米尔家的两位小姐喋喋不休地谈了很多，内容总离不开公爵、公爵夫人、公爵领地这些字眼。最后她们站起来又跳舞去了。

“瞧，我们一下子便知道了年轻的公爵有多少财产，”德·斯特隆贝克太太说，“他现在有多少，将来他母亲死后有多少，而且数目准确，上下不过千把法郎；而公爵夫人现在只有五十五岁，是克拉梅希地方一个有钱的木材商人的女儿。天哪！德·凡蒂米尔家这些男爵小姐的人品是多么低下啊！”

“这些话简直是使女们讲的。”

“不过，为什么德·米奥森斯先生向我们介绍这个年轻人时不提他的身分呢？”

“天哪，很可能又是一个求婚者！”米娜说。

“在我看来，人家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强调这些身分而不是避而不谈。”德·斯特隆贝克太太说，“你们看所有这些德国的伯爵，不论哪一个都通过他的某个要好的朋友说明他的古老的出身。”

“我看我们杰出的朋友德·米奥森斯先生是一个极其细心的人。”旺汉太太说，“我还不太懂得法国的习惯，不知道对这个年轻人身分的省略是不是一种故意的做作。不过，如果是一种故意做作的话，一定有一个极其深奥的原因。”

“无论如何，谁要是不顾一切想在我二十岁前给我找一个主子，都必须使我热爱这个未来主宰我的人的长处。但我从这个

漂亮的年轻人身上却看不到任何使我热爱的长处。他象那个年轻的布尔。”她向她的母亲说。(那是她父亲喜爱的一个助理出纳员。)

“啊！我亲爱的，你说得不对。布尔是一副笨拙迟钝的模样，而这个人的样子至多说他没有生气。不过舞会结束前他会再来的，让我们再看一看。”

他却没有再来。公爵在和米娜跳完舞后就走了。“人家说第一次印象总是最准确可靠的，”他思索着，“那么，这个漂亮的小姐将是一个专横的妻子。”他突然纵声大笑起来，自己嘲笑自己道：“那么我要在海尔斯贝格买的土地和那座塔……？”

公爵出于对母亲的尊敬，并未明确地再想下去。不过这种思想或者不如说这种感觉一直存在着：“我和这些专横的女人打交道打够了。”

事实是米娜以她的绝顶聪明和她对一切事情都完全不在乎结合到一起，就使她对决定她的一切有一种特殊的果断。这也常常赋予她一种特殊的外表，举手投足象一个公主，习惯于颐指气使。生活中一切平凡的事情对于这个高贵的灵魂都是微不足道的，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事情曾深深地激动过她的灵魂。

说实在的，不管她自己还是别人，都不知道如果她有朝一日能够希望什么或畏惧什么，她将成为怎样的人。直到现在，她的灵魂依然不屑于从事那些大家日常做的事情(她始终按照她认为对的去做，从不和人商讨)。出于尊敬的习惯和温柔友好，她让她的母亲或她的表姐德·斯特隆贝克去作主。这个高贵的灵魂绝不肯损害她母亲的权威。

“有一天，是的，我会成为一个奴隶，这就是当我选择了一个丈夫以后。失去了父亲对我来说是多么残酷的不幸，他是一个那

么有智慧的人。如果他还在世，首先，我不会象现在这样富有；其次，必要时他的权威可以抵消一个丈夫的权威。这个人对两个弱女子——其中一个对他也许有真正的爱情——的影响将会有多大啊！”

直到现在，除去她父亲的死和对她母亲的热烈的感情以外，她的灵魂真正体验到的深刻的感觉，仅仅是一些由她的想象形成的东西。

…………

提　纲

在代尔·利托出版社的《红与绿》的档案材料里，有着不少于十页，排得密密麻麻的各种各样的“提纲”。老实说，这些“提纲”通常只不过是一些臆想，即关于故事情节或人物的臆想。这些提纲全是在五月十八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写的，也就是司汤达五月二十五日动身到南特旅行的前几天写的。其时他的小说已走入死胡同，他正为如何摆脱困境而为难。他向他的友人多默尼科·菲奥勒请教，并把从他那里得到的启发记了下来。下面我们引用的这份“提纲”，是所有“提纲”中唯一看上去真正象一份提纲的，尽管它也同样是没有完成的。此文已由亨利·马蒂诺出版社出版；不过我们当然宁愿依据代尔·利托出版社的文本，因为它的资料比较完整，无疑也是最好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有一个题材或者是一个意图，也就是关于一个孩子的设想。司汤达经过某些必要的修改，已经让这个孩子的某些特征体现在吕西安·勒万①身上。）

① 吕西安·勒万：司汤达的小说《吕西安·勒万》（亦即《红与白》）中的同名主人公。

五月二十一日　提纲　爱情

米娜以女人特有的婉转得体的方式向公爵说道：

“噢，在我们之间最好永远也不要谈什么爱情或者结婚问题，我觉得我做您的朋友更好些。”

公爵觉得她的话有些刺耳。由于他经常到米娜家来，他的母亲对他不再纠缠(他母亲非常关心米娜的七百万)。和神甫在一起时，他说：

“我母亲筹划过四次婚姻都没有成功，说实在的，我简直厌烦透了。”

他来到米娜家。她对他说：

“一旦客厅里有四个人，您就缄口不语了。首先请随便谈谈吧。”

她故意用话刺激莱翁：

“埃及的木乃伊都有一个二寸厚的无花果木做的套子，就如您有您的公爵领地一样，慢慢地木乃伊的套子和木乃伊的皮肉合为一体，而您的心也开始木质化了。”

公爵开始讲话了，起先讲得很拙讷，后来自然起来，再后来讲得非常流畅了。他讲的内容超出公爵的水平，他动人的眼睛显露出一个无限广阔的欢快和新奇的境域。他的快乐。他变成了另一个人。

“您使我变了一个人。”他对米娜说。

他爱她。

她爱他。

米娜变得忧愁起来，社交中的一次意外遭遇引起了她的思考：“他这些做法都是在引诱我，谁知道他是不是爱我。”

不幸的是，有一天莱翁在他新拥有的口才里引用了这么一

句诗(我想是奥维德的诗)：

如果你想爱，你就爱吧!

这句诗引起了米娜的不安。米娜把他看作是一个勾引女人的人。她送给他一个文具盒。

"我想把它做得华丽高贵些。"米娜对金银匠说。

"我会精心把它做得非常华贵，做成银子的、金子的，随您的便，就象为一位亲王做的一样。不过，如果做得过于高贵的话，会被人偷去熔化掉的，不如用普通的青铜做倒可以耐久。"

米娜就叫他用青铜做，但要有个夹层。在这个夹层里，她在莱翁给她的一封信的反面写上一段话："请原谅我说假话，我要告诉您一个可憎的谎言，但这个想象如同幽灵般一直在纠缠着我：人家是为了几百万财产才娶我的，等等。(马尔科姆的自白)我有一个孩子，等等。"

米娜把这个文具盒送给莱翁。当她把这件事讲给斯特隆贝克太太听时，后者说：

"真是一场大灾难。"

米娜怀着一种深沉的无法解释的忧愁，要求莱翁把文具盒藏到一堵厚墙里去，这堵墙矗立在眼前的一个院子里。莱翁深受感动，把它藏了起来。等等。

莱翁内心激烈斗争，他向她申明，尽管如此，他还是要和她结婚。米娜无法可想，假如他不拒绝的话，她准备和他闹翻。

她放弃了心中的想法，希望和莱翁维持普通的关系。一切都弄糟了。在一次突然的心血来潮中，米娜坚强的性格战胜了爱情。她向她热爱的莱翁下了逐客令。

他的自尊心受到损害。他答应实现他的母亲公爵夫人第五次安排的婚姻。米娜重见莱翁。他没有她不能活下去；他厌倦得要死，在他妻子身边他又完全恢复了过去那种性格。

“我以为我自己很聪明，其实我一点也不聪明；原因很简单：我爱您；远离您，生活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苦刑。”

他偷偷地来看米娜。她在悲伤中得出一个非常甜蜜的结论：现在她确信人家不是为了几百万才要娶她的了。

“您怎么会和一个不能尽她本分的姑娘结合的呢？”

“但愿她能成为我的妻子！至于我，我对自己和对别人都不能给予正确的评价，不过我已料到会这样；即使有这么大的错误，这个孩子的妈妈仍然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妻子。”

“那好，”幸福得陶醉的米娜对他说，“请您去把三个月前我送给您的文具盒找出来。您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夹层，夹层里面有您给我的一封信，信的空白处有我写的一些字。”

公爵立即亲自去挖掘＊＊＊。两个小时以后，他回到米娜这里，一路上欣喜欲狂。

米娜委身于他了。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也就是说产生了种种流言蜚语。凡蒂米尔男爵夫人打算和米娜大闹一场，辱骂她一下，骂得非常含蓄，但一听就能听出来。

德·米奥森斯先生通知米娜，只有一个补救方法。她发誓弃绝原来的宗教。

旺汉夫人怎样了呢？

一旦陷入罪恶就不能自拔。或者不如说对一个纯洁的灵魂来说不幸是这么大，大得必须有一个新的罪恶。

她付钱给所有围绕在新的德·蒙特诺特公爵夫人身边的人，新的公爵夫人已经为她的丈夫生过一个孩子了。

后来的事情是否骇人听闻？

最后，公爵夫人受到她丈夫叫她难以忍受的忽视，找了一个情人。她去埃克斯温泉（在萨瓦省）以便多少能得到一点自由。旺汉太太和旺汉小姐也到那里去。公爵去了瑞士。他烦恼欲死。他到埃克斯温泉来过上三天。米娜付钱给公爵夫人的情人——一个破产了的爱虚荣的和自命不凡的人(……)。别人看到他半夜里通过花园里的过道从公爵夫人家中出来(……)。

米娜把公爵带到居伊埃的堤坝上。他打算和他妻子的情人大闹一场。

“怎么！要败坏您妻子的名誉！”米娜向他说道，“简直愚蠢极了！请答应我三个月内什么都不要做。我希望三个月后您会有足够的理由讲出黎塞留公爵讲的那句话：‘哎呀！太太，如果那是另外一个人就好了！’”

公爵同意了。

后来怎样？(提纲继续下去。下面的一些篇章是旅行……)

汪 涛 译

阴 谋 家

刑事法院暂告休庭，准备第二天继续开庭审理这一案件。过了一会儿，只见德·布雷西里伯爵夫人沿着半是哥特式风格的楼梯走了下来，文艺复兴时期所建造的这幢规模宏大的法院大厦，在古时候早就由奥弗涅①地方上的王公贵族拱手让给了＊＊＊王朝。德·布雷西里伯爵夫人神情激动，她刚才和城里所有的头面人物一同旁听了这起刑事诉讼案的庭审：一个不幸的青年人朝他倾慕的情妇开了一枪。这位年轻女子的生命还危在旦夕。但是人们从她的证言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她仍然爱恋着那个凶手。阿尔曼迪纳·德·布雷西里伯爵夫人心里暗忖："总之，爱情真是样奇怪的东西。"她一边想，一边沿着哥特式楼梯往下走，同时尽量不使自己的身子靠在马西厄骑士的手臂上，马西厄这人非常彬彬有礼，可令人感到厌烦和滑稽，他装作是她的情人。德·布雷西里伯爵夫人心里想道："假如有什么东西和爱情不相象的话，那它就是我对这个人的感觉。"她心里这样想着，同时看看骑士。马西厄骑士为了想要搀扶她，危险地走在螺旋形楼梯狭窄的一边，好几次差点摔下去送命。

正当德·布雷西里伯爵夫人要走下最后一级台阶时，她突然听到几匹马行进时踏击路面的巨大嘈杂声，并离她很近；她冒

冒失失地探身出去，险些撞上骑警的马头，马西厄骑士失声叫了起来，伯爵夫人不由得胆战心惊。与此同时，她看见一个身材高大、脸色苍白的青年人走下了敞篷四轮马车。一个骑警回转身来对法院管门人喊了一句，叫他关上庭院的大门。

"这是个囚犯，"她默默念道。此刻，由于这一发现而变得柔和的目光正碰上弗雷德里克·索旺的目光，而他在三位骑警的押送下在马车上颠簸了好长时间，正渴望遇上这种怜悯同情的目光。

骑警对管门人讲完话后，返转身来；可他的马在庭院滑溜溜的铺路大石块上打滑。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马拉住。走在头里的那个骑警让人打开小牢门，然后按照规定他先站在牢门里侧；第三个骑警对正在马车上拿随身物品的弗雷德里克推推搡搡。这时，只见一小包用黄丝带捆扎着的信件掉在地面上，几乎就落在伯爵夫人的脚跟前。弗雷德里克看了看她。伯爵夫人感到对方眼睛里露出祈求的目光：希望这包信件不被法警发现。她毫不匆忙②，弯腰捡起这包信，放在自己大衣的袖管里。那个法警刚叫人关上法院那扇朝着圣-费罗尔广场的大门后，转身对着庭院时，隐约看到了这一举动，但是他满不在乎，他压根儿没想到有人刚犯了一件违法的事。只有两个人看清楚伯爵夫人的这一动作：一个是痴呆呆地看得发愣，并显得怏怏不乐的马西厄骑士，另一个就是犯人弗雷德里克。

弗雷德里克用感激的目光望着伯爵夫人，充满着诚挚谢意和高尚柔情的眼睛变得神采奕奕。伯爵夫人也深情地望着这个

---

① 法国一地区名称。

② 原稿附旁注："她有经验"。

年轻人，简直要被人斥为象盯着看她最感兴趣的一个男子了。这时就好象她在发誓为对方作出任何牺牲。假如她的目光没有表示：“我爱您”，那么它就在示意：“请您永远相信我吧！”

在德·布雷西里伯爵夫人回家的路上，马西厄骑士对她讲了许多好听的话，可是她连一句也没搭理。她觉得马西厄讲的都是些猜忌和轻率的话语。起先从法院审判庭出来的时候，她对那个朝情妇开了一枪的贝尔泰充满了感情，现在她内心的感情都倾注在她刚才看见的那个从马车上下来的青年囚犯身上了。他穿戴得非常潇洒；一种不修边幅的风度显示出他是个最好的男伴。

这包信件内有一百二十一封信，都是由一个叫弗雷德里克的男子写给他曾热恋过的一个女子的情书，起先他没成功，后来他如愿以偿，继而两相猜忌，最后几封信表示断绝关系。伯爵夫人又幸运地在那些大开面信笺中间，发现了那位女子写的两封短笺，好象是被人不留意夹在这捆信札中的。当半夜过后敲了三点钟时，德·布雷西里伯爵夫人浓郁的好奇心总算得到了满足，这才吹灭了蜡烛。此时她心中还在想着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弗雷德里克现在还爱吗？

小说提纲

德·布雷西里伯爵夫人的丈夫没有出场。

给弗雷德里克套个什么罪名呢？首先他是否叫弗雷德里克？

如果他就是写这些信件的弗雷德里克，那他是否还爱着他的情妇布兰西？

她为了能去看在监狱里的弗雷德里克采取了所有最积极的

方法。她还让那个傻瓜骑士去走门路。

她谎称她的一个表兄弟托付她照顾弗雷德里克。

但是由于她对弗雷德里克案件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她常常会处于很窘迫的境地，就连那个傻瓜骑士提的问题也觉得难以回答。

后来她终于见到了弗雷德里克。对他说什么呢？

弗雷德里克直率地说，他爱她。

德·布雷西里伯爵夫人要他说，他再也不去爱布兰西。他最后恳求伯爵夫人再来看他时，发誓再也不去爱布兰西。

“但是，假如我再来这儿的话，”伯爵夫人说道，“您还不认为我是爱您的吗？”

“唉，天哪！我简直不敢这么想。作为一个不幸的囚犯，长得也不令人喜欢，又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赢得欢心，我认为您只是不愿意加剧我的不幸罢了。”

金建国 译

A—想象

第一章

夫人：

下面写的一点东西，是我从您寄给我的那本英国书中看到的。

年轻的让-雅克·康巴塞雷斯① 心神容易激动，笃信他自己想象中的预卜；而罗贝尔只重视他现在所看到的东西。

人们通常总是试图通过某一个社会的各种矛盾斗争，来塑造一个奋力向上爬的青年形象，比如：可以用一八一一年的社会斗争作为历史背景，来塑造一个涉足过法国行政法院、国民公会的康巴塞雷斯式的人物。

而本文的作者，十年前就想要塑造一个斯文、正直的青年人，结果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雄心勃勃但还是充满了想象和梦幻的人——于连·索黑尔。

作者现在企图塑造一个名叫罗贝尔的青年形象，这个人完全没有其它什么想象，只有想方设法要发迹的念头，但是他从来不去遐想自己一旦发迹后的那种愉悦来以此取乐，生活的经验已经使他懂得这种想象一点儿也不会实现。"人靠机遇"，他常

这么说，这是他喜欢讲的一句格言。

就是拥抱着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子时，他也只是看到对方耳坠子的漂亮和价值，作为赛马俱乐部②中最冷酷的人，他也许不会否认这一点。罗贝尔没有什么想象能带给他乐趣，他非常关心的只是实惠的东西，如舒适的扶手椅、丰盛的晚餐、安逸的住房，等等。

罗贝尔这个赛马俱乐部的成员，在读一本普通的小说时，会受到小说中想象的刺激，想象会使他厌烦，假如他这个人有点才智的话，想象甚至会使他产生嫉妒。在这篇小说中，他会对注重实惠的现象感到震惊，并无法否定在此对这一现象的评判。

罗贝尔在十四岁时，就是个坏透了的十足的小无赖。他伙同一位名叫卡里埃尔的十六岁的同伴一起，偷窃小商贩货摊上的糖果。卡里埃尔对罗贝尔没一点儿友情，但是他的虚荣心使他希望从灵巧的罗贝尔身上获得好处。作者叙述道：卡里埃尔是一个喜欢小偷小摸的女仆的私生子。卡里埃尔这人看上去老实，主要是因为他缺乏才智，"人家相信他讲的话。"所以他对罗贝尔的用处挺大，他能出色地完成各种细小事情，从大的方面来说，他有着同罗贝尔一样的优点：他的眼光从未被想象所蒙蔽。

卡里埃尔只看见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但是他虚荣心很强，这个弱点为小说提供了喜剧性。罗贝尔同样也有虚荣心，但是他不承认。喜剧性是卡里埃尔提供的。

---

① 康巴塞雷斯(1753—1824)：法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家，曾先后担任过司法部长、拿破仑手下的第二执政官、参议院议长、行政法院院长、国务大臣等要职。

② 原注：赛马俱乐部的成员。

头脑非常简单的贝特朗盲目地执行罗贝尔的一切命令。

为了使罗贝尔引起读者的注意，必须要让他有所作为。

因此，应该不能让他发迹成功。

读者将看到罗贝尔是如何致力发迹的，比如说：为了帮助里吉先生从事交易所的投机买卖活动，他透露了会议的秘密。

第 二 章

罗贝尔·马盖尔的父亲叫亚历山大·马盖尔，在圣德尼街上开了一家针织品商店，商店有块豪华的招牌，上面写着：鹤立鸡群。招牌向行人很有气派地显示了一个卖法兰绒内衣和棉纱袜子的商人。商店的外表富丽堂皇，然而亚历山大却是个地地道道的穷鬼。他把整天整天的时间不是用来做买卖（因为店里顾客也很少），而是用来擦洗铜质装璜件和橱窗柜台的玻璃。他经常这么说："要想在巴黎发迹，只要有外表就行。"一当他手头有一百个法郎，他就要用五十个法郎来装饰他的商店。

十年以来（这个故事开始于查理十世① 王朝的最后几年），亚历山大一年之中有三次濒临破产，因为他信誉扫地。那些厂方托付给他的货物，从来不会超过四、五百法郎，而这些发票单上的货物价格总比卖给其它客商的要贵百分之十五或二十。然而亚历山大这个人精明能干，为了赚钱，他什么都做，一天二十四小时里，他有十五或二十个小时在考虑如何赚钱。在那年月，有五个或六个警察局在巴黎明争暗斗，而他通常为其中的一个警察局所雇用。不过，尽管他的忠诚是无限的，可是他每月的薪水

① 查理十世（1757—1836）：一八二四年登基为法国国王。

从来没有超过三十个法郎。每当他必须付清那些四、五百法郎的汇票时，亚历山大总得临时想个权宜之计应付过去：这次，一个意想不到的灾祸似乎要降临到这个体面人身上了。他星期四必须付清五百法郎的借贷，可是到了星期一他的钱柜里连四百法郎都没有。

这天，在店堂后间，亚历山大正在向富隆先生陈述情由。富隆先生是个富商大贾，但是生性狐疑，亚历山大因为低三下四地对他奉承拍马、殷勤效劳，所以从他那儿得到过照顾。亚历山大开腔说：

"您什么也别再担心了，放给我五百法郎吧，您手里不是攥着马刺街七号院内我的货物作为抵押吗？"

亚历山大不该接下来再多说了一句：

"钥匙在哪儿？罗贝尔，就是那把大钥匙，上面还系着块羊皮纸牌子？还不快去拿，讨厌的懒坯！"

"爸爸，我没这钥匙，"亚历山大的独生子罗贝尔答道，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

"怎么，你没有？小坏蛋，"父亲一边说着，一边向儿子扑过去，"我跟你说给我，该死的！"

"但是您很清楚，"罗贝尔说着话，躲开了身子，——他早料到父亲会来猛地一脚或是几记耳光，——"您知道得很清楚，昨天晚上，马丹先生嘴里骂着粗话把这钥匙给拿走了；他当时这么说的：这货物抵押给我了！"

这一番拙劣的答话使可怜的亚历山大简直气得要死。实际上，他是想把藏在马刺街的同样货物抵押给两个债主。

他装出一副对儿子怒气冲冲的样子。

"你撒谎！你这不要脸的还撒谎！"他喊着朝儿子追过去打，

“是你把钥匙给丢了，看我不把你揍死！”

这位不高明的骗子一面装出气恼的模样，一面在想找某个情由能够向富隆先生作出解释。他显然没有能很好地摆脱窘迫的困境，因为大商人富隆这次不愿意救他的急。

父亲同儿子之间本来就互相积怨很深。有三四次父亲不得不去治安警察局那里领回他的儿子，因为尽管罗贝尔已经十五岁了，而且就他的年龄来说，人也长得挺高大，可是他穿着一件蓝布罩衫，在形影不离的伙伴卡里埃尔和贝特朗的陪同下，经常去圣德尼街和林荫大道旁的商店货架上偷肉馅饼、蜡烛、肥皂、手帕。

恰恰操着同一行业的亚历山大，恐怕自己的名声被儿子玷污。另外，这位慈爱的父亲经过仔细划算，发觉罗贝尔为店里干的活还抵偿不了自己不得已提供给他的衣食开销，尤其是衣的方面开支更大。有几个星期天，他以为儿子去了老远的地方，结果儿子突然又回来了。看见罗贝尔穿着漂亮的衬衣、笔挺的裤子，他就猜到这是他的老婆把自己店里的货物偷出来，给她的宝贝儿子穿戴上了。

从儿子这边来讲，他对父亲既怕又恨，而且一点也不喜欢自己的母亲，觉得她愚蠢。

自从发生了那回关于钥匙的傻事后，亚历山大发誓要摆脱掉他的儿子，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他四处奔走找人诉说他的烦恼，先后找过教区的副本堂神甫、警察所长，还找过杜伊勒利宫①的一位武装警察副司令、耶路撒冷街的一位负责人。亚历山大没有给这些人献过多少殷

① 杜伊勒利宫，法国旧时的王宫，当时是法国政府机构所在地。

勤，所以他们对他都不加理睬。这些体面人物中有两三个给了他十五个法郎算是帮忙。

他最后还去圣日耳曼区一位夫人家，哭诉自己被人辱骂成一个保王党人，为了她，亚历山大在小马厩街和木板街各租了一套房间，那位阔太太付给他相当于租金两倍的钱，只附带一个条件：他每月去各套房间过上四夜。

这位夫人赞赏他的忠心和谨慎，想起了他托付的事情，在一个白天，为他的儿子找了一份差事，让罗贝尔去给修道院院长里歇先生当贴身仆人，二十八岁的里歇是个年轻的司祭，他千方百计想以自己布道的口才来扬名于世。虽然罗贝尔确实不识一字；但是他勇敢，高大，身体健美，而且他要做的事无非就是擦擦修道院院长的皮鞋，晚上陪陪他。因为里歇对一八二六年自由党人报纸上的宣传很以为然，怕晚上回去时给人揍死。

"假如我请个一般的仆人，一个二十五岁至三十岁的小伙子，他已经成熟了，人家会把他带到夜总会去，让他被某个生活堕落的小姑娘所诱惑，这样的人，有朝一日会第一个攻击他的主人。"

亚历山大把找到差事的消息告诉了儿子和妻子；他的妻子立刻哭得象个泪人儿。她一个劲地不答应，提出一条条反对的理由，亚历山大压着怒气逐条地驳了回去，最后她问道：

"但是，如果修道院院长里歇先生以后出外巡视，我儿子呆在哪里呢？"①

"嗨，当然和其他的仆人在一起，"亚历山大回答道，"你真是见鬼了。"

"不，"亚历山大夫人喊着，扑过去抱着儿子的头颈，"不，我的儿子不去做仆人！"

她儿子罗贝尔冷冷地插话道："如果我父亲和我都同意，您怎么办？"

"啊！小妖怪！"母亲喊了一声，泪如雨下。

亚历山大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不由得哈哈大笑，这一笑足有两分钟光景。

这一次父亲和儿子谈得相当合意，因为他们都急于和对方分开。那一天大清早，为了不被邻舍发觉，罗贝尔携了个包袱就上了路，在这个包袱里，他刚刚瞒着父亲放进店里的两条领带和几块手帕。

罗贝尔心里想："谁知道他会不会再到圣日耳曼区边上的费鲁街来找我和里歇，如果他来的话，我就不给他开门。假如他突然之间撞见我，我就叫喊，逃开，我比他跑得快多了；要是他追得离我太近了，我就绊他一跤；他想装出一副大商人的样子，可不会为了这一点小事而大动肝火的。"

修道院院长里歇先生尽管正好满二十八岁，可是这人还……

罗贝尔长得又高又瘦，长瓜脸，短下巴，暗黄色的头发，灰绿色的眼睛，整个容貌就象猫似的。一副虚伪的甚至有点狡黠的神态与众不同，谁的目光只要落在他身上半分钟，就会说：一副小滑头的样子。

---

① 原注：当于连·索黑尔的父亲回到家，告诉他儿子去德·瑞那先生家做家庭教师时，于连问道："我同谁一起吃饭？"（见《红与黑》第一卷第一〇〇页）。米歇尔·克罗泽先生指出：这篇小说中的这个场面是《红与黑》中同一场面的翻版。我们注意到从小说《阴谋家》中，已经可以惊奇地看出《红与黑》的痕迹；司汤达对此也有所警觉，因为读者将会在往后一点的地方看到他也提醒自己的思路别"掉进于连的窠臼里"，在前几页中，他也曾这么说过。

提　纲

〔这是写于一八三八年八月二日的小说提纲〕(我们继续依照克罗泽的版本)：

亚历山大的妻子扑过去搂住儿子的头颈。

"不!"她喊道，"我的小罗贝尔，你可千万不能去做仆人!"

"唉! 这关你什么事，"儿子说着从他母亲的手臂中挣脱出来，"我自己愿意。"

这位可怜的妇人顿时脑门子上轰的一声，仿佛响了个炸雷。她后来退到店堂后间去时，压低了嗓音对儿子骂了声：

"啊! 小妖怪!"

修道院院长里歇长得又高又胖，他的脸象波旁家族①里的人那样漂亮，鹰嘴鼻、塌脑门，一副俊美的眼睛里只有自私的表情，嘴巴长得也很好，厚厚的嘴唇如同路易十八②的一样。这张嘴巴不露什么表情，一个细心的观察家会在这上面发现残忍，但是还同样有自私的痕迹。

罗贝尔这个十六岁的捣蛋鬼一眼就看出了里歇的这种性格，但是这一点儿也没有使他反感。他只对他瞧不起的人才产生反感，就象是他的贼性在对他说："跟这些人打交道，什么也捞不着。"

修道院院长有三十六岁，对卡尔卡松③地区的风土人情相当熟悉，他处处巧妙地表现自己是个十分正直、勇敢的人。他趾

---

① 波旁家族是法国一个著名的贵族世家。

② 路易十八(1755—1824)：一八一四至一八二四年间为法国国王。

③ 法国一地区名称。

高气扬，动不动就恼火。

在吃过中饭后半个小时，里歇把自己关在客厅里，从打开了的问讯箱中随便抽出一张写着问题的纸条，然后登上他让人造的六尺高的讲坛，面对着安坐在六排椅子上身着巴班(?)服装、腹部填草的假人模型。他在讲坛上先念一遍天主经，而后马上即席发表一通说教。所陈述的道理常常十分荒谬，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当确信这个小仆人对他产生钦佩之情时，里歇就让罗贝尔旁听他的说教，只是吩咐他一旦感到厌倦就离开。

里歇喜欢喝葡萄酒，不过那是在白天，假如他拿了半瓶，而且是香槟葡萄酒的话，那他就去客厅，在喝酒以前，从问讯箱中抽一个问题出来，然后进行十分钟的讲道。

当着罗贝尔的面，里歇从来不干什么有损于他圣洁的身分的事，象一个抱着想象过日子的人在生活。他对自己很苛刻，他的床铺叫罗贝尔看了也动了恻隐之心，每天晚上，罗贝尔把里歇的床铺重新整理一番，把他的脏衣服垫在床单下，使床松软些。

修道院院长里歇为了考验罗贝尔是否手脚干净，他把几个银币扔在地板上，后来又把一个拿破仑金币①塞在他衣服中……

道德败坏的里歇出于自己的日后打算，把罗贝尔送到格里兹埃剑术馆去学击剑，已经具有男子汉气力的罗贝尔，剑术进步很快。

里歇为此感到快乐，然后把罗贝尔打扮成一个修道士，让他喊自己为“叔叔”，叫他陪同自己进出，并要求他去掉看门人的那

---

① 拿破仑金币，是印有拿破仑头像的法国旧时金币名，当时值二十法郎。

种举止。

罗贝尔偶尔想起要搅得修道院院长和自己的家庭不和睦。当他达到这一目的时，他对里歇说："他的母亲病得很重，为了不被左邻右舍看成是个不通人情的怪物，以至于将来倒霉，他不得不去她的床头待上一个小时。"

这话罗贝尔讲得很笨拙。修道院院长听了这番话脸上露出憎恶的神色，罗贝尔认为里歇完全是个伪君子，对他的这种感情觉得不可理喻(在这里要坚持强调罗贝尔的滑稽)。

用这一小时，罗贝尔去法院一个最穷的代理人那里学习法律，他还高兴地去看法院庭审一个被控犯了死罪的人。当被告是无罪时，罗贝尔无精打采地退了出来（要用人物动作来叙述这一切，而不要用描写）。因为罗贝尔喜欢看到那种身陷罗网时的懊悔，喜欢看到头脑灵敏的人，是怎样同检察院的意志、刑事法庭陪审团、法官和法官们通常的蛮横无理作斗争的。

罗贝尔付了钱给那位代理人，罗贝尔这钱是从邻居那位医生家的地窖里一只啤酒桶里偷来的，原来医生把钱藏在几只香烟罐子里，盖子用锡封好，浸没在那只啤酒桶里。罗贝尔找到了一些二十五块一卷的拿破仑金币；他把一卷金币中间的十块金币抽掉，换上他自己冲轧的十只铅角子，然后他用这么一卷东西去奥特伊尔①一个卖渔网的商人那里，兑换了七个里弗尔②……个苏③。

里歇越来越由着罗贝尔摆布了，他对罗贝尔缺乏天良和想象的秉性颇为反感。罗贝尔的这种品质使里歇深受其害，尽管

① 巴黎一地区名称。

② 里弗尔，十八世纪法国一种银币，相当一古斤银的价格。

③ 苏，法国辅币名，旧时相当于一个里弗尔的二十分之一。

这位修道院院长自己也够坏的了。

里歇手下有个女修士，在交易所搞投机买卖，里歇让罗贝尔也去干这个勾当。

当里歇确认罗贝尔手脚干净时（叙述一番里歇是如何考查他的），他就让罗贝尔去同N……侯爵夫人联系。

罗贝尔心里琢磨："我就要开始在社交界发迹了。"起先他办事非常老实巴结；后来他想："为了不让那些骗子怀疑我，老实巴结是不行的，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是老实虔诚的，但实际上，宗教并没有使他们快慰多少；最使他们乐不可支的，那就是交易所的投机。他们自己不敢去那儿，总让别人去。当然我首先必须知道交易所的事情，而后还得了解些风俗人情和宗教知识，但不需过多地去研究，只要能在圣日耳曼区里被人看作是个有教养的人，就够了。

罗贝尔在交易所遇到过去的一位银行代理人，他在三年前被银行老板开除了，因为他偷了银行里的钱，而这位银行老板现在有一百三十万法郎。这以后，罗贝尔唯恐自己不小心犯了什么过失，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接着同他的朋友卡里埃尔闹翻了，罗贝尔感到自己有相当大的变化。他热衷于交易所的投机。同时，他作为陪审团成员，参加了庭审圣一埃格雷弗侯爵夫人集团的投机案件，这伙人被开除公职后，生活得百无聊赖。

（注意别因为思想上的懒惰而再掉进于连的窠臼里。）

〔另外一份提纲同样是写于一八三八年八月二日的〕

我手头不缺情节。

罗贝尔讨好一位腰缠万贯，痴迷轻佻的寡妇。而一个叫圣-

热尔韦的子爵，性情懒散，发疯似地爱上了她。

假如我愿意的话，安排一个决斗场面。

尽管罗贝尔非常勇敢，但是他避开决斗。他不仅勇敢，而且还更为理智。他心里想："去冒一次险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谨慎而又客气地对子爵说：

"您很有钱，＊＊＊夫人也有五、六万里弗尔的年金。您要是给我十万法郎，我就想办法让她恨我。"

子爵会和他争吵起来，确实，十万法郎这笔数目对他来说太大了（对话）。

一位街头小女伶，狂热地爱上了罗贝尔，因为他头脑并不簡单，罗贝尔同她还生过一个孩子（就象弗雷德里克同＊＊＊小姐一样）。

这位姑娘对生活的想象，使罗贝尔第一次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激奋；他责备自己没有控制住情感，他力图以一万五千法郎的价格把她卖给一个英国人，那位英国人忍不可遏。罗贝尔十分勇敢地同他打斗，并把他打伤，当……

金建国 译

德·圣依斯米埃骑士

那是在一六四〇年；黎塞留① 统治着法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怕。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伟大人物的任性，力图降伏那些狂热地从事战争和狂热地寻找爱情的不安定分子。向女人献殷勤当时还不曾有。宗教战争和阴沉的菲利普二世用国库的金子雇用的那些乱党，在人们心里点燃了一股火，尽管面对黎塞留砍下的那些脑袋，这股火还是没有熄灭。那时候，在农民、贵族、市民身上可以找到一股活力，到了路易十四② 统治七十二年以后，这股活力在法国就不复存在了。在一六四〇年，法国人的性格还敢于希望干出强有力的事。但是最勇敢的人对红衣主教也感到害怕。他们十分清楚，在冒犯了他以后，还留在法国，那是件不谨慎的事，没有人能逃出他的手心。

德·圣依斯米埃骑士，属于多菲内省③ 最高贵和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的年轻军官，正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六月一个美丽的傍晚，他骑着马，沿着面对多尔多涅河右岸走去，一路沉思着。只有一个仆人跟着他。他当时离美丽的穆隆村非常近。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应该冒险进入波尔多，有人告诉过他，罗什居德队长在那里掌握着主要的权力。然而，这个队长是红衣主教一个死心塌地的效忠者，而圣依斯米埃呢，令人畏惧的红衣主教大人又

知道了他这个人。这个年轻的贵族虽然刚满二十五岁，在对德国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最后在鲁昂④，指定留给他一笔可观的遗产的叔祖母的府邸里，他和德·克莱克斯伯爵在舞会上发生了争吵。伯爵是效忠红衣主教的诺曼底省法院一个院长的亲戚。这个院长在法院这个机构里为红衣主教大人策划阴谋。在鲁昂没有人不知道这一事实，这就是这个院长比省长更有权力的原因，也是圣依斯米埃在当晚十一点钟在路灯底下杀死伯爵以后，甚至没有来得及进他的叔祖母家一趟，就匆匆地赶出城的原因。

到了圣卡特琳山上以后，他隐藏在当时还覆盖着山顶的树林之中。他打发一个在大路经过的农民去通知他的仆人。这个仆人只来得及把他的马给他牵来，告诉他的叔祖母，他要到一个朋友家里去藏身，这个朋友是个贵族，住在奥尔良⑤附近的一座庄园里。他到那儿才两天，就有一个受著名的约瑟神甫保护、也是这个贵族的朋友的嘉布遣会修士，派了一个仆人来。这个仆人火速地从巴黎赶来，把驿马都快累死了。他带来一封信，信上是这么写的："我简直不能相信人们议论您的那些话。您的敌人们说您窝藏了一个反对红衣主教大人的叛乱分子。"

---

① 黎塞留(1585—1642)，法国路易十三的宰相。红衣主教。执政期间(1624—1642)，取消胡格诺派的政治特权，惩治叛乱贵族，加强中央集权。对外进行殖民掠夺。三十年战争中，支持德意志和瑞典新教徒，反对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因捐税繁重，一再激起农民起义，均被黎塞留政府所镇压。

② 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一六四三年即位。

③ 多菲内省，法国东部的旧省。

④ 鲁昂，法国北部大城市，在巴黎的西北边。

⑤ 奥尔良，法国中部城市，在巴黎的南边。

可怜的圣依斯米埃不得不象他从前从鲁昂逃出来一样逃离奥尔良附近的这座庄园，也就是说，他的那个贵族朋友跑到卢瓦尔河的另一边来找正在打猎的他，把收到那封可怕的信讲给他听。骑士亲热地拥抱了他以后，来到河边，希望能找到一条船。他很幸运，发现岸边有一个渔夫正坐在一条极狭极狭的小船上把鱼网从河里拉上来。他招呼这个人：

"我受到债主们追逼，你如果能划一夜船，我给你半个路易。你必须把我送到布卢瓦①前面半法里处我家的附近。"

圣依斯米埃沿着卢瓦尔河一直来到＊＊＊，夜里他步行绕过那些城市，白天就找条小渔船送他一段路。他的仆人和他的马到了＊＊＊才和他会合，这是＊＊＊附近的一个小村子。从那儿他骑上马，隔着一法里的距离，沿着海边走，遇到有人问他时，他就说他是一个信奉新教的贵族，多比涅家族的亲戚，因此遭到一些迫害。他有幸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来到了多尔多涅河②岸。有一些相当重要的情况需要他到波尔多去，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他感到非常担心的是罗什居德队长已经接到逮捕他的命令。

"红衣主教从诺曼底省得到许多钱，诺曼底省是财力受到我们的动乱消耗最轻的几个省份之一。勒普瓦特万院长是协助征收赋税的主要工具。国家利益在向他大声疾呼：'金钱高于一切'，他才不会看重我这样一个可怜的贵族的生命呢。正因为红衣主教知道了我，我就更加不幸了，我不可能指望他们会把我忘掉。"

---

① 布卢瓦，法国城市，在奥尔良西北不远的卢瓦尔河边。

② 多尔多涅河，法国南部的一条河流，由东向西流入大西洋，加龙河与它会合，波尔多市即在这会合处。

然而，圣依斯米埃希望到波尔多去的那些理由非常有力，在过了多尔多涅河与加龙河会合处以后，他继续沿着多尔多涅河右岸走，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到达了＊＊＊。一个船夫把他、他的马和他的仆人渡到左岸。在那儿，他很幸运，碰上了几个酒商，这几个酒商恰好从罗什居德队长那儿买了一张夜间运酒进城的通行证。因为白天在大太阳下运酒，天气热，酒会变质。骑士把他的剑放在他们的一辆大车上，半夜十二点钟声敲响时，手里握着一根鞭子，和一个酒商聊着天，进入了波尔多。不一会儿以后，他在这个人的口袋里塞进一个埃居，敏捷地取回他的剑，一声不吭，消失在一条街道的转角处。

骑士一直走到圣米歇尔教堂的门廊，在那里坐下来。

"我进了波尔多啦，"他想，"夜间巡逻队盘问我，我怎么回答呢？这些人只要比平时少喝一点酒，就不可能对他们说我是一个酒商。这样回答至少身边要有辆载着酒桶的大车才能说得通。早知如此，在丢下我的马以前，应该穿上我仆人的一套衣服。可是按照我现在的穿着，我只能是一个贵族，如果是一个贵族，就会引起罗什居德的注意，他就会把我关进军号城堡。两个月之后，我的脑袋将在这里或者鲁昂的一个广场上落地。我的表兄，德·米奥桑侯爵，为人太谨慎，他愿意接待我吗？如果他不知道我在鲁昂决斗，他会举行宴会庆祝我的到来；他会对所有这些加斯科尼人说我是红衣主教手下的红人。如果他知道我可能已经触怒红衣主教，那他只有派他的秘书到罗什居德那里去告发我以后，内心才会平静。应该在不让她丈夫知道的情况下想办法见到善良的侯爵夫人。可是她有几个情人，他心怀嫉妒，据说派人从巴黎请来几个西班牙陪媪。我们曾经跟他开玩笑说，他把他波尔多的房子防卫得象一座堡垒。况且，我怎么才能

到得了这座据说十分豪华的府邸呢？我这辈子还没有到这座城里来过，怎么去对一个行人说：'请告诉我米奥桑府上怎么走？而且还要请您指点我有什么办法才能瞒着侯爵进去？'事实上，这种想法太荒唐。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只要还待在包围着这座教堂的破房子里，我就肯定没有任何机会遇到我表兄的据说非常漂亮的房子。”

从教堂的钟楼传来敲一点钟的钟声。

“我没有时间好耽误了，”骑士对自己说，“如果我等到天亮以后才进入哪一家房子，罗什居德会知道的。在这些外省的城市里，大家都互相认识，尤其是有一定地位的人。”

可怜的骑士于是信步走去，他局促不安，简直不知如何办好。他经过的所有街道都被深沉的寂静笼罩着。夜色也非常深沉。“我再也无法从这个案子中脱出身来了，”骑士对自己说，“明天晚上，我就会在军号城堡里了；没有办法逃避。”

他远远地瞧见一所屋子里有灯光。

“即使是魔鬼，”他心想，“我也应该去找他说话。”

当他走近时，他听到一声很大的响声。当一扇小门打开时，他仔细地听，想猜出是怎么回事。一股明亮的灯光照射到街上。他看见一个非常英俊的青年手里握着剑；他在大发雷霆，可是脸上并没有怒色，或者这至少是一种妄自尊大的怒火。簇拥着他的那一帮人看上去是他手下人，好象在劝他平静下来。离门近了，骑士听到这个穿得很好的年轻人在大发雷霆，另外一些人在劝他平静下来，称呼他伯爵先生。

圣依斯米埃离这被灯光照得如此明亮的房门还有十五到二十步，在门口停了半分钟的这个英俊的青年突然急冲出来，嘴里仍旧象一个为了让人钦佩才大发雷霆的人那样不停地嚷着，同

时还发疯般地舞着他一直握在手上的那把剑。在他后面跟着一个穿得几乎和他一样讲究的人。圣依斯米埃在瞧这两个人时，被前面一个人发现，他听见过别人称呼这个人伯爵。这个伯爵立即嘴里骂骂咧咧，手里握着剑，朝他奔过来，想照着他的脸狠狠给他一剑。圣依斯米埃根本没有料到会遭到攻击，他在考虑向这个穿着讲究的青年说一句问候什么的话；然后好问他米奥桑府在什么地方。

圣依斯米埃显得十分愉快，他已经象一个跟当地的好酒有了亲密交往的人那样摇晃着整个身体。他认为装出喝得半醉的样子去接近这个贵族，比较愉快，也比较安全。他已经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优雅的笑容，没想到脸上差一点挨到伯爵给他的那狠狠的一剑。

他向后一跳。

“我挨打了。”他说。

他抽出剑，脸气得通红，向这个蛮不讲理的人进攻。

“啊！你想挨打，”伯爵大声喊道，“这正是我要干的，你会挨打的。”

接着他无比猛烈，无比凶狠地向圣依斯米埃发动攻击。

“天主原谅我，是他想杀了我，”圣依斯米埃对自己说；“此时此刻，必须保持冷静。”

圣依斯米埃向后退了好几次。因为跟在伯爵后面的那个贵族拔出了剑，站在他的右边，也一剑剑朝骑士刺过来。

“他们俩真要把我杀死，”骑士一边对自己说，一边又向后退了一次。伯爵轻率地向他扑过来，他趁机朝着伯爵胸口猛刺一剑。伯爵朝上一架，挡住这一剑，但是骑士的剑却刺中了他的右眼，刺进去有六寸深。骑士感到剑头被一样非常坚硬的东西挡

住，这是颅骨的内侧。伯爵栽倒在地上死了。

这个结局把骑士惊呆了，他稍微慢了一点没有及时把剑抽回来，跟在伯爵身后的那个人朝他胳膊狠狠地刺了一剑，骑士立刻感到一股热血顺着他的胳膊往下流。刺伤骑士的那个人，十几秒钟来一直拼命地喊救人。八九个人从客店跑出来，因为这所房子是一家小客店，而且是波尔多最好的客店。圣依斯米埃看得很清楚，这些人里面有四五个人带着武器。他于是拼命地逃跑。

"我杀了一个人，"他对自己说，"对我胳膊上挨的一剑来说，我已经大大地报复啦。不过，被抓住或者被杀死，对我来说是一回事。差别仅仅在于，如果落到罗什居德手里，我就不是一个在街角象英雄好汉那样死去，而是可耻地让脑袋在广场上被砍掉。"

我们的主人公因此拼命地跑起来。他重新在教堂前面经过，接着来到一条非常宽而且他觉得非常长的大街上。追赶他的那些人在这条街上跑了两三百步，突然停下来。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可怜的骑士来说，这真太险了。他也停下来，离追赶他的人有一百步远。他腰弯得很低，缩成一团，躲在街上离房子八九尺远的一道栏杆的柱子后面。等到追赶他的人一动，他又拼命地逃跑，就这样在这条大街上跑了五六百步，但是，他忽然听到有节奏的步伐声，立刻停住。

"我碰上巡逻队啦，"他对自己说。

他立即转身朝一条和大街交叉的、非常狭窄的街拼命地跑去。他转进了好几条小街，每隔半分钟都要停下来听一下动静。他最初只发现一些被他吓着的猫。但是，正当他转进一条非常窄小的街时，他听见四五个男人一边说一边朝他走过来，说话的

嗓音严肃稳重。

“又碰上巡逻队啦，”他对自己说，“决不会错。”

他当时面对一扇非常大、有粗大的木头线脚做装饰的大门，但是在十步以外，还有一扇非常小的门。他推开它，急忙走进去，屏住气，躲在门后面。他想，朝着他走来的那几个说话声音很严肃的人很可能看见他进来，也许会推开门，跟着他进来。因此他决定躲在门背后。这扇门里面是一片种着大树、象是花园的地方，等这几个人略微走进去几步以后，他就可以再从门里出去，继续朝前跑。这几个刚吃过夜宵回来的人，停在小门前聊起天来，并没有推门。圣依斯米埃心里害怕，他进入这片象是花园的地方。他先到了一个大院子，然后又到了一个比较小的院子，这个比较小的院子他觉得很象是用方块的大理石铺成的。他东张西望，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这是一所富丽堂皇的房子，”他对自己说。“这是我可能遇到的最幸运的事。如果我能找到一个贵族人家的仆人，他会对我送给他的一个埃居动心，把我领到米奥桑府。谁知道呢？要是送给他两个埃居，也许他会同意让我在他的屋里躲一两天，说不定还会暂时给我充当一下仆人呢。肯定地说，这是我可能遇到的最大的幸运。”

抱着这个希望，圣依斯米埃找到一道楼梯，就爬了上去。这道楼梯通到二楼，面对着一扇大窗子，窗子开出去是阳台。他站在这个阳台上，朝四面观看，突然间，他相信听到楼梯上有声音。他毫不犹豫地爬到阳台外面，抓住第一扇窗子的木头百叶窗，踩在檐口上。他爬到了第二个阳台上，这个阳台离第一个阳台只有几尺远。窗子打开着，他走了进去。他发现一道好象是白大理石的、非常华丽的小楼梯。到了三楼，他发现一幅门帘，门帘

上好象装饰着镀金的钉子。他看见门帘下好象有一点灯光，于是轻轻地把帘子朝自己方向拉起来，发现面前是一扇点缀着铜或银装饰品的门。尽管很暗，这些装饰品他觉着在闪闪发光。

但是，对可怜的骑士来说更重要得多的是他透过锁孔看见了一点灯光。他把眼睛贴着锁孔，什么也看不到。他相信辨认出里面张着帷幔。

“这肯定是一套非常豪华的房间，”他对自己说。他头一个想法是尽可能不弄出响声来。“但是，”他对自己说，“我最后终究得和人说话。象我这样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半夜里迷失在一座巨大的府邸里，比起找一个仆人说话，我还是找一个主人说话好。主人会很容易就明白我不是一个小偷。”

他用左手撩起门帘，右手握住这扇门的把手，一边轻轻地开门，一边尽可能用最亲切的嗓音说：

“伯爵先生，请允许我进来。”

没有人回答。他保持同样的姿势等了一会儿。他的剑平放在他两只脚中间的地上，万一需要，可以非常快地拾起来。他把他想出来的这句漂亮的客套话又说了一遍：

“伯爵先生，您愿意允许我进来吗？”

没有人回答。他注意到房间里装饰得极其华丽。四面墙壁上包着隆起的镀金皮革。门对面，有一只华美的乌木衣橱，橱上有许多小柱子，柱头是螺钿镶成的。床放得略微靠后些。红锦缎床帏他觉得已经拉好。他不能看见床里面。四根床柱中他能够看到的那一根是镀金的。两个神看上去是镀金青铜的，用他们举着的胳膊托着一张古色古香的小黄桌子，桌子上放着两只镀金的烛台，其中一只烛台点着一枝蜡烛。使我们的主人公一直感到非常不安的是他看清楚在这根蜡烛旁边有五六只钻石戒

指。他一边往里走，一边不断地说着最动听的客套话。他看见一个镶着来自威尼斯的华丽镜子的壁炉，接着又看见一张小桌子，铺着绿波纹绸的十分漂亮的梳妆台。在这张梳妆台上，也有一些戒指和一只镶宝石的表。表的走动声是这套房间可以听到的唯一响声。

"拥有这些珍宝的主人惊醒过来，看见我，天晓得他会发出什么样的叫喊。可是，事情总得有个结束，"他想，"我小心谨慎，抱着不被人当成小偷的蠢念头，白白浪费了一刻多钟。"

他决定往前走，松开了一直抓着门的左手。装着铰链的门转动着，然后关上了，发出轻微的响声。

"我成了俘虏啦，"逃亡者对自己说。

他出自本能地走到门跟前；从屋子里面不可能把门打开。这个情况让他感到很恼火，他坚定地朝床跟前走去。床帏完全拉拢着。他一边拉开它，一边说着各种道歉话，非常可笑；他是说给他没有发现的人听的，因为床是空的。但是，床上乱糟糟的，说明不久前还有人躺过。精细的亚麻布被单用花边镶边。为了看得更清楚，骑士拿起蜡烛；他把手伸进床去，床上还留有余温。骑士匆匆地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当他意识到很可能逃不出去时，不由得感到难以形容的焦虑。他没有别的办法，除了把被单撕开，结成一根绳子，顺着绳子也许可以下到窗子下面相隔四十多尺的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他费了很大劲，还是没有可能看清底下是院子还是房顶。

"其实呢，即使平安地到了下边，我或许也会和在这里一样出不去。"

骑士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这间屋里没有剑。随身男仆们大概已经把这间屋里的尊

贵人的衣服带走了。可是他们至少应该把他的剑给他留下。也许是有贼进来，他拿着剑去追他们了。可是，他只有一把剑，这是件使人感到奇怪的事。”

骑士于是开始十分仔细地观察房间。他最后在床边的地毯上发现一双白缎面的小鞋和一双极长的丝袜。

“哎呀，我真是个大傻瓜！”他叫起来，“我是在一个女人的房间里！”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装着银丝花边的袜带。他在一把扶手椅上又发现了一条粉红缎子的小裙子。

“这是个年轻女人，”他兴奋地叫起来。他的好奇心是那样强烈，甚至把最后会坐牢，也就是说最后会送命的恐惧，完全抛在脑后。自从在街上杀了那个年轻人以后，这种恐惧心情一直控制着他。出于好奇，骑士完全忘掉了会被人当成小偷的恐怖。他手里拿着蜡烛，出鞘的剑放在左胳膊上，过去打开梳妆台的全部抽屉。他发现大量非常值钱而且式样非常好的首饰。还有好几个十分雅致的首饰匣，上面有意大利文的铭文。“这个房间的女主人大概经常出入宫廷。”他对自己说。他发现一些已经戴过的、非常非常小的手套。“她有一双迷人的手，”他对自己说。但是，等到他发现一封信以后，他的快乐更是到了极点。

“这么说，这间卧房是一个显然又年轻又漂亮的女人的。一个男人在向她求爱，他的敬意没有被接受。”

我们的主人公不再受到好奇心的激励，立刻感到十分疲倦。为了让自己能及时看到人进来，他到放床的凹室里去，坐在床间甬道的地上。他打算睁着眼等待一次奇遇的结局，这次奇遇很可能会变得对他不利。但是，他很快就睡着了。

他被很响的开门声惊醒了，开门的是住在这里的贵妇的贴

身女仆。

“您去睡觉吧，”贵妇说，“我不需要什么了。但是，千万记住，我妈妈要是又感到不舒服，就立刻来叫醒我。”

圣依斯米埃突然惊醒，刚好听明白这些话。凹室的床帏开着。一个年轻的姑娘手里端着蜡烛出现了，烛光照亮了整个房间。当她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躺在甬道里时，脸上流露出极端惊恐的神色。她发出一声轻轻的叫喊声，身子靠在床边上。圣依斯米埃急忙扶住她，她的恐惧更强烈了。她发出第二声比较高的叫喊，一下子昏倒下去，蜡烛也掉在地上，熄灭了。她看见一个男人躺在地板上，衣服上全是血，感到的惊讶，正如我们的主人公后来知道的，是那么强烈，所以她吓得昏过去，先倒在床上，后来倒在地板上，在混乱中，蜡烛熄灭了。声音和动作惊醒了圣依斯米埃，但是他虽然参加过五场战役，在被狂热激化的德国战争中，见到过不少离奇的意外事件，可是他从来没有处在象这样令人尴尬的处境中。他突然惊醒过来以后，刚恢复知觉，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他急忙拾起他的剑，仔细听着，万籁俱寂。他摸了摸倒在他大腿上的东西，他觉得是一个他相信已经死掉的人。他摸到一只手，这只手很小，而且皮肤非常柔嫩，使他想到这是一个被嫉妒者杀害的女人。

“必须把她救活，”他想。

从这时候起，他完全恢复了冷静。这个女人的头枕在他的膝上。他尽可能轻地把腿抽出来，托起这个身体，把它放在一块方垫子上。在抬起身体时，他的手臂感到很热，这使他想到这个女人也许是受了重伤以后昏过去了。

“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从这里出去，”他对自己说，“要让杀害这个女人的嫉妒的丈夫或者愤怒的父亲听从道理，这是毫无希

望的。他很可能马上就回来看看他的报复是不是已经实现，或者是让人把尸体搬走。他要是在这间满是血迹的卧室里发现我，而我又无法说清我是怎么进来的，这个杀人犯想证明自己无罪，他就会说是我杀死了这个女人。不管我怎么申辩，也不会使人相信。"

我们的主人公站起来，他非常当心，尽可能不伤到这个如此狭窄的甬道里几乎躺在他身上的女人。但是，他一脚重重地踢到了蜡烛台，蜡烛台滚出很远，发出一阵响声。我们的主人公站住，一动不动，手紧紧握着他的剑。但是，随着这阵很大的响声没有出现任何声音。于是，他开始用剑尖在卧室里探索了整整一周。他白费精力，没有找到任何出口。他没有办法把门打开，连摇动它都不可能。他又打开窗子，窗外既没有阳台，又没有檐口，可以利用来逃跑。

"说真的，如果这个意外事件把我送上断头台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好责备自己的；是我把自己送进监狱的。"

他聚精会神地注意听，他听到床边有响动，跑了进去，原来是他以为受了伤的年轻女人被他企图摇那扇门时发出的声音从昏迷中惊醒了。他抓住这个女人的胳膊，害怕使她从昏迷中完全清醒过来。这个女人猛地抽回胳膊，使劲推开骑士。

"您是一个恶魔，"她大声喊道，"您的行为太可恶。您想败坏我的名誉，用这个办法来强迫我同意嫁给您。可是我能够挫败您的所有这些企图。如果您能够在世人眼里玷污我，我就到修道院里去结束我这一生，决不同意做德·比克侯爵夫人。"

骑士离开了几步，来到床的另一边。

"请原谅，夫人，我使您受惊了。我首先向您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不是德·比克侯爵，我是德·圣依斯米埃骑士，王家克罗

地亚轻骑兵团的队长，我想这个轻骑兵团您还从来没有听人说过。今晚九点钟我来到波尔多，正当我寻找米奥桑府时，一个穿着讲究的人在街上举着剑向我扑来。我们打起来，我杀了他。我被人追了很久。我发现一扇小门开着，是您花园的门。我爬上楼梯。我觉得仍有人在后面追我，于是我从楼梯上的阳台爬到您候见室的阳台上。看到这里有灯光，我一边往里走，一边对被我打扰的贵族说着各种道歉的话，同时还象我现在这样，相当可笑地高声讲着我的来历。我非常害怕被人当成小偷。所有这些客套使我在实实足足一刻钟以后才发现这张床是空的。看来我是睡着了。一个被杀害的人的身体倒在我身上，把我弄醒了。我发觉一只女人可爱的小手。我是在哪一个爱嫉妒的大贵人的新房里，因为我有空欣赏了家具摆设的华丽式样。我对自己说，这个爱嫉妒的人一定会说是我杀死他的妻子。于是，夫人，我尽可能轻轻地把您的头放在一块方垫子上，我刚才作最后的努力，想跑出这间卧房。我再对您重复一遍，夫人，相信我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今天晚上九点钟，平生头一次来到波尔多。因此，夫人，我从来没有见过您，我甚至不知您的姓名。我为我给您带来的麻烦感到十分遗憾。但是，至少您丝毫不用害怕我。”

“我尽可能让自己放心，”夫人过了片刻回答。她叫玛格丽特，是德·福瓦亲王贵人的女儿。她的两个哥哥三年前，在＊＊＊战役中阵亡，因此她成了这个显赫家族的财产和爵位的唯一继承人。正由于这个原因，才有一大群贵族想要娶她做妻子，使她受到无数无理的纠缠，甚至恶毒的对待。

“我相信您给我讲的一切，先生，但是，让您对我讲清楚来龙去脉的这个残酷的巧合，可能会使我名声扫地。我单独一个人和您在我的卧房里，没有灯光，而且是凌晨三点钟；我应该尽早

叫一个贴身女仆来。”

“请您原谅，夫人，我还要跟您讲讲我的事。罗什居德队长是我的敌人，我是在潜逃中进入波尔多的。因为不久以前我不幸进行过另外一场决斗，因此，我受到追捕。您的一句话，夫人，就能把我送进军号城堡，因为我杀死的那个人受到强大的后台保护，所以我只有被送上断头台时，才能从那里出来。”

“我会小心的，”夫人说，“不过您还是让我出去吧。”

她跑到门口，用一个秘密方法打开门，立刻又把门重重地关上。我们的主人公又一次单独一个人关在没有灯光的屋子里。

“如果这个女人容貌丑陋，而且心地恶毒，”骑士对自己说，“那我就完蛋了。可是她的声音是温柔的。不管怎样，我会遭到仆人们的攻击。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我要杀死头一个出现的仆人。那时可能出现片刻的混乱和慌张，我或许能够趁机奔下楼，回到街上去。”

他听到楼梯上有人在说话。

“一切都要决定了，”他对自己说。

他左手抓住一块方垫子，准备朝向他进攻的人的眼睛扔过去。他过去站在凹室的帏幔后面。

门开了。他看见一个相当美丽的姑娘走进来，她一只手拿着一枝蜡烛，另一只手拉住门。她眼睛朝各处搜寻了一下，由于没有看到那个外来人，于是说：

“我想这仅仅是个玩笑吧，您不过是想用一个如此离奇的故事来阻止我睡觉。”

正当她说着这些话的时候，骑士看到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走进来，她长得极其美丽，但神色严肃，而且还带着一些不安。这是玛格丽特·德·福瓦。她把门推上，没有回答先进来的那个

侍女，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朝她做了个手势，要她朝凹室走去。

骑士看到只有两个女人，就捏着剑头，从凹室走了出来。但是这把出鞘的剑和他身上还沾满的血迹，对那个侍女产生强烈影响，她脸色变得煞白，朝着一扇窗子退去。骑士不再想到监牢，不再想到决斗；他在欣赏站在他面前、有点儿发愣的姑娘罕见的美貌。然而她的脸红得厉害，她带着极其好奇的神情望着骑士。

"简直就象认识我似的，"他想。接着，对自己说："我的衣服不象那个被我杀死的英俊的年轻人的衣服，没有过多的装饰，是巴黎最新款式。也许她审美力很高，我衣服的朴素美她看了喜欢。"

骑士不由得对她肃然起敬。

"夫人，黑暗对我有利，它使我能完全保持冷静。不过请允许我再一次为我的不幸使您陷于可怕的困境向您表示歉意。"

"先生，与您有关的那些事可以让阿利克斯知道吗？她是个很有头脑的人，深得我母亲的信任，她的主意可能对我们有用。"

阿利克斯点燃了几枝蜡烛以后过来，还根据玛格丽特的一个手势，把一把扶手椅搬到玛格丽特进来后坐着的扶手椅旁边。

玛格丽特的不信任和惊慌不安好象已经消失了，她把谈话引向骑士重新讲他的经历的话题上来。

"这个阿利克斯小姐，"骑士对自己说，"肯定对年轻姑娘的母亲有极大的影响，她也许希望她母亲通过阿利克斯知道今天夜里发生的这件奇怪事件的详细情况。"

但是，有一件事让我们的主人公感到很不安：这个如此美丽的姑娘好象是在向她的心腹侍女阿利克斯做手势。

"这两个女人会不会出卖我？"骑士对自己说，"她们把我留

在这儿给她们讲我的经历，会不会已经去找人来逮捕我？会发生什么事就让它发生吧；我相信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象她这样美丽，这样相貌庄严的人儿。”

骑士的疑虑更加增加了，因为年轻姑娘带着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微笑对他说：

“先生，您愿意跟我们到旁边的画廊里去吗？”

“天晓得我们在那个画廊里会遇到什么人！”骑士想；“看来应该再一次提醒她，我如果给抓进监狱就会遇到怎样可怕的危险。”

但是，这种谨慎的话只能从胆小如鼠的人的嘴里说出来；他不希望遭受到一个神情如此高傲的姑娘的蔑视。

阿利克斯打开门，骑士请这个他连名字还不知道的、如此美丽、如此庄重的年轻姑娘挽住他的胳膊。他们穿过一座大理石小楼梯的平台。阿利克斯揿了一下藏在线脚里面的按钮，他们从一扇暗门走进了一个宽阔的画廊。

应该承认，骑士在进去的时候紧紧地握着剑柄。

“先生，”玛格丽特说，“我建议您藏在这儿，一直藏到能够让我母亲知道今天夜里您到她家里来后发生的那些奇怪事。先生，我应该通知您，您现在是在德·福瓦亲王夫人的家里。罗什居德先生的卫兵不敢闯进这所府邸的。”

“小姐，”阿利克斯接着说，“我觉得这位先生不可以和您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如果这样的事传出去，就没法否认了。首先，需要解释，而任何解释对一个年轻姑娘的名誉说来都是致命的，尤其是这个姑娘如果是本省最富有的继承人。”

“先生，三年前，”玛格丽特对我们的主人公说，“在那场伤亡惨重的＊＊＊战役中，我失去了两个哥哥。从那时起，我母亲常

常会突然晕过去，让人感到惊慌不安。就在今天夜里她又晕过去了。我跑到她身边，您就是在这个时候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进入我那套房间的。但是，先生，这个画廊只有几幅相当有趣的油画。请吧，我领您去看几张。”

骑士看看她。

“啊，她疯了，”他想，“这真遗憾。”

尽管他这样想，还是跟着她走了几步。

“这是一个年轻武士，穿着一身现在已经不再使用的盔甲，是从前骑士们穿的盔甲。尽管如此，画还是受到重视。”

骑士一下子惊呆了，他认出是自己的画像。他望了望玛格丽特，她脸上的严肃、高贵的表情一点也没有改变。

“我想，”我们的主人公最后说，“我在这儿看到出乎意料之外的相似。”

“我不知道，”玛格丽特说，“但是，这张画像是雷蒙·德·圣依斯米埃的画像，他是近卫兵团队的掌旗官。四年前，我可怜的长兄德·康达尔公爵想把当时活着的所有亲戚的画像都收集到。小姐，”玛格丽特对阿利克斯说，“因此您看得出，我的母亲很可能会向我们的一个亲戚，因为一桩不可避免的罪行，一次决斗而遭到追捕的圣依斯米埃先生，提供避难的场所。”玛格丽特说着这番话时，头一次露出妩媚的笑容。

“凡是小姐希望的都会实现。亲王夫人经过这个可怕的夜晚以后，去把她叫醒，肯定不合适。我请求小姐命令我，而不要让我出主意。”

“如果我容许小姐因为相信对一个不幸是非常远的亲戚负有责任，而采取什么阿利克斯小姐不赞成的措施，”我们的主人公说，“那我就会把这幅画给我带来的极端幸福完全破坏了。”

“好吧，如果您想走，”玛格丽特神情妩媚地说，“说实在的，我感到一筹莫展。这座府邸的门房是个老军人，他有个夸大的名字叫要塞司令。每天晚上，他把所有外门的钥匙都放在床头。尤其是这时候，您刚才发觉仅仅掩上的那扇小门也已经关上了。就说这所房子吧，有一个看门人，昨天晚上十二点，我看见他把全部钥匙都交给我妈妈了。她把钥匙放在壁炉边的一张大理石小桌上。阿利克斯，你愿意到那张桌子上去取那把能帮他出去的钥匙吗？”

“有四五个女人守在亲王夫人床边，”阿利克斯说，“这个行动太冒失，而又太难保守秘密。”

“好吧，那您就想个办法，帮我们的亲戚，在座的圣依斯米埃先生，离开这座府邸。”

办法找来找去找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阿利克斯在她的女主人的一次次反对下，最后提出了一个十分冒失的办法。

“您也知道，夫人，德·康达尔公爵先生的房间还不曾有人动过。在他的床边，有一个木梯级的丝绳梯，我想它有四丈长。它很轻，一个人就可以搬动。这位先生用这个梯子可以爬到花园下面去。一旦到了花园里，即使给人发现了，这件事连累您的可能性就小了。在这所房子里有那么多女人！其次，在花园的尽头，靠近肉身圣子小教堂那边，有一个小地方墙不到八尺高，花园里有各式各样的梯子，这位先生很容易爬上那边的墙。为了从墙上下去，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割下一段丝绳。”

听了见多识广的阿利克斯的这个作战计划，玛格丽特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

郝 珉 译

费　　代

又名：有钱的丈夫

第　一　章

费代，马赛城里一个长得最俊俏的小伙子，十七岁上让父亲撵出了家门；他铸下了一桩大错：娶了大剧院的一个女演员。他父亲是非常讲究道德的德国人，一个很早以前就到马赛定居的最富有的大商人，他一天不知要诅咒多少回伏尔泰和法国人的挖苦讽刺；在儿子这桩出乎意外的婚事里，最使他动肝火的，也许就是儿子想为自己辩护时说的那几句法国式的轻率话。

费代虽说出生在离巴黎有两百法里之遥的地方，却对时髦的风尚亦步亦趋，公然声称瞧不起经商；首先显然是因为那是他父亲的职业，其次是由于他曾经看到马赛博物馆里几幅出色的古画，感到挺喜欢，又觉得政府送到外省博物馆来的那些拙劣的现代画糟透了，他早已把自己想象成为艺术家。作为真正的艺术家，对金钱当然唯有鄙夷的份儿；何况这种鄙夷还主要是出于他对坐办公室的事务工作和对父亲干的职业的惧怕，他在其中看到的只是外表上的拘束不自在。米歇尔·费代不断地抨击法

国人的虚荣和轻率；靠了他这个老德国人的脑袋灵活，做成了一笔投机生意，合伙人赶来分红时，对他大事赞赏，他着实尝到了虚荣心得到满足的妙不可言的乐趣，但是他当然不会在他的儿子面前承认这种乐趣。叫他生气的是，尽管他从道德的角度规劝那些合伙人，他们还是把刚分到手的红利转眼间花到了野外郊游、林间狩猎和花样翻新的纵情享乐上去。对他来说，关在帐房间里，一本斯泰定，一只大烟斗，就是他的全部乐趣：就这么他积聚起了几百万的家产。

十七岁的年轻女演员阿梅丽，出身于音乐戏剧学院，在《小水手》一剧的演出中博得满堂采声，当费代爱上她时，他只会两件事：骑马和画细密肖像画；这些肖像画得跟被画的人惊人地相似，这个优点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不过能让画家自负的也就仅此而已。这些画张张奇丑无比，相象之处也仅仅是靠了夸大模特儿的缺点才得到的。

米歇尔·费代股份公司大名鼎鼎的老板米歇尔·费代，整天侈谈天赋平等，但是对他的独生子，却因为娶了一个小女演员，就说什么也不能原谅他。平日受理他的公司拒绝承兑可疑汇票事务的诉讼代理人徒然地提醒他说，他儿子的婚礼仅仅是由一个西班牙嘉布遣会修士主持的（在法国南方，人们还不愿意去理解什么是在市政府举行的婚礼）；米歇尔·费代出生于纽伦堡，象巴伐利亚人一样，是个虔诚得有点出格的天主教徒，他坚持认为凡是举行过庄严的圣礼的婚配，就都是不可拆散的。这位德国哲学家的极端的虚荣心，特别被不久以后在马赛流传开来的几句普罗旺斯俏皮话给刺伤了：

费代老爷，巴伐利亚富翁，

如今成了小水手的公公。

对这法国式讥诮的又一次肆虐，他感到怒不可遏，宣称今生今世再也不要见到他的儿子，他给了儿子一千五百法郎，责令儿子永远别再让他看见。

费代见了一千五百法郎，兴奋得跳了起来。他自个儿不知费了多大的劲才能积下数目差不多相等的一笔钱；第二天他就带着小水手动身到巴黎这个思想和文化的中心去；小水手很高兴能重新见到首都和音乐戏剧学院的女友们。

几个月以后，费代失去了他的妻子；她是在给他生下一个女孩时死去的。他心想，得把这两件大事通知父亲；但是过了没几天，他就听说米歇尔·费代遭到破产，逃走了。他的巨大的财产使他昏了头，在虚荣心的驱使下，梦想把法国制造的一种呢绒全都据为己有；他要让人在每匹呢绒的边上绣这么几个字：Féder von Deutchland（德国人费代），然后按当时的价格加一倍出售，自然啰，这些呢绒得取名为费代呢绒；这样一来，他的名字就能传之后世了。这个颇有点法兰西色彩的主意以彻底破产告终，而我们的主人公呢，就欠下了一千法郎的债，带着一个小女孩待在巴黎；他对巴黎完全陌生，然而对现实中的每一件事物却都给它披上一层美梦的薄纱，这些美梦是他幻想的产儿。

在此以前，费代一直是个自命不凡的纨绔子弟，心底里为父亲的家产感到无限骄傲。不过，还算幸运的是，在有朝一日当个知名艺术家的愿望驱使下，他怀着不胜仰慕的心情读了马尔萨维亚、孔迪维① 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所写的意大利大画家

① 马尔萨维亚(1616—1693)，意大利艺术史家。孔迪维(生于1520年，卒年不详)，米开朗琪罗的弟子，写过米开朗琪罗的传记。

的传记。几乎所有这些大画家，当年都是贫困交加，使不来心计，受到命运的播弄；费代连想都没有想，就自然而然地把那种充满炽烈的激情的生活看作是幸福，并不为缺少金钱或衣裳而忧虑。

妻子去世的时候，费代在马蒂诺先生家租下五层楼上一个带家具的小套间，这位泰布街的鞋商过着悠然自得的小康生活，而且还有幸在国民自卫队里当个伍长。后娘似的老天爷，让马蒂诺先生生就一副毫无军人风采的四尺十寸①的身材；但这位制鞋大师为这个很显眼的缺点找到一个补救的办法：他给自己做了一双路易十四式样的长统靴，后跟足有两寸高，还经常戴一顶漂亮的高顶皮军帽，高达两尺半。在巴黎的一场骚乱中，他这身打扮曾使他有过膀子上挨了一颗子弹的荣幸。这颗子弹是马蒂诺沉思的永恒主题，它改变了他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个思想高尚的人。

费代失去妻子的当儿，欠下了马蒂诺先生四个月的房租，也就是三百二十个法郎。鞋商对他说：

"您够倒霉了，我不想再伤您的自尊心，给我画张穿军装、戴皮军帽的像吧，那样咱们就算两清了。"

这幅象得令人作呕的肖像，赢得了邻近所有的店铺的一致赞赏。伍长把它放在无汞镜子跟前，镜子按照英国时兴的做法摆在铺子的前部。马蒂诺所属的那个连队里的人全都跑来欣赏这幅画，有几个国民自卫队员灵机一动，提出要在区政府设立一个纪念馆，所有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或负伤的自卫队员的肖像，都将陈列在这个纪念馆里。连队里另外还有两个负过伤的人，费

---

① 指法尺、法寸。一法尺约合三分之一米，等于十二法寸。

代也给他们画了像，仍旧是象得让人感到可厌。人家问到润笔如何算法时，他回答说，能为两位伟大的公民画像已使他受宠若惊。这句话让他交了好运。

费代身上还存着有教养的人的那份优越感，他那么说原是跟这些老实的市民寻个无伤大雅的开心，不想这些英雄胃口极大的虚荣心竟把这番恭维全都当真了。先是连里，而后是营里，有好些自卫队员都这么想："没准我也会挂彩，何况枪声对我有料想不到的影响，我一听到枪声就熬不住干出无比英勇的事来，所以说不定哪天我也会牺牲在战场上，这么看来，为了我的荣誉，还真有必要预先画好一幅肖像，到时候好让人家挂在第二军团的荣誉室里。"

在父亲破产以前，费代给人画像从不收费；如今他穷了，声明给一般人画像收费一百法郎，但对勇敢的自卫队员只收五十法郎。从这声明可以看出，自从父亲破产逼得他抛弃艺术家的自鸣清高，不再装模作样以后，他已经懂得一点人情世故了。由于他的谈吐举止那么招人喜欢，每逢一幅使某位家长可望永垂不朽的肖像完成之日，这份人家就要邀请年轻画家吃一顿饭；这在军团里已经成了一种风气。

费代有一张端正清秀的很漂亮的脸；在马赛，置身于昔日普罗旺斯人的粗鄙面相之中，这种端正清秀的脸还是时常能碰见的，它叫人在相隔这么多世纪之后，想起当年建造这座城市的弗凯亚人的希腊脸型。没多久，第二军团的太太们就都知道，年轻画家曾经不顾腰缠万贯的父亲的盛怒，娶过一个除美貌而外一无所有的姑娘。这个动人的故事很快给添上许多浪漫甚至疯狂的情节；马蒂诺的连队里有两三个马赛来的勇士，他们自告奋勇地告诉大家，是大家从未见过的爱情使我们的主人公干出了那

些疯狂的事；于是他不得已只能出来接受连队的太太们的垂青。接着，营里的，甚至军团里的好些太太，都觉得他很可爱了。这时他十九岁，已经能够靠他那些蹩脚的肖像画来付清他欠马蒂诺先生的债了。

有一份人家，费代去吃饭跑得最勤，借口是给两个小女孩上图画课；这家的丈夫是那些给歌剧院供货的最有钱的商人中的一个，经他介绍，费代在歌剧院可以不用买票随便进出。

费代的举止开始不再听命于他的想象力产生出来的那些狂热念头；他接触了这些社会底层的粗俗而令人难以理解的形形色色的虚荣心，变得聪明起来。他非常感激那位太太的厚意，使他能经常上歌剧院；但是他说，他尽管对音乐有狂热的爱好，却无法享受这一乐趣：自从他遭到不幸以后——他常常说这个高雅的词儿，意思是自从他为爱情而娶的妻子去世以后——泪水终日不干，使他视力衰退，在剧场大厅里不论坐在哪儿，他都看不清台上的表演：大厅的灯光太强了。这个婉谢的理由实在令人起敬，使他得到特许可以自由出入后台，这正中他的下怀；而且他还得到另一个好处，就是第二军团那些勇士愈来愈相信，跟年轻画家的亲密交往，对他们的太太绝无半点危险。我们年轻的马赛人，照店铺里的说法，当时腰包里有几张五百法郎的大钞票；但是他对自己受到老板娘们的青睐腻烦得要命。他的想象力始终是狂热的，他相信幸福是在有教养的女人身边，也就是说，她们得有白皙美丽的小手，有二层楼上的豪华套房，有属于她们的马匹。在这个日日夜夜萦绕脑际的美梦激励下，他到意大利剧院和托尔多尼咖啡馆去消磨夜晚，又搬到圣奥诺雷区里最高级的那一带去住。

费代脑子里装着一部路易十五时代的风俗史，他知道歌剧

院的头面人物跟宫廷权贵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反过来，他也看得很清楚，开店铺的先生太太跟上流社会之间隔着一道铜墙铁壁。到了歌剧院，他就在两三个才华出众的舞星和歌星中间物色一个对象，能帮他见到这个上流社会并且厕身其间。著名的舞星罗萨兰德有这么个欧洲人的名字：也许她已经送走了第三十二个春天，但她依然非常漂亮。尤其是身材，具有一种当今已经日渐变得罕见的高贵和娴雅的特点；在四五家最大的报纸上，每个月总有三次载文称颂她的优雅风度。有一篇妙笔生花的，但代价是五百法郎的专栏文章，决定了费代的抉择，那些开店的暴发户的风度已经叫他倒胃口了。

他花了一个月工夫摸清情况，仍旧通过国民自卫队让后台的人都知道了他的不幸；最后他定下一条计策。一天晚上，罗萨兰德在一出流行一时的芭蕾舞剧里演一个角色，费代事先找了个适当的位置，站在伸向舞台的一丛树的后面，正好在大幕落下来的时候，他激动得昏了过去。等到美丽的罗萨兰德满载掌声回到后台，只见大家围在年轻画家身旁热心地照料他，他的不幸已经使大家熟悉了他，为他的情况担忧。罗萨兰德表演哑剧确实绝顶出色，她的才能受益于剧院里几位艺术上最敏感的人中间的一位。她的风度则受益于五六位大贵人，他们是她头一代的情人。这个遭受过如此巨大不幸的年轻人的际遇感动了她。他的脸在她看来有一种奇特的高贵之处，他的故事占据了她的想象。

"请把您的手让他吻一下吧，"一个上了年纪的女配角正把嗅盐瓶凑在费代脸边，对她说；"他这样，全是为了爱您的缘故。可怜的年轻人没有财产却又爱得发疯，这一来就受不了啦。"

罗萨兰德离开一会儿以后，又回来了，她手上和臂上散发出

当时最时髦的香味儿。难道还用说，年轻的马赛人是怎样从他深沉的昏厥中苏醒过来，装出一副最惹人怜爱的脸容吗？刚才他紧闭着眼睛，不作一声，给这些人七嘴八舌地围在中间挨了三刻钟之久，正自腻烦得不行，这会儿他那向来很有神的眼睛不由得射出光来。这场意外，使罗萨兰德深受感动，她决定用自己的车带他回家。

在他一手造成的事态的发展过程中，费代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他精心安排的这一初次会见以后，不到一个月，罗萨兰德的热情已经发展到了疯狂的地步，以致被小报当作谈论的资料。尽管她很有钱，但是艺术生涯能够摧毁一个人在金钱问题上的谨慎态度，罗萨兰德决定要跟费代结婚。

“您有三万、四万，我不知道究竟多少万利弗尔的年金，”费代对他的情妇说，“我的爱情永远是属于您的；可是我觉得，在我自己也至少攒下这笔年金的半数以前，我是不能问心无愧地娶您的。”

“那你得干一些相当讨厌的小事；不过这算不了什么，照我的意思去做，我的天使，要有这份耐心，不出两年，我就能让你红得发紫，到那时候你的肖像画开价五十路易一幅，再过不多几年，我可以让你当上院士；等你登上这个光荣的峰顶，你得允许我把你的画笔全从窗口扔出去，让人人都知道你攒下六百路易的年金；到那时，婚姻就从爱情的结合变成理智的结合，你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一笔每年有两万多埃居收入的财产的主人；因为，我也会攒钱的。”

费代发誓说他一定听她的话，照她说的去做。

“可是我在您眼里要变成一个爱教训人的讨厌女人，你会厌恶我的！”

费代对他的驯顺提出保证，说他的驯顺跟他的爱情将会达到同等程度，也就是说，是绵绵无尽的。他心想，她指点的这条艰难的道路，是能引他接近上层社会女人的唯一途径，那些女人被他的想象妆饰得分外美丽可爱。

“好吧，”罗萨兰德叹了口气，说，“我要开始扮演教训人的角色了，对我来说，这比我扮过的哪个角色都危险；可你得向我发誓，一旦你觉得我叫你讨厌了，你就告诉我。”

费代信誓旦旦，叫她没法不相信他。

“嗯，首先，”罗萨兰德继续说，“你的打扮太耀眼；你在紧跟那些活泼的流行式样；你难道忘了你的不幸？你应该永远是你的妻子、美丽的阿梅丽的肝肠寸断的丈夫。你之所以还有勇气活下去，是为了抚养她留下给你看到她的倩影的小女儿。我要给你做一套非常考究的衣服，让咱们那些骑手甘拜下风，如果他们中间有谁想要模仿的话。每天你出门以前，我要象将军检阅士兵一样检查你的仪表。其次，我要给你订一份《每日新闻》，还要订一套历代教皇文集。你的父亲当初离开纽伦堡时是个贵族：冯·费代先生。因此你也是贵族；所以你得信天主教。尽管你平时放荡不羁，你却有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全部感情，正是这种感情以后导致我俩的结合，而且使它成为圣洁的结合。如果你开价每幅肖像画卖五十路易，而且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忘你天主教徒的职责，你是会有一个辉煌的前程的。照我给你立下的这些稍稍有点烦人的规矩去做，成功是不成问题的。眼下，我要亲手给你布置一个公寓，让你能在里面接待年轻的女人，她们很快就会争先恐后地来领略让一个既奇怪又俊俏的年轻人给她们画像的乐趣。你得作好准备，这个公寓将呈现出最凄苦的悲伤气氛；因为，你得明白，倘若你不愿意在城里愁容满

面，你就得断然抛弃一切，从今天起就迫使自己来尝跟我结婚的苦果。我要放弃乡间的别墅，咱们到离巴黎二十五法里的哪个偏僻角落去另找一幢。这样做的代价是多花些驿车费；可是你的名声可以保全了。在那儿，在周围那些老实巴交的外省人中间，你可以尽你南方人的性子，要怎么疯都行；可是在巴黎，在巴黎郊区，你首先而且永远应该是肝肠寸断的丈夫、名门世家的子弟和忠于职守的天主教徒，跟一个跳舞的女人共同生活。你得跟人这么说，尽管我很难看，而你的阿梅丽长得很美，但我所以能让你垂青，是因为我象她；那天你在歌剧院昏倒在地（罗萨兰德扑进他的怀里），就是因为在我演的芭蕾舞剧里，我刚做了个手势，完全跟阿梅丽演小水手的时候一模一样。”

费代当初在歌剧院后台昏倒，受了一个钟头的罪，正是为的有朝一日能聆听这样的一席话；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规矩定得这么严厉。什么！他这个生性活泼、乐天的小伙子，要去扮演那么个愁眉苦脸的角色！

“在答复你以前，啊，我的宝贝！”他对罗萨兰德说，“先让我好好想几天吧。把我变成个不幸的人吧，”他对她说，“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愁眉不展地走在大街上。”

“你要做的，就象当初我刚出道时做的一样，”罗萨兰德对他说，“那时候的观众够蠢的，走台步得把脚往外撇，每走一步我都得当心自己的脚。昏头昏脑地走十分钟，就会让我在房里呆上一个星期不想出门。话是这么说，干不干还看你自己；如果你不肯垂着头做出愁眉苦脸的样子；如果你不肯天天看《每日新闻》，等到你介入一场严肃的谈话，有用得上的时候，好把报纸上的论点搬出来用上，那你就永远当不了院士，永远挣不到一万五千利弗尔的年金，你还会让我痛苦万分，”她笑着添上一句；“因为我

永远成不了一位费代夫人了。”

接下去是两三个月难熬难挨的日子；我们的主人公好不容易才装出一副忧郁愁闷的神气。对这个天性活泼、感受性很强的南方人来说，最严重的是愁容装着装着，他真的变得愁眉不展了，而且，什么解药也没有。

罗萨兰德很爱他，她象魔鬼一样会使心计；她想出一剂解药：她买来两条长裤和一件晚礼服，款式都很新颖，但是已经穿得很旧；她让人把它们洗干净，重新染上颜色；她给这身衣服配上一只铜壳的怀表，一顶样子古怪的帽子和一枚假钻石饰针；她把这副行头准备好以后，有一天，费代因为在大街上装愁眉苦脸整整装了两个小时，心绪忧郁得厉害。

“我刚动出个脑筋，”罗萨兰德带着深思熟虑的表情喊道，“咱们早点去吃晚饭，我要把你打扮成公证所的书记员，带你上茅屋饭店去；在那儿，我答应让你象过去在马赛邻近村子的舞会上那样闹个够。你先会对我说，你在这茅屋饭店的舞会上感到无聊，我要回答你说，你全神贯注去演那个非常滑稽的德夏吕莫的角色，一边跳舞一边象你在南方时那样蹦蹦跳跳，就不会感到无聊了。另外，把你留在茅屋饭店以后，我就跑到圣昂日家去(他是一个已经退休的庄重的老舞蹈家)，他会让我挽着他的胳膊，我要来欣赏你的闹剧；不过我要装着不认识你：那很危险。我也不跟你说话，否则你就前功尽弃了，我自己也要稍许逗个乐儿，我要让圣昂日相信咱俩吵翻了，我要看看，先生，他会对我说你些什么。”

这样策划的一出戏，可真带劲儿；罗萨兰德还即兴加了一些有趣的插曲；她引得茅屋饭店里两三个年轻人对她大献殷勤；他们认出了她，而她也频频送去热辣辣的媚眼。

这出戏大获成功，他们就照样又演了几次。罗萨兰德瞧着费代表演，从旁指点着他，而且由于她一再提醒他别太当真了，这是在演戏，跟在剧场里演戏是完全一样的，终于使他成了一个比别的书记员还要可笑，模仿上流社会的礼仪举止还要卖力的书记员，不过也比较有趣得多。

"真奇怪，"费代对罗萨兰德说，"昨天我整晚上疯劲十足地闹了个够，觉得挺过瘾，今儿个在大街上扮演让对亡人的回忆弄得神志恍惚，走起路来有气无力、眼神茫然的人，就容易得多啦。"

"我看见你能自己一个人应付了，心里可真高兴；你所达到的正是我曾经不知多少次想跟你讲的；这是我的演员职业的最高原则。不过我更希望你能亲身体会到它。嗯，我的小费代，对于你们这些想在巴黎立住脚的南方人来说，不仅仅要演心情忧郁的戏，而且时时刻刻都要演戏；事情就是如此，我漂亮的朋友。你们这副兴高采烈的快活神情，你们应答的敏捷，都使巴黎人看着不舒服，他们天生是一种迟钝的动物，那点劲儿都让雾给泡酥了。你们的愉快神情惹他们生气；它看上去好象是存心使他们显得衰老，而这是他们最恨的事。为了报复，他们就说你们粗俗，不懂得欣赏俏皮话，而俏皮话正是巴黎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我的小费代，如果你要在巴黎得到成功，在你不说话的时候，就得带点儿愁苦和气馁的表情，就象一个人开始感到肚子痛时那样。收起你这种生就的、我也很喜欢的活泼、欢乐的眼神吧。你不能允许自己有这种眼神，它在这儿太危险，除非你是单独跟你的情妇在一起；换了别的地方就得想着开始肚子痛。瞧瞧你那幅伦勃朗的画，你看他光线用得多吝啬；你们这些画家，总说他那种惊人的效果就是这么来的。好吧，我且不说为了在巴黎取得成

功，就说是为了在这儿能让人受得了你，别让舆论把你从窗口扔出去，你也得对你们从南方带来的那种欢乐的神情和利索的动作用得非常吝啬；想着伦勃朗。”

“不过，我的天使，你要让我幸福，教了我怎样发愁，可我觉得我有点青出于蓝了；你知道我怎么着？我装得太象了；让我画像的那些可怜虫比往常更厌烦了；我的忧郁的谈话叫他们感到厌倦了。”

“不错，”罗萨兰德高兴地嚷了起来，“我忘了告诉你，我从好些地方听到人家批评你郁郁寡欢。”

“他们不会再来找我了。”

“你画像的时候，要把每个女人都看成不到二十二岁；放大胆子把三十五岁的女人画成二十五岁，对那些来画像的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你要放大胆子给她画上三十岁的眼睛和嘴巴。我发现你碰上这种事总是畏畏缩缩，很不自然。这可是你的职业的起码知识呀。尽情地奉承吧，就仿佛你的本意是给来找你画像的那些老实头开个玩笑似的。不到一星期以前，你给那位牵着条挺漂亮的意大利种小猎兔狗的老太太画像时，把她画成了四十五岁模样，其实她也不过才六十岁；我从我在伦勃朗那幅画的框上凿的小孔里看得清清楚楚，她一百个不高兴，她叫你修改了两次发式，就是因为你把她画成了四十五岁。”

有一天，费代当着罗萨兰德的面对他的一个朋友说：

“这副手套才二十九个苏，是剧院看门人卖给我的，其实，并不比外面卖三法郎的差。”

那朋友笑笑，没说什么。

“很可能您还说过这样的话吧！”等那朋友走了，罗萨兰德对他嚷道，“照这样，你当院士得晚三年了；您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把

您刚树起的那点好名声给葬送了！人家会怀疑您很穷；所以决计不要提起显出您有节俭习惯的事情。决计不要提起对您来说在目前哪怕有一丁半点好处的事；在这方面稍有疏忽就会带来极其可悲的后果。时时刻刻演戏，难道就那么难吗？您得记住，要扮演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时时刻刻问自己：'怎样才能讨好我面前的这个怪人？'这是在遗嘱里给我留下了一万法郎的德·莫拉-弗洛雷亲王常对我说的格言。您跟您那个军团的勇敢的自卫队员们在一起的那会儿，就已经猜到了，一个巴黎人从西伯利亚回来准会说那儿不太冷，就象他从圣多明格回来，准会嚷嚷那儿其实也不怎么热一样。总之，您对我说过，要想讨人欢喜，在这种场合就得说些和对方料想的正相反的话。可您刚才却在说手套值多少钱之类鸡毛蒜皮的事儿！您的画室今年赚了将近一万法郎；我已经让咱们的朋友，管理我的财务的第八名经纪人瓦尔道相信，一切花销除去以后，到年底你还剩下十二张一千法郎的票子，这笔款子我专门开了个户头存在他那儿。Mylord Kinsester（这是瓦尔道的绰号，他口没遮拦）已经在咱们这圈子里放出风去，说您的画室给您赚了两万法郎，可您刚才却津津乐道地说什么二十九个苏买了副手套！"

费代扑进她的怀里；他正是要找这样一个情人哪。

自从他穿一身旧衣服，戴着铜表饰，大获成功以后，他仍旧经常去茅屋饭店和别的这类舞厅。罗萨兰德知道这一点，感到很痛心。认为费代是个愁肠百结的人物的朋友，数目每年都在猛增；其中有些人在茅屋饭店的舞会上见到过他；他对他们承认，他知道自己是个不可救药的放荡的人，而且唯有这种刺激才能让他不去想到自己的不幸。生活放浪也跟爱逗笑取乐一样，是不会让人看不起的：大家原谅了他，带着赞许的口吻，说起忧郁

的费代为了取悦平日在德利尔的铺子和维克托里娜的铺子制作女帽和连衫裙的那些阿芒德和阿泰纳伊斯，星期天居然有股子疯劲儿。

有一天，罗萨兰德当真动了肝火，跟他争吵起来。费代对她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好指摘的；她虽然常常哭泣，也不能抱怨什么；可是，费代在付她一笔三百十法郎七十五生丁的钱的时候，居然从背心口袋里掏了半天凑齐那七十五生丁来给她。要知道，罗萨兰德在歌剧院附近的大街上有一套讲究的公寓，费代来跟她住在一起时，说好不要他对半负担这套漂亮的公寓每年八千法郎的房租；他只要照他到罗萨兰德这儿以前那个六层楼上单身小公寓的房钱，付六百二十一法郎五十生丁就行了。他这就是在付小公寓半年的房钱，而他居然做得那么一板一眼，实在让罗萨兰德受不了。

“好呀，”她眼泪汪汪地说，“您来跟我把这么点大小的帐算得这么清，仿佛明天就要跟我分手似的。我明白，您是想能对您的朋友说：‘我过去爱过罗萨兰德，’或许还要说：‘我跟她生活了三年；我受过她各方面的恩惠；是她让我的细密肖像画放在画展最显眼的位置；不过尽管如此，说到金钱么，咱俩一向是算得清清楚楚的。’”

第二章

这番言之有据的指责，是断断续续、抽抽噎噎地说出来的。

要知道，费代作为细密肖像画家和作为他前妻的肝肠寸断的爱人，业已声名鹊起，而自从他见过几张一千法郎的大钞票以后，经商的禀赋在他身上苏醒了。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从父

亲那里学会了投机和登记成交的买卖。于是他先跑交易所，而后又做棉花、食糖和烧酒等等的投机生意；他赚了许多钱；随后又在美洲棉花危机中把全部家当赔光了；总之，三年辛苦所得，只剩下对大起大落引起的极度激动的回忆。这种赢亏的交替把他磨练得成熟了，教会他正视周围的现实。有一天，在罗浮宫的画展上，他穿了一身跟他的严肃性格很相称的黑衣服，步入聚在他的细密肖像画跟前赞叹不已的人群之中。靠着罗萨兰德的本事，报上已经有十七篇介绍这次沙龙的文章，都赞不绝口地议论他的作品，行家们聚在他的细密肖像画跟前，非常准确地复述着专栏文章上的语句，神情之间仿佛这些话是他们所发明的。费代跟这个时代太脱节了，这种环境使他感到厌恶。他往前走了几步，来到德·米贝尔夫人的那些画跟前；不愉快的厌恶情绪被由衷的赞叹所取代了。最后，他仿佛给雷电击中了似的，停在一幅男子肖像画前面。

“事实上，”他自言自语地大声说，“我压根儿没有才能；我画的肖像画夸张了模特儿脸上的缺陷，都是些令人作呕的漫画；我用的颜色都是不真实的。假如观众有点头脑，能凭着自己的感觉来作出判断，他们就会说我画的这些女人全是瓷娃娃。”

画展开幕时，费代得到一枚荣誉十字勋章，表彰他作为第一流画家的才华。尽管如此，他的自我发现却有增无已；这就是说，他已经很清楚，而且一天比一天清楚，他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如果说我还有点才能，”他暗自思忖，“那不如说是在做生意上。因为，我毕竟不是盲目地或者凭一时兴之所至去进行交易，即使事情干得不顺当，我也会看出我的推论的结果是正确的。所以，在我进行的十桩交易里，总有七八桩会成功。”

这样左思右想，我们的主人公终于把心头的悲伤排遣了一

些，这悲伤在他心里引起一种苦涩的感情，始终伴随着他对绘画的各种想法。

他带着一种奇特的感觉注意到，自从他得了十字勋章以后，他受欢迎的程度又增加了一倍。这是因为在这期间，他干脆就不再自寻烦恼去模仿自然的色彩，而是把每个来画像的女人的皮肤都画成好象有人在上面丢了一瓣玫瑰花瓣的、漂亮的小瓷盆的颜色；打那以后，他画得快多了。他的与绘画有关的悲伤几乎变成了为自己十年来没弄清楚自己真正适合的职业而感到的羞愧；正在这时，波尔多一个最大的批发商德朗格尔先生，来把费代在拉封丹-圣乔治街上漂亮的画室的那些门敲得震天价响；这个商人，费代在清理一桩倒霉的生意时获得了他的敬重和友谊。老远就能听见德朗格尔的洪亮嗓门；他进画室时，那顶灰帽子比往常更歪地扣在一头乌黑发亮、打着大圈的鬈发上。

"嗨！"他拉开嗓子喊道，"我有个妹妹，长得美极了；她只有二十二岁，跟别的女人完全不同，她的丈夫布瓦索先生硬拖硬拉地才把她带到巴黎来，他在这里办＊＊产品展览会，得来照料一下。我想有一幅她的细密肖像画；只有您，我的朋友，配来画这么一幅可爱的肖像；不过有个条件，就是您得让我付钱，见鬼！我知道您那种罗曼蒂克的敏感，可是我也有我的自尊心；就这么，不收钱，就不画。"

"我凭我的荣誉对您说，我的朋友，"费代做了个很自然的手势，用很质朴的口吻回答；"倘若您真想要一幅画，能表现当今的绘画艺术所能表现的一切，您得去找德·米贝尔夫人。"

德朗格尔先生大声嚷嚷，一个劲地恭维我们的主人公，听起来有点肉麻，可是难得的是那全然是出于一片真心。

"我明白，亲爱的德朗格尔，现在需要的是说服您，扭转您固

执的成见；不过，如果您说的人儿确是象您说的那样美丽，我坚持认为您该有一幅真实地表现她的画像，而不是按老套子，用百合花和玫瑰花捏成的，除了俗气的甜腻味儿以外一无所有的一张脸。”

德朗格尔先生还是大声嚷嚷。

“好吧，我亲爱的朋友，为了说服您，咱们先在我的饰件匣里那些画像当中挑一幅您最喜欢的，然后咱们一起去看看德·米贝尔夫人今年陈列过的一幅最美的肖像画；收藏这件作品的主人爱好艺术，他愿意我不时去参观他的画廊。在那儿，两幅作品放在一起比较，我要让您亲手摸过，亲眼看过，到那时，纵使绘画不是您的专长，您也会明白我跟您说的是一位大艺术家。”

“嗨，在这遍地是骗子的地方，您可真是个有良心的大怪人，”德朗格尔带着波尔多人的全部热情嚷道，“我真想让我妹妹布瓦索夫人也瞧瞧您的怪脾气。行，妈的，我同意这么特特别别地去跑一趟，看看这位大概是您绝无仅有的对手的作品；咱们就定在明天一点钟。”

第二天，费代对罗萨兰德说：

“今天我要去看一位外省来的太太，毫无疑问她很可笑；你让我来一身出丧的打扮吧，要是我扮我那个忧郁的角色，恭恭敬敬地听她傻里傻气地发议论，感到不好玩了，就至少可以扮演，而且过火地扮演绝望的维特的角色，来稍微散散心。这一来，哪一天到波尔多去，也许我这愁肠百结的美名已经先传到那儿了。”

这天两点钟，费代如约前去里伏利街上一座最华丽的旅馆，布瓦索先生和太太就在那儿下榻。侍役没弄清费代要找哪一位，把他领到了一位个子很高、已经明显发胖的男人跟前。红润的

脸色表明他才不过三十七八岁年纪；一双大眼睛很漂亮，但毫无表情；这个长着这么双漂亮眼睛并且引以自豪的人，就是布瓦索先生。他到巴黎的第一夜没有睡觉，因为他非常担心，生怕自己会显得可笑。为了很有气派地踏进巴黎社交界，他在到达巴黎的三十个小时以后，已经让旅馆老板说是最时髦的裁缝，照他肥胖的身躯做好一套非常紧身的衣服，就连眼下骑手俱乐部里腰身最细的小伙子也能穿。

布瓦索先生临时有事得办，费代由他的朋友德朗格尔介绍给布瓦索太太；德朗格尔这一天在妹妹跟前一点不感到拘束，而且想在费代眼里显得自己很风趣，能够在自己自然洒脱的形象上添上新的色彩：四十岁的加斯科尼人，阔绰，豪爽。也就是说，他一方面凭年龄、经历倚老卖老，一方面又因为广有家财、在省城里一向堪称首富而骄纵放肆，刺刺不休地尽说傻话，费代憋足了劲才没笑出来，只是扮绝望的维特的劲头更足了。

“真可惜，”他暗自说，“罗萨兰德没看见！她老是说我在那班傻瓜面前做的悲痛的样子太拘谨，现在我要让她瞧瞧，我是不是够资格当院士。”

年轻的布瓦索太太看上去象个孩子，虽然她的哥哥一再说她到圣瓦朗蒂娜节（二月十四日）就满二十二岁了；她是那天出生的，所以就给她取了瓦朗蒂娜这个名字。她身材高而匀称；很有英国味道的脸蛋儿，要不是嘴唇，特别是下嘴唇太厚了点儿，可以说是十全十美的。尽管如此，这个瑕疵却给她添上了一种心地善良的表情，而且，如果我们大胆地把画家的想法说出来的话，这是一种暗示她可能很热情的表情，这一层，在年轻的维特看来是不应置若罔闻的。在一个这样美丽的女人身上，唯一使他感到吃惊的是前额和鼻子底部的轮廓：这些线条显示着对宗

教的极度虔诚。因此，当他们在藏有德·米贝尔夫人画的那幅优美肖像的收藏家的华丽宅邸跟前下车时，费代找到机会问德朗格尔：

“她是虔诚的教徒吧？”

“可不是吗，我的朋友，您不光是个大画家，还是个了不起的相面先生！妹妹！妹妹！”德朗格尔嚷道，“费代在猜你是虔诚的教徒呢，我敢发誓，我从没跟他漏过半点口风。在波尔多，这种第一流的虔诚确实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再加上布瓦索的百万家产，她在大场面上募捐起来就方便了。我一点不瞎说，亲爱的朋友，她捧着那个张开口的、金线流苏的红丝绒钱包，走到每个人跟前的时候，真是美极了。这钱包还是两年前我从巴黎给她捎回去的；那是我第三趟旅行了。陪着她的男伴是咱们城里一个极端保王党人，那天他身穿天鹅绒的别着饰针的法国式服装，佩着长剑。真是出色！应该到咱们的圣安德烈大教堂去看看这场面，大教堂虽说是英国人造的，却是法国最漂亮的教堂哩。”

听着这种情绪激昂的夸夸其谈，布瓦索太太脸红了起来。他们走过一间间华丽的大厅时，在她的步态和举止里有着一种天真无邪的味道！费代不禁看得有些出神；整整一刻钟的时间里，他不再想到去扮演维特的角色；他为了他本人的原因，陷入了沉思。这时，布瓦索先生正带着外省阔佬的俗不可耐的神气大声嚷嚷：“要是说我的太太虔诚，那我，我又是什么呢？”费代没那份心情去嘲笑他，拿他的愚鲁可笑来取乐；他高兴地回答：

“一个非常有钱的商人，因为做投机买卖运气好而出了名。”

“哎，费代先生，这您就错了；我是一个有钱的庄园主的儿子，我有许多极好的葡萄园，哪一天您得去尝尝家父酿的葡萄酒。但还有呐，我很关心文学，我的书橱里有装帧极其精美的维

克多·雨果的作品。”

象这样的一番话，换到别的时候，费代是不会放过不回答的；可是此刻他正神情腼腆地凝神望着布瓦索太太。她呢，也红着脸，带着一种不无魅力的腼腆神情望着他。事实上，这个可爱的女人的腼腆已经到了叫人难以相信的程度；她的哥哥和丈夫不得不跟她吵了一场，才使她下了决心答应由一个陌陌生生的画家陪同去看画。如果允许这么说的话，她简直把这个才华极高、荣获荣誉军团勋章的画家想象成一个吓人的怪物。在她的想象中，他是个盛气凌人的家伙，挂着金链条，留着长长的黑胡须，一刻不停地把她从头打量到脚；说起话来刺刺不休，声音很响，甚至还对她说些叫她发窘的话。

可她看见来的是一位身材瘦长、匀称的年轻人，穿一身黑衣服，怀表上的系带也是黑的，上衣的红绶带淡得几乎看不出颜色，胡子也是普普通通的，这时候她不由得抓住丈夫的胳膊，因为她实在感到太意外了。

“这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画家？”她对丈夫说。

她开始放下心来；可是就在这时候，她哥哥突然喊她，说费代称她为虔诚的信徒。这定是在取笑她的虔诚。她几乎不敢抬眼看年轻画家，只怕会遇到肆意嘲弄的目光。然而，他的态度显得很谦和，甚至还带点儿忧郁，这使她放心了，终于敢抬起眼来看他了。她发觉年轻画家的目光是严肃的，而且几乎是动情的，她是多么高兴，多么惊奇啊！极度的腼腆，如果与才智结合在一起，会使人用热情所产生的全部洞察力去思考事态最细小的情况，而且使才智更为增色。她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女，被送进一座修道院，直到出嫁才离开那儿，她的丈夫布瓦索先生在她看来跟她哥哥一样怪，不过她哥哥在克制自己不那么一味想让自己

显得彬彬有礼的时候，有一种快活和风趣，使得跟他在一起变得很愉快，这却是她丈夫所没有的。瓦朗蒂娜把眼前这位大画家的种种情形迅速地思量了一番，看来他跟她先前的想象完全不同。因此，她想起他好象不肯给她画像，心里就感到难受。要知道，摆好姿势让人画像，让一个陌生人那么久久地盯着自己看，这在她是可怕的负担。甚至事情严重到这个地步，她为了同意画这幅像，不得不回忆起自己曾经在圣坛前宣誓把她的丈夫看成是她一切重要活动的绝对主宰。她哥哥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费代告诉他的那些话转述给她听，每次都要把费代怂恿他去找前面说起的那位大画家的理由加油添醋地渲染一番。

到了用来作对比的两幅画像跟前，瓦朗蒂娜看到费代为了推却不肯替她画像而说的那些理由，变得没有说服力了，不觉又惊又喜。当然他还是得这么说，既然昨天已经当着德朗格尔的面说出了口。不管瓦朗蒂娜凭偶然得到的生活经验是多么可怜，她凭着一个有心智的女人天生的敏感，注意到了费代在把他画的肖像画跟大家来看的这幅杰作比较的同时，变成了一个迥然不同的人。这片突得太出的下嘴唇，无疑是美貌中的一个瑕疵，这一点费代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它透露出一种充满激情的爱的可能性；这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费代只觉得在此时此刻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了。他被一种强烈的欲望攫住，非常想给瓦朗蒂娜画一幅像；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对德朗格尔说一通跟昨天截然相反的话。德朗格尔是个开起玩笑来不讲分寸的人。如果他看到费代的态度来了这么个急转弯，准会咋呼起来："嗨，我的妹妹，让我们感谢你那双美丽的眼睛；它们叫咱们的大画家改变主意了"；这些话会用洪亮的嗓音，变换着各种方式重复上无数次，这对费代来说无异于残酷的刑罚。所以，必须让自己被德

朗格尔提出的理由说服，而且，如果放弃昨天的意见的话，至少也得用最能言善辩的议员那样的技巧来实现这在咱们这年头屡见不鲜的诡计。特别是，决计不能让人猜出事实上他是非常看重画这幅画的。

有这么一会儿，费代得动用他的全部才智，考虑怎样才能既迅速了当，又不显得突梯可笑地改过口来。要这个手腕时，他忘了维特的角色。瓦朗蒂娜在这变化刚刚发生的当口就注意到了：她大为吃惊。德朗格尔投来的专注的目光变得带有危险了。我们的主人公觉得，比较高明的做法是这么说：请他画像的对象有一种虔诚的、天使般纯洁的表情打动了他，制服了他的疏懒……；他得承认，他昨天不肯画这幅像，唯一的原因就是疏懒。这阵子，画展过后接下的大量肖像画已经把他弄得疲惫不堪；不过，他有个心愿，想画一幅圣母马利亚的画，送给一座圣母往见会①的修道院，他曾经受过这座修道院的恩惠。

"先生，是哪个修道院？"瓦朗蒂娜问。

这是她带着几分自信说出的第一句话。她晓得这个修会的所有修道院的名称；在她受教育的那座修道院的食堂里，挂有一幅被烛灯照得很亮的地图，她是从这幅地图上知道那些名称的。

那腼腆的少妇的这个问题如此突如其来，画家几乎给难住了；他回答布瓦索太太说，大概稍过几天，他就可以把修道院的名称告诉她；可是目前，这个秘密不仅是属于他个人的。听到这样的回答，布瓦索太太觉出他是同意给自己画像了，她原先是担心未必能得到这个同意的。因为，她越是觉得让一个陌生人替

---

① 十七世纪初创立的天主教女修道会。

她画像，细细地端详她，是件不愉快的事，这时候她就越是觉得让这位正在跟她交谈的，如此谦逊，如此单纯的大画家来画这幅画是很自然的事。这就是纯朴的性格的好处：如果说这种性格有时会叫人做出非常笨拙的事情，如果说这种性格在上流社会几乎可以肯定会让具有它的人遭到毁灭，那么从另一方面说，这种性格对于具有相近性格的人来说，它的影响却是迅速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年轻的瓦朗蒂娜，每当她不因无法克服的羞怯而缄口的时候，再没有比她性格更天真、更纯朴的女人了。

对那幅当代细密肖像画杰作的鉴赏，就费代方面和瓦朗蒂娜方面来说，至少在表面上很冷淡地结束了。费代对自己的感受颇为惊奇，而且他时时刻刻在想着他让自己扮演的这个困难的角色：当着德朗格尔的面突如其来地改口答应去做昨天一口咬定不做的事。瓦朗蒂娜呢，她深深陷于一种自己完全无法解释的惊异之中。说实在的，她没想到巴黎会有这样单纯的人，看上去并不力图显得可爱，并不力图吸引住别人的注意力，而事实上不多一会儿以后他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她的注意力。

读者倘若是巴黎人，也许不会知道在外省所谓的可爱是怎么回事，那是指一个人完全垄断谈话，说起话来声音非常高，滔滔不绝地尽说些充满离谱的事儿和夸张的感情的轶闻趣事，而且更为可笑的是，讲的人总是把自己说成是这些轶闻趣事中的英雄。瓦朗蒂娜怀着修道院里的全副天真性情，暗自发问："这位费代先生算不算可爱的呢？"她无法把可爱这一美德跟谈话时的大嗓门和譬如说一个夸夸其谈的男人的腔调分离开来。这是离巴黎一百法里以外所谓可爱的一个条件，也是她丈夫布瓦索先生和她哥哥德朗格尔先生此刻正在身体力行的；他俩哇啦哇啦地嚷着叫着，总是两个人同时抢着说话。他们正在争论绘画的

问题；因为谁都没有一丁半点关于这门艺术的明确见解，他们就靠肺活量的充沛来充分地弥补他们的见解所缺乏的明晰。

费代和瓦朗蒂娜对望着，丝毫不去理会这场深奥的争论，两人所不同的地方在于，瓦朗蒂娜还对修道院里教给她的那一切，以及她在外省社交场合一再听到的那一切深信不疑，她相信这种争论是很了不起的；费代则在暗自思忖："要是我发傻迷恋上这个女人，瞧，这可就是每天从早到晚会把我耳朵吵聋的叫嚷声的一个样本。"至于布瓦索和德朗格尔，他们对费代，一个勋章膺获者，似乎深深地关切他俩关于绘画的争论，感到那么得意，以至两人同时开口，用发自内心的震耳欲聋的嗓音邀请费代吃饭。

费代也不假思索地流露出自己的感情，在双耳所受的可怕的痛苦驱使之下，断然拒绝了邀请，语气之决绝，换了别人而不是这两个自视甚高的加斯科尼人，肯定会受不了的。连费代本人都对自己那么急躁的口气吃了一惊，他怕冒犯了布瓦索太太，他猜想到她这个人比较敏感；于是他连忙补充了一大堆理由，瓦朗蒂娜很冷漠地听着，她的全副精神都用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位费代先生，他可爱吗？"因为他不用洪亮的嗓音眉飞色舞地讲轶闻趣事，所以她下的结论是他一点也不可爱，而且由于某种她无法解释的原因，这个结论使她感到一种很明显的欣慰。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她的少妇的本能使她对这个年轻人感到害怕；这个年轻人脸色如此苍白，语气如此谦逊，但是一双眼睛是那么富于表情，尽管它们也是那么谦逊。她看到他拒绝去吃饭，如释重负。只不过她对他拒绝得那么干脆感到吃惊；但是她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一点；她的全副精神都用在解答这个棘手的问题上了："要是费代不是一个可爱的男人，那么他是怎样的人呢？难道应

该把他归到叫人讨厌的那一类人中间去吗?"然而她这个人太聪明了,不会对这第二个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她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晚上在剧院里——因为商业法庭副庭长布瓦索先生的太太是应该每晚都来剧院受这份罪的——,有一阵子她很高兴;一个可爱的男演员克斯克里勃先生在戏里饰演恋人的角色,在她看来,有一会儿他的声音举止都跟费代象极了。瓦朗蒂娜十九岁才离开修道院,在那儿令人厌烦的闲话听不胜听,反而造就了她一种很幸运的本领,对周围的谈话能够充耳不闻。然而,散戏以后,当他们按照礼仪的要求,驱车去托尔托尼咖啡馆吃冰镇饮料的时候,她听到有人提到费代的名字,不由得打了个颤;说话的是她的丈夫:

"让京城的一位名人画这幅画要花掉我整整六十个拿破仑;不错,到波尔多我可大有面子啦;您得帮我个忙,您是他的朋友,让他在画上签上个名,字母要让人看得清;价钱这么贵的这个鬼名字,不应该让画框给遮掉。是不是打他获得荣誉军团勋章以后,他就不在签名后面画个小十字,就象咱们在王家年鉴上见到的那样了?要是他从前画过,一定得让他在咱们的画上加上一个。这些鬼画家有他们的花招;这个小十字能叫咱们的画身价翻一番,再说这也证明确是他的手笔。"

这番叮嘱还不止于这么几句:接下来还有两三句让德朗格尔听了好生发噱的话。他暗自说:"到底是外省的乡巴佬!他仗着家里有钱,在外省他抖威风,算个人物,到巴黎他还要想入非非。画家签名后面来个小十字!老天爷!《瞎哩哇哩》① 会怎么说呀?"

---

① 《瞎哩哇哩》:一八三二年在法国创办的讽刺性报纸,经常刊登当时著名画家画的漫画。

这些年来，德朗格尔有一半时间是在巴黎过的；突然间，他嚷起来：

“咱们这么费尽口舌，把好不情愿的费代给说动了来画咱们这幅画，可咱们忘了最要紧的一点：瓦朗蒂娜脑子里尽是有关修道院的想法，我敢肯定，要她到费代在拉封丹-圣乔治街上的画室去，她一定不会情愿的。”

“什么！要到费代先生家里去！”瓦朗蒂娜喊道，已经感到慌乱起来。

“首先，这不是他的家里，你丈夫要带你去的地方离他的寓所有四分之一法里的路程，这是一个可爱的画室；你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的地方呢；不过布瓦索和我，我们还有事情要办，我想让他把这回上巴黎来的费用赚出来，在画家的画室里一呆大半天那可是浪费时间。”

“怎么！”布瓦索嚷起来，“我预付了六十个拿破仑，还得要我，让-托马·布瓦索，商业法庭副庭长，到这个小小的画家那儿去浪费我的时间！”

瓦朗蒂娜听到用这种口气来说费代先生，非常反感。德朗格尔声色俱厉地回答他的妹夫说：

“您是打哪个鬼地方蹦出来的？他连到N…亲王夫人府上去画画都拒绝了，那是去画一幅复杂的大肖像画，也许要付到四千法郎呢；所有最有钱有势的太太，都到他的画室去；在他的院子里，甚至还有一座有遮顶的棚子，让那些等着的名贵马匹呆在里面。不过别去管这些，他跟所有的天才一样，是个怪人，跟我有交情；您这个问题我可以试着提提看；不过您要当心，我亲爱的妹夫，千万别去对他说您这种听上去可能有点刺耳的轻率话，也别去跟他开玩笑。他要一甩手走了，你我就什么也捞不着

了。”

“什么，真是见鬼！一个象我让-托马·布瓦索这样的人，还要去看一个小画匠的脸色讲话不成！”

“得，您这两句话听起来就刺耳朵，显得太小看人了！在波尔多这样说说还可以，那儿谁都知道您那三百万家当，连街上的小调皮鬼也不会不知道；但您得明白，在巴黎谁也不认得谁，这儿看人只看衣装，而我得劝您一句，他的衣装自有一种气派，是您比不上的，商业法庭副庭长先生。”

“随您便，说吧，尽对我说些扫兴的话吧，亲爱的大舅子！可我，我不明白干吗要把十字勋章发给叫化子。要是政府想这样来建立一个贵族阶级，那就大错特错了；首先，应该鼓励老百姓对土地所有者有一种天生的尊敬……再说，您也真是个随风倒的人；昨天，就是在昨天，您还跟我一样，对巴黎工人的横蛮无礼大为反感呢。”

第　三　章

这种无聊的争论，无非是巴黎那些最高雅的客厅里天天发生的场景的一次乏味而粗俗的重复。我们见过，多少姓氏显赫的人物是怎样为自己渺小的虚荣心披上冠冕堂皇的外衣的。幸亏车子已经停在托尔托尼咖啡馆门前，要不然这场虚伪的表演还会继续很久。布瓦索夫人陷入沉思中，不想下车。

“干吗不下车？”商业法庭副庭长没好气地嚷道。

瓦朗蒂娜找到个借口：

“我的帽子有点旧了。”

“哎！见鬼！把你的帽子打窗口扔出去，再去买两顶；这次

来巴黎，花上个两万三四千法郎对我算得了什么呢？我有个漂亮的妻子，我要拿出去炫耀炫耀；这对我这种身分的人，也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瓦朗蒂娜下车，挽住哥哥的胳膊。

对这位有三百万家当撑门面，到巴黎来展览他的妻子和工厂成品的外乡佬的举止做派，费代早有所料：他一到巴黎就去找他的那些朋友，那些有钱的爷们，他们每天晚上跟中午一样，把托尔托尼咖啡馆挤得个水泄不通。一旦离开了瓦朗蒂娜，费代就觉得她丈夫那种刺耳的嗓音，还有他跟德朗格尔的讨厌的争论，都因那年轻妻子天真无邪的目光，还有别人引得她高兴时她那种趣味盎然的神气而得到了补偿。费代，刚才那么坚决地拒绝去吃饭，两个钟头过后却在暗自思忖：“我一定要猜透这小娘们的心思，这得花三天工夫！随后我就象避瘟疫似地避开她那个可怕的丈夫，还有她的哥哥；满足这个好奇心，可以让我散散心，摆脱一下上我画室来的那些女人装腔作势的风雅劲儿，也摆脱一下每星期天我穿公证所书记员制服搂着跳舞的那些姑娘，她们装得那么温柔，可我真腻了。”

过两个钟头以后，瓦朗蒂娜在费代心里引起了一种恐惧，这一点，老实说他还没有对自己承认。“当然，”他对自己说，“我才不会迷恋上这个刚从修道院出来的寄宿生呢，她呀，寒暄几句过后，就会对我尽说些蠢话，往往还是些骨子里挺瘆人的话，全是修女往她们的学生脑子里塞的货色，我一准受不了。当然啰，我没这份兴趣去开垦处女地，把这些傻根兜底清除掉；自会有哪个财运亨通的波尔多红酒经纪人来干这份差事，顶我的缺的。再说，还有那位丈夫呢，他那可怕的低音，震得我耳膜发痛，周身神经难受。在和她谈话中间，我不由自主地会竖起耳朵等着这可

憎的嗓音。跟我那些星期天的姑娘在一起，就用不着受她们丈夫嗓音的罪。不错，她们的感情很庸俗；这些可怜的小东西尽想些帽子的价钱、午餐的菜单；这些叫我觉得腻烦，可是并没使我感到愤慨；而我一见到那两个外省暴发户俗不可耐的愚妄和洋洋得意的骄纵，就火冒三丈。初次见面的时候，我真该数一下，这位丈夫装腔作势地说过多少遍'我，让-托马·布瓦索，商业法庭副庭长'。要能瞧瞧这家伙在他下属中间的模样，那才有趣呢！巴黎的暴发户，至少还把虚荣心藏起几分，克制住自己不乱嚷嚷……是啊，有这么个丈夫，美丽的瓦朗蒂娜就白长一张可爱的脸蛋儿喽，对我来说，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这位丈夫的这些可爱之处，完全能够顶替土耳其人看管后院女眷的阉奴；而且，说到底，等哪天这小娘们到我画室来的时候，她对我说个没完的那些蠢话，就会顷刻间把我的想象力在她脸蛋儿上筑起的那些空中楼阁刮得无影无踪。总之，这张脸上就只有两点是引人注目的；其中第一点还没法用图画表达出来：那是她的眼神，它有时候非常深邃，能赋予她的话以一种跟你最初的感觉迥然不同的意味；这是在一首平庸的歌曲里表现出来的莫扎特式的和谐的美。这张可爱的脸蛋儿的另一种美，是它的线条尤其是前额轮廓的那种宁静甚至冷峻的美，与此同时，嘴巴的轮廓，尤其是下嘴唇的轮廓又有一种强烈的肉感。我不仅要把这幅肖像画复制一幅留给自己，我还要跪倒在欧仁·德拉克洛瓦的面前，央求他藏身在画室哪个角落的屏风背后，为我把这张脸蛋儿画一幅头像习作：这可以给他用来画另一幅《克娄巴特拉》，一幅跟他上次在画展上展出的那幅立意刚好相反的克娄巴特拉。见鬼！我刚才那么前怕虎后怕狼的，真是个大傻瓜；我并不真是迷上了这个有她丈夫的那些可爱之处护卫着的小娘们；我只是对碰巧到我画室来

的一个不寻常的模特儿作出恰当的评价而已。”

费代这么乐滋滋地想得出神，没有注意到有辆高级包车在托尔托尼咖啡馆前面停下；一个年轻女人轻盈地走上咖啡馆台阶，风姿绰约的身段吸引了他那画家的眼睛；接着，他的目光落在她的帽子上，不由得心头怦怦直跳，脸色也变了；他把热切的目光投向让她挽着胳膊的男子。这正是那个身高五尺六、胖得不成比例的庞然大物，大名鼎鼎的商业法庭副庭长。于是，他欣喜地把眼睛转向年轻女人，看着她进了咖啡馆，正走上过道尽头的楼梯，要去二楼的雅座。他发觉她的步态和身段都有一种令人赞叹的优雅，刚才他瞧着她而没认出她的那会儿，却并没有觉察到这种优雅，这使他心头充满了喜悦。

“这个外省女人使我变得年轻了。”这句话对我们的画家来说，已经是意味很深长了，虽说他还不到二十六岁；在艺术和文学上取得的出人头地的成就，就是以这个代价换来的。他在谙熟世事的罗萨兰德的指导下，恰如其分地扮演了各种各样的喜剧，这使他的性格变得老成了，甚至有点使他的容颜变得憔悴了。这个可怜的人哪怕是做一个极小的手势，哪怕是坐在林荫大道旁的长椅上，立起身来拉住一个打跟前经过的朋友的胳膊，也得在仓促间转一下念头（虽说仓促，但终究已是习惯成自然了），问一问自己：“这样做合适吗？”自从罗萨兰德重新塑造他的性格以来，也许这还是头一回，他没向自己问这个问题，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托尔托尼咖啡馆的楼梯，去追寻那个一闪而过的倩影。瓦朗蒂娜在一个雅座的角落找了一张清静的台子落坐。“我何苦去忍受那两个家伙的噪门？”费代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找了个位子，打那儿可以把年轻的外省女人看得一清二楚，而自己则几乎完全处于旁座两位太太的帽子掩蔽之下。他陷入了沉

思；想着想着，嘴角泛起了忧郁的微笑；他对自己说："八年前，我追求可怜的小水手那会儿，就是这样的！"正在这时，只听得耳边有人大喝一声，他猛地惊醒过来。

"嗨，老朋友！"

随着话音，一只肥胖的手掌搭在他的肩膀上。

这下声若洪钟的喝叫，引得在座的女士们的帽子全部转了过来。这是布瓦索先生在跟他称作老朋友的费代打招呼。费代笑容可掬地走到瓦朗蒂娜那张桌子跟前坐下；但不一会儿，笑吟吟的神情在不知不觉中被专注而严肃的神情所取代了；他审视着瓦朗蒂娜的脸，那是他几小时前刚见过的，他觉得几乎认不出这张脸了，因为他曾经从它的每一部分线条都得出过轻率的结论；正当他在全神贯注地想要否定或证实这些结论的当口，德朗格尔对他说了一通表示友情的话，这显然是某种别出心裁的建议的前言。"等他挑明了，"费代思忖着，"我再搭理他也不迟。"此刻，他以一个肖像画家训练有素的眼力，仔细察看瓦朗蒂娜的脸相，不由得感到有些悚然；尤其是前额的轮廓和我们有时候在古代的雕像上看到的完全一样，这几乎总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特征，表明这个人只要认定了做一件事，就有一股不折不挠的韧劲儿。

"她哥哥告诉我，她是虔诚的教徒；如果我让她猜到我觉得她很漂亮，她或许会不准我和她见面，而且以后还会坚持这个决定。"这个想法，虽说会让人心生怯意，对费代却很有诱惑力，尤其是充满了新鲜感。他的想法被打断了，德朗格尔切入正题，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费代到瓦朗蒂娜下榻的"露天花园旅馆"去给咱们的瓦朗蒂娜画像（这是德朗格尔用的字眼）。这种亲密的说法，对费代极有魅力，所以他一开始就答应了下来。可是过了一会

儿，他又慎重其事地提出了一大堆困难；他的目的是引瓦朗蒂娜开口；而她，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能从她嘴里引出的仅仅是几个单音节词。费代满脑子想的是一些不能说出来的细节，以至于在推辞去画室以外的处所画这幅画时，随口说了两三句颠三倒四的话，给德朗格尔听个正着；他俯身在妹妹耳边对她说：

"他肯定是心不在焉，这雅座里准有他的哪个美人儿呢。"

年轻的外省女人好奇的目光，马上分析起每个在场的女人的脸。其中有个女人，大脸盘，身材很好，正以很特别的眼神盯着我们主人公的一举一动。其实那只是一位让费代画过肖像的德国公主。费代有个脾气，凡是让他画过肖像的，他见面从不打招呼，即使对屈尊跟他作过亲密谈话的贵人亦复如此；这位公主不知道他这个脾气，此刻正憋着一肚子气。

两个外省男人极力说服费代，他俩声嘶力竭地大声嚷嚷，让托尔托尼咖啡馆里人人都看得发笑；这场对话成了对费代的一种捧场。最后，经过三刻多钟的力争，达成了协议：布瓦索先生和德朗格尔先生将对任何向他们问及这幅画的人说，这是一场打赌的结果；这样就能恰当地对费代到画室以外的处所画画这一非同寻常的决定作出解释。

"可我忘了，"费代喊道，他蓦地想起了给和蔼可亲的欧仁·德拉克洛瓦提供方便的那个计划，"我认识一个年轻的画家，看起来挺有才气，可是有才就无福，他偏偏得负担一个母亲和四个姊妹的生活；我对自己发誓要在每个星期事先指定的日子里免费给他上课。逢到上课的时间，他谦虚地站在画室的一个角落里作画，每隔一刻钟我过去看一看他画得怎样。他沉默寡言，为人极其谨慎，我请你们答应我把他带到我将荣幸地为夫人作画的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去。"

翌日，第一次作画；画家和模特儿都不想开口讲话；两人都有借口让自己瞧着对方，他们都恣意地利用了这个借口。费代仍然拒绝同外省阔佬共进晚餐；但当晚在歌剧院有一出新戏，他接受了邀请，坐在布瓦索太太的包厢里。

演到第二幕时，大家都有些厌倦，这是上歌剧院非得尝尝不可的滋味，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并非人的耐心所能抵御的厌倦，对多少有些头脑，有些敏锐的想象力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费代和瓦朗蒂娜渐渐开始交谈起来，而且谈话很快就变得非常热烈，非常随便，就象两个多年的故交在叙旧。两人相互打断对方的话头，直言不讳地否定对方的意见。幸好那位丈夫和德朗格尔都不是这样一种人，能够猜到两人谈话这么不讲客气，完全是因为他们觉得彼此可以信赖。也许，如果瓦朗蒂娜稍懂点儿世故，她就不会让一个刚认识三天的人用这样亲密的口气来对她说话，但是她的全部生活经验仅止于看望丈夫的双亲，以及婚后在布瓦索先生举行的十来次宴席和两次盛大舞会上作为主妇而取得的经验。

第二次作画时，谈话很活跃，充满了融洽无间的气氛。德朗格尔和布瓦索不时出入于瓦朗蒂娜的卧房，这间卧房被选作画室，是因为整套房子中只有这一间是朝北的，不会受光线变化的影响。

“顺便问一下，”瓦朗蒂娜对她的画师说，“您怎么会改变在画室作画的习惯，同意到我这儿来给我画像的呢？”

“那是因为我突然发现我爱您。”

这句出人意料的回答出口以后，费代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莽撞。“罢罢罢，”他暗自想道，“她要叫她的丈夫了，他会寸步不离地守在我们身边，用他的故作殷勤来治我的想入非非，接下去

他很快就会带她离开巴黎，让我徒自伤心难受。"

这句意想不到的回答，语气真挚而温柔，声音饱满而从容，就仿佛费代是在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您明天到乡下去吗？"瓦朗蒂娜听了，一时间感到很激动，感到极幸福；她睁大眼睛望着费代，不放过他脸上任何一点最细微的表情。随后，她陡地垂下眼睑，露出一种生气的表情。"他用这种口气来对我提到爱情，"她对自己说，"真是太无礼了！看来我的举止在他眼里是很轻浮的，他这才敢于打主意对我说这种话！打主意！不，"她在心里说。但是她马上岔开为他辩解的念头，去考虑自己应该怎样回答。

"我不想再听到类似的话，先生，否则您的无礼至少也会使我突然生一场病，从此不再见您；画像的事也就此作罢。请您以后除了绝对必须说的话以外，不要再对我说什么。"

说最后几句话的时候，瓦朗蒂娜立起身来，走到壁炉跟前，想去拉铃叫旅馆的女侍者，好让她去唤布瓦索先生或是她的哥哥德朗格尔来，她可以跟他们谈谈去巴黎郊区短期旅行的事。她的手已经捏住了拉铃的带子。"啊，不，"她想，"他们会从我的眼睛里看出什么来的。"她已经在跟费代闹翻的想法面前却步了。

费代呢，他倒是一心想抓住这个机会。他暗自思忖："象这样跟这位年轻女人闹翻真是太妙了！说不定我还是第一个扰乱她芳心的男人呢；那么，她一生一世都会记住这幅只画了一半的画。"费代跟所有热情充沛的人一样，念头来得飞快；他满心渴望继续对她表示爱情，随后被赶出去。他已经在想一句话，要能让这个少妇心里留下极其强烈的印象，叫她终身难忘，回味无穷；他瞅着她站在壁炉旁边；他在看她敢不敢拉铃，一边在寻思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她略微侧过身来，他看到了她的侧影；在这以前他看惯的是她的脸的正面或半侧面。

“这个鼻子的轮廓有多美，多纤巧！”他那画家的头脑说；“但从这张脸可以看出的又是一颗多么惊人的、能够无止境地爱下去的心灵啊！”他那恋人的心又马上补充说，“我的话当然会叫她久久难忘；可就此失去见到她的机会，谁敢说到了后天我不会因此大光其火呢？既然这样，”他对自己说，“我应该拜倒在她的虚荣心跟前……她出于这种虚荣心，会认为我那样说实在过于轻率，简直是冒着吃她的闭门羹的危险在孤注一掷。”

“我感到非常遗憾，夫人，我从心底里极其谦卑地请求您原谅我的冒昧。”

听到这两句话，瓦朗蒂娜整个身子转过来对着他，她的脸渐渐流露出最强烈的喜悦的表情；她摆脱了这个可怕的念头：非得把费代赶走不可，或者至少别跟他说话，除非布瓦索先生或者旅馆女侍在场。“她的脸色变得真快，”费代暗自想着，“心里怎么想，脸上马上就流露出来了！她肯定不象我原来想的那样是个外省的蠢婆娘。我对准她的虚荣心表示的道歉已经奏效：这帖药剂量得加倍。”

“夫人，”他带着万分后悔的神情大声说，“要不是我怕做出来会让您误解，会远离我这颗颤抖的心的本意而显得非常鲁莽，我一定会跪倒在您脚下，请求您原谅我出于无心而说出这句可怕的话，我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工作上，跟您谈话那会儿，我是把脑子里的思想出声说了出来；我让一种不该允许自己表露出来的感情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口。求求您，忘了我那些不该说的话吧，我再次极其谦卑地请求您的原谅。”

前面已经说过，瓦朗蒂娜毫无生活经验；何况她有一个使女人变得极有魅力的不幸之处：她心底里的感受会即刻在眼睛和嘴唇的轮廓上表现出来。譬如说，此刻她的脸上流露出来的是

一种完全和解的喜悦；这个奇怪的事实没能逃过费代这双行家的眼睛；他的喜悦已经无以复加。“不光是我表白了爱情，”他暗自想道，“她也爱着我，或者至少作为一个朋友，我对她的幸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能减轻她丈夫的粗俗带给她的痛苦；所以，她是看到他的粗俗的；这可是个意义重大的发现。这么说来，”他满心欢喜地继续想道，“我不应该因为这个巨人般的外省人讨厌而愚蠢的粗俗叫我感到不舒服，就看不起她。她并没有沾染上他那些可笑的恶习，并不象他那样老想着自己有钱，自以为高人一等，处处表现出优越感。我的心头充满了喜悦；”费代思忖说，“我要待在她身边尽情享受这份喜悦。”

“夫人，”他对瓦朗蒂娜说，“只要我哪怕有一线希望能够期待您忘掉我出声思想的愚不可及的行为，我就会感到莫大的幸福。”

费代用出声思想这个说法，未免把这位让他画像的外省女人看得有点太简单了；他看错了。瓦朗蒂娜很敏感；她皱起眉头，颇为坚决地对他说：

“请您不要再谈这些了，先生。”

第 四 章

费代立即从命。

“劳驾，夫人，请您稍为往右挪挪，放在扶手椅上的手臂朝我这边移过来一点，头稍许抬起一些。您跟刚开始打画稿的时候，姿势稍稍有些不一样了。”

校正姿势的要求照办了，尽管瓦朗蒂娜脸上略微显出了一点冷峻的神气。随后，两个恋人渐渐沉浸在一种美妙的沉默之

中，只有费代不时说这么一句话来打破这沉默：

“夫人，请朝我看。”

他毫不犹豫地接受共进晚餐的邀请；也仍然应邀去剧场包厢，不过他找了个机会对德朗格尔说：

“研究院有个位置快要空出来了，我一直指望能得到它；有个朋友想得挺周到，让人在这病入膏肓的院士住三楼的那幢楼里租下七楼的一个房间；哎，今晚上我可没想抱怨那位院士，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了；可是他的同事中有两位，当初都对我的保护人答允过投我票的，如今看来却没准要去投我的对手的票了，这位对手跟昨天上任的财政部长有点沾亲带故。”

“这事太卑鄙了！”德朗格尔扯直他的粗嗓门忿忿地嚷道。

“怎么是卑鄙？蠢货！”费代暗自说，“不过，我现在尽可以随自己的高兴，光想心事不作声了，我的心绪不好会被认为是因为研究院的位置落了空。”他重又沉浸在欣赏瓦朗蒂娜的极度幸福之中。

过了一会儿，费代听见布瓦索带着一种极其可笑的妒忌的口气，对他的大舅子说：

“哟，一年里头又是荣誉军团勋章，又是研究院院士！这位先生的胃口倒不小！”

商业法庭副庭长自以为是说悄悄话，但这位庞然大物般的外省人的想法，就是在相邻的包厢里也可以听得一清二楚。过了两三分钟，他又说：

“可也是，他当上研究院院士以后，手里有他的画的人也就更有面子啦！”

瓦朗蒂娜跟费代一样很少说话；她那异常激动的眼神和声音，透露出她心里正在思潮起伏。虽然费代在那句冒昧的话出

口以后，很快就收回了，而且作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瓦朗蒂娜从头天晚上起就一直在心里重温着这些使她确信不疑的可爱的念头："他说他爱我，并不是出于傲慢，更不是出于无礼，这可怜的孩子；他对我这么说，是因为他真的爱我。"然而在她眼前又出现了画家收回他的话时坚决的神情，对这到底该怎么看呢？年轻女人的全部注意力都被这个问题吸引住了。

她的心脏急促地跳动着，但内心还留存的那些影影绰绰的怀疑没有使她对这件可怕的事感到愤慨，按外省的说法，这件事叫做表白爱情。瓦朗蒂娜不由得起了强烈的好奇心，想了解费代的经历。她记得哥哥刚开始和她说起画像的事的时候，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才华出众的年轻画家，他在歌剧院里得到过空前的成功！"然而她不敢向德朗格尔重新提起这个话题，详详细细地问个明白。瓦朗蒂娜不停地找机会跟哥哥接近，总想用最巧妙的方法来引他说出年轻画家当年在爱情上是怎么个成功法，结果居然真的变得很巧妙了。布瓦索先生一心一意想在歌剧院里订一个租期两个月的包厢。等包厢订好后，他要在星期五大宴宾客，把在巴黎的所有老乡全都请来；然后，到八点钟他就告退，神气十足地对他们说："我在歌剧院那个包厢里有个谈公事的约会。"瓦朗蒂娜突然间也对歌剧院大感兴趣，她对丈夫说：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在巴黎有几个钱的人对咱们摆臭架子，咱们就出生在离京都只有两百法里的地方，哪一点也不比他们差。我觉得，要在这些傲慢无礼的上流人物中间立住脚，只有两个法子：在有总税务官或是银行家阔佬的豪华宅邸的地区买一块地产；要不然，不买地产的话，至少也得在歌剧院有个包厢；每出戏都得换包厢，在我看来，再没比这更使咱们降低身份

的事了。"

瓦朗蒂娜有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意地取笑她的丈夫，或者至少是用了这些她觉得可笑的措辞来说服他。这是因为她热切地想要有个包厢；她盼望能把她的朋友中的几个爱看舞蹈、每天来歌剧院应卯的波尔多人吸引到她的包厢里去，这些出生在加斯科尼的先生们可没有守口如瓶的美德，她希望能从他们嘴里探听到费代取得成功的一些详情。

"很好，"她丈夫亲热地挽住她的胳膊说；"您终于明白象我这样的男人该怎样生活了；既然咱们有钱，商业法庭副庭长干吗不能当个众议员呢？波塔尔，莱内，拉维，马蒂涅克，等等，等等，他们不都是这样开头的吗？您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咱们请客的宴席上，我经常练习演说。总之，我绝对拥护政府，唯有它给了我们一段美好的安稳时期，让我们这些讲究实际的人有时间积聚财富；不过，因为得争取提名，所以有时候我也对他们发表些长篇大论，谈谈出版自由、选举改革和其它一些无聊的事情……贵族院议员N…给我找了个没有案件可办的年轻律师，每星期两次来和我一起读一个名叫邦雅曼·贡斯当①的人的夸张的演说词，那也是个不幸的家伙，才死了没几年，到死也没当上什么，连研究院也没进；咱们小小的画家费代倒说不定有朝一日要当上院士呢。"

听到这个名字，布瓦索夫人打了个哆嗦。

"还有，"副庭长继续往下说，"贵族院议员N…对我说过，一个人只有当他几乎总是发现自己支持一个不是自己的意见的意

① 邦雅曼·贡斯当（1767—1830），法国政治家、作家。反对雅各宾专政，在执政时期，反对拿破仑，后被迫流亡。波旁王朝复辟后，成为自由派主要领导人物，鼓吹君主立宪制度。著有《宪政论》。

见时，才有可能认为自己是个政治家。我就从那个年轻律师身上试起，照他的说法，他是来教我‘由法国统治法国的原则’①，我就常逗着他玩。我装作赞成他的邦雅曼·贡斯当（瞧这犹太人的名字！）的高见，这样一来，我就显得比这年轻的巴黎人来得高明了。因为，正象法兰西贵族院议员N…说的：‘骗过别人的人总是最高明的人，’……”

歌剧院的包厢由费代物色好，一下子就订了租；只要瓦朗蒂娜开一声口，就会在一个住满了总税务官和大银行家的地区再去物色一片地产。可是瓦朗蒂娜还没这意思，她答应想到买地产的时候再告诉费代。至于布瓦索先生强加于宾客头上的铿锵有力的长篇大论，她压根儿没加注意；她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有费代在场，对旁人的谈话就一概不闻不问，而费代呢，又是她家晚宴的常客。对他们两人可以下一个很危险的、有事实根据的断语：他们交换的目光，远比他们说的话来得亲昵。如果有个速记员记下他们的交谈，整理出来，从中看得到的可能只是些客套话，但他们的目光里表示的却是另一样东西，一样实际上还远没有存在的东西。

布瓦索先生在星期五晚上设宴请客，为的是能在告退时很体面地说这么一句话：“对不起，先生们，我在我的歌剧院包厢里有个谈公事的约会，恕我不奉陪了。”就在这个晚宴上，有两三个客人看得清清楚楚，布瓦索夫人无时无刻不在用眼睛征询费代对众人谈论的每个话题的意见。费代认为费心去教一个他所爱的女人应该如何看待巴黎各种各样的事情，并不会违背他的冷漠的处世原则，无论如何，他不愿意听见她去重复布瓦索先生在

---

① 意指不赞成由国王一人统治法国。

任何场合都挂在嘴边的那些虚妄的或者至少也是粗俗的见解。

那些外省人发现了布瓦索夫人的眼神，但又对她丰盛的晚餐赞不绝口，对这种人不用担心他们会去刺伤她的微妙的感情。因此，布瓦索告辞宾客去赴他那个所谓的约会，费代喊着"请让我搭一下车"的时候，客人们趁机忙不迭地对布瓦索夫人大捧费代的场；布瓦索夫人以她的敏感，对社交场中的虚伪做作，是能够感觉到的，但她对这些颂扬年轻画家的谀词从不感到生气，这些话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它们都出于在盛宴上一饱口福这样一个俗不可耐的目的。其中吹捧最露骨的一个食客，当晚就应邀同赴歌剧院的包厢，而且下回请客的邀请名单也少不了他。

费代非但没有把自己怀有的感情加以夸张，反而不自觉地作出一个有点做作的姿态，想对这种感情淡然处之；他坚信自己就要重返巴黎郊镇上的星期日舞会。自从，我们前面已经说到过，他那么大胆地对瓦朗蒂娜说了"爱"这个字以后，他从未再说过这个字。

"应该是她来求我说'爱'这个字！"开头他这么对自己说；但是这不是他的行为的真正动机；他觉得，不管怎么说，瓦朗蒂娜和他之间已经建立起极其亲密的关系，他从这种亲密关系中得到极大的快乐；他不急于改变他的生活，"因为，"他暗自思忖，"她实际上仍然是个修道院寄宿生。如果我想向前跨出一步，这势必将是决定性的一步；倘若宗教信仰占了上风——这是很可能的——，她就会回波尔多去，我呢，按情理说是不能紧跟她上那儿去的，这样一来，我就丧失了每天晚上那美妙的一小时，而正是那美妙的一小时使我一天中的其它许许多多小时有了生趣，它实际上是我生命的灵魂。倘若她让步了，情况就会象所有别的女人一样；过不了一两个月，我在寻找快乐的地方只能找到烦

闷。接下去是相互间的责难，随后不久就是彼此分手，结果我还是失去了我每晚去寻求的，正是对它的期待才使我的一天变得有了生气的那一小时。”

瓦朗蒂娜呢，她的心里没有想得这么清楚（她才二十二岁，以前又一直生活在修道院里），她开始感到深深的内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常对自己说：“可是在费代和我之间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呀。”随后，她就发觉自己老想着这回事，排遣不开；再后来，她怀着一种难以分说的羞愧，意识到自己当费代不在的时候发疯似地爱着他。她买了一幅很平庸的石印版画，装上镜框，挂在钢琴边上四尺高的墙上，因为她觉着画上有个人物就是画的费代。为了使这幅石印版画的出现不至于显得突兀，她另外还买了七幅。这样一来，当她独自在房里想得出神的时候，她常常会隔着镜框玻璃去吻那个很象费代的年轻士兵的画像。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他们两人的交谈，即使是最可敬最严肃的人也但听无妨；只不过，这些旁听者可不能太认真仔细地去观察他俩的眼神。

从瓦朗蒂娜的内疚和费代的审慎，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他的举动看上去充满了热情，但那并非爱情。就这样，在细密肖像画完成很久以后，有一天瓦朗蒂娜想去看看画家的画室。他趁陪同布瓦索太太前来的德朗格尔和两三位先生在看一幅伦勃朗的杰作的当口，把使这个画室成为一个精美画廊的那些画像中间的一幅翻转过来，让瓦朗蒂娜看一幅绝妙的油画肖像，画上是个修女：那正是一幅极其出色的瓦朗蒂娜的肖像画。她脸涨得通红，费代赶忙走到德朗格尔那儿去了。不过他在布瓦索夫人离开画室之前，以一种表面上非常冷漠的神情对她说：

“我冒昧地让您看这幅修女的画像，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在

我眼里这是一件无价之宝；但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您不愿对我说：'我把它给您，'明天我就把这幅画带到蒙莫朗西森林去烧了它。"

瓦朗蒂娜转过眼去，脸涨得通红，说出这几个字：

"嗯，我把它给您。"

费代不愿让它中断的那种颇为甜蜜的亲昵关系，由两人的目光那么清楚地表露出来，很可能已经引起了有损当事人名誉的种种揣测；但是布瓦索先生的头脑里却没有半点猜疑的影踪。他是一个只承认既成事实的人，仅属猜想或者只有可能的事，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直到最近，他眼见银行巨头和别的富翁对政府影响之大，方才意识到贵族政权已经撇下圣日耳曼区的名门望族，转到了金融家们的客厅，这些金融家是对内阁大臣也敢于出言不逊的。

"在外省，我们没料到干这一行会有这么好的前程，"布瓦索对妻子说，"光当个商业法庭副庭长算不了什么，我着实还可以做一番大事业呢。如果我当初不是认定花一千路易让我年轻的妻子见识见识巴黎，对我在波尔多过的生活有好处，我怎么也料不到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以后在波尔多我是出版自由和选举改革的拥护者，在巴黎，我也还是要说几句这样的话；不过，凡是重要场合，我都要一丝不苟地照宫廷里最得宠的一位大臣的吩咐行事；人家也就是这么当上了总税务官，贵族院议员，甚至众议员。要是我当上了众议员，我那个无案可办的小律师就可以给我写世界上最精采的演说词了。您非常漂亮，纯真的性格在您的容貌里反映出来，又给您增添了几分出自天然的风韵，那在巴黎，在银行家太太家里就更罕见了；这句傲慢的话是咱们的费代教我的。总之，您的空前成功是指日可待的；您需要的只是决

心。嗯，我谦卑地恳求您下定这个决心；这是我，您的丈夫，在恳求您稍稍卖弄一点风情。比方说，我已经请了两位总税务官在下星期五来吃晚饭，他们在自己家里大概比在您这儿吃得还好些；但是您要回答他们对您所说的话，好让谈话能够继续下去，要是他们想跟您讲故事，您要做出听得挺有味儿的神气，还有，别忘了跟他们谈谈我在离波尔多十法里远的多尔多涅河景色迷人的河岸上开辟的那座美丽的英国花园，我买那片地仅仅是因为它有二十来棵高大的树木。您还可以添上一句，如果能顺便说到的话，就说这个花园完全是仿照从前蒲柏①在特维肯汉姆开辟的花园设计的。然后，如果您把下面的话也告诉他们，我就太感恩不尽了，您就说因为花园的迷人景色使您留连忘返，所以您已经让我在那儿建造一座别墅，不过您又坚持这座别墅不能造得象座城堡，因为您最讨厌一切谋求表面效果的东西。跟这两位总税务官搞好私交对我很重要。这两位先生将是在巨大的财产跟财政大臣之间建立联系的很自然的枢纽，而通过那位大臣，我们又可以结识其他大臣。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哦，这可是费代给我出的主意，我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您要装得对我的意愿和我的所有重要决定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您把这权力控制在手里，随时可以使用。我表面上完全把这些新朋友当作知己；他们都是财运亨通的富翁，我不靠花言巧语去奉承他们。您一定也感觉得到，在这个到处有人饶舌的地方，他们已经受够了阿谀奉承，早已觉得发腻了；我的讨好他们，是让他们在稳稳当当有钱可赚的投机买卖里实实在在地加入一股；可是我小心提防着。很可能这些先生们会有些过分地想敲我一记，在这种情况下，我要用

---

① 蒲柏(1688—1744)：英国启蒙运动时期诗人，死于特维肯汉姆。

一个可爱的女人的意愿或者任性来对付他们，这个女人的机敏过人是他们每星期五来吃饭时亲眼目睹的；用这个办法，我就可以保证我的钱，同时又不让他们有什么把柄来疑心我对他们的利益有半点不尽心的地方。”

从上面这番话，我们看出，费代并不止于让自己的耳朵习惯于忍受副庭长可怕的嗓音，而且还使自己的谈话去迎合布瓦索极度的虚荣心，指点他一些发财的诀窍。如果说费代并不是富人，那他至少是装得对财运亨通的幸运儿无比尊敬似的。所以，布瓦索确信自己是受到费代的尊敬的，因为他已经把费代引为新朋友，跟他在那些阔佬和总税务官等人中间物色到的朋友一般对待。他装作不经意地（我们可以想象既蠢且贪的布瓦索先生装出不经意的样子会有何等效果）让费代瞅见各式各样的文件，这些文件证明布瓦索先生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一笔没有抵押过的房产，价值少说也有三百万法郎，他妻子的嫁妆达九十五万法郎，分别投入波尔多的几家工厂作为股金；另外，布瓦索夫人还有两个相当有钱而没有子女的叔叔。

费代殷勤地对这些私人琐事发表意见，这些意见，除了对情人以外，对任何人都是很乏味的。依靠他的这点殷勤以及别的因素，他对瓦朗蒂娜的态度居然没有引起布瓦索先生丝毫怀疑；可是费代在他朋友德朗格尔那方面却没有取得同样的成功。这个外乡佬当然也有他可笑之处。比方说，他做起事来总想显得迅速麻利，而且象天才似的目光深远；他很得意地向朋友吹嘘他不雇伙计，让人家瞅见他把所有帐目都记在扑克牌上。可是，尽管他有这样那样装腔作势的地方，他看人看事还是有眼光的。六年来几乎连续不断地住在巴黎，使他睁开了眼睛，所以，瓦朗蒂娜的丈夫邀来的客人们给她带来的厌倦，怎样当费代一进客厅

就烟消云散；一道亲昵的带着克制的快乐的目光，怎样每时每刻投向费代所到之处，象是在询问年轻画家她对每件事应该抱什么态度；所有这一切，德朗格尔差不多都看在眼里。一个很自然的结果是，费代发现他朋友的态度有点冷冰冰的。

一天，大家一起去看坐落在圣格拉西安的一幢可爱的宅第，这宅第离安葬着卡蒂纳① 遗骨的小教堂很近；穿过花园的时候，费代发现此刻只有他和布瓦索夫人两个人在一起。

“德朗格尔起了疑心；”他笑盈盈地对她说，这笑容流露出他心头荡漾着的激情，“当然是毫无根据的猜疑，他以为我们在相爱。在我们走上这条小路，其他人往湖边走去的当口，德朗格尔有意走了开去：我敢打赌，他是想听听我们说些什么；不过我的眼力很好。等会儿假使我掏出表来不作声，那就是说我已经瞧见我们的朋友躲在那片浓密的树林后面，要想偷听我俩单独在一起时会说些什么。所以，美丽的瓦朗蒂娜，”费代继续说，“咱俩的谈话特别应该表明，我并没有爱上您。”

我们可以想象这句话是用怎样的神气说出来的。我们已经说过，在第二次画像时，费代曾经一片至诚地吐露心曲，从那以后，“爱”这个字眼再没有在费代和瓦朗蒂娜的谈话中出现过；然而，费代几乎天天看见她，这个时刻是她在一天中所有其它时间里巴望或者回忆的目标。瓦朗蒂娜在圣格拉西安的花园里听到费代说出头一句话，脸就顿时涨得绯红。一会儿，她手一松，费代为她从一棵金合欢上掰下来的一根小树枝掉到了地上；费代弯下身去，象是要把它拾起来；他直起身来的时候，掏出表来：他已经清楚地瞥见德朗格尔藏身在金合欢树丛背后。

① 卡蒂纳（1637—1712）：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元帅，以仁爱著称。

“您为什么不可以把您在波尔多府上那间面朝花园的客厅，也照咱们刚才见到的那间可爱的客厅一样布置起来呢？这简直可以说是极其完美的风格，我有把握，他们会让咱们把这客厅的平面图画下来的。布瓦索先生不是请了个建筑师在设计坐落在多尔多涅河畔那座出色的花园附近的别墅吗？可以让他来画这个平面图……”

在他这么很审慎地侃侃而谈的时候，瓦朗蒂娜的神情真值得画下来；她想要做出愉快的样子；随后她又感到内疚，自己居然在欺骗哥哥，欺骗这样一个把世间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她身上的哥哥，这不是罪过吗？这么说，她平时对费代的态度一定是有罪的，既然她不得不有所防范，演这么一出戏，来向哥哥隐瞒她的这种态度，而那却是一个可以为她献出生命，甚至还可以献出他的财产让她享用的哥哥。另一方面，这种奇特的防范措施使瓦朗蒂娜有了一个想法，觉得天天跟费代相处在一起的这种关系也许为时不久了。“总之，”她想，“费代让我做的这件事，也许并不象它看上去的那么简单，我从我激动的情绪可以判断出这一点；我听从了他或许是做错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向我的神甫忏悔时该怎么说呢？”

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这场一个巴黎女人只会觉得很有趣的谈话的过程中，却有两三种悲剧性的忧虑在争夺着年轻外省女人的心灵。她很聪明，不致说出会有损自己名誉的话来；但是她的声音激动得变了样，以致没法如费代所期望的那么成功地经受住这场考验。她说的话完全无懈可击，但是她说这些话时的声音是那么发颤而激动！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前后还不到五分钟工夫，费代就掏出手帕，随即让它掉在地上。瓦朗蒂娜喊道：

“他们到湖上划船去了，咱们也去划船吧！”

费代和瓦朗蒂娜来到船码头，一条船也找不到；那些小船已经划到广阔的湖面上，再也看不见了，一幢房子的墙挡住了花园里的人的视线，遮住了他俩。费代看了看瓦朗蒂娜，想责备她刚才没把自己的角色演好；她眼泪汪汪地望着他；他忽然产生了一种欲望，想对她说一件决不该说出来的事，一句决不该说出口的话；他默默地凝视着她；可是正当他经过内心苦苦挣扎，终于决定什么也不对她说的那一霎间，他全然是不假思索的，而且几乎是下意识的，在她的颈窝上吻了一下。

瓦朗蒂娜差点儿晕了过去；接着，她两臂猛然朝前伸出，两手摊开，脸扭过去，她的整个神情显得极其不愉快，甚至恐惧。

“要是德朗格尔突然来了，我就说您刚才差点儿掉进湖里。”

费代上前两步，跨进湖里，白色长裤一直浸湿到膝头。一见这奇特的举动，瓦朗蒂娜的注意力从发生在这个插曲之前那个离奇的举动上稍稍转移开了一点，而且非常幸运，当德朗格尔气喘吁吁地赶到的时候，从她脸上所能看到的只是通常的心慌意乱的神色；德朗格尔嚷道：

“我也要划船！”

第五章

这件不寻常的事使我们的主人公心里深感不安；德朗格尔的怀疑并没有丝毫减轻，他这种人一旦脑子里有了什么想法，是不会轻易忘掉或者搁在一边，不弄个水落石出的。这种怀疑使年轻画家非常不安而且想得很多，他不得不对自己承认，倘若要他跟瓦朗蒂娜分手，把她当作萍水相逢的陌路人似的完全忘掉，那是决非两三天内可以办到的。德朗格尔可能就此对他关上布

瓦索府的大门；这个念头使他浑身发颤；随后他又对自己居然会如此激动感到恼火。他骨子里很怕德朗格尔；这种惧怕使他感到羞愧；他仿佛是出于本能地寻求布瓦索的友谊。有个最会炫耀自己财富的总税务官先前在维罗弗莱①租下一所漂亮的乡间别墅，现在期满退租了，费代大声地对布瓦索说：

"把这别墅租下来；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在这儿您想要算个人物，有些人是非结交不可的，而这些人的马都跑惯了到维罗弗莱去的路。您要在那儿请客吃饭，马也好，人也好，都会上您府上去，就象他们以前上您所接替的那位总税务官布尔杜瓦府上去一样。"

布瓦索不吱一声，为的是不露半点感激之色，以免显得欠了费代的情；他就这么不动声色地依计而行。请客吃饭的次数颇为可观。一天，在餐桌前就座的当口，布瓦索好不得意地估算了一下，虽说这天晚上到维罗弗莱赴宴的客人才十一位，可他们的财产累计有二千六百万，在这些客人中间，有一位贵族院议员、一位总税务官和两位众议员。对费代这个出主意者有好处的是，他的财产在累计数里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在零这个数量级里他是唯一的一个人。有位跟他不同，在累计数里加进了一百五十万的客人，在那天早上刚买下一座漂亮的图书馆，里面的书全都是切口烫金的。这位比台尔可不是买了东西闷声不响的人；从早上起，他一直忙于把刚买进的书的主要作家的名字尽量熟记在心；他开列了一张名单，开头两个名字是狄德罗②和

---

① 维罗弗莱：靠近凡尔赛的一个城镇。

②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家，《百科全书》主编。曾被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待为上宾。

德·霍尔巴赫男爵①——这个名字他读作德·奥尔巴什。

"要念德·霍尔巴赫!"贵族院议员嚷道,神情之傲慢活象是发现了一门新科学。

大家带着不屑的口吻谈着这个有个野蛮人名字的文人,这时德朗格尔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这个德·霍尔巴赫是一个商人的儿子,有好几百万家产。这句话,对这个富翁聚会来说似乎颇为发人深思,大家又继续谈了一会儿狄德罗和德·霍尔巴赫。这个话题快要告一段落的时候,布瓦索夫人壮起胆子,提高嗓门腼腆地问道,狄德罗和德·霍尔巴赫是不是跟卡尔图什和芒德兰②一起给绞死的。这顿时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笑过一阵以后,从礼节上说应该适可而止了,但是这个想法实在太妙了,狄德罗,叶卡特琳娜二世女皇陛下的座上客,居然作为卡尔图什的同案犯上了绞刑架;饭桌上下不由得又爆发出一阵狂笑。

"嗯,先生们,"布瓦索夫人接着说,她象个傻瓜似的不知所以地跟着大家笑;"嗯,先生们,这是因为我在修道院里长大成人,修道院里从来没有人跟我们清楚地解释过芒德兰、卡尔图什、狄德罗和别的那些恶棍到底是什么人;我还以为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她鼓足勇气说完以后,就朝费代望着,他顿时被这道不谨慎的目光看得心里发凉;随后他就自管自地去做他的美梦了。他

① 霍尔巴赫(1723—1789):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卢梭的小说《新爱洛绮丝》中的无神论者伏尔马,相传即霍尔巴赫的写照。原为德国贵族,后定居巴黎。他的名字 Holbach 应按德文发音读作"霍尔巴赫",但这个比台尔按照法文发音习惯读作"奥尔巴什"了。

② 卡尔图什(1693—1721)和芒德兰(1725—1755):都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强盗。

整天就靠着这种白日梦来忘怀自己对虚度十载未能找到真正事业的感伤。

瓦朗蒂娜天真的回答，打消了方才的哄堂大笑中过于强烈的叫人难堪的意味；每个人的嘴角都掠过一丝微笑，代替了方才的大笑；随后，给家里人的遭罪弄得很不自在的德朗格尔出来为妹妹打圆场了，他说了几则滑稽发噱的趣闻，让在座的人都听得大声叫好。可是刚花大价钱买进一图书馆金边精装书的客人开始谈起文学来了；他特别对一部达利邦版本的精美绝伦的卢梭①著作推崇备至。

“字印得很大吗？”家产四百万的众议员大声问道，“我这辈子看书看得太多，眼睛开始不行了；倘使这部卢梭是大字本的，我派人去取来再重读一遍他的《风俗论》：就我所知这是最好的历史著作。”

我们看到，可敬的众议员先生有点把一七九三年灾难的两个罪魁祸首伏尔泰②和卢梭给搞混了。德朗格尔哈哈大笑，引得所有的客人都立即仿效。他有点故意地扯开他那南方人的粗嗓门，意在让人忘掉刚才因他妹妹的无知而引起的哄笑。果然，客人中间凡是觉着拿得准《风俗论》是伏尔泰而不是卢梭写的，全对这个众议员毫不留情，尽兴地取笑这个有钱的毛料商，这个声称看书看坏了眼睛的可怜虫。

饭刚吃完，费代就觉得还是抽身走开为妥：他怕再遇上那道目光。客人们穿过一扇花园边门，在皇家森林里散步时，一直对

---

①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他的思想积极地影响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②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他主张开明君主制，《风俗论》是他的一部历史著作。

刚才那场哄笑耿耿于怀的德朗格尔瞅空子特别对妹妹说了这么几句话：

“你丈夫肯定很爱你，待你很好，可是他毕竟是个男人，他要能找个理由，使自己不必觉着老欠着你那一百八十万法郎的情，心底里是不会怎么不高兴的；这笔嫁妆是你当初给他带过来，让他当上商业法庭副庭长的。他那么意味深长地耸耸肩膀，还不就是做样子给那些先生看，表示你是个傻瓜，而那些先生恰恰因为他们自己也许在半年前才听说过狄德罗和德·霍尔巴赫男爵的名字，所以把你的无知唠叨个没完；现在你得赶快把好心的嬷嬷们那些善意的骗人鬼话忘掉，她们是对你的聪明感到害怕，想用那些鬼话来麻痹你的头脑。得，你不用泄气；我到你们修道院去过两次，德·阿谢院长嬷嬷对我说，你的聪明使她们感到害怕，这是她的原话。”

德朗格尔末了补上这么一句，是因为他看到妹妹马上就要泪如雨下了。

“以后你每星期到巴黎去上两次历史课，”他接着说，“这事除了布瓦索先生以外，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我去给你找个女教师，让她给你讲讲这一百年来所有发生过的事件；这些事件都是社交场上决不可以不知道的；大家在那儿会经常不断地提到这些发生还不太久远的事。为了摆脱修道院的那股子傻气，你每晚临睡前必须读上一两页伏尔泰或是狄德罗的书信，这两个人可没象卡尔图什或者芒德兰那样上过绞刑架。”

德朗格尔哈哈大笑，撇下妹妹自顾自走了。

瓦朗蒂娜整个晚上都陷在沉思之中；在庄严肃穆的**·····**修道院里，她读的是《每日新闻》上赞扬的那些修身养性的书，思想已经被这些书很细心地弄得相当贫乏，在这些书上拿破仑是

叫做德·布奥拿巴特①先生的。我们还要补充的一点，也许有人会觉得简直难以置信：德·布奥拿巴特侯爵先生没有在他一生中的某个时期做过路易十八手下的将军，对于这一点她始终不怎么相信。

幸运的是，有一个修女怜悯年轻的瓦朗蒂娜，因而喜爱她；这个修女出身贫寒，而又不愿靠虚伪来赎补这一不幸，因此其他的修女都瞧她不起。

她看到，修道院里整日价对她的家产丰厚议论纷纷，照修女们的说法，这笔家产要高达六百万，所以她们更加处心积虑地去使她变得愚钝。要是一个这么有钱的姑娘能够抛弃世俗的生活，将她那几百万财产奉献出来修建修道院，那在教会该是多么辉煌的成绩啊！那个热尔拉是个穷修女，而且是个磨坊主的女儿，这在修道院里是人人皆知的，她每星期一叫瓦朗蒂娜抄写一章方济各·撒肋爵②的《虔诚生活导引》；第二天，年轻姑娘把这一章解释给穷修女听，就仿佛这嬷嬷对这本书里的内容一无所知似的。每星期四，瓦朗蒂娜抄写一章《效法基督》③；第二天同样也要解释。从艰辛的生活里领悟到这些警句的真谛的修女，在年轻姑娘解释时，从不允许有任何一句含糊的句子，任何一个没有把这个学生的思想和感情解释清楚的字眼。要是让院长嬷嬷瞧见修女和她的学生这种做法，她们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正统的修道院里，最犯禁的就是个人之间的友情：个人之间的友

① 布奥拿巴特：拿破仑的姓"波拿巴"的意大利读音。意大利的过激君主党人在拿破仑称帝后，仍直呼其名，含有污辱之意。

② 方济各·撒肋爵（1567—1622），天主教日内瓦主教。一六一〇年与约翰纳·尚特创立圣母往见女修会。

③ 《效法基督》：中世纪基督教宗教修养读物，后世天主教会视为神学经典著作。原书为拉丁文，共四卷。

情会给心灵带来某种力量。

甚至还在那阵仿佛经德朗格尔先生点明而愈益显得残酷无情的哄笑之前，瓦朗蒂娜就听见客人们若无其事地谈论着修道院里视之为洪水猛兽的事情或想法，她对自己说，为了在上流社会里恪守自己的信念，她应该给自己定下一条戒规，对在那儿听见别人谈的有些事情绝对不去想它。

有人或许会觉得，我们把眼下这个年代的可笑之处写得太过分了一点，若干年以后，说不定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可是事实就是如此：德朗格尔找不到一位历史女教师，肯按照任何一本未经《每日新闻》首肯的书来教这门学科。

“如果人家晓得我们用的不是圣心修道院采用的教科书，”这些女教师回答他说，“我们马上就会一个学生也没有，而且我们的道德观念也会遭到非难。”

最后德朗格尔总算找到了一位年迈的爱尔兰教士，尊敬的叶基神父，他答应给布瓦索夫人讲解自从一七〇〇年以来欧洲发生的事件。

布瓦索先生在那天晚上有两三回影影绰绰地提到狄德罗和德·霍尔巴赫落得与卡尔图什和芒德兰同样下场的奇想所引起的那场哄笑，这倒并非出于恶意，而全然是他性格的粗俗所致。这位布瓦索因为怕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对这个错误更加害怕了。事实上，他知道这两个稀奇古怪的名字还不到两年：狄德罗和德·霍尔巴赫；还有一点也增加了他的恐惧感，就在他妻子的历史知识在晚宴上碰到一块如此悲惨的礁石的时候，他还以为《风俗论》是罗兰① 写的呢。难道我们还用说，为什么晚宴的第二天

① 罗兰（1661—1741），法国作家，著有《教育文论》、《古代史》等书。

他就去巴黎订了六百本切口烫金的书，而且坚持要把一本精美的伏尔泰随车带回维罗弗莱？每本书的装订费就是二十法郎。《风俗论》的第一卷立即就此跻身于书房里的那些商业信件中间，书页永远翻在第一百五十页上。

丈夫的责备使瓦朗蒂娜思想上起了一场革命。每晚吹熄蜡烛之前，她读的伏尔泰的书信不是一两页，而是整整两三百页。说实话，有好些地方她是理解不了的。她向费代诉苦，他给她带来了《礼仪词典》和德·让莉夫人整理的《当若回忆录》①。温柔的瓦朗蒂娜变得对文笔枯燥的德·让莉夫人的著作充满热情；它们的缺点却正中了她的意。她所需要的不是动之以情，而是晓之以理。

布瓦索粗俗的好兴致，他的厨师出色的手艺和精心选购的时鲜蔬菜，还有他妻子动人的美貌，使大家习惯了从交易所一出来就上维罗弗莱去吃饭。这座引得阔佬们纷至沓来的别墅，它对他们的神秘而强烈的诱惑力，就在于自尊心在那儿绝无受挫之虞。布瓦索，尤其是德朗格尔，可以称得上是精通于从价格便宜的某地买进一件什么东西，再马上运到价格较高的某地去卖出这一门艺术的高手。可是，除了这门赚钱的伟大艺术之外，布瓦索的无知是无以复加的，他绝对不可能使任何人的自尊心受到损伤。

至于瓦朗蒂娜，她在大庭广众中绝口不提每天在书上看来的那些可爱的事情，她怕它们会遭到这些她已经开始了解他们

---

① 当若（1638—1720）：常出入法国宫廷的近臣。曾将亲身见闻写成回忆录《路易十四宫廷日记》。德·让莉夫人（1746—1830）是法国女作家，曾任德·夏特勒公爵夫人的宫廷女官，写过不少教育论著。当若的回忆录经她整理后，至一八五四——一八六〇年才完整地出版。

有多么粗鄙的人的嘲笑。从前对《虔诚生活导引》和《效法基督》的深入学习起了这样的效果，她可以津津有味地读懂《克莱芙公主》①、马里伏的《马里阿纳的一生》② 以及《新爱洛绮丝》③ 的一些章节。所有这些小说堂而皇之地摆在每天从巴黎运到维罗弗莱来的那些切口烫金的书籍中间。

生活在阔佬中间，瓦朗蒂娜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以其各项评价的公正而值得称道："我们每天花掉八十到一百法郎在剧场租一个包厢，为的是享受一种常常搀杂着沉闷无聊的乐趣，时间也就是那么一两个钟头；如果说我读我丈夫的那些精彩的书籍，感到的快乐有时候竟会那么令人陶醉，这应该感谢谁呢？应该感谢这位好心的热尔拉嬷嬷。是她，非但没有一步一步地使我的头脑变得愚钝，反而让我在修道院里学习了那本卓越的《效法基督》和方济各·撒肋爵的那本可爱的《虔诚生活导引》。"有了这个想法的第二天，瓦朗蒂娜向哥哥要了一百个拿破仑，趁丈夫派一个伙计到波尔多送信之便，让那伙计到修道院的接待室去见一下那位善良的热尔拉嬷嬷，请她收下这点心意，这可以让她在修道院里受人敬重些。

瓦朗蒂娜开智增益的这一个月，对她来说是美妙可爱的，这是她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个月。她毫不畏怯地和费代谈起她怀着一个象她这样年龄的女人无比美妙的心情第一次读到《克莱芙公主》、《新爱洛绮丝》和《《查第格》④的时候涌上心头的种种思绪；所有的讽刺挖苦都使她感到害怕，凡是描写柔情的段落，都使她感动得如醉如痴。我们可以想见费代的心理状态，他现在负起了向一颗纯朴的心灵解释形形色色的事情的使命。他经常不断地险些儿流露真情，他依靠巨大的毅力才能控制住自己不去向她说他爱她。他每天都欣悦地夸赞瓦朗蒂娜惊人的聪颖。

读者也许还记得，在《新爱洛绮丝》接近末尾的地方，圣普乐来到巴黎，向他的女友讲述了这个大城市给他的印象。瓦朗蒂娜对巴黎的看法是与他迥然不同的；她能从直接观察到的很少几件事实中引伸出结论来，费代对她思维的准确大为赞赏；甚至她的错误，都自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比如说，她怎么也想象不出，布洛涅森林绿荫下来来往往的那些漂亮的敞篷马车，上面坐的竟然大多是些烦闷无聊的女人。对瓦朗蒂娜来说，除非有费代骑马隔着几步的距离伴随在她的马车旁边，她几乎从来不去布洛涅森林。

她无法懂得，对生长在巴黎，马厩里养着马匹的那些人来说，烦闷无聊几乎是唯一的动力。

"一般老百姓认为非常幸福的这些人，"费代接着说，"他们自以为跟旁人有同样的激情：爱情，憎恨，友谊，等等；然而，真能使他们那颗心感到激动的，其实只有由虚荣心所产生的那些快乐。在巴黎，激情只有在公寓顶高的几层上才有，我敢打赌，"费代接着往下说，"您住的圣奥诺雷区这条可爱的街道上，在四层楼以下您是找不到那种温柔、热烈、愿为别人作出牺牲的感情的。"

"喔！您对我们太不公正了！"瓦朗蒂娜喊道，她绝对不能接

---

① 《克莱芙公主》：法国小说家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的代表作，被认为是法国第一部心理小说名著。

② 马里伏（1688—1763），法国剧作家、小说家。《马里阿纳的一生》是他最有名的小说。

③ 《新爱洛绮丝》：卢梭的书信体小说，写一对青年的恋爱悲剧。

④ 《查第格》：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主人公查第格是古代巴比伦居民，品性高尚，一心向善，然而每做一件好事，总会导致一场灾难。后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被人民拥戴为国王。

受这样令人伤心的事实。

有时候费代会突然打住话头；他暗自责备自己把人生的真相去告诉一个如此年轻的女人：这不是让她的幸福去冒险吗？另一方面，他又觉得问心无愧：他对她说过的话，没有一句是出于那样一种打算，想使他原本很可能由于爱情而对她产生的计划容易实行些的。事实上，他并没有计划；他不想放弃终生跟一位年轻可爱，也许还爱他的女人保持最真挚的亲密友情的乐趣。可是他怕自己会陷入爱情而不能自拔，而且有一点很肯定，一旦他确认自己热恋着瓦朗蒂娜，他马上就离开巴黎。为了描写他的心理状态，我们可以照实说，正是离开巴黎后那种日子的烦闷无聊，使得他留在巴黎，并且使得他不愿严肃地去思考他的行为可能引起的结果。“那样一来我只不过是过早地再也不能跟她见面。德朗格尔会对我关心瓦朗蒂娜的态度说上一句粗话，再叫人对我关上别墅的大门，而这个修道院寄宿生一旦不再见到我，也就不会再想到我，等到我们分手六星期以后，她对费代的记忆就跟她对巴黎其他的熟人一个样儿了。”

不过，我们的主人公是难得这样深刻地分析自己的处境的；他一向服膺于一句格言的真理：不要去爱轻率的女人，更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她的任性上。可是他绝对不愿意去想一下，这条真理有个非常自然的推论：倘使你不想落到对一个有品性的男人来说如此危险的境地，就应该趁早动身。

费代用尽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办法，来避免一个如此可怕的结论。于是，他们两人单独相处的时间稍微长一些以后，他就竭力去考虑这么一个问题：“我提醒瓦朗蒂娜要她纠正修道院留给她的所有那些错误想法，真是为了她的幸福吗？我这不是在让她变成小老太婆吗？”费代在少年时期干过不少荒唐事，所以

现在的性格按他的年龄看上去要审慎些，他很快就决定，以后只有在他认为瓦朗蒂娜会由于某些错误的观念而犯下令人不快的过错的时候，他才提醒她要她纠正那些观念。可是，常有这样的情况，真碰上要这么做的时候，他却没有时间或机会对他的年轻女友解释清楚她该怎么做才合适。当着那些跟德朗格尔先生和布瓦索先生一样榆木脑瓜的外省客人的面，根本无法清楚而诚恳地作出许多必要的解释；一句稍许太诚恳了些的话，就会叫他们愤慨不已。有这班人在场，只能说些正儿八经的话，那是他们的耳朵听惯了的。

费代在这么进退两难，要想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随时随地把事情的真相讲给瓦朗蒂娜听的时候，作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去问她本人。看来，这个决定对于象我们的主人公这样爱得很强烈的男子来说，是最中意不过的，可是应该承认其中有些稚气的成分：瓦朗蒂娜是打修道院出来的，脑子里装备着五六条处世准则，全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而且她以一种勇敢精神到处应用这些准则，在费代眼里显得又有趣又可爱，因为这种修士式的偏执的勇敢精神完全是跟瓦朗蒂娜公正而温柔的性格相左的。

"您总是吩咐我把生活中那些可悲的真情都告诉您，要是我继续这么做，就会把您亲切和蔼的风度中最光彩照人的地方给抹去了，"费代有一天对她说；"如果您贸然引用了一句很不得体的格言，而在您已经从大家的脸上看出它的反映以后，不是马上用您那迷人的笑容，用您那殷勤的态度来否定那句格言，那么，您在象您这样年龄的所有女人中间超群绝伦、与众不同的形象顷刻间就会不复存在。"

"嗯，如果我会在您眼里显得不怎么可爱的话，您就别把真情告诉我吧；我宁愿在人家面前说些蠢话，让人家去笑话我。"

费代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捏住她的手吻个遍；他连忙开口说话，来岔开一种非常危险的感情。

"每回您跟那些久住巴黎的人谈话，"费代以一种规劝的口吻大声说，"我从对方脸上看到的总是虚荣心，总是不停地在留意旁人；而您用来保护自己的又是什么呢？我从您身上只看到一片至诚和好意，既真挚又热忱。您赤手空拳，没有半点披挂地站在那些城府很深的家伙面前，他们若不是已经认准自己披挂好了铁甲，虚荣心不致受到伤害，是决不会下到角斗场上来的。要不是您这么漂亮，要不是，请原谅，布瓦索先生的宴席那么无可挑剔，人家马上就会拿您当笑柄的。"

这样的生活表面上是很美妙的，而且对费代说来也确实能变得很美妙，如果他正象他有时要让自己相信的那样，对瓦朗蒂娜只不过怀有一种献献殷勤的兴趣；但是他对德朗格尔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惧怕，甚而至于，他的心愈是充满温情，愈是欢愉地享受这种甜蜜的，没有一丝风浪的，洋溢着最温柔的友情的甘美的生活，就愈是感到深深的震悚，因为他想到，只消一个粗野的家伙，一个认为把什么事都不留情面地捅破才算满足自尊心的家伙的一句话，就能叫这座可爱的幸福大厦整个儿倾覆下来。"应当把布瓦索拉过来，"他暗自说，"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使他感到我对他有用；我说话率直，举止文雅，这些肯定不会合这个粗人的意，他这个人，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钱。所以，唯有让他捞到实利，他才能原谅我的巴黎派头对他那种粗鲁的咋乎劲儿的冒犯。昨天那位里尔的众议员来跟咱们一块儿散步的时候，我还见过这种咋乎劲儿；他只要看到有个人不是一边走近一边高声嚷嚷，或者不是拍拍他的肩膀来表示亲热，就会在心里说：'这个花花公子肯定瞧不起我。'"

在对布瓦索进行深入的研究时，费代相信看到了，有五六个大商人新近被任命为贵族院议员，这件事让布瓦索这一阵子一直没睡好觉，而且使权势的野心取代了对金钱的贪婪。从开帽店的新任命的贵族院议员家回来，布瓦索整个晚上一声不吭；第二天他吩咐府里的仆役每天下午四点起得穿长统丝袜，还要费代给他找三个新仆人。

第 六 章

这笔开销，如果说布瓦索在到巴黎一个月以后会觉得花得冤枉，那么它在费代看来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费代已经观望、犹豫了半个多月。给一个拥有百万家财的外省佬出主意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可是另一方面，费代从德朗格尔脸上看出来的那个性命交关的念头，却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为了使自己的劝说不致叫对方生厌，费代拿定主意用一种粗鲁的口吻来对布瓦索讲话。

暴发户是不肯放过任何能让自己的虚荣心过一下瘾的机会的，所以有一天，布瓦索让费代去欣赏刚从巴黎给他运来的八十册切口烫金的新书。

"错啦，"费代对他说，目光非常可怕，"错啦，错尽错绝啦！您把钱花在买这些书上，简直是存心毁掉我想让您得到的地位。"

"您这是什么意思？"布瓦索恼怒地打断他说。

"我的意思是您在毁掉我想让您具有的性格！一个象您这样的人，有了您这样一份财产，本来是可以在上流社会里常常被人提到的，可您却不愿意。您把能让您通往这座大厦顶端的梯子给踹倒在地上了。老天爷！您真糊涂啊！"

“可是我并不认为我有这么糊涂，”布瓦索克制住忿怒答道。

说着，他把右手插进装满拿破仑的背心口袋，这是他遇上麻烦事时让自己定定心的习惯动作；他抓起一把拿破仑，握在手心里使劲摇着，然后让它们落回到口袋里；接着又猛地抓起一把：这真是十十足足地操纵金钱啊。

“首先，您买书！可是，一本书就是一件致命的利器，一柄双面的剑，千万得小心，这些您知道吗？”

“谁不知道有坏书？”布瓦索用最尖刻的轻蔑口气嚷道。

这是他用来表示这么直截了当的劝说伤害了他的虚荣心的方式。

“不，您是不会知道这些可恶的书里都有些什么的，”费代口气很凶地往下说，火气愈来愈大；“这根本不可能。不是打十岁起就爱啃书本的人，是永远不会知道这些书都有些什么的。可是，您只要对这些书的内容弄错一丁点儿，就会让人当作笑柄，就此甩也甩不掉。单单忘了个日期，就会引得哄堂大笑。”

听到这儿，布瓦索变得专心起来，从背心口袋里抽出握满拿破仑的手，不再插进去；这在他是全神贯注到了心神不宁的程度的信号。

“我知道，您丰富的想象力喜欢奇迹；好吧，我用一个奇想来给您描写您面临的危险。假定有个魔法师，您给他十张一千法郎的钞票，他就让您通晓伏尔泰和卢梭的作品的全部内容，甚至让您通晓您那些浪费得出格儿买进的书的全部内容；我说，这笔买卖您可千万不能做；这是让您上当的交易。您要想在巴黎这个社会里出人头地，想做大生意，需要谁的照顾？需要那些阔佬、大财主和总税务官的照顾。倘若您想走得更远，当上个贵族院议员，那就得靠政府的照顾。”

这会儿，布瓦索听得加倍地专心；他满脸沮丧的神气，嘴活象白斑狗鱼，也就是说，嘴角往下搭拉着，一副亏本生意人的模样。听到“政府”这两个字，他担心费代已经猜到了他那刚萌发的野心。

“嗯，被您的精美宴席吸引到维罗弗莱来的阔佬，见了您摆着炫耀的这些该死的书，生怕您对这些书比他知道得多，就会有戒心。说到政府嘛，任何一个有识见或是自诩为有识见的人，随便碰上一个厚颜无耻的饶舌家伙把他给抓住，都能让他变成反对党，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所以有识见的人是不合政府心意的。单为您的尊严考虑，您就该把这些书送进书店去；您的家里不应该有一本书；否则您就会落下笑柄。如果您家里摆着书，您就得敬重读书人的那种才智，而且一定要装出什么都读过的样子；别人说一句有所影射的话，您就不得不装出心领神会的脸色；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吗？如果您公开地蔑视书本，那您在这方面就立于不败之地了。碰上哪个楞小子来跟您谈卢梭、伏尔泰的雅各宾主义著作，您只消用跟您的身份相称的居高临下的口气回答说：‘我么，早上赚钱，晚上就去寻欢作乐。’寻欢作乐是很实在的东西。这就是巴黎和波尔多大不相同的地方。在巴黎，所有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人物都聚集在林荫大道。不过，当林荫大道两旁的人看到傍晚六点钟在巴黎咖啡馆前面停下一辆华美的马车，车上的人下了车就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跟前，旁边摆着用冰块镇着的香槟酒，你叫他们怎么能不肃然起敬呢？我对您说的只是最普通的办法，这么做了您就能赢得人们的尊敬，政府决定在一批贵族院新议员里加进两三个批发商时，审阅的名单上也就能有您的名字。我知道象您这样身份的人，上布洛涅森林去的敞篷马车要每年换一辆。如果您上尚蒂伊看赛马，要骑一匹让人叫

得出名字的骏马，还得把一百路易押在一匹几乎无人问津的马身上。您去让巴黎最有名望的学者试试看，叫他去做这些事情以及好些别的事情，他准做不了。比如说，您在二月里摆出一桌最时鲜的菜肴请客；您突然想到宴席上要有豌豆才好；您就送一张五百法郎的钞票到菜场上。既然人人都看见您宴席上的豌豆，一个象您这样的人在这雅各宾党的时代里很自然地就会引起嫉妒，但豌豆是嫉妒否认不了的。而随便哪个不喜欢一位学者，不喜欢一位科学院院士的人，都可以一针见血地说：'我看过他的书，无聊得很。'您看，在巴黎，自从有了那么多报纸以后，您一大早就得瞧瞧那上面都写些什么，结果您看到对什么事情都有不同说法。我就不信最恨您的敌人敢否认您那盘值到一百埃居的豌豆。您有一个很难得的有利条件：整个巴黎还没有五百个人能跟您竞争；您可以在每次宴席上多花五百法郎，一千法郎，一千五百法郎，添些个时鲜菜肴；而您却去买书，还把钱花在昂贵的装订费上，为的是让大家瞧见您喜欢看书，可您又对这些书一无所知，一个小律师就能把您比下去，要是您还不服气，就得卷进一场必输无疑的辩论，他俨然是个大人物，而您却是个毛孩子！然而，如果您崇拜物质享受，您在全巴黎至多只有五百个竞争者，谁都瞅见您享受着这些人人想望、没人能否认的乐趣。当您花两千法郎请十二个客人吃饭时，那些存有妒心、怀着恶意的人又能说什么呢？'那个大名鼎鼎的布瓦索先生，波尔多最大的批发商，排场那么大，准长不了，他要破产的……'等等，等等。可是有妒心也好，有恶意也好，谁都没法否认您那两千法郎的宴席。您买了卢梭和伏尔泰的书；这还不够，您又大大咧咧地把其中一本摊开放在书桌上；只要有人进来，他就会对您说：'您在看的这一页全是胡说八道，'或者呢，如果您认为写得很糟，他却偏偏口

口声声对您说写得棒极了。如果您不愿意跟他辩论，人家就会觉得您读了书却什么也没读懂，或者更糟，以为您是有意把书放在桌上摆摆样子，是个根本不读书的人。假使又进来了两三个人，我了解您，您是个逞强好胜的人，不会愿意显得在一个年金也许不到一千埃居的书呆子面前认输。自然您的头脑敏捷是他不能相比的，可是您摊在书桌上的卢梭的这段话，他也许看过二十遍；这个书呆子判断力极差，记忆力却挺好；他在报纸上读到过十篇关于让-雅克①这部著作的评论文章，全都记在脑子里了。在您不得不回答他的一千句话当中，您会把一句话跟另一句话搞混了，或者，比如说把伏尔泰的一本反对宗教的小册子当作是卢梭写的了。您的对手就会回敬您一句很刻薄的调侃您的话；这句刻薄话从此就跟随着您的名字走了；那个书呆子和他那伙朋友会逢人便说，您呢就象一棵让人拦腰折断的树，别想再直起身来；每次人家提到您的名字，客厅的哪个角落里总会有个傻小子高声嚷嚷：'啊！就是那个把卢梭当作伏尔泰的批发商呀，他还以为《有四十埃居的人》是《新爱洛绮丝》的作者写的哩。'"

费代描绘的这个栩栩如生的场面，使布瓦索害怕极了，他下意识地冲向摊开在书桌上的那本伏尔泰，随手将它扔到老远的那张扶手椅上。

"这个耍贫嘴的可怜家伙，对您那顿价值二千法郎请十二个客人的宴席又能说什么坏话呢？您的朋友会高声地说：'他这么说是出于嫉妒；这可怜的家伙除了凑在锁眼上瞄瞄，难道见过这样的宴席吗？'政府正受着一帮子律师的抨击；您去买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就跟这帮耍嘴皮子、使坏心眼的家伙穿连裆裤了；

① 卢梭全名是让-雅克·卢梭。

而您挑明物质享受的旗号，就是跟阔人们抱成一团，支持他们的利益；他们是对此深信不疑的，政府也会信任您：花两千法郎请客的人是害怕下等人的。”

费代说完这番话，就看看表，一溜烟地走了；他装出忘了件事的样子。他这一走，布瓦索的虚荣心就安然无恙了；这个大商贾不用再分散注意力去寻找一些很勉强的理由来反驳费代的论据；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推敲年轻画家的这番话是否真有道理。

费代把他反对读书、主张物质享受的宏论原原本本地讲给了瓦朗蒂娜听。

“如果布瓦索先生照我说的那样大摆宴席，”他接着说，“他大概得花掉五十张一千法郎的钞票；不过呢，不出六个月工夫他就会在歌剧院和林荫大道出名，虚荣心会弄得他乐不可支，等到德朗格尔跑来对他说：‘您没看见费代成了瓦朗蒂娜的情人吗？’他就会对德朗格尔嗤之以鼻。”

两个情人之间就是用这种口气说话的。我们的主人公已经让布瓦索夫人习惯了这种语言。确实，费代从来不说：“喔，我发疯似地爱您，您改变了我的生活，难道您对这样强烈的爱情永远无动于衷吗？……”这样的话他一句也没说过；然而，他只是不说这样的话而已，他对她谈的全是爱情的话题，瓦朗蒂娜也每次都跟他定好约会的时间，这就是说把她从维罗弗莱到布洛涅森林去的时间极其准确地告诉他。在费代不去维罗弗莱的日子，我们的两位年轻朋友就在那儿见面。马车夫和站立在车厢后面的听差，都是费代给布瓦索找的。费代认准这几个仆人不会嚼舌头以后，就借口蹓马，渐渐地做出规矩，等到布瓦索夫人来了以后就一直陪她到纳依桥①，但从不在布洛涅森林里出现在她身旁。他

对瓦朗蒂娜无话不谈，但从不说起该防范的事情，那会把她纯真的心灵给吓着的。

有好些天，布瓦索闭口不提“书”这个字。最后，因为他还没把费代的忠告前前后后想得很清楚，他重又提起了这个话头。不错，他那说话的口气，完完全全好象是他布瓦索在说服费代，要他相信一个想跻身上流社会的人不该让人看见家里放着书。费代看到事情这样急转直下，不由得大喜过望，他使出全部灵巧劲儿，尽量回避几天前跟布瓦索长谈中的有些话头，以免显得他是想追究把装潢精美的书籍换成价格昂贵的珍馐这个极妙主意是谁先想到的。

布瓦索想在妻子眼里享有这场重大变革的全部功劳。

“到您这儿来吃饭的客人，晚上回到巴黎以后谁也不会说：‘这个布瓦索有一套伏尔泰，装潢之美可以跟最富有的英国人的图书馆媲美。’可他们在时鲜货刚上市的季节很可能会说：‘咱们今天在布瓦索家吃到的豌豆，粒儿已经很饱满，味道好极了。’”

换了在几个月以前，当布瓦索先生震耳欲聋的大嗓门吵得费代神经受不了的那会儿，有谁能对费代说会有这么一天呢？他在上午十一点就去恭候德·居西②先生起身，为的是蒙这位大师接见一刻钟，商定布瓦索三天以后要举行的宴席的菜单。我们还得承认一桩更叫人难堪的事实：费代好几次清晨六点就起身，在双轮轻便马车里带着一个经验丰富的厨师直奔菜市场，让那厨师在他的指导下采办将在维罗弗莱的宴席上令人叫绝的珍馐佳肴的备料。

---

① 纳依桥：位于巴黎市区西部。从繁华的市区经纳依桥后，即到布洛涅森林。

② 原注：德·居西，著名美食家。

有好几个月的工夫，费代创造着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奇迹。布瓦索对大办宴席的荒唐花费在所不惜，然而他们的成功却姗姗来迟。当他在席间介绍一道昂贵的菜肴时，他脸红得象鸡冠，由于满足了虚荣心而得意非凡，而这种得意是那么令人嫌恶，以致在座的客人仿佛有约在先似的，谁也不开口夸奖一句这道佳肴，尽管这道美味的菜在别的筵席上是会让人赞不绝口的。

这位布瓦索，您已经知道，他头脑简单，风度欠佳，此外又由于早年教养不足，举止粗鲁，令人难堪；他在席间对仆人大发脾气；他用低沉的嗓音报出请客人尝鲜的菜肴的价钱；他在上每道菜时总要给自己添一次。最后还有，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嚼得很重，嘴里发出的响声连桌子那端的客人都听得到。一个新近才冒出来的富商这些小小的缺点，对阔佬们粗俗的虚荣心来说正所谓投其所好，他们只管大嚼大啖，对这些常常被看作大师杰作的盛宴不置一词。

维罗弗莱富商的这些粗俗的来客，在晚上聊天的时候从来不谈他们在宴席上吃到的菜——那些佳肴都按事先精心排定的顺序端上，以刺激他们早已引起的食欲，大家光是对东道主身上那股外省佬的傻模样说个刺刺不休。

费代对布瓦索挥金如土而声名并未大振感到失望，只得求助于一着险招：他把那种成天上别人家里吃饭而出了名的老饕领了几个进歌剧院包厢，随后又把他们请到维罗弗莱赴宴；这几位先生的品德跟他们美食家的品味水平相比，是顿时显得黯然失色的。

这批先生刚来吃了第二顿饭，布瓦索就立时名噪巴黎；这种惊人的效果，正好叫人想起歌剧院里某些靠舞台布景所产生的效果。布瓦索时来运转，成功在望；他惊异，欣喜，心荡神迷，不能

自己，对费代就说了好些近乎表示友情的话。结果，我们可怜的主人公备受关注，可以指望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不用怕德朗格尔说坏话了。凑巧，德朗格尔也正为一笔蔗糖生意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由于费代无论如何不肯收受那幅布瓦索夫人画像的酬金，连后来给德朗格尔和布瓦索画的两幅也不肯收，德朗格尔当初坚持要让费代在这笔赚钱的蔗糖生意中入一份股，数量跟他留给妹夫布瓦索的那份相同，费代欣喜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在那些从今以后形成布瓦索夫人的社交圈子的阔佬们眼里，他应该好歹也是个有钱人，而不单单是个画家，这在他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的故事光顾着展开美食学方面的情节，忘了及时讲述布瓦索是怎样跟他冒冒失失买来的那些书一刀两段的，要不是有我们主人公明智的忠告，那些书一定会把布瓦索先生引上歧途。

在一次盛宴上，别墅主人的坏习性，他介绍价格昂贵的菜肴时那种可怕的极端外露的虚荣心，把宴席原应给主人带来的莫大荣耀全给弄吹了，上餐后点心时，布瓦索先生对贴身男仆说了句什么，又稍过一会儿，就提高嗓子对宾客们说：

“我不要那些书了；它们碍手碍脚的，我刚吩咐把几百本徒然装帧精美的书全搬到前厅去。谁愿意要这些书？先生们，我敦请你们往自己的马车上装。这些书我买了三个月了，见鬼，我还没看满三页呢；它们非常非常象咱们议会里那些自由党人的演讲，他们想把咱们不知不觉地带回到一七九三年甜蜜的日子里去。天主保佑，别让我卷进这些流浪汉和雅各宾党人的论调里去！可是昨天上交易所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不想让马赶得精疲力尽，一点钟就离开维罗弗莱的时候，我禁不住听一个鬼装订

商饶舌了半天；这个装订商给我送来的是德·弗洛里昂①先生的作品，这位德·弗洛里昂先生是德·庞蒂耶弗尔公爵②先生的首席侍从，虽说跟伏尔泰是同时代的，但想必不会是雅各宾党人；可是，说实话，他的书我连一行也没看过；我向各位推荐他，也仅仅是因为每一卷光装订封面就花了我十六法郎。结果呢，为了这套该死的书，等我赶到交易所已经是两点缺一刻，我想跟他谈话的人全找不到了。对于象我这样讨厌雅各宾党人，从来不读书的人来说，这些书只是一堆废物。我一本也不想留在家里，今晚上我就把各位带不走的书全都送到我们尊敬的本堂神甫那儿，让他去卖了赈济穷人。”

这番话还没说完，客人们就从桌边立起身来，往前厅里的那堆书涌去：装帧确实太漂亮了，所以一本也没剩下来；不过费代第二天得知，没有一个人拿到的书是配得成套的：大家拼命乱抢，结果每人往自己车上装的都是顺手抓到的那几摞。

这一出戏，全然是布瓦索本人想出来的，这为他在费代心目中争得了不少面子。“想当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非分之想，还真的让他的脑袋瓜子开了窍哩，”费代暗自思忖，“它为什么不能让他的谈吐举止也变得稍为象样些呢？”

机遇帮了费代的忙，这正证明了在逆境中应该奋发。德朗格尔过去常叫妹夫布瓦索来巴黎，把他介绍给朋友们，也让他分担了好些相当重要的业务，但有个彼此心照不宣的条件，就是布瓦

① 德·弗洛里昂(1755—1794)：法国作家、寓言诗人。伏尔泰的侄孙。出身于贵族家庭，年轻时当过宫廷侍从。雅各宾专政时曾被捕入狱。最著名的作品是一百余篇寓言诗。

② 德·庞蒂耶弗尔公爵(1725—1793)：布列塔尼总督之子，法兰西海军元帅。以资助文学艺术事业闻名。

索始终居于二线。忽然间，维罗弗莱的筵席上发出的光辉使郎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前，布瓦索叫德朗格尔打心眼里钦佩的是他在市场上以似乎无利可图的市价买进货色后转手抛出盈利的本领。布瓦索还有另一种天才：他由于一门心思钻进去，能从一些表面上看来很不利的投机生意中赚到钱。

可是，德朗格尔向来认为，在客厅里他无可比拟地占着妹夫上风，这位妹夫可以说是一个集粗俗于一身的典型。最可惜的是，什么事情上都城府很深的布瓦索，在虚荣心稍得满足之后，却再也按捺不住那种极其可笑的得意之色。但德朗格尔认定，这个成为他的竞争对手的亲密的老弟先天不足，成不了气候。他起初根本没有为维罗弗莱的盛宴感到丝毫不安；一道价钱稍为贵了点儿的时鲜菜，布瓦索介绍的时候就要脸涨得通红，兴奋得声音发颤，真没比这更丢人现眼的了。可是，当费代决定把上流社会的那些食客请到维罗弗莱绝顶出色的筵席上来，当这些筵席骤然间大放异彩的时候，德朗格尔的自尊心被刺伤了，他好几次在席间跟邻座的客人一起讥讪布瓦索让菜时的怪模样，费代这下子好不高兴，提醒布瓦索注意他亲爱的大舅子的这种叛逆行为。有一次，这对积忿一触即发的郎舅，几乎在饭桌上当场吵起来。先是德朗格尔以一种开玩笑的口气宣称，有道主菜一点也不好吃。布瓦索一听就上火了，出来为这道菜辩护，而且在友情密切的借口下，说了好些离题很远的尖刻话。有个来客是舌战双方的同乡，刚来巴黎没几天，他用整个餐厅都听得见的声音天真地说：

“德朗格尔老兄是在妒忌他亲爱的妹夫大摆宴席。”

这句天真的话不早不晚，说得正是时候，引得举座哄然大笑。

"好呀，真见鬼！我妒忌！"德朗格尔喊道，他气得浑身发抖，差不多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不象布瓦索这样有一个家，也没有一个给我出谋划策的好朋友；但是我请诸位赏光下星期二在'康卡尔之岩'饭店吃晚饭，我要让诸位吃一顿别有风味的筵席。"

筵席摆在客人们面前了，显然比不上维罗弗莱的盛宴。要开出一桌确实精美的筵席，即使在巴黎也决非小事一桩；光肯花钱还不够，就是在最好的饭店也难免会有失手。比如说，德朗格尔请客这天上到第二道菜时，整个宴会厅里就弥漫着一股很难闻的油炸气味，布瓦索夫人几经强忍，但还是受不住，只得告退离席去透一会儿空气。客人们目送她退席，其中大多数人虽说是在小餐馆闻惯五花八门的气味的，这时却也声称油炸味儿实在让人受不了，筵席临结束时的情景就如败军溃逃，狼狈不堪。德朗格尔气得发疯；布瓦索拿定主意，装出一副很同情他的不幸的样子。

趁客人起身离席的时候，布瓦索向社交界的这些朋友宣布，他在维罗弗莱的寒舍年久失修，恐有坍倒在赏脸光临的宾客头上之虞；于是，因修缮之故，下星期四的晚宴延期；不过，再下个星期四六时正，仍恭候各位大驾光临。

布瓦索利用这几天工夫叫人修起了另一间宴客的餐厅。他很成功地没有走漏一点风声，所以当席间正要上水果，而布瓦索大声宣布下面的消息的时候，客人们都吃惊极了：

"先生们，请到隔壁的餐厅去；它跟这一间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请各位仍按原位就座；我所以要造这间餐厅，先生们，是为了让各位不至于让烤肉的气味熏得受不了。"

这句话好比一把匕首插进德朗格尔胸间。这个餐厅的修建

使郎舅间的矛盾愈加激化，以至于费代在心里想，要是德朗格尔对布瓦索说："你知道费代样样事情这么起劲是为了什么吗？他是在对你老婆献殷勤，"布瓦索是不会相信的，他会认为这是在挑拨他和一位帮他在巴黎取得成功的好朋友的关系。

第七章

一天，维罗弗莱大宴宾客。宴席将散的时候，一个才第二次来布瓦索的别墅，对别墅里的人不很熟悉的客人谈起从巴黎带来的消息：

"今天早上有场决斗：一个常在歌剧院露面的年轻人给杀死了；真是个挺俊的小伙子，可就是整天愁眉苦脸，仿佛早就预卜了自己命运似的。他叫费代。"

说这话的来客的邻座使劲抓住他的胳膊，凑过身去低声对他说了几句话。布瓦索和德朗格尔都没听见这个消息；可是布瓦索夫人却一字不漏地听清楚了；她觉得自己仿佛要死了；她扶住桌子，不让自己倒下去，随即朝四下瞥了一眼，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她的举动。"这儿有三十来个客人！"她想，"我不知会做出什么蠢事来！明天大家会怎么说哟？"对自己会做出的蠢事预感到的恐惧使她生出了勇气，她掏出手帕捂在脸上，对丈夫示意她在流鼻血，这在她是常有的事。布瓦索先生说了一两句话，解释女主人告退的原因；谁也没有在意她的退席。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再也忍不住，尽情地哭了起来。"假使我坐下，"她想，"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这个别墅这么小，这些人又这么粗俗！他们吃好饭说不定还会上这儿来……啊！我今晚就得到巴黎去，明天回波尔多；只有这样做才能挽救我的名声。"

可怜的女人泪如雨下；可是她已经精疲力尽，再也站不住了；她撑住家具，花了半个多钟头好不容易才挪到卧室边上的一间暖房里。她扶着柑桔栽培箱，走到暖房尽头；这几棵柑桔树已在去年冬天冻死，但还放在那儿没搬掉。她藏在一种高达六尺、茎秆上百的美洲灯心草后面。这时，她才第一次敢于说出声来："他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她想靠在美洲灯心草的栽培箱上；可是她已经没有力气支持下去，一下子就四肢摊开地倒在地上。她这个姿势，正好使她躲过了几分钟以后因为不放心而前来寻找她的丈夫。

她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想不起刚才听到的消息；看到自己躺在尘埃里，感到非常惊讶。随后，她猛然记起那残酷的事实；她想象着丈夫会赶来询问她，再过一会儿，五六个跟她交往最密切的客人也会随着赶来。"怎么办，怎么办哟？"可怜的女人泪流满面地喊道，"现在人人都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了，怎样才能自圆其说地解释我现在这副模样呢？十分钟以后，我就不仅是个不幸的女人，而且还是个声名狼藉的女人了。这世上有谁会相信我和他之间就只有单纯的友谊呢？不过我自己，在一个星期以前，还是相信我对费代只有友谊的。"

听到自己说出的这个名字，她哭得更伤心了；她费劲而急促地抽噎着，几乎完全喘不过气来。"哎！别人会怎么说又管我什么事呢？我的不幸已经是到了极顶了。我抱怨我这可怜的丈夫；他没法激起我那种神奇的幸福感，那种只要瞧见费代进来，就从头到脚传遍我全身的通电般的感觉，可是这难道是他的错吗？"

瓦朗蒂娜挣扎着坐起来，头靠在一只大花盆上，就这样在满地尘埃中待了半个多小时；她双眼紧闭，差不多处于昏迷状态。泪珠不时沿着脸颊缓缓地淌下来；她断断续续地说着这几个字：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最后，她对自己说:“我首要的责任是保全丈夫的名誉;我得吩咐备车,在不让任何人看见的情况下回巴黎去……在那儿吃饭的客人中间只要有一个人瞧见我现在这副模样,我可怜的丈夫就要名誉扫地了。”

瓦朗蒂娜不胜惊恐地想到了这个念头;但她已经完全没有力气去唤车夫;而她又决不愿意让车夫以外的第二个人看到她。这个车夫已经上了年纪，是租赁包车给她丈夫的那个车行老板荐来的。“我让人给他点钱,甚至只要让人跟那老板讲一声，就可以永远不再见到他了,”她对自己说,“如果他明天不再来，那么他也许就不会知道这桩可怕的事情;可我要是让府里的哪个仆人给瞧见,从此就身败名裂了。”

这个想法激励瓦朗蒂娜作了最后的努力;她在一个柑桔栽培箱的角上倚住身子，终于站了起来。然后，她费尽全身的力气,回到卧房拿起一条披巾兜在头上,仿佛怕冷似的。“我得对马车夫说我在打寒战,发高烧，因为不想惊动丈夫，所以要马上回巴黎。”

为了避免穿过屋子里面去上马车,瓦朗蒂娜重又踅回暖房,打开一扇朝花园的落地长窗;但在开百叶窗时她已经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呆呆地立在长窗的门槛上，不能动弹;这时她听见就在近处有轻轻的,似乎很小心的脚步声。她害怕极了，双手捂住脸退到暖房里;而沿着墙壁走过来的那个人已经到了长窗跟前。他看见长窗开着,居然就闯进来了。瓦朗蒂娜把掩在脸上的两只手稍稍挪开一些，气忿地想看看这个冒失的家伙究竟是谁——竟然是费代。

“哦,我唯一的朋友!”她喊道，一头扑进他的怀里,“原来您没有死!”

（写到这里，这部小说说不定是该停笔了。）

费代受到这样的迎接，又惊又喜，把平日告诫过自己那么多次的那种谨慎忘得干干净净；他吻遍了这张可爱的脸蛋儿。渐渐地，他注意到了瓦朗蒂娜处于极度激动的状态；她的脸上满是泪水。而费代，这个至今始终很理智的男子，此刻也完全无法自制了；他用自己的嘴唇去吮干这些泪水。我们应该承认，瓦朗蒂娜的态度确实也叫他无从恢复理智；她听任他抚爱，用痉挛的动作把他紧紧抱在自己的胸前；还有一点叫我们颇难启齿的是，有两三回她还回吻他。

“这么说你是爱我的？”费代以断断续续的声音喊道。

“我多么爱你啊！”瓦朗蒂娜回答说。

这种奇特的对话持续了好几分钟，瓦朗蒂娜才猛然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她倏地一下子往后退了几步，脸上露出一种又惊异又害怕的表情。

“喔！费代先生，应该永远忘掉刚才发生的事。”

“永远忘掉，我向您发誓；永远不会有一句会使您想起这一无比幸福的时刻的话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既然我不可能让自己去作如此痛苦的尝试，难道我还用向您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决不说起您的名字吗？”

“我看见您就羞愧得无地自容；请您行行好，让我单独待一会儿。”

费代做出非常恭敬的样子走开了。

“可是您一定以为我疯了！”瓦朗蒂娜又走到落地长窗跟前，喊道。

费代也走上几步，离瓦朗蒂娜很近很近。

“刚才有人说您死了，”她说；“说您在决斗中被杀死了，当我们在一个真正的朋友遽然离开的时刻，您知道，内心的极度纷乱总是难免的……这不是我们的责任……责备我们是不公平的。”

瓦朗蒂娜设法为自己辩解；她竭力让自己使用的是一种差不多一本正经的语气，跟片刻之前费代有幸听到和领受到的那种温柔而忘情的声调真有天壤之别。

“您这是想让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变得黯淡无光，”他握住她的手说。

她没有力量继续装假了。

“嗯，请您走吧，我的朋友，”她回答，并没有把手抽回来，“让我自己从内心巨大的骚乱和疯狂中恢复平静吧。永远别再跟我提起这件事；您走吧，我的感情并没有改变。再见吧，我不愿意对您装出虚假的一套；可是看在老天爷份上，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吧。有人对我说过您死了；请您别让我将来后悔，当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您的时候曾经发疯似地哀悼过您。”

费代装出最恭敬的样子表示从命。瓦朗蒂娜对他的恭敬很感激；因为从花园里二十个地方都能瞧见他俩。然而，从心坎里说，她并不为此高兴；在她眼里，这种恭敬多少由于带有虚伪的成分而给玷污了，要是费代平时对她的态度中也带有虚伪的成分，她该怎么办呢？

确实，费代的恭然从命是装出来的。他知道得很清楚，一个女人刚做了可能影响自己名誉的事情，他最应该做的是安抚她的虚荣心，用最夸张的恭敬表示去填补女人心灵中爱受人奉承的欲壑，这样来使她忘却自己方才干出的天大的傻事。

可是，把费代和瓦朗蒂娜维系在一起的那种奇异的感情，它的最甜美、最奇特的效果之一，或许可以这么说，是把两颗由爱

情结合在一起的心灵所感受到的幸福，始终保持在同等的程度上。

费代看得很清楚，瓦朗蒂娜见他恭恭敬敬地告退的那会儿，眼里流露过一丝失望的神色。"这种失望，"他在心里想，"会把她引向怀疑，而这种怀疑到了明天也许会干脆被她认为就是谨慎。她会对我否认当她听说我死了的时候，她曾经向我承认过她热烈地爱我。那时我再要打消她的谨慎是极其困难的；我非但不能享受到她刚才充满激情的表白使我冀望的非凡幸福，反而不得不去耍种种手腕。"这些想法在他脑海中飞快地闪过。"我得让她感到心里并没把握，"他对自己说，"一个人对幸福所能带来的麻烦，只有在确信幸福存在的时候才看得到它。"

费代走近瓦朗蒂娜，神情看上去坚定而冷峻，跟刚才那种忘情的激动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他握住她的手；她带着犹豫、惊诧的神情注视着他。他用一种超然的、冷静的语气对她说：

"我是个恋人，但我首先是个正直的人；我不敢对您说我热烈地爱您，是因为我怕有一天这会成为一句假话；而且，更主要的是，我不愿意欺骗一个对我怀有极其真挚感情的女友。或许我是错了；也许直到今天以前，是命运之神不愿让我遇见有如您瓦朗蒂娜这样的心灵；可是不管怎么说，直到此刻以前，在我眼里，那些女人都是生性变化无常、轻浮浅薄的，所以我只有在一个女人完全属于我的时候，才会放任自己热烈地去爱她。"

费代以极其诚恳的严肃语气说完这些话以后，就充满温情地跟瓦朗蒂娜告别。她寂然不动地站在那儿，凝神沉思着。她已经不再想到为了方才扑进费代怀里那疯狂的一刹那而苦苦地责备自己了。

费代回到布瓦索和他的朋友们中间，有人来和他握手，他也

和人家握手，这个决斗身亡的插曲就这么结束了。

“我早就知道，”布瓦索对他说，“您不会这么容易就让人杀死的。”

德朗格尔对他的态度就比较冷淡。费代告诉大家，原来是这么回事，有个小丑硬说费代取笑了他，指着他骂，他只得跟那家伙用剑进行一场小小的决斗；小丑胸口挨了一剑，不再疯疯癫癫了，伤口上呢，人家给他敷了条水蛭。这个细节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那些阔佬不再用喝多了美酒的醉眼不客气地盯着费代的一举一动了。稍过一会儿，他就可以要求见布瓦索夫人了；但是她的丈夫已经允许她回巴黎，她已经动身很久了。

第二天，费代态度极其沉着镇静地来探问，得知布瓦索夫人偶感微恙的消息；他在她的客厅里见到她，贴身女仆和两个女裁缝守在她身边；她们都在忙于做窗帘。布瓦索夫人不时立起身来量布、裁布；她的目光象她的举动一样冷淡。这两个人昨晚互相拥抱着，流着泪承认彼此相爱，而此刻他们的举止却简直会让一个涉世未深的旁观者万分惊讶。瓦朗蒂娜对自己发过誓不再单独跟费代见面。而在另一方面，费代昨晚对她说的话，就是他只有在确信自己被一个女人真正爱着的时候才会忘情地爱她，看来也差不多是确实的了。

虽说他才二十五岁，但对女人的热情表示已经全然不相信了；最温柔的爱情的最动人的表白也只能使他这么想：“她这是要叫我相信她热烈地爱我。”他对自己的内心感到害怕，他还记得自己当年对妻子种种奇怪的痴情，而且他确实不知道那是为了什么。留在他记忆中的只是一个性情活泼、崇拜巴黎时装的姑娘的倩影。除此以外，他对自己当初堕入爱河的那段时期里体会过的感情就没有任何清晰具体的记忆了。他只记得自己表现

出来的那些奇怪的痴情，但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为了什么缘故那样做的。

所以，爱情使他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恐惧感，倘若当初他预料到会爱上瓦朗蒂娜，他一定会离开巴黎去旅行。他所以听任自己天天去见她，首先是因为她那惊人的美貌；她的脸上有一些线条是他画家的眼睛百看不厌的；比如说，两片嘴唇的轮廓，虽然略微显得厚了些，但能够表达出最炽烈的热情，它和鼻子纤秀完美的轮廓，以及眼睛里那种纯洁崇高的表情形成奇特的对比，她的目光是那么神采照人，就仿佛是天堂里圣女的目光，超然于一切世俗的激情之上。

其次，费代之所以天天来到瓦朗蒂娜身旁，是因为她对他是一种慰藉。在她身旁，他不再去想到绘画带给他的忧伤；自从领略到严肃的艺术趣味以后，他有时觉得自己对细密肖像画毫无天才。他感到应该结束这一切了；明知自己做得很蹩脚，却还要去做，他对这种生活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厌恶。在他的心底里，有南方人富于感情的诚实秉性，那是会使一个真正的巴黎人感到很可笑的。在为布瓦索夫人画像的前一年，费代的画室给他赚进了一万八千法郎。尽管他公开跟一个女演员同居，但在人们眼里他仍是一个很有风度的年轻人。人们知道得很清楚，罗萨兰德没有为他花过一个子儿；可是，靠了这个罗萨兰德的处世经验，公众并不认为她对费代的好处仅仅是在这一点上。人们经常见到他动情地悼念已经死去七年的妻子，这使大家觉得他是个很老实的人；这个富于感情的老实人的名声，一直传到了出身名门、马厩里养着骏马的阔女人的耳朵里。

而且，人们发现他的出身是高贵的。尽管他的父亲，一个有点傻里傻气的人，投身于商界，可是他的祖父却是纽伦堡地道的

贵族。再说，费代有种种跟出身相称的感情。他由于职业的缘故，从来不谈论政治；可是人们都知道，不用说得，他除《法兰西日报》外不看别的报纸，而且年轻的细密肖像画家在他的书房里有全套的《历代教皇文集》，那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刚刊印不久的新版本。

费代有这么好的名声，可以去指望得到法兰西研究院的第一批空缺了；娶不娶一个还非常漂亮，而且能给他带来八万多利弗尔年金的女人，也完全取决于他了。对于她，他唯一引以为憾的就是她那与日俱增的热情。纯粹是出于偶然，费代发现了一件使他很不愉快的事情：在最近一次画展期间，罗萨兰德花了将近四千法郎在报纸的那些评论文章上，来确保他的细密画获得成功。总之，在费代对自己承认毫无才气以后，他的名气却愈来愈响：再没比这更容易解释的事情了。他向来对妇女的画像特别下功夫，而自从他放弃了苦心孤诣地捕捉自然的色彩的努力以后，就以一种厚颜无耻的态度去把他的女主顾尽量画得漂亮些，这种厚颜无耻的态度，在他竭尽全力再现大自然真正的色调的那会儿，是不曾有过的。

为了证明费代实际上不过是个巴黎人所说的傻瓜蛋，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有了我们连篇累牍说了半天的这些有利条件，他竟然还需要慰藉。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他认为，明知自己画得很糟糕，还要继续画下去，这就是不诚实；尽管对糟糕这两个字还是有许多话可说的：在巴黎靠画细密肖像画为生的人中间，有四分之三就才气而言远在费代之上。他一向把自己的一切想法都原原本本地告诉罗萨兰德，但对看了米贝尔夫人的画以后这一绝顶要紧的发现却讳莫如深，这就更加深了他那可笑的彷徨不安。

我们要完全勾画出费代的处境和他的性格，只要再添上一笔：他天天去布瓦索夫人家的这一习惯，使他生活中的其它一切感情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在认识她以前，他有时会对自己说："我还能有那份傻劲儿去恋爱吗？"这些日子里，他常常总是克制自己，不去瓦朗蒂娜家，可是到了往常见到她的时间，他又觉得难熬极了；有几次他抵挡不住这种诱惑；他奔到她那儿，违背了对自己许下的诺言，但心里充满了欢乐。最近一次，他实在很怕自己会堕入情网，就骑上马往外走，到了该见到瓦朗蒂娜的时间，他已经到了塞纳河边上的特里埃尔，离巴黎有十法里路了。

维罗弗莱的那一幕，使一切都改变了；所见到的布瓦索夫人那种狂乱的激情，他没法怀疑她是装出来的：很明显，她是以为他死了。

当天夜里，费代发狂地堕入了爱河。"如果我再干些当年我的第一次爱情让我干出的那些荒唐事，"费代心想，"等我清醒过来，我会陷入狼狈的境地……可是，这一回受损失的不是我的财产；爱情光凭它自己就能叫我不幸；我会使得瓦朗蒂娜的笃信宗教的虔诚心重新苏醒，她最后会不让我再见到她。而我又是知道自己的弱点的；当我充满激情去追求的时候，我会变成一个傻子。她虔诚，甚至迷信；我决无勇气去对她施加暴力，去冒使她不悦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克制自己的那一点力量；而要使我恢复一个男子汉应有的勇气，除了把主宰心灵的激情从心底连根拔掉，没有别的办法。"

这些想法使他感到害怕，他决定对瓦朗蒂娜采取最果断的做法。"在一颗如此诚挚而年轻的心灵里，"他心想，"她对我披露过的这种炽热的感情是不会几天工夫就熄灭的，我更不必担心一旦我让她的心受了痛苦，这种感情就会烟消云散。幸好，在暖

房里如此出格的那一幕中，虽说我心里充满着爱，但我没有表露出一点热烈的爱情。一个可爱的女人，正当含苞初放的年华，娇嫩的脸颊沾满泪水，扑进我的怀里问我爱不爱她！有哪个年轻人，处于我的地位能不用吻来回答她呢？尽管如此，过了一会儿我就恢复了理智，对她说了这句挺出色的话：'我只有在一个女人完全属于我的时候，才会放任自己热烈地去爱她。'问题仅仅在于坚持这一点。倘使我冒冒失失地让自己也去握住她的手，把这可爱的小手放到唇上亲吻，我就一切全完了，我不得不服下最苦的药：比如说，离开巴黎。"

费代这么第一次去拜访瓦朗蒂娜的时候，需要不断地想着这些可怕的推理；而这时，瓦朗蒂娜由女裁缝陪着，看上去一心忙于量剪做窗帘的布料。他觉得她在照料这些家务活时非常可爱。她象个美丽的法国女人，对家庭主妇的职责感到无穷的乐趣。然而，此刻随便她做什么事，难道他会觉得她不是可爱之极，难道他会不找到新的理由去热烈地爱她吗？

"沉默是爱的表示，"费代暗自想道；于是，从跨进布瓦索夫人所在的餐厅起，他就开口说话，而且说个没完；他尽说些跟爱情，跟温柔的感情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话头。最初，这些让人感到奇怪的滔滔不绝的话，却使瓦朗蒂娜感到很高兴；在她火热的想象中曾经不胜恐怖地出现过这样的画面：费代想把暖房里的谈话接着谈下去。因此她才唤女裁缝陪在身边。没过多久，瓦朗蒂娜就放下心来了；但很快地又觉得放下的心里空落落的；看到费代脑子里所想的跟她以为他应该想的竟然相差如此之远，她不由得深深地叹了口气。他的兴高采烈，尤其使她不舒服；她以一种天真而温柔的惊诧表情注视着他，这种表情真是美得无以复加。费代情愿以生命作为代价，只要能投入她的怀抱，让她知道

他是爱她的。这诱惑实在太强烈了，他只得求助于那个很俗套的解救办法；他匆匆地看了一下表，推说有个谈公事的约会已经误了点，就告辞出来。说实话，下楼的时候，由于情绪过于激动，他不得不在中途停下，“我总有一天会克制不住的，一定会这样，”他心想，一面使尽全身的力量扶住栏杆，不让自己跌下去。因为她那担心来势太猛的爱情而感到惊诧的，或者可以说黯然神伤的目光，对我们的主人公来说，也许比昨天晚上充满激情的爱抚更叫他销魂。

到了去布洛涅森林散步的时间，费代骑马前去。但是刚进树林，他就闯在一辆马车的辕马中间去了，再过去些，差点儿又把一个哲学家给踩扁，这位哲学家为了在人前露露脸，挑了这么个地方来沉思玄想，边走边捧着本书。

“我这样骑马太心不在焉了，”费代想，重又让马碎步小跑，并且强迫自己把眼睛盯住前方。

第 八 章

这天晚上，费代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感情有多么狂热。他在歌剧院的休息室里碰到德朗格尔跟他打招呼；他感到一阵恐惧，这个外省佬的粗嗓音向来是拨不动心弦的，此刻却震得费代的心底发响。德朗格尔对他说：

“您不去看看我妹妹？她在包厢里。”

决心动摇了。费代对自己解释说：凭这句话他是非去不可了，不到布瓦索夫人的包厢去露个脸会太令人注意。于是，他走进布瓦索夫人的包厢。幸好里面有好几个人；他默不作声，很笨拙地坐在那儿。

“既然我不说话，”他想，“我就可以一心一意享受我的快乐了。”有一个刚从图卢兹新来乍到的家伙，听人说男人身边有时也带嗅瓶，就去弄了个大瓶子，样子象个小酒瓶，里面装满了浸醋的嗅盐。他一进包厢，就拔去瓶塞，一股醋味儿飘散开来，弄得人人叫苦不迭。

“啊，您，费代先生，瞧这气味让您多难受！”瓦朗蒂娜对他说。

他还有些神思恍惚，所以只能连着回答了两声“嗯，夫人”。他一向对所有的气味都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厌恶；但是，从这个晚上以后，醋味儿对他变得神圣了，每当他闻到醋味儿，马上就会有一种愉快的感觉。

瓦朗蒂娜暗自思量：“他早上那么健谈，讲起那些所谓有趣的花边新闻来真是口若悬河，晚上怎么变哑巴了！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呢？”这回答不是含糊的，而且让这年轻女人温柔地叹了口气：“他爱我。”

这个晚上的演出，布瓦索夫人看得很有兴味；所有表示爱情的台词都直往她心窝里去！“每句话都别有意味，每个词都贴切自然”(席勒①)。

整整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费代心里爱得发狂，但始终极其审慎，绝无半点越轨的地方。一次次地见到费代，使瓦朗蒂娜对他的看法彻底改变了。她那单纯而谦逊的个性，现在跟她的行动显得很可笑地不协调了。举例来说，她刚到巴黎时，碰到人家说起那些有钱先生的太太们挥金如土的派头，会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反感；现在，她也模仿起这些阔太太种种最荒诞不经的做法

① 席勒(1759—1805)，德国伟大的诗人、剧作家。

来。以致有一天，她的丈夫跟她吵了起来，因为她在一个早晨连派四个仆人从维罗弗莱赶到巴黎去：为的是在晚饭前取回在特利尔夫人那儿定做的一条长裙。

"今天晚上我们又没有客人来吃饭！"

布瓦索先生没有把费代算在内：他是家里的熟朋友，而且，根据某些迹象，瓦朗蒂娜料想这天晚上他会来的。长裙在五点半送到了；可是费代没有来，瓦朗蒂娜差点儿发疯。对于专横地左右着这个从来不对她说他爱她的情人的举动，以及那些往往是很冷酷的念头和欲望，她是绝对猜不到的。

罗萨兰德忌妒得象个奥赛罗：有时候，她一连几天不开口，有时候，这个风度文雅、性格温柔的女人会大发脾气，举止乖戾。比如说，她收买了费代的佣人，结果费代为了避免争吵，只得辞退了他的年轻跟班，对那个贴身男仆也不得不藏藏掖掖。他把自己的马寄放在香榭丽舍大街一家马行的马厩里；尽管他这么煞费苦心，处处防范，罗萨兰德还是知道了他干的全部事情。这位可爱的舞星信教一向是很虔诚的。很少有人会想到一个女舞星身上还有这样的美德吧？自从忌妒啃啮罗萨兰德的心以后，她变得迷信了；她成天待在堂区的教堂里，捐给神父很多钱供教堂使用；她还宣布了退出剧院的打算。一些机灵的人对她许过愿，说在那以后她就可以被接纳到一个由虔诚的妇女组成的社交圈子里去，这个社交圈子里有一些身份很显贵的夫人。她寻思就这样在费代发迹之前让他跟自己结婚。这些惹得费代恼火的打算，只产生了一个效果，就是使费代萌生了离开巴黎永不回来的念头。他担心她会到维罗弗莱去大吵大闹。那样一来，本来就疑神疑鬼的德朗格尔会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他从来不跟布瓦索夫人谈到爱情，但同时又尽一切努力把

她的激情引到狂热的地步。如果说这种激情是真挚的，实在的，那么，他这种与其说是由于工于心计，不如说是由于胆怯而采取的行动计划也是真挚的，实在的。因为，如果布瓦索夫人的激情是实在的，她的名誉就可能受到影响，那样一来，布瓦索家的大门就会对费代关上。不过，他因为胆怯，怕惹布瓦索夫人生气，就想让她先开口、那样必然会有一个决定性的结果。然而，他又没有向她隐瞒任何事情的力量，所以就对她承认了德朗格尔的怀疑使他极为害怕；这样，在一个非常虔诚的二十二岁的女人和一个爱她爱得发疯的二十六岁的男人之间，就有了一段奇怪的对话。

"要是他告诉布瓦索先生，我这样为他操心，帮他实现往上爬的美梦，原因只有一个：我爱您爱得发疯，那时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回答？"

"断然否认这种有罪的热情。"

"可是，如果一个男人有点儿处世经验，有过那么点热情的话，他只要瞧着我，对我看上一眼，马上就能看出我是在恋爱。我怎么能否认一个这么明显的事实呢？"

"无论如何得否认；您不久就会看到，我们之间这种有罪的爱情不会再继续下去了。"

有一天，在维罗弗莱的盛宴上，有人说起拉雪尔小姐① 一鸣惊人的成功。

"在这位姑娘身上，我特别喜欢的是她从不把自己的热情夸张地表现出来，甚至在《西拿》里演艾弥丽这个角色的几场戏里，

① 拉雪尔(1821—1858)：法国女演员，一八三八年在法兰西喜剧院首次演出成功。此处指一八三八年六月十六日她在《西拿》一剧中扮演的角色。

简直可以说她是在念台词；这对一个只知道夸张的民族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在咱们中间，小说家，严肃作家，诗人，画家，全是靠夸大其词来招徕视听的。”

没有一个客人接他的腔；布瓦索这番话跟他平日的谈吐实在相去太远，大家都仿佛给惊呆了。

原来，费代给他的朋友找了一个文艺通信教师；他找的是个可怜的退休滑稽歌剧作者。那人每天写二十行东西寄到维罗弗莱，内容是关于头一天晚上的戏，关于工业展览会或画展，关于乌龟的死和桑巴约案件，等等等等。布瓦索先生同意每封信付十个法郎；其实其中大部分出自费代的手笔。说实在的，这些话放在百万富翁的嘴里说出来，总有点儿不协调，不过听他高谈阔论的人要听懂它还真得费点劲儿哩。有趣的是，布瓦索自从有了这个通信教师以后，就绝口不跟费代再提起这件事，却装出一副灵机一动忽发妙想的样子，厚着脸皮对费代大谈特谈费代昨晚信上写的那些意见，把他的原意弄得牛头不对马嘴。

这些意见，有时还是颇有见地的，这跟未来的贵族院议员总的格调形成一种很奇特的对照。比如说，布瓦索为了掩饰平素的优柔寡断，打从发财以后就养成一个习惯，说起话来象是一段段喷出来或者发射出来似的，中间只有很短的停顿。在巴黎的客厅里，再没有比这种以习惯为借口的装腔作势更悖谬的事了。一听到这副车把式似的嗓门，人人都会转过头去；人们只觉得这个人是在模仿喝醉酒的马车夫的声气，说一桩什么市井俚俗的轶闻。

对众人熟视无睹的粗俗如此敏感的费代，现在却在设法让这么一个家伙到商务大臣N先生的客厅里去露脸。那个被大臣任命为私人办公厅主任，肩负重任新近到职的年轻人，是M小姐的侄子；这位皇家音乐科学院的风姿绰约的女歌唱家M小姐，大

臣有时会光临她的客厅，排遣一下这个最繁忙的部里的种种烦恼。这位国务活动家已经着手擘划使两股对立的、无法调和的势力在利益分配上能各得其所；这样一来就要牵涉到部里的食糖问题，最伤脑筋的是，这位大臣对此道一窍不通。在巴黎，上哪儿去找一个有这份闲工夫的人，况且还得是在政府里担任要职的，肯花上半个月的时间来读一大叠原始文件呢？

…………

周克希 译

唐·帕尔多

在皮耶六世①即位的时候，契维塔韦基亚城里有个可怜的滑车绞盘工，他的名字叫托马索，这人足足生了十四个孩子。由于他家孩子多，所以他在城外买的粮食在进城时，不用在小城门口的入市税征收处再付税了。为了赚几个铜板，托马索就走私贩运粮食，通过城里的两座大门运进来卖给他的左邻右舍。但是这个行当不是没有危险的。不过他有唐·＊＊＊保护，入市税征收处的税务员也不会写什么违警笔录去告托马索，唐·＊＊＊是个有权有势的教皇特使，曾把那些税务员写的告托马索的违警笔录，让人扔在火里烧了。

但是在法律只保护有权势的人的那些国家里，人们非常爱记仇(不能保护自己的一个平民，要被他同等的人轻视和凌辱)，入市税征收处的那些税务员，第一次借机狠揍了一顿托马索，那次他们从这个十四个孩子的父亲身上，发现一只口袋里装着比养活他一家子一个月的口粮还多的粮食。至于他的保护人唐·＊＊＊，因为事情发生在大清早刚开城门时，所以那些税务员假装不认识他。

在挨了第二顿棍棒的痛打后，托马索不得不卧床三天，这真使他处于绝望之中，因为，尽管他每天要工作六到八个小时，也

就是说要比周围邻居那些手工业工人要多干一倍，但他还是难以养活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然而，他的妻子乞讨倒很有本事，她能巧妙地从那些施恩的教皇特使手中，拿到一些好心肠的人施舍的东西，她还能出色地教她其中的六个孩子如何去乞讨，这几个孩子会在街上行走，并能躲避来往的车辆。

两个最大的儿子：老大埃格雷基奥和老二基乌赛佩，是两个肮脏的小调皮鬼，肚子一直吃不饱，头脑也愚笨；小三子叫帕尔多，同他两个哥哥很不一样。老天赐给他一副瘦得出奇的脸相，他的母亲为了让他保持这个模样，每个月去城外附近的沟渠里找一些蚂蟥来，然后让蚂蟥吮吸帕尔多身上的血。邻居中有一个面包商的老婆看着她家可怜，送了一点面粉给她，帕尔多的母亲就把其中的一些面粉扑在帕尔多脸上，帕尔多经过这么一打扮，只要往墙脚石旁边一蹲，活脱象个快饿死的可怜孩子，这样，他有时一天就能收到八到九个铜板的施舍。

为了让他的脸色一直这样，他母亲经常用蚂蟥吮吸他身上的血，这使得帕尔多一看到肉食，就馋得要命。他有个惊人的本事，可以手脚着地爬过整条街，匍匐来到一家肉店而不被老板发现，他从摊架上待售的一条条生肉的下方，满口满口地咬着肉，他的牙齿相当锋利，能干脆利落地啃下整整一大块肉来。帕尔多不能光顾自己高兴先吞下这肉，因为他先得奖赏他的同谋，他总在手头这块肉上再咬下一小部分来扔给肉店老板的狗，就这样，那些狗都成了他的亲密朋友。

不过那些狗却因为肉被咬掉了而挨打，肉店老板看到摊头上的肉下方，有用牙齿干净利落地象冲床一样切下的痕迹，就认

---

① 皮耶六世：一七七五至一七九九年间为罗马教皇。

为是狗咬的。尽管那些狗因为他的缘故被老板揍得要命，但过不了一会儿仍然会跑来舔他的手，看到这种情景，帕尔多由衷地笑了。后来时间一长，他还能借助同狗之间的友好关系，溜进屠宰场，在那里他总能找到大小不等的一段肉。

他干这些漂亮的事情时，才只有八岁。到了九岁那年，他就逮猫，抓住后就生吞活剥，因为他知道要是想带回去煮熟吃的话，那几个比他强壮的兄弟会抢去一大半猫肉。这时候，他的父亲，这个可怜的滑车绞盘工，非常赞赏他儿子的机灵劲，就让他去城门那里搞走私偷运。帕尔多和同年龄的一些小调皮，一起在城门附近玩了一个小时，然后装作被一个小调皮追赶的样子，跑着通过了城门。入市税征收处的那些税务员没有注意到他的伎俩，就这样，他把食品带给了父亲。有时候他就利用自己瘦得出奇、苍白得少有的脸，装成一个患了肺痨的孩子，身上照例裹着一条被单，大模大样地通过城门，可是在那条肮脏的被单里面，他却藏着食品。

契维塔韦基亚是个自由港。有些船从马耳他那里运来哈瓦那的雪茄。为了贩运到罗马去卖，第一个困难就是如何把雪茄从船上卸到岸上，第二个困难是如何通过城门，那里有四五个警惕的海关职员守着。帕尔多能出色地完成这两件事。他有时一天就能为父亲赚到二十个铜板，但是他只有发挥了一年左右他那少有的才能：每当帕尔多佯作在城门附近玩耍时，他的那些小调皮鬼就会对海关人员喊叫，以引起他们的注意。

在帕尔多偷运雪茄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教皇特使唐・＊＊＊请他偷一些雪茄来悄悄地交给他。唐・＊＊＊发现了一个秘密：这孩子晚上被蚂蟥叮在腿上吸血。他感到非常惊讶，帕尔多被蚂蟥吸血已经有三年了，而他居然没有死掉，尤其使他佩服的

是，帕尔多对此事绝口不提。这后一个特点使得唐·＊＊＊对帕尔多的评价很高。

唐·＊＊＊心里想："这个小东西对有些事能够保守秘密，这种谨慎的态度，或许会使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化缘教友。"他抱着险恶的用心，教帕尔多读书学习。帕尔多显得一窍不通。但是有一天，唐·＊＊＊在这个瘦小的乞丐面前做了一道加法，帕尔多马上就要求他解释，接着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就出色地学会了各种加减法。当时，他正好在干走私的勾当，把雪茄运进通往罗马的城市，他常常从私运的雪茄中偷几根给自己留着。学会了算术的加减法，使他偷起雪茄来便利得多了，还能使他少挨许多耳光，以前，雇佣他的大商人和游客常常会这么揍他。帕尔多对算术中的乘、除法也学得相当快，可是发觉对他偷盗雪茄没有什么用处，他就感到非常失望。然而，由于减法给他带来了巨大好处，欢欣鼓舞的帕尔多开始读书学习了。

他常常帮助许多游客登上蒸汽轮船，或是从船上来到契维塔韦基亚城中。有一天，一个游客把一枚拿破仑金币掉在了地上，当他刚要去地上寻找时，帕尔多忙把一只光脚板踏在这枚金币上，然后他又想起装作饿得昏倒在地上，用嘴唇把金币含在口中，一直含到晚上。他还以为自己拿到的是一个什么大宝贝，脑子里一直在胡思乱想。但是到了晚上，他忍不住告诉了母亲，求她给自己弄件衣服穿，母亲答应了他。翌日，她把许多蚂蟥放在帕尔多腿上吸血，这下子，他在十天里实在爬不起身，只得一直躺在那张草褥上，他的五个兄弟晚上也都睡在这上面。当帕尔多身体复原时，那枚金币不见了。

他母亲常常要爬到房间上的顶层阁楼上去，她在那儿同丈夫及其五个女儿一起睡，那天，当他母亲在阁楼上时，帕尔多把

梯子的一块踏板抽掉，然后虚按在梯脚的榫眼旁。他母亲从梯子上走下来，脚腕扭别了，这真让她痛得直哭。帕尔多一瞧，不由得笑出了声，为了不被母亲看见，他逃到街上去了，那一天，他嘴里老是在咕哝："你为什么要偷我的拿破仑金币？"自从这第一次反抗后，他就用一块玻璃碎片割断母亲放在他腿上的蚂蟥。

然而，他感觉到自己苍白的脸色的价值，凭着这样的脸色，他组织了一次发挥才华的探险旅游。科尔纳多是一个离契维塔韦基亚有十二里①的小城镇，由于阿里奥斯托②的诗歌而变得著名，他在诗中谈到漂亮的乔贡时，写了这么一句：

"他本以为去罗马，
却到科尔纳多城。"

帕尔多扒上了一辆从契维塔韦基亚驶往科尔纳多的马车后背，他的两个伙伴扒上另一辆马车的后背。一到达科尔纳多，他们用三个铜板买了点葡萄酒，在一所破房子里喝了酒。然后，两个同伴抬着帕尔多来到一家咖啡店，叫嚷着说他两天没吃饭，刚才饿昏过去了。他一副又瘦又苍白的模样真帮了他的大忙。在科尔纳多有不少阔佬，所以当帕尔多被抬出咖啡店时，他口袋里已经有价值五十多个铜板的钱了。帕尔多把价值二十个铜板的四枚小银币藏在口中。但是，两个抬他的同伙比他强壮，揍得他被迫从口中吐出银币，后来同他的伙伴一样只分到十七个铜板。帕尔多觉得自己拿的一份钱应该再多些，因为，毕竟是他动出

---

① 这里指的是意大利的里程单位，一里等于1,472.5米。

②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主要作品有叙事诗《疯狂的奥兰多》。

了这个脑筋，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反复考虑了三天后，好奇战胜了谨慎，他去向唐·＊＊＊要求作忏悔，在作忏悔时，帕尔多讲了在科尔纳多的事情：

“难道我不应该拿比十七个铜板更多的钱吗？”

“当然能拿，”吃惊的唐·亚历山大对他说，“你想出了主意，要没有你，在科尔纳多抬你到街上和咖啡店去的那两个伙伴是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么干的。”

唐·＊＊＊对帕尔多的这种伎俩感到吃惊，因为这种用死人或濒临死亡的样子乞讨施舍，在那不勒斯是相当盛行的。他提了几个巧妙的问题，轻而易举地了解到帕尔多从来不知道那不勒斯的乞丐用的这种诡计；于是他对帕尔多非常赞赏，并悄悄地把事情告诉了他的两个朋友唐·＊＊＊和唐·＊＊＊①。

其中有一个唐·＊＊＊对帕尔多说，每天早晨去他家，他教帕尔多读《圣经》。到了第二天，帕尔多这孩子就厚颜无耻地对他说，他对这样浪费时间感到厌烦。

“当我为了让阁下高兴而念《圣经》时，一艘蒸汽轮船到了港口，而我就可以捞它一两个铜板。”

“是啊，”唐·＊＊＊回答道，“但是蒸汽轮船只是隔三天来一次，而且一个月中最多不超过两次是在早晨八点到的，这个时候我正给你上宗教课。”

争论的结果是帕尔多每上一小时课，唐·＊＊＊就给他一个铜板，唐·＊＊＊乐意作出这一牺牲，因为想到他是在为教会栽培一个化缘教友。唐·＊＊＊对这个国家的自由党人的断言非常反感，那些人曾不断地肯定说，再过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

① 原附旁注：“引进人物，到后来我用得着。”

一个〔僧侣〕也不会有了。

为了不让这些下贱的罪人得逞，唐·＊＊＊把奖赏增加到两个铜板，使帕尔多每天到他这儿学习一个小时。在上第三次课时，帕尔多聪明地要求唐·＊＊＊向他保证，他在这儿读书学习的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就连对他的朋友唐·＊＊＊也不能讲。

唐·＊＊＊感到吃惊，但是允诺了。然而他对帕尔多提问道：

“要是我能够有一个……”

提　纲

在契维塔韦基亚，一个滑车绞盘工的三儿子叫帕……，这个小调皮鬼非常瘦弱。一个写过一些匿名信的律师皮鲁西教他学习文化。帕看见了律师的诈骗行为，偷了他一条床单想给自己改件上衣穿。律师生怕人家以后从帕嘴里套出什么话来，就把他送到一个叫做坎波莫尔多的乡村地区，在那里，帕每天不得不干六个小时的活，早晨做三个小时，下午从三点做到六点，因为帕人懒，这种日子真叫他受不了。阿尔巴诺①嘉布遣会的一个修士，同农场主的老婆勾搭上了，帕替她跑腿办事时，偷了她送给那个修士吃的奶酪。农场女主人揍他，帕威胁说要把这一切告诉她丈夫。

修士想弄走这可恨的小家伙，就把他送进奥尔维耶托②的修道院。帕知道那个修士是他的对头，于是想找一个保护人。另

①② 皆为意大利一地区名称。

有一位修士是前一位的情敌，他曾想讨得农场女主人的欢心，从帕嘴里套出了情由。帕叫他去农场的干草仓，在那里农场女主人总是同埃格雷基奥神父，即那个嘉布遣会的修士幽会（她农场里有七八个小伙子在周围，所以她不能声张）。弗朗切斯科，这第二个修士就如此占有了农场女主人。

弗朗切斯科把帕安排在蒂沃利①的修道院，在那里，帕体会到学习拉丁文要比干农活省力得多。

他研习拉丁文，作为天主教第三会的僧侣回到契维塔韦基亚。他已经完全丧失了童稚气。因为有一个著名的修道院院长，或者是副院长，名叫……，他深居简出，就是出门，走路时腰也弯得很低，他把帕诱拐到自己的修道院中，让帕做了他第一嬖人。帕做了一桩对这个修道院院长不忠实的事，修道院院长让他在修道院的塔楼里呆一年。他每隔半个月去看一次帕，并答应一旦他能牢记《圣经》、颂诗和一年十二个重要节日的祭礼，就把他领出来。帕因为懒惰，不肯好好学习。修道院院长就规定他的饮食以迫使其就范，每天给他两斤面包（八只小圆面包）、半瓶葡萄酒、两条鲱鱼，没有限量的水。不到两个月，帕把要求他学的，都背得滚瓜烂熟，于是他出来了。他进了修会，被人认为是天才；在八十名五品修士中，他数第一。

他看见一位二十二岁的美貌少妇，名叫朱达，为了在阿波罗剧团首次会演时弄到个包厢，竟不惜对人家低三下四。帕对她的贫穷感到惊讶，他脑子里出现一个聪明的念头：朱达需要有个男人和她私通，这样她的美色才会给她带来好处。

帕挨了一顿棍棒，但是他还是想要充当这样的角色，继续引

---

① 意大利一地名。

诱朱达，同时念念不忘要报仇，要让朱达的情人即那个做买卖的挨一刀，因为是朱达的情人用棍棒揍了帕。帕没有离开朱达所在的剧团。那天晚上，剧团演奏的是佩戈莱西①的《圣母哀歌》。六十九岁的老头唐·彼得罗，小提琴拉得很差劲，可是他掏腰包付了晚会费用。贪图虚荣的朱达付了晚会饮料的费用。

朱达的情人在半夜告辞离开了，帕还留在那里一直到午夜一点钟，然后装作身上扭伤了；他偷了晚餐席上的一只冷盆小鸡；他身上没有多少钱了。在十二点一刻光景，也就是在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怀疑帕的那个时间里，朱达的情人挨了一刀子。幸亏他在裤腰口袋里藏着一期《意大利青年》杂志，这本杂志使得他没有丧命。因为他希望从朱达身上满足自己的欲望(性爱)，所以被刺伤后打定主意同帕悄悄地和解了，并给了帕一些钱。

这个事件使帕开了眼界，他决定以后对那些美貌女子大献殷勤，讨她们的欢心，同女仆勾搭，但从来也不要什么情妇，这样人家对他的行为大加称赞，而那些美貌女子跟前的情人却觉得帕碍手碍脚，只得给他钱请他给予方便。

帕高兴地叫了起来："用这个办法，我就可以赚大钱。"他钱包里常常鼓鼓囊囊地装着这样得来的钱。

(在彩票所里，他买了号码为九十五的对奖券，他念了九遍晨经后，幸运地中奖了。

他对没有中奖的人说："你们没有念应该念九遍的晨经。")

公主唐娜·利维亚·安尼巴尔迪有一张漂亮的阔脸庞，身高有四尺。她对唐·帕尔多说："我有钱，在上层社会里有信用，我希望您做个假情夫。也就是说装作爱上了我。"

---

① 佩戈莱西(1710—1736)：意大利作曲家。《圣母哀歌》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唐·帕尔多答道："我当然不会真的爱您。否则要彻底毁掉我的名望了，为了建立这个名望，八年来我清心寡欲。现在有谁会说我对侯爵夫人……和公主……的深切关心是带有性欲动机的呢？"

这番话使公主利维亚更迫切地要求唐·帕尔多充当她的假情夫，这是因为她爱上了唐·弗朗切斯科，那是她丈夫的侄子。这个年轻人的走运与否完全取决于他的叔叔。唐娜·利维亚不愿意失去他，或许年轻的唐·弗朗切斯科也不愿意失去他的鸿运。不过，唐娜·利维亚有点雌猫的性情，一两个小时地呆在情人身边对她来说还不满足。当她爱上了一个情夫，就喜欢他的手，连续四五个小时地抚摸她的胸脯、脚和整个腰身。

在拿到一大笔钱和晋升宗教职务后（升任议事司铎），唐·帕尔多答应了她的要求，他做了假情夫；但是他巧妙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在唐·弗朗切斯科看来，唐·帕尔多在唐娜·利维亚面前没有怎么起劲地献殷勤，这样使得唐·帕尔多能够继续经常在她跟前，可是唐娜·利维亚逐渐地再也不爱唐·弗朗切斯科了。她对唐·帕尔多的无动于衷感到惊讶，有一次故意把大腿露给他看，接着又把一只乳房撩了出来，最后她情不自禁，对他一阵心血来潮。唐·帕尔多没有接受她的爱。这对他的晋升可能不利。

他冷冷地劝气喘吁吁的公主，既然她再也不喜欢唐·弗朗切斯科，那就去另外找一个情夫。

金建国 译

拉米艾尔

第一章

今天晚上，我们每个人都要到美丽的诺曼底过夜，我觉得我们对这里的自然风光所持的看法颇欠公允。人们常常把瑞士捧上天，而实际上，我们要经过三天的麻烦周折，受尽海关的盘查刁难，还要签上护照，才能去观赏它的山野景色。那些看厌了呆板的巴黎市容和它的白色墙垣的人们，一来到诺曼底，迎面而来的便是一片绿色的海洋。

从巴黎那个方向过来，到处是暗灰色的、阴沉沉的田野。渐渐地，大路伸进了连绵不断的高山幽谷。绿荫披掩的山峰在蓝色的天幕上显现出它们强悍的身躯，挡住了人们的视野，令人联想起一片牧场，巴黎的居民对此确实感到新鲜。

再往前走，在人们的右前方，透过覆盖着原野的树林可以隐隐约约地瞧见大海。世上要是没有大海，那么，再迷人的景色也不能称得上十全十美。

如果说远处的明媚风光撩拨起人们寻美的兴致，使他们还想仔仔细细地观赏一下的话，人们便会看到每一块田地的四周都筑有土墙，在这些围护着田地的整整齐齐的堤堰上面种满了

幼小的榆树。虽然这些小树只有一米来高，而地里也只种着一些低矮的苹果树，但这一切呈现出一片碧绿，使人想到这是辛勤劳作的美好成果。

我刚刚描述的这些正是从巴黎那边走来，还未到海滨，离卡尔维尔城尚有两法里①之遥的这一带的自然景色。卡尔维尔是与大海毗邻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市镇，在这里，不几年之前还流传过德·米奥桑公爵夫人与桑凡医生的故事。

这个市镇靠巴黎方向的那一端，坐落在山谷的深处，隐没在一片翠绿的苹果树林里。从它的另一端走出来，朝着西北方向的大海和圣·米歇尔山峰那边走过去，不出两百步远，便跨上了一座新建不久的小桥。桥下是一条晶莹的小溪，水流湍急，灵气飞舞，其实在诺曼底，万事万物都可以说是钟灵毓秀，桩桩件件无不自有它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往往是非常微妙的。但是卡尔维尔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原因并不在这里。每当到了打山鸡的季节，我便去那儿住上个把月，我还记得那时我总希望自己对法语最好是一窍不通。我的父亲是个公证人，家境并不富裕，我便到阿尔布莱·德·米奥桑夫人的府邸上混碗饭吃，早先她是主宰这块地方的领主的夫人，一八一四年才从国外回来，这在一八二六年前后的人们看来可是一种了不起的荣誉。

卡尔维尔镇坐落在几乎与海面平行的一处绿草如茵的山谷里，只要略微站得高一点儿，人们就可以望见大海。在这个景色相当宜人的山谷里高高耸立着一座古堡，不过，只有在白天的时候，我的心灵才能够领略到这个地方美丽静谧的自然风光。而一到夜间，晚餐的钟声五点钟敲响，夜生活也随之开始了，这时就

① 此处使用的是法国古里，一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必须向德·米奥桑公爵夫人大献殷勤。这个女人是绝对不肯让人们忘记她手上握有的权力的，只要人们对此稍有疏忽，她的嘴里马上就会迸出一句不阴不阳的话来，使你想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德·米奥桑夫人年仅三十岁，却总是念念不忘自己的高贵门第。再说，她在巴黎的时候就是个虔诚的女人，在圣·日尔曼区，众人也有意推举她做为各项慈善事业进行募捐的带头人，实际上，这个富贵之乡对于她所表现出来的敬重也就仅此而已。她在十六岁上结了婚，丈夫是个年迈体衰的老者，本来该让她做公爵夫人的(这位老者名叫德·阿尔布莱侯爵，他的父亲去世时米奥桑公爵夫人刚到二十八岁)，可是她在整个青年时代中却只能一心巴望着得到一位公爵夫人在查理十世治下所应当享受的各种荣誉。如此想入非非，德·米奥桑公爵夫人却毫无所损，她对于正正经经的大事根本搞不懂，她所觊觎的不过是有什么办法为自己争点面子罢了。

这位高贵的夫人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整个九月间我都是在她的家中度过的，条件是每天从傍晚五点到半夜，我没有话也得搜肠刮肚找些事儿对她说说，还要讲一些卡尔维尔城的传闻轶事。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所以就让我讲一些当地的坏话，也就是一部分事实真相吧。

这些诺曼底人胸有城府，而且诡计多端，几乎使我无法忘却巴黎社会上的那种复杂纷扰的生活。

我是以拉基埃家族的儿孙的身份住在德·米奥桑公爵夫人的家里的，我的父亲和祖父一直是阿尔布莱·德·米奥桑一家的公证人，或者说得更干脆一点，他们是自称为阿尔布莱的米奥桑一家的公证人。

在这块领地上打猎可真是妙不可言，而且一切都可以得到

妥善的保护。女主人的丈夫是法兰西上议院议员，是个权势显赫的人物，又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他一直寸步不离地在查理十世的朝廷里尽心尽职。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名叫菲多尔·德·米奥桑，他还只是个小学生。至于我嘛，只要有一枪打得漂亮，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晚上，我还得敷衍敷衍杜沙亚尔教士，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圣会会员，专司监督本地区的教士，他的性情象达西特①那样深不可测，我感到十分讨厌，再说，象这样的人我根本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杜沙亚尔先生经常对《每日新闻》上报道的事件评头论足，向附近的七、八家土著乡绅大谈自己的看法。

在德·米奥桑夫人的客厅里时不时还会出现一个鸡胸驼背的人，此人言谈风趣巧妙，使我大为开心。他总希望自己能在爱情上交上好运，而据说有时候他也竟然如愿以偿。

这个怪人就是桑凡医生，一八三〇年的时候他二十五、六岁左右。

侯爵夫人喜欢寻寻开心，向他讲讲笑话，这类笑料在这一带多得遍地皆是，当然她用的全是假名字。因为那些最能逗乐的倒霉事情好象彼此间约定好了似的，一古脑儿全都落到了这位驼子唐璜②的身上。

其实，如果他不是一心想做唐·璜的话，这位医生倒还是个挺不错的人。他的父亲是这一带很富有的一位农场主，他是棵独苗，之所以干起了医生这个行当是为了治好自己的痼疾。他还把自己锻炼成一位勇敢无畏的猎手，那是为了让那些总想挖苦讥笑他的乡民看一看，他可不是好惹的。

---

① 达西特(200—276)，古罗马的一位皇帝，当政仅十个月即被暗杀。

② 唐璜是西班牙民间传说里的一个人物，以勾引妇女的能手著称。

他早就与深谋远虑的杜沙亚尔教士连成一气了，为的是让当地人把他看成是一位大人物。他的火气可大得很，据说有好几次，他竟失手操起装满霰弹的火枪朝着高声嗤笑他怪模怪样的那些人身上开火。

这位医生若不是驼背的话，也许就不会干出这些蠢事，甚至也许会被大家看成是一个聪明机智的人。但是这一不幸终于使他成为众人的笑柄，因为他总是要做出一副学者的派头，想让人忘掉他原来是个畸人。

这位医生若是穿着打扮与普通人毫无两样，那么也许不至于这么滑稽可笑。但是大家知道他的衣服全都是从巴黎搞来的，而且他居然还弄来一位首都的理发匠做他的佣人，如此自命不凡，这在一个诺曼底小镇上，委实叫人无法忍受。可他就是不愿意让别人挖苦嘲笑他！

医生的脸上长着很帅的黑胡子，密密麻麻一大片，而且被精心修饰得无可挑剔。这颗脑袋倒也确实不赖，可是它正如贝朗瑞的歌谣里所唱的那样，下面缺少一副好身段。也正因为如此，桑凡医生特别喜欢看戏，他坐在包厢里的头排座位上，看上去简直象是另外一个人。可是等到他一站起身来，或者显露出包着他那副瘦小身躯的时髦衣着的时候，那模样真叫人忍俊不禁。

“瞧这个癞蛤蟆！”坐在正厅后座上的几个人大叫大嚷。

对于一位艳福不浅的好好先生来说，这可是什么话哟！

一天晚上，我们围在一堆炉灰旁边写写划划，我们写的是女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那都是些伤害过我们的自尊心，让我们干出许多蠢事的女人。看我们无聊到何种地步，我还记得正是我想出用这种办法来证实自己有过的爱情。于是德·圣-佛瓦子

爵写了M和B两个字母，接着，公爵夫人依然用她那种爱挑剔的傲慢语气，强求他尽可能地把他对M和B这两个女人所做过的荒唐事和盘托出。圣·路易的一位年迈的骑士、德·马利维尔先生写了A和E两个字母，然后又痛痛快快地说了一通，便把笔递给了桑凡医生。这时众人的嘴角都浮现出微笑，不料医生却得意洋洋地写出了D、C、T、E四个字母。

“怎么！您比我年纪要小得多，心里竟装得了四个女人？”马利维尔骑士大声说道，他因为年龄较长，不免笑了起来。

“既然公爵夫人吩咐我们要老老实实把心里话掏出来，”驼子一本正经地说，“我只好写上四个字母。”

就在三个钟头之前，大家刚吃过一顿丰美的晚餐，席上的佳肴全都是公爵夫人的仆役们跟着班车从巴黎弄来的时鲜菜蔬。此刻我们这八、九个人都尽力打点精神，勉强维系住这场毫无生气的谈话，可是听到医生的回答，大家的眼睛里都闪出快乐的光彩，于是便紧紧地围着火炉坐到一起。

驼子一张开嘴，他搜肠刮肚搬出来的这番话语便逗得众人捧腹大笑，因为他那副煞有介事的模样实在稀罕。而更叫人乐不可支的是，这四位漂亮的女人，D、C、T、E居然都曾经发狂似地爱过他。

德·米奥桑夫人简直笑得喘不过气来，她不停地向我们打着手势，让我们克制一下，可别乐过了头。

“你们这样做可要坏了大事啦！”她对坐在她身边的德·圣-佛瓦先生说，“请您传令吧，不要高兴得忘乎所以啦，先生们。”

医生完完全全地陷入了他的胡思乱想之中，什么也不能打乱他的心思。我想他现在正为自己事先编造的这部传奇寻求细节也好加枝添叶吧，他一面默默地讲给自己听，一面美美地享受

着其中的乐趣，因为他绝不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人。而他所缺少的，就是当命运之神来叩击他心灵的门扉的时候，所需要的那一丁点儿理智，这一点紧接下去就会得到证实。那天晚上，医生对我们讲的不仅仅是他的艳遇，还有那些细腻的感情以及感情生活中的微妙差别，正是它们决定了这些不幸的女人，即 D、C、T、E 的活动，而她们的征服者对此却往往疏忽了。

德·圣-佛瓦子爵把医生称做德·卡拉西奥利侯爵，大家想起了这位西西里驻法国大使，路易十六曾经对他说过：

“大使先生，您在巴黎谈恋爱吗？”

“不，陛下，我是买现成的。”

医生毫无知觉，这一切都无法把他从沉思中唤醒。

如果人们不去留意德·米奥桑夫人的那股目无下尘的傲气和微露厌烦的语调，那么，当人们逗得她开怀大笑时，她的一举一动显得和蔼可亲，而且完全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看到别人兴高采烈，她也感到十分快活，而实际上她的倨傲心理使她根本不可能做出一点点会使大家感到轻松愉快的表示。

从一八一八年我开始到那儿打山鸡的时候起，这位侯爵夫人便朝思暮想，巴望着有朝一日成为公爵夫人。她的言谈举止气度不凡，而且是那么风姿绰约，简直到了完美的地步。尽管我为了打猎每年只到卡尔维尔她的府邸去两三次，可是只要两天工夫，她的一举一动便使我着了迷，为了她我整天胡思乱想起来。而其实，她只不过是把一些世人莫名其妙的话编织得天衣无缝罢了。有桩事情我感到很有意思，而且使我不再愚蠢地把这户人家看得多么了不起，那就是这位未来的公爵夫人整天只是一门心思，可大家还不能怪她。她总是以一位公爵夫人的眼光来看待万事万物，好象她这位公爵夫人的祖上还参加过十字军东征

似的。

我要坦率地承认，我之所以想入非非，是因为德·米奥桑侯爵夫人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可是她的面容却依然那么雍容华贵，简直就跟书商们放在贺拉斯·沃尔波尔①书信集的卷首上面的那张杜·德芳夫人②的肖像一模一样。她一辈子都在等着她那位八十高龄的公公下世，她自己就可以从侯爵夫人摇身一变而为公爵夫人了。她只不过是一位普普通通、当然也是很高贵的侯爵夫人，一个显贵的女儿，然而她却要求圣·日尔曼的上流社会——就是一八二〇年前后的上流社会——能象对待一位公爵夫人那样尊重她。可是她并不比别的女人长得更漂亮，既没有罗茨契尔德③的万贯家私，也没有史达尔夫人④的过人才华，一八二〇年的圣·日尔曼根本不屑把对于一位公爵夫人的敬意施舍给她。于是，出于爱面子，再说她身边也没有一位朋友提醒提醒她，使她认清眼下的奢望不合时宜，将来会自寻烦恼，侯爵夫人来到卡尔维尔深居简出，还借口说她患有肺病，需要呼吸海滨的新鲜空气。她说得有根有据："德·米奥桑先生直到一八一五年才把我带回法国，而我自小就一直住在英国。"

对她来说，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和伏尔泰并不那么可怕，她甚至根本就象没有这么一回事一样。她这种不拘小节的荒唐的做

---

① 贺拉斯·沃尔波尔(1717—1797)，英国作家，杜·德芳夫人的挚友。

② 玛丽·杜·德芳侯爵夫人(1697—1780)，十八世纪的一位知名人士，她家的沙龙是许多名人雅士聚会的场所。

③ 迈耶·安塞姆·罗茨契尔德(1743—1812)，大银行家，著名的犹太富豪。

④ 史达尔夫人(1766—1817)，法国著名的先期浪漫派作家，文学理论家。

法——比如她居然把卡尔维尔市长称作“市政长官先生”①，使年方二十二岁的我感到十分松快，我也不再把这样的信口开河当成什么大事了。其实在她的家里人们成天胡说八道，邻人们纷纷避之不及。公爵夫人家中如有十个人吃饭，就得另付厨子一笔钱，按每人十法郎计算，还不包括一笔丰厚的雇用金以及通常付给一位厨师的杂七杂八的各式款项。

侯爵夫人天真地以为与周围的人们相比她显得不同凡俗，她只想到自己，但想得那么自然，那么幼稚，简直可以说这已经不再是什么私心了。不过，如果说侯爵夫人由衷地感到她确实与卡尔维尔的贵族人家以及当地的居民全然不同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她也相信德·米奥桑家里的那位老公证人的孙子要比杜沙亚尔教士、桑凡医生高明得多，至于一般的农夫和小市民就更无法与之相比了。每次外出旅行的时候我都要对她讲一通一五七八年八月三日我的一位先祖签署过的一份证书，即创建一种周年祭弥撒，此事是在卡尔维尔的一个小村子里进行的，主持人是非比斯-埃克多尔·德·米奥桑，他是一支由五十来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所组成的国王卫队的队长。

假如有一位怀孕的妇女或一位负伤的人让人去央求镇上的老爷帮个忙（这可是礼规），她就送去两个金路易，这样一来她便把民心买到手……

实际上德·米奥桑夫人感到非常苦闷烦恼。有一个人她恨得牙痒痒的，认定他是一个雅各宾党，可如今此人却在巴黎正春风得意，而且执掌着大权。这位雅各宾党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可

---

① 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在法国的某些城市里人们把当地的行政首脑称为“市政长官”，革命后即不再这样称呼。

爱的书生，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路易十八。

她因为厌倦巴黎才迫不及待躲到乡间，可是在这个地方生活，公爵夫人没有什么可消遣，只能听听别人对她散布一些卡尔维尔镇上的流言蜚语。她对于这一切无所不知，那全是她的一位名叫皮埃莱特的女仆告诉她的，这位小姐在镇上还有着一位情人。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皮埃莱特总是使用最明白易懂的字眼讲故事给她听，而且往往越讲越起劲，越讲越开心，因为她发现公爵夫人虽然时常过份地挑剔字眼，可是却听得津津有味。

我住在卡尔维尔的这座古堡里，心里有点儿郁郁不乐。就在这时，有一批人来到此间传教布道，领头的是一位能说会道的勒·克鲁教士。从他到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被他征服了。

对侯爵夫人来说，这个布道團的到来倒真的使她交上了好运，每天晚上总有二十来个人聚在她家里吃晚饭。在饭桌上大家大谈特谈，讲到了许许多多的圣迹。德·圣-佛瓦伯爵①夫人，还有每晚都在这里露面的另外二十来位妇人都向勒·克鲁教士谈到了我，好象在讲一位颇有出息能成大器的人。我注意到这些仪表庄重、头脑清晰的妇人并不怎么相信圣迹，但却拼命利用自己的权势来维护它。我从布道团的整个活动中得益匪浅，他们也不把我当作外人，因为教士每次宣讲我都必到无疑。没过多久，他便觉得在乡民面前拿腔拿调地讲话实在无聊，于是对我表示友善起来。此人远远不象杜沙亚尔教士那样一肚子鬼主意，有一次他对我说：

"您生就一副好嗓门，拉丁文又好，您家里将来至多留给您两千个埃居，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干吧。"

---

① 前文有德·圣-佛瓦子爵，此处疑为作者笔误。

这个主意倒是不坏，我反复考虑了很久。假若这个讲道团在卡尔维尔再呆上一个月的话，我想我大约早已跟着这位教士去干它个一年半载了吧。

我打算从此积蓄一笔钱，然后回到巴黎舒舒服服地住上一年。我对于坏的行为深恶痛绝，一旦返回巴黎，靠着勒·克鲁教士的举荐之力，我也许会混上个区长的差事干干，这对我可以说是了不起的运道了。而如果我一时兴之所至，象勒·克鲁教士那样热衷于即席宣讲，那么我就不妨继续干干这一行。

第 二 章

布道团在卡尔维尔活动的最后一天里，那些对于一七九三年的恐怖仍然心有余悸的贵族老爷，以及大发横财后又一心想附庸风雅的市民，都争先恐后地涌进教堂，把镇上这座漂亮的哥特式建筑物挤得水泄不通。即便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也不能人人都找到座位，还有大约一千或一千二百人呆在教堂四周的墓地里。依照杜沙亚尔先生的指令，教堂里的大门统统拆除了，站立在宣讲席上的传教士的洪亮声音不停地传进急不可耐而又有点儿乱哄哄的人群中去。

当天色开始暗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两位先生登过台了。这正是十月底的一个阴气沉沉的日子，此时，由勒·克鲁教士先生组织起来并且训练过的合唱队——她们是六十来位具有正统思想的年轻姑娘，唱起了精心挑选出来的颂歌。

她们唱完颂歌后，夜幕已经完全降临了。这时，勒·克鲁先生想再一次登上讲坛向大家告诫几句。他还没有开口，集中在墓地里的人群便纷纷向教堂的大门和低矮的窗口涌过去，被

撞碎的玻璃远远不止一块。人群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庄重肃穆，人人都想听一听这位大名鼎鼎的传教士的声音。

勒·克鲁先生这天晚上讲的话简直就象莱德克利芙①的一部小说，他把地狱描绘得阴森可怖。他那咄咄逼人的话语在哥特式的廊道里回荡，由于人们不肯点燃灯火，长廊里黑洞洞的一片。教堂执事欧特玛尔先生大声说，他手下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在拥挤的人群中打开一条通道，每个人都死死地守住自己的地盘，唯恐失掉它。

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只听见勒·克鲁先生高声叫喊，说什么到处都是魔鬼，即使是最圣洁的地方也不例外。他还想把这些善男信女拖进他那个滚烫灼人的熔炉中去。

突然，勒·克鲁先生停了下来，他带着恐怖的神态绝望地叫喊起来：

“地狱呀，我的教友们！”

人们真不知该如何形容这个洪亮的、拖着长调的声音在这座教堂里引起的震动！整个教堂几乎一片漆黑，挤得满满的信徒们都在那里用手划着十字。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勒·克鲁先生看着神龛，似乎有些不耐烦，他不住地尖声叫嚷：

“地狱呀，我的教友们！”

神龛后面，二十来串爆竹噼噼啪啪一起爆响了，一道强烈的红光照亮了所有人的苍白面容。说真的，在这一时刻，没有任何人会感到厌倦。大约有四十多位妇女完全晕了过去，一声不响

---

① 莱德克利芙(1764—1823)，英国女作家，其作品的内容多是虚构的恐怖故事。

地倒在邻人的身上。

在昏厥过去的女人中间，有一位名叫欧特玛尔夫人的，她就是执事的太太，拉米艾尔未来的婶婶。镇上那么多的教徒，只有她可以说是一心一意总想出人头地，所以大家都围上前去殷勤照料她。还有二十来个小伙子急急忙忙跑去告诉执事先生，他却气呼呼地将他们赶开，他忠于职守，不能擅自离开。此时他正在忙着把鞭炮爆破之后落下的小碎片一一捡起，这些东西原来都是一些柏油浸过的麻布以及一根根的细绳头。

这份差事是镇上的本堂神甫、那位凶神恶煞般的杜沙亚尔先生让他干的，还对他多次交待过。欧特玛尔先生绝对不会甩手不干，他之所以混得象个样子，主要靠的是这位本堂神甫的栽培，所以只要看到他皱皱眉头，执事大人就会吓得浑身发抖。

杜沙亚尔先生仔细察看着大风琴旁边的人群，知道一切都进展得颇为顺利，压根儿没有人提到"爆竹"这两个字眼，于是便走出教堂来到墓地上。我总感到他看到勒·克鲁先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心里不免有点儿嫉妒，可是这位传教士并不具备赏罚分明的才干，也不象本堂神甫那样能够驾驭众人的意愿，然而他善于辞令，出口成章，这一点本堂神甫只好望尘莫及。不过，他却不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短处，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墓地里，他便不由自主地爬上十字架的平台，想亲自向他的教徒们演说一番。我对他的演讲感到惊异的是，他居然支支吾吾，迟迟不肯把刚刚发生的一切称为"圣迹"，他自言自语地说，象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有等它们发生过半年之后才能明确地称之为"圣迹"。他一边这么说，一边竖起耳朵想听听是不是有人提到爆竹两个字，或者议论不该在圣殿里搞这种不光彩的弄虚作假。他的注意力如此分散，热情便越来越低，演说也就自然而然地缺乏活力

了。本堂神甫大发脾气，提醒大家注意那些亵渎宗教的人。他满腔愤怒，话里充满了火气，一双热辣辣的眼睛落在墓场上那一群老太太中间的三个人身上。

可怜的贝尔南，带着一副痨病鬼的面容，正靠在一棵树干上盯着本堂神甫瞧，那副神态实在让他看着不顺眼。这是一位很不幸的小伙子，脸色苍白，他本来在一所皇家学校里担任数学教师，后来被校方解雇，因为学校里的指导神甫认为一位几何教师是不可能信仰上帝的。他只好回到镇上，与一贫如洗的妈妈厮守在一起。他找来几个孩子，向他们讲解四则运算，一旦他发现其中有几个娃娃颇有些天份，便教他们学习几何，自己却分文不取。

当本堂神甫一接触到桑凡医生那种更为自信的目光时，他不由得气得直打颤。这位桑凡先生只要略微对他有一点儿反对的表示，他就得没完没了地做出一副笑脸，因为他知道这是一匹过于放任不羁的野马，我还觉得他是在寻找机会让他明白这其中的某些奥妙，而这种做法是屡见不鲜的。本堂神甫心里很明白，这个人只要能让那些他放肆追求的年轻姑娘不去计较他的驼背，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象这么样的一个人，”本堂神甫心里想，“在这种时候完全可能把冒犯神灵的‘爆竹’二字说出来，这样一来，一切就会被搅得一团糟。甚至一个月之后，我们还会互相挖苦闹别扭。”

本堂神甫看到离他只有几步远的小孩子，不由得火冒三丈，这孩子的眼光不仅流露出嘲讽的意味，而且显得十分惊讶。他是个八岁的小学生，是德·米奥桑侯爵的独生儿子菲多尔。本堂神甫在心中嘀咕着，这个调皮鬼昨天夜里才回到这个地方，他是在巴黎长大的，从这个刻薄的都市里出来的人是干不出什么

好事的，等着瞧吧。可这孩子干吗要到这里来？我们为他的家庭安排的贵宾席位正好在神龛旁边，他完全可能瞧见是那条引火线把爆竹点着了的，万一他走漏了风声，这些笨头笨脑的农民一向对他们家五体投地，现在更会把他的话当成神谕一样唠叨个没完的。

本堂神甫把这些事翻来复去想个不止，到最后弄得自己张口结舌，话也说得牛头不对马嘴，他看到妇人们成群结队地离开了墓地，只好猛地一下子煞住话头，免得大家全都走光，把他一个人撇在这里。

一个小时之后，我又看见这位叫人讨厌的本堂神甫与菲多尔的家庭教师吵得不可开交，此人名叫拉迈莱特，是位年轻的教士。本堂神甫厉声责问他在教堂里为什么不与自己的学生坐在一起。

“应该说是他没有跟我在一道，先生，”这可怜的教士畏畏缩缩地回答，“我到处找他，他明明看见了我，却想尽法子躲着我。”

杜沙亚尔教士用激烈的措词厉声训斥这位可怜巴巴的年轻教士拉迈莱特，末了还用侯爵夫人一定会大发雷霆来威胁他。

“您这样做会把我的饭碗砸碎的，”可怜的拉迈莱特吓得胆颤心惊，“不过，您与侯爵夫人全都责骂我，我真不知道该烧哪一炉香才好。如果有这样一个小伯爵，他的仆人一天到晚要在他的耳边叮咛，说什么他不仅总有一天会成为公爵，而且还会发大财，但他本人却只知道调皮捣蛋，只知道对我挖苦嘲笑并以此取乐，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

这个回答使我感到很有意思，便跑去讲给侯爵夫人听，把她逗得哈哈大笑。

“我几乎想回巴黎去了，我的父亲是那里的德·米奥桑公馆

的门房，我没有其他什么奢望了，只想求求他让我能接他的班。”

“这主意倒不坏，有胆量，雅各宾党，”杜沙亚尔大声吼道，“谁告诉你他会允许你接他的班？要是我打一份反对你的报告呢？”

“老公爵和侯爵先生都说过他们会保护我。”

“老公爵只有等死的份儿，至于侯爵嘛，只要他老婆不答应，他连半个月也顶不住。侯爵夫人如今怎样护着你，将来就会怎样讨厌你，不出一个月我就可以让她做到这一点。”

年轻教士的两只眼睛饱含着泪水，在他那位可怕的同事面前，他好不容易才掩饰住自己的感情。菲多尔到卡尔瓦多斯来，只不过呆上半个月，呼吸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因为人们为了让这孩子长大成材，给他配了八位先生，他天天都要听课学习，弄得身体虚弱之极。尽管出现了鞭炮的奇迹，他仍然决定后天动身返回巴黎，这位羸弱瘦小的年轻人尽管是许多美丽田庄的继承人，可是在祖上留下来的这座壮观的古堡里，他只能再住三个晚上了。这都是杜沙亚尔的功劳，勒·克鲁神甫与我对此不禁哑然失笑。

杜沙亚尔费了很大的气力好不容易才让公爵夫人顺从了他的意愿，他甚至不得不搬出“教会之利益所在”这块金字招牌。他看到她勃然大怒，浑身冒火，霹雳般的鞭炮声把她吓呆了，她以为雅各宾党人和波拿巴分子已经串通一气，又要卷土重来。然而当她回到家里之后，她发火的缘由就另当别论了。在头一阵鞭炮的炸裂声带给她的恐惧中，她心慌意乱得竟然忘了要点花招把自己的白头发遮起来，她就以这副装扮置身在镇上的农人和自己的家仆的眼皮底下达一小时之久，而她最不愿意的就是让家里的佣人们看破这一点。

"为什么没有把这桩秘密向我交底?"她连珠炮似地向杜沙亚尔教士发问道,"难道在这个镇子上还有什么事情要对我遮遮掩掩的吗?难道教士们又要向贵族发动一场疯狂的斗争吗?"

她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火气,竟然要把可怜的菲多尔打发回巴黎去,这小伙子身体是那么单薄,而且他在此间的花圃中跑来跑去,在海边看潮起潮落是何等的快活。但是杜沙亚尔占了上风,小伙子只好垂头丧气地登程了。勒·克鲁教士告诉我:

"这位杜沙亚尔先生虽然不善辞令,但却有办法让小人物服服帖帖,让大人物轻信上钩,他这两方面的本领不相上下。"

就在府里上上下下都在为菲多尔的启程准备行装的时候,那位执事的妻子欧特玛尔夫人与她的丈夫大吵了一场,而且这场争吵的详情细节很快便一字不漏地传到了侯爵夫人的耳中,她感到十分开心,把儿子就要离家的事情也撇在脑后不闻不问了。勒·克鲁先生与我也在她的家中,我们得悉这些情况也觉得很有意思。在言谈之间,他一直好心好意地奉劝我跟他们一道干,还让我读了布尔达鲁①与马西翁②的作品中的许多章节。

这位欧特玛尔先生地地道道是一位心地单纯的正人君子,他帮助教士制造奇迹,他本人头一个对此深信不疑,因而深得教士先生的信任,认为这是诺曼底人的珍贵长处。欧特玛尔先生仰仗本堂神甫的提携,身兼三职,他既是教堂的执事、唱诗班的领头人,又是本地学校的教师。这三种差事集于一身,他每个月可以弄到二十个埃居的收入,随后,自从路易十八在巴黎主政的第二个年头以来,本堂神甫和侯爵夫人又让他作主去管理一所

① 布尔达鲁(1632—1704),法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耶稣会宣教者。

② 马西翁(1663—1742),法国历史上另一位著名的宣教者。

学校，以收容一些颇有头脑的农家子弟。这样一来，欧特玛尔一家起初可以积攒二十个法郎，到后来每月便能结余四十个、甚或五十个法郎，他们就这样渐渐地成了富户。唱经班的头头欧特玛尔先生是一位好好先生，他曾经把一个农夫的姓名告诉过德·米奥桑侯爵夫人，这个农夫是雅各宾党，心地狡猾歹毒，他竟然打算把这一带的野兔子统统杀戮干净，但是德·米奥桑侯爵夫人毫不含糊地认定这些野兔全部属于她的家庭所有，她看到它们的惨死就好比她本人受到了侮辱一样。

由于这一揭发与事实相符，执事先生和他的学校便交上了好运。侯爵夫人希望能在自己家中的那间挂满壁毯的客厅里向学生们发放奖金，而且人们还把领取头等奖和二等奖的座位安排停当。侯爵夫人的经纪人把一些富有的农妇——即那些小学生的妈妈——请来坐在头等奖的位子上，而普通的农家妇女虽然也是应邀而来，却只好在二等奖的位子上入座。执事的学生若有六十位，就不会出现太多的缺额，但直到那时他一共才有八——十名学生，于是欧特玛尔的腰包因此大大地充实起来了。就在放鞭炮的那天夜里，晚餐过后，欧特玛尔夫人与她的丈夫攀谈起来，听得出她绝不是那种没有头脑的人：

“勒·克鲁教士在他的告诫的末尾提到了富人应尽的义务，你是不是留意到了？说是这些富人应该依照其能力的大小奉献给上帝一颗灵魂。好呀，”欧特玛尔夫人接着说，“这话简直让我不得安生。上帝并没有赐给我们孩子，我们平时的积蓄相当可观，在我们身后，这些东西会落到谁的手中呢？这笔财产会被人用来做好事吗？要是这笔钱落到那些糊里糊涂的人手里，比如说落到你的侄儿手中，那该去怪谁呢？你侄儿这个谬种，在一八一五年不是参加过那个被称为‘独立大队’的、反对德国人的士

匪组织吗？大家甚至还以为他杀死过一个德国佬，不过我可不愿意相信这种话。”

“不，不，这不是真的，”老实人欧特玛尔先生大声说，“他怎么会杀死我们的好国王路易①的伙伴呢！我的侄儿是个冒失鬼，他喝醉酒的时候往往会冒犯神灵，他也会时常不去做弥撒，这些我是知道的，不过他没有杀过一个德国人。”

欧特玛尔夫人听任她的丈夫把这件事情翻来复去啰里啰嗦地讲了一个钟头，也没有发发善心让他换个话题。他们的谈话变得毫无生气，到后来她又说：

“我很想过继一个女儿，一个小姑娘，我们抚养一个孩子，也免得上帝惩治我们。我们这样做，确实就等于把一个灵魂奉献给了上帝。况且，等我们两人老了，她还可以照料我们的。”

这个想法好象深深地触动了做丈夫的心思，可是这样一来就要剥夺掉他的侄儿纪尧姆·欧特玛尔的继承权，而这孩子与他可是同宗同姓呀。他哇啦哇啦地吼了好一阵，而后又畏畏缩缩地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过继伊沃娜那个小姑娘——也就是我侄儿的小女儿？这样一来，做爸爸的就会感到害怕了，他便再也不敢不去做弥撒了。”

“这小丫头到不了我们手里的。过不了一年，他若看到我们这么疼爱她，这混帐小子便会要挟我们，想把她领回去，这样一来事情可就两样啦。你那个侄儿，这个雅各宾党、一八一五年的大兵又会洋洋得意地摆出主人的架势啦，我们少不了又得破费钱财才能不让他把小姑娘抢回去。”

---

① 指路易十八，一八一五——一八二四年在位，他在位时法国与德国曾结为盟国。

这对诺曼底夫妇把这个计划足足盘算了半年，到最后便带上杜沙亚尔教士的一封荐书——在这封荐书里，他们把他称作“修会会长”——，老好人欧特玛尔先生由老婆陪着，来到了卢昂的孤儿收容院。他们在这座收容院里选中了一位年仅四岁的小姑娘，这孩子已经按规定种过牛痘，而且长得天真可爱，她就是拉米艾尔。

当他们回到卡尔维尔镇的时候，他们说这位年幼的阿玛波尔·拉米艾尔是他们的一位侄女，他们说的是那么有根有据，什么这小姑娘出生在奥尔良附近，其父是他们的一位表兄弟，一个当木匠的。镇上的诺曼底人是不会那么轻易上当受骗的，驼背医生桑凡先生便说这个拉米艾尔是他们在鞭炮爆炸那天害怕得中了魔后才养出来的。

到处都有好心人，在诺曼底也不例外，不过说实在的，在这里的好心人要比其他地方少得多。卡尔维尔的好心人看到欧特玛尔夫妇竟以如此粗暴的手段剥夺了他们侄儿的继承权，感到十分气愤，这位侄儿已经有了七个孩子了呀，于是他们把拉米艾尔叫做“魔鬼的女儿”。欧特玛尔夫人眼泪汪汪地跑到本堂神甫那儿去求情，询问这个称呼会不会给他们一家带来不幸。本堂神甫勃然大怒，他回答她说，既然她对此表示担心，那么这种担心就有可能把她送进地狱。他接着又说，他将刻不容缓地马上把拉米艾尔置于他的保护之下。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德·米奥桑侯爵夫人和教士便宣布欧特玛尔先生将负责管教两个班级的学生，侯爵夫人还让人把执事先生监管的这所学校里的三条长凳铺上软垫，让第一班级的学生坐上有软垫的长凳，而第二班级的学生便只好坐一般的凳子了。过去，第一班学生的学费为四个法郎，而从今以后要付五个法郎。侯爵夫人最宠信的一位贴身女

仆昂塞尔穆夫人私下里向她的两、三位知心朋友透露说，分发奖金的时候，夫人的打算是邀请第一班的学生家长坐在第一等的座位上，哪怕她们只是一些普通的农妇也在所不计。半年之后，应该把几乎所有的长凳都铺上软垫。

欧特玛尔一家如今已经变成了富翁，非常值得我们把他们的性情好恶详详细细地介绍一番。欧特玛尔先生可以说是一位最虔诚、最认真的教徒，他把自己的全副精力都花在他所负责的那座教堂的管理工作上。如果神龛上的那只插着假花的花瓶安放的位置不对称的话，他就会认为这场弥撒毫无作用，于是他便会跑到杜沙亚尔本堂神甫那里痛悔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而且一直到下个星期一，他在与德·米奥桑夫人攀谈时仍然要喋喋不休地把这场事故诉说一番。侯爵夫人对巴黎早已感到厌倦了，因为在那里她已经算不上是一位漂亮女人了，如今这位太太几乎成天守在卡尔维尔的家中，而她所接触的人差不多就是她的几位女仆以及杜沙亚尔先生。然而这位先生在她身边却显得坐立不安，他怕自己一不小心说出什么不该说的事情，所以他每次到她家里去总是耽搁一阵便匆匆离去。但是到了礼拜天做大弥撒的时候，他却总是时不时地跑到德·米奥桑夫人身边来大献殷勤。而每个星期一，欧特玛尔先生总不胜荣幸地往她的家里送去一大块圣饼，那都是前一天曾经在侯爵夫人坐过的贵宾席位上放过的。侯爵夫人十分珍视这块圣饼，她坐在那儿喜形于色，身子几乎一动也不动，接受他的敬意。四百多年来，德·米奥桑家族在镇上的教堂里一直享受着这样的崇敬。

每当执事先生前来奉送圣饼的时候，侯爵夫人对于他的态度便非同一般了。一位男仆手执佩剑，把客厅大门上的两条门闩全都打开，因为此时的执事先生乃是本堂神甫派来的正式代

表，来向行使领主权力的大人物履行义务。在离开她家之前，欧特玛尔先生还要到膳房去走一遭，在那儿可以享用专门为他准备的一顿午餐或晚餐。然后，学校的教师便回到镇上，先是向他遇到的所有农人，继而又向他的老婆和侄女拉米艾尔把那顿午餐上的各式菜肴仔细叙说一遍，还要讲一讲侯爵夫人一片好意对他说过的各类事情。到了晚间，大家闲下来时，这些好心人便议论开来，该用什么最好的法子来分派侯爵夫人让他负责的这些施舍。侯爵夫人的信任，再加上他二十年如一日的勤勤恳恳、绝对服从，终于赢得了那位喜怒无常的杜沙亚尔本堂神甫的欢心，这一切都使学校教师欧特玛尔先生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几乎成了卡尔维尔镇上的首要人物。人们甚至可以说，他的大名在阿佛朗希区这一带广为传扬，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做了不少事，出了很大力。而欧特玛尔夫人呢，她在农民面前趾高气扬，居然对自己的丈夫也指手划脚吆三喝四起来，而且她也许还变得更加计较、更加笃信宗教。她整天对拉米艾尔谈的就是什么对上帝的义务啦、什么罪孽啦等等。

而我，当我在侯爵夫人的田庄里打不到野兔的时候，我便对卡尔维尔的生活由衷地感到厌倦，于是一到晚上，我便把我的全副精力集中到我刚刚讲述过的那许许多多鸡零狗碎的事情上去了。

如果读者们同意的话，我便要向他们说一说我为什么要啰哩啰嗦地在这里扯个没完。在一八一八年那阵子，我与那位和蔼可亲的勒·克鲁教士对这些细碎的事情都非常留意，而这位教士由于一年到头在潮湿而又拥挤的教堂里高声宣讲，不幸患了肺病，只好在卡尔维尔的这家人的古堡里滞留了好几个月。而我把这一切写下来的时候则是在一八四〇年，已经过了二十二

个年头。

我很走运，在一八一八年时我有那么一位远在美洲的叔叔，象他那样一类人物在讽刺剧里屡见不鲜。我这个叔叔名叫德·皮埃莱，在家里人们都把他当成一个坏家伙。我过去曾经给他写过两、三次信，为的是要从巴黎给他寄去一些衣物或书籍。

一八一八年的十二月，我与勒·克鲁教士成天挖苦老好人欧特玛尔先生无事瞎忙，他一见到杜沙亚尔本堂神甫便象老鼠见了猫似的两腿直发抖，我们也感到很可笑。就在这时，我那位美洲叔叔认为自己不久于人世，便给我在哈瓦那留下了一笔不大的财产，同时留给我的还有一场棘手的官司。

“喏，这是个机会，”这位可亲的勒·克鲁教士对我说，“您就要成为一位求职者、一位种植园主啦。”他给了我一位本堂神甫写的荐书，让我带到哈瓦那交给那里的主教。

一八二四年，我打赢了这场官司，成了一位腰缠万贯的种植园主，过着神仙似的日子。五年之后，我又很想回到巴黎去做个阔佬，而且特别想打听一下卡尔维尔的情况，很久以来侯爵夫人便成了公爵夫人，她的近况如何？她的儿子呢？欧特玛尔一家又怎么样了呢？所有这些离奇的故事——它们确实很曲折生动——全都发生在欧特玛尔夫妇抱养的那位小姑娘拉米艾尔的身边。我忽然异想天开地要把这些全都写出来，也好成为一个作家。

就这样吧，哦！好心的读者们，我们就道别吧，你们再也听不到我谈自己的事情了。

第 三 章

离开卡尔维尔镇，朝着大海的方向往前走，跨过那座新桥之后，左前方便展现出一处狭小的山谷，乌布龙河从中穿流而过，这条小河散发出一股迷人的秀气，河水的两岸耸立着两面绿草如茵的山坡。

乌布龙河的左岸，有一条平坦的马路，那是不久以前按照德·米奥桑夫人的指令修建的，马路边上一块块的界石傲然挺立，有一种很不体面的说法，说是这些界石是为了防止那些冒失鬼跌落到离路面足足有十来法尺的急流里去。在杜沙亚尔本堂神甫的劝告下，这位高贵的夫人把通向自己府邸的这条马路的修建工程承揽了下来，在镇上的财政预算中，这笔开销定为一百埃居。德·米奥桑公爵夫人一旦包下这桩工程，就从一个镇上得到三百法郎的收益！在一八二六年那个时候，使用这样的字眼该是何等的可笑啊，可是我们这个非常难忘的故事正是在这段日子里发生的。

从乌布龙河面上的这座桥上往前走，十分钟之后一片草地又呈现在眼前，拉德西斯河与乌布龙河在它的下方交汇在一起。拉德西斯河是一条湍急的流水，与它平行的是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蜿蜒在这片草地的最高处。随着地势的升高，游人们可以望见那座精心装点的英国式花园里的几条最僻远的沙石小路，以及更远处的几簇灌木丛的梢顶，正是由于这片树林的遮挡，人们站立在古堡底层的窗口旁边是根本瞧不见远方的大海的。

人们的眼光一落到那座哥特式塔楼上的一块块四四方方的黑色石头上，便会感到其色彩与周围的一切恰成鲜明的对照。这

座塔楼如今已经完全变成一片废墟了，而当年它却是能攻善战者威廉一世①的一位尊贵的同龄者呢。

就在第三座山岗的脚下，有一处公用的洗衣池塘，它正好在拉德西斯河的河边，一棵高大的椴树的绿荫遮掩着它。这个水塘——公爵夫人非常希望大家不要使用它——是由两棵巨大的、被挖空了的橡树树根形成的，中间还有一些从田里弄来的光滑的石板。

这是九月的最后一天，大约有三十来位女人聚在水塘边上洗衣服。在这富庶的诺曼底，总有那么几位有钱的农妇闲着无事可干，她们跑到这水塘边来说是要看管那些正在洗衣服的仆人，其实她们不过是想同大家聊上一阵，而那一天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谈得非常热闹。有几位洗衣妇的个头长得很高大，身段又相当苗条，简直就象杜伊勒里宫前面的月亮神狄安娜一样。她们的漂亮面庞呈鹅蛋形，要不是她们的头上戴着邋里邋遢的睡帽的话，她们全会显得楚楚动人的。由于她们低着脑袋洗衣服，一绺头发垂落下来耷拉在额头上。

其中的一个女人突然大叫起来：

“瞧呀！骑在那匹倒霉的‘山羊’身上的不正是我们那位可亲可爱的医生吗？”

旁边的一个女人立即附和着说：

“啊呀，这可怜的‘山羊’身上可压着两副重担呀：它既要驮我们的医生，又得背着那身上的那块肉峰，这块肉峰的份量可不轻哪！”

---

① 威廉一世（1027—1087），一〇三五年至一〇八七年为诺曼底大公，一〇六六年起又当上英国国王，直至逝世。他一生南征北战，屡建战功，人称“能攻善战者”。

所有的女人都把头抬了起来，停下了手中的活计。

大家的眼光全都被一件相当别致的玩意儿吸引住了，那个人的驼背上居然还靠着一杆枪，那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老朋友桑凡先生。

说真的，这些年轻的姑娘看到他这副模样从面前走过，实在忍不住要笑痛肚子。

然而这位驼背还不时摆出许多噱头，结果逗得大家越发捧腹大笑不止。

他沿着与拉德西斯河平行的那条狭窄的小路往下坡走去。这条小河在此处形成了一个小瀑布，而路面则由许许多多打进地下的小树桩支撑着，弯来弯去，呈现出好几个“之”字形。当这位医生顺着“之”字形的小路往下走的时候，三十多个女人操着尖厉的嗓门冲着他叫喊个不停。

“大夫，千万当心你那个驼背啊！弄得不好它会掉下来，一直滚落到下面把我们压扁的，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些可怜的洗衣妇呀！”

“下作胚！可恶的下作胚！”医生咬牙切齿地叫道，“这帮人真是十恶不赦的混帐！但愿上帝替我惩治她们，让她们好好地大病一场，到那时候我可不收这批坏蛋的一文钱！”

“闭嘴吧，臭娘儿们！”他大吼道，一边有心尽量放慢脚步，在“之”字形的小路上缓缓走着。要是这时候他的那匹名叫“山羊”的马滑倒在地的话，那些洗衣女人就会快活得连腰也直不起来的。

“闭上嘴巴，臭娘儿们！好好洗你们的衣服吧！”

“当心点儿呀，大夫，可别跌跤呀！要是您的那头‘山羊’把您掀翻在地，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跑上去，我们要抢您的那只驼背

呀。”

“可我呢，我能从你们那里抢到什么东西呢？不管怎么说，你们这样做可太没有良心了！你们的良心早就被狗吃掉啦！你们不总也长着肉峰吗，不过那可不是长在背上。”

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她大声说着话，为的是让那些洗衣妇注意到她。

这个女人看上去有些冬烘先生的味道，她手上还牵着一个年纪大约十二——十四岁的小姑娘，这孩子非常活泼可爱，可是在大人的管束下却显得十分不自在。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就是教堂执事、唱诗班班主、卡尔维尔镇上学校的教师欧特玛尔先生的老婆——欧特玛尔夫人。而那位被压抑着青春活力的小姑娘便是她的侄女拉米艾尔。

洗衣妇们对于欧特玛尔夫人做出来的这副贵妇人的腔调非常反感：她居然还用手拉着这位小姑娘，而不是听任她象镇上其他的那些女孩子一样随随便便地蹦蹦跳跳，跑来跑去！

欧特玛尔夫人是从公爵夫人的家里出来之后，沿着乌布龙河右岸的那片草地边上的平坦马路走过来的。

“啊！欧特玛尔夫人来啦！”洗衣妇们大声嚷着。

不过，她们心中都很清楚，这位欧特玛尔太太只要一张口接上话茬就会说个没完，而那位驼背医生呢，一会儿工夫便会走得远远的。再说，她们觉得医生这个人更有趣、更可笑，因为他经常不动声色地开玩笑。

他骑着那匹名叫“山羊”的马来到了“之”字形小路的下方，他的马在拉德西斯河边饮水，正好在这个水塘上游处不远的地方。

有两个洗衣的女人大声叫嚷起来，冲着欧特玛尔夫人说

道：

“噢！好啦！好啦！千万小心点儿呀，别弄丢了您兄弟的女儿，就是您说的这个侄女。”

“当心你头上的假发别掉下来，小驼子医生，”坐在右边的那群女人也大声叫喊起来，“你的那位理发匠说不定还不懂得该怎么样调理这玩意儿吧？”

“可你们……”医生反唇相讥，不过，他答话时的那副样子是任何语言也形容不出来的。

那位一本正经的执事太太，顺着那条自米奥桑家门口蜿蜒而下的路走了一阵，刚刚经过那个水塘，现在却突然又拉着侄女掉过头去沿着原路折回去了。执事夫人的这一举动，加上她有意做出来的那副傲然自得、目空一切的神态，使得水塘四周的洗衣妇们忍不住齐声大笑起来。

医生打断了女人们的哄笑，他把自己的嗓门压得又尖又细，说道：

“闭上嘴巴，混帐娘儿们，要不我就赶着我的马在你们周遭的泥水里奔过来奔过去，用不了多久，你们头上的白帽子和你们的脸蛋就会同你们的心地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啦，也就是说，都要溅满又黑又臭的烂泥巴，跟你们这班人一样肮脏。”

医生一本正经地说完这番话之后，气得浑身冒火，脸涨得通红，活象一只大公鸡。他这个人一辈子都是这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强烈的虚荣心往往使他做出莫名其妙的蠢事。他明明看出了自己做了错事，却很少能够克制自己。比如说此刻吧，他本该只消一言不发就可以了，那些洗衣妇冲着他的狂言乱语就会因为欧特玛尔夫人的到来而烟消云散，然而他偏偏要在这个时候采取报复行动。

“好吧，”一位洗衣妇又开了腔，“就算我们这些人都是些蠢妇，被一个混蛋弄了一身泥巴，可是只消用一点水洗洗，不就又干干净净了吗？可是，象你这样一个不花钱便找不到情人的胚子，得要多少水才能洗得去你身上的那块肉峰呢？”

这句话话音刚刚落地，气势汹汹的医生便策马飞奔起来，他从洗衣水塘旁边的烂泥堆里一路跑过去，把洗衣妇们那一张张红润的脸蛋、一顶顶雪白的帽子全都溅得满是泥水。更糟的是，那些堆放在石凳上的刚刚洗好的衣服也被搞得乌七八糟。

看到这副情景，三十多位洗衣女人一起厉声咒骂起来，她们愤怒的叫喊声足足持续了一分钟之久。

这些蛮不讲理的女人满头满脸都溅上烂泥污水，医生不禁感到心花怒放，“你们休想怪三怪四，埋怨别人。”他接着说道，脸上浮现出魔鬼般的微笑。

“我不过是在走我的路，路修起来就是让人走的嘛。”

他又转过身来朝着洗衣妇们走去，想看看她们那副惊慌失措的模样，开心取乐一番。这时候，所有的女人全都你一言我一语地恶声恶气地骂他咒他，医生禁不住又动了在烂泥地里纵马奔跑的念头，于是他狠狠地抽了一鞭子。有一个女人恰好坐在这匹马的鼻子底下，她的心里吓得“扑通扑通”直跳，慌乱中她顺手抓过捣衣棒朝马儿扔了过去。出于一种恐惧心理，她掷得过猛，这根木棒从马的眼睛上方只有几寸高的地方飞了过去。“山羊”大吃一惊，在飞奔中突然一下子停住，随后前蹄腾空跳将起来。

这个迅疾而猛烈的动作使得医生离开了他的马鞍，他本来身子往前倾伏在马鞍上，现在一下子头朝下跌落在烂泥堆里。不过幸好泥水只有半尺深，医生身上并没有什么损伤，只觉得羞愧

交加，而且简直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

他仰面朝天，正好躺在那个自以为大祸临头，惊慌失措中把捣衣棒扔了出去的洗衣妇人的脚边。

洗衣妇们以为这一下医生至少要摔断一只胳膊，她们不禁害怕起来，诺曼底的女人转眼工夫便可以算计出一场官司的输赢如何。这可是既伤财又劳神的事，于是大家全都逃之夭夭，生怕自己被认出来，在医生起诉的时候被法庭传讯。

医生骨碌一下翻身爬了起来，动作象闪电一样迅速，随即又跃上了他的马。看到他竟然如此麻利地爬起来，已经跑出去二十来步远的洗衣妇们又停了下来，发出了由衷的笑声，这一下把那位倒霉的医生更是气得七窍生烟。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难言，于是怀着一肚子的火气抓起他的枪。但是就在他刚刚从马上摔下来的时候，那枝枪也被重重地撞在地面上，枪机里满是烂泥，更糟糕的是，连子弹也丢了个精光。不过那些洗衣服的女人并不知道他的枪支出了故障，眼看着医生抓过枪来对着她们瞄准，她们只好再一次尖声叫喊着逃跑了。

医生发觉他的枪已经无法用来报复了，便用马刺对准他的马狠狠地刺了几下，马儿顿时狂奔起来，不过几秒钟工夫便回到了家里。他象中了魔似的嘴里不住地骂骂咧咧的，也不下马，只让人给他递过一件衣服和一枝枪，然后又驱赶他的马象飞一般地一直奔向从我们刚刚提到的乌布龙河桥上穿过的那条阿佛朗希大路。

洗衣妇们慌不迭地先把自己的脸和头上的白帽子洗干净，然后又忙着搓洗她们的衣裳，把那些烂泥污点去掉。

她们这样洗呀擦呀，窝着一肚子的火气。她们时不时停下手里的活计，七嘴八舌地又把医生痛骂一顿，尽管这时医生早已

离去，她们也知道他距她们已经足足有一法里之遥。到后来她们一个个全都累了，骂不下去了。

“叫我说呀，”她们之中一个名叫伊沃娜的女人大声说道，“要是将来让·克洛德来约我跳舞的话，那就得先让他把桑凡给我狠狠地揍一顿，还要让他把他的头发揪下一绺送给我，我要把它当成彩带一样系在我的白帽子上头。”

“要是这样的话，你那位让·克洛德的腿上就要挨一枪啦，”皮埃莱特说，“因为这家伙毒着哪，这个医生。”

“哎呀，他简直要气疯啦！”第三个女人接着说，“连他自己也搞不明白他干了些什么。看得出你没有听说过德雷维尔的故事。”

“伊沃娜那时候还不在卡尔维尔呀，”皮埃莱特大声说，“她那时在格朗维尔做事。德雷维尔的那个大胖子布鲁耐尔，就是玛丽·巴尔波那口子，在医生从他前面走过的时候冲着他的驼背唱呀笑呀寻开心，此时医生正在古古一带溜马，他毫不迟疑地解下斜挂在肩上的枪，朝着布鲁耐尔放了两枪。两记枪响，其中有一记是带着子弹的，把布鲁耐尔的左臂连同胸前的一部分都击伤了。医生赌咒发誓说他忘记他的枪膛里还留着一粒子弹，可是不管他怎么说，代理检察长还是强迫他出了十个金路易的罚款。”

在足足一刻钟的谈话里，洗衣妇们一直在想办法出点子打算对这位医生报复一下，可是她们一筹莫展，她们想不出什么好法子，所以心境非常之坏。这时欧特玛尔夫人手拉着她的侄女拉米艾尔又从这儿走过，看见了她，大家又冲着一个新的目标大喊大叫起来。

“嘿嘿！嘿嘿！她又来啦，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女人，还带

着她那位漂亮的侄女！"皮埃莱特大声叫道。

"你说她的侄女是个什么来着？干脆说吧，这是一个魔鬼的女儿！"

"干嘛要叫她魔鬼的女儿？干脆说吧，这是她背着丈夫养下来的一个杂种，是她硬让这个胖乎乎的傻家伙收养在家的。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搞掉他可怜的侄子纪尧姆·欧特玛尔的继承权罢了。"

"嗯，行行好吧，我的邻家姑娘！可别说那些粗话，至少也得对我带来的这位年青姑娘尊重些！"

这种带着教训口吻的请求刚一出口，马上就有十来个人齐声把话接了过去，不过我可是无法把这些话写出来。

"赶快跑回家去吧，拉米艾尔。"欧特玛尔夫人大声说。小姑娘一听说可以跑开，心里大为高兴，她马上走掉了。这个女人便得意洋洋地向洗衣妇们唠叨个不停，而那些女人因为她们的谈话被人打断而感到十分恼火，她们突然之间一起抬高嗓门大喊大叫起来，竭力想把这位叫人实在受不了的欧特玛尔夫人赶走。可是这不屈不挠的女人今天却存心要同她们聊聊，于是她扇动两片嘴唇又叽叽呱呱地讲了五分钟之久，回答她的只是那三十位女人无休无止的叫喊谩骂声。

这些洗衣妇向着两位不易对付的过路人接连发起了突然进攻，她们从这种事端中找到了诀窍，如此这般闹下去，她们整整一天都会过得快快活活，丝毫也不会感到无聊。而欧特玛尔夫人呢，她也就有了话题，可以向她的执事丈夫以及卡尔维尔镇的所有朋友没完没了地扯一阵子。最扫兴的是医生，他在把姑娘们溅得浑身泥污之后没有回家，而是纵马奔向乌布龙河桥，他根本没有发觉那枝斜挎在腰间的火枪已经滑到了背后，那副模

样实在滑稽可笑。

"天哪！"他心里想，"我竟然跟这班混帐娘儿们拌嘴，真是愚蠢到了极点！我得让我的仆人把我捆绑在床腿上，接连几天别出门才好。"

为了消消火气，医生挖空心思地想着，在他一路飞奔而来所经过的地方，是否住着那么一位病人，这个人心地还不坏，会以为他这位医生此行是趁傍晚时分赶了两法里路特地来看望看望他的。

猛然间，他想到了杜沙亚尔先生，此时此刻，这位卡尔维尔镇的本堂神甫比一位病人要合适得多，他那天正好去圣·布里的城堡里赴晚宴，那地方离镇子大约有三法里远。这位本堂神甫若是恨起什么人来简直让人害怕，他是修道会里的要角之一。然而所好者——任何事情都有它相反的一面，多亏了这些才拯救了法兰西的文明——，所好者，这位在卡尔维尔人们谈虎色变、其本人又相当固执的杜沙亚尔先生非常不喜欢独自一人坐着他的小马车在马路上露面。

正因为如此，当他看到桑凡医生出现在圣·布里家里的时候，他的心里感到极为高兴。这两个人彼此之间都可能给对方带来一些麻烦，所以在一起相处时客客气气，互有戒心。杜沙亚尔言谈粗俗，沉着镇静，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治理一个行政大区。在他的眼里，桑凡医生好象是一个疯子，他天天都看到此人由于强烈的自尊心的驱使而干出了一些愚不可及的蠢事。可桑凡这个人，一旦他忘却了自己身上那块驼背的存在，他就可以把整个沙龙搞得笑语盈盈，而且会博得女主人的好感。在阿佛朗希那一带是有许多贵人的府邸的，尽管他们家中安排得井井有条，但人们仍然感到百无聊赖。杜沙亚尔先生特别害怕在

德·米奥桑公爵夫人的家里听到桑凡医生津津有味地讲述那些恶毒尖刻的传闻故事，因为在这座雄踞海岬的领主城堡里——我们看到的卡尔维尔的普通人使用的洗衣水塘就在这海岬的脚下，杜沙亚尔先生倒是一位占支配地位的人物呢。

本堂神甫与他的这位机敏圆通的医生朋友互相说了一些吹吹拍拍的奉承话，圣·布里伯爵夫人对于这类人物竟然把她家的客厅选作交谈的场所感到十分气愤。

医生骑着马，一路护送着本堂神甫。但是，当他独自一人回到家中的时候，他又想起了洗衣水塘边的一幕，心头笼罩着一团阴影。不过，没过多大一会儿他便找到了慰藉。有人找上门来了，说是一位年青漂亮的小伙子——此人年方二十五岁，足足有五法尺六法寸高——不知怎么搞的突然中了风。于是医生赶去整夜守在他的身边，为他进行妥善的治疗。这小伙子在天将破晓时分不幸去世了，医生心里暗自高兴。

“哎呀，这里空留一副美丽的躯壳，”他心里想，“为什么我的灵魂就不能寄托在这里呢？”

这位靠发国难财而起家的农人的儿子，之所以当上医生就是为了要治好自己的痼疾，他之所以把自己训练成一名猎手，就是为了让那些恶意挑逗他的人看看他随时随地都在严阵以待。他活动频繁，这对于他那孱弱的身体来说，确是一件苦差事。然而他也得到了补偿，那就是看到漂亮的男人一个个地死掉，漂亮的女人一个个吓得坐卧不安，这一带象这样的女人为数不少，她们竟然都热切地巴望着他这位医生的到来。

当欧特玛尔夫人把她的侄女打发回村之后，拉米艾尔这小姑娘才如梦方醒，明白她婶婶此举总有某种非比寻常的原因，因为欧特玛尔夫人是一位笃信宗教的妇人，她从来也没有放手让

她的侄女独自一人走出二十步之遥。

她的第一个念头——其实这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便是想听一听她的婶婶究竟想把什么事情瞒住她，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消绕个弯子便可以走回去，躲在那条洗衣水塘上方的绿荫披掩的土堤背后。不过，拉米艾尔觉得这样一来便会听到一些粗鄙的辱骂声和不堪入耳的污秽字眼，而她对此一向是深恶痛绝的。

此时，一种颇有诱惑力的想法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要是跑得快一些的话，"她心里想，"我可以一直跑到跳舞场上去，那个地方我活了这么大只进去过一次哪，而且我还可以赶在婶婶之前回到家里。"

在卡尔维尔这一带，宽敞的马路几乎只有一条，中间还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在乌布龙河桥的对面，也就是往巴黎的那个方向，耸立着一座漂亮的哥特式教堂。紧挨着教堂有一片墓园，墓园旁边长着三株高可参天的椴树，每逢星期天，大家便聚在树荫下跳舞，这在杜沙亚尔的眼里看来，实在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他说，你们这样搞就是在死人的骨灰上作践来作践去，因为这几棵椴树距离墓园只有四十来步远。欧特玛尔家居住的房子——那是卡尔维尔镇赠给作为学校教师的欧特玛尔先生的一座茅草房——正对着这条马路，几乎与那片墓地相对。从他们的家里可以看到椴树下的舞场，也可以听到跳舞时的丝竹管弦之声。

拉米艾尔跑上了镇上一条原有的小路，这条小路从洗衣水塘起，一直伸展到卡尔维尔镇外的那条通向巴黎的大路。

她沿着这条小路向着椴树下的空地走去，远远地就望见了那一片笼罩着房屋的苍翠浓郁的树荫，她的心"怦怦"地跳个

不止。“我就要站在它们的面前好好察看一番啦，”她心里想，“这几棵树该是多么漂亮哟！”每逢星期日，这几株大名鼎鼎的椴树往往会惹得她潸然泪下，而后，整整一个星期里她都在想着它们。

拉米艾尔心想，如果她不从镇子中间走过的话，那儿就不会有人将此事向她的婶婶告发，而干这种告发勾当的通常都是家住在学校教师附近的那些笃信宗教的女人。

拉米艾尔顺着镇外的那条原来的小路奔跑，可是倒霉的是却有四五次碰上了村里的老太太，她们手中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鞋子。

早先，欧特玛尔夫人与这些女人一样贫困，也象她们一样干这样的活计来养家糊口，只是自从有了杜沙亚尔本堂神甫作为靠山，她家的境遇才大为改善。这些女人走路的时候赤着双脚，头上顶着装满鞋子的篮子，她们发现拉米艾尔比平日里的穿着打扮要漂亮得多，看样子好象欧特玛尔夫人刚刚带她去过公爵夫人的家里。

“嗯，嗯，你这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是从公爵夫人的家里出来的吧？”一位妇人说。

“我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另一位女人高声说道，“我们要把你脚上那双漂亮的鞋子脱下来，你为什么不能象我们一样光着脚丫子走路？”

拉米艾尔一点儿也不胆怯，她跑到小路右侧的一块大约有几法尺高的田地上，她站在那里跟她的对手们一声接着一声地对着骂。

“你们竟想抢走我的漂亮鞋子，就仗着你们是五个人呀。不过你们若是真的抢了我的东西，宪兵队长会把你们抓进牢房的，

他可是我叔父的朋友。”

“你还是闭嘴吧，小蛇精，魔鬼的女儿！”

听到这句话，五个女人拚命扯起嗓门一齐叫喊起来：“魔鬼的女儿！魔鬼的女儿！”

“再好没有啦！”拉米艾尔回答说，“我要是魔鬼的女儿，我就决不会象你们那么难看、那么唠唠叨叨，我爸爸这个魔鬼就有这种本事，可以让我一天到晚高高兴兴、快快活活！”

靠着省吃俭用，拉米艾尔的叔父和婶母已经积聚起一笔钱财，这笔钱每年可收回一千八百个利弗尔的年金。他们如今过得十分阔绰自在，但是他们那位漂亮的侄女拉米艾尔却一天到晚寂寞得要死。诺曼底人成熟得太早，她虽然还不到十二岁，却随时随地都会感到厌倦。其实在她这样的年纪上，这种百无聊赖之感如果不是由身体的痛苦所引起，便意味着她的心灵已经早熟。欧特玛尔夫人把所有的娱乐消遣活动，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都看作是一种罪孽：比如说一到星期天，她不仅不准孩子跑到墓地边上那几棵椴树下去看别人跳舞，甚至到镇上送给执事的那间草房的门口坐一坐也不行，因为在那里可以听见琴声，也可以瞥见跳舞场的一角，而本堂神甫先生一看到它便气得脸色发黄。拉米艾尔在百无聊赖中只好暗自哭泣，为了安慰安慰她，好心的欧特玛尔夫人便给她端来了果酱。小姑娘嘴巴馋得很，自然不会连果酱也感到讨厌。而欧特玛尔先生呢，他这位教师对自己的职责一丝不苟，硬是要让他的侄女每天早晚各读一个小时的书。

“如果说镇上付给我报酬是为了让我教所有的孩子读书写字，不管什么人都不例外，那么，我就更有理由让我自己的侄女读书了，因为除了上帝之外，全是因为我，她才会来到这个镇上

的。”

对于这位年幼的小姑娘来说，没完没了的读书识字简直就是在经受酷刑。不过，每当老师看到她伤心流泪的时候，便交给她几个零钱来安慰安慰她。尽管这点钱转眼之间就换成了象小人形状的椒盐面包，拉米艾尔却还是不喜欢读书。

有一天是星期日，她仍然没有法子脱身走开，她的婶婶不准她从敞开的大门往外面乱瞧，怕她会远远地望见有一条女人的头巾正在按着节拍跳来跳去。拉米艾尔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名叫《艾蒙四兄弟的故事》，书中的木刻画她非常喜欢，为了更好地看懂这幅画的意思，她便开始读——尽管她的心里带着厌倦的情绪——这本书的第一页了。她读完这一页，觉得非常开心，于是便把不准让她看人家跳舞的吩咐丢到了脑后，不多一会儿，她便一门心思沉浸在艾蒙四兄弟的身上了……这本书是欧特玛尔先生从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那里没收来的，可是它竟然把这个小姑娘弄得神魂颠倒，实在叫人难以置信。拉米艾尔起初是整个晚上，后来是整夜整夜地想着书中的那些了不起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战马。尽管这孩子非常天真单纯，但她还是要胡思乱想，假如她没有被年迈的叔父用他那只颤巍巍的手臂把她紧紧地管得动也动不得，而是能让艾蒙四兄弟中的一位挽着她的胳膊在舞场边上的墓园里溜达溜达，那可就另有一番风味啦。她象发了疯似地高高兴兴地把学校教师的全部藏书几乎都读了一遍，尽管她还不能领会其中的大意，但是它们引得她浮想联翩，而且使她尝到了幻想的乐趣。比如说吧，她因为对于狄多① 的爱

① 狄多是古罗马时期的著名作家维吉尔（前70—19）所写的史诗《伊尼德》中的一位女王，她曾与诗中的男主人公伊尼亚斯结为夫妻，后被迫离异，在痛苦中自杀身亡。

情很感动，便如饥似渴地读着维吉尔的史诗《伊尼德》的一种旧译本，这种版本相当陈旧了，是用仿羊皮纸印出来的，上面标明的日期是一六二〇年。只要随便读读其中的某个章节，她就会变得兴高采烈。当她把这位教师的所有藏书——拉丁语图书除外——统统浏览了一遍，并且把其中的意思尽力弄懂之后，她便带着几本破烂不堪的旧书到镇上的杂货铺子里去，以此向老板换取半斤科林思① 葡萄，还有一本关于江湖大盗芒德兰②的故事，再加上一本描写卡尔杜什老爷③的故事。

我们很难认为这些故事是依据我们这个时代用以衡量一切的那些崇高的道德、伦理标准写成的，我们看得很清楚，法兰西学士院和蒙迪翁④奖金评判委员会至今还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文学作品，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样一类作品能让人读得下去而不惹人讨厌。很快地，拉米艾尔便一门心思扑在芒德兰老爷、卡尔杜什老爷以及别的一些角色的身上了，这些都是她从那一类小书里看来的。这些人物的下场，往往都是要站在一块很高的地方，周围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引颈观望着他们，她认为这样的结局是高尚的，莫非这些书把他们的勇气和力量吹嘘得过了头？有一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拉米艾尔漫不经心地对她的叔父谈起这些了不起的人物，他立刻厌恶地用手直划十字。

“记住，拉米艾尔，”他大声说，“除了圣徒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伟大人物。”

---

① 科林思为古代希腊的一个地名。

② 芒德兰(1724—1755)，大名鼎鼎的江湖大盗，后被处以车裂而死。

③ 卡尔杜什(1693—1721)，一个著名的盗窃集团的首领，一七二一年被处以车裂而死。

④ 蒙迪翁(1733—1820)，法国著名慈善家，曾创立好几种文学奖。

“你这些可怕的念头是从什么人那里搬来的?”欧特玛尔夫人也跟着大声叫了起来。

于是,整个晚餐当中,这位老好人和他的妻子当着他们侄女的面一直谈论着她刚刚讲出来的那一番不可思议的古怪的话。在晚餐后例行的祈祷之后,学校的教师还有意念了一遍天主经,为的是请求上帝保护他们的侄女,不要让她去想什么芒德兰和卡尔杜什,特别重要的是,千万别带着如此明显的罪恶感情想着这帮东西。

第 四 章

拉米艾尔长得十分机灵活泼,既聪明伶俐,又喜欢幻想。她被那种赎罪的仪式深深地打动了,“不过,为什么我的叔父不让我对这些人表示崇敬呢?”她躺在床上这样想,翻来复去地无法入睡。

然后,她的脑子突然闪过了这样一种罪恶的念头:“难道我的叔父也该象卡尔杜什先生一样,要给瓦朗斯的那位可怜的寡妇勒诺娃十个埃居吗?因为盐税局的那帮官员刚刚把她的那匹黑母牛抢了去,她的身上只剩下十三个苏了,可她还养着七个孩子哪!”

拉米艾尔足足哭了一刻钟,她心里着实可怜那个老婆子。接着,她又想:“要是我的叔父也被押上断头台,他能受得住刽子手的钢刀的砍剁吗?当刽子手砍下他的两条胳膊时,他能象芒德兰老爷那样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吗?可我的叔父的脚上患着痛风症哪,只要一碰到石子,他就会没完没了地哼哼唧唧呢!”

在这一夜间,小姑娘的思想好象经历了一场革命。第二天,

她便把带有插画的维吉尔作品的旧译本送进了杂货铺子，作为交换，她拒绝接受无花果或者科林思葡萄，而是要了一本最精彩的传奇故事，那是人们禁止她阅读的。

第二天是星期五，欧特玛尔夫人难过到了极点，因为直到晚间离开饭桌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由于看到一只瓦罐空着，便把星期四吃剩下的一点肉汤倒进了晚饭里。①

“好呀！这该怎么办呢？”拉米艾尔冒冒失失地说，“我们这顿饭吃得好极了，说不定这点剩下的肉汤等不到星期天就会发臭的。”

我们可以断定，这位年纪轻轻的侄女说出如此不恭的话语，肯定要被叔父和婶婶狠狠地训斥一顿的。特别是她的婶婶窝了一肚子火气，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发作，于是正象卡尔维尔的人们所说的那样，便把气出在自己的侄女头上。再说如今这小姑娘已经非常懂事了，她是决不会冲着给她果酱吃的这位好婶婶顶顶撞撞，乱发脾气的。

她看得出，她的婶婶太伤心了，因为她不仅自己吃了肉汤，还让大家也都跟着吃了肉汤。自此，拉米艾尔一直思索着星期五的这顿晚餐，事情过去了一个月了，她仍然在想着这件事。有一天，她听见附近那家酒馆的老板娘拉迈尔兰在做买卖的时候这样说：

“这欧特玛尔家里的人心地太好啦，不过，他们干了蠢事！”

是的，拉米艾尔对于拉迈尔兰这个人是极为尊重的。她整天整天地听着人们在她的小酒馆中又笑又闹，甚至往往星期五也不例外。

---

① 根据天主教教规，人们在星期五是不能吃荤的。

“原来问题在这里，”拉米艾尔大叫起来，就象有一道突然射进来的阳光照亮了她的眼睛，“我的叔父、婶婶都是蠢货呀！”在这以后的一个星期里，她没有说上十句话，酒店老板娘的一句话使她从巨大的惊恐不安中清醒过来。“这些事情还从来没有人对我谈起过，”她心里想，“因为我还是个很小的小孩子，人们从不告诉我这些情况，就象不准我谈情说爱一样。”

自从这位卖葡萄酒的女老板一句话惹出一场是非之后，在拉米艾尔的眼里看来，欧特玛尔夫人拚命颂扬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被镇上那些虔诚的教徒视为真正的义务或惯例的那一套东西，统统变得可笑不堪。无论她叔父或婶母对她说起什么事，她总是低声地回敬他们一句：“真蠢哪！”逢年过节，晚上再也谈不上什么数着念珠做祷告，逢上四季大斋日也不必空着肚皮过日子或者跑到小树林里谈情说爱，这一切对于拉米艾尔来说，似乎都是莫大的罪孽。

拉米艾尔就这样一天天长大成人了。当德·米奥桑公爵夫人的两只眼角爬满了鱼尾纹的时候，她已经长到十五岁了。我们刚才忘记交待一下，老公爵早已下世，他那位继承他封号的儿子也只比他多活了几个月，而德·米奥桑公爵夫人则前往巴黎把她的新封号卖弄一番，然后又回到卡尔维尔，但是她心里十分动气，因为大家对她渴慕已久的这个新封号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关注。她的眼角旁边已经划出几道皱纹，看到这种情况她感到非常痛苦。她往巴黎发出了一封特快信，让人把最有名的眼科医生德·拉鲁斯先生给她请了来。有一天早上眼科医生坐在公爵夫人的床边替她看病，这位聪明的医生显得非常尴尬，他得把长长的一席话用漂亮的字眼断断续续地讲出来，以便赢得一点时间找到某种微妙的词汇来表明这不过是由于衰老而引起的皮肤

衰竭。我们不妨来假设这个微妙的字眼是非常空泛的，德·拉鲁斯先生花了好长时间向公爵夫人解释说，这种病是因为一股骤然而起的冷空气侵入了她的大脑而引起的，其中以年纪三十——三十五岁的年轻妇女最易感染。于是他给她做了严格的规定，还给了公爵夫人两盒各种各样的药片，这些药片都是用面包心和药西瓜制成的。他特别劝诫他的病人千万别去找那些一窍不通的医生，他们那些人很可能会把这种病与那种需要静养休息的病混为一谈。他还给公爵夫人规定，半年之内不要读书，尤其是晚间更需如此，而且应当找一个女人把书念给她听。不过，这位大夫做得非常巧妙，“朗读的女人”这个词儿是先从公爵夫人的嘴巴里吐出来的，她还抢先说出一个更让人难以置信的字眼：眼镜。眼科医生做出一副沉思良久的样子，最后才下决心对她说，在治疗期间——大约六到八个月——为了爱惜眼睛，戴上一副眼镜是有益无害的。他还自告奋勇，要到巴黎的一位眼镜商那儿去为她挑选一副眼镜，这位眼镜商非常博学，报纸上每个星期都要吹捧他两次。

这位可爱的医生、荣获欧洲各类荣誉勋位的骑士，把公爵夫人引逗得心花怒放，他还不到四十岁，得到一份优厚的报酬之后便启程去巴黎了。公爵夫人又感到十分为难，在这穷乡僻壤她到哪里去找一位为她读书的人呢？象这样一类女仆是很难找到的，即使在诺曼底也是如此。昂塞尔穆夫人把公爵夫人的这一想法张扬了出去，搞得镇上人人皆知，结果还是一筹莫展。老好人欧特玛尔先生——在全镇的男性居民中唯一可以称得上老好人的欧特玛尔先生首先便想到他的侄女拉米艾尔倒可以去充当公爵夫人的诵读人。“不过，”他心里想，“镇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人能顶得上这份差事。公爵夫人头脑是那么聪明，她是不可

能不想到我的拉米艾尔的。”然而，大多数人却对此持有异议，一个在孤儿收容院里领来的女孩子怎么能配得上为一位如此高贵的公爵夫人做诵读人呢？

半个月来，欧特玛尔先生与他的妻子为了实施这个了不起的计划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一天晚上，人们奔走相告，说是从巴黎来了新消息，是有关旺岱方面的最有权威性的消息，乡村邮差把来自巴黎的《每日新闻》送到了公爵夫人的府邸上。

昂塞尔穆夫人尽管戴上了两副眼镜，结果还是枉然，她把报纸读得又慢又糟，这使焦躁不安的公爵夫人大为失望。

昂塞尔穆夫人的头脑实在太机灵了，所以才把报纸读得一塌胡涂，她把这桩事情看成是一份苦差事，这苦差事也许会落在她的头上，可是给她的工钱却一个大子儿也不增加。这样一种推理似乎是确凿无疑的，然而这位老姑娘虽然工于心计，这次却打错了算盘。在这以后不知有多少次她咒骂自己因为偷懒而造成的这一念之差！

朗读得实在不象话，公爵夫人不由得大声叫了起来：

“拉米艾尔！快让人骑上马，到镇上去把欧特玛尔的女儿、那个小姑娘拉米艾尔给我找来，让她的叔父或婶婶也一道跟着来。”

两个小时之后，拉米艾尔穿着星期天的衣服赶来了。起初，她读得有点儿结结巴巴，不过却有声有色，让人听了高兴，公爵夫人甚至把对于旺岱形势的那份关心也丢到脑后去了。她读着《每日新闻》上那些热烈的词句，一双美丽的、水灵灵的眼睛里燃烧着一股火辣辣的激情。“她很有才气呀。”公爵夫人心里想。将近十一点时，拉米艾尔和她的叔父起身向夫人告辞，这位夫人一时心血来潮，当场便决定让拉米艾尔来干“诵读人”这份差事

了。

然而，欧特玛尔夫人却打退堂鼓了，因为她想到象拉米艾尔这么一个十五岁的聪明伶俐的大姑娘，要在每天晚上九——十点钟的时候才从公爵夫人的家里出来独自一人走回家呀。

于是双方为此进行了相当繁复的商谈，而且一直持续了三个星期之久。拖了这么多日子，公爵夫人本来要拉米艾尔到她家里读《每日新闻》的想法只是含含糊糊的，如今却变得十分强烈。经过多次没完没了的扯皮——这足够使我们描绘一番诺曼底人在这方面的过人才干，我们在巴黎就看到过，这样的人简直不胜枚举——，不过对于心甘情愿要去读报的人来说，这样的商谈显得太冗长了，最后总算谈妥，拉米艾尔晚上可以在昂塞尔穆夫人的房间里安歇，她那间卧室与公爵夫人的住房相毗连，真是莫大的荣幸。了解到这一最新情况，欧特玛尔夫人心中的疑虑总算彻底打消，她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她却未能完全摆脱不愉快的心境。

“到底要怎么样呢？”她对丈夫说，“一切好象都解决了，卡尔维尔的那班混蛋长舌妇又会唠叨说我们的侄女得了一份好差事了！这样一来，你那个混帐侄儿又会觉得有机可乘了，他讲了我们多少坏话呀。”

她这个顾虑几乎使他们舍弃了为此事而做出的努力，因为公爵夫人也发觉到对于学校教师的侄女来说，能进入公爵的府邸的确是一种殊荣，于是便把这一看法对欧特玛尔夫人晓谕一番。卡尔维尔镇的这位教母立即向公爵夫人行了一个屈膝礼，随后便一言不发地告退了。

“这简直是造反作乱呀！”公爵夫人勃然大怒，大吼起来，“我们连想躲也躲不开了，我们身边到处都有人造反闹事，甚至那些

靠我们高升发迹的人也跟着闹起来了。”

想到这一点，公爵夫人心里又生气、又难过、又害怕，她几乎整整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一早，公爵夫人派人把老好人欧特玛尔先生找了来，打算给他洗洗脑筋。然而公爵夫人愈加吃惊的是，这位学校教师虽然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听说夫人召见心里扑通扑通乱跳不止，两只手不住地摆弄着他的帽子，可是他却向公爵夫人宣称一切都已考虑停当，拉米艾尔患有肺病，身体过于娇弱，因此不能接受公爵夫人赐予她的崇高荣誉。

对于这样一种粗暴无礼的声明，公爵夫人从《巴雅泽》①一剧中借来一句台词作为回答，就是下面这一个简单的字眼：

“出去！”

公爵夫人很想不动声色地把这件事情交给杜沙亚尔本堂神甫去办，不过这位神职人员的城府太深，当人们兜着大圈子向他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时，他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做出巧妙的、然而却有点冒冒失失的回答，从而使自己犯下不可原谅的过失。“啫，又出事啦！”公爵夫人想，“这些事即使在一七八九年前也没有见到过。”她总是尽量不让自己当着本堂神甫的面把事情正儿八经地提出来，有时候德·米奥桑公爵夫人还尽力把杜沙亚尔先生留下来吃饭，不过她只对他讲两句彬彬有礼的话，一句话是在他刚刚走进她的家门时说，另一句则在他告辞的时候再说。这个鬼头鬼脑的人一看出夫人别有意图，就不免十分得意，便耐着性子等着公爵夫人开口有求于他。在被学校教师激起的盛怒之下，这位高贵的公爵夫人立即派人把杜沙亚尔本堂神甫找来，这次

① 《巴雅泽》是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著名剧作家拉辛（1639—1699）的一部悲剧，写于一六七二年。

再也没有心思请他吃饭，也没有等到席终才开口谈到拉米艾尔的事情。

杜沙亚尔先生发觉事情弄得很僵，认为业已无可救药。在谈及拉米艾尔一事之前，似乎应该从查明欧特玛尔所主持的学校是否有某些流弊入手，因为此人之所以大走鸿运，以至于变得目空一切，自以为了不起，就是由于有了这所学校。人们可以用关闭学校为借口来要挟他，真正到了必要的时候，也完全可以这么办。这样一来，欧特玛尔也许就会自动地跑来可怜巴巴地央求公爵夫人把拉米艾尔收留下来。这位本堂神甫还让公爵夫人心里放明白一些：她之所以痛苦不堪，最大的过错就是没有事先就此事向他请教。随后，他竟然连几句劝慰的话也没有说便走开了，留下公爵夫人独自一人在那里伤心不已，因为一个乡巴佬居然冒犯了她那高傲的虚荣心。

这位高贵的太太此刻的心情太激动了，连素日处置事情的一点点理智也丢得一干二净，她甚至已经不懂得要珍惜残存的那点尊严。昂塞尔穆夫人给欧特玛尔夫人写去一封正式的信函，信中对她说，拉米艾尔可以用“女士”或“小姐”的名义到公爵夫人的身边充任诵读女仆，直到从巴黎请来另一位学识更为渊博的人为止。听到拉米艾尔这个名字竟然同“小姐”联在一起，全镇的人都感到十分气愤。

拉米艾尔对于她叔父在这三个星期里的种种做法也并非一无所知，她自己则急着想到公爵夫人的府邸中去。在公爵夫人的家里，她曾经影影绰绰地看到过大大小小的房间里摆满了华丽精致的家具，她特别注意到了还有一间颇具规模的图书室，里面所有的书籍都烫着金边，然而她却忘记留意这些书籍全都放在玻璃书橱里面，而公爵夫人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总是把那只

小小的钥匙拴在自己的表链上。

拉米艾尔终于住进了公爵夫人的府邸，她来到这座漂亮的古堡，我们业已说过，这幢别墅的正面至少有十七扇窗户，房顶是用灰石板铺成，模样显得庄重，很有气派，看上去象一只灯罩似的。拉米艾尔的心中涌起了一种异样的、强烈的感情，她不由自主地在台阶上停下了脚步。她的灵魂已经有二十岁了，她的婶婶把她一直送到门口，自己却不肯走进来，免得还要到公爵夫人面前讲一番谢恩的话。不过她在与侄女作别时还叮嘱了几句，说是在仆人们面前千万不要发笑，若是别人对你开玩笑，也不能逆来顺受。“否则的话，”欧特玛尔夫人接着又说，“她们会把你当成个乡巴佬看不起你，每件小事、哪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同你作难，而且你还根本没办法向公爵夫人诉苦，可是这些事情又相当棘手，不出几个月你就在这里呆不下去了。”

在拉米艾尔听来，这番话实在让人沮丧，她满心的快乐顷刻间化为乌有。她看到公爵夫人身边的女仆们一个个都沉着脸，便再也提不出兴致来。刚刚过了三天，拉米艾尔便觉得浑身难受，连吃饭的胃口也没有了。在她居住的那间卧室里铺着一张地毯，但是却不允许她在地毯上快步行走，似乎这样走路意味着缺乏教养，而且是对夫人的不恭。无论什么事，都要做得不慌不忙，在这所华丽的公馆里，一切都显得拘泥刻板，这是因为这幢房子有幸被一位伟大的夫人居住呀！公爵夫人的宫廷主要由八位人士组成，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也已经五十开外了。只有三位男仆有权在第二层楼的那一排房间里出出进进，而另一位男仆布瓦特万则比他们三个人的年龄要大得多。公馆里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园里有一条条两旁种上椴树和千金叶的小路，这些树木每年都要精心修剪三次。还有两个花匠负责照料一个坐落在古堡窗

下的花坛，上面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就在拉米艾尔进来的第二天，人们就宣布一项决定，说是不准拉米艾尔随处乱走，甚至也不能在花坛四周散步，要是出来走走的话，得由一位女仆陪着才行。可是这些老姑娘不是说园子里太潮湿，便是抱怨说太热了、太冷了，根本没有办法散步。至于在房间里面嘛，这些虽已年过五十、但却几乎都认为自己青春常驻的女人一致的看法是：在白天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因为脸上的皱纹也看得清清楚楚……就这样，到后来一个月过去了，拉米艾尔心里厌倦到了极点。每天准时必到的《每日新闻》并没有给她的生活带来多少快乐，每天晚上她照例要为公爵夫人朗读这些报纸。这与芒德兰老爷的生活真有着天壤之别啊！在她看来，那该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书了！她忘记把她的书带在身边，而每当她坐车回到父母家里度过短暂的片刻时，她简直没有一刻工夫可以独自呆一会儿，所以她根本无法查找她收藏的东西。

拉米艾尔几乎再也没有心思去散步了，她显得可怜巴巴的，她那幼小的自尊心虽然已经觉醒，却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到她在公爵夫人身边所取得的成功。这种成功是巨大的，尤其是她最能赢得夫人欢心的地方，也就是她看上去根本不象一位“小姐”。

我们应当知道，德·米奥桑公爵夫人对于革命造反是十分敏感的，而造反作乱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就是那些发了点儿财的人家的姑娘们居然也做出一副端庄、矜持的神态。然而拉米艾尔却浑身充溢着青春的活力和朝气，她不肯低垂着两只眼睛慢吞吞地走路，她最多也只能做到走动时凝神屏气，两眼有意无意地瞥一瞥公爵夫人客厅里的地毯。女仆们对她提出过许多善意的忠告，可她的举止却因此而变得古里古怪。她走路的步子慢下来了，这倒是真的，不过那副样子看上去就象一只被拴起来

的羚羊。然而她许多细微的举动仍然显得生气勃勃，表现出乡下姑娘的习性。她从来也没有做出过一副素有教养的模样，去学那些只求修身养性，尽力克己的人。一旦躲开了那些老仆人严峻目光的监视，她便蹦蹦跳跳地穿过那一个接着一个的必须经过的房间，走进公爵夫人的卧室。仆人把这一切情况告到公爵夫人那里，这位高贵的太太便让人在她的客厅里装上一面镜子，以便她坐在椅子上也能看见这个乐呵呵的小姑娘。尽管拉米艾尔身轻如燕，可是这幢宽敞的古堡里一切都鸦雀无声，所以到处都可以感受到她的蹦蹦跳跳所引起的震动。大家都感到十分气愤，而这一切却最终决定了这位年轻的农家姑娘的好运道。公爵夫人断然拒绝一位显示“小姐”派头的姑娘，于是她象发了疯似地对拉米艾尔表现出强烈的好感。这位小姑娘对于《每日新闻》上的字有一半看不懂，而公爵夫人则认为要想朗读得流利顺畅，就必须先要理解它的意思，从这一点出发，她兴致勃勃地向拉米艾尔讲述《每日新闻》上报道的各类消息。这当然不是一桩小事，而且这种做法的结果——这倒是公爵夫人始料不及的事——，公爵夫人每天晚上都要为拉米艾尔的学习操心，简直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朗读《每日新闻》的时间本来为半小时，而如今却要花费三个小时。高贵的公爵夫人向这位聪明伶俐、但对于消遣娱乐却茫然无知的农家姑娘讲述生活中五花八门的种种事情，到后来她便对邮递员每天八点钟送来的这份报纸上的消息指指点点地评论一番，她往往可以滔滔不绝地从黄昏一直谈到深夜。

“怎么，已经到了半夜啦？”公爵夫人快活地大叫道，“我还以为最迟不到十点钟呢！喏，我们又痛痛快快地度过了一个晚上！”

公爵夫人一向讨厌早早地上床睡觉，而且常常是第二天一

大早刚刚起来，她又继续对《每日新闻》上的消息喋喋不休地发表看法，到最后总是说什么“这些简直都不可思议”！公爵夫人还常常翻来复去地唠叨什么法兰西是断送在诺曼底人的手里，还声言说，对这小姑娘的开导教育，仅仅靠着就《每日新闻》发表评论是远远不够的，就这样，拉米艾尔被召到公爵夫人的家中。这位小姑娘若想顺顺当当地履行“诵读人”的职责，似乎还得弄明白那些银行家的老婆以及其他信奉自由主义的女人的轶事丑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在《每日新闻》的版面上，这样一类新闻多不胜数。小姑娘提高嗓门，读了一遍德·让莉夫人写的《城堡的夜晚》，接着还朗读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喜剧演员所写的最有感化作用的小说。不久之后，公爵夫人发觉拉米艾尔已经完全可以看懂《礼仪词典》了，这可以说是当时最深奥难懂的一部著作。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地位的差别问题，尤其是上下高低之间的分界线，都应当特别引起其一生都在梦寐以求做公爵夫人的这样一位女人的关注。由于一种捉摸不定的命运，她一直到年逾四十才跻身于这最高贵的阶层，成为圣·日尔曼区的女人们所崇敬的偶像，而到这时她已经——据她自己说——几乎用不着再计较什么地位的高下了。经历了这种年深月久的等待盼望之后，随之而来的不幸遭遇使那生来怯懦而又迷信的性格变得尖酸刻薄，而其他一切，连同青春的朝气全都不复存在了。她也许会对某个被召到这座古堡里来的穷人表现出亲切的关怀，并从中得到慰藉。但是头一次碰上这种不幸的遭遇却受到神师如此恶劣的对待，以致公爵夫人直至跨进老年的大门再也没有犯下什么罪过。然而这种不幸时时刻刻地折磨着她，终于使她的性情变得又尖酸又刻薄。有时候她觉得自己需要出出火气，当她来到诺曼底的时候，这位侯爵夫人具有无比高贵的尊严，总希

望人们应当把她当成是一位公爵夫人，但在她周围的那班贵妇人眼里看来，她那高傲的神态实在荒唐可笑。于是没过多久，德·米奥桑家的客厅就变得冷冷清清，无人光顾了。人们只有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才不得不到这儿来，而大家若是接受她的邀请到她家里吃晚饭的话，那只是在新鲜菜蔬刚刚上市的时节才会如此。公爵夫人还保留着象百万富翁那样的习惯，特地派遣一些差役到巴黎去弄一些新上市的菜蔬，如青豆呀、芦笋呀等等。她看得很清楚，她四周那许许多多华丽别墅里的芳邻并不打算有意把她们的心思瞒住她，她们只是在她的差役们从巴黎返回时才会来到这座古堡里看望看望她。

第 五 章

公爵夫人声称自己患了眼疾，结果倒为这位和蔼可亲的贵妇人提供了一种托词，她再也不肯离开拉米艾尔了。在得到夫人的信任方面，拉米艾尔已经完全取代了不久前死去的那条名叫塔什的小狗。

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姑娘来说也许是其乐无穷的，但是几乎还不到一年工夫，这位乡村姑娘身上的那种乐呵呵的青春气息便消失得一干二净。

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到后来拉米艾尔终于得了重病。刚刚发病的时候，病势显得十分危急，于是公爵夫人只好一声不响地听任人们把桑凡医生召来，而好几年以来，这位医生只是在每年一月份时到这座古堡中露一下面就算完事大吉了。杜沙亚尔先生则宁可让人们把离古堡几法里之外的莫尔丹城里的布依莱特找来，这是因为杜沙亚尔很担心公爵夫人被桑凡医生牵着鼻

子走，甚至也害怕这位大夫把夫人的所谓眼疾治好。驼子医生是个爱面子的人，虚荣心重得要命，他看到自己被召唤进府，心里不免乐滋滋的。他在当地一带名声显赫，美中不足的就是还缺少这份殊荣。于是他下定决心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公爵夫人这一向大概寂寞空虚得要死，所以，他刚刚迈进公爵夫人家的大门，就完全做出一副大大咧咧、粗里粗气的模样，向这位高贵的夫人说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当然他深深地懂得，话要说得恰到好处，而且要干脆利落。

接着，他对年轻姑娘的疾病表示大为惊异："在诺曼底，这种病例实属罕见。"他心里想，"这就是无聊空虚呀，尽管公爵夫人家财万贯，吃的是山珍海味，一日三餐尽是新鲜果蔬，房间里摆满了精美的家具，然而还是无聊空虚呀。说来也是奇怪，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头说了一大堆粗话，居然没有让人把我赶出去呀。不过，这个妇人大概处境不妙，她还昏昏沉沉的哪，我要是在这个地方也会感到空虚寂寞的。再也无计可施啦，医生先生！为了报效这位高贵的夫人——此时此刻她对我恨之入骨，我能想出来的最狠心的一个办法，便是打发这个小姑娘回到她父母的身边去。"

桑凡医生突然之间又恢复了平日里的举止神态，那副模样虽说不是那么非同凡响，但至少表明他本是个思虑缜密、考虑周到的人，只是由于工作的担子压得过重，他才根本顾不上压一压自己的火气，少说一点刻薄话。

他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公爵夫人，我的心里很难受，因为我现在只好让您对于可能发生的最不幸的事情做好心理上的准备。这可爱的小姑娘可全完啦，我看只有一种办法也许可以延缓一下这可怕的肺病的

恶化，那就是——”他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接着说，“应当让她回到欧特玛尔一家那间茅草房里去，她在那个地方已经生活了许多年了。”

“先生，我把您叫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改变我家的现状，”公爵夫人怒气冲冲地大声喊道，“而是让您尽到自己的力量——如果您能这样做的话——，把这孩子的毛病治好。”

“请接受我对您的深深的敬意，”医生带着挖苦的神色叫道，“还是请您把本堂神甫先生叫到这儿来吧。我这点时间还要用来照看其他病人，他们身边的人是不会阻拦我治愈他们的疾病的。”

说完这番话，医生便径自走出了家门，毫不理会被公爵夫人打发出来、尾随在他身后的那位昂塞尔穆夫人。给这位如此高贵、其身材又如此漂亮的夫人带来痛苦，他的心里感到不是滋味。

“多么粗鲁啊！简直是斯文扫地！”公爵夫人气得七窍生烟，大声说道，“好象这粗鲁的汉子若要再给小姑娘看病，我们连一个大子儿也不付给他似的。去把杜沙亚尔给我找来吧。”

这位本堂神甫很快就赶来了。他说话不象桑凡医生那么干脆利落，依照他职业的习惯，他长于对那些什么都不懂的傻瓜讲话，还得为别人的批评留下各种退路，所以本堂神甫先生的第一句答话就拖了足足有五分钟之久。这样一个念头竟然转得如此长久，读者们或许感到害怕，不过公爵夫人却大为开心，因为她终于又听到人们用她习以为常的语气对她说话。本堂神甫先生对于“此人”的可耻行为表示强烈的愤慨，然而若在别处，他却一直把他称为“尊敬的朋友”。他对公爵夫人百般劝说安慰，历时不少于一小时又三刻钟，结果公爵夫人决定派专使去巴黎另请

一位医生。

人们对于这一举措表示了最强烈的异议，他们说什么在德·米奥桑家里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居然从巴黎请一位医生来为下人治病。

“我也许可以提醒一下公爵夫人是否能够考虑这样一种很便当的做法，即请一位医生来的目的是为了公爵夫人您自身的健康，因为事实上，由于事务的繁忙，我们痛苦地看到您的身体状况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坏。”

“我的女仆们将会看到，”公爵夫人大义凛然地说，“我从巴黎叫医生来为的是拉米艾尔，而不是为了我。”

大家足足等候了四十八个小时，专使请来的这位医生终于大驾光临了。这位名叫德夏托的先生是个色中饿鬼，人还算年轻，长得也相当帅气。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谈笑风生，不过在他的言谈举止中总带着一些庸俗恶劣的味道，甚至连公爵夫人的女仆们也感到十分讨厌。还有，就在他没天没地地胡诌乱扯的时候，女仆们留意到他只花费了不到六分钟的时间算是开恩给拉米艾尔看病了。当人们把病人的症状讲给他听时，他声称此举毫无必要，便草草地开了个没有一丁点儿用处的药方。三天之后，他便动身回巴黎了，德·米奥桑公爵夫人对他的离去不免感到如释重负。于是人们又去传唤莫尔丹的那位医生，此人同一位女仆常有书信往来，他便自称身体不适，省得人家在不得已时拉他去滥竽充数。这样一来，人们接着便从卢昂叫来了一位名叫戴尔维尔的医生，此人与他那位巴黎来的同行全然不同，他脸色阴郁，一言不发。他不肯对公爵夫人多加解释，但是却对本堂神甫说，这位小姑娘只能再活六个月了。公爵夫人听到这话宛如晴天一声霹雳，这也许是她在世上唯一的乐趣，但

是却要被夺走了。她正兴致勃勃地一门心思扑在拉米艾尔的身上，如今真是灰心失望到了极点，她嘴里经常翻来复去地说个不停，为了把拉米艾尔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她愿付出一万法郎。她的车伕听见这话，便用阿尔萨斯人那种粗鲁的坦率口气对她说：

“那好吧！请夫人还是把桑凡医生叫来吧！”

这句话总算打破了僵局。两天之后，公爵夫人做完了弥撒，心事重重地坐在马车上从卡尔维尔的大路上返回家去，她远远地瞧见了那位驼背医生，于是不由自主地把他叫住。他心里早已筹划好了一场恶作剧，于是朝着马车跑过去，脸上做出一副毫不计较的样子。他登上马车，一直赶到病人的身边，他惊呼病情已经严重恶化，还给了她一些说不定会增加偶发症状的药物。这个调皮的诡计居然获得了成功，他不禁心花怒放。公爵夫人本人也感到十分苦恼，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她自私得简直让人害怕，其实这不过是她那高傲的天性造成的，而实际上她的心地却很善良，她痛苦地责备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准许人们把拉米艾尔送回到父母家里去。如今拉米艾尔终于搬回家了，驼背医生暗暗想道：“我要妙手回春。”于是他便设法让这位年轻的病人心情愉快一些，在她的面前把生活天花乱坠地描绘一番。为此他使用的办法不下二十种，比如说吧，他特地订了一份《法庭判决公报》，天天早晨让人读给拉米艾尔听。那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她听得津津有味，有些歹徒的心灵居然表现得那么高尚坚定，她不禁十分感动。不到半个月工夫，拉米艾尔那苍白的脸上似乎泛起了红晕。有一天，公爵夫人看到了桑凡医生。

“好嘛，夫人！”桑凡医生趾高气扬地说，“身边明明有一位桑凡大夫，却到巴黎去请医生，这能说得过去吗？做本堂神甫的

人也许是头脑蛮机灵的，可是一旦被勃勃野心冲昏了头脑，那么请您相信，再聪明的人也会变得同那些蠢货毫无二致。我桑凡看得出，这种事情到处一样，而且千真万确。不过，我应该承认，为了使我在医术方面精益求精，日臻完善，我正在钻研科学，我的时间可宝贵得很，因此我常常要用极其明确、极其准确的字眼来把事情的真象和盘托出，我知道，在那些金光耀眼的沙龙里，人们听见一个无需向任何人献媚讨好的正直汉子说出这种干脆利落的话来会气得发抖的。您出于私心，为了不至于离开一个讨您欢心的女仆，您起初不让人们把拉米艾尔送回她的父母家中，是您几乎送掉了她的性命。教会会对这样的行为做出判决的，不过这不应该由我来说。如果杜沙亚尔本堂神甫先生敢于当着一位象您这样有身份的妇人的面来履行自己职责的话，那么他所持的态度也许要比我的做法严厉得多。可是他却挖苦他的病人丢掉了自己的灵魂，其实，灵魂的死亡并非象肉体的死亡那样一眼就可以看得出的，干他那一行要比我这一行省事方便多了。至于那位来自巴黎的糊涂医生和那位卢昂医生所开的药方嘛，简直已经把这小姑娘送进了坟墓的大门。如果我的话说错了，就请您不要理睬吧，可我，我是多么重视、多么热爱自己的这一行职业。当初您府里上上下下的那班蠢妇若有一个肯放手的话，我本来倒是可以悄悄地把这位值得关心的病人的病情摸清楚的，从而给她开出真正有用的药方，这样那位巴黎的骗子郎中的毒药也就不会起作用了。但是，我终究一筹莫展呀。请您注意，夫人，我正在面临吃一场官司的危险呀！而我的目的正是要拯救一位您所喜欢的小姑娘。就是这样的，公爵夫人，一桩蠢事，哪怕是在最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干出来的，也可能导致死亡。整整八天，我做好了一切安排，以便随时得到这位小姑娘

的消息，她已经危在旦夕了，随时随地都有大吐血的可能，死在您的怀抱里。如果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让她明白事情的真相的话，她也许会说：'公爵夫人，害死我的正是您呀。您由于讨厌人们用坚定而高尚的话语说出真情，结果送掉了我的命。您讨厌真理，因为这真理是从一个一贫如洗的乡村医生嘴里吐出来的。'"

医生的这番话把公爵夫人搞得目瞪口呆，她以为自己听到了一位先知的预言。长期以来，她一直是那么笨拙地料理自己的生活，以致竟然没有一个人肯做能言善辩之士来使她消愁解闷。她听任她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打发过去：在她的客厅里人们听到的尽是一些对她的美貌吹捧奉承的话。

医生存心要增添公爵夫人心中的烦恼，并以此为乐，他把她折磨得痛苦不堪。事实也正是这样，他每天都要滔滔不绝地大讲一个小时，那副口若悬河的样子使公爵夫人又讨厌又着迷。公爵夫人的心里十分痛苦，她已经连每天到拉米艾尔的父母家里去看望她两次的力气也没有了。在医生的关照下——医生倒是一心想把她那懒怠的毛病治好，她竟然心血来潮地走出了自己的古堡，公然来到欧特玛尔的茅屋附近的草棚里住了几天，不过医生已经叫人用了几个钟头把它打扫得一干二净，而且又布置了一番。使桑凡医生热情倍增的是，杜沙亚尔本堂神甫大为恼火，使出了浑身解数想用一种办法让大家疏远这位驼背医生。而医生所采取的防范措施却是十分简便的，在卡尔维尔镇，人人都惧怕这位本堂神甫，医生便用各种口气翻来复去唠叨了二、三百遍，终于使公爵夫人和全镇的居民都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这位本堂神甫对他怀恨在心，因为他挽救了拉米艾尔的性命，而本堂神甫原来是打算从巴黎叫医生来给她治病的。经他这么一说，事

情马上真相大白了，全镇人人都知道了这桩风流事(这是那些店家伙计的说法)，而杜沙亚尔本堂神甫何以如此情绪激动，坐立不安，也就不言自明了。为了让这附近一带的教士们也了解事情的底蕴，医生逢人便说，点滴不漏，那些教士大为高兴，因为总算抓到了这个讨厌家伙的错处，可以骂他一顿了，而平时他们都是受杜沙亚尔监管的。

为了把此事干成，医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自然取得了非凡的效果。他本人也因此解了闷散了心，他本来就生活得十分如意，他有六千利弗尔的年金收入，因为干行医这一行，他的收入增加了三倍。他养了一大批猎犬，他的英国猎枪也是极为出色的，但不知为什么，他总是闷闷不乐。

公爵夫人经常提到她的一些熟人，他们趁查理十世上台之机发了财走了运。这些话引起了医生的沉思，使他的心里乱成一团。他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二十年后我将如何呢?”

“那时我四十八岁，每年有一万五千——两万利弗尔的年金收入，因为有二三十个农妇做女仆而荣耀非凡。这就是说，除了我现今这副样子之外，再加上年迈力衰，四肢不灵，还有不少上千法郎的钞票。”

若要使反对杜沙亚尔的计划获得成功——杜沙亚尔之所以一腔怒气，原因正在于此——，就需要有一个月的时间来精心筹划一番，不过，这一成功是非常圆满的。他一向自视甚高，就在他深思熟虑，仔细盘算的时候，一个狂妄的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我必须着手进行两件事：

“让拉米艾尔爱上我，这小姑娘快十七岁了，我只要轻轻撩

拨她一番，她会变得很讨人喜欢的。

“让这位高贵的夫人觉得离开我就活不下去，尽管她已经五十二岁，但容貌姣好，身段苗条。要让她经过几个月或者一年的反复考虑，下定决心与一位平民百姓结为夫妇，下嫁给一位生来就不幸的乡下医生。”

既然心里装着这两种打算，桑凡医生想，那就得每天费心往公爵夫人的府邸去走一遭。

公爵夫人事事都要向他请教一番，事实上自从她天天都与桑凡医生见几次面以来，她的生活几乎再也没有感到过空虚和无聊。

当她心情激动坐卧不安的时候——每当这时，总是这位医生给她以精神力量——，她便提高嗓门对大家说，自从她住进这间草屋后才了解到什么是幸福。“如果拉米艾尔的健康状况使我放心的话，”她还说，“那我真是幸福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桑凡便声称阿佛朗希的那位药剂师从来也不懂得要配制一些必要的“补”药，好让这位年轻的病人恢复体力，于是他便到卢昂去住了几天。几个月来，他与基卡尔先生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系，此人是大主教先生的心腹代理人。他到达卢昂之后，便认准必须要把这位主教大人的代理人好好笼络住，于是提议由他来为自己做一次忏悔。最后，他终于完全达到了此行的目的，他被引荐给大主教，而且应对机敏，表现得灵活机智，沉着冷静，把那位一年半以来从未到卢昂来过的杜沙亚尔本堂神甫明褒暗贬一番，结果呢，当他离开这个首府城市的时候，大主教所听到的是他对杜沙亚尔的揭露，而不是杜沙亚尔对他的告发。事情做到了这一步之后，这位乡村医生便发觉自己已经完全有可能把这一位高高在上的富孀娶为妻室了，她每年的合法收入大约有八万多

利弗尔，可事实上她有一个儿子在巴黎综合工科学校读书，所以每年要花费二十万法郎。

“我要牢牢控制住她这个儿子的思想，要让他对我五体投地，”桑凡医生心里这样盘算着，他独自一人漫步在圣·卡特林娜高地上，在那里可以俯瞰卢昂全城。“不管发生什么事，即使到了最糟的地步，谁又能拦住我携带一万法郎逃到美国去呢？到了那里我可以用个假名字，如贝蒂先生或者皮埃尔·杜朗先生，重操我的医生旧业。再者，我会把一切事务安排得妥妥当当的，把一万或两万法郎随身带走，公爵夫人和她的儿子要是打算追踪我的话，准会搞得声名狼藉，惹人嗤笑。”

桑凡又回到了卡尔维尔，拉米艾尔的健康恢复得很快，德·米奥桑夫人又动了搬回家去的念头，于是桑凡医生便弄了一些麻醉剂让拉米艾尔服下去，结果呢，她的身体又显出了病态。

在这种情况下，桑凡便到安贝尔维尔树林里打猎去了。有一天，他躲在那里没有打猎，而是陷入了深深的遐想之中。

“好呀，行啦！”他一屁股坐在一棵伸出地面的山毛榉的树根上，心里想，“我就是这位公爵夫人的丈夫啦，我可以随意支配这笔两万利弗尔的年金啦！好吧，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地位，我所做的，不过是在抬高她的身价罢了。我一向当一名配角，要向那帮比我有势力的人拍马屁，还要时时刻刻对付别人的冷眼轻视，更有甚者是我总觉得这种轻蔑是我理当承受的。接下来还是看看第二步打算吧：一旦在美国安顿下来，要是我乐意的话，我的名字就称作德·苏尔热先生，我的口袋里装有两万法郎，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我的处境可就美不胜收啦。我背上一个驼子的重担，再加上一个诈骗犯的包袱，有了这个驼背，不管走到哪里，人人都会认出我来。既然在美国到处都有什么该死的言论自由，

我该怎么办呢？也许有一天早上，我会看到我过去的一桩桩一件件事全都刊登在报纸上。不行，我对诈骗的行为已经厌倦了，我应该做些合理合法的正经事儿。对我来说，金钱只有作为奢侈品才是有用的。肯定地说吧，坐在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里，别人是无法看到我的天生缺陷的。不过，至于我自己，只要有十万法郎也就过得下去了。”

整整四个钟头，他的心情一直处在狂热的激奋状态中，然后，他便走出安贝尔维尔树林，回到卡尔维尔镇上，他下定决心，只让公爵夫人成为他一位亲密的朋友，而绝不要她做自己的妻子。用不着再玩这种骗人的把戏了，他的心里感到十分愉快，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又胡思乱想起来：

“上帝啊，我竟然又给自己设下一个新骗局，该是多么糊涂啊。我若是充分地发挥自己生来的长处，那肯定还要快活得多。上天虽然给了我一副可悲的长相，但我不仅善于辞令，而且还能够左右那些蠢货的看法，甚至还能，”他带着洋洋得意的微笑又想，“甚至还能把头脑灵活的人捏在手心里，因为说到底，公爵夫人在这方面并不赖，她也说说笑笑，感情用事，但掌握得极有分寸，令人叹服。只是，象她那个阶层里的人一样，她不善于思考推断。动脑筋思考是容不得开玩笑的，在她看来，这似乎显得又讨厌又可悲。有时候，她也打算好好思索一番，而且得出了某种结论，我对此毫无兴趣，总是灵机一动，只消一句刻薄话便把它推倒。至于我，我要好好干，将来弄个议员当当，我还得学一点儿政治经济学，读上几编、几百条行政法令，是啦！即使因此放弃对几种疾病的研究又有什么关系呢？当我第一次登上讲坛的时候，由于我身上的这个驼背，是不会有什么人对我倾倒的。再说，我又何必往美洲跑呢？我的国家为我提供的条件倒是很合我的意，

德·米奥桑夫人在巴黎应当有一个人人景仰的沙龙，而且这个沙龙可以保证我同那些达官贵人作伴往来。由于大主教先生的引荐，我得以被接纳进圣会。要是这两步准备工作干得漂亮，那么大门就在我的面前打开了，只要我的脚力还健，我就可以昂首而入。而现在呢，我应该舒舒服服地快活一番，在我即将推行这一宏伟的计划之际，我该知道一下这位年轻的小姑娘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为了使这一切美好的打算成为现实，桑凡医生有心让拉米艾尔的“疾病”拖了好几个月，这种普普通通的毛病并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症状，其根源不过是空虚无聊罢了。桑凡用尽机巧意欲捉弄病人，然而这个如此稚气的头脑竟然十分清晰，而且充满活力，他不禁惊讶万分，要想哄骗这位小姑娘并不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情。没过多少日子，拉米艾尔便深信这位长相怪里怪气的可怜医生便是她在世界上唯一的朋友，而桑凡呢，他使用精心策划的玩笑手法，不多久便把拉米艾尔对欧特玛尔叔父婶婶的深挚感情全都消除干净了。

“您所相信的一切，他们如今对您讲的一切，使您显得如此可爱迷人。可是这一切全被老好人欧特玛尔和他的老婆当成铁的事实告诉您的那些无聊的谎言所糟蹋了。上天给予您的，是一股富有魅力的风度，是一种活泼快乐的性情，在您不知不觉中间，这种快乐的感情便传到那有幸听您说话的人们身上了。看看公爵夫人吧，此人不大明白事理，然而，如果她依然保持着楚楚动人的容貌的话，她就会被人当成一个非常可爱的女人。好吧，您已经把她征服了，只要能够保证她快快活活地同您一起度过夜晚的时光，不管让她做出什么样的牺牲，她都会甘心接受下来的。但是，您的处境是很危险的，您应当防备那些仆人所施展的

最阴毒的诡计花招，特别是那位昂塞尔穆夫人，她只要稍微听到别人对您的一点点赞扬，脸色马上就会变得阴沉沉的。而杜沙亚尔本堂神甫先生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具有稳操胜券的经验，如果他与那些女仆串通一气，那您就彻底完啦。因为您虽然具备一切可能有的优点，可是您人还年轻，缺乏理性，还不会动脑筋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我倒是很可以对您有某些用处，不过，您身上的疾病明天就可以不再发作，而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借口来看望您了，您则可能犯下极大的错误。我要是您的话，我就去设法获得'理性'：这件工作有那么一、两个月便可以大功告成了。"

"为什么不用三言两语把此事告诉我，为什么要罗里罗嗦地讲了一刻钟？从您一开口讲话，我的心里就一直乱糟糟的，我猜不透您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您会同意搞一次可怕的谋杀的吧。"桑凡医生笑嘻嘻地回答说，"每个星期我都会带给您一只欢蹦乱跳的小鸟，我把它装在我的斯道伯（最时髦的裁缝）式的猎装的口袋里带来。我把它的脑袋砍下来，您可以把血倒在一小块海绵上，然后再把这块海绵含在嘴里。您会有这种勇气吗？我看哪，未必。"

"然后呢？"拉米艾尔说。

"然后嘛！"医生接着说，"在您守在公爵夫人身边陪伴她的时候，您可以时不时地口吐鲜血。您的肺病竟然恶化到这种地步，到那时，为了让您散散心，无论我打算让您做什么，别人都不会有异议的。我对您说过，您的疾病会导致忧郁症，象您这样年龄的小姑娘，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危险了，不过说到底，您的病只是由于寂寞无聊才造成的。"

"您也同样如此吧，大夫，您把您称之为'理性'的这个东西教给我，您难道就不怕会使我扫兴吗？"

“不会的，因为我所要求于您的，就是干点事情而已。一旦人们做到这一点，这工作就会给人们带来乐趣，把寂寞无聊的心绪驱赶开去。请您想一想吧，一位下诺曼底的漂亮姑娘，她所相信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多多少少有些荒唐，就是根本不可靠的。您看，马路那边的那株常春藤，您知道它附着在漂亮无比的橡树上是怎么一回事吗？”

“它紧紧地贴着树基的一部，然后便沿着主干往上伸延。”

“好呀！”医生又说，“您本来的思想是上帝赋予的，就象那棵美丽的橡树，但是当您一天天长成大人时，欧特玛尔夫妇每天都要对您说上十二——十五遍连他们自己也认为是愚不可及的假话。这些荒唐的东西深深地印在您那聪明的头脑里，正如常春藤附着在路边的橡树上一样。我呢，我来是为了砍断乱藤，把这棵树清理干净。当我离开您的时候，您可以从您的窗口看着我，我从马上跳下来，把左边二十来棵橡树上的藤条砍掉。这就是我给您上的第一课，人们可以把它称作‘常春藤之法规’。请您在您的日课经的第一页上写下这个词儿，而每当您无意间发觉自己对这本书上说的某件事情信以为真的时候，就请念一念‘常春藤’这个词儿吧。您就会知道，您眼下头脑里的所有想法没有一个不包含着谎言。”

“若是这样的话，”拉米艾尔笑着高声说道，“我说从这儿到阿佛朗希有三法里半路程，这也是撒谎啦！啊，我可怜的大夫！您对我说了些什么样的废话哟！不过还好，您这个人倒还挺有意思。”

医生的拿手好戏就是用这种口气同他的这位漂亮的病人进行谈话，他也想过，这孩子跟公爵夫人讲话时总是要一板一眼、正儿八经的，这样一来她便会觉得自己与医生在一起度过的时

光要轻松愉快得多。

“这样吧，”他心里想，“如果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个我非常讨厌的下流无耻的小伙子，上帝给了他一副堂堂的相貌，他跑来和我的这个小宝贝谈情说爱，那么，这样的口气会把愣头愣脑的求爱者吓一大跳的，而我那时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她讲些笑料了。”

尽管医生给病人带来的那只可怜小鸟的鲜血起初使她感到特别恶心，然而他还是让她把一小块浸了鲜血的海绵放进口中。还有，更重要的是，就凭着医生做出来的那副腔调，拉米艾尔不仅深信，而且甚至感觉到她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他让她跟着自己翻来复去地重复着可怕的誓言，根据这些誓言，她永远不得公开披露他劝说她口含鸟血这桩事。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可爱的小生灵被弄死，年轻姑娘的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她用手帕蒙住自己的眼睛，免得看见犯罪的行为。医生看到自己竟然能够引起这漂亮人儿的如此激动的心情，感到非常得意。

“她会属于我的。”他心里这样想。

他的整个心灵里充满了幸福的感觉，因为在他的勾引之下，这位年轻的小姑娘成了他的同谋。若不是她没有更进一步的表示的话，他本来可以拖住她犯下更严重的罪孽。不过，最重要的是，对于这颗幼小的心灵来说，人生的道路已经勾勒出来了。他通过“恐怖”的手段所捞取到的另一点好处也并不是微不足道的，那就是让这位小姑娘养成严守秘密的习惯。

因小鸟的死亡所取得的令人意外的成功，这种习惯不费吹灰之力便养成了。自从公爵夫人确信她宠爱的年轻姑娘会时时吐血以来，拉米艾尔的那些荒唐透顶的古怪念头便成了她眼中的神圣戒律，她不允许任何人去改变拉米艾尔的各种妄念。为了

把这个局面控制得更加牢靠，对杜沙亚尔先生的才干特别惧怕的乡村医生少不了也要板起面孔对公爵夫人训导一番。

“这个年轻小姑娘的肺部，”他经常翻来复去地对她这样说，“已经发炎好些日子了。拉米艾尔认为自己能在您身边干一份差事实在荣幸，其实，也许正是由于她的职务迫使她拚命朗读，她的肺部才可能彻底毁掉。”

他的话说得毫无遮拦，为的是让他的这位新朋友陷入深深的悔恨之中。每天都有人劝告公爵夫人大可不必如此懊丧，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内疚，乡下医生与公爵夫人之间的关系才变得亲密起来。后来他们愈来愈亲近了，医生心里竟然起了这样的念头：

“虽然我不能让她做我的老婆，不过，我总可以向她谈谈恋爱经呀。”

当然，开头一阵子，那只不过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这是桑凡医生一向爱要的花招，目的是要转移他所引诱的妇人的注意力，使她无视他身体上的那种可憎的缺陷。

正是由于这种不幸，医生从孩提时代起便习惯于对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小事也要予以密切的注意。到了八岁的时候，每当他走过马路时，一看到对面有人冲着他发出皮笑肉不笑的怪声，他那极度的虚荣心便会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医生推说生来怕冷，便养成一种习惯，随时穿着一件笔挺的外套或者各式各样的裘皮大衣，他以为这样一来便可以掩盖住他身材的缺憾。其实，这么一大块衣料披在他那已经过分隆起的双肩上，只能使他的生理缺陷更加突出，更加显著，好啦！九月的夜晚，就在秋风送爽天气转凉的时候，他在广场尽头看到卡尔维尔的一位体面人旁若无人地炫耀着一件外套，心头不禁充

满了感激之情。于是他立刻跑回家去，向当晚来看他的每一个客人说道：

“我穿上外套了，是某某先生为我先做出了样子，这一切就象初秋的冷空气一样，没有什么可怕的。这种冷空气可以使因轻度出汗而消失了的脓肿转到肺部去，而除此之外，许多肺痨病人再也不会有其他病因的。”

医生的这种习惯对于他追求女人实在是帮了大忙。

他所做的第一步，就是以生病为借口把她们与其他人分离开来，通过这种简便的办法使她们堕入寂寞空虚的境地。然后，他又向她们百般讨好，大献殷勤，把她们哄骗得高高兴兴，有时候竟然使她们连他那异样的畸形身材也全然忘记了。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从不计较自己的失败，这种习惯倒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而他所计算的只是自己的成功。“就照我现在做的这样干吧，”他早就对自己这样说过，“我可以去追求一百个女人，但我只指望有两次获得成功。”只有当他的成功率比这一计划还要低的时候，他才会真正感到痛苦。

他鼓动拉米艾尔拒绝返回公爵夫人的家里——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通过这一办法他终于把公爵夫人害得整天坐立不安。公爵夫人曾经把毗连欧特玛尔家茅屋的一个花园买了下来，她让人在这个花园的地基上建造一座四四方方的塔，每一层塔面都由一间宽敞的房间和一间工作室组成。而最终促使公爵夫人心血来潮花费巨资的，是她希望让卡尔维尔这帮中雅各宾党人遗毒太深的居民见识一下一座道地的中世纪式的方塔，这座方塔一定会唤起他们昔日对德·米奥桑老爷一家人的敬重感情。屹立在花园地基之上的这座方塔，完全是按照夫人家中花园里的那座坍塌过半的塔楼的形状建造起来的。医生终

于说服了公爵夫人，因为夫人生来吝啬，她一定会极力反对的。他对夫人说，原来的那座旧塔上拆除下来的方石头，完全可以用在新建的方塔上。后来，新塔建成了，他留意到那些乡下的泥瓦匠并没有把一块块方石排列得整整齐齐，于是便让人从巴黎叫来了几位雕刻匠。他们在这些石头的某些地方开出了一道六寸深的槽口，在方塔四周增加了一种尖拱形状的装饰，这种图案是从撒拉逊的建筑艺术中搬过来的，在西班牙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些非常美妙的遗迹。就在新塔建成的日子里，它在这一带城堡里的人们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东西既实用又美观，"德·戴尔诺塞尔侯爵夫人大声说，"要是雅各宾党人造反作乱，我们可以在这样一座方塔里躲避八——十天，直到把附近一带的宪兵集中起来后再跑出来。太平时期，一看到如此美观大方的纪念物，我们就不由得想起附近的庄园。"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医生不断地安排人们来访，于是象上述这类想法人们不知在公爵夫人面前唠叨过多少次。她真是高兴到了极点，与附近这一带庄园相比，她并没有做出什么功绩，这是她一生中的极大不幸。在拉米艾尔患病之前，她寂寞空虚，终日消沉，这使她感到钻心般的痛苦，她总以为自己的生活中充满着这种真实的痛苦。每次她外出散步的时候，她突然间看到周围的那一座座城堡，便会发出一声尖厉的叫喊，深深地感到痛苦。而医生总是有办法让她老老实实地招供出为什么要这样尖声叫嚷的原因，他原来还以为这种尖叫声可以说明她患上了可怕的肺病。他完全想象得出，新塔的建成会使德·米奥桑公爵夫人的情绪进入亢奋的状态，为时可达一个月之久。而事实上，在她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使他更难制伏的那种激情，便是她的

吝啬。他很想狠狠地教训她一下，经过一番精心的策划，有一天他突然带着满脸深信不疑的神色大声叫喊起来：

“夫人，请您认了吧，这可是一桩很走运的事呢！这座方塔最多花了您五万——五万五千法郎，对吧？它却可以给您带来十多万法郎的好运气。您四邻的那些乡绅人家由于爱面子，都会卷起铺盖走开的，他们纷纷向上帝赋予您的崇高地位表示敬意。为了庆祝阿尔布莱方塔的落成（人们替方塔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纪念那位元帅），请您不要嫌弃他们，请他们来大吃一顿吧。”

几个月来，医生一直致力于消除附近这一带的贵族人家与脾气古怪的公爵夫人之间的隔阂，他设法把这样一种看法传进各家各户，即公爵夫人的所谓傲慢无礼虽然冒犯了他们，但那并不是真正的傲慢之意，简而言之，它只不过是公爵夫人在巴黎养成的坏脾气，再说，她本人也已经开始感到这样做实在是很可笑的。

为了庆祝阿尔布莱方塔的落成，公爵夫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方塔一共有五层，医生的意思是要摆五桌酒，也就是说每一层塔面上摆一桌，还要在离方塔十步远的地方搭一个木棚当作厨房。在附近的草坪上再摆上几张桌子，可以安排欧特玛尔学生们的家长。把一次美好的聚会别出心裁地分成五桌，自然使人们感到极大的愉快，而且由于公爵夫人在回答人们的恭维时生平第一次使用了非常亲切的语气，这种愉快的气氛就显得更加强烈了。这一变化可以说是桑凡医生的杰作。

他还请来了几位音乐演奏家，他们恰好在夜幕降临的时分到来，而也就在此时，五张餐桌边的年轻女人们都在抱怨说人们

为什么没有想到举办一次舞会来结束这愉快的一天。桑凡医生匆匆跑了上来，他向人们宣称公爵夫人早就想到了这一层，而且她已经把准备去贝叶的一支乐队挽留了下来。

草坪上的树林间好象突然一下子变得灯火通明，农妇们的舞会开始了。方塔里面的最高一层，也就是第五层的客厅是专门给夫人们用来更衣的，因为象在这种即兴举办的舞会上，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她们花了半个小时的工夫精心打扮自己，而桑凡医生则向那帮老爷大讲特讲，在人们毫无预料的情况下，阿尔布莱方塔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座难以攻克的堡垒。

“先生们，你们的先辈对于打仗是十分精通的，由于泥瓦工匠们一丝不苟地根据旧塔原有的图样工作，他们没有想到要准备铁链镣铐把下层人们的手脚捆绑起来，他们筑起了一座堡垒，有朝一日雅各宾党人把我们的城堡付之一炬的话，这座堡垒可以为所有的上等人提供藏身之处。”

这种说法给人以莫大的安慰，使那快乐的一天更加迷人了。夫人们从八点钟起一直跳到深夜，而她们的丈夫则一直呆在方塔里，直到很晚很晚的时候才想到应该让人把马儿套在他们的车子上。农民们一直跳到翌日清晨，医生骑在马上，嘱咐别人把一桶桶啤酒、甚至白酒送到草坪上去。

这一天完全彻底地改变了公爵夫人在与她的邻人们相处时所持的态度和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完全忘却了上天曾以多么野蛮的手段造就了一个如此可亲可爱的人儿——桑凡医生。

拉米艾尔蜷缩在公爵夫人被人推到草坪上的车子里，她透过放下来的玻璃窗看到了这欢腾热烈的节庆景象。公爵夫人跑过来达二十多次，想看一看她所宠爱的小姑娘是不是不适应夜

间的潮气。直到那时一直支配着她心灵的吝啬之情，现在总算被完全克制住了。

为庆贺阿尔布莱方塔而举办的这次罕见的欢庆活动，在很长一段日子里都被贝叶一带的人们引以为荣，一个星期之后，大家看到一辆载重大车从巴黎抵达卡尔维尔，上面坐满了各类技工、壁毯工，还装着各色布料，都是用来布置府邸的。经过他们的一番装饰，这座哥特式方塔所包容的五个重迭式的房间大为增辉。公爵夫人一改往日的吝啬习性，由于心里感到空虚无聊，一味地迷恋着奢华的排场，还打算再举行一次晚宴。

第三层塔面上的房间是专门为拉米艾尔准备的，里面被装点得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拉米艾尔告诉医生说，她愿意住在这里。医生跪在地上请求她考虑考虑这个房间湿气太重，即使一个身体强壮的农妇也要染上重病的，更何况象她这样一位上流社会的娇嫩的小姐呢，但这些话全都白费了唇舌。拉米艾尔的态度斩钉截铁，毫无松动的余地。医生忽然想起这五个多月以来，这位漂亮的诺曼底小姑娘已经开始爱慕虚荣了，这使医生明白了其中某些真情。医生的话讲得一直颇有道理，而这小姑娘的头脑则显然无法同医生相比。桑凡医生思虑缜密，他经过几番了解之后，终于弄明白了这小姑娘如此任性、一意孤行的真正原因。

"她已经开始讲究虚荣爱面子啦，因为自己是女人便觉得了不起啦！"他大声说，"我得赶快抽身退步才行，要不我在这里就会引起她的厌恶，也许等到她长成一个百里挑一的大姑娘时，这种厌恶之感仍然会保留在她的心中。而到那时，象我这样一个落魄的穷汉子，若能把她弄到手倒确实是一桩非常快活的事情。"

第 六 章

就在庆贺方塔落成的欢庆日子里，毗邻德·米奥桑府邸的一个小村子里的本堂神甫不幸去世了。在公爵夫人的推荐之下，卢昂市的主教大人把这个小小教堂的本堂神甫一职授予了克莱芒教士，他是在拉米艾尔到来之前公爵夫人的府邸中权势显赫的那位昂塞尔穆夫人的侄子。这是一位年轻的教士，面色苍白，态度虔诚而且极有教养。他是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差不多象个痨病鬼，不过他对于自己所处地位的估计却有着致命的不足，他总以为自己头脑机敏，风华正茂，并因此而得意忘形。然而没过多久，他便不顾自己的卑微出身开始动脑筋拣着高枝往上攀了，他终于成了德·米奥桑公爵夫人客厅里的座上常客。起初，他听到一些很不客气的风言风语，说什么人们之所以让二十四岁的他来主持一座教堂——这一职务至少有一百五十法郎的进项——，是因为他成天没完没了地大献殷勤。公爵夫人还把这位本堂神甫带到拉米艾尔居住的草房里去看看，他看到一位思想活泼、大胆而又充满智慧的女性，可另一方面，她的心灵天真无邪，对于生活中的一切全然无知，这两者竟然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他感到大为惊奇。

比如说吧，有一天晚上，公爵夫人与克莱芒本堂神甫一起登车前往欧特玛尔的茅屋去参加晚会，人们从巴黎开来的马车里带过来一只巨大的箱子，本堂神甫讨好地把箱子打开。这是一幅华丽精美的肖像画，仅画框就价值几百万法郎之巨。这幅像画的是菲多尔·德·米奥桑，公爵夫人的独生子，身上穿着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校服。尽管公爵夫人讨厌夜间的潮气，她还是吩咐别

人把马车的大门打开，她想让那迷人的拉米艾尔也看看这幅画像，然而在没有听到那位占据她心灵的可爱人儿的看法之前，她尚不敢尽情地狂喜一番。公爵夫人到达拉米艾尔的房间后，便开始拚命吹嘘，大唱起颂歌来了，但是她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探询着她这位宠儿的意见，可拉米艾尔却一言不发。公爵夫人绕来绕去滔滔不绝地说了半天，也未能使她开口，最后实在不耐烦了，只好问拉米艾尔这幅画像上的面孔究竟象什么人。拉米艾尔正在仔仔细细观赏着这画框，听到公爵夫人的问话之后，便漫不经心地朝着画上的人物瞟了一眼，然后轻描淡写地说——她并无丝毫恶意——，在她看来，这位年轻士兵的长相如何与她毫不相干。克莱芒本堂神甫举止谦和，生性拘谨，尽管如此，这种天真单纯依然大出他的意料，因为她不大懂得他业已跻身其间的这个上流社会里的人情世故，于是他放声大笑起来。而公爵夫人为了强压怒气，特别是为了不使她的宠儿感到难堪，决定仿效她的办法行事。如此真诚坦率、干脆利落，可怜的本堂神甫不免十分惊异，同时也非常高兴，因为在这个小小的庭院里，人们时时刻刻都要做出一副言不由衷的虚伪神态，他简直要闷得透不过气来了。毫无疑问，这可怜的本堂神甫一下子堕入了拉米艾尔的情网。

恰在此时，拉米艾尔一心打算把方塔里的那间房子占为己用。一天早上，她突然之间又变了卦，桑凡医生闻讯不免大吃一惊，当他清晨八时第一次去拜望她的时候，欧特玛尔一家人告诉他说，拉米艾尔就在一个小时之前坐上夫人的马车到古堡里去了。

看到自己宠爱的人儿回来，公爵夫人象个孩子似地欢欣雀跃，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不管拉米艾尔的行为举止是多么离奇古

怪，公爵夫人同样都会感到十分高兴的。自从她又开始照管某些事情以来，她也并不是整天整夜地都在为雅各宾主义的蔓延而大叹苦经，公爵夫人又恢复了健康，而且红光满面，光彩照人。在她看来，她能有今天这种结果，实在是很了不起的。那显现在她额头上的最初几道皱纹业已消失，她那黄黄的脸色连同没完没了的呻吟声也都化为乌有。晚间，医生一跨进客厅便感到大失所望，因为他在紧连着客厅的过道上便听到从公爵夫人所在的客厅里传来了说笑声。这是拉米艾尔在练习英语的发音，有人已经教了她一刻钟之久了。公爵夫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英国度过二十年的流亡生活，所以她自以为英语讲得好，而且常常指责克莱芒本堂神甫，因为他生在滨海布洛涅，讲出来的英语简直就是一股法国腔。于是她动了教拉米艾尔学习英语的念头，以便她有朝一日重新为她充当诵读人时，她可以给公爵夫人读一读华尔特·司各特①的小说。医生终于发现自己完蛋了，因为他的原则就是，假如一个可悲的驼背人让人看到他心里的哀愁，那么他在这个不慎闯进来的客厅里就是一个彻底完蛋的人了。于是他急急忙忙地退了出去，甚至连一个人也没有发觉，他便消失了。那位好心的克莱芒本堂神甫根本就不承认他对拉米艾尔抱有的那种好感，但他时时刻刻地都在思念着她。有时他也胡思乱想，随着时间的流逝，再加上公爵夫人的公开保护，她也许会攀上一门亲事，从而使她在富有的资产者中间取得一席之位。于是他便稍微开导一下拉米艾尔，所教的东西都是拉米艾尔闻所未闻的，还有一些必须学会的事情，免得以后在上流社会里出乖

---

① 华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著名作家，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

露丑，贻人笑柄，比如说，学点历史知识啦，学点文学知识啦，等等。这种教育同桑凡医生给她的教育不大相同，它根本不象医生所教的那么生硬、那么锋芒毕露、有时还要对事物的本质追本溯源，它显得温和而娓娓动听，充满着优雅的情致，在每一条格言警句之前总伴有一个美丽动听的小故事，而那句格言不过是故事引出的结论，这位年轻的教师总是想方设法巧妙地让他的小学生自己得出这个结论。拉米艾尔时常陷入深沉的遐想里，而本堂神甫对此也不知该如何解释。而这时，往往就是本堂神甫所讲述的某个道理与医生所说的某一句可怕的格言相互抵触发生矛盾的时候。比如说吧，按照医生的说法，世界不过只是一场蹩脚的喜剧，被一帮毫无人格的坏家伙、可卑的谎言家表演得毫无精彩可言。再比如说吧，夫人对于她说的每一句话从不细细斟酌，她所关心的只是广为传布那些有助于增加公爵夫人威望的至理名言。这么说吧，一个女人行为端正，这其中包含着危险的因素，因为她心地纯正，品德端方，自以为性格刚强，于是便会大意行事，她的对头便要乘机钻空子。而一个随随便便任性妄为的女人，首先想的是快快活活地玩乐，在世界的万事万物中，这才是唯一的正经事，医生便是这么说的。

"不是有许许多多年轻的姑娘还不到二十三岁便死去了吗，"医生对拉米艾尔说，"这些姑娘从十五岁起便规定自己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许动，什么样的游戏玩乐都不得碰一碰，而这一切就是为了让镇上那七、八位高高在上的老太太说她们几句好话，其实这又有什么用呢？而在这几位老太太中间，有几个人在拿破仑上台之前正是她们风华正茂的时候，她们那时在法国的生活习惯可随便着呢。如今，她们将心比心，也总该看不惯时至一八二九年她们还要强加在十六岁的姑娘们身上的这种清规戒

律吧！要听从自然的驱使，也要顺从自己的各种心意，做到这两点就好上加好啦：首先，要能够自得其乐，这是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的唯一的目的；其次，快快活活地玩乐可以强化人们的灵魂，——这种快乐本身就是灵魂中一种实实在在的因素——，这种坚强的灵魂具有足够的勇气，使年轻的姑娘们对于自己难免产生的种种笑料不至于掉以轻心，从而得到镇上或这一带信誉卓著的几位老太太的好评。这种玩乐理论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人们无休无止地大肆鼓吹能够得到许许多多好处。不过补救的办法倒是既简便又有趣的，那就是只消把那个助你玩乐的人永远置于痛苦失望之中便万事大吉了。”

医生还加油添醋地搬出一大堆细节：

“千万别写信，不过如果人们真有这种嗜好的话，那么在你没有让人把第一封信还回来之前，无论如何不要写第二封信。如果你还没有一种惩治一个女人的不忠行为的手段的话，那么就千万别对她表现出信任的感情。一个女人是绝对不可能对另一位与她同龄的女人友好相处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细致周到的，”医生又说，“不过，请您看一看吧，城里那些老太太的意见往往被当成圣经一样的真理，可那些看法却是建立在何等精细的盘算、何等荒唐的谎言之上的啊。”

本堂神甫已经深深地堕入了情网，可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就在拉米艾尔开怀取乐的时候，他却感到莫大的痛苦。

他让他年轻的学生阅读大名鼎鼎的费纳龙①所撰写的《论

---

① 费纳龙（1651—1715），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代表作家之一，《论女子教育》是他在一六八九年发表的一部著作。

女子教育》，可是拉米艾尔的头脑已经相当机敏了，她认为书里的论点不过是泛泛而谈，缺乏行之有效的结论，尽管它们那么娓娓动听，而且用一种如此文雅、充满亲切感的笔调表达出来，其实那不过是为了满足他所教导的那些人的虚荣心罢了。

“比如说吧，”拉米艾尔心里想，“其中有一种高雅的情致，那是医生从来也没有领受过的。他的乐趣与这位克莱芒本堂神甫的乐趣有多么大的不同啊！桑凡医生只有在看到他人遇到不幸的时候才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而善良的本堂神甫却恰恰相反，他对所有的人都是一副菩萨心肠。”

拉米艾尔十分崇敬、甚至有点儿爱上了这位年轻的本堂神甫，她看到他一心指望着别人同样也能对他好心相待，心里不由得暗暗可怜他。至于她自己嘛，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悲观厌世者：她一看到医生，便觉得此人的出现正好为他对于世间万物所做过的解释提供了佐证，她总觉得所有的人都象他一样讨厌可恶。有一天，拉米艾尔对克莱芒本堂神甫说——她这样说不过是玩玩而已——，他那位好心的姑母昂塞尔穆夫人一个劲儿地在公爵夫人面前大讲他的坏话，因为拉米艾尔是她在公爵夫人面前争宠的对手，可是她的侄儿居然对这姑娘表示好感，她怒不可遏，她本来还指望依靠这位年轻的本堂神甫来抵销被这位农家姑娘滥用的那种对于公爵夫人的支配力量。她看到克莱芒本堂神甫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那副惊恐的神色和不知所措的神态，觉得他实在可笑，便圆睁着两只眼睛长时间地瞅着他。她认为自己的这一观察是确实可靠的：

“他比桑凡医生要可亲可爱得多，他是多么象公爵夫人儿子的那幅画像啊，只是他的神态还有点儿不大够味儿。”——这句话可是公爵夫人自己说过的。拉米艾尔由于在生活中有杰出的

人物与之相伴，所以很快地便掌握了用准确的话语来表达思想的艺术。

拉米艾尔常常同教士开开玩笑，当他们两人在一起时，她经常说一些轻慢他的话，不过她说得亲切温柔，竟然使他觉得只要与她在一起，就会感到无上的幸福。拉米艾尔也是如此，当她听到他在说话的时候，便立时感到这所古堡里的那些高大华丽而又阴沉凄清的房间所带给她的寂寞空虚感，刹那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公爵夫人记起她当年住在哈特维尔城堡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本书使她爱不释手，克莱芒本堂神甫便向拉米艾尔讲述那位名叫伯克①的人是如何诋毁法国革命的。此人后来被收买了，有人为他儿子在财政金融界谋了一份美差。如今桑凡医生与拉米艾尔单独聚会的机会很少了，不过只要见到她，他便会对她说，公爵夫人把这本书捧上天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桑凡医生很少提到克莱芒本堂神甫，不过他的嬉笑怒骂、讥讽挖苦最终总是落在他的头上。要么这位年轻的本堂神甫是个愚不可及的蠢才，他根本不能理解对于国民公会的领导艺术手腕，要么，更有甚者，这家伙也象其他人一样是个无赖汉，他也想在金融界捞一份美差或其他类似的位置干干。

读者们也许会想到，拉米艾尔说不定会爱上这位亲切可爱的克莱芒本堂神甫，不过，上帝赐予她的却是一副铁石心肠，喜欢挖苦人，不大容易被一种脉脉温情所触动。每当她看到本堂神甫的时候，她就自然而然地想起桑凡医生说过的那些风凉话，

---

① 爱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界人士，曾在一七九〇年发表过一本题为《关于法国革命的思考》的著作。

而当他为贵族和教会的利益而争辩的时候，她总要对他说：

“要说真心话，教士先生，您一心盘算着弄到手的、象您那位伯克先生一样两眼盯住不放的金融美差究竟是个什么样儿啊？”

不过，如果说拉米艾尔对于脉脉温情无动于衷的话，那么反之，一场妙趣横生的谈话对她倒是有莫大的吸引力的，而且桑凡医生的那种赤裸裸的、无遮无盖的粗鲁言行与她这仍然天真无邪的心灵总有点儿格格不入，她所需要的是在医生的思想里所包含的那股势如破竹的力量，同时又要有教士的言谈中所具备的那种完美的高雅情致。在给一位留在布洛涅的挚友所写的一封信里，克莱芒本堂神甫详细地描述了拉米艾尔在这段日子里的形象：

“这位令人感到惊异的姑娘——您常常责怪我同她交谈过于频繁——还谈不上是一位美人，她长得略微高大了一些，身子又过于瘦弱。她的头已经显现出诺曼底式的完美无憾，天庭饱满，高高隆起，刚毅有力。一头灰栗色的头发，小小的鼻子又漂亮又匀称，令人倾倒。至于她的眼睛么，蓝蓝的，但不是很大。她的下巴瘦削，而且略有点儿过长。整个脸庞呈鸭蛋形，在我看来，人们能够挑剔的也只有那张嘴巴，它象白斑狗鱼的嘴巴似的，嘴角略有些朝下低垂着。不过，控制这颗心的女主人尽管已年届四十五岁，不久前却又返老还童，青春重现，她是那么经常地掩饰这位年轻姑娘容貌上的缺憾，而我对此却几乎毫不介意。”

每当附近这一带的几位贵族老太太突然间前来登门拜访的时候，年轻的教士和属于资产者——也许还够不上呢——的小

小的诵读人都被认为根本没有资格听她们议论极端保王党人的隐秘。那些日子里人们正在酝酿七月法令，诺曼底许多古老的城堡里都把它当成一桩机密。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人，也就是我们的两位朋友，便去观赏那只白色大鹦鹉的精彩表演，人们用一根银色的链条把它拴在手杖上，放在客厅的尽头，正好在窗户旁边。人们可以看见他们，但他们听不到那些人的谈话声。可怜的教士脸涨得绯红，可是没过多久，拉米艾尔便同他攀谈起来，而且比任何时候都要谈得更加兴奋热烈。如果公爵夫人在场的话，只要谈的内容不是夫人自己提起的事情，那更是老大的不恭。而如今她只身一人与教士在一起的时候，这年轻的姑娘把凡是使她感到惊奇的事情全都拿来问他，简直要把他弄得招架不住。她觉得非常快活，而且时常把同她谈话的人逼得万分难堪。比如，有一天她对他说：

"这个东西是我的敌人，夫人为了教导我而让我读过的所有的书籍都是为了保护我以对付这个敌人，但是，人们却从来也没有明明白白地对我说过这东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吧，教士先生，您，我是无比信赖的，请告诉我，爱情到底是什么？"

在那之前，他们的交谈一直是那么诚恳、那么纯洁，这位年轻的教士被满腔爱情折磨得魂不守舍，他根本没有想到应该回答说他不懂得爱情是怎么一回事，他糊里糊涂地说：

"这是一种忠贞、甜蜜的友谊，它可以使人把同他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视为最大的幸福。"

"可是，在夫人让我读过的德.让莉夫人①所有那些小说里，总可以看到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比如说吧，有姐妹两人

---

① 德·让莉夫人(1746—1830)：法国作家，其作品多与教育有关。

在一道生活，她们彼此之间感情好得不得了，可是人们绝不会说她们这是爱情。”

“这是因为，”年轻的教士又说，“爱情应该因结婚而得到升华，而如果这种感情不通过婚配来加以确认的话，它很快地就会变成一种罪孽。”

“这样说来，”拉米艾尔带着无比天真的表情说，她感到自己又要使克莱芒教士为难了，“这样说来，您，本堂神甫先生，您是不可能感受到爱情的喽，因为您不能结婚呀。”

这句突如其来的话说得那么巧妙，与此同时，她又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瞅了他一眼，可怜的教士顿时变得呆若木鸡，两只眼睛睁得老大老大，紧紧地盯着拉米艾尔。

“莫非她感觉到了她所说的这句话的份量？”他暗暗地问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便不该时常到这古堡里来了。她对我的极端信赖几乎同爱情没有什么两样，或者似乎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

这些诱人的念头盘踞在年轻教士的心灵里，足足有二十秒钟，然后，他怀着恐慌的心情对自己说：

“我的天哪，我都干了些什么？我不仅让那种罪恶的感情在自己身上放任自流，还竟然冒着风险去勾引一位年纪轻轻的姑娘，她把她贞洁的感情默默地、心照不宣地交付给了我，真的，正因为如此，这种默许在我看来应该显得更加神圣。”

“我的姑娘！……”他操着坐在主教台上时的那种语调说，他的声音显得那么不同寻常，连公爵夫人以及另外两位正在向她低声说话的夫人都抬起头来。这句话说完之后，好象刚刚在尽力忘却自己似的，现在突然一下子高高地站立起来，拉米艾尔对此大为吃惊，甚至还感到十分高兴。

“我终于伤了他的面子啦，”她心里想，“在‘爱情’这个字眼里，肯定具有某种非比寻常的意思！”

就在她的脑子里迅速地闪过这个念头的时候，克莱芒教士恢复了他的勇气。

“我的姑娘，”他压低嗓门对她说，“我所担负的教会神职完全不允许我回答您向我提出的关于爱情的各种问题。我能对您说的，就是如果一个女人要让这样的狂妄念头连续存在四十天（即四旬斋期的期限）、又不让它以婚配来得到认可的话，那么她就要名誉扫地啦。而男人们却恰恰相反，他们侮辱的年轻姑娘或妇女越多，在社会上就越受人敬重。这样，当一个年轻小伙子向一个年轻的姑娘谈到爱情时，这姑娘总要想方设法掏出其中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被人们称作‘诱惑者’的年轻小伙子则一方面也做出搜肠刮肚的样子，一方面却只希望自己坦然一些：他要极力保住自己的情人，同时又要让世人猜不透他因自己的谨慎小心而取得的成功。就这样，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一位年轻姑娘可能拥有的最最可恶的敌人，就是那个对她谈情说爱的年轻小伙子。然而，我并不想向您隐瞒事情的真相，一位年轻的姑娘若要摆脱对她的妈妈百依百顺这样一种被动屈从的处境，使自己也能独立自主指挥他人，那么她就应当设法去结婚，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过，这是一种危险的时刻，一个年轻的姑娘也许会永远地丧失掉她的名声，她必须弄明白，一个年轻男子究竟是出自什么样的虚荣心的考虑才向她大献殷勤、百般讨好的。因为象我们这样的人要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在战场上或者在跟显赫人物的决斗中表现出英武的气概，要么就勾引许多姿色出众、家财万贯的女人。”

拉米艾尔呆在那里听着，医生过去曾经对她说过许多遍，一

位年轻姑娘要想痛痛快快地度过青春——死神一到即万事皆休呀——应该如何行事，同时又不能丧失她生活的那个地方上的老太太们的敬重之情。拉米艾尔带着狡狯的神情瞧着本堂神甫，然后对他说：

“那么，什么才叫做勾引呢，本堂神甫先生？”

“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男人，他对一个年轻姑娘谈得太多、兴趣太浓。”

“那这么说吧，”拉米艾尔捉弄似地说，“莫非您在勾引我吗？”

“不，没有的事，看在上帝的份上。”惊慌失措的年轻教士说，他的脸色有一阵白得象个死人，突然又变得紫涨起来。他猛力地抓起拉米艾尔的手，然后又用力把它推出好远，使她感到很意外。过一会儿，克莱芒教士又操起了他宣教布道时的口气，高声地接着说：

“我不会勾引您的，因为我不会娶您。不过，所有的姑娘，只要她们听任别人在四十多天里向她谈情说爱或大谈其友情——不管说的是什么话——，而又不要求自称爱她的男人是否打算以结婚来确认他的感情的话，都将名誉扫地，而且很可能被打进地狱里去。”

“但是，如果这个对年轻姑娘表示好感的男人已经结过婚又怎么办呢？”

“那就是该死的罪孽了，这种通奸行为给年轻人带来无上的光荣，在法国，正是这一点标志着他们身份的高下区别。不过，当年轻男人得意洋洋受到赞扬的时候，可怜的淫妇却不得不孤零零地独自一人生活在乡下，而且往往贫病交加。当她走进一间沙龙的时候，所有的女人都会装模作样地避开她，甚至那些与她一样的女人也是如此。她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是可憎的，她的

心灵里充满着仇恨和邪恶，她很可能被打进地狱，所以她的生命在世上让人讨厌，而在她死后还肯定会遭受到最可怕的折磨。”

这种景象似乎深深地触动了年轻的姑娘，过了一会儿，她心里想：

“然而，难道真的有一座地狱吗？真的有一座永久存在的地狱吗？上帝若是造了一座永久性的地狱，那他还是慈善的吗？因为，在我诞生时，上帝就知道得很清楚，我也许要活五十个年头，而这个期限一到我就会被打入永久性的地狱。若是让我立即死去岂不更好？医生的论证与本堂神甫的推断，在其深度和利害关系上该有多么大的区别呀！不过，我必须回答这位本堂神甫的问题，要不然的话，他会认为我答不上来呢。”于是她激动地说：

“我非常清楚，绝对不应当每日每时地、特别是不能亲密无间地同一个已婚的男人或一个教士说个没完，但是，要是人们觉得自己对他们有了好感怎么办呢？”

听到这句话，克莱芒教士用颤抖的动作掏出怀表看了看。

“我要去看一位病人了，”他睁着两只失神的眼睛大声说，“再见吧，小姐。”他就这样溜之大吉，连向公爵夫人告辞一声也忘记了。这位小小的无名之辈竟然如此非礼，公爵夫人大为动气。

“这个人不是您家的吗？”坐在公爵夫人右侧的德·布维尔侯爵夫人对她这样说。

“他只不过是我的一位女仆的侄儿。”公爵夫人回答说，脸上带着鄙夷的微笑。

“微不足道的无名教士！”坐在夫人左侧的德·布鲁尼男爵夫人大声说。

对这位长着一头漂亮头发的可怜的克莱芒教士，她们竟然如此轻蔑地称之为“微不足道的无名教士”，这倒使拉米艾尔心中打定了主意。

同桑凡医生的那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的论断相比，他的论据显得苍白贫乏，但她没有这样想，她只觉得他年轻、天真纯洁，而且由于生活拮据，只好翻来复去地重复着一些可笑的论点，也许连他本人都不至于相信它们是真的。她心里想：“难道伯克也会以为他反对法国的那些荒谬的观点是确凿无疑的？”“不，不会，”她打断自己的沉思，大声说，“我的教士是一个正直的人。”

然后，她一直呆在那里，陷入了沉沉的思索之中，她不知道该如何向自己证实教士是个正直的人。再说，她看得很清楚，她刚刚同他进行的那场谈话，在这位可爱的人儿看来，确实把他置于一种非常意外的境地。一刻钟过去了，她又对此感到陶醉，因为凡是能够滋养她的精神的东西都给她带来幸福，而这里，值得猜一猜的是，到底是什么事情扰乱了这位年轻教士的心。拉米艾尔从来没有发觉他这样漂亮。

“他的脸蛋和桑凡的面孔有多大的不同啊！”她想，“我问了他，什么叫做爱情？唉，他虽然不肯吐露，但还是让我看出来了。我必须打定主意才行。他对我有意吗？他每天每天都看见我，天天都兴高采烈的，怀着一腔真诚而又热烈的友情对我说话。这么说吧，我可以肯定，他喜欢同我说话，而不喜欢跟公爵夫人搭讪，不过，她知道的事情可真多！她有一套套吹捧奉承的办法对付同她说话的人，是这样。不过桑凡却说什么一个女人只要心怀恶意就一定会表现在脸上，所以公爵夫人是个恶毒的女人。还有一天，德·圣-佛瓦伯爵夫人从这里回家的路上翻了车，公爵夫人感到很得意，而我呢，我的两眼却涌满了泪水。我确实知道公

爵夫人当时的这种幸灾乐祸的感情，因为她在与伙伴们开玩笑的时候就是这副样子，昂塞尔穆夫人和我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假如克莱芒教士真的爱上了我，那么我还要再问一声，爱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读者也许会发现，这位在乡野之夜的粗俗笑谑中长大成人的十六岁①的小姑娘所提出的问题实在太可笑了，但是，首先要说明的是，拉米艾尔在与她年龄相仿的朋友们中间没有知心朋友，其次，她也很少在这一类的晚会上抛头露面。与她年龄相仿的那班小姑娘都把她叫做“才女”，而且想方设法同她开玩笑，捉弄她。欧特玛尔家的草房常常是镇上的人们来来往往的中心，那里是所有虔诚的教徒聚会的地方，而且她们有事没事都要带着自己的女儿一起前来。欧特玛尔夫人看到自己的家成为全镇社交的中心感到十分自豪，她希望看到镇上所有的姑娘都到这儿来，她自然也要求拉米艾尔留在家里不要出门。杜沙亚尔本堂神甫看到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体体面面地去参加晚会，心里感到很痛快。这些乡间的神甫总是自行其事，做出些怪里怪气的事情：杜沙亚尔甚至可以坐在主讲坛上嘱咐执事的老婆准备晚会。这一切都是在拉米艾尔还没有被召进公爵府邸之前发生的事情。当桑凡医生以恢复她的健康为借口让她回到欧特玛尔的茅屋里去的时候，她的思想要成熟得多了，而在这时候，对于象她这样年纪的少女来说，那些心怀恶意的虔诚的老妇人的谈话仍然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她们整天忙着讲镇里漂亮女人们的坏话，那都是些鸡零狗碎的事情，但她们往往言之凿凿，比如这些女人的罪孽啦、这些罪孽到了什么程度啦等等。这些信女彼

---

① 此处拉米艾尔的年龄同上文的叙述有出入，疑为作者笔误。

此间成天叽叽呱呱的就是年轻女人的过失，她们以为对于这些事情应当信以为真，不过她们的某些谈话是非常有失体面的。然而拉米艾尔还是个情窦未开、毫不懂事的小姑娘，因此这一切与她便绝无牵涉。此刻，萦绕在她脑际的完全是另外一些更加高妙的问题，她觉得自己对于随时随地都会看到的虚伪行径根本无力应付，而用医生的话来说，人们若不弄虚作假，就休想得到哪怕是一点点的成功。在她看来，一个贫穷的小户人家里的劳作生活一点儿也不令人厌倦，就象她早已看惯了的欧特玛尔婶婶天天干的那些事情一样。她还觉得若要嫁给卡尔维尔镇上的一户体面人家，实在让人作呕。她的心里充满了希望，当她一旦失去了公爵夫人的保护之后，她的目的便是到卢昂去，在那里她打算到一家铺子里管理帐目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她绝没有想到要去谈情说爱，她爱之最切的，便是一场生动有趣的谈话，这样的谈话将胜过一切。讲一个打仗的故事，英雄们舍生入死不畏艰险，干出了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样的故事会使她一连三天沉默不言、想入非非，而她对于一个恋爱传说所给予的注意力却只是短暂的一瞬。“爱情”这东西之所以在她眼里一文不值，是因为她看到镇上那些愚不可及的蠢妇也在那儿拚命地追欢求爱。当公爵夫人让她阅读德·让莉夫人所写的那些荒诞的小说时，那里面的话全都是言不由衷的虚妄之辞，她觉得德·米奥桑夫人认为情趣高雅从而打断她的阅读的那些事情都是十分可笑、十分荒唐的。拉米艾尔注意的只是书里的那些人物在爱情的经历中所遭受到的阻力。在月光溶溶的夜间，他们竟然会跑到树林深处去思念他们可爱的情人，她想象他们可能会遇到的危险，可能会被手执匕首的江湖大盗突然抓住，因为她每天都在《每日新闻》上读到这样的详细报道。再者，说真的，真正紧扣她的心弦

的与其说是他们经受的危难，倒不如说是他们在遭到突袭时所遇到的麻烦，在那一时刻，从一道竹篱之后突然窜出衣着褴褛、粗鄙不堪的人，猛地朝他们扑了过去。

我们刚刚提请人们注意的拉米艾尔的这些特征，在那些打扮得花里胡哨、每个星期天都要去镇上跳舞的农家姑娘身上是绝对看不到的。在镇上的舞场四周，到处都是一对对的情侣亲密地手拉着手，在树丛里散步。拉米艾尔并非没有留意到好几对情侣的举止，只是她觉得这种招摇过市的行为实在太刺眼了。这就是当她回到茅草房里的时候，她所知道的关于爱情的一切情况。在那些日子里，老好人欧特玛尔先生认为应该把存在的危险明明白白地对她讲清楚，他常常对她说，跟一个年轻小伙子到树林里去散步真是莫大的罪孽。

“那好吧！”拉米艾尔心里想，“我就去同一个年轻男人到树林里逛逛。”这就是她在与克莱芒教士一番谈话之后长时间考虑的结果。

“我想一定要弄明白，爱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想，“我的叔父说这是莫大的罪孽，但是象我叔父这么一个蠢人的想法又算得了什么？我的婶婶欧特玛尔太太竟然把礼拜五吃晚饭时吃了一点点肉粥也看成是弥天大罪：上帝知道了也会深深地感到气恼的。我看在这个地方，每天花上二十个法郎，公爵夫人一年到头吃荤腥，她的一家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如此，这怎么就不算是罪过了！应该说，我那可怜的父亲欧特玛尔所说的话全都蠢到了极点。这与医生的话该有多大的区别啊！这位可怜的年轻的本堂神甫克莱芒先生的全部收入一年也不过一百五十个法郎。我看得很清楚，自从他爱上我之后，昂塞尔穆夫人就再也不送东西给他了。他过生日的时候，也只给了他两尺黑色的呢料，那还是公

爵先生大殓时剩下的。他倒是从夫人那儿得到过不少礼物，从农民家里弄到几件猎物、几只家禽。而作为专区区长的德·贝尔穆德先生也许被迫说了许多好话才不至于被人赶下台。这位可怜的德·贝尔穆德先生对我们讲了这些教士的多少好话呀！好吧，可突然之间，他就被赶下来了，就是因为他没有象他的教士所希望的那样在选举的时候讲些好话，——多么荒唐啊！多么草率啊！夫人这样说，干这种蠢事的人简直连一般的常识都没有。不过，对他来说，夫人还说，她们是想让他保住这个位子的，而如今贝尔穆德先生只有靠八百利弗尔的年金来打发日子了。这就是那些一心想做罗马人的小市民的下场。”

这一切使拉米艾尔陷入接连不断的微妙的沉思冥想之中，使她与现实的想法距离越来越远了，她不再想到树林里去散步，也不再想挑选一位年轻小伙子向他询问爱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第七章

拉米艾尔看到一种美德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认为这是存心做出来的虚假行为。

“世上的人并不是象傻瓜所想的那样分为富人和穷人，分为正人君子和下贱小人，干脆说吧，而是分为受骗上当者和无赖坏蛋两种人，”桑凡医生这样对她说，“这就是理解拿破仑下台后的十九世纪历史的一把钥匙。因为，”他接着说，“个人的勇敢、性格的坚毅，是绝对不会令人想到‘虚伪’二字的。当一个人奋力撞击一座由两百个汉子筑起并严加防守的乡村墓墙时，怎么能说他是个虚伪的人呢？除了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以外，我漂亮

的朋友，再也不要相信别人在您耳边唠叨个不停的什么美德。这么说吧，您那位公爵夫人一天到晚把‘善良’这个词儿挂在嘴上，照她的说法，这是最最了不起的一种美德，可是她所崇敬的行为的真正含义，却是象与她那一类的女人一样，她更喜欢与骗子们、而不是与受骗上当的人打交道，这才是她那类女人成天喋喋不休的所谓人情世故的真正含义。您不应该把我跟您说的话信以为真，但请您实践一下我为您阐述的这条生活法则，好吗？它可以说明我是否存心在欺骗您。我已经对您说过，如果生活在一批粗鄙之人中间，为了不至于成为他们的暴力之下的牺牲品，就必须说谎才行。在我看来，我若能遇到一位天生的才子，那真是莫大的运气。培养这位天才，鼓起勇气讲老实话，这就是我无上的快乐，而且能使我在为养家糊口而劳累了一天之后感到一身轻松，如释重负。也许，我对您说的全是假话，不要盲目地相信我，但不妨观察一下我所说的是否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这样说吧，当我向您提醒昨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在扯谎？公爵夫人一天到晚侈谈什么仁慈善良，可是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她听到她的好朋友的马车出了事却一直是乐呵呵的，那位德·圣-佛瓦伯爵夫人是在前天晚上回家时连马带车翻到沟里的，离这里一法里远。”

桑瓦医生说完这番话便走开了，他与拉米艾尔在一起时总是这副样子，他特别想让拉米艾尔动脑筋思考思考。医生离去之后，拉米艾尔心里想：

“我没有办法看一看战争是什么样子，不过说到性格的坚毅么，我不仅可以在别人身上看到它，甚至还希望在我自己的生活实践中身体力行呢。”

她并没有看错自己，上天给了她一个必须蔑视一切怯懦行

为的心灵，不过，爱情已经开始试图叩击她的心扉了。她又想起了克莱芒教士，当然这并不是使她想到这位可爱人儿的那种推断的继续。他的脸色苍白，他身上穿的是用昂塞尔穆夫人送给他的那六尺呢料做的黑袍子，这使他显得更加清瘦，也更增加了拉米艾尔对他的深切同情。若能与他谈一谈她从聪明过人的医生那儿听来的这套严酷的法规，她该是何等快乐！“不过，”她又想，“克莱芒教士对我讲了许多亵渎爱情的话语，也许这是卢昂的大主教命令他这么干的，否则就会丢掉饭碗。若是这样的话，他这么说真是妙极了，而我呢，我简直是个草包。如若我把他的每句话都信以为真，那他就是在狠狠地挖苦我，伤我的心。当他对我谈起英国文学时，那情况就完全不同啦，他的大主教对这些事情丝毫也不感兴趣，因为他也许连英国话也不懂。凡是与爱情有关的事情，人们总是对我讲假话，可是几乎没有哪一天我没有读到与爱情有关的段落。难道谈情说爱的人不是上当受骗者，就是机灵鬼？”拉米艾尔带着这个疑问求神指点，桑瓦医生的头脑机灵得过了头，无法把这个问题回答清楚。

“请您记好，我漂亮的朋友，”他对她说，“我断然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只不过请您想一想，您要是设法把它弄个明白，那可是要担很大的风险的。它就象您非常喜欢的《一千零一夜》里那个可怕的秘密一样，当那个人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的时候，一只巨大的鸟便出现在天空里，它一下子扑到他的身上，挖去他的一只眼睛。”

这一拒绝的结果深深地刺痛了拉米艾尔的心。“凡是与爱情有关的事情，人们总是对我讲假话，那么我就再也不必向别人问个明白了，我只消相信我自己看到的事情就行啦。”

狡狯的医生在他的答复里声称存在着一种极大的风险，这

倒激发了拉米艾尔的勇气。"瞧着吧，看我到底是否感到危险了，"她高声说，"我从直接的实际生活中所了解到的所谓爱情，就是我的叔父开导过我的，他不厌其烦地对我说过，千万别跟一个年轻小伙子到树林里去。那好吧，我，我就是要同一个年轻男人到树林里去，咱们走着瞧吧。至于我那位小小的克莱芒教士，我要对他倍加亲近，目的是让他大发脾气。昨天，看他生气地掏出表时的那副样子，真是滑稽可笑。如果当初我胆子大一些的话，我会拥抱他的。那么，他的脸色该是什么样子呢？"

拉米艾尔此时正处在对于爱情的最强烈的好奇心境之中，这时候有一天，当她走进公爵夫人的家里，她的到来正好打断了夫人与昂塞尔穆夫人的谈话，而她们也恰好正谈到她。公爵夫人夜里接待了从巴黎来的一位信使，目前正值七月法令颁布的前夕，一位挚友向她透露了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从而使她非常担心她的儿子。圣奥梅尔兵营里的部队就要向巴黎进军，以迫使蠢蠢欲动的左翼议员们就范。她把信使打发了回去，还告诉她的儿子，她感到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请求他向她伸出友谊之手，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那就是在收到她信后的两个小时之内便立即动身，到卡尔维尔镇来住上一个星期。

这座综合工科学校是可怜的公爵的一个错误，即使在拿破仑时代，它也是共和派的天下，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左派先生是否忽视了要煽起它狂热的火焰。

"竟然出了一个共和派的德·米奥桑公爵！"她厌恶地大声说，"说实在的，若是这样，那可妙极了！"

但是，就在公爵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遣发她的信使后还不到两个小时，桑凡医生便得悉年轻的公爵要回到家来了，这是他最担心发生的一桩事情。"这小伙子长着一张迷人的脸蛋，穿着

一身笔挺的制服，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拉米艾尔想起拿破仑，而且会把我这位可爱的朋友从我的手里夺去。我已经花了不少工夫，把她从那位小小的克莱芒教士手中拯救出来，而这位教士生性腼腆，无异助我一臂之力。事实上，我不能指望年轻的公爵也会这样谨小慎微，事事克制自己，他身边还有一个诡计多端的仆人，这家伙可能会把这一切的底细统统告诉我的小拉米艾尔。那时，我也要费些工夫造就出一个有头脑的女人，以使她同年轻公爵的约会变得更加叫人受不了。”

两个小时以后，德高望重的欧特玛尔先生穿着星期天的礼服出现在公爵夫人的府邸上。他晚上八点钟到这里来，不免引起了一阵骚动。大院里的钟声已经响了一刻钟之久了，可掌管外面大门钥匙的老仆人圣·让却还没有想到该让人敲钟。公爵夫人想象得出，这钟声悲哀得象是丧音。“巴黎莫非出什么事了，”她心里想，“我儿子究竟转的什么念头？天哪！这位德·波利尼雅克①先生上台组阁该是多么倒霉啊！我们可怜的波旁家族总是把一帮笨蛋拉进议会，这真是命中注定的呀！他们曾找到过德·维莱里②先生，可事实上这人不过是个平民，不过他还懂得道理，因为他对于攻击朝廷的资产阶级总算有些深刻的了解。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不定已经同他们的大炮一起被带到了杜伊勒里宫，这些可怜的孩子也许会被国王的一番安抚搞昏了头，去保卫杜伊勒里宫了，就象八月十日那天的那些瑞士人一样。”

---

① 德·波利尼雅克(1780—1847)，法国复辟时期的极端保王党人，复辟王朝的最后一任首相兼外交大臣，七月革命时被赶下台。

② 德·维莱里(1773—1754)，法国复辟时期极端保王党人的首领，一八二一至一八二八年任复辟王朝的首相。

她烦躁不安，于是把所有的女仆全都叫来，她打开窗户，半裸着身子急匆匆地跑到阳台上去。

“喂，圣·让，您终于下定决心把门打开了吗？”

“当然啦！夫人，”这位老仆人诙谐地答道，“这正是打开的好时机呀！我可不愿意他们把我咬住。”

“您难道害怕被那些包围我家门的人咬住吗？这都是些什么人哪？”

“这主意妙极了，”老仆幽默地说，“这正是我在追捕的那些狗呀。把这些英国捕鼠犬弄到家里来，真是好主意！只要它们一张口咬人，这帮英国佬就会咬住不放。”

要想把罗孚尔从梦中唤醒并让他把衣服穿好，得用上一刻钟才行，但也只有这位英国仆人才有足够的威信让他的同胞、也就是那帮捕鼠犬俯首帖耳。在这段时间里，钟敲得更紧了，正在外面敲门的欧特玛尔先生还以为人们不肯开门。紧急的钟声、捕鼠犬的狂吠、圣·让的自言自语、罗孚尔的诅咒声，这一切使激动得难以自已的公爵夫人歇斯底里地大发作起来。她的仆人们只好把她按倒在床上，并拿来香水放在她的鼻子下让她嗅。

“我的儿子死了！”她大喊大叫，“我的信使一回到巴黎，他碰到的大概正好是闹哄哄的革命。”

这些念头死死地纠缠着公爵夫人，这时候人们告诉她，事情很简单，不过是镇上的执事找上门来，他的态度很放肆，似乎要把全府上下都扰醒。

“我真不知道碰上什么鬼了，”圣·让一边开门一边说，“我要对英国佬说句话，让他叫他的那些狗把这小子一口吞下去。”

“那咱们走着瞧吧，”学校教师气势汹汹地回答，“我身上如果不带着本堂神甫先生送给我的匕首和手枪，我是绝不会在夜

里赶路的。”

公爵夫人听完了这场对话，气得又差一点要昏厥过去，这时怒不可遏的欧特玛尔先生已经来到了她的卧室里。

“夫人，我怀着对您的无限敬意，到这里来再一次地要回我的侄女拉米艾尔，因为让她与您的儿子住在同一幢房子里是很不妥当的，您的儿子很顽皮，会把一个颇受尊重的家庭弄得声名狼藉。”

“什么！执事先生，您来得不是时候，把我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搞得一团糟，可是您开口的第一句话难道不该赔个不是？您深更半夜闯到此地来，就好象在镇里的广场上一样随随便便地出出进进！”

“德·米奥桑公爵夫人，”唱诗班的首领又说，脸上的表情不再那么毕恭毕敬了，“我请求您原谅，同时又请您立即把我的侄女拉米艾尔交还给我。欧特玛尔夫人不愿意让她同您的儿子见面。”

“您说我的儿子什么来着？”公爵夫人发狂似地大喊大叫。

“我说，他也许明天早晨就会回到这里，我们不愿意让他见到我们的侄女。”

“天哪！”公爵夫人想，“巴黎人诡计多端，连我们这个镇上的人也带坏啦，我可不能同这个蛮不讲理的人纠缠不休。他这个人只能跟下流胚子讲讲信用，我现在最好还是到我的方塔里去过夜。卢昂与巴黎一样，一片血和火，完了，我想到卢昂去躲一躲也不行了，还是到勒·阿佛尔去找个藏身处吧。那里有不少商人，他们的仓库里堆满了货物，尽管他们骨子里都是雅各宾党，但事关他们的切身利益，用不了几个小时，他们就会对烧杀劫掠持反对态度的。我的表妹德·拉罗什富科在革命之初就上了断

头台，因为平民们发觉她跑到驿站里去找驿马逃命。必须给这位老好人欧特玛尔一点甜头尝尝，只要看到一个金路易，这帮人就会双膝下跪的，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他二十五枚金路易，只要他为我提供几匹驿马。”

公爵夫人不声不响地坐着，脑子里不断地转着这些念头。欧特玛尔先生被一大群仆人围在当中，她们七嘴八舌地问个不休，他心里一肚子怒气，因为他看到公爵夫人沉默不语，他以为这就意味着一种拒绝。

“夫人，”他气冲冲地对公爵夫人说，“把我的侄女还给我吧，不要逼着我把那帮敲钟人全都带到府上来寻找她，如果需要的话，我在镇上所有的朋友都会参加进来的。”

这句话促使公爵夫人下了决心，她向这个下贱胚子投去一道仇恨的目光，随即又甜言蜜语地对他说：

“我亲爱的欧特玛尔先生，您对我是多么不了解啊！我是愿意把您的侄女还给您的呀。我是在想夜间的冷空气也许会加重她的肺病，传我的话，我请求您，让人去把车子套好，请昂塞尔穆夫人帮帮忙，给拉米艾尔穿上衣服，我也一样，把衣服穿好。”

她向欧特玛尔先生激动地指了指房门，可是欧特玛尔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保持着一脸怒气，他绝对不愿意两手空空地回家，他完全知道，要是欧特玛尔夫人看到他只身一人回家而不见侄女的面，他就会被她骂个狗血喷头，家中也要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

他最终还是走出来了，公爵夫人立即冲上前去，插上了三道门闩。当这三道门闩统统给小心翼翼地插上之后，公爵夫人总算有了缓一口气的时间了。“是时候啦，”她想，“好呀！我的钻石、我的金子、还有好心的医生为我弄到的假护照！”此时此刻，

她的心里实在无法平静，她没有任何人的帮助，独自一人搬开了一只床脚，打开了被它紧紧盖住的小地道通口。这个地方的地毯本来就是分成两半的，中间仅仅缝上一条线，她轻而易举地便把它拆掉了。一只极为普通的小盒子里装着她的钻石，不过那些金子倒给她带来不少麻烦，它大约有五、六斤①之多，她还有一些银行支票，她把它们同钻石放在一起，藏在紧身上衣里，至于金子，她放在手笼里。所有这一切她只花了五分钟便收拾停当，之后她朝拉米艾尔的房间奔去，发现她两眼泪汪汪的，昂塞尔穆夫人正粗声粗气地数落她，说她的叔父一点儿也不懂道理，竟然在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时候闯进家来把大家搞得坐卧不宁。

看到拉米艾尔的眼泪，公爵夫人顿时把自己曾经有过的担心忘得一干二净，此时她的心里又勇气倍增，当拉米艾尔问她动乱蔓延到何种程度时，她竟然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对于她这个问题，昂塞尔穆夫人只是咒骂个不停，因为她确信战火已经烧到了家里。

"革命确实又在镇上闹开了，"公爵夫人对她说，"不过用不着担心，我的小乖乖，我身上带有价值八千法郎的钻石，我还有金子和支票。我们这就逃到勒·阿佛尔去，在那儿，假若真的走投无路了，我们便去英国住上半个月，只要我看到你同我在一道，我就会象在家中一样快活的。"

尽管她对拉米艾尔一片柔情，非常友善，公爵夫人还是觉得应该要点手腕，不要把儿子的事情对她提起。她真正的意图是

---

① 此处"斤"指法国的古斤，在巴黎一古斤合490克，在各省约合380至550克不等。

到她的方塔里去呆上几个小时，在那里等待菲多尔回到卡尔维尔来。不管出了什么事，如果卡尔维尔的平民百姓火气太大，她便到两、三里以外的大路上去东游西逛一阵，然后到夜里再折回镇上来找她的儿子。看到公爵夫人竟然如此大智大勇，拉米艾尔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些高贵的夫人确实要比我们略胜一筹。当然，要我穿过大路、走过广场，看到那里许多年轻人狂呼乱叫‘拿破仑万岁’或者‘共和国万岁’，我也决不会感到害怕的。如果他们坚决要砸烂夫人的车子，我就会向她伸过手臂，同她一起昂首阔步地走出镇子。最先敲钟的两个人是伊翁和玛提龙，他们一定对我言听计从。伊翁这个人身体壮得象赫拉克勒斯①，但我不怕，不过我要严肃一些、仔细一些。现在夫人还来得及讲一些愉快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轻松地笑一笑啦。”

公爵夫人的沉着冷静着实令人惊叹，她把身边价值一千法郎的埃居交给昂塞尔穆夫人和圣·让，请他们把这笔钱分发给所有的仆人。她要求所有的人都不要跟她走，她把这句话说了好几遍，而且充满了感情，并说自己第二天就回来。人们早已把那辆绘有精致徽饰的四轮马车套好，她居然还大大方方、从从容容地把马匹又卸了下来，把它们套在另一辆双座马车上。这辆车子上没有徽饰，不大引起老百姓的注意。最后，这些妇人登上了马车，陪伴她们的只有欧特玛尔先生一个人，一个多小时以来，他用尽了力气尽量保持一副怒气冲天的样子，怕的是如果他不把侄女带回家的话，家里难免大吵一场。然而现在他的两只

① 赫拉克勒斯为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勇气和英武的功绩著称。

眼睛饱含着泪水，他的心软了下来，再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登上马车时，公爵夫人不慌不忙地对拉米艾尔说：

“别对这个人提起我们的打算，他也许会被雅各宾党人搅昏了头的。”

拉米艾尔第一个开口说话了，这时她们已经离开府邸五百步远了。

“不过，夫人，一切都平安无事。”

不大一会儿，人们便来到镇里的大路上。镇政府大门前的吊灯静静地燃烧着，这些妇人听见的只是一个男人打鼾的声音，那个人睡在离地面足有八尺高的二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德·米奥桑夫人咯咯地笑了起来，一下子扑到拉米艾尔的怀里，这小姑娘被她的一片情谊和爱抚感动得哭了起来。有好儿分钟光景，德·米奥桑夫人一直显得乐呵呵的，欧特玛尔先生把眼睛睁得滚圆滚圆。“一定要避开这个人的怀疑。”公爵夫人心里想。

“好吧！亲爱的欧特玛尔先生，我如此镇静自如地把您的侄女带回她亲爱的婶婶家里去，您感到满意吗？您掌管着方塔的钥匙，就请您去把第三层上房间的大门打开吧，请您再点上灯，我要睡在那儿的。如果欧特玛尔夫人允许的话，”她带着一种讥讽的口气，不过学校教师却并没有发觉出来，“我很希望拉米艾尔能来睡在那只小铁床上，这样就不怕鬼了。”

读者们想必已经注意到，公爵夫人是那么谨小慎微，她根本没有询问欧特玛尔先生是怎么会知道菲多尔要回到卡尔维尔镇上来的。“这大概是因为雅各宾党人的宣传，”她思忖着，“这个人会用谎言来搪塞我，最好是不让他存有戒心，我通过我的小宝贝拉米艾尔将会了解一切。”

欧特玛尔先生一旦确信他老婆不会同他大吵大闹，便立刻

感到满心羞愧，因为他竟然如此粗鲁地同公爵夫人讲话。而他的妻子，看到这位高贵的夫人对她彬彬有礼，还纡尊降贵地亲自带回她的侄女，满腹疑团一下子烟消云散，她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让她的侄女尽快地登上方塔陪伴公爵夫人，她自己穿好衣服，忙着准备茶点。这些好心的人觉得对于高贵的夫人，最好还是不要去恭维她。于是丈夫把茶点送上三楼的房间，问明公爵夫人还有什么吩咐，然后又讲了许多表示崇高敬意的话，便告辞出去了。

这些妇人把他们的胆小怯懦大大地嘲笑了一阵，又侧耳听了听门外的动静足有半个小时，全镇上下一片安宁，于是她们心安理得地睡着了。第二天，公爵夫人直到九点才醒来，过了一会儿，她的儿子菲多尔便回到了她的怀抱。这一天正是一八三〇年七月十八日，菲多尔是七点钟到达的，但他不愿让人们叫醒他的母亲。他的心里非常难过。"如果骚乱继续下去的话，"他心里想，"我的伙伴们将会说我是一名开小差的逃兵。我要亲一亲妈妈，然后要让她同意我再回到巴黎去。"

拉米艾尔看到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身上紧紧地束着制服，满脸坐立不安的神色，她觉得他的长相并不惊人，缺乏一种力量、甚至也没有勇气：菲多尔个头高高的，但人很瘦削，但是他有一张迷人的脸蛋，只是他生怕别人把他看成一个逃兵，所以此时他的面容失去了坚定的气概。拉米艾尔发觉他很象那一幅肖像："是这样的，"她心里想，"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的肖像却挂在公爵夫人的房间里，人们看着它，不过是因为它的画框太美了。"而他呢，他的心里感到悔恨，当他平静下来的时候，心里想着：

"这就是那个农家小姑娘了，她凭着诺曼底人的机巧聪敏和

献媚讨好，得到了我母亲的宠幸，更有甚者，她还能一直保持着这种恩宠。”非多尔的身边有很多人，他是在吃饭的时候看见拉米艾尔的，欧特玛尔叔父和他的妻子也在场，这位妻子仍然一脸忧戚的神色，因为她生怕公爵夫人给她的小恩小惠会日渐减少，这一切对于拉米艾尔来说真是太熟悉、太讨厌了，她的全副注意力不由自主地集中到这位如此瘦削、如此苍白、看上去又那么心事重重的年轻军人的身上。这次会见就这样过去了，然而这一幕却引起桑凡医生的极大的恐惧。欧特玛尔夫人不时走近她的侄女，轻声对她说：

“为咱们家里争个面子吧，你是那么聪明，向这位年轻的公爵谈一谈吧，要不然的话，他会以为我们全是些粗鲁的乡下佬。”

这些事情，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话语，她都是用非常低的声音讲出来的，不过非多尔却一字不漏地听见了。拉米艾尔尽了很大的努力，打算让婶婶放明白些，不要去打扰这位年轻的游子，随他去好了，不过她的话却等于白说。欧特玛尔夫人殷勤讨好的行动一点儿也没有逃过非多尔的眼睛，他本来就一肚子火气，现在便一下子集中到欧特玛尔夫妇身上去了。渐渐地，他又发觉拉米艾尔的头发长得很迷人，要不是乡间野外的天气使她的皮肤变得黝黑的话，她可以成为一位十分可爱的美人儿的。后来，他看出来了，她的神态非常坦然，一点也不做作，也没有那种心地狡狯的乡下姑娘的花言巧语和虚伪娇饰。每隔一刻钟，欧特玛尔夫人便走上方塔，站在公爵夫人的门口谛听一下动静，看她是否睡醒了。就在她爬上爬下的时候，非多尔独自一人和拉米艾尔呆在一起，终于，青年人的天然本性战胜了使他担惊受怕的那种沦为逃兵的忧虑，他专心致志地打量着拉米艾尔，而她呢，怀着一股强烈的好奇心兴致勃勃地同他谈话。就在此时，桑

凡医生走进了他们首次见面的这间厨房。在这里应该把这位医生的那副姿态描绘一下，他站在那里，好象一个人正要起步走路，嘴巴张开着，两只眼睛瞪得滚圆。

"这个驼子实在丑陋，"菲多尔心里想，"这样说应当是很恰当的。不过听人说，我母亲不管要做什么事都取决于这个讨人厌的驼子和这位非比寻常的小姑娘。我不妨尽力拍拍他们的马屁，也好得到她的同意，让我返回巴黎去。"主意一打定，这位年轻的公爵便同乡下医生热烈地攀谈起来。他的谈话从头几天的骚乱开始讲起，他把它如实地叙述了一番。二十六日那天的中午时分，在王宫花园里的朗布林咖啡馆附近，一场骚乱爆发了。那天有人在这个咖啡馆里高声朗读那份有名的法令，综合工科学校的两名学生此时也正在那里，他们立即跑回学校，把他们亲眼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聚集在校园里的同学们。医生仔细地倾听着他的讲述，他那表情变幻不定的脸上现出了十分激动的神色，毫无疑问，波旁王朝要遭难了，他心里感到乐滋滋的。对于自以为是上天降下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来说，贵族老爷和教士们所犯下的昭彰劣迹事实俱在，他是强烈地感受到了的。他想象着波旁家族将要遭受的种种耻辱，心中十分得意，因为一百多年以来，这个家族一向护强凌弱。"不就是这么一帮人吗？"桑凡心里想，"他们不是总要把我们这个阶级的人称为下流胚吗？在他们的眼里，凡是有点头脑的人都是可疑分子。这么一来，如果这场刚刚开头的造反果真能成大事的话，如果这帮可笑的巴黎佬真有胆量放手干一番的话，那个老家伙查理十世①

① 法国复辟王朝（1815—1830）的最后一位国王，一八二四至一八三〇年在位。

就不得不下台啦，而我们这个下流胚阶级就要向前迈出一大步。我们可能就要变成受人尊重的资产阶级了，朝廷就不得不花点工夫来向我们讨好啦。"随后，桑凡医生突然又想起他当初对修道会所持的正确态度。"我马上就能捞到一席职位了，"他心里想，"如果我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话。这一带每一座城堡的主人都要根据其吝啬的程度拿出五十或一百个金路易，为的是把我高高地吊死在半空中。然而，在这个愉快的时刻到来之前，我发现唯有我自己才是促使他们与人民联系起来的动力。他们胆颤心惊，而我却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就好象拉米艾尔弹她的钢琴一样，我可以让他们坐卧不安，也可以让他们平心静气，这几乎全看我是否高兴。而如果他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那么他们之中火气最大的那帮人，也即'俱乐部'的那些成员，便会征得其他人的同意把我送进监狱。就说那位德·沙克西勒子爵吧，这小伙子长得那么苗条，对自己那套撬门行窃的办法又是那么洋洋得意，他不就当着我的面对俱乐部里的那批贵族老爷说过这样的话吗：'谁要是津津有味、不厌其烦地大谈雅各宾党人所拥有的行动手段，谁就是雅各宾派。'是的，如果说在巴黎的暴动中尽管存在着一批游手好闲之徒的轻狂行为，可它是真正反对波旁王朝的，我则把六年以来同这些富贵人家和教士周旋而辛苦积蓄起来的财物毁于一旦，而其他一些强有力的人士却会在民众中崭露头角，我的思想同诉诸暴力的手段相结合，也应当创造出奇迹来。如果保王党人取得胜利，并且下令处决五十几位自由派议员，那我就得逃到勒·阿佛尔去，也许从那里可以前往英国，因为德·沙克西勒子爵马上就会要人们把我关进牢房。至少，人们要检查检查我的日记信函，看看我到底是否同巴黎的自由派人士一个鼻孔出气。这个小蠢材，还打算回到他的综合工程

学校里去，得鼓动鼓动公爵夫人，让她同意放他回去，而我呢，我就来充当这小伙子的管教人，我陪送他去巴黎，我每天发两封信给公爵夫人，而实际上呢，我将想法子混进得胜的一方中去。这些巴黎人都是笨蛋，朝廷只要许些空头支票，自然就会化险为夷的。当人民大众的怒气消散的时候，他们就一名不文了，而一个星期之后，巴黎人便会怒气全消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得到修道会头头们的好感，我就将作为他们派出的一位使者荣归卡尔维尔。到那时我来向这一派的蠢货们宣称，德·沙克西勒头脑发昏，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样的话，至少我就不会去坐这班无赖存心要把我关进去的班房了。对，得拍一拍这个小蠢货的马屁，让他同意我陪他一起上路。”

桑凡医生一边翻来复去地思索着，一边向年轻的公爵大献殷勤，他让这小伙子给他讲明白，究竟是什么思想竟然使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们如此振奋，他还把蒙日①、拉格朗日②以及创立这所工科学校的其他伟大人物捧上了天。这些伟大的人物是菲多尔心中的上帝，是他们使他在内心深处同他的父母精心灌输给他的那种门第偏见进行斗争。他对于自己的公爵封号十分自豪，不过，他每天只有两次想到他的贵族头衔，却有二十次要为自己是工科学校的一名高材生感到幸福、感到得意。

当欧特玛尔夫人终于闯进来告诉公爵夫人天已大亮的时候，菲多尔已经把桑凡医生看成一位很有思想的人了，拉米艾尔对于他的才干也倍加看重，正是凭着这份才干，桑凡医生才博得了年轻公爵的欢心。当年轻的公爵前去把一大束从巴黎带

---

① 卡斯帕尔·蒙日（1746—1818）：法国著名数学家，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创始人之一。

② 拉格朗日（1736—1813），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

来的不常见的鲜花放在他妈妈房间门口时，医生终于开口说：

"世界上最难办的事情，就是向人们鄙视的人大献殷勤，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博得这个小小的公爵崽子的好感。"

菲多尔登上方塔走进他妈妈的房间，医生还要去拜访几个人，还打算让公爵夫人把她儿子告诉她的事情全都对他一五一十地说一说。当然，要这样做的话，就得两个人面对面地说，这样就将给他提供一个机会，设法让公爵夫人同意派他陪送她的儿子去巴黎。

可是过了一个小时医生回来的时候，他却发觉公爵夫人泪流满面，几乎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她压根儿就不愿意听人们提起菲多尔返回巴黎的事情。

"要么这一场暴乱算不上什么大事，"她一字一顿地说，不时歇斯底里地抱吻他，"要嘛这一场暴乱算不上什么大事，那么你回来看望看望你生病的母亲，你的缺席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这是十分平常的事情。要么这场暴乱发展得不可收拾，人们毫不动摇，只好等着圣·多美的三万人马开赴巴黎。这样一来，我决不肯让一个德·米奥桑家族的成员变为国王的敌人，你的前程可要永远地毁啦。再说，在出现非常事件的情况下，我可以象你父亲一样，向你下达斩钉截铁的命令，一步也不许离开我。"

她以坚定的神态说完了她的最后一句话，便要求她那坐了一夜驿车的儿子休息两个小时，回到府里上床睡觉。

她一个人留了下来同医生呆在一起，她对他说：

"我们可怜的波旁家族又象平日一样被出卖了，您会看到雅各宾党人打败圣·多美军营的部队。他们的阴谋诡计让人永远也无法理解，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好吧，告诉我，亲爱的朋友，

昨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这位欧特玛尔先生是如何知道我的儿子就要从巴黎回来的？我给菲多尔写信这事儿，我一直保着密，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只是托付给德·R公爵的信使……我儿子刚刚才把这封信给我看。我们光看邮戳便足足看了一刻钟，在我儿子拆开这信之前，谁也没有动过它。”

医生有一种高明的技巧，不管公爵夫人是喜还是怒，他都会迎合一番，他干的是医生这个行当呀。他的目的是让她心里消消气，他通过菲多尔已经完全掌握了这小伙子可能讲出来的有关刚刚开始的巴黎这场暴乱的情况。他发现公爵夫人象一只雌老虎似地大发雷霆，“雌老虎”这种说法是他在给拉米艾尔谈天说地时常常使用的。

医生关心的是只有在人们把七月革命的最后结果告诉他的时候才到卡尔维尔来。公爵夫人很快又起了这样一个念头：她的儿子情绪不好精神不太正常，因为这孩子象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们一样，学习负担太重了；必须让他在这儿住上半个月，洗洗海水浴，不过，绝对不能到迪埃普一带的海面上去，那个城市里住着热情好客的德·贝利公爵夫人，实在令人神往，但也许会成为雅各宾党人怀疑的目标。应该老老实实地到勒·阿佛尔一带的海面上去，在那些开店的商人看来，这个城市的商业不景气，是经不起人们把它劫掠一空的，假如雅各宾党人占了上风的话。可是如果朝廷获得了胜利，就象医生判断的可能会出现的那种情况，那么，住在这一带城堡里的那些心怀恶意的人就不会把夫人的这次短期外出传为笑谈了。菲多尔是那么瘦弱、那么苍白，显然他的学习负担太重，健康受到了损害，天气又热得要命，他已经顺从了医生的劝告，是医生嘱咐说要洗海水浴的。公爵夫人并不想去迪埃普，因为她不肯在那儿干等着人们把那套舞会

的衣服和帽子从巴黎给她送去。菲多尔一直表示他不愿意到英国去，因为他没有时间，不过他倒愿意在那个奇异的国家里住上那么三天。好呀！从勒·阿佛尔到朴次茅斯港①路上就够走上三天的了。

第八章

医生把这一切安排大致地告诉了公爵夫人，然后便开始着手进行了。公爵夫人还发现其中大有好处，从卡尔维尔到勒·阿佛尔比到巴黎要远得多，再说，她感到庆幸的是，在去勒·阿佛尔的途中她是不会被人认出来的。公爵夫人的心里确实很不舒服，她并没有走出方塔，不过车辆行李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在她的家里安排停当，晚上八点钟，当马车驶到方塔的时候，人们看到在大路上有一辆悬挂着三色旗的邮车从巴黎驶来。

"我的天哪，我完全相信您，我是多么地感激您哟，亲爱的医生！"公爵夫人一边大声嚷着，一边偕同她的儿子和医生在她那部四轮双篷马车里坐了下来。

桑凡医生执意不肯坐上马车的后座，公爵夫人对此表示十分感激。菲多尔对于他们这种推来辞去的谦让感到气恼，当马车开出镇子一里路远的时候，他便在车夫身边找了一只位子坐了下来。医生心里十分得意，当巴黎这场暴乱的最终结局传到镇上的时候，他将不在卡尔维尔了，他还把这位如此漂亮、如此温和的年轻公爵同可爱迷人的拉米艾尔长期地拆开，使他们无法交谈。

---

① 朴次茅斯港是英国的一个港口。

一路上，乘客们只觉得新鲜好奇，大家都向他们打听巴黎的消息，他们一边回答一边询问别的事情，还说他们是从附近的乡间刚刚出来的。当他们抵达勒·阿佛尔的驿站时，公爵夫人神气活现地出示了签发给“米奥桑特”夫人和她儿子的护照。事前她还硬是叫她的儿子把身上的军装脱掉，这可怜的小伙子心里真是难过到了极点。“这么一来，”他想，“德·米奥桑公爵不仅临阵脱逃，而且连他的军装也扔下不要了，可是他们却在那里战斗。”

他们在勒·阿佛尔桑凡医生的一位朋友的私人宅邸里刚一安顿下来，医生马上便找来了一位保姆和两位男仆，他们对米奥桑特夫人是何许人全然不知。在勒·阿佛尔，公爵夫人摒除了个人的一切烦扰，安静地过了几天。不过，她对巴黎七月革命的难以置信的后果感到沮丧。当她得悉国王已经流亡伦敦之后，便与她的儿子一起前往朴次茅斯港去了。医生把他们送上船，回来时买了一些三色饰带，把它们系在自己衣服的扣眼上，然后便前往巴黎。他在圣会里的那班朋友面前把自己在卡尔维尔经受的危难胡吹了一通，于是还不到一个星期，一道对于西撒尔·桑凡先生的任命便在《箴言报》上登出来了，他被任命为旺岱区的区长。其实他的意图仅仅在于表明他业已加入了新政府，圣会授予他的只是一纸委任状，他要带着它到那些地方去施展他的行政才干，可是，他从事的医生这个行当却可以使他在卡尔维尔捞到七八千法郎的进项，所以桑凡先生讨厌身穿戎装，腰带佩剑。“再说在卡尔维尔镇，”他心想，“人们对我身上的驼背、对我身材的缺陷早已司空见惯了。”于是他在接到任命的一个星期后便病倒了，随即告假返回卡尔维尔镇。

拉米艾尔留在她婶婶的家里，在公爵夫人离开的三天之后，

她看到公爵夫人家的一辆车子拉到她的家里，上面有四只很大的包裹，把车子装得严严实实。里面是各色衣衫长裙，全是公爵夫人送给她的礼物。在夫人这种关注中自然有一片深情。七月二十七日，就在她动身之前，公爵夫人亲自回到她的古堡里忙碌了一个小时，她收拾好这几包东西，但她对于自己身边的那班规规矩矩的人是否忠诚廉洁是非常怀疑的，因此她让人当着她的面找些布带用线缝好，在布带接合的地方还打上她徽章的印戳。这实在是一桩非常聪明的谨慎之举，不过这几只包裹却使昂塞尔穆夫人十分恼怒，当她看到拉米艾尔虽然一个人留在镇上，却不肯登门来拜望她的时候，她的这种烦恼马上又变成了一肚子火气。

年轻的姑娘对此却并不怎么介意，她高兴得象发了狂一样，但却只把这种喜悦藏在心底。每天早晨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她总是感到一种新奇的快意，她心里想，她再也不住在那座华丽的古堡里了，那里的人们全都是老气横秋的，人们说出的话十句有八句是责骂别人的；而今，她唯一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每天要给公爵夫人写一封信，只要她稍一想到这一点，她的信就写得乱糟糟的，不过说实在的，她确实没有耐心再把它们抄写一遍。有时她也会想到她的这一疏忽可能会给她招来客客气气的指责，可随后很快地她便把所有不愉快的念头通通从脑子里驱除出去。她对于这种指责感到担心，这使她不仅回想起公爵夫人的可亲可爱，也回想到昂塞尔穆夫人以及那幢古堡里的其他许多令人讨厌的事情。总的来说，在拉米艾尔离开这个深宅大院的十天之后，她的心灵所保留的全部记忆就是对于三桩事情的深深的反感，对她来说，这三桩事情象征着一种最强烈的厌恶之情，那就是：高高在上的贵族派头、日常生活的挥霍无度以及关于宗

教信仰的喋喋不休的说教。

在那里一举一动都要装模做样地保持一种高贵的姿态，无论讲什么，哪怕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也得表现出一种漠然的鄙薄神色，在拉米艾尔看来，再没有什么比这样做更可笑的了。拉米艾尔十分遗憾地承认自己有这种感受，她也已经看出，她对于公爵夫人的那种无庸置疑的感激之情，恰恰被那贵妇人的倨傲态度所激起的反感抵销了。她不久便把她忘掉了，甚至连写信也感到没有必要了，她很快地便忘了个一干二净。

所有能使她回忆起在那座讨厌的古堡中的一段生活的东西她都感到憎恶，这种感情是那么强烈，已经超过了她那年方十六的少女心灵中天然存在着的虚荣心。

就在公爵夫人动身的那一天，医生曾经抽个空儿对她说：

“到您自己的房间里去为您的保护人的出走而痛哭吧，明天早上再露面好了。”

第二天，当她走下方塔去亲吻欧特玛尔夫人的时候，夫人大吃一惊，因为她发现她的侄女一身农家姑娘的打扮，甚至还戴着一顶很难看的棉帽，这种帽子一戴在头上，贝叶这一带农家少女的漂亮脸蛋就会失去光彩。

这种所谓朴实的装扮为她赢得了全镇居民的一片叫好声。这一顶丑陋不堪的帽子戴在她的头上——人们过去看到那上面戴的都是些漂亮精致的帽子——，使人们把欲望、野心这类事情也看得淡漠了。当拉米艾尔穿着木鞋和普普通通的农家衣裙走到镇上的时候，大家都笑嘻嘻地看着她。她的叔父看到她一直走到广场尽头还没有转身回来，便追了过去。

“你上哪儿去？”他带着不安的神色大声问道。

“我想去走一走，”她笑着对他说，“我在那座古堡里的生活

就象坐监狱。”

事实上，她正是在往乡野走去。

“等等我，只要一个钟头就行，我一上完课就陪着你去。”

“啊！那敢情好！……”拉米艾尔大声说，——这个字眼在公爵夫人的家里是绝对不准说出口的，“啊！那敢情好，我就用不着害怕贼啦。”她穿着木鞋跑了，免得他一个劲地拦阻她。她走了两里多，每遇见一位过去的老朋友便停下脚步，就这样她一直到深夜才回家。学校教师对她这种轻率的做法提出了三点指责，说是象她这种年龄的女孩子，不该在夜间到外面跑来跑去。可是他的话却被他那威严的老婆岔开了，他的老婆需要的是发泄心中的惊讶、赞叹和欲望，从公爵夫人家里送来的那四包衣衫和丝裙使她的心中充满了种种奢望。

“这一切都属于你了，这难道可能吗？”她带着不胜仰慕的阴郁神色大声说。

欧特玛尔夫人把拉米艾尔觉得过分长大的那些衣服一件一件仔仔细细地翻看了一遍之后，便显得放心多了，不过她的话音里仍有些惴惴不安，她接着又说：

“你小的时候我一直照料你，我觉得，我有理由希望你在节庆的日子里或者仅仅在星期天的时候，从这些裙子里挑一件最蹩脚的让我穿一穿好吗？”

拉米艾尔不禁呆住了，象这样的话语在公爵夫人的家中是不可能听到的。昂塞尔穆夫人和公爵夫人的其他女仆也有一些很卑下的感情，不过她们表达的方式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昂塞尔穆夫人看到这些裙衫的时候，她会扑到拉米艾尔的怀里，不断地恭贺她，热烈地亲吻她，简直让她喘不过气来。然后，她会笑嘻嘻地请她借一件给她穿，还要指一指是哪一种颜色。象这

样来讨一件裙子，年轻的姑娘心里十分难受，许许多多沉重而又痛苦的念头在她的心头翻滚，她没有什么值得热爱的人，她原先把他们想象得十分完美的那些人——至少在心灵上是这样的——，现在看来也同其他人一样庸俗下作！“我的身边尽是些不值得爱的人！”

她就这样痛苦地思索着，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神色显得非常严肃。欧特玛尔夫人由此得出结论，她觉得亲爱的侄女迟疑不决，舍不得把包裹里的裙子取出一条借给她，为了促使她做出决断，她便开始详详细细地对她述说着，当初为了把她送进古堡去的时候她曾经为她办了多少事，帮了多少忙。

“因为，说穿了吧，你并不是我们真正的侄女，”她接着又说”“我的丈夫和我是在收容院里把你挑来的。”

拉米艾尔觉得她的心已经碎了。

“那好吧！我把最漂亮的四条裙子送给您好了。”她赌着气大声地说。

“可以任意挑选吗？”婶婶又问。

“嗯！那当然，没有问题。”拉米艾尔高声说，脸上带着明显的失望和不耐烦的神情。

她对于这种粗鲁卑下的语言感到难过，这是她在公爵夫人的府邸上没有听到过的。她自己认定了，她的叔父和婶母都是思想贫乏、没有头脑的人，她幻想着有一个值得依恋的家。她需要一种亲切温柔的感情，她曾经想让没有教养的婶婶做到这一点，她感到她的心里乱作一团，然后，她突然又痛哭流涕起来。于是她的叔父又拿着那四条裙子来安慰她，那是她刚刚做出的巨大牺牲。他一五一十地对她讲，她应该感激婶婶，因为她完全有这样的权利。拉米艾尔此时还想至少保留一点对叔父的感情，

于是她本能地跑开了,她径自来到墓地里散散心。"如果此刻医生在我的身边的话,"她心里想,"他也许会嘲笑我的痛苦以及引起这种痛苦的疯狂愿望,他不会安慰我的,不过他会告诉我一些实实在在的道理,从而防止我将来犯类似的错误。"

在拉米艾尔的眼里,她叔父那间寒伧的茅屋里一切美丽和安宁的东西全都化为乌有了。人们甚至不肯同意她到方塔第三层上她自己的那间屋子里去,他们借口说她独自一个人呆在那儿,镇上的那班长舌妇少不了又要无事生非,说她会在深更半夜时打开房门跟某个风流后生厮混。这种想法真让拉米艾尔感到万分恐惧。她整天把自己关在餐厅的那张小床上,旁边只有一道屏风把她同餐厅的其他部分隔开,所以她无法让自己充耳不闻家里的那些闲话。她心里的那股深深的厌恶之情一天天地在增长,她总是把未来的日子想得非常美好。除了她眼睁睁看到的这种使人感到抑郁的事情之外,拉米艾尔还常常冲着自己大发脾气。"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聪明人,"她心里想,"因为我常常把克莱芒本堂神甫弄得狼狈不堪,甚至还把叫人望而生畏的桑凡医生搞得下不了台,其实,这不过是因为我会说几句刻薄话罢了,而说实在的,我只是一个非常无知的小姑娘。喏,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仍旧深陷在惊慌失措之中而不能自拔;我一直认为我在叔父的这间茅屋里肯定无疑地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话行事,所以,我思忖着我将过得非常快活。我得到了这种自由,当初在公爵的家中因为没有这种自由我的生活是何等痛苦,然而,一桩我绝对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我的一切幸福从此不复存在了。"两天之后,——这两天里她一直痛苦不堪,拉米艾尔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得出了结论:"希望"这个东西是否存在,应当表示怀疑了。这一真理的发现使拉米艾尔陷入绝望的深渊。她曾

经把生活看得那么美妙无穷，可是突然之间残酷的现实毁灭了她甜蜜的梦想。她的心灵一点儿也不脆弱，她的聪明才智是出类拔萃的。她的心田里还没有经受过爱情雨露的滋润，她迫切需要的不过是有人能够同她在一起乐呵呵地交谈；可是转眼之间，她已经再也听不到公爵夫人长时间地、深入浅出地对她叙述上流社会的传闻轶事，再也听不到可亲可爱的克莱芒本堂神甫在高谈阔论时发表他的真知灼见了，她如今一天到晚接触到的都是诺曼底式的狡黠行为，听到的净是庸俗不堪的言论，而且这些话都是以一种赤裸裸的方式，也就是最下作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拉米艾尔的心里又感到非常愁闷，于是她到克莱芒本堂神甫的住处去看望他：她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果园里读他的日课经，过了一会儿，一位胖乎乎的女佣前来对她说，本堂神甫先生现在不能接见她，这位胖胖的女佣还带着挖苦的神情接着说：

"去吧，去吧，我的小姑娘，去到教堂里祈祷吧，要知道人们是不能象这样跟本堂神甫先生讲话的。"

拉米艾尔怀着一腔恼怒回到叔父的家里，她泪流满面。第二天，她便打定主意，即使人们对她不理不睬，她也毫不动心。过去每当她去看望昂塞尔穆夫人的时候，她知道迎接她的总是一阵阵冷嘲热讽，她一想到此便感到不寒而栗。而今，她竟然又受到克莱芒本堂神甫的侮辱，而她一向以为这是她的好朋友啊，其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拉米艾尔虽然出生在诺曼底，可是把激动的感情藏在心里含而不露，她还不是十分精于此道。说真的，她还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她的心灵和她的思想都是罗曼蒂克式的，整天幻想着她将在生活中得到幸福，交上好运，而这恰恰是她的不足之处。公爵夫人和克莱芒本堂神甫

的谈话、桑凡医生严酷的人生哲学使她那生来就有的、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显著的滋养，不过，那许多漫长的夜间她都是这样度过的，因此她根本没有什么机会与那些普通人硬缠在一起，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受和折磨。她在这方面的全部体验只是听到过一些心怀妒意的女仆在她面前放肆地胡说八道。她已经十六岁了，而在这个镇子上，任何一位年轻姑娘对于青年男女的恋情方面的了解都要比她多得多。不管诗人们怎么说，这些事情在这个镇上是谈不上有丝毫的诗意的，一切都很粗俗，而且有众所周知的经验作为依据。

拉米艾尔一直走到昂塞尔穆夫人的房间，她的两只眼睛因为极度的失望而闪烁着凶光，竟把昂塞尔穆夫人吓了一跳。拉米艾尔刚从那一间客厅走过来，在那里她曾经听到克莱芒本堂神甫的娓娓动人的谈话，可如今他却连见她一面都不肯了。那位年老的女仆人早已准备好一大堆彬彬有礼的刻薄话，打算一见到拉米艾尔就朝她放出去，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拉米艾尔竟把公爵夫人的那七条丝裙弄到手，因为她早就打它们的主意了。

可是，当她看到拉米艾尔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是她昂塞尔穆夫人站立的地方离前厅只有几尺远，说不定那位眼花耳聋的老仆正呆在前厅里，于是她非常客气地接待拉米艾尔，她的话说得那么温柔甜蜜，拉米艾尔心中不由得升起一阵反感，她很不客气地说：

“夫人吩咐我继续学好一位诵读人的课程，我到这儿来取几本书。”

“您想拿什么就可以拿什么，小姐；谁不知道这家里的一切全都属于您哪？”

拉米艾尔利用她给予的这个机会，取出了二十多册书，她从图书室里走出来，随即又急急忙忙折回去。

“我忘记了……”她对昂塞尔穆夫人说了一句，这位夫人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起初，拉米艾尔取出了德·让莉夫人的小说、《圣经》、《厄拉斯特或青年的朋友——塞多》、昂格蒂尔的故事，还有其他几本书，都是公爵夫人允许她阅读的。“我真是个笨蛋，”她心想，“我只顾讨厌这个老姑娘对我讲的那一套甜言蜜语了，却忘掉了医生对我的告诫，无论如何应当看准情势，不受一时感情冲动的左右。我现在可以把公爵夫人严格禁止我看的书统统拿走。”于是她又取出了伏尔泰①的小说，格里穆②的通讯集，《吉尔·布拉斯》③，等等。

昂塞尔穆夫人说过要把挑选过的图书书单找来，可是拉米艾尔为了避开这张倒霉的书单，便灵机一动，说这些书还没有捆扎好，都是可以读的。昂塞尔穆夫人看到她取出的书零零落落地没有捆扎，便只清点了一下数目就作罢了。拉米艾尔把这一大包东西带回家中，她的心里深深地感到难过，她无法回答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使她冲着自己大发脾气：“我怎么会这样呢，”她心里想，“在我叔父家里，人们显得粗鄙低下，但对我一片好意，我感到气愤；可这位昂塞尔穆夫人呢，正如桑凡医生所说的那样，她一心巴不得我沉到水塘里淹死才好，可是表面上对我却彬彬有礼，说话甜得腻人，我还是感到气愤；我才十

---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他的思想和著作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

② 格里穆（1786—1859），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童话作家。

③ 《吉尔·布拉斯》是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代表作品。

六岁，却和桑凡医生说的五十岁的女人差不多了！我对一切都感到气愤，我恨整个人类。”

拉米艾尔在公爵家中拿来的那一本《吉尔·布拉斯》，里面有一些插画，所以她首先把它打开来看。她把这些书全都带进方塔中去，竟然未被她的叔父觉察，在平日他一看到这么许多书说不定会大发雷霆的。因为，他尽管是学校的教师，他却总唠叨个不停："正是这些书把法国给毁了。"这句话是这一堂区的本堂神甫杜沙亚尔先生的一句名言。拉米艾尔把这些书全都藏在方塔的底层，把《吉尔·布拉斯》取出来读了几页。她觉得非常有意思，于是在半夜十一点之际，趁着她的叔父母睡得烂熟，便大着胆子从后窗爬了出来。她的手上有方塔的钥匙，她跑进塔中，躲在里面一直读到凌晨四点钟方才罢休。当她回到家里再次上床睡觉时，她感到心满意足，也不再冲着自己发火了。首先，她的脑子里充满了《吉尔·布拉斯》一书中所叙述的那许多离奇的故事，她不再想到她责怪自己的那些情感了。再说，更有价值的是，她从《吉尔·布拉斯》一书中汲取了一种对自己和对别人的宽容精神，她觉得她的婶婶欧特玛尔夫人在看到漂亮衣裙时的那种态度并不是那么俗不可耐。

拉米艾尔整整一个星期都在阅读这些书籍，白天，她到树林中去读，晚上她到方塔里去读，她找出公爵夫人动身时她有过的几个埃居，用它来买了一些灯油。就在买灯油的那一天，那位卖给她灯油的女老板看到老好人欧特玛尔先生从店前走过便叫住了他，对他讲了一大堆客气话，学校教师看到自己受到这样的欢迎感到意外，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他是个有心计的人，他绝不肯露出惊愕的神色。他不轻易向油店老板发问，只是全神贯注地留意她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最后，当他就要离

开的时候，女老板连声道别，其中带出了这样一句奇怪的话：

“不管怎么说，我得好好谢谢您，我的好邻居，感谢您光顾本店。”

欧特玛尔先生走近她，他一点也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不过他是个地道的诺曼底人，他又说道：

“至少，我希望您给我的份量要称足些。”

“怎么，称足些，”女老板接着说，“一罐里足足装了三斤，还多半盎司呢，起先，这么多份量我要价十二个苏，尽管昨天我还卖了十二个苏零一个里亚尔，可后来，那足足半盎司的油我白送了，没有让小拉米艾尔付钱。”

“我决不会少骂她的，”欧特玛尔先生信誓旦旦地说，“居然买了三斤油！一次买下太多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她交待清楚了，不过我让她干这事的时候，她应该听明白只消买一斤半就行了，至多也不过两斤。”

“好啦，好啦，别去责骂这个小姑娘啦。说到买油嘛，那就得算一算油壶里还剩多少呀。”

她与学校教师扯了足足有一刻钟，他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思忖着：“这事是我老婆让干的呢，还是小家伙自己干的呢？”他想。女老板对他说过，拉米艾尔付钱时把一个埃居换成了五个法郎。“又是一桩蠢事，”他想，“我们不是有许多零钱好用的嘛。”

整整一个晚上欧特玛尔先生一直在掂量着这些话，这主要是为了不引起他妻子或者他侄女的疑心，再者，也是为了尽力猜透其中的底蕴；而结果他什么也没有猜中。第二天，他又到女老板那儿去，不过他从她的铺子前面走过的时候，他有心让她听到他是打老远的地方走来的，可他还是什么也没有打听到。然而，

他灵机一动，同她的老婆争吵了一番，说她大手大脚地用掉了五十个苏，结果他弄明白了，这几天来她仅仅买过一点胡椒粉和干草，他检查了一下，这些东西确实摆在那儿。

“这下子清楚了，”他想，“灯油是我的侄女买的。”尽管这一天晚上又潮湿又寒冷，他还是早早地便上床睡觉了，当他听到他的妻子睡熟之后，他便喝下一口苹果酒，从朝着院子的那扇窗口爬了出去，几分钟前，那个小姑娘正是打这儿离开房间的。

他在房屋四周兜了半天一无所获，什么意外的事情也没有看到。

一连三天夜里，这位好心人欧特玛尔先生不辞辛劳地越窗外出，但却枉费心机。第四天夜里，他突然起了念头，想问一下拉米艾尔，取苹果的钥匙放在哪儿，但他得到的却是一阵令人沮丧的沉默，她居住的客厅上面的那间小阁楼里鸦雀无声。床上的铺盖整整齐齐，这小姑娘却没有躺在那里。

…………

第 九 章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拉米艾尔只要呆在叔父的家里，她的心头便感到异常烦闷，她整天在田间走来走去。她又开始幻想起爱情来了，不过她想到的并不是那种温柔的感情，她有的只是好奇的心理。

她的婶婶成天在她面前唠叨，生怕她受到男人们的蛊惑，不过她的那些庸俗气味的说教倒作成了大功：拉米艾尔对此极为反感，越发向往爱情了。在她生活的这段日子里，只要稍微读一点什么小说也许就会使她走入歧途。

有一天，她的婶婶对她说：

“大家都知道我去教堂做礼拜时穿的漂亮裙子是你的，那帮年轻人也许会想——再说，他们这样想也不无道理——，等到你结婚那天，公爵夫人要送礼给你的。他们要是看到你独自一个人在外面，就会想法子把你抱在怀里亲嘴。”

她的最后这句话激起了拉米艾尔的好奇心，一天晚上她从外面散步回来的路上，碰上了一个小伙子，他刚从邻近的一个镇子上吃过喜酒回来，喝得醉醺醺的，他把她当成了一位轻薄的姑娘，便走上前来打个手势，想把她抱在怀里亲一亲。拉米艾尔听任这小伙子拥抱她，心里十分自然平静，这小伙子便打算得寸进尺，可拉米艾尔使劲地把他推开了。当他还想凑上来的时候，她扬起拳头比划着威吓他，随后一溜烟地跑开了。那个醉汉赶不上她。

“怎么样！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她心里想，“他的皮肤光溜溜的，不象我叔父那样一脸胡茬子，象叔父那样吻我的话，我的脸皮也要被划破的。”不过到了第二天，她的好奇心又激起来了，她想，象这样被一个小伙子亲吻并不怎么快活。“这其中的乐趣应当比我感受到的还要强烈才对，否则的话，那些教士就不必成天来防范这些罪孽啦。”

欧特玛尔老师手下有一位专司复习功课的副手，名叫让·贝尔维勒，年方二十岁，一头金栗色的头发，是个身材高大的愣头愣脑的小伙子。孩子们也常常嘲笑他，说他个子那么高，却长着一颗圆圆的、芬兰人式的小脑袋。让·贝尔维勒一看到拉米艾尔便直打哆嗦。有个过节的日子，晚餐后她对他说：

“其他人都跳舞去了，你一个人出去，到十字路口等着我，离镇子大约四分之一法里，就在那座大十字架旁边。一刻钟之后我

来找你。”

让·贝尔维勒真的去了，他坐在大十字架跟前等着，心里一点儿都不犯疑。

拉米艾尔来了。

“带我到林子里去散散步吧。”她对他说。

本堂神甫是严禁年轻姑娘们到树林里去散步的。她来到树林里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四周全是高可参天的大树，后面还有一道篱笆似的屏障，她便对让说：

“吻我吧，把我抱在怀里吧。”

让拥抱着她，脸色变得通红。拉米艾尔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她在那儿静静地想了一刻钟，然后又对让说：

“我们走吧；你呢，你一直走到沙尔奈，离这儿一法里远，不要对任何人说我带你到林子里来过。”

让仍是满脸通红，他顺从了；可是第二天，让回到学校里的时候，他老是盯着她看。一个星期之后，又到了一个月份中的第一个星期一，拉米艾尔总是在这一天去忏悔。她向神圣的神甫讲述了自己到林中散步的事情，她一点也没有隐瞒什么，她的心灵充满了好奇的感觉。

这位正直的神甫大发脾气，不过对于他了解到的这一切情况却未置一词，或几乎是未置一词。三天之后，欧特玛尔先生便把让·贝尔维勒打发回家了，同时他还开始监视拉米艾尔的一举一动。欧特玛尔先生的一句话使拉米艾尔大为惊异，她疑心自己因某种原因被让甩掉了。她到处寻找他，一个星期后才把他找到。他正赶着邻居的大车，她跟在他后面跑着，给了他两个拿破仑金币①。让吃了一惊，远远地看着她，这时在大路上空无一人，他抱起拉米艾尔就吻，他的胡子把她的脸也扎破了；她急忙

推开了他，然而她却同时下了决心，一定要弄明白爱情是怎么一回事。

“明天六点钟左右，你再到我们那个星期天见面的小树林里来，我会去的。”

让抓了抓耳朵。

“这个嘛，”他傻笑了一阵，连声说“小姐真好”，然后对她说，“这个嘛，”他好不容易才说出口，“明天我的活儿还干不完。这笔生意比每天赚六法郎要好得多呢，明天我要到晚上八点才能把梅里的大车拉回来。”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呢？”

“星期二。噢，不，说不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干干，只有我把一切事情全都做好之后，我的主人才会把工钱给我。星期三最合适，不会影响我这些小事情。”

“好极了，我会给你十个法郎，星期三到小树林里来吧，别误了事，晚上六点。”

“嘀！十个法郎呀，要是小姐你肯的话，我明天，星期二晚上六点准时来。”

“好吧！明天晚上。”拉米艾尔带着野兽般的贪婪急不可待地说。

第二天，她在树林里找到了让，他穿着星期天的漂亮衣裳。

他亲吻她。拉米艾尔注意到他听从了她吩咐过他的话，让人把他的胡子刮掉了。她对他这么说过的。

“啊！这太对了，”他激动地又说，“小姐就是女主人，你钱给得多，人又长得漂亮。”

---

① 拿破仑金币是当时通行的货币，值二十法郎。

“没问题，我愿做你的情妇。”①

“啊！这不一样。”让急急忙忙地说。于是，就这样，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爱，这个年轻的诺曼底人让拉米艾尔做了他的情妇。

“其他再没有什么事啦？”拉米艾尔说。

“没有啦。”让回答。

“你是不是已经有许多情妇了？”

“我有过三个。”

“别的就没有啦？”

“没有了，这我知道。小姐还想让我再来吗？”

“从现在起，一个月之内我会告诉你。不过，不要多嘴多舌，别把我告诉任何人。”

“啊！我不会这么傻。”让·贝尔维勒大声说，他的眼睛第一次闪射出光芒来。

“怎么！爱情，难道就是这样吗？”拉米艾尔感到惊异，她心里想，“确实值得花工夫来防范它。不过，我骗了这个可怜的让，他为了下次再来这儿聚会，说不定连好活计都辞去不做了。”于是她把他叫了回来，又给了他五个法郎。他激动万分地连连向她道谢。

拉米艾尔坐在那里，看着他走掉了……

随即，她大笑起来，不停地说着：

“怎么样，这该死的爱情，就是这么一回事。”

她一边思索着、冷笑着，一边往回走，这时她看见一个打扮

① 在法文中“女主人”和“情妇”是同一个词，因此下文中紧接着有“这不一样”的说法。

得漂漂亮亮的美少年正从那边顺着大路走过来。这个小伙子看样子好象视力不太好，为了用他那只单片眼镜把拉米艾尔看得清楚一些，他几乎要勒住马。当他距她只有三十步远的时候，他高兴地乱动了一阵，叫住了他的仆从，把马交给了他，这位仆从骑上马飞驰而去。

这是他，年轻的菲多尔·德·米奥桑，他理了理头发，带着自信的神态朝拉米艾尔走去。

"毫无疑问，他要埋怨我啦。"拉米艾尔心里想。

他走到了她的身边。

"他其实胆小腼腆得很，不过存心做出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罢了。"

这一发现——我们的女主角对此已经一目了然——使她大大地放下心来，她看他带着很不自然、但却自命不凡的神态朝她走了过来，心里不由得想：

"这条马路倒僻静得很。"

就在年轻的公爵回来后的第二天，他宠信的仆从杜瓦尔便对他说，由于大家都知道他还会回来，所以全都很快地自动避开了那位十六岁的轻佻的小丫头，她处处都很可爱，深得公爵夫人的宠爱，还会讲英语，等等。

"真倒霉！"年轻的公爵说。

"怎么能只说'倒霉'二字呢？"杜瓦尔又说，一脸自信的神色，是个可以左右主子的仆人，"尽管那人骗了公爵先生，但此事还是有好处的。应当惩治一下这个小姑娘，有人给了她几本书，还有一间漂亮的房子，就在镇子上。公爵先生今天晚上可以去看看，在她家里抽上几支烟。"

"这几乎同在我母亲家里一样惹人讨厌。"公爵打着呵欠说。

杜瓦尔看到自己虽然把这种享乐描绘得天花乱坠，但却没有对公爵产生深刻的印象，便又开口说道：

“如果公爵先生有一位朋友到他的家里来看望他，公爵先生晚上就该让这位朋友看点什么东西。”

这个道理引起了他的注意，杜瓦尔不论早晚都想着要谈一谈拉米艾尔的事情，此人巧舌如簧，总是能牵着公爵的鼻子，让他跟着自己走，而这小伙子一想到自己要做出不成体统的事情让人们传为笑谈便会感到心惊肉跳。不过，成天关在德·米奥桑的府邸中也实在太令人厌倦了，而克莱芒教士这个人想的又太多，他在这位来自巴黎的花花公子面前根本不敢起什么妄念，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他母亲的一位女仆人的侄子。

菲多尔最终还是顺从了——不过这是违心地——他那不可违逆的杜瓦尔的劝告。他一心扑在几何学和数学的研究上已有三、四个年头了，他心里一直保持着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的各种想法，觉得象他这样门第高贵的人在与一个小姑娘接触时应该保持随和自如的态度，更何况这个小姑娘还会说英语呢。正是这些想法给他带来真正的阻力，但他没有勇气向杜瓦尔老老实实地把这一切统统说出来。这个人厚颜无耻，他从心里感到不快，他在恶作剧的人面前总是显得胆小羞怯。年轻的公爵心灵是高尚的，他一点也没有想到，为送给拉米艾尔的那个小房间布置一套家具便可以从中捞取五、六个金路易，而这正是促使他的仆从大肆活动的唯一动机。菲多尔越是胆小怕事，就越感到杜瓦尔的谄媚奉承挺有意思，因此，只有在杜瓦尔拍马屁拍到了令人肉麻的地步时，才能促使他下决心去行动。

比如说吧，在鼓动他去对拉米艾尔说话的那一天，杜瓦尔就向他大讲了一通好话，简直让人作呕。菲多尔一瞧见拉米艾尔，

便急急忙忙跳下马来，他一边朝她走过去，一边做着各种手势。

“喏，小姐，这是一只钉着钢钉的小木匣子，看上去很漂亮，这是您离开我母亲的城堡时忘记带走的，我的母亲很喜欢您，她吩咐我这次一看到您就把它交还给您。您知道不知道，我到处找您已经找了一个多月了？尽管我一直没有见到您，可是我一下子就认出了您那副非凡的神态……”

拉米艾尔的两只眼睛虽然纹丝不动，但是却显得异常机灵和敏锐，她轻蔑地注视着这位相貌俊秀的小伙子枉自不停地比比划划，简直就象一出闹剧里的年轻演员似的。

“其实，他一句象样的话也没有说出来，”拉米艾尔心里想，“他还比不上我打发走的那个蠢货让·贝尔维勒呢。他与克莱芒本堂神甫多么不同啊！要是这位本堂神甫把这只匣子还给我的话，他会显得多么可亲可爱啊！”

一刻钟过去了，这位年轻的姑娘却觉得过得很慢很慢，公爵却终于想出了一句巧妙而又得体的恭维话。拉米艾尔微笑着，非多尔一下子变得讨人喜欢了，时间不再显得那么长、那么惹人讨厌了，拉米艾尔的感觉也是如此。公爵看到他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心里乐滋滋的，他的胆子也大起来了，他变得可爱迷人，因为他的头脑异常聪明，只不过上帝没有赋予他意志的力量罢了。为了不让他老是笨嘴笨舌、出乖露丑——这是他们这些人在十六岁上常常犯下的过错，因为他们在沙龙里也只好象个上流社会的人物那样说话行事，人们不知道规劝了他多少次，所以他只要稍微动一动，或者只要稍微一开口，便会马上想起三、四种相互矛盾却又不容违反的规矩，因而感到十分茫然不知所措。也正是这样一种尴尬的困境，才使得我们的艺术家显得那么平庸乏味。为了挑逗拉米艾尔，他搜寻到一些动听的话语，这使他顿时勇气

百倍，他忘掉了那许多规矩，人也显得亲切自然了。不过要让他更加殷勤一些，就很难了。

“我把我的让打发走了，这太应该了，”拉米艾尔心里想，“我应该从这个人身上领教一下爱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过，说不定他自己对此也一无所知呢。”

可是不多一会儿，公爵由于态度随和，最后竟到了或者似乎到了放肆的地步。

“再见吧，先生，”拉米艾尔马上便对他说，“我不许您跟在我后面。”

菲多尔呆呆地立在大路上，就象一尊石像。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永远留在他的心中，留在他对于拉米艾尔的记忆里。

还好，他回到城堡之后，居然还有勇气把这一切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杜瓦尔。

“应当一个星期都不要睬这个装腔作势的女人，至少嘛，”他看出自己的话使他不高兴了，便又说，“一般有头脑的人都会这样做的。不过象您这样出身高贵的人，公爵先生，首先要知道他们那帮人想干什么。而法兰西最高贵的家族和最富有的家族的后人是绝不能屈从于普通人的规矩的。”

年轻的公爵把这个谈吐不凡的人留了下来，一直谈到半夜一点钟。

第二天，天下雨了，这使菲多尔感到失望，他整天地想着拉米艾尔，他满怀着见到她的希望，却不能到大路上去溜达。他坐上一辆车子，两次从欧特玛尔家门前驶过。第三天，他象个堕入情网的恋人急不可待地盼望着外出散步的时刻早早到来，其实，这种爱情是杜瓦尔一手酿成的，不过却使他摆脱了生活中的一部分寂寞烦恼。杜瓦尔向他提供了五、六种接近这位年轻姑娘

的方法。在他们首次相遇的大路上，菲多尔又远远地看到她在半法里之外的地方，他高兴得忘乎所以，便纵马奔驰过去，当他离她只有一百步远的时候，他把他的马打发走了。他战战兢兢地走到她的身边，激动万分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

“前天您赶走了我，我心里难过极了。现在，我得怎么干才不致被您赶走呢？”

“对我说话绝对不能象对公爵夫人的一位女仆那样，过去我差不多是一位女仆，可如今我再也不是了。”

“您当过诵读人，但从没有做过女仆，小姐，我的母亲把您当成她的朋友。我也想成为您的朋友，不过是有条件的朋友，那就是说，由您来充当公爵夫人的角色。这句话的意思很丰富，随您怎么理解都可以。”

这开头一席话使拉米艾尔非常高兴，她生性傲慢，很喜欢年轻的公爵做出羞怯的模样。不过这种感觉的缺点是，它夹带着一种过于明显的轻蔑之感。

“再见吧，先生，”过了一刻钟，她才对他说，“我明天不想见到您了。”看到公爵迟疑着不肯走，她又说，满脸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

“您要是不马上离开这儿的话，我一个星期内都不会再见您。”

公爵只好逃之夭夭，拉米艾尔开心到了极点。当初她在城堡里曾经千百遍地听人说过大家对这个伟大家族的后裔、独生子全都低首下心，极为尊崇，她为自己这样反其道而行之而感到十分得意。

他们的交往就在这样一种气氛里继续下去，拉米艾尔不仅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而且随心所欲地捉弄人。然而过了半个月

之后，她使他们的约会频繁起来了，因为她开始感到，每天下午如果没有一个漂亮小伙子供她寻寻开心的话，她心里便会觉得烦闷。而他呢，爱情已经使他发了狂。可她的生活却是这样：想方设法折磨别人。

“请您明天穿上黑衣服来看我。”

“遵命，”菲多尔回答说，“不过为什么要穿这种悲戚戚的衣服？”

“我的一位表哥最近刚刚去世了，他是个卖奶酪的商人。”

看到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左右住这位漂亮的小伙子，她心里很高兴。

“如果这事有一天传开来的话，”他回到城堡时心里沉甸甸的，想道，“那我可要羞死人了。”

于是他请求他的母亲允许他回巴黎去。也许，他已经没有勇气留在这里了，然而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第二天他又去赴约会，那是在附近树林中制鞋工人的一间小茅草屋子里，路上他想：“不管怎么说，但愿人们否认这是因为雅各宾党的势力发展壮大的结果：我竟然为一个奶酪贩子穿孝服！”

拉米艾尔看到他果然一丝不苟地穿着丧服，便对他说：

“拥抱我吧。”

可怜的小伙子高兴得哭起来了。然而拉米艾尔却感到除了发号施令之外，其他并无什么幸福可言。她之所以同意他拥抱她，是因为那一天她刚刚同婶婶发生过一次比平日更加激烈的争吵，起因是她与年轻公爵的约会过于频繁，已经引起了镇上居民的议论。拉米艾尔每天变动一次约会的地点，但依然满城风雨。最近这三天以来，她让菲多尔把他在巴黎的生活详详细细地讲给她听，她的好奇心感到莫大的满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她听不进那些劝她小心为上的劝告，她马上就要同他见面了，怎么能用一、两句话命令她不理会他呢。

天色很快地暗下来了，拉米艾尔与她的朋友离开了树林回镇上去。公爵讲述他在巴黎用什么法子使他一天天的生活变得很充实，他讲得生动自然，而且很有风趣。拉米艾尔远远地望见了她的叔父欧特玛尔，他正从一辆有篷的车子上走下来，那辆车是专门为了监视她而花了较高的代价租来的。他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心中感到急躁不安。

“您叫他杜瓦尔的那位仆从时时刻刻都在您的身边，从不离开您吗？”

“那当然。”菲多尔笑嘻嘻地说。

“那好吧！把他打发回巴黎，让他去找找看，您有什么东西遗忘在那里了。”

“可是，这样做会给我增添很多麻烦，离开了这个人，我能做些什么呢？”

“您就象一个害怕保姆的孩子那样哭鼻子吧。不管怎么说，等到杜瓦尔离开了卡尔维尔之后您再来见我。喏，我的叔父来了，他就跟在我的身后，我很想把他打发走，正如也把您打发走一样。再见吧。”

拉米艾尔遭到她叔父的一顿长时间的臭骂，等到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叫骂声又响了起来。欧特玛尔夫人不停地嚷着，持续了很久。拉米艾尔苦恼到了极点，象失去了知觉一般，倘若她的叔父和婶婶掉进了塞纳河里，她会毫不犹豫地跳进滔滔激流中去把他们救上来，然而，当她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与他们在一起感到极为空虚无聊的时候，他们竟然说什么她这样做会把他们两人的这张老脸丢尽，她只觉得他们的唠叨太令人讨厌了。

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侄女和菲多尔讲好了，他们的侄女还要去同菲多尔睡觉……尽管她这种念头很快地就变成了一种决心，可好心的欧特玛尔先生苦口婆心地规劝她，要她发誓，第二天晚饭之后不要离开家门一步。拉米艾尔真不知该如何用大道理来拒绝这种要求，她的信仰，就是要有信誉，一言既出，就应当坚守不渝。然而她食言了，在他们平日约会的所有的地点都看不到她的身影，公爵感到心灰意冷。经过整整一夜的犹豫彷徨，他下了决心要为情人而抛开师傅了。这主要是因为，在公爵看来，杜瓦尔还没有看出他已经被情人冷落了，因此，他百般地亲热他，让他把他的好朋友D子爵的生活情况对他好好地说一说，因为他打算把自己的心思托付给杜瓦尔，他想得到那位富有的皮革商的女儿巴拉尔小姐的好感，一位朋友写信对他说过，那位子爵也在活动以求得到这笔家产。

在这个星期里，好象天上的瀑布一下子全都倾泻在诺曼底的土地上，整整三天，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天气是那么令人讨厌，再加上欧特玛尔家中那没完没了的责骂声，这一切使得我们的女主人公对于欧特玛尔夫妇的那一点点同情心一下子化为乌有，这个并非心软的姑娘本来倒是很担心两位老人晚景凄凉的。

到了第四天，雨仍然下个不住，不过雨势略微小了一点。拉米艾尔穿一双大皮鞋，头上戴着一顶棉帽子，身上披着一块中间上过蜡的方布头，布中间有一个洞，头正好从里面伸出来，她不顾一切地朝着位于大树林中制鞋人的那间草屋走去。一小时之后，她看见公爵也来了，浑身上下淋得象个落汤鸡，她注意到他一路之上只顾照看他的马，却把他自己忘了。这匹马刚刚在卡尔维尔一带飞速地奔跑了三、四法里。

“我刚刚跑遍了我们约会过的所有那些地方，”公爵说，他完

全不象一个堕入情网的人那样激动万分,“这匹山鹰再也跑不动了,您简直想不到这个地方的道路是多么泥泞难走。”

“噢,太对了!象我这样的乡下人对此是非常了解的……我很喜欢您这匹山鹰,因为与它相比,您显得太可笑了。不过在此时此刻,您对于山鹰的喜爱要比对于您大喊大叫称为情妇的女人的感情胜过一百倍。这并不能给我带来任何苦恼,却只能使您留下笑柄。”

这句话虽然很有些象咬文嚼字,不过说的倒是道道地地的实情。过去,拉米艾尔曾经喜欢过、并且爱上了克莱芒本堂神甫。至于对公爵嘛,她不过是瞧着他感到好奇,而且是为了训导训导他。

“难道说,”她心里想,“难道说这就是公爵夫人所说的可以作为好伴侣的那个人吗?我倒以为,要是非让我选择不可的话,我宁可喜欢那个为了五个法郎爱上我的蠢材让·贝尔维勒。不妨看一看我提出求欢后他的那副脸色吧。他那个杜瓦尔不在身边了,此人诡计多端而又老脸厚皮,迫使他损失了一些钱财。这个奇怪的漂亮后生难道也会来干一场?说不定他一点儿都干不来呢,他也许会心惊胆颤,把我紧抱在怀里,就象抱住一杆猎枪一样。瞧着吧。”

“我可怜的小菲多尔,这匹可怜的‘山鹰’(这是一匹纯种好马,还在尚蒂伊的赛马中得过奖,在赛马那天,那些农民会动脑筋让你花上两个金路易才买下一只鸡呢)浑身都湿透了,您的身上也无遮无盖,它也许会着凉的。我劝您脱下您的衣服,用它来遮住马背。您不用同我说话了,您应当带着‘山鹰’到林子里去遛遛马。”

菲多尔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他太担心他的马了,拉米艾尔说

得太有道理了！

“还有呢，”她又接着说，“您还会碰上更糟糕的事情，幸福会降临到您的身上。”

“怎么样？”菲多尔说，他显得目瞪口呆。

“我想同您一道私奔，我们将跑到卢昂，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同一间房子，您听到了吗？”

公爵大吃一惊，他站着一动也不动，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拉米艾尔快活地笑了，然后又说：

“因为爱上一个农家姑娘会使您名誉扫地，所以我已经尽力用我的双手维系住这所谓的爱情，或者换句话说得更明白些，我想让您承认，您的心里并没有坚定的信念，使您感受到这种爱情。”

他是那样有趣可笑，拉米艾尔又对他说了一遍，这是他们结识以来第二次说这样的话了：

“拥抱我吧，用点力气，但是别把我的棉帽子碰掉。”（应该知道，再没有什么能比卢昂和贝叶的年轻女人们戴的那种弗里吉亚式的棉帽①更难看、更可笑了。）

“您说得对。”公爵笑嘻嘻地说。

于是他取下了她的棉帽，把他的那一顶猎帽戴到她的头上，然后便紧紧地拥抱她，他拥抱得那么有力，使拉米艾尔感到了意想不到的极大的快乐。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里转动着的嘲讽的闪光消失了。

“如果您一直象这样的话，我就会爱上您的。如果我刚才让

① 弗里吉亚是小亚细亚一带的一个地名，弗里吉亚帽是一种红色锥形的高帽，帽尖朝前倾折，流行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您做的那笔生意您认为合适的话，您就去为我弄一张护照，因为很怕宪兵（在发生过一七九五年朱安党之乱的那些地区，这种恐惧感好象是人们生来就有的）。您去带上一些钱，求得公爵夫人的准许，您再去卢昂租一套漂漂亮亮的房间，我们就这样住在一道，谁又会知道呢？起码可以住半个月，总之，一直到我讨厌您为止。”

年轻的公爵高兴得要跳起来，他想再次拥抱她。

“不行，”她对他说，“您永远只能在我吩咐您这样做的时候才可以拥抱我。我讨厌我父母成天唠唠叨叨地说教，我是因为鄙视他们才委身于您。我不爱您，您看上去既不真诚也不淳朴，您那副样子总象是在演戏。您认识克莱芒本堂神甫吗？就是那个只穿一件又黑又破的袍子的可怜的年轻人。”

“那么，您打算让这个可怜的克莱芒做什么呢？”公爵傲慢地笑着说。

“那个人看上去总是把他说的事情和说话的时间时刻记在心里。要是他很富有，而且也有一匹‘山鹰’的话，那我就要请他帮忙啦。”

“可您这样做是公开向我表示仇恨，而不是爱情啦。”

“那好吧！我们就别去卢昂了。我向您吩咐的事情您一样也别做。我呢，我从不说假话，我也从不说大话。”

“我的爱情之火是那么炽烈，最终必将烧热这一尊美丽的石像，”非多尔微笑着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护照！……啊！我怎么没有杜瓦尔在身边呢！”

“我倒想看看没有了杜瓦尔您会变成什么样子。”

“什么！您这不成了一个马基雅维里① 主义分子啦？”（这里，关于马基雅维里主义一词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来解释，因为拉

米艾尔对此莫名其妙。这种说文解字的工作是拉米艾尔最喜欢吩咐年轻公爵去干的一份差事。他说得清晰明白、有条有理，巧妙地把它解释了一遍。拉米艾尔不由得表现出不胜钦佩的赞叹之情，她对他不论是喜还是怒，全都是这样明明白白地显现在脸上的。)

渐渐地，菲多尔明白自己交上了好运，他一个劲儿地央求着，想让拉米艾尔在片刻之间以为自己业已到了卢昂，可是他央求的结果，只能是在离天黑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便被拉米艾尔打发走了。随即，拉米艾尔又叫住了他，说树林里遍地积水，她想坐在马屁股上让他把她送到大路上。拉米艾尔跟他靠得这么紧，他的心里热乎乎的，头脑也有些飘飘然了，他沉醉在爱的幸福里，身子不住地发抖，几乎连他那匹马的缰绳也拉不住了。

"那好吧！您转过身来吧，"拉米艾尔对他说，"您要是想拥抱我，就抱住我吧。"

菲多尔高兴得如醉如痴，心里不免灵机一动：他没有返回他的城堡，而是径自来到树林中他的一位猎场看守人的家里，这人过去是个当兵的，现在就住在两法里以外的林子里。他给了他几枚拿破仑金币，让他弄一张女人的护照。

莱艾尔沉思良久，这个人性情刚毅，意志坚强，却没有多少头脑，他不会想办法出主意。公爵只好自己动脑筋考虑一番，想法子解决，这在他还是破天荒第一遭。他很快就有了一个办法。

"您不是有一位侄女吗，去弄一份护照，就说是为了她，她在孚尔日继承了一笔遗产，那地方比卢昂还要远一些呢，不过，她

---

①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他主张结束意大利的政治分裂，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君主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套办法后人称之为"马基雅维里主义"。

得到卢昂把情况告诉那里的管理财务的教士，然后还要到迪埃普找那位共同继承遗产的亲属。说不定她还得去巴黎走一趟。好吧，亲爱的莱艾尔，搞一张去卢昂、迪埃普和巴黎的护照。您把这份护照交给我，三天之后您再去对镇长说，她的这份护照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不管人们是否再给她签发一份新的护照，她都会打心里讨厌这次旅行了，因为丢失一份护照就是不祥之兆，她只好留在家里不走了。我会让人从卢昂写信给您，信上谈一谈关于遗产的问题，并告诉您没有必要再进行这次旅行了。”

“您所说的我会不折不扣地去做，”莱艾尔说，“不过说真的！我那可怜的侄女的姓名将要被公爵先生从巴黎带来的某位小姐所顶替喽。”

“也许，您的话很有道理，不过，请把您侄女的名字的拼法稍稍更改一下吧。她叫什么来着？”

“雅娜·维尔达·拉维埃尔，现年十九岁。”

公爵从猎场看守人的记事本子里抽出一页纸，在上面写下：雅娜·舍尔达·勒维埃尔。

“请您尽量想法子用这个名字弄一份护照。”

“现在刚九点钟，镇长还在小酒馆里呢，我这就去耍弄他一下子。如果他不去找本堂神甫摸情况的话，那这家伙就被咱们瞒过去啦。”

就在当天晚上，十一点三刻的时候，猎场看守人不顾风雨交加来到公爵的家中，他交给了公爵一份护照，上面的名字写的是：让娜·舍尔代·勒维埃尔。“这是我自己写的，我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

莱艾尔想得到一些法郎作为赏钱，公爵满足了他的希望，而且付给他的是拿破仑金币。

早上八点钟，他走出家门来到欧特玛尔家的门前，他站在门帘附近，手里拿着那份护照，拉米艾尔清清楚楚地全都看在眼里。

“他并不那么笨头笨脑，”她心里想，“不过，说不定杜瓦尔已经回到他家中啦！”然后，她也不管他在门外焦急地等候着，她的心里开始怜悯起她将丢弃不顾的两位可怜的老人来了。她给他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而且写得情真意切。她着手理好她那些漂亮的裙子，把它们全都送给了她的婶婶，接着，她又许下诺言，说她两个月内就回来，她决不会忘记自己的义务。最后，她又给两位慈祥的亲人留下忠告，希望他们说她的离家出走是他们同意的，为的是到奥尔良附近他们的老家去照料一位年迈有病的叔祖母。她把她伪造的这位叔祖母叫做维克多亚·布拉特万，她很有钱，有六十个金路易呢。

第十章

第二天，草地上到处是一片积水，可是天气却晴朗宜人。三点钟的时候，拉米艾尔正走到离大路三百步远的一座桥上。菲多尔呢，他丝毫也没有料到他那携她私逃的打算会在这一天取得这么大的进展。

拉米艾尔告诉他说：

“当我离开家、离开两位令人厌倦的可怜的老人时，我的心里是多么难过、多么激动，我不想再回到那里去了。”

年轻的公爵与昨天晚上相比象是成了另一个人，他对于拉米艾尔的这一番表白感到惊异和为难。不过，拉米艾尔的这番话是早有准备的，她又一次对他说明，她的身上带着护照，她想

租一匹马赶到B地去，她将在那个地方等候他一两天，公爵恢复了正常的神态，拉米艾尔看得出，他的心里很高兴。她便问他是否已经收到了从巴黎寄来的背心，因为昨天晚上他曾经告诉她，他的裁缝很快就会把他打猎穿的背心寄来，他还滔滔不绝地对她说，这些背心颜色协调，看上去十分舒服。特别是其中有一件，上面的花纹是一道道灰格子，非常漂亮，象这种款式，就是今年最流行的猎装了。

当年轻的公爵把他那件灰格子背心大谈了好一阵之后，拉米艾尔心里想："说真的，他所喜欢的，就是我能把我在家里的生活详详细细地全都告诉他，他也是如此，他对我谈的尽是他感兴趣的事情。"

她一想到这里，对于他的鄙视便无法消除了。

"那么就这样吧！我这就到B地去……我独自一个人去：请您明天到B地来吧……除非那桩最时髦的背心事件绊住了您的脚，把您留在府上。"

"您的心是多么狠哟！老天给了您一副机灵的脑筋，可您转得太厉害了！我难道不是只爱着您一个人吗？"

他的话说得很动听，而且总带着一些亲切、优雅而又殷勤的含义。拉米艾尔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不过一想到那件灰格子的背心，她的心绪便全都被破坏了。

"考虑到您一向聪明谨慎，我还是一个人走了为好。假如我那可怜的双亲跑到我们的邻居鲍奈尔检察官那里去找他出主意的话，他们也不会控告您犯了诱拐罪的。其实，我也可以向您担保，您根本没有拐骗我。为谨慎起见，明天您可以坐着马车从他们的家门口驶过，让他们看到您仍然留在镇上。"

拉米艾尔和她的朋友在树林里走着。树林中的地面上坑坑

洼洼的，积水足足有三、四寸深，逼得步行的人不得不常常绕着大弯子走路。拉米艾尔的心里总想着她的亲人，她脸色阴郁，若有所思。她突然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带着非常严肃的神态对公爵说：

“您有没有胆量让我坐在马屁股上，一直把我带到树林尽头的克拉尔沙一带地方去？在经过那个地方时，我顺便就可以乘上去维尔的驿车，而且不太可能被别人盯上，因为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我能从象这样遍地泥水的树林中穿行而过。”

菲多尔低下了头，他根本没有听到她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他的脸涨得通红。这残酷的字眼：“您有没有胆量？”唤醒了他藏在心里的法兰西骑士精神。

“您太狠心了，一点也不客气，”他对拉米艾尔说，“为了爱您，我非得变成疯子不可。”

“那么，就请您别爱我吧；人们总是说爱情可以带来忠诚，看来我完全弄错了，要不就是您的心里整天牵挂着的，只能是您的裁缝从巴黎寄来的那些漂亮背心。”

这时候，菲多尔尽了最大的努力，想表示自己并不爱她；可是，他终于感到他的力量无法承受住失去她的痛苦，每天，只有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觉得自己真正活在世上。他娓娓动听地对她讲述了一些事情，他的话里带着一股热情，特别是还包含着一种魅力，这种魅力已经开始打动拉米艾尔的心了。

他们的争执平静下来以后，他将她抱在马上，象一位恋人那样，做得又细心又亲切，他再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姑娘比此时此刻的拉米艾尔更美丽、更鲜艳、尤其是更逗人爱，只是她的身体还略微显得不够丰满。“对一位妙龄女郎来说，这未免是一种缺憾呢。”公爵心里这样想。他把翻身上马的本领表现得象演马戏一

样巧妙熟练，他一下子跃到她的身边，当他们在树林深处穿行的时候，有好几次他得到了她的允许，可以抱吻她。

拉米艾尔很早就到达了B地，可是第二天她等了一天，菲多尔却没有来。“我在这儿等他是上当了，他也许没有把他的行装寄往卢昂。不过，我又何必要这个漂亮娃娃呢？我自己不是也有三个拿破仑金币吗？这些钱用到卢昂还绰绰有余呢。”拉米艾尔充满了勇气，登上了晚班驿车，她看到车子上坐着四个旅行推销员，这些先生出言不逊，她听了十分气愤。这与公爵的说话该有多么大的不同啊！突然间，她的心里感到莫大的恐惧，过了一会儿，她觉得需要把她的剪刀牢牢地抓在手里。

“先生们，”她对他们说，“也许我有朝一日会找到一位情人，不过这不可能是你们中的一位，因为你们全都是丑八怪。这些手企图拉住我的手，这是些马蹄铁匠的手，如果你们不立即把手缩回去，我就要用我的剪刀剥下这手上的皮。”她这一番说话行事，使这些旅行推销员大吃一惊。

不过他们也自有其道理，应当说，第一，她长得太漂亮了，所以不应该独自一人外出旅行；再者，她浑身上下都显得正派体面，只是那双眼睛有点儿邪气。她的眼睛太机灵了，在那粗俗的人们和对事物的细微差别感觉迟钝的人们看来，这样的眼光似乎是在有心挑逗男人。拉米艾尔于晚上九点到达了……当她走进旅馆的餐厅时，她发现餐桌旁边已经坐着十二个旅行推销员。

她立即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所有的人都很快地起来对她大肆恭维一番。她看得出刚才在驿车上她的那一通简直象骂人似的刻薄话，比她那把剪刀还要有用得多。一位坐在桌边的旅行推销员走上前来跟在她的身后不停地说着好话，那副腔调着实令人作呕。他声称他认识她，还叽叽呱呱地大讲了一番他的

桃花运。

“这样看来，先生，”她对他说，“您习惯于头一次见面就要把人弄到手喽？”

“说实在的，”这位推销员回答说，“诺曼底的美人儿是不会让我老是忍受单相思之苦的。”

“好啊！毫无疑问，您今天与平时一样可亲可爱，喏，您已经拍了我一个小时的马屁啦，我是个诺曼底姑娘，我对此感到得意。可是，您在我的眼里是那么可笑又可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众人发出响亮的笑声。勒罗孚拉斯气鼓鼓地一把甩开他的椅子，离开了餐厅。

拉米艾尔看到这群人中有一位面目丑陋的小伙子，看上去怯生生的，她柔声柔气地对他说话，他几乎连话也答不上来，满脸涨得通红通红。不过几分钟工夫，她就把他变成了自己的保护人。他悄声地劝告她，赶快去向旅馆的女主人要一杯茶，并且让她时刻不要离开他的身边。

“您可以花上三十五个苏，”他对她说，“付出这个代价，她便可以保护您一夜。”

拉米艾尔听从了这一劝告，便邀请这个身份为药剂师的胆小怕事的小伙子一同饮茶。

药剂师对醇香的茶赞不绝口，随后便对旅馆女主人说：“这位小姐太漂亮了，不便独自旅行，不是这样吗？她的两只眼睛太灵活了，她应当作出一副傻头傻脑的样子。不过，象这样一种变形法对她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想给她开一服药方。”

“变形”这个字眼说起来有些夸张，却一下子抓住了旅馆女主人的心。药剂师继续说下去，愈来愈夸大其辞：

“药剂师把那些枸骨叶冬青的树叶研碎，夫人们，你们知道

这种树叶吗，就是那些边上净是刺、绿得可爱的树叶?”他又特地转向拉米艾尔，对她说，“要是取一片这种树叶研碎了搽在您的面颊上，您会感到讨厌吗?”

他的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拉米艾尔说。

“您要是不洗洗您这副脸蛋，您就会变得丑陋不堪的，还有，您只要用手帕把您的面孔稍微遮一遮，我便可以向您担保，那些爱胡说八道的旅行推销员就一个也不会对您说轻佻话，惹您讨厌啦。”

人们对这个建议大笑不止，一直闹到十一点多。

“药房马上就要关门了。”旅馆的女主人说。

于是便打发人去找来了一点儿枸骨叶冬青，药剂师用手指把它揉搓了一番，然后走到镜子跟前，在自己的脸上乱抹了一阵，便朝着妇人们转过脸去：他的脸难看得让人害怕。

“好啦！小姐，”他对拉米艾尔说，“您喜欢安安静静，可是您的漂亮脸蛋却要同您过不去，明天早上，在登上驿车之前，您可就有办法变得同我差不多一样丑陋啦。”

拉米艾尔对这样的一个处方笑了好一阵，可是在她睡觉之前，她又想起了菲多尔，想了一个多小时才入睡。

“他们多么不一样啊！”她心里想，“这个药剂师很通情达理，确实说出了点儿名堂，不过，那副蠢相也立即跟着显现出来了。当他看到自己的处方很灵验的时候，他的口气大得简直吓死人。在这些有学问的人面前，我没有什么奢望，只想一声不响。可是当我与我的小公爵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话就止不住，不过伤他心的话我说得太多了。”

第二天，公爵没有来，他这样迟迟不到，似乎有些骨气。

"关于他那些背心，我的刻薄话说得太多了，他这是在报复我，太好了，不过我相信他还不至于如此。"

大部分推销员还呆在旅馆里没有走，拉米艾尔朝餐厅里看了一眼，随即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在她脸的一边涂上一层淡淡的绿色。结果实在妙极了，吃晚饭的时候，旅馆的女主人不下十次地跑到她的身边来看她，她看到那些推销员注视着拉米艾尔，一个个脸上都露出闷闷不乐的神色，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她的丈夫正在餐桌上招呼客人，看到如此大笑大嚷，问明了其中的缘由之后，也忍不住笑弯了腰。他一个劲儿地劝这位可怜的姑娘多加小心，因为她的脸上有一块皮疹，他每次这样对她说话的时候，都要笑得流出眼泪。

正在吃晚饭的时候，公爵来了，当他刚认出拉米艾尔的时候，他的神色显得很愉快。可是这位可怜的小伙子却吃不下饭，因为他朋友脸上的那块皮疹使他感到十分惊愕，那种色彩着实让人恶心。

拉米艾尔多么想同他攀谈一阵呀。

"莫非我会这样突如其来地爱上他？难道，难道这就是爱情的那种精神力量？"

不管有了什么怪念头，她从不把它们埋在心底，这是她的习惯。还没等餐后点心端上来，她便站起身来离席了，过了一会儿，公爵也跟着站起来走了出去。可是，怎么样才能找到他朋友的房间，怎么样对她说话呢？于是他招呼一个小伙计，对他称"你"①，可是这个小伙计却很放肆地回敬了他一句：

---

① 在法语中，同对方说话时称"你"而不称"您"，表示同对方的关系亲切随便。

"莫非我同您在什么地方一起养过猪吗,您这样使用'你'同我说话?"

公爵过去从没有离开过杜瓦尔独自一人外出旅行。于是他拿出二十个苏给了另一个小伙计，他把他带到拉米艾尔的房间门口,拉米艾尔正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这在她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呢。

"嗯! 过来呀,我漂亮的朋友,我遇上了这场灾难,您还爱我吗?"她一边说,一边把那张患病的脸伸过去让他吻。

公爵确实了不起,他在她脸上吻了一记，不过，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让您自由啦,"拉米艾尔对他说,"回您的家去吧,您是不会爱上脸上生有皮疹的姑娘的。"

"不会这样的!"公爵带着非凡的坚定气概说，"您因为我而受到这种连累,我是永远也不会抛弃您的。"

"确实是这样,"拉米艾尔说,"那么,您再吻一吻吧……我要坦率地对您说,这种皮疹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发一次,尤其是在春天。您想不想吻一吻这边的面颊?"

公爵第一次感觉到她对于他的爱抚作出了报答。

"我得到了您的爱情,"他对她说，一边万分激动地拥抱着她,"不过,"他带着惊奇的神色又说,"这点毛病一点儿也没有影响您那鲜润而又滑腻的皮肤。"

拉米艾尔把手帕浸湿,把它敷在自己患病的那半边面颊上,她一下子扑到公爵的怀抱里。如果这小伙子不是那么太高兴、太羞怯的话,凭着他一腔如此炽烈的激情,他此时会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的。可是,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迟了一分钟了。

“到卢昂再说吧，”拉米艾尔对他说，“在这之前不行。”

于是她开始同他说说笑笑，说他来得太迟了，要不是那位小小的药剂师出主意的话，她就要落进那班旅行推销员的手中被他们欺侮了。

年轻的公爵向她述说了他遇到的极为难堪棘手的局面，他干了一桩蠢事，把谎言说得太认真了。他对他的母亲说，他要去勒阿佛尔游玩，看看那里的大海，这是他同巴黎的一批朋友约好了的，他还指名道姓地说，其中有某某侯爵、某某子爵。公爵夫人全都认识他们，而且立即表示她也愿意参加进来。只是到了第二天，菲多尔才想出办法来，他说某某子爵这个人是个很糟糕的伙伴：他那位小姐处处表现得花样经十足……公爵夫人一听此言马上止住了他的话头：

“您一个人去吧，要不就别去……”

就这样，他又不得不花了半天工夫央求他母亲准许他出来。最后他对她说：

“我的身边没有了杜瓦尔，我一样事情也干不成了。”

“可我，我再也不想要这个杜瓦尔，我也不想要一个游手好闲的懒鬼在身边，我要的是您独自一人去闯。”

“就这样，”公爵一边对拉米艾尔说，一边吻她的手，“我决定我们尽快地赶到卢昂去。”

他们让人备好了马，第二天早晨五点钟，这一对情人来到了卢昂。

第十一章

半个月过去了，公爵感到心满意足，无比幸福。他的生活一

天比一天更快乐，可是拉米艾尔对此却开始厌倦了。在英格兰公寓里，公爵仅仅让她把他称作“米奥桑先生”，她的身边堆满了他赠送给她的礼品，但是拉米艾尔刚过了一个星期，便让他为她买来一些普通的农家姑娘穿的衣服，而那些巴黎贵妇穿戴的华贵衣帽，她却让他统统打点收拾起来。

“我不喜欢走在马路上被人瞧来瞧去，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帮旅行推销员。我自己很清楚，我根本不知道巴黎的女人是怎么样走路的。”

作为一个亲切可爱的女人，她的缺点是对自己的情人关心得太少，她偶尔才同他聊上几句话。她把他当作自己文学上的一位先生，她让他把他们晚上看过的那些戏的剧本念给她听，还要对她讲解一番。

她看到了沃尔妮小姐，此人在卢昂进行了一场演出，随后又转赴勒阿佛尔。

“喏，这个女人可以使我学会怎样戴好您买来的那些漂亮的帽子，而不至于让人看着好象是偷来的。我们这就去勒阿佛尔，我要从从容容地向沃尔妮小姐学习。”

“可是，我母亲说过她也要到勒阿佛尔来的，要是她看到了我们，我的天哪，怎么好呢？”

“好啦，快走，马上就动身！那位小姐已经走啦。”

拉米艾尔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他们到达勒阿佛尔的时候，各家旅馆的上等伙计们都跑上前来，在马车门口向他们介绍客房，她居然把所有这些房间的缺点一一挑了出来，她甚至还说出这样的话：

“沃尔妮小姐，那位健身馆里的第一流演员，刚刚就是同我们住在一起的。”

整整一个星期，拉米艾尔天天坐在剧院的头等包厢里观看沃尔妮小姐演出，连一举手一投足她都不肯放过。在拉密罗特旅馆里，她有时候一连几个小时站在半开的房门边注视着楼梯，想看一看沃尔妮小姐是怎样下楼的。

德·米奥桑公爵夫人也到勒·阿佛尔来了，菲多尔闻讯象风中的树叶一样瑟瑟发抖。有一天，他挽着拉米艾尔的手臂散步，拉米艾尔的头上真的戴上了一顶宽檐帽，这时他看见他的母亲也在巴黎大街（这是勒·阿佛尔最著名的马路）上，正朝着他走来。拉米艾尔以为他会吓得瘫倒在地，便劝他鼓起勇气来从他母亲的身边走过去。可是到了晚上看完戏之后，拉米艾尔让他返回卢昂去。可怜的菲多尔瞒着拉米艾尔，跑去看他的母亲去了，他祈求母亲原谅他没有勇气向她打招呼，因为他的身边挽着一位姑娘。他受到母亲一顿声色俱厉的责骂。到后来，他的母亲把他赶了出去，责怪他的行为太不懂道理，干出了这样的事情，居然没有经过她的同意又跑来见她。于是他只好又回到情人的身边去了。拉米艾尔浑身上下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公爵夫人虽然明明白白看到了她，却竟然没有认出她来，尽管她那苗条姣好的身材是很难令人忘记的。

如今的拉米艾尔显得优雅大方，其体态举止再也不似过去那样象一头活泼好动的小鹿了。

她曾经给她的双亲写过两次信，公爵都把它们投进了奥尔良的邮局里了，这两封信可以使人们益发坚信那个关于领取遗产的传说，这是她曾经关照过他们的，在她走后若有人提起此事，便可以此来搪塞一番。

拉米艾尔在卢昂住了一个月，她感到百无聊赖，心里厌倦到了极点，公爵对她的感情确实是出自内心的，然而这却只能使拉

米艾尔更加烦闷。她只是觉察到在他的心里有着一种痛苦不堪的倦怠情绪，尽管她已经让这个可怜的菲多尔每天给她朗读书本的时间长达四个小时，累得他肺部都已经有些不适了，可是拉米艾尔仍然猜不透他感到厌倦的原因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两、三次她冒冒失失的，在不经意间几乎要脱口问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心灰意懒，死气沉沉，可是话到了嘴边她又煞住了。

拉米艾尔动了许许多多古怪的念头，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以便解除他的烦恼。有一天，她突然提出让公爵教教她几何。这样一来，菲多尔更喜欢她了。关于几何学的研究与万世不衰的贵族权利和她从教士那里获得的教益毫无关系，它使综合工科学校这位年轻的学生学会了不必空话连篇，浪费口舌。菲多尔并没有发觉他从几何学中得到的收获，他只是十分喜爱这门科学，他看到拉米艾尔轻而易举地便掌握了其中的要领，不禁欣喜若狂。

拉米艾尔沉浸在学习和思考之中，一时一刻都不放松，这使她与六个星期之前离开卡尔维尔镇的时候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有些想法使她激动不已，她已经说得出其中的名堂了。她心里想：

“一个从自己父母家里私自逃出去的小姑娘做了错事，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她应该时时刻刻掩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为什么会这样行为不轨呢？为的是聊以自娱，比如我吧，我就寂寞空虚得要死。我不得不冷静地考虑考虑，以便从我的生活中找到一些可爱有趣的东西。晚上我可以去看戏，下雨天的时候还可以坐车子去，还有，不管天气怎样都要到塞纳河畔的林荫路上遛遛，那条路我闭着眼睛也找得着；公爵总是说到田野里散步，那里实在太肮脏了。——我们那副样子象什么人呀？他这样问我。

——我们那副样子象消遣取乐的人。于是他便对我说——他甚至带着一种急匆匆的神色，使我看了很不舒服——，我的话丝毫不足为奇，而且口气实在不雅。

“我花了钱，那个让·贝尔维勒教会我懂得了什么是爱情，在那之后不过一个星期工夫，我就觉得他够讨人厌的了，可如今又同他单独相处了两个月呀，我的天哪！而且又是在卢昂这个烟雾沉沉的鬼地方，我在这儿一个人也不认识！”

一个念头突然在拉米艾尔的心中闪过！“当我被象勒罗乎拉斯那帮粗野愚蠢的旅行推销员客客气气地捉弄过后，他在我眼里显得多么亲切可爱呀。必须再把他打发走才行，让他走开三天吧。”

“我的朋友，”她对他说，“请您去跟公爵夫人一起生活三、四天吧，我对她是感激不尽的，如果她一旦得知您过着这种荒唐的生活全是我对她的恩赐，那她就会把我看作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将会因此难过到极点。”

这种“忘恩负义”的念头使菲多尔感到不悦，而且觉得有伤大雅；这种说法是以某种“平等”的概念作为前提的，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凭着几何学给他造成的那种清醒的头脑，他似乎觉得一位乡村唱经诗班主的侄女理应时时尊重象她母亲那种身份的妇人，即使这位妇人从来没有对她发过善心也应当如此，因此他还以为选用“感激不尽”这样的字眼也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再者，此刻他一点儿都不想到母亲那儿去听她没完没了地数落责骂；可是拉米艾尔翻来复去地吩咐他这样做，他只好动身去了。

拉米艾尔现在独自一人了，再也听不见年轻的公爵一天到晚对她亲热谈话、大献殷勤了，她高兴得象发了狂一般。公爵刚

走开她就去买了一双农民穿的木鞋，把旅馆女主人那位做粗活的女仆人叫了过来。

“亲爱的玛尔特，咱们一起到田里遛遛去吧，”她对她说，“咱们顺着卢昂这条长长的大路一直跑到它的尽头去吧。”

玛尔特看到她在田里乱走乱闯，只拣一些狭窄的小路走，有时连有没有小路也全然不管，她停下来站在那里，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玛尔特对她说：

“他难道没有来吗？”

“谁呀？”

“大概就是您要找的那位情人吧。”

“看在上帝面上，让我甩开那些情人吧！谁也不比自由更可爱。可是，您难道没有过情人吗？”

“不，我有过。”玛尔特低声回答。

“您要说的是什么呀？”

“这是一桩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好吧！可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事儿更叫人讨厌的了。人人都对我大肆吹嘘，说这种爱情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在所有的喜剧里，人们看到的只是那些人在大谈他们的爱情；在悲剧里，他们为了失恋而自杀；可我，我倒想让我的情人做我的奴隶，只消一刻钟工夫我就要叫他滚蛋。”

玛尔特大吃一惊，呆呆地站着。

“而您，小姐，您有一位多么漂亮的情人呀！有一天，有个人对女东家说过他认识您，说米奥桑先生把您从您的另一位情人那里带走了逃出来的，那位情人每个月给您一千个法郎呢。”

“我敢打赌说，”拉米艾尔说，“这个家伙肯定是个旅行推销员。”

“对啦！是的，小姐，”玛尔特圆睁着两眼说。

拉米艾尔哈哈大笑起来。

“那么，这位旅行推销员有没有告诉过你们，他还有幸得到过我的宠爱呢？”

“嗯，是的。”玛尔特又说，她低下了头。

拉米艾尔听任自己的身体靠在旁边的一棵树干上，她笑得连气也喘不过来了。

当她返回卢昂的时候，一群年轻小伙子认出了她，因为他们曾看到她天天晚上去剧院。玛尔特收到两张小纸条，那是人们匆匆用铅笔写好，然后塞进她的手中的，还夹着一张钞票。她想把它们交给拉米艾尔。

“不用，您自己收好吧。”拉米艾尔说，“等米奥桑先生回来时，您可以交给他，他也会给您钱的。”

看戏的时候到了，拉米艾尔猛然间怀念起公爵来了，随即她又大声说：

“不，绝对不，我考虑好啦，我宁可不去看戏，也不愿看到他勉勉强强地带一束鲜花来到这儿。”

然后，她跑进了旅馆女主人的房间。

“夫人，您愿意不愿意我去定一间包厢，您陪我一起去看戏？”

女店主起初谢绝了，随即又答应了下来，还差人去找来一位理发师。

“哎呀！我这个人哪，就是喜欢使小性子，闹点儿别扭。”她心想。她身边还有一块枸骨叶冬青的绿叶，于是她又把自己左边的面颊变成了绿色。

不过这一次她定下的包厢也是位于剧场的左侧，这一下她

把那些斯文风雅的观众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来了。将近午夜时分，有三张便笺送到旅馆里，这次是用水笔写的，洋洋洒洒的长得惊人。拉米艾尔急不可待地把它们浏览了一遍，心里很快便充满了厌恶之感。

"这倒不象那帮旅行推销员那么粗鲁，不过实在太平淡乏味了。"

拉米艾尔生活得自由自在，异常快活，她几乎已经把公爵完全忘记了，可是过了两天，他又来了。

"日子已经到啦！"她心里想。

她发觉他被爱情折磨得完全象个疯子，更糟的是，他整天只是用一些美丽动听的道理向她表白，他爱她爱得如痴似狂了。

"这就意味着，"这位年轻的诺曼底姑娘心想，"您将比平时更加惹人讨厌了。"

事实上，通过这两天对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尝试，拉米艾尔对空虚无聊的日子已经完全无法忍受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起身之后，他又走上前去吻她的手。

"这个人不管出了什么事，都是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每当非得要他亲身出马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双重人了：他的身边一定要有一个杜瓦尔才行。"

拉米艾尔打发他到街上去买东西，同时把旅馆里的帐目结清。她请求别人对她的这位"先生"不要露出任何风声，她有心要让他大吃一惊，于是按照她的吩咐，人们叫来了几位工人把行装打点入箱，里面装满了公爵送给她的漂亮玩意儿。她把公爵的衣箱和自己的衣箱也收拾停当，然后，她从窗口里看到他正从外面回来，此时正好四点钟左右，她便走下楼来迎上前去，央求他带她到塞纳河畔某个小镇上的一家餐厅去吃晚饭。

从餐厅出来之后，他们便直接到剧场去看戏了。八点钟敲响了，她对公爵说：

“看守好包厢，在这儿等着我，我坐车出去一下，只需要一会儿工夫，看好您的表。”

她奔回旅馆，让人把公爵寄往瑟堡的衣箱装上车，装载这些衣箱的驿车八点半钟便启程上路了。她又让人把她自己的衣箱装上开往巴黎的驿车。菲多尔此时共有三千一百法郎，她把其中的一千五百五十法郎放在寄往瑟堡的箱子里，其余的一千五百五十法郎则装进了自己的行李。她同他开了一次大玩笑，把他的钱袋都偷来了。

在驿车驶往巴黎的途中，拉米艾尔心里的那种快乐而激动的感情是笔墨难以形容的。她蜷缩在车中的一角，面颊仍然呈绿色，她想象着公爵回到旅馆后不仅找不到自己的情人，甚至连钱财和衣物也不翼而飞时的那副尴尬相，不禁哈哈大笑，她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驿车刚刚开动时，拉米艾尔有点儿担心，她害怕会看到菲多尔骑着驿马飞奔而来。她事先也已想好了一种办法来对付这种意外的局面，那就是假装不认识他。再说，她早已想到了这一步，存心让他在旅馆里猜测她是登上了驶往贝叶的驿车。而事实上，可怜的菲多尔正是沿着这条路去追赶她的。

不管怎么样，在这样的夜间旅行，甩开了那种既亲切又文雅的情人，对拉米艾尔来说，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刻。她对于巴黎的小偷心怀恐惧，当她从驿车里走出来的时候，她突然起了一种不祥的念头，她想让人们相信她是巴黎的一位熟客，她向别人询问一家大旅馆，佯称自己把这家旅馆的名字忘记了。就这样，她就在位于黎沃利大街的这家旅馆里安顿下来，她住在五楼的一个套间里，房租每月五百个法郎。

看见这家旅馆里仆从如云、房间奢华艳丽，她不禁感到有点儿惊异，于是便跑到女店主的房间里请她说明一下，她还带着一种神秘的表情向她打听某一位医生的住址，同时又请她代自己严守秘密。象这种细微的小事，都是公爵对她讲过的，所以她才会想到应当这样谨慎地关照一声。

第二天，她又去拜访了女店主。

"夫人，"她对她说，"我过去从来没有来过巴黎。由于我没带女仆人，我最害怕的是有人跟踪，打我的主意。我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模样，能不能请您费心一下，同我一起去买一套这种人穿的衣服？"

这位年轻的姑娘穿着华贵，打扮入时，却想改装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女店主不禁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一个意外的情况使女店主勒格朗夫人愈加觉得诧异，有一次，拉米艾尔在走进勒格朗夫人的小客厅时，她感到很热，便随手掏出一块手帕，把她脸上那些有碍她花容月貌的各种颜色几乎统统揩掉了。这一下可激起了勒格朗夫人的好奇心，她更加专注地留意她了。起先，她把这位举止特别反常的年轻姑娘的护照翻来复去地研究一番，而且对她的态度格外亲切慈善，于是只过了一天，拉米艾尔便把一切都如实告诉了她，她说一路之上那些旅客、特别是旅行推销员那帮家伙，总是对她谄媚讨好，大献殷勤，她实在感到不耐烦，于是便采用了另一位旅客、也就是那位药剂师告诉她的办法，用枸骨叶冬青的绿叶往自己的面颊染上一层绿色。

两天以后，整个旅馆的人们都对这位个头高高的年轻姑娘感到不胜惊异，她的身材确实十分苗条可爱，可是她的举止行事却显得没有条理，而且她竟使用那种稀奇古怪的脂粉来装扮自己。勒格朗夫人替她办了一桩事，她让人到圣康坦的邮局里投

寄了一封信给德·米奥桑先生，信是寄到某某地方的。那封信上这样写着：

"亲爱的朋友，更恰当的称呼是，公爵先生：

您的行为无可非议，我对此表示赞赏，您的心肠无比宽厚善良，我几乎没有勇气向您开口说话，可以肯定地说，您不会同意我说出这样的话，在我看来，这话似乎有些太狠心了，可是为了您生活得幸福平静，又不得不告诉您。您的一切都无可非议，然而您对我的体贴关怀却令我厌倦。我觉得，我更喜欢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这样的人不会一天到晚只知道对我讲一些微妙难懂的事情来讨我的喜欢。我还觉得，我更喜欢脾气爽快的人，简单地说，尤其不要那么谦恭文雅。顺便告诉您一声，您的衣箱和一千五百五十法郎我留在瑟堡了。"

就这样寥寥数语，无需更多的话，便使非多尔急忙赶往通向瑟堡的大路，他纵马奔驰，抓紧时机仔细察看路上每一张行人的面孔。尽管拉米艾尔在信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可是他仍然不死心，总想找到她，这种疯狂的念头自她逃走后一直折磨着他。他在卢昂失去了情人，又囊空如洗，连随身的衣物也没有，他几乎想一死了之。他陷入了人们从来也没有过的如此难堪的境地，拉米艾尔所有的预见全都变成了现实。

对于拉米艾尔来说，她也许已经把年轻的公爵全然忘记了，其实，如果她没有将他与其他男人进行比较而品评其优劣的话，通过一种软工夫，他是会有办法来平息自己的爱情的。

拉米艾尔的举止仪态是那么朴实自然，可是为人行事又是

那么轻率冒失，勒格朗夫人太喜欢她了，以至于竟然把她也拉进自己的社交圈中来了，还没过多久，只要在自家的小客厅里见不到这位小姑娘，马上就会感到空虚烦闷。她的丈夫苦口婆心地劝她，希望她谨慎一些，不要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往来过于亲密，可她只当耳边风，她对丈夫的话睬也不睬，相反地，却与这位小姑娘的关系倍加亲切热络。有好几个年轻人花了一点钱，也住进了这家旅馆，他们向勒格朗夫人大献殷勤，看到他们也出现在自己的小客厅里，勒格朗夫人一点儿也不见怪。她高兴地留意到，同时她也让她的丈夫注意到这一点：只消这几个人一到场，那位陌生的年轻姑娘便会闭口不言，可以肯定，她是不想抛头露面的。

好奇心成了拉米艾尔唯一的一股激情，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滔滔不绝地盘问不休，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她才获得了勒格朗夫人的好感，因为她总是很喜欢向人们回答和解释各类事情。不过，拉米艾尔也已经懂得，做人一定要让人家看得起，所以她晚上总是闭门不出。她不能上剧场看戏，心里感到难过，不过，一想到那些旅行推销员，她就会变得谨小慎微起来。

拉米艾尔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身世告诉勒格朗夫人，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组织一番，她很冒失轻率，所以她不相信自己能自圆其说；她也不能再扯一通谎，因为她早已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谎言。她动手编写自己的经历，为了写起来方便，她把它写成了为自己辩解的书信形式，信是寄给一位名叫德·波尼亚的叔父的。

于是她便告诉勒格朗夫人，她是一位专区区长的第二个女儿，至于这位区长的名字，她目前还不能说出来。这位区长野心勃勃，利令智昏，他一心指望自己能够成为当选省长的首批人

选，他看中了一位圣会会员，对他言听计从，有求必应，此人是个鳏夫，他答应为区长拉二十一张选票，那都是些归顺了的正统派。可是这位德·杜尔特先生用这二十一张选票提出一项交换条件，那就是要娶她拉米艾尔为妻，可是她是那么讨厌他那张蜡黄而又伪善下作的脸。

“这很简单，”勒格朗夫人说，“我亲爱的拉米艾尔已经看上了一位漂亮的小伙子，这个人的全部财产，就是他有希望得到一笔遗产。”

“啊！不，”拉米艾尔大声说，“我将过得充实一些，我知道该怎么样生活。人人都把爱情看作至高无上的幸福，可我却觉得它是那么平淡无味，而且恕我冒昧直言，它是那么令人讨厌。”

“大概可以这么说，您被一个讨厌的人爱过啦。”

“这牵涉到我自己啦，”拉米艾尔心里想，“应当老老实实把真情说出来了。”

“不，”她接着说，尽力做出一副天真烂漫的神态，“人们总是向我献媚讨好；我的第一个情人名叫贝尔维勒，他只知道爱钱。另一位情人名叫勒杜克，是个一掷千金的阔少，可是我却让他死了这条心，休想见到我，这真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我的一位叔父给我留下了一千五百五十法郎，第二天，人们要把这笔钱拿到公证人那儿去存放起来，我便请求人们让我仔细瞧瞧这些漂亮的拿破仑金币和一千法郎的大票子；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的父亲外出准备他的竞选事宜去了，我呢，我便带着所有的衣箱从区政府的花园里逃走了，这些箱子里装的是刚从巴黎送来的一部分结婚礼物，因为德·杜尔特先生虽然其貌不扬，却很慷慨大方，我的话说得太多了，不过我的父亲会把我很喜欢的这些

衣裙折价偿还给他的。我们那个大行政区的选举一结束，当选省长的名单在《箴言报》上一公布，我的父亲如果取得成功当上省长的话，他就会高兴得忘乎所以，而且会很轻松地原谅我的过失。如果他仍旧做他的区长的话，事情就要麻烦得多了。那位德·杜尔特先生在我们那个行政区里权势熏天，可以左右舆论的动向，他的兄弟还是一位代理主教呢。”

第二天，拉米艾尔只好把她的经历又对好心的勒格朗先生再讲述一遍，同时还重读了她写给叔父的那封信。由于她把护照的事情忘记解释清楚了，于是她又说：

“有一位区长，他在离我家六法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地方做官掌权，德·杜尔特先生曾经让他拒绝给我以帮助，可是他通过他的一位亲戚为我弄到了一份护照，那位亲戚是雷恩附近的一位镇长，离我家有二十五法里远。”

她的身世深深地打动了勒格朗先生，他流下了眼泪，在这以后的一个星期里，他每天晚上谈话的内容都离不开这桩事情。就在她们交谈后的第二天，勒格朗夫人便对她宠爱的这位姑娘说过这样的话，她已经待她象亲生女儿一般了：

“你身上一共只带着一千五百五十法郎，可是你现在住的这套房间租金却要五百个法郎，我可以给你另找一间房子，只消花费一百五十法郎，而你住在里面一样舒适自在。不过，我一定要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星期二那天我要带你到塞尔维耶尔先生家里去，你在那个地方会看到许多年轻的男舞伴，他们的年金收入多达一万个埃居呢，我的小拉米艾尔，你会迷住一些人的，他们比起你那位下流鬼德·杜尔特先生不知要强多少倍，那个人的口袋里装着的只不过是二十一位正统派的选票罢了。”

“好吧！亲爱的朋友，”拉米艾尔又说，“请允许我找一位跳

舞老师来教教我吧，我觉得我不能象个呆子似地走路行事，跑到人家的客厅里去。请允许我时常带您到法兰西剧场看看戏吧。”

第十二章

一天晚上，已经半夜了，拉米艾尔仍然呆在勒格朗夫人的房间里，为了消遣取乐，她一直在设法挑逗这位胖乎乎的丈夫，讨他的欢喜，她发现这个男人身上完全缺乏一种想象力，就在这时，人们听见从马路上传来一阵杂乱的声音，紧接着，旅馆门口又响起了敲门声。原来是住在这里面的一位年轻的客人，他喝得烂醉如泥，人们把他送了回来。

“啊！这又是多比涅伯爵。”勒格朗夫人高声叫道。

在巴黎，人们都这样来称呼这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他整天别无它事，只知高高兴兴地坐享一笔八万利弗尔的年金收入，那是勇敢无畏的多比涅将军留给他的，他曾在拿破仑麾下南征北战，威名远扬。这小伙子享有这笔遗产不过三年之久，却已经缩居在这个连同家具一道出租的旅馆里了，因为他早已迫不得已地把他的房产卖个精光。

这天晚上，多比涅喝得醉醺醺的，嘴巴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就是不肯上楼睡觉。

“既然明天还要从楼上走下来，现在何必要劳神去爬两层楼？”

勒格朗夫人一直在想方设法让他上楼回房间去，可是他却在那里动也不动，只是用这句话来答复她。两个仆人走上来把他拖出去，他气势汹汹地威胁说要把这个旅馆里的那些惹他生气的人悄悄地狠揍一顿，因为这些人竟然让夫人答应他们不要

理睬这个“讨厌的家伙”。伯爵一下子抓住了这一句话。

“啊！绝对不是，我不是一个‘讨厌的家伙’，我看出来了，自从我住进了勒格朗夫人的这家旅馆，她就一直一声也不吭，不过这没什么关系，在这个小丫头身上总有点奇怪、别致的地方。我倒愿意栽培栽培她。她的步子跨得那么大，要是挽着她的手臂走路我真会害臊，她竟然不知道要裹上一条披肩；不过，我一定会讨得她的欢心，要不我就会活活累死。其他那么多人都喜欢上了我，不过，对、对，是这么回事儿，这姑娘和那一个不一样，人们让我上楼，我偏不肯象别人一样。大家都上楼了，可我，我就是不上去；我难道说得不对吗，勒格朗夫人，既然明天早晨还得下楼，现在干嘛要上去呢？”

他就这样嘟嘟囔囔地足足闹了一个钟头。勒格朗夫人左右为难，尴尬到了极点，她过去在一个大户人家里做过女仆，她是个明理懂事的人，特别是对于这样一个家道败落的有身份的年轻人、一位伯爵，她无论如何是不会粗暴地对待他的。但是现在是上床安歇的时候了，她正留神让人去叫醒店里做粗活的男仆和厨房里的下手，这时伯爵又开始唠唠叨叨地重复着他栽培拉米艾尔的种种计划。

于是勒格朗夫人把年轻的姑娘叫了过来，此时她听见那人老是提到她的名字早已吓得逃开了，夫人请求拉米艾尔下命令，吩咐多比涅伯爵上楼睡觉。

“可是，我亲爱的夫人，请您想一想吧，明天这位伯爵先生会以这话为借口同我说个没完的。”

“到了明天，他什么也记不起来的，而且会跑来向我赔不是。这我知道，他这副样子回来并不是第一次，看来我得好言好语地劝他另找一家旅馆。他长得又高又大，他对仆人们很不客气，正

是因为这样，他们都不愿意把他背到楼上的房间里去。”

“他常常喝得烂醉吗？”拉米艾尔问。

“我看是天天如此，他的生活就是疯疯癫癫地想起一个接着一个的怪念头，在歌剧院包厢里的那班引人注目的观众中间，他一心想成为一个最狂热的年轻人。可最近，他可从来没有象今天晚上这样醉得象个死人，他不是胆大包天，竟要把送他回来的马车夫用竹棒狠狠地揍一顿吗？”

“啊！他同那个文质彬彬的傻瓜、我的公爵可不一样。”想到能亲眼看着他把送他回来的马车夫痛打一顿，拉米艾尔心里乐滋滋的，然而勒格朗夫人此时又去恳求伯爵了，她走上楼梯，语气坚定地对他说：

“多比涅伯爵先生，请您马上上楼回到十二号房间里去。”

多比涅打住了话头，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随后又说：

“瞧呀，说话啦；其他人全都对我说：请回到您的房间里去。可这个从外省来的聪明人儿同别人完全不一样，她以为我把自己的房间号码忘掉了，她对我说：请回到十二号房间去。好吧！这样的话，我认为是客气得到家啦……人们怎么能说多比涅不服从一个漂亮女人的吩咐呢……再说，这姑娘这阵子连一个情人也没有。绝不会的！拉米艾尔小姐，我听您的话，我这就回到十二号……不是十一号，也不是十三号（呸！十三号是个不吉利的征兆），我回到的是十二号房间，一点不会错。”

他接过勒格朗夫人递过来的蜡烛，毫不犹豫地走进了第十二号房间，嘴里还不住地唠叨着，他绝不会拒绝一位小姐的吩咐，这位小姐此刻还没有情人呢。

第二天，他身上穿着一件华美的睡衣，躺在那只伏尔泰式的躺椅上。

“好吧！你这家伙，”多比涅伯爵一看见有位仆人走进了他的房间，便对他说，“我昨天有点儿象开玩笑似地回到旅馆来的时候，出了什么事啦，对我说说吧。”

“我已经对您说过，”这位仆人带着下人发火时的那种粗鲁的口气说，“只要您这样对我讲话，我就一句话也不回答您。”

伯爵掷给他一枚价值五个法郎的埃居，仆人捡了起来，他扬起手臂，好象要把它扔到伯爵的脸上去。

“好啦！”伯爵笑嘻嘻地、友善地说，他想起了费尔曼，那些法国人(蒙卡德中的角色)。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克制自己，没有把这东西朝您脸上扔过去，”仆人说，他的面孔气得发白，“但是，我很担心把夫人的瓷器砸坏。”

仆人折回身子走到窗口，他把这枚金币端详了一下，便扔了出去，它飞过黎汪利大街，在斐扬花坛的栏杆上弹跳了一下落了下去，正在那里的二十几位淘气的孩子便一窝蜂似地涌上前去抢夺起来。看到这种景象，仆人的脸色平静下来了，无论是讲道理还是打架，他都会占上风，于是他傲然地说：

“如果您打算一直这样蛮横无礼、作威作福的话，您就得想法子留住那些对此忍气吞声的可怜的仆人，您就决不能这样潦倒沦落下去，您也不能害怕过在克利西①的那种日子。然而，您正是因为担心被关进克利西，才被迫把堆在您这间房子里的躺椅、衣柜之类的东西假装卖给了夫人。您要想做一名高高在上、无法无天的老爷，首先就绝对不能是个穷光蛋。要是您的父亲、那位勇敢的多比涅将军看到如今您落到这步田地，不到天黑不

① 克利西是一座监狱的名字。

敢出门，那他会怎么说呢？”

“好吧！亲爱的乔治，既然您不肯收下我的第一枚埃居，现在我给您第二枚，因为您的这番话说得棒极了。”

乔治把这枚金币接了过来，他似乎觉得自己被帝国的将军踹了几脚，身上疼痛难忍，因为一般的民众对于共和国的印象早已模糊，却把拿破仑的神圣名字铭记在心中，在他们看来，这位君主一旦与世长辞，世上就没有什么伟大崇高可言了。

伯爵看到自己的无礼行径就这样改变了，不禁得意非凡。他这个人，只要无事可做，马上便会感到烦闷无聊，他的心灵太空虚了，不能使他得到任何满足。

“现在，我该想想勒格朗夫人啦；对待这位过去的、可敬的女仆，我的态度是象早先我家财万贯时那样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呢，还是非得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好好先生呢？对，当然啦！要做个老实的好好先生！”伯爵大声说，“我倒把那个身材高高的小姑娘完全忘掉啦，一定得把她弄到手。这小姑娘是个什么人呢？莫非她早已有了主儿啦，要不就是因为挨了家里的打骂而逃出来的外省人？她若是个地地道道的糊涂虫的话，那我昨晚发酒疯可就得罪她啦。我就这样老老实实、快快活活，勒格朗夫人会唠唠叨叨数落我一阵的，不过关于拉米艾尔的情况我也就可以了解到一些了。”

渐渐地，伯爵的思绪变得清晰起来，于是他穿着那件华丽的睡衣走下了楼。

“亲爱的勒格朗夫人，我的好朋友，我想来一杯茶，要稍微浓一点儿的，您是不是可以对我大概讲一讲我昨晚回来时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啊！拉米艾尔小姐！”他装作刚刚看到她的样子，毕恭毕敬

地向她鞠了一躬，"昨天晚上您直到十一点还不能上楼休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愿意出两千法郎。我们那些人从八点钟起就聚在一起喝酒，我明明记得挂钟敲响过十点，可是以后的事情嘛，我的脑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的天哪，伯爵先生，我不得不把一些扫兴的事情告诉您，这实在令人遗憾。没有哪一位仆人肯扶您上楼，您把他们统统得罪了，我又提不出正当的理由，因为他们不肯心甘情愿地去干这样的差事，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义务。勒格朗先生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奉劝您另找一个住处。昨天晚上发生的那种事情若是张扬出来，有哪位陌生人会不讲我这家旅店的坏话呢？您昨天滔滔不绝地胡说一通，讲的净是一些很不得体的事情。"

"我敢打赌，讲的是恋爱经！世上没有别的什么事情能让我感兴趣，我不喜欢赛马，也不喜欢赌博，我与其他的年轻人大不相同。我有一颗温柔多情的心，我和它相依为命，一同生活，若不是这样的话，我将空虚乏味到极点的。在我看来，每一天都好象一个世纪一样长，所以，为了消遣度日，我听凭任何人邀我一道去吃晚饭，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的心灵变得充实起来……"

"啊！这个无赖，"勒格朗夫人大声叫道，她收起了那副严肃的神态，"要知道在这个地方除了我之外还有别人的耳朵在听哪，您竟敢讲起恋爱经来了。您敢不敢说个明白，除了骑上一匹好马，穿上一件裁剪合身、色彩新鲜的衣服，早上神气活现地到布洛涅森林散步，晚上到歌剧院您的包厢里或证券交易场上鬼混之外，您还喜欢别的什么事情？"

"我尊贵的女店主，您让我去找一个住处，找几个贴身的仆役。难道您以为，一个多比涅家族里的人住在一家客店里，哪怕

这是一家整洁体面、堪为各家旅馆所效法的客店，会给他带来欢乐吗？您忘掉了，眼下我是一个破了产的人。我自己也知道，两个月之后我是不是还能租得起两间寒伧的房间？不过，说来幸运啊，上帝使我保持着我的先人们的那种脾气。我有一位堂姐姐，就是德·曼特侬夫人，她是在监狱里出生的，她的丈夫是个下流无耻的轻薄鬼，就是那个斯卡龙①，可是她去世的时候仍然不失为高踞于王位之上的那位法兰西最伟大的国王的妻子。好啦！我也有蹲厌了监狱的日子呀，说句老实话吧，象这样一家旅馆，象这些不听使唤的仆人，不管他们把旅馆料理得多么周到，在我看来不就是一座监狱吗？您怎么能指责我一时心血来潮听任自己喝得酩酊大醉以忘却心中的苦恼呢？在这样穷困潦倒的日子里，我实在是太正经了，我发疯般地堕入了情网，这是我的不幸，我了解自己，爱情绝不是一种过时的玩笑，它是一种确实十分可怕的激情，在中世纪，骑士的爱情曾经驱使他们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拉米艾尔的脸色变得通红，伯爵看在眼里。

“这苗条的身材是属于我的，”他心里想，“我要能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带她去看戏，那该多么引人注目呀！当心点儿，多比涅，这可是一头美丽的小羚羊，我要把它关在圈里，无论如何不能让它跳出栏栅。可得小心啊！”

在拉米艾尔看来，伯爵好象是一个很惹眼、很有意思的小伙子，然而，他所说的话没有哪一句不是精心学来的，不过却使人

---

① 斯卡龙（1610—1660），法国著名的滑稽讽刺诗人，他的妻子是法国作家阿格里巴·多比涅的孙女。他本人去世之后，其遗孀做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成为国王的情妇，后又同国王秘密结婚，人们称她为德·曼特侬夫人。

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印象。他事先盘算好各种各样的表情动作，把它们安排得恰到好处，并通过强烈的反差对比来打动人们的心灵，——起初他表现得漫不经心，亲切可爱，突然间他又会说出一些意想不到的话来，简直感人肺腑，而这其间的转变却又是那么自然巧妙。他已经看出来了，他的话使这位一声不响的小姑娘十分感动，她默默地坐在小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听伯爵讲述自己的处境，每当伯爵情绪激动时，她的脸色也蓦地一下就起了变化。勒格朗夫人责骂他、规劝他，这倒为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他自然而然地谈到自己，他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因为同时他也发现，勒格朗夫人对此也兴致盎然，这位早先在大户人家（德·达玛伯爵夫人家）做过使女的妇女早已养成一种习惯，即对于象多比涅先生这样的靠着上流社会和万贯家私来做人行事的年轻人总是要表示尊重和赞赏。

多比涅正是这类年轻老爷的活标本，最后一批这样的老爷早已在查理十四治下年迈入土了，这帮老家伙满脑子装的都是狂妄而又荒唐的野心，嘴上挂着的是些刻板严酷的大道理，然而幸运的是，他们却无力把它们变成现实了。多比涅并不是一位无忧无虑、快快活活的年轻老爷，不过，在一位和蔼可亲的老爷眼里，他却是一个无忧无虑、快快活活的年轻小伙子。拉米艾尔的办法不多，无法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她很会动脑筋，因为她的头脑非常灵活，但是她却缺乏进行比较和研究的聪明才智，她无法对自己和他人作出准确的判断。

她坐在角落里，表面上沉默不语，内心里却激动不安，她不断地把多比涅和德·米奥桑公爵加以比较，可是她对这位可怜的年轻人的看法却太不公正了；特别是他的质朴单纯、缺乏想象力、即使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也会脱口而出，总而言之一句话，他

那文质彬彬、无可非议的举止恰恰使他以前的情人看不顺眼。这位可爱的年轻人的谈吐风度是那么纯朴自然，她却认为这是"胆小羞怯"，是"过分的谨小慎微"，然而伯爵那华而不实的言行在她看来却表现出一种最坚定的个性，她觉得他能够以骑士般的勇敢无畏的气概干出人们想象不出的事情。

第二天，伯爵的房门半掩着，他立在门后窥伺着，当她走上楼时，他迎上去打算同她说话。对于他所说的一切，拉米艾尔不慌不忙地回答得有条有理，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感。拉米艾尔总是带着她时时流露在脸上的那种自然的表情。

"她是我的，"伯爵心里想，"可是该怎么样装饰打扮她呢？我的衣橱里连一件衣服也没有。只有老天才知道她那两只大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我可是亲眼看到人们把它们搬进她的房间里去的！我向她献殷勤可不是为了躲在旅馆里悄悄地寻欢作乐，象那些法律系的大学生似的。我不想悄悄地花力气。我之所以想把她弄到手，那是为了显示一下我的奢华气派，为了带着她到歌剧院和布洛涅森林里露一下面以炫耀一番，因为这可是一桩新鲜事儿，再说我也想把她的身世加枝添叶地张扬张扬。我至少得花四千个法郎才能让她象模象样、神气十足地挽着我的手臂兜风。不，小姐，您圣洁如玉，会表现出鄙夷不屑的样子，急急忙忙甩手而去，不过，一旦我，我把这四千法郎凑齐，您就会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啦。就在您借故避开我的第二天，各种各样的贵重礼品一下子就送到您的面前，象闪电一样迅疾，而您呀，这位天下第一美人儿，您就会相信同您来往的是一位腰囊充实、一掷千金的年轻的阔少爷，两年多了，我一直是这样的呀。"

当多比涅在那里思来想去，打着鬼主意的时候（他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的狡猾），拉米艾尔的心中却高兴到了极点，她觉得

伯爵是一个感情最狂热、最不做作的年轻小伙子。

“公爵简直就象那个让人讨厌的小加东似的，总是那副腔调，这个人可一点儿也不是这样。”

她每天何时返回旅馆，他都进行了一番仔细的观察研究，现在他已经看准了，拉米艾尔总爱呆在勒格朗夫人的小客厅里，这间客厅位于旅馆的底层，朝着黎沃利大街，在拱孔下面开着一扇漂亮的窗户，正对着楼梯处还有一个气窗。在距离旅馆二十步开外的地方，他做出一副轻狂无谓的样子，然而，他虽然小心乖巧，可事情的进展却并不如意。

他已经积聚了差不多一百个金路易，打算用这笔钱来打扮他未来的情妇，他已经在专心考虑，为了选定一个名字，当他把她带进布洛涅森林里的时候，就用这个名字称呼她。她的姿容艳丽夺目，皮肤柔软鲜润，他早已算计停当，与其带她去灯光昏沉的歌剧院，倒不如领她到阳光灿烂的布洛涅森林里去领领世面为好。在尚蒂伊赛马的日子就要到了，他满心希望能到铺子里赊一笔钱，一百个金路易或一千个埃居都行。可不幸的是，离赛马日子只有一个星期了，他才想到这一点。

“我想装病也来不及啦，”他气鼓鼓地想，用手不停地拍打着脑袋，“德贝尔雷和蒙当东把这个法子都用烂啦。”

他陷入了……，面色阴沉地对拉米艾尔说：

“我爱您，可您却使我痛苦不堪。”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当天早上，勒格朗夫人提醒拉米艾尔，让她注意这小伙子今天脸色阴郁，心情悲戚。不过他的这句话可是没有收到一点儿效果，听起来让人感到讨厌。公爵丝毫也没有讨得她的欢心，但是他的话说起来要动听得多。如果此时此地的她具有这样一种本领，即能够看准自己的真实感情，那么她就会对

伯爵说：

“我很喜欢您，不过，您在我面前得绝口不提爱情二字。”

伯爵整天想着尚蒂伊的这场马赛，他为此深深地感到苦恼，特别是有一天晚上在赛马骑师俱乐部里有人向他提起他的一位朋友，这个年轻小伙子居然在尚蒂伊马赛前夕打了退堂鼓，声称自己卧病在床。这样一来，伯爵就更加左右为难，坐立不安了。

“真是贪多嚼不烂哪！”他心里想，“这个乡下小姑娘，去她的吧！我这人爱马如命，如果在尚蒂伊马赛上竟然连面也不露，人们一提起这事儿，我可就完啦。”

大赛的前一天，他对拉米艾尔说：

“我要自杀了，因为您的心地太狠，我已经没有法子再活下去了。”

这句话使拉米艾尔感到十分气恼。

“我心太狠，这话可从何说起？”她想，脸上依然笑嘻嘻的，“他何曾对我提过什么正经事儿被我一口回绝过呢？”

事实上，同任何女人来往，伯爵都会感到厌倦，哪怕是正正经经的女人，他的态度也是如此，而拉米艾尔是一位说一不二的姑娘，讲起话来傲气十足，也可以说她完全是个正派女人，这就更使他感到厌烦了。他向我们的女主人公献媚讨好，但讲的却是一些空话，他有生以来与拉米艾尔单独相处的时间还不到五分钟，他想方设法让拉米艾尔相信他渴望与她谈话，心里急得要死，可是她太残酷了，连这一点点可能得到的幸福都给他剥夺掉了。

拉米艾尔对于人们称为“爱情”以及“爱情的乐趣”的那些东西毫不在意，她想：

“我若与伯爵结合在一起，他会带我去看戏的。我那一千五

百五十法郎已经所剩不多了，而伯爵是不会给我钱的，因为他没有什么钱。”

“我的家里还是原来那副老样子，”她对勒格朗夫人说，“原先的选举延期了，德·杜尔特先生的权势比过去更加显赫。那位自由派的M先生，就是住在七楼的那位《商报》的编辑，他说什么圣会又要卷土重来了。我得做些什么才能活下去呢？我的身边只剩下八百法郎了呀。”

拉米艾尔在两个文学阅览室里办了阅览卡，她一天到晚埋头读书。她几乎再也不敢独自散步或一个人乘公共马车外出了。她左边面颊上那些绿色的斑块也再不能为她提供确实有效的保护了。她的身材是那么姣好苗条，她的两只水灵灵的眼睛是那么聪明机敏，差不多每天都有人用粗野的话语挑逗她，她只好一律挡开了事。如今她只敢对勒格朗夫人和M先生说说话，这位M先生是她的舞蹈教师，一个善良的小伙子，为人正派，见识不广，他自然对他的这位学生产生了爱慕之心。勒格朗夫人把拉米艾尔的那位当区长的爸爸、德·杜尔特先生以及她经历中的其他事情全都告诉了M先生。一天到晚象这样生活，实在索然寡味，而且无法外出散步又大大损害了拉米艾尔的健康，再加上不能上剧院看戏，她的日子过得更加倦怠了。多比涅自命不凡，满口大话，如果他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让拉米艾尔与他谈心的话，他也许差不多已经把她弄到手了，因为这个姑娘并没有多大的虚荣心，他若在一开头哄骗她的时候表现得更加迫不及待一些，她马上就会推心置腹地把一切都告诉他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尚蒂伊的马赛开始了。伯爵参加了比赛，五万七千法郎的赌注输个精光。他终于彻底地破产了，他找遍了所有仍然借钱给他的人，并用这笔赊款在一个星期之内

把他的赌债体面地付清了。德·奈尔温德伯爵骨子里其实是个十分狡黠的人,而且精明到了一毛不拔的地步。

“我已经有了三四份判决书，可以把我送进克利西监狱了，我必须把这个微不足道的外省小姑娘弄到手，一旦完成了这桩义务，就得象个大人物似地溜之大吉。我将到凡尔赛去消磨时光,那些不幸的可怜虫全都认识我,他们将同那些破了产的英国佬一起在这座阴森森的城市里打发日子。我的天哪！我将度过的该是些什么样的夜晚哟!”

拉米艾尔寂寞空虚得要命，伯爵只消花两天工夫来关心关心她也就行了。

“您今天晚上带我去看戏吗?”拉米艾尔问他。

“今天晚上，要是我的事情完蛋了的话，我就打算用枪打死我自己。”

拉米艾尔大叫一声,伯爵看到自己的话没有白说,心里感到十分得意。

“漂亮的拉米艾尔，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想到的将只是您一个人，这将是我最后的幸福了。如果在一个星期之前您对我不是那么冷酷残忍,我本来不会去尚蒂伊参加赛马的,我在那里输掉了五万七千法郎,我想尽了各种办法才把这笔款项付清,输钱不输人嘛,如今我可是连一张一千法郎的票子也没有啦。然而，德·奈尔温德伯爵、全法兰西无人不晓的英雄的儿子，绝不应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沦落到这种低三下四的境地。我有一个相当富有的姐姐,比我年长二十岁,不过这是个见识低微，目光短浅的人,她根本不能理解那种为了爱情而冒险奋斗的生活。再说,她已经嫁给了米奥桑家里的人，而我，我只能是多比涅·奈尔温德家族里的一员。”

“米奥桑家的一个人，是公爵的亲戚吗？”

“是他的叔祖父，不过，您是从哪儿知道的这个名字？”

拉米艾尔的脸色顿时变得绯红。

“我的未婚夫德·杜尔特先生一天到晚把米奥桑挂在嘴上，这个家族的代理人投了他四票。”

拉米艾尔已经有点摸出撒谎的门道了，不过，她说起来依然振振有辞，她并没有把谎话当成无谓的戏言那样说完了就拉倒，而是要从中再捞取一些好处。她之所以谎话连篇，是因为自从她对勒格朗夫人谈出了心里话之后，这位太太经常翻来复去向她唠叨这样一句格言：“要是你能够，就做个阔佬；要是你愿意，就做个规矩人。不过总而言之必须让人看得起。”

拉米艾尔与伯爵在一起亲亲热热地交谈了半天，到了晚上，她发觉他的心冷了下来，话头也止住了。他的言谈里有一种高贵的自尊心，不过，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显露出这种自尊心；拉米艾尔看出了这种做作，也许她说不上来他的这种厌倦之情自何处而来，其实，这正如年轻公爵的相反做法一样，不过是这位冒冒失失、晕头转向的年轻人性格中相反的一面罢了。一想到他所说的开枪自杀一事——凡是异常离奇的事情，她都会信以为真——她的厌倦之感顿时便一扫而空。她瞧着奈尔温德。

“这张漂亮的脸蛋是那么冷漠、那么高贵，这就是一个几小时后便要自杀身亡的男人的脸蛋啊！他做起事来竟然这样镇定自若。”

伯爵开始收拾他的行装，他好象一门心思扑在他的衣物上，小心翼翼地唯恐弄脏了它们。他打点行李是那么灵巧能干，他对此洋洋自得，此时此刻，他完全是个旅行推销员。然而拉米艾尔却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她想到那一记马上就要响起的枪声，心

里激动不已。他把他的衣物箱寄给他的姐姐德·奈尔温德男爵夫人。他带上它们一直到坐上佩里格的公共马车，并且吩咐别人通过出租货车将它们从驿车管理处一直运送到凡尔赛。第二天早上，勒格朗夫人收到了一封用习惯格式写成的信：

"当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云云。"

读着这封信，拉米艾尔低下了头，很快就泣不成声。勒格朗先生大声说道：

"瞧呀，这下子我们亏了一千六百六十七法郎。"于是他又着手结算伯爵实际开支的款项；他也想知道自己究竟亏了多少。结果，应当支付的帐目为一千六百六十七法郎，而实际支出却只有九百法郎。

"去年，我们的亏损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今年要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因为我没有把这位可怜的伯爵的那些扶手椅和瓷器的价值算进去，说不定将来根据遗嘱这些玩意儿还是属于他的。"

听到他们的议论，拉米艾尔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当然，她并不爱伯爵，她心里的那种伤感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同情心而已。

在凡尔赛，生活在那种笃信宗教的、对一切全都要抱怨一番的社交场上，伯爵感到空虚烦闷得要死。不过，他首先是个颇有心计的人，他的一次罕见的狡黠行为改变了他的命运。他的贫困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为了堂堂正正地被上流社会所接纳，他打定主意去追求一位上了年纪的侯爵夫人，这位德·沙斯纳什夫人是圣会在这一地区里最坚决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冷酷的性格、强烈的虚荣心给侯爵夫人添了不少麻烦，为了把他牢牢地掌握住，让他一天到晚在自己身边殷勤服侍，这位侯爵夫人打算劝他

加入教会。伯爵很会利用自己的姓氏大做文章，而且利用得异常巧妙，他郑重其事地对她说：

"如今，奈尔温德家族已经风流云散啦，我是这个姓氏的最后一代了，鉴于我父亲在世时的英名，整个法兰西都把他这位英雄、茹尔丹的好友铭记在心，我必须请教一下我的姐姐德·奈尔温德男爵夫人，看看我是否要采取这一重要的行动。"

德·沙斯纳什侯爵夫人相信应该把这些话让人转告给男爵夫人，男爵夫人一直身体欠佳，人们对她十分崇敬，多亏了那位听忏悔神甫，佩里格的古老贵族的沙龙都敞开大门欢迎她。这位听忏悔神甫也是身染疾病，他就是X主教大人…… 他也常常亲自去找这位地位显赫而又富有的虔诚女人谈话。他出身于贝亚恩的一个殷实的贵族之家，他的一位祖先在路易十五治下还曾经得到过红色勋章。正因为如此，他对于贵族阶级的没落充满了同情，在德·奈尔温德男爵夫人看来，这种同情是再亲切不过的恭维了，而在这位有身份的人眼里，男爵夫人是真正的名符其实的贵族。

两天以后，男爵夫人又重新立了一份遗嘱，她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统统留给了她曾经拚命诅咒过的这位兄弟厄福拉依穆，即德·奈尔温德伯爵。这一馈赠几乎高达一百万法郎，不过她提出了一项条件，她希望他能在四十岁之前结婚。过了几天，她对于她的年轻兄弟的怜悯简直把这颗变幻不定的心弄得神魂颠倒。她又给她两年以来一直视若仇敌的弟弟寄去了一张六千法郎的汇票，她通知他每年都可以得到一笔数目与此相等的津贴，还告诉他，他将成为她的继承人。

伯爵是四点钟收到这封信的，这时他正要去德·沙斯纳什侯爵夫人家里吃晚饭，人们都在等着他。他并没有一下子就变

得喜不自胜或大吃一惊。被虚荣心所支配的心灵对于感情的冲动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因为这是一条通途大道，它会把人们送入荒唐可笑的境地。

“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一切编成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使我在社交界身价百倍呢？”他心里暗自盘算着。

他赶到巴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向拉米艾尔的房间，好心的勒格朗夫人高兴地叫他一声，他也不屑答腔，他叫叫嚷嚷地推开拉米艾尔的房间，扑倒在她的脚下：

“我的生命全靠您，”他大声地对拉米艾尔说，“我刚刚给我的手枪装上子弹，可是因为对您的爱，我朝空中放了一枪。我一旦冷静下来之后，想起您那非凡的魅力，我便把自己目前的处境告诉我的姐姐。德·奈尔温德家族是不容断绝香火的，她寄给我许许多多汇票，现在您还可以从从容容地装扮一下自己，然后去歌剧院。”

一想到歌剧院，想到一个小时之后要去看戏，我们这位女主人公很快地便把德·奈尔温德伯爵饮弹自杀的念头丢到脑后去了。他们一起跑了好儿家商店，年轻的外省姑娘买了衣裙、帽子和披巾，上上下下焕然一新。在去歌剧院的路上，伯爵对她说：

“您那当专区区长的父亲使我感到害怕，他若是在选举中获胜的话，人们就决不会拒不执行他关于除掉他的反叛女儿的命令的，那样一来，我的爱情又将如何呢？”他脸色阴冷地又补充说了一句。

拉米艾尔瞧了瞧他，笑了起来。

“您就叫做德·圣塞尔弗夫人吧。我之所以选中这个名字，是因为我有一份到国外去的非常漂亮的护照，上面用的就是德·圣塞尔弗这个姓氏。”

“不过，我继承的是这位夫人那高雅大方的举止姿态，那是多么迷人的姿态哟！”

“这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的容貌赶不上您那么漂亮，但是她也有一位危险的父亲；她已经动身走了，我们觉得，把她的名字写在她情人的护照上，作为他的妻子，这种做法更为妥贴些。这样一来在国外她的身份就得到了确认。”

德·奈尔温德伯爵的死而复生在歌剧院里引起了大家的瞩目，他不禁心满意足，高兴到了极点。而德·圣塞尔弗夫人的出现也得到了最大的成功。

第二天，德·奈尔温德没有露面，他的朋友们便开始同他的那些债主商谈。在这些债权人中间，凡是不大到歌剧院里聚会的人全都以为伯爵早已死掉了。

从歌剧院出来之后，伯爵便把拉米艾尔领到诺夫德—马杜兰大街的一处小巧的住房里去。

“如果您相信我的话，您再也别去找勒格朗夫人了，”他这样对拉米艾尔说，她整个身心都沉醉在剧情里，“她会说德·圣塞尔弗夫人是拉米艾尔小姐熟悉的一位朋友。请您把您可能欠她的款项写在一张纸条上，明天将有一位陌生人去为您付清欠款，还要在她面前把您称颂一番。”

就在这个晚上的七点到半夜时分，债台高筑的奈尔温德一直提心吊胆，他生怕到了第二天，四份判决书一起生效，就会把他送进克利西监狱，他身上别无他物，只有一张他从未向任何人出示过的六千法郎的汇票，他买了一套最名贵的女人化妆用品，老板娘们都对他千恩万谢，感激不尽，因为他在她们的店铺购买物品的时候，他那副样子倒好象是有心在抬举她们似的。

就这样，这个性格阴冷、内向，一天到晚精心盘算的人取得

了成功，他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担心为了他亲爱的人儿经受肉体的痛苦，或者因为爱面子而极度恐慌，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样一种腼腆、冷漠的性格是那种虚荣而又无聊的时代造就出来的；若在一七八九年之前，他那副神态会表现得高高在上，实在让人讨厌，人们也许可以在喜剧里找到这样的人，象卡斯贡那样冷漠无情而又妄自尊大。

而当今世上的女人已经不再有什么发言权了，奈尔温德在取悦女人方面并没有多大能耐，他之所以名声大震，是因为那两次决斗，特别是他那细小而又暗淡无光的眼睛，其中流露出不可动摇的勇气和力量。他的相貌长得有点儿象卡尔梅克人，不过显得高贵些，只有当他表现出冷漠无情、深不可测的亲切感以及明显的悲戚，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一种肉体痛苦的表情时，他的神态才不象一个普普通通的凡夫俗子。他的这张面孔天生不善于表达感情，那上面不管是哭还是笑，向来只不过是他存心控制的结果。他冷酷的心灵常常是尖酸刻薄的，可是他的脸上却一丝一毫也没有显露出来，着实令人惊叹，然而这又是一颗由于爱情而变得自私自利的心灵，只要稍微一想到为自己心爱的人儿经受痛苦便会使他难以忍受，直到痛哭流涕。德·芒东先生就曾经这样说过他：

"此人是个诡计多端的赌棍，可愚蠢的人们却把他当做一位诗人。"

德·奈尔温德的面部表情宛如一只躲在大路边上的狼，时刻窥伺着过路的小羊，当他置身于二十来个人聚会的场合中时，真是得其所哉，因为他是那么庄重、谨慎、阴郁，而且随时随地都在记挂着大家。他讲话的时候做出各种手势，发挥许多联想，为的是使自己显得神气漂亮，可是那些情趣高雅的人士却实在不

堪忍受，然而他喜欢说话，叙述起来滔滔不绝，没完没了，他的生性又比较粗俗，对于自己的失败他竟然毫无察觉。

他这样酷爱说话、讲故事，而且凡事总认为自己有理，因此若有人在他面前不管讲述什么事情，他都会像受了折磨似地痛苦不堪。人们无论谈到什么事情，他总要提出几点尖酸刻薄的反驳意见，这样一来，只要他在场，任何交谈都无法进行下去。与他相处在一起实在是一种酷刑。他那痛苦的面容，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阴沉沉的、动辄就会得罪交谈者的面容，使人无法说出俏皮话来，也根本不会有任何亲切的感受，——俏皮话这东西可以使法国人的谈话变得风趣可爱，而且它非常需要它的听众们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以诚相待，不予计较，因为它全凭着这些听众的自尊自爱才能最经常地发挥作用。

不管他的交谈者为人处世的哲学是多么宽宏大量，也不管他是多么希望能同他好好相处，可他总是没完没了地闹矛盾搞摩擦，结果甚至于连最最普通的事情也无法交谈下去。

拉米艾尔对于这一切全然无法理解。她为人和善、爽直，性情活泼，快快活活，心里从来没有什么恶念，她实在无法猜出他生活中的烦恼究竟从何而来。伯爵为她安排了上等人的地位，让她在社交场上抛头露面，她对此感到心花怒放。如果人们不是那么恭恭敬敬、一字不漏地听她谈话，她的谈吐也许就不会这样风趣，这样巧妙，这样迷人。虽然事先没有经过推敲，她的话却象滑稽戏中的台词似的时时妙语连珠，一定会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那么，人们事先就对我有了好感，甚至那些头一次到我们这儿来吃饭的人也是如此，这多亏了谁呢？这全靠人们对伯爵的敬重，此外再无别的原因。不过，看起来他对此操心太少，似乎已经感到厌倦了；正因为如此，只要与他单独相处，他就要发

脾气。那好吧！就让我们把单独交谈的时间缩短一下吧。当我回到房间里后，满心的快乐便不翼而飞，只要他同我一个人在一起，他马上就变得尖酸刻薄，甚至几乎要出口伤人，而他在社交场上却显得那么彬彬有礼，客客气气，好象我一张口对他说话，哪怕只是为了征求他的看法，就是伤害了他似的。”

这千头万绪——她分明感受到了，却没有清清楚楚地说出来——纷纷涌上拉米艾尔的心头，就好象她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头发，夹上一张张卷发纸似的。

“只有那么一会儿，当我摘下帽子的时候，我的嘴上挂着微笑，”她心里想，“可如今，我脸色总是阴沉沉的，我需要尽力克制自己才能不发脾气。唉，天哪！每天晚上他都是这样！看来这个如此威严的人对于自己为了保持在社交场上的威望而做出的努力已经感到厌倦了，而每当他精神倦怠的时候，他就要发火。”

她跑进自己的房间，把自己锁在里面。

此时，离他们第一次到歌剧院去的那个晚上只有一个星期。拉米艾尔的性格毫不做作，清澈见底，她自然而然地便具有这样一种勇气。

“这到底要干什么？”伯爵听到了房门关上的声音，一脸秋霜地大声问道。

为了寻寻开心，拉米艾尔便摹仿着她贵族情人的那副尖厉、粗鲁的腔调说：

“这就是说，”她隔着房门高声回答他，“我已经看厌了您那种高贵庄重的样子，我想清静一会儿。”

“那好极啦！天哪，这再好也没有了。”德·奈尔温德心里想，“难道我需要跟一个轻佻的女人使性子吗？人人都看得很清楚，这个女人是属于我的。重要的是，凭着她漂亮的脸蛋，凭着我激

发出来的她的聪明才智，她为我在社交场上争来了面子呀。我要好好地惩治惩治她一下，这个装腔作势的小姑娘：我等着她叫我到她的房间里去，特别是她决不会看到我冲着她的怪念头生气。"

人们也许会问，这位伯爵的性格如此古怪，其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自命不凡，这种不幸的自命不凡正是十九世纪的忧郁症的主要病源之一。德·奈尔温德伯爵生怕人们不把他看作一位真正的伯爵，而且怕得要命。

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坚强的人，他的不幸首先在于他太软弱，甚至到了胆小怕事的地步；他缺乏风趣诙谐的才情，一个最普通、最常见的玩笑，人们只要一开口就会碰钉子，而且即使是这样的玩笑也会使他一个星期满肚子不高兴。再者，德·奈尔温德先生已经把他那位英雄的父亲、名扬法兰西和整个欧洲的布戈将军、德·奈尔温德伯爵忘得干干净净，他整天想着的是他的祖父，佩里格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制帽商布戈。

人们难道愿意对这种极度的傲慢、易怒和软弱无力信以为真吗？只要稍微就做买卖的事情开一点玩笑，或者，某个人当着他的面说出这样的话："我刚刚买了一顶帽子"，或者"卡斯坦帽压坏了卡尔通一家"，他便会立即圆睁起两只眼睛紧紧地盯住这个人，此人居然这样放肆地谈到一桩如此奇怪的事情，害得他整天发脾气。有这么一个难题时刻都在折磨着他，这就是："对这种挑衅的行为我该不该听之任之"，要不就是"我到底该不该为此生气"。

从十六岁的时候起，德·奈尔温德就对这样一句话深深地感到苦恼：在佩里格的一个小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帽子店。一听到这话，他的脸色便木然不动，毫无表情，因为象这样无端发怒，

实在气度太小，应该好好掩饰自己才是。对于一位名符其实的伯爵、制帽商布戈的孙子来说，人们想象中的形象能够是什么模样呢？如果人们当着他的面谈到布戈，他的脸便刷地一下变得通红，然后又做出木然的神态，必须把这种使他时时刻刻心神不安的激动情绪深藏起来，而这一切恰恰显示出这个怪人的聪敏机智是多么了不起。

一位能够同他合得来、给他的生活带来安宁和幸福的情妇，也许应当是一个门第高贵的女人，这个女人天天都要把这样的话语对他说上十来遍：

“是的，我尊贵的奥斯卡尔，您是一位名符其实、道道地地的伯爵，您完全具备了一个出自名门的男子的一切，甚至连发音上的微小差错也一模一样。在凡尔赛人们都把‘生气’说成是‘丧气’，您也是这么说的。甚至连德·塔列朗先生闹出的那些当代人的小笑话，您也照样全有。”

德·奈尔温德伯爵本来是应该当上王子的副官的，然而这种权利却没有得到认可。贵族的头衔是他的护身符，是生活幸福的基本要素，他是上流社会的一名同谋，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都拚命地想抬高身价，附庸风雅，而他们使用的方法不过是狂欢滥饮、制造丑闻、说些古里古怪的话、以及不管对于什么事情，甚至那些所谓非同儿戏的大事也要随随便便地开上一通玩笑。这位制帽商的孙子啊，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哟！

第十三章

在他的那帮吃喝玩乐的快活伙伴中间，拉米艾尔看中了一位名叫沙约的杂耍女演员，她是何等的聪明机敏，在她的头脑里

宗教信仰简直如同草芥一般！

有一次大家在默东举行野餐，拉米艾尔与她一起走到树林深处，她们交谈了很久，拉米艾尔一直保持着郑重其事的神态，之后，沙约便开导她，不要只顾着说些有趣的话，而要巧妙地利用那些突然闯进脑海中来的新奇、动人的念头，即使对她本人来说也是如此。

“有时候，您的话别人难以理解，”沙约对她说，“那么就不妨多做一些解释，把您想说的话说得更明白些，但是千万别用我们诺曼底的土话。这种土话可以比巴黎的标准国语更有表现力，但却没有人听得懂。”

拉米艾尔连声道谢，由衷地叹服。沙约成了她最喜欢最着迷的一个人。

“您比我要强一百倍，”听到拉米艾尔诚心诚意地称赞，沙约便这样回答她，“您只有一种危险的障碍需要避开，如今您被我偶尔迸发出的快乐激情迷住了，千万别一个劲儿地跟我学。如果您愿意的话，当您看到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请您鼓起勇气反其道而行之吧。”

伯爵怀着一种自私而深刻的傲慢心情发现，自从德·圣塞尔弗夫人露面之后，他更加受到人们的欢迎了。他在那班享乐朋友中间所享有的威望已经急剧地上升了。

这年夏天，天气异常炎热，因此到田野里去游乐便成了一桩时髦的事。前些年天气阴冷而多雨，许多新奇的事物他们根本无法领略。这班玩乐伙伴中最有钱的几位常常为德·圣塞尔弗夫人举行晚宴。

当然，为了避免见到主人时那种小小的拘束，人们也经常到乡下去野餐，他们去梅松、默东、普瓦西，甚至一直跑到拉罗什基

翁。不过，拉米艾尔的喜好是不可逆转的，头几场演出她是不能放过的，这是一条规律。她打算实施她的文学老师教给她的那些大道理。她有一大批老师，她自己象个小学生似地勤奋学习。她甚至还在学习数学。在乡间痛痛快快地聚会之后，他们于九点钟赶到剧院看戏，拉米艾尔的到场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不过，她走进包厢时总要故意装作一副轻手轻脚的样子，生怕发出声响，而每当这时，伯爵总要训斥她几句。

“您难道打算一直是这副样子吗，总象个女仆似地乘机占用女主人的包厢、穿戴女主人的服饰？”

拉米艾尔那种迷人的风度举止使她成为一八三……年巴黎社交场上一位新奇的人物，她虽然只是初次在那些轻佻女人的沙龙里露面，却一下子便为众人所瞩目，然而在伯爵的眼里看来，她的这种风度却不名一文，甚至使他感到讨厌。象这样优雅的风度，其一举一动棱角太突出了，它们之所以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一是由于它们的新奇，二是由于那种雅致的天然本性，确切地说，是因为这一切时时刻刻都在表明拉米艾尔不仅仅是一位出入上流社会沙龙的年轻姑娘。她深深懂得同上流人物交往的那一套高雅的礼仪，她甚至也知道对于这一套只能信守不渝，然而，她同时也明白，在查理十世和路易十八治下所形成的这一套过分讲究的繁文缛节是十足地令人厌恶的。她永远也忘不了德·米奥桑公爵夫人的沙龙，她坐在里面时感到那么空虚无聊，甚至几乎要闷出病来了。正是由于往日体验到的那种厌倦情绪，她今天才焕发出动人的魅力。她的性情活泼，差不多属于南方型，若让她的举动变得徐缓、克制，也许她会觉得这实在太别扭了，可是在当今时代，这种慢条斯理、有节制的举止恰恰是符合圣日耳曼区的沙龙里生活的基本准则的啊。不过，透过她那

最放荡不羁的天然本性，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很会做出一副极有教养的神态，她也许懂得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显得彬彬有礼，面面俱到。她的行为举止是那么真诚坦荡，几乎就象一种友善的表示，把你召唤到她的身边，与她一起玩牌，一起随随便便、亲亲热热地聊上一阵。

然而，伯爵整天担心的就是不能得到大家足够的尊重，这种恐惧折磨着他，使他对拉米艾尔这种优雅的举止漠然置之。在乡间的游乐活动中，人们对于她一举一动的动人魅力有着特别的感受，如今这些游乐活动已经成为她日常生活中的……然而，这些先生、这些恣意享乐的人并不怎么明白事理，他们的职业不过是浅薄的观察家，他们猜不透这种优雅举止中的奥妙，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一切愈加可爱迷人。

有一天，这群人中一个最喜欢开玩笑的人拉杜埃尔简直被拉米艾尔的风度神韵迷住了，他兴高采烈地大声说：

“她是多么有教养啊！”

“她岂止这样呀，”年迈的德·普勒旺男爵说，他是这帮青年人的独裁者，“这是一位很有才情的姑娘，她讨厌大户人家的那种气派，你们可能看不起她，可她才不把你们的轻视放在眼里呢。她的神态是那么平和快乐，她简直就是勇敢的化身，她具有一种与其说是女性的、不如说是人性的勇气，足以战胜你们的轻蔑，我要说这位姑娘绝非他人可比，原因也正在这里。好好地看一看吧，先生们，如果你们一时糊涂而失去了她，你们就再也不会见到象她这样的人了。”

拉米艾尔还有一个独特之处，使她远远地高于众人之上。在那些常常演变成狂欢滥饮的晚宴中间，人们会看到一个容貌姣好的女人，显而易见，她对于这种吃喝玩乐毫无兴趣，而这种游

乐活动却正是维系这种社交往来的纽带。人们看得很清楚，这种放荡的生活，或者在上流社会和其他场合里被称为“逸乐”的那种东西在她看来是没有一点儿魅力的。伯爵不意间吐露出来的隐情早已为路人所知了。她谈到这种逸乐生活时总是说些动听的话，带着赞赏甚至崇敬的口气(若不是这般吃喝玩乐，这些伙伴也许会得到人们的崇敬的！)，然而，尽管她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掩饰起来，人们还是看得出这尊玩乐之神在她面前是没有地位的。可是，那些太太一点儿也不怨恨她，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她能得到众人如此不同寻常的好评，这实在太招摇了。不过第一，她把这种玩乐的生活看得一钱不值；第二，她与她的好朋友在一起时，态度是那么客客气气，细心周到，人们对她简直五体投地。再说，凭着她的聪明才智，她那种使伯爵大为光火的对一切事物都毫无所谓的态度，以及她如此年轻、令人倾倒的花容月貌的巨大魅力，她对于这些太太容貌和性情上的缺陷无论如何也不会突然一下子留意起来的。

从她的嘴里从来没有吐出过讽刺挖苦别人的俏皮话，对于她新结交的这班朋友的往往十分下流的行为，人们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她以恶语相加。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单纯的了。这些夫人如此这般为人行事是否很不妥当，拉米艾尔一点儿也拿不准。她观察、她怀疑，但她不知道凡事究竟该打定什么样的主意，好奇的心理是她身上唯一的一股永远也无法遏止的激情。

在她看来，妄自尊大、目中无人的德·奈尔温德伯爵让她享受的这种生活不只捞取到一项好处：

第一，她从世人的言谈话语中看出，大家都象红了眼似地觊觎着这样的生活。

第二，就物质享受而言，这种生活方式是愉快宜人的。精美

的晚餐，轻快的马车，炉火熊熊、富丽堂皇的包厢里张挂着色调鲜艳的帷幔，座位上放着最新款式的软垫，这一切的确美不胜收，是人们无法否认的。倘若这绚丽多彩的事物一旦消失，拉米艾尔的心里也许会感到痛苦，甚至也许会给她造成不幸（当然，这并不是我的看法），可是这一切样样俱全，却又丝毫不能使她陶醉在幸福之中。

早先在欧特玛尔先生的镇上曾经扰得她心神不安的那个老问题，如今又在她的心底激烈地翻腾起来了："这些年轻人的爱情、被他们看作'快乐之王'的爱情果真存在吗？我对于爱情难道真的是无动于衷吗？"

"好啦！先生们，"德·奈尔温德伯爵有一天告诉他那些对他的幸福赞不绝口的朋友，"你们对这一切不胜向往，可我却一点儿也没有被它们迷惑住；说我占了便宜也罢，说我遭了大难也罢，上天给了我坚定不移的性格，我根本就没有上当，这位德·圣塞尔弗夫人、你们用那么多恭维话为我把她给捧上天的绝代佳人骗不了我。我完全有法子煞一煞她那股自命不凡的傲气，你们看我这副样子，两个月以来，也就是说，自从我回到巴黎的第一个星期至今，我们一直是分铺睡觉的。"

这种自负自夸的话语使德·奈尔温德伯爵的朋友们完全改变了看法。这些先生看到拉米艾尔沉醉在快快活活的社交活动中，显得那么欢欢喜喜，对各种各样的游乐活动又那么兴致勃勃、津津有味，便认定她是最幸福的女人。可是他们认为那些庸俗平凡的偏见和习俗全都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他们觉得男欢女爱是生活幸福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因此，心满意足、十全十美的生活是不可能与"分铺睡觉"联结在一起的。于是这些先生心里燃起了希望，悄悄地打起了算盘。就在伯爵冒冒失失

地如实讲出他们的隐私之后的六个星期内，他所有的朋友全都来找过拉米艾尔，想试一试自己的运气。可是拉米艾尔把他们一个个都拒之门外，她态度大方，一点也没有想做节妇的那种装模作样的神气：

“有朝一日也许我会答应的，但眼下不行！”

不过，有天晚上，当他们走下圣日耳曼森林，准备在梅松港登上汽船的时候，拉米艾尔看见沙约的两只眼睛涌出了幸福的泪水，此时此刻，她领略到这个略显矫揉造作的社交界的乐趣：人们相互挑逗，为的是让对方快快活活地乐一阵子，可她似乎觉得大家的幽默感在这一刻钟工夫里全都不见了，于是她突然间做出决定打破冷场。

“在所有这些先生中间，”她对沙约说，“哪一位的谈吐最机警幽默？自然，您的情人除外。”

“是拉杜埃尔。”

“那么我应该选中哪个人来做我的贴心人才能给伯爵造成最大的难堪呢？今天晚上他趾高气扬，狂妄到了令人憎恶的地步。”

“应该选上德·拉凡尔耐侯爵。”

“怎么，是那个冷若冰霜的人？”

“去同他交谈一会儿吧，您会看出他对您是不是冷冰冰的，他很崇拜您，这正是伟大的爱情啊，是严肃、感人而又惹人讨厌的爱情。”

“您今天晚上很无聊吧。”拉米艾尔笑嘻嘻地说了一句，便朝德·拉凡尔耐走过去。

初次接触的时候，他的态度有些冷漠和拘谨，就象当年的德·米奥桑公爵似地使她感到厌倦。他对她说了一些恭维话，说

得那么漂亮、那么做作，她掉过头去张望着，想看一看拉杜埃尔现在什么地方。他距她约有一百多步远，正在跟杜凡尔妮小姐谈论着歌剧，这位小姐居然存心骑着一头驴赶来上船。

"喏，这在您看来很幸福吧。"她对拉凡尔耐说。

"什么事情对我来说很幸福？"

"这就是说，对于您给予我的那些德·塞维涅夫人①式的恭维话，我不打算反唇相讥。假如您想做一个值得我同他乐一阵子的人，那么就请您老老实实、自然大方些，就请您用我的老爷和主子、德·奈尔温德的那种威严权势来安慰安慰我吧。"

这句话使拉凡尔耐把自己作为一个好伙伴在恭维别人时的那种克制拘谨忘得一干二净，他忘乎所以，因为他觉得自己有的是资本。他想到什么便即刻脱口而出，一点也不担心他随口说出的话会有什么不妥之处了。

这初次的不贞行为并没有给拉米艾尔带来幸福，也几乎没有给她带来乐趣。一旦拉凡尔耐恢复了镇静之后，他又象德·塞维涅夫人那样口若悬河地说起话来：正如拉米艾尔说的那样，他竟然又说出"一碰到您的胸口，我就感到疼痛"那样的话。

"您知道不知道什么东西给您造成很大的危害？"她对侯爵说。"我指的是两件事：

"第一，在距今差不多一百二十年以前就有人竟敢把德·塞维涅夫人的《书简集》刊印出版。

"第二，您的洗衣妇把您衣服上的襟饰浆得过了头，使您那翩翩风度显得不太自然了。因此请您离大伙儿还是远着点好。"

---

① 德·塞维涅夫人（1626—1696），法国著名的书信体散文家，代表作为《书简集》（1726年出版一部分，1818—1819年出齐）。

早上，侯爵在布洛涅森林遛马，他把奈尔温德留在那儿，自己一个人骑着马奔回来，正要去看看拉米艾尔，进行他的第三次拜访，这时，拉米艾尔听到伯爵的马车驶进了院子里，便匆匆忙忙地走下楼。

“快！快！”她一边对车夫嚷着，也不等仆人伸手来扶她，一边纵身跳上马车。“赶紧走开，我不愿意为了一个我约好见面的朋友而留在家里。”

“夫人要到哪儿去？”

“去通往地狱的关卡。”

沿着布尔戈涅大街往下走，在路易十六桥的尽头，她看见一个满身泥浆的年轻人。她的心急剧地跳动起来。那人的衣着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上过浆的襟饰，——一条黑色的领带，寒酸得象根绳子，一点也不鲜亮，丝毫也掩盖不住它下面的那件粗布衬衫，——原来这个人就是昂塞尔穆夫人的侄儿、可怜的克莱芒教士。

拉米艾尔吩咐停车，仆人走下车来，他仔细地理了理他那双穿得整整齐齐的漂亮的白色长袜，让人等了他至少有两秒钟。

“嗯，您过来，”拉米艾尔对手下的仆从一向是和颜悦色的，这次她急匆匆地对他说，“去告诉那位穿黑衣服的先生，说是有一位太太要同他说话，请他上车子里来。”

仆人的穿戴是那么讲究，而克莱芒教士的衣着却如此寒伧，他勉勉强强地向仆人打了个招呼；尽管这位仆人尚能屈尊对他说话，可教士还是用下面这句话做了回答：

“可是，先生，您这样效劳，我能有什么给您作为酬谢呢？”

终于，他看见了拉米艾尔，她浑身上下珠光宝气，何等的雍容华贵啊！他的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上，仆人又开了腔，第三次

告诉他，夫人打算同他说说话，可是教士依然迟疑着不肯坐下来。此时一辆车子风驰电掣般地从拉米艾尔的马车和人行道中间驶过，几乎把他碾成肉浆。

仆人一把拉住他，把他推搡到拉米艾尔的身边。拉米艾尔对他说：

“还是上来吧。您是不是因为这副穷酸相不好意思坐在我的旁边？好啦！咱们到个僻静的地方去吧。把车子开到卢森堡公园，”她大声吩咐车夫，“我是多么高兴又和您见面啊。”她对教士这样说。

可怜的教士心里清楚，他想好好地把拉米艾尔训斥一顿，可是他一闻到从她的衣服上散发出来的温馨的香气，又不免心旌摇曳，昏昏欲醉。在穿着打扮方面他并不在行，不过正如所有那些生来就具有艺术细胞的心灵一样，他有着艺术鉴赏的本能，因此他看到拉米艾尔的衣饰是那么朴实自然，一点儿也不感到厌倦。

这个年轻的农家姑娘，她的举止是何等妩媚动人！她的目光又是多么柔和、圣洁啊！

“我猜想我的衣着引起了您的疑虑不安。”她对教士说。

当马车驶入龙街时，拉米艾尔吩咐把车停在一家妇女时装商店门口。她买了一顶非常普通的帽子，车子驶到奥德翁大街附近，停在卢森堡公园的门口，她走下车来，把帽子留在车上，然后吩咐车夫把车子驶回住处。

善良的克莱芒教士对于面前发生的这一切惊愕万分，他开口说了一句非常客气的话，不过显露出要责备她的意思。

“我亲爱的、善良的恩人，请允许我把自从公爵夫人辞退她那可怜的诵读人之后我所遭遇的一切好好讲给您听，好吧，”拉

米艾尔笑嘻嘻地接着说，“我要向您忏悔，您能答应我您会保守我忏悔的秘密吗？一点儿都不要告诉公爵夫人，也不要告诉公爵。”

“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教士一本正经地回答，但是他被这一番话完完全全地给懵住了。

“既然如此，我就把一切情况全都告诉您。”

而事实上，除了她同让·贝尔维勒的那段艳史和此时此刻她深信自己怀有的对于教士的爱情之外，她把自己的经历毫无隐瞒地告诉了他。由于她一心想让他能够理解自己行为的动机，接着她又把所有突出的细节一点也不遗漏地说了出来，她的讲述持续了不下一个半小时。教士有了足够的时间使自己稍稍恢复了镇静，还字斟句酌地对她谈了一些自己心中的感想。可是，过不了一会儿他便感到自己太喜欢她那双美丽的小手了，他觉得他的心中涌起了一种炽烈的欲望，他想把这双手紧紧地握在自己手中，甚至还想把嘴唇贴上去，他不禁感到羞愧难当。于是，他想离开拉米艾尔，便针对她的误入歧途讲了一通大道理，他讲得声色俱厉、面面俱到，最后以这样一番话结束了他的开导：

“如果您能坚定不移地表示您愿意改弦易辙，我才可能留在您的身边，才可能再同您见面。”

拉米艾尔热烈地希望能够有一位赤胆忠心的挚友，用这位朋友的聪明才智来对她所经历的一切进行思考，她是多么信赖这样的朋友，自己心里的一切全都可以对他倾诉。自从她离开卡尔维尔之后，她还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推心置腹地交谈过。她略微夸张地讲述了使她难以平静的那种古怪的焦虑不安的情绪，还说出了“悔过”的话来。

她的这句话一说出口，教士慈悲为怀，再也无法拒绝再次同

她约会见面了。他意识到其中的危险，不过他还是这样想："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抱着希望，想把她引上正道的话，那这个人就是我了。"善良的教士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同意了她的第二次约会，因为此时此刻一种可怖的念头不知不觉间攫住了他的心灵：

"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头脑一旦被人懵住之后，该是多么容易地便会委身于他人！她对于所有的女人视作非同小可的那桩大事似乎一点儿也不在意，那些女人只有在出于罪恶的念头或嗜钱如命的情况下，才会干出她由于性情古怪、为人轻薄而干出的所有那些事情。她对我毫无保留，一片深情，我也许只消说一句话就行了。"

那天晚上，对于一片至诚笃信宗教的教士来说，这个念头实在太可怕了，他几乎想立即动身返回诺曼底去。整整一夜他没有阖过眼，第二天早上，他的心里倍加激动不安。"不过，"他心里想，"拉米艾尔此时也许正要改邪归正呢。如果我能够说服她，她的思想一旦想通，行动马上就会跟着改变的……而如果我疏远了她，这大好的机会便一去不复返了，我一辈子都会责怪自己毁掉一个尽管沾有污点，却如此善良、如此高尚的灵魂。她头脑一时糊涂，走上了邪道，可她的心地还是纯洁的呀。"

这个忠厚老实的年轻人心里感到极度慌乱，便去请教他的神师、修道院院长捷尔玛先生。捷尔玛先生对于他的高尚情操大为感动，便毫不迟疑地吩咐他留在巴黎，以便与拉米艾尔进行交谈。

按照拉米艾尔的意愿，他们在维尔瑞夫的一家小客栈里约会。早先曾有那么一天，拉米艾尔突然感到不舒服，无可奈何只好在那个地方找个房间藏身，这家客栈的女店主一副一本正经

的面孔，使她异常惊骇。教士发现她已经在三楼一个房间里安顿好了，而这家客栈里的其他房间全都住着人。当他看见拉米艾尔的时候，不禁惊慌失措地向后退去，她戴着前一天在龙街买的那顶普普通通的帽子，帽子上面还罩着一条厚厚的黑色头巾。拉米艾尔把头巾拉掉，教士看见的是一张奇异的面孔。拉米艾尔如今已经开始能够看穿别人的心思了，她深信自己已经猜中昨天教士犹豫不决，迟迟不应允她提出的再次相会的原因，于是她便借助于枸骨叶冬青把自己装扮成一副丑相。

她笑嘻嘻地对教士说：

"您大概以为我行为不轨的主要起因，是由于我喜欢打扮，卖弄风情；那么就请您看一看我是多么爱打扮吧。"

她板起面孔接着又说：

"我委身于那些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的小伙子，我以为这并不是干坏事。我想知道我是否可能得到爱情。我自己的事情，难道我不能做主吗？我伤害过什么人啦？我违背过什么承诺啦？"

拉米艾尔一旦认认真真地寻根究底起来，很快便使克莱芒教士感到自己在经历着危险，难以招架，而且这种危险与他前一天担心的危险大不相同。她这个人不信宗教，一言一行惊世骇俗。说真的，深刻的好奇心是她身上唯一的一股激情，再加上同年轻的公爵在卢昂居住的最初那段日子里她尽力让自己随时随地经受的待人处世的训练，使她一张口说出的话简直让我们这位年轻的神学家感到害怕，而且对其中的某些事情他根本无法给予满意的回答。

拉米艾尔看到他举止失措、左右为难，便不由自主地舍弃了她乘胜追击的无礼念头。她想象着若是德·奈尔温德伯爵处在这种地位该会干出多么狠心无情的行为。她觉得自己占了上风，

不禁喜笑颜开。

“我的朋友，您看到我这样缠了您一个多小时，尽跟您谈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该不会说我是世上最没有良心的人、说我早已把我当初的恩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吧？我那善良的欧特玛尔叔父和婶娘如今怎样了呢？他们是不是在骂我呢？”

教士看到她终于清醒过来谈到了尘世间的事情，不禁松了一口气，便详详细细地告诉她，欧特玛尔夫妇一直完全象个沉着机敏的诺曼底人那样为人行事。拉米艾尔为他们编造出来的那个荒谬的无稽之谈，他们也十分明智地接受下来了。现在卡尔维尔镇上所有的人都相信她正在奥尔良附近的一个镇子上侍奉一位年事已高的叔祖母，以便为自己在她的遗嘱上安排一席地位。全镇的人都关切地注意到欧特玛尔夫妇领取到的一张一百法郎的汇票，好象那是年迈的叔祖母送给拉米艾尔的礼物中的一部分似的，其实那是公爵有意从奥尔良寄给他们的。

“说真的，”拉米艾尔说，她陷入沉思，“公爵同公爵夫人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好心人，只不过他很让人厌倦罢了。”

她还获悉公爵相信自己深深地爱着她，简直到了晕头转向的地步，她不禁深感惊异。拉米艾尔的那封写明寄自圣康坦的信把他骗住了，他为了寻找她的踪迹居然跑遍了整个诺曼底和布列塔尼。

如今，公爵事事违拗他的母亲，他认为自己怀抱着一腔激情，这股激情使他变得刚强起来了。拉米艾尔象个单纯的农家姑娘似地哈哈大笑：

“公爵居然会变得刚强起来！”她大声说，“啊！我多么想看看他！”

“请不要设法同他见面吧！”教士高声说，他显然是把激动着

这位年轻姑娘的那股感情弄错了，“难道您打算增添公爵夫人的痛苦吗？我从我的婶婶那里得知，她说她的儿子一点儿都不听话，这使她灰心失望到了极点。她想给他说一门亲事，可是她看得出，等不到结婚他便会逃之夭夭。”

对于家乡的一切拉米艾尔都要盘问来盘问去地纠缠不休。她的生活已经显得过分早熟，所以回首故乡的那些纯朴的往事时她不禁感到非常快慰。她还打听到桑凡也在巴黎，他胆识过人，居然曾经几乎当上卡尔维尔镇所在的那个区的议员的候选人。他这种狂妄的野心引起了众人的嗤笑，以至于这位小小的驼背先生下不了决心是否还能在当地住下去。有件事似乎是千真万确的，就是有一天他气昏了头，躲在树林里准备把副市长佛隆丹先生干掉，因为佛隆丹先生取笑过他，说是凭他那副模样竟想当议员，真是异想天开。

克莱芒教士被拉米艾尔逗得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这些谈话大大地加快了他思想的变化。她对教士谈起的一些事情和他的信仰毫不相干，不过至少在拉米艾尔看来，他无法对此做出令人满意的反驳。因此她得出了结论——这一结论不是通过他的自尊心、而是通过她对于教士的个性和诚意的尊重得出来的——，他的这些想法是真实的。

教士对她这样说：

“对于一个人，人们只有每日每时、长期地同他见面才能了解他。”

从这天晚上起，拉米艾尔不再喜欢德·拉凡尔耐侯爵了，她不断地朝着D……笑嘻嘻地送去秋波。

“我之所以看中您，”她对他说，“是为了当众把德·奈尔温德伯爵羞辱一番，看看他的脾气究竟会发到何等地步。我要让

他尝一尝戴绿帽子的滋味，不过我也不会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地把您打发走，我让您扮演的这个角色是要担风险的，可是只要我那位老爷、主人一吃醋而大发脾气，您马上就可以得到报酬。”

她找来帮忙的这个人胆大包天。第二天，他们到韦里埃树林里去吃晚饭，D……干出了让人难以相信的疯狂之举，以此来显示他对拉米艾尔的爱情。伯爵把这一切全都看在眼里，他那阴沉沉的火气大大地膨胀起来，他愤怒已极，一点儿也不感到灰心丧气。

“这个诺曼底小姑娘的脸上多么有光彩啊！假如我为了她去决斗的话，我该显得多么低三下四啊！”

自从拉米艾尔把两只眼睛脉脉含情地看过他之后，D……象发了疯似地堕入了情网。他跑去请教蒙特奥尔，蒙特奥尔问明了他的秘密，他过去因为德·奈尔温德很不客气的回答心中有气，便对D……说：

“您把巴黎的制帽商店全都跑一遍，便会找到那刚刚开业的一家。您设法让他把一份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填写的通报带回家里，您在这下面写上布戈·德·奈尔温德在佩里格的地址，然后您可以把这份通报寄给您的对头。”

蒙特奥尔告诉D……伯爵的祖父过去曾是个制帽商。

为了当面看看伯爵狂怒的脸色，以便从中取乐，D……在一次晚宴上把这份通报亲自交给了伯爵。伯爵的面色一下子变得煞白，过了几分钟之后他才说：

“我不舒服，我需要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

他走出了房门，整个晚上再也没有露面。

者译按：

《拉米艾尔》是司汤达的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但关于这部作品最后一部分的内容，如故事情节如何发展，女主人公拉米艾尔的命运如何，作者曾把他的构思写成一个简单的、略显得零乱的故事梗概。现在译者把这一梗概一道译出，并附在作品后面，以便读者参阅。

人们一旦有了真正的爱情，便自然会感到难割难舍了。

拉米艾尔的情人刚刚离去不一会儿，瓦勒贝尔便又推开了她的房门。她躲了起来，想给他开个玩笑，看看他究竟来干什么。她看到瓦勒贝尔四下里打量了一眼，动手拉开一张写字台，没完没了地翻来翻去。拉米艾尔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手握一把明晃晃的刀，朝着她猛扑上去，他抓住她的头发，举起刀向她的心窝刺过去。拉米艾尔挣扎着，身上的围巾几乎滑落下来。他看见了她的胸脯。

“天哪，多可惜呀！”他叫嚷着，一边吻她的胸脯，同时，那只抓住她头发的手也松开了。

“只要你乐意，就去告发我，让人把我抓起来吧。”他对她说。

就这样，他使她感到着迷。这才是男子气概！她虽然没有对自己这样说，但她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受用了这男子气概的补益。

“你是什么人？”

“我是在痛斥这个非难我的社会。我熟读高乃依①和莫里哀②，我曾经受过极其高尚的教育，因此我不可能去干

那种体力活计，也不愿意为了三个法郎去打十个钟头的短工。”

尽管各地的警察都在拚命地追捕他——这是因为他总是捉弄他们——，瓦勒贝尔依然趾高气扬地带她去剧场看戏，如此大智大勇，不禁使拉米艾尔疯狂地爱上了他。

…………

她看到那位年轻的舞蹈家在歌剧院里跳舞，他是那么真诚地爱着她，于是，她便委身于他了。

“对于我来说，这种人人称颂的爱情难道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吗？”拉米艾尔心里想。

就在她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瓦勒贝尔从窗户跳进了她的房间（或者是破门而入的）。

最后，她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爱情。她逃了出来，跟瓦勒贝尔生活在一起，还同他反复商量了半天，帮助他干了一起凶杀罪行。

“社会对我是不公正的，我就跟它对着干。”瓦勒贝尔说，“难道我不比德·B公爵更加聪明？”

瓦勒贝尔锒铛入狱，她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好心的勒格朗太太把她藏进一所女子寄读学校，让她在里面做了一名女学监，她在这所学校里又看到了桑凡，他现在做了助理医师。桑凡打算从德·米奥桑公爵那里为自己弄个头衔，而公爵一直还在想念着拉米艾尔，对她的不知去向感到十分恼火（不过他本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感情）。桑凡对公爵说他相信他已经打听到拉米艾尔的下落，可以为

① 高乃依（1606—1684）：法国十七世纪著名的古典主义悲剧作家。

② 莫里哀（1622—1673）：法国十七世纪著名的古典主义喜剧作家。

他找到她，但得破费五十个金路易。就这样，他从公爵那儿骗取了一百个金路易。公爵又同拉米艾尔见面了，她对寄读学校的生活已经厌倦，便答应回到公爵身边，跟他一起生活。然而，她无法忍受由于对瓦勒贝尔的不忠而带给她的痛苦折磨，因为她一直发疯似地爱着瓦勒贝尔。公爵的优雅风度和良好的教养同瓦勒贝尔的旺盛精力和创造性才干是完全不相容的，瓦勒贝尔一贫如洗，而公爵却拥有万贯家私，这又是多么大的差别。此时的拉米艾尔，在她忠实的好朋友勒格朗太太的帮助下，对世事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使她能够对生活中的一切作出自己的判断。拉米艾尔情绪虽然低沉，但公爵发觉她的举止更为大方了。

重要的是，人们在给公爵提亲了，公爵本人对此事犹豫不决，必须再三等待才肯缔结婚约。

桑凡对拉米艾尔说："你竟然让他去跟别人结婚，真是个傻瓜，公爵本人是那样的优柔寡断，你完全有可能阻止这门亲事，自己嫁给他。"

"我，难道要让我对瓦勒贝尔不忠吗！"拉米艾尔大声嚷道。

拉米艾尔忽然心血来潮，想到德·米奥桑公爵夫人的家里去看望她。那幢房子里的一种深深的空寂无聊的气氛使心情沉闷的拉米艾尔感到颇为中意。

出于一种跟侯爵夫人针锋相对的想法，公爵夫人穿上敞胸裸臂的礼服去参加舞会，致使她感染上了胸膜炎。

"这是一个已经垮掉的人，"桑凡对拉米艾尔说，"倘若你是个聪明人，事事照着我的意想去做，你就会取代她那个公爵夫人的地位。"

公爵本人自然会答应娶她，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拉米艾尔对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一来，拉米艾尔就可能会有很多钱，而且对瓦勒贝尔也大有好处。

桑凡通过一名拉克洛式的老放荡鬼多尔皮埃尔侯爵先生的帮助使拉米艾尔对他感激不尽，此人出生在上普洛旺斯的弗卡尔基埃附近，他身无分文而又寡廉鲜耻。

瓦勒贝尔被送上了刑事法庭，他本来会判死刑的，但结果只被判处终生劳役。

瓦勒贝尔通过一名获释的罪犯吩咐拉米艾尔去帮助一群盗窃团伙（那都是他的朋友）到公爵家里偷窃。他们希望这次行动能捞取五万法郎。拉米艾尔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公爵夫人去世了，桑凡撮合公爵同拉米艾尔结了婚，从而获得了一笔丰厚的报酬。他的虚荣心使他感到痛苦。

……公爵偕同公爵夫人来到弗卡尔基埃。多尔皮埃尔侯爵认了一个私生女，而他所有的朋友都不认识这个姑娘。公爵和公爵夫人又来到土伦，她看到了戴着脚镣手铐的瓦勒贝尔。三天以后，公爵夫人离开她的丈夫出走了，把他送给她的所有东西也全都携去。她最终还是加入了瓦勒贝尔的朋友们的行列，以此来表明她对他的爱情。

瓦勒贝尔花费巨资弄到了一位德国绅士的身份证（他是斯特拉斯堡人，操德语），于是回到了巴黎……他莫名其妙地又作下了三次谋杀案（正如拉斯奈尔一样），被判处死刑……拉米艾尔对此反应冷漠。

为了替瓦勒贝尔报仇，她放火烧了法院。人们在火灾后的那片瓦砾中看见了一副烧烤半焦的骸骨——那就是拉

米艾尔。

…………

在多比涅伯爵辖治她的那段日子里，拉米艾尔看到伯爵一天到晚装腔作势，她也就变得放荡起来，并以此取乐，消除烦恼。在她的身上有一种生来具有的虚荣心，她总想报复伯爵那种深刻的冷漠态度。"他相信的究竟是什么鬼玩意儿，他心里究竟装的是什么鬼名堂？"她这么想。

她得知他到奈斯尔塔①去参加一次晚宴，那一天歌剧院的那一帮人全都出席了。在把那些小姐们一个个送回家之后，他们就去逛妓院。拉米艾尔戴上了一副十七世纪人们常用的那种黑天鹅绒面罩，混在妓女们中间。伯爵来了，人们在地上铺起布垫，这些先生们围坐在一起，开始胡说八道。多比涅谈起了她，她一下子扯下了自己的面罩。伯爵平日里看上去那么大胆放肆，总是得意洋洋地自以为高人一等，此时却坐在那里目瞪口呆。

王章蔚 译

① 巴黎一家有名的旅馆。

附　　录

王聿蔚　译

关于《一位意大利绅士的回忆录》

一八二五——一八二六年，《伦敦周刊》分四期（十月、十一月、一月、四月）刊载了一篇题为《一个意大利绅士的生活与传奇》的故事。其中的第一部分被译成、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改写成法文，发表在一八二六年二月出版的《不列颠丛书》的那一期分册上。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设想这一最早的译文的译者是司汤达，倘若我们至少应当相信高龙伯的说法的话，司汤达似乎只是把其中的某些内容片断重新组织了一番。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高龙伯呢？正是他发现了这些篇章——那时人们早已把它们忘在脑后，而且对除小说本身以外的情况一无所知——，并把它们转载入他在一八五四年出版的《小说和故事集》中。

关于《箱子和鬼》

这篇故事无疑写于一八二九年年底。圣诞节那天，司汤达把它读给梅里美听，但梅里美漠然置之。不过，作者仍于一八三〇年四月二十五日把它寄给了《巴黎》杂志，该杂志将它发表在五月九日出版的那一期上。只是到了一八六七年，罗曼·高龙伯才又将它再次采用，并收进《文学艺术文集汇编》一书里。

雅克·布朗瑞注意到，司汤达曾在一本《罗马漫步》中写过一则注释。他在这一注释中隐约地暗示说，他是把克莱蒙蒂娜·居里亚尔伯爵夫人作为伊内斯这一人物的原型的。他还明确地指出，他“只是把那些不至于使人们认出她来的地方作了改动”。我们可以想象，象唐·费尔南多进入伊内斯的卧室，感受到她的女性气息而不知所措，象伊内斯起初大为恼怒，继而又委身于他这样一类情节——这是司汤达的作品中多次出现过的内容或题材——，正是，或几乎是终日萦绕在他心际的那些回忆的重现。

他在这一则注释中还说：“我在一本《巴黎》杂志里夹上一片叶子，她还给我的是一朵雪白的玫瑰花，可见她很高兴。”这一类罗曼蒂克的隐情所表现出来的审慎和庄重，难道不是很动人的吗？

关于《媚药》

这篇小说写于一八三〇年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首次发表于一八三〇年六月出版的《巴黎》杂志，一八三六年又被收进一本小说集。一八五五年，这篇小说经修改后载入《轶闻和小说》，之后，于一八六七年又再次被收进《文学艺术文集汇编》。

据司汤达本人说，他之所以写这篇小说，是因为“他头痛得厉害，要以此来散散心。”正因为如此，他并不讳言，他的这篇作品是根据斯卡龙①在一六五五——一六五七年间发表的《悲喜小说》中的那篇《无辜的奸情》改写而成的。“各个时代的调味品迥然不同，”他又说，“我使用了一点点一八三〇年的调味品，取

① 斯卡龙（1610—1660），法国十七世纪著名的诗人、小说家。

代了一六六〇年的。我消除了、而不是扩大了这其间一百七十年的差距。"我们应当看到，这是关于小说现代性的一次新的演习。

上述两节引文摘自司汤达在一本斯卡龙的小说上所写的旁注，这条旁注为路易·卢瓦耶所发现。

关于《米娜·德·旺盖尔》

司汤达的这篇小说写于一八二九年十二月——一八三〇年一月七日，从一月七日起至一月十九日，他把它重读一遍并进行了修改，一八三二年，他又将它校阅一遍。然而，它迟至一八五三年八月一日才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并于一八五四年重新收进《小说和故事集》中。他有一阵曾打算把它写成一部三卷本的长篇小说，书名为《米娜·德·旺盖尔的生与死》。

在帝国战争时期，他有时居住在德国。对这个国家的回忆以及他对于世界主义的喜好，使他多次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德国，提到史达尔夫人① 剖析过的、这个国家所特有的那些细微的感情特色。不过，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国家仍然不能跟意大利相媲美。

他在自己的手稿——这份手稿几乎全部保存在格勒诺布尔② ——的边缘空白处作了旁注，给自己披上一层伪装：他只是在模仿丹麦作家奥朗斯拉格③ 的一部作品，当时这位作家的作品的德文译本洋洋十八卷刚刚问世（一八二九——一八三〇年）。爱赶时髦的脾气也帮了他的忙，在巴黎，人们对此议论颇

① 史达尔夫人(1766—1817)，法国十九世纪文学理论家、小说家。

② 法国一城市。

③ 奥朗斯拉格(1799—1850)，丹麦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戏剧家。

多，致使司汤达觉得，用这样一种幌子来掩饰自己倒也挺有意思。

他在手稿上的一则旁注中还说："描述习俗风尚，这在一部小说中实在平淡乏味，这几乎就是在说教。请把你的描述变成一种出人意外的事件，请你写一位大吃一惊的外国女人，那么，这种描写就变成了一种感情，作者也就有了一个知心人。"

至于其他的那些旁注，我们就看一看维克多·戴尔·利托先生提供的解释吧。

关于《菲利贝尔·莱斯加尔》

就我们所知，从作品完成的时间来看，这是司汤达作品中的最后一篇小说，也是我们这部小说集中的最后一篇。再说，它并不是一篇小说，它只是一个故事。如果不是罗曼·高龙伯于一八四六年将它编进一本小说选集，随后又于一八五四年把它收入《小说和故事集》，我们对它还几乎一无所知。

这篇故事何时写成，我们不得而知。让·戴奥托里德斯先生认为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维克多·雅克蒙，还提出应当把它的写作时间上溯到一八二七——一八三〇年之间。维克多·戴尔·利托先生并不十分赞成这一设想，但他倾向于认为，倘若没有更加充分的证据，我们不妨接受它。然而，米歇尔·克卢塞先生恰恰相反，它对此持反对态度。至于我们，我们似乎觉得后者的说法更有道理。E·阿布拉瓦奈尔先生则主张写作日期为一八三九年，但他没有提出证据。

我们可以把《菲利贝尔·莱斯加尔》同《吕西安·娄万》或者《费代》放在一起来对照，这种做法促使米歇尔·克卢塞先生把

它的写作时间选定在一八三五——一八三九年之间，这当然并不是很有把握的，因为我们在《小说和故事集》里就多次看到这种情况：它既有向未来延伸扩展的主题，又有向过去延伸扩展的主题。这篇故事风格洒脱，笔调明快，似乎特别能够使我们联想起作者一八三七年创作的那部《一个旅行者的见闻录》的语言和写法。不过，这仅仅是凭印象而言，应该承认，它并不具有客观的价值。

关于《梅蒂尔德幽情传奇》

这一点零散的片断似乎表明，它是司汤达进行小说创作的第一次尝试。它是在一八一九年十一月四日写成，或者至少是在那时开始动笔的。一九〇五年，它得以首次发表。一九六八年，维克多·戴尔·利托先生又把它收进《小说和故事集》。

我们的做法同戴尔·利托先生的版本有两点不一样。一是我们恢复了作品原来的标题：《梅蒂尔德幽情传奇》，二是我们把戴尔·利托先生置于卷首的原小说提纲作为附注而放在作品之后。至于我们的其他注释（作品人物的考证）则与戴尔·利托先生的版本同出一源。

我们可以想象，司汤达因为在把对于个人经历的思索演化成小说情节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故而中止了这篇小说的创作。我们还应当说，从那种用如此直接的方式回忆的往事跳越到距离亲身经历如此接近的时期，这种办法只能使作家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如果说他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叙述现实，那么现实中的事物尚不包括任何结果，他本来应该从对这种关系的叙述跳到虚构。——而这是司汤达那时还不会做到的。在这篇

小说里，他的叙述是失败的，但在吐诉隐情方面却获得了成功。

关于《犹太人》

这又是一篇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零散片断。司汤达于一八三一年一月十四——十五日写于的里雅斯特，高龙伯于一八五五年把它收进《未发表过的小说集》出版。

米歇尔·克卢塞先生提请人们注意，领事先生①刚刚在阜姆②度过了五天（一月六日——十日），并把这一情况同作者于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吕西安·娄万》一书中所写的一则旁注联系起来加以对照，在那则注释中提到了《阜姆的犹太人》。司汤达本来构思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两位相逢在阜姆的法国人，也可能是他自己。

这只不过是一种猜想，然而其中并没有任何难以置信之处。维克多·戴尔·利托先生看来是准备接受这一说法的。这一设想跟小说开头部分的内容（即乘船赴威尼斯）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根据作者惯用的手法来判断，那一部分内容完全可能是虚构的。

关于《社会地位》

这是小说的开头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篇草稿。它是作者在紧接着《自我崇拜回忆录》之后，于一八三二年九月十九

---

① 司汤达曾任法国驻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的领事。

② 阜姆为南斯拉夫一城市。

——十月六日写成的。司汤达在这一年年底，接着又于一八三三年曾多次进行加工，但没有任何进展。这篇作品曾于一八九三年由斯特里昂斯基出版，但那是支离破碎的。直到一九二七年，保存在格勒诺布尔的手稿才通过亨利·德布莱得以全文发表。其中许许多多的旁注也由米歇尔·克卢塞和维克多·戴尔·利托两位先生进行了验证核对，我们可以在他们各自的版本（一九六八年出版）中读到它们；在这本集子里，我们只采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这篇小说的写作何以会中断呢？看来——弄清楚这一点对于旁观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因为司汤达没有任何值得仿效的故事框架可供依据，或可堪遵循。作家的创作能力，是不顾任何羁绊，也不受任何约束的。但司汤达还不能这样轻松自如地进行他的创作，他的想象力过于放任自流，因而往往显得飘忽不定。

他缺少一种严谨的提纲，在这个提纲里可以对作品本身进行斟酌，也可以对自传体加以考虑。因此，他常常沦入到某种道学家的说教中去：他不断地在自己的旁注中指责自己，说自己没有写出小说，倒成了拉布吕耶尔①那一学派的人。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他这篇小说里的人物德·沃塞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原型，大体上就是当时在法国驻罗马大使馆里任职的德·圣-多莱尔伯爵和伯爵夫人，而法国驻契维塔韦基亚②的领事馆则是大使馆的下属机构。他同这两个人物的原型

① 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散文作家，其代表作为《性格论》，该书以随感形式写成，内容包括格言警句、人物素描、评论讽刺、思想批评、故事寓言等。

② 意大利一城市，作者曾在此任领事，直至逝世。

太亲近了，相处时彼此毫无拘束，因此他不可能为了要把他们写进小说而同他们拉开一段距离，以便从正面去描写他们。然而过于放手随便，就是一条死胡同。

我们应该注意到司汤达对于《社会地位》的题材一直是恋恋不舍的。显然，就在他打算写作《吕西安·娄万》这部小说的第三部分的时候，他还曾考虑过再把这部作品继续写下去。我们只要看一看他的手稿，再看一看他的作品，反过来看一看他的作品，再看一看他的手稿，就会再一次地发现，他的这一写作动机一直没有间断过。

关于《红与绿》

这个本来应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作品是司汤达于一八三七年四月十八日开始创作的，这一工作一直进行到五月二十日左右，接着在六月八日以前又复看一遍并加以修改，随后便把它束之高阁。一九二八年，亨利·马尔迪诺将其首次发表。

作品的标题起初为《达米拉·旺汉》，后来改成《北国蔷薇》，但司汤达不久便觉得这个名称"既矫揉造作又枯燥乏味"，因此又改为《米娜》或者《米娜·旺汉》，最后才定为《红与绿》。绿色是正统派的标志，不过，看起来我们似乎不必过于看重这一点。我们在那些笔记的下文中还会看到某一位戴着一顶绿色的帽子的年轻姑娘，司汤达明确地认定，她就是米娜。我们不要过于追求作品的精确度，还是参照一下有关《红与黑》和《吕西安·娄万》的那些注释吧。

这部作品的题材和《米娜·德·旺盖尔》(1829—1830)何其相似，以至亨利·马尔迪诺这样写道："我们可以想一想，司汤

达在一八三七年还这样做，是否并非仅仅是对这一一八三〇年的题材又萌发了兴趣，而是要使用其他完全不同的手法来处理这一题材。”他在一八三七年五月二十日所写的一则旁注中曾表示，他打算写的这部小说共有两册，每册长达四百五十页。

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司汤达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在外部世界的所有国家中，意大利自然在他的作品中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但是，他还自诩为英语文化研究家、西班牙语文化研究家，不言而喻，还是德语文化研究家。关于最后这一点，他十分讨厌史达尔夫人的那种学究气：不过，他始终密切注视着当代事物的各种动向，念念不忘自己在德国的种种亲身经历，他一直致力于确定、阐明莱茵河右岸的那个国家的人民在情感方面的各种特征。

关于《阴谋家》

这篇小说甚至称不上是一份草稿，连一份草稿的草稿也几乎谈不上。我们写下这十几行按语，这些文字也许会为我们提供两项值得注意的特点。

首先，这是事隔十年后对于贝尔德案件①的一种奇怪的回想。因为，司汤达似乎正是选择了格勒诺布尔城的这一刑事案件作为他创作的起点，而过去，也是这一案件使他动了写作《红与黑》的念头。莫非在《人间喜剧》中重现的那些人物使他感到震动？莫非他内心深处的自我冲突的意识变得更加剧烈？或

① 安托万·贝尔德企图枪杀他过去的情妇米舒夫人，因而被法国伊泽尔省的刑事法庭判处死刑。司汤达根据当时处理这一案件的《法庭公报》所提供的内容创作了他的《红与黑》。

者，我们也许应该更加简单地认为，这纯属偶然，信手拈来？

其次，这样一种监狱里的爱情故事显然会使我们联想起《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因为标题上的“阴谋家”看来指的就是那个年轻的囚犯)。不过，在那两部小说里，囚禁只是一桩不幸的事件，而在这篇小说里，它却是作为一种原始材料来处理的。问题在于，作者似乎首先要表达的是他的一种感受，即真实的爱情只能是同各种规范格格不入的，也就是说，它不符合社会秩序，或者与此完全相悖；也就是说，它完全摆脱了法律条文的束缚。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司汤达在《拉米艾尔》中对于极端主义的描写。

《阴谋家》于一九二三年由于勒·马尔桑首次发表。一则旁注标明了他于十二月十七日(星期日)这一天萌生了这样的创作意图。于勒·马尔桑和路易·卢瓦耶都注意到，唯有一八二〇、一八二六、一八三七这三个年份中的十二月十七日才是星期天，而根据手稿上的笔迹，人们绝对排除了前两个年份的可能性。因此，这个日子可能就是一八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关于《A—想象》

这篇草稿写于一八三八年八月一日——二日，它就象它的标题一样，是一个难解的谜。斯特里扬斯基曾于一八九三年发表了它的一部分，而后，马尔迪诺又于一九三三年发表了一部分，其中某些片断由米歇尔·克卢塞作了更正或补充。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写才好。”司汤达在八月二日写的一条注释中这样说。他另外还有一条旁注更确切地点明了标题的含义，其写法颇有些现代色彩，令人感到惊异：“要用我的想象力

来描绘缺乏想象力的情景。我对自己说，倘若处在他的地位，我会作何感想，我要让他有一番完全相反的感受。”（八月一日）；他还说：“一个名叫罗贝尔·马盖尔的人，一天到晚变着法儿想要发财，除此之外绝无其他任何想象力。”在这里，“想象”这个字眼儿的意义与司汤达十分珍爱的“轻柔的梦幻”的意义十分相近。

·米歇尔·克卢塞指出，象罗贝尔·马盖尔这样的人物在一八三八年——这是巴尔扎克式的那种唯利是图的人物的黄金年代——该具有怎样的普遍性；他还把这几页手稿同几个月前出版的《赛查·皮罗多兴衰记》一书进行了比较。维克多·戴尔·利托先生和他都一致认为，它类似《吉尔·布拉斯》那样的反映无赖、骗子的冒险经历的文学作品（事实上，司汤达就在他的一则注释中把《吉尔·布拉斯》引为典范：“假如我避开丑恶的事物，撇开插科打诨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一部新的《吉尔·布拉斯》》。或许，我们还应该想到，司汤达是非常喜欢阅读英国小说的。我们特别感到惊奇的是，他正是采用这种方法，一直写到他的《拉米艾尔》，当然，他自己对此也未必很清楚，而且他是一步步摸索着前进的，尽管他原先的意图并非如此。

关于《德·圣依斯米埃骑士》

这是保存在格勒诺布尔的那些文稿中的唯一的一份由别人抄写，司汤达再进行修改的手稿。上面只有一个日期：一八三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这个日期出自马尔迪诺和戴尔·利托的版本，而根据克卢塞的版本，这个日期则是八月二十二日）。我们不知道这个日期是编者写的，还是抄写人或改稿人写上去的，不

过这三种可能看起来十分接近。这篇小说于一九一二年由F·多贝尔纳-布罗尼柯夫斯基将它首次发表。

正如《媚药》源自斯卡龙的小说一样，这篇《德·圣依斯米埃骑士》则源自勒萨日①，尤其是他的《吉尔·布拉斯》的第四部第十章：《唐·阿尔封斯和美丽的瑟拉菲娜的故事》（司汤达在他的《论爱情》一书中曾引用过这一章节）。但同时它也如R·努克先生和M·克卢塞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是对于蒂尔索·德·莫利那②的那部《多尔丹》的大胆的改编，这部作品于一六五四年（那时恰是悲喜小说流行的时期）在法国出版，而在司汤达的藏书中也收有这部作品。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篇小说开头部分的某些情节中，有一些对于肉欲的轻度描写，这跟《箱子和鬼》是一样的。

关于《费代》

这篇作品虽然没有最后完成，但它的不少情节却是在影射当代发生的事件，以至于我们可以推断出它的写作时间是在一八三九年四月亦或五月。由于罗曼·高龙伯的努力——他事先对这篇作品作了一些修改校正——，它被收进《未发表过的小说集》，于一八五五年出版。它最初的手稿存放在格勒诺布尔，但仅仅剩下几页了。当代的出版家们根据一八五五年修订过的版本，把它的各个段落又重新组合在一起。

我们注意到《费代》的开头部分同巴尔扎克的《皮埃尔·克

① 勒萨日（1668—1747），法国十八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其代表作是《吉尔·布拉斯》和《瘸腿魔鬼》。

② 蒂尔索·德·莫利那（1583—1648），西班牙剧作家。

拉索》十分相似，而且我们还可以设想——这种设想并非无稽之谈——，这种相似性来源于两位作家私下的谈话。他们的这种会面很少留下文字的记载，正是因为缺乏资料，那些旁征博引的研究家们一般来说是无法找到这方面的踪迹的。然而，跟那些引人瞩目的传闻轶事相比，这些倒往往是更为重要的"原始资料"或"影响作用"，特别是在社交生活要给长时间地、无拘无束地交谈让出一席地位的时代就更是如此。

关于《唐·帕尔多》

作品（包括提纲和正文）写于一八四〇年三月三十一至四月二日，但直到一九三三年才由亨利·马尔迪诺发表，米歇尔·克卢塞先生曾对作品进行了修改，并在很大程度上作了改进。我们这里沿用的便是这一版本，其中缺文少字和模棱两可的地方也予以保留。

"这篇小说毫不足取。"高龙伯曾下过这样的断语。M·克卢塞先生则对此补充说："的确毫不足取，或者说可取的东西甚少。亨利·马尔迪诺一九三三年随随便便地将它发表了，一般的人都不大看得上它，司汤达的研究者们也一直对它视而不见。"戴尔·利托先生则认为："这纯粹是一篇反映无赖、骗子们的冒险生活的小说，也就是说，它同司汤达的思想相去甚远。"

然而，反映无赖、骗子的冒险生活的作品也并不意味着只能使用那种把一系列情节片断建立在简单连接的基础之上的写作技巧，而且这种连接缺乏深刻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的连贯性。所谓"骗子"，就是一个无赖、一个恶棍、一个天真的坏蛋。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尚未获得自由的人，但他生来便无拘无束，放任

自流，根本不把支撑着社会结构的礼仪习俗放在眼里。随着岁月的流逝，感情的冷却，司汤达越来越沉醉于对那些淳朴的、天然去雕饰的东西的迷恋之中了。

自一八三一年伊始，我们便在《犹太人》这部作品中看到司汤达对那些微不足道的人物发生了兴趣，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因而是处在社会下层的，司汤达本人经历过的领事生涯使他具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而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清楚地看到，他在契维塔韦基亚的生活经历使他产生了描写唐·帕尔多的生活的念头、欲望，甚至也许还有写作手法。它是作者一八三八年计划写作的《A——想象》的翻版，不过充满了异国情调——其中的地域情况、环境氛围和风俗习惯完全变成了另一种风貌。就这样，可能是司汤达小说发展史上的一条新的途径渐渐显露出来了，正是沿着这一途径，他最终写出了《拉米艾尔》。

关于《拉米艾尔》

这是一部小说的开头，是一部长篇小说的长长的开头部分，它在不止一个方面使人们感到困惑。这首先是因为司汤达或是由于死神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或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而陷入了这部作品的写作而带来的某种困境；其次是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发表的这个唯一的文本毫无疑问是很不完善的，尽管在作品总体设想的理解方面，它至少还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最后，还因为《拉米艾尔》的笔调和意义只能够使《红与黑》、《吕西安·娄万》、《巴马修道院》以及作者的大部分小说（但不是全部作品）的读者坠入五里雾中。

现在，让我们尽量不要过于纠缠那些枝节问题，而对这三个

方面逐一加以论述。

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这个日期准确无误——，作者在《法国南方记游》中曾提供了这样一种意向：

“我只打算在图卢兹住一夜，在那里我继续乘车赶路。但是，我在这个地方遇上了一个正在传经布道的传教团，我花了三天工夫来研究这一事件。我在此不再插入我为此事写下的那一段纪念的文字，我将把这段回忆写进《我的时代的历程》中去，如果人们认为可以的话，可以在我的身后将它公之于世。我要说的只是：投机取巧是挺好的，行行骗术是很有意思的，对公众来说，这是一剂根治正在吞噬着外省人的那种空虚厌倦情绪的效力无边的良药。”

我们自然会看出，正是这些事情诱发了作者写出《拉米艾尔》的第二章，也许这也正是他创作这部小说的起点。因为，在我们今天看来宛如一幅粗笔勾勒出来的漫画似的卡尔维尔布道团的故事，似乎并没有怎么歪曲那个时代中的某些现实。再说，司汤达于一八四一年五月九日所写的一则注释也揭示出，至少在某个时候、在小说的某一部分中，他企图通过《拉米艾尔》来刻画路易·菲立浦国王治下的法国人。这样一来，《拉米艾尔》和那个尖刻的《我的时代的历程》就可能合为一体了。是的，正是如此。然而，反过来说，情况也同样可能是真实的：终日沉湎于《拉米艾尔》一书的创作构想中的司汤达也许想起了他在图卢兹的那段往事（或者是他写的那些札记），于是他拖了许久才决定把它们引用到他的小说中去。由于这两种可能性的重合，我们无法得出确凿无疑的结论。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事实吧。

一八三九年三月，司汤达在准备出版他的《巴马修道院》的

时候，声言他还有一部即将“付印”的作品，这部作品分为两卷，书名为《阿米艾尔》。此时，他所发表的作品并不止于《巴马修道院》这一部，他同时还在创作好几篇关于意大利或法兰西的小说。四月十三日，他在一则旁注中写道：“我打算用《好奇的外省人》这部喜剧来调剂一下《巴马修道院》给我带来的疲惫倦怠。然而，在四月十三日这天晚上，我看到了阿米艾尔，从她停留在巴士底附近一直到她走上圣-德尼大街。把阿米艾尔或另外一个自高自大的外省人写得这样聪明机智，这是为了得到法国人的同情……”他还写道：“十三日晚上，我看见了阿米艾尔，她为……哭泣，在两位农夫身后笑了五分钟之久。四月十三日，我开始写阿米艾尔。”

可见，按他的计划，他的女主人公名叫阿米艾尔，时而是阿米艾尔，时而又变成拉米艾尔。而小说最初的标题——这里指的是他原来的计划，即在他把这一工作迅速地推向前进之前——很可能是《一座诺曼底乡镇》。五月九日，他又写了一则长长的注释，内容是关于作品的思想、情节构思以及某几个人物，但相当令人费解，我们可以在附录中读到这一注释。

然而，在保存于格勒诺布尔的手稿亦或资料中，有一张人物一览表，上面的日期是五月十六日，比这更早一些的日期再也没有了。至于这部作品的草稿，出现在这同一份资料(这一资料莫非残缺不全?)中的最早的日期为一八三九年十月一日(司汤达于八月十日又回到契维塔韦基亚任职)。他勤奋、紧张地工作了两个月，其间还曾到罗马、甚至那不勒斯小住几日，致使写作中断。事实上，我们所能见到的《拉米艾尔》的最早的草稿就是在这两个月中间完成的。然后，他的身体便垮了。

一八三九年十二月下旬和次年一月份的前三个星期，他都

是在罗马度过的。我们还看到了他的这样一则旁注："一八四〇年一月一日，我浑身发烧，一边还在修改《拉米艾尔》的第三十五页。"这是异样的症状：手脚不灵便或者头晕目眩，身体不适，莫非这就是他一八四一年三月十五日和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两次中风发作的先兆？然而，自那时起，他似乎并没有把这部手稿弃置起来，他不断地加以修改、增删，并加了不少评注。但是，他是不是继续往下写了呢？

"我的构思来得很快，"他在一八四〇年一月一日的旁注中又说，"不过我无法判断我的构思到底好不好。比如说吧，我对于桑凡和拉米艾尔的性格特点的形成作出许多种解释，但是，到底应该怎样下笔去写呢？这对我来说再便当不过了，但我一直缺乏决断。"他还把他写过的东西口授给一位抄写人，那是一月二十三日："我找到了真正的小说奇闻。"（他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这样工作着，直到五月。难道他只干了一些修改校订的工作吗？或者，他又继续往下写了一点什么？难道说那些资料中的某一部分已经失落，而这一部分又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

从此时起，我们再也没有发现他有一点点这方面的创作活动，直到一八四一年三月，他才又提起这部《拉米艾尔》的开头部分。他似乎有心要让他的这部小说更进一步接近我们刚刚提到过的《我的时代的历程》。但是他的健康状况很糟，他患有高血压，在三月十五日的那次突发之前就出现过危险的症状，而对于三月十五日的那场危机，他曾说："我与死亡进行了一番搏斗。"然后，他只好把《拉米艾尔》搁置一边。十月底，他离开了契维塔韦基亚前往日内瓦和巴黎。也许是一直到一八四二年三月九日，他才重又打开了他的手稿卷袋开始工作，加添注释，与此同

时，他还写出了《苏奥拉·斯戈拉斯蒂卡》。三月二十二日，他与世长辞。

我们多次提到的那些存放在格勒诺布尔的资料，简直近乎一团乱麻。那些可能早已失落了的零星片断对我们也许是最有价值的。司汤达的笔迹也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辨认。当然，抄写人的笔迹要清楚一些，但是此人漫不经心，在作者的催促之下又写得匆匆忙忙，再说，他的文化水平本来就很低，因此，除了他生性缺乏决断之外，写起字来又往往拿不准是对还是错。正因为如此，亨利·马尔迪诺曾这样说，这位抄写人把“毫无睡意的妇人”写成了“沉睡正酣的妇人”，把“剧团里的幽灵”写成了“再回来陪伴他”。①

最糟糕的是，所有的东西全都搅合到了一起。同一段落的各种草稿堆放或者摆在一起，连司汤达本人也说不出他认为哪一种是较好的。那只不过是一堆信笔写成的试验作品，种种设想均可随时变动，只是面对着这种种可能，他尚未作出最后的选择。他的那些注释或提纲彼此之间也不相吻合。总而言之，乱糟糟的一大堆，对于出版家来说，实实在在是一桩难以把握的事情。

现在我不妨引用亨利·马尔迪诺的一段话：“我竭尽全力，企图把那些往往是很长的段落重新组合在一起，而这些段落正是斯特里扬斯基于一八八九年通过冈坦现代出版社将这部小说首次出版时曾经忽略过的。同时，我还避免了——至少我相信是如此——斯特里扬斯基的版本中的许多不合情理的地方，而在我致力于奉献出我的这个新版本之前，那是人们所能见到的

---

① 之所以发生这种错误，是因为这两对词组在原文中读音相似。

这部小说的唯一版本了。再者，我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去改正司汤达的文风中的某些疏漏之处，因为我们没有权利用我们的一套行文去替代他的那一套说法。而斯特里扬斯基则相反，他尽兴地去做他的那种去芜存精的工作，并以此为乐……诚然，这部小说有许多欠缺、重复之处，也有不少句子不够准确，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忘记，我们看到的是一部仓促之间突然中断的小说，而且它的许多篇章至多也只能说是一堆草稿。”

我并不喜欢看到司汤达的研究专家们——他们都是些一碰就要光火的人——彼此之间气势汹汹地相互指责。每个人都竭力而为，但这种“竭力”完全谈不上是无可非议的，而其结果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困难。斯特里扬斯基低能、轻率、随随便便地下结论，固然有他的过失，但他却是第一位拓荒者，闯进了那片前人从未敢涉足的地界。而马尔迪诺呢，他取得了前人所未曾有过的成绩，而且他的步子迈得非常快。不过，倘若他的治学方法更加稳健扎实一些，他也许永远都不会走下坡路，也许不至于给持不同见解的后人提供依据。

所有这些委婉的措辞意在说明，马尔迪诺的这个《拉米艾尔》的版本，尽管取得了某种进步，具有某些长处，而且显得十分精巧，但它仍然不能被视为是最后的定本。人们把它存在的问题比喻成一种拼板游戏，你只要愿意，固然可以这样说。但是在这种拼板游戏里，有时会缺少几块，有时又会多出几块，而且人们还认为对于其中的重迭、断裂的现象理应加以调节。我们已经得知维克多·戴尔·利托先生为这部小说搞了一个新的版本，这个版本必将超过以前的几个版本，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后来者，可以从以前的错误中汲取教益从而加以改正，而且，特别因为它出自这样一位学者之手，他是当代的司汤达研究

专家中间最认真、最有经验、最渊博、最能干的人之一。

然而在目前，我们只好暂且满足于我们能够掌握的这点资料。因此，我们这里再次发表了马尔迪诺的版本，正如我们常常遵从马尔迪诺的考证、评注一样。所谓马尔迪诺的版本，就是马尔迪诺的一本读物，也就是马尔迪诺的剪接术。我们顺便还要明确指出，该书只有前面五章的开头部分是司汤达亲自标明的，而其余的部分则是马尔迪诺根据作者本人在注释中对于篇幅的长短所作的说明而"设想"出来的。

总之，关于《拉米艾尔》这部作品，司汤达所做的，似乎只是一味地听任他一时的幻想和情绪的驱使，当然，这种幻想和情绪是有倾向性的，但却是没有条理的。也许，他期待的是，传奇故事应当从传奇故事本身中间产生出来。一般说来，这正是他的写作方法。只是他内心的冲动业已消失，而且没有再次勃发出新的飞跃。正因为如此，我们也许就不应该期望在《拉米艾尔》中再出现《吕西安·娄万》那样的奇迹：我们怎么可能把那些从未存在过的事情再次重建起来呢？

不管怎么说，这些极其重要的、非同寻常的断章残篇应当使我们对司汤达有很多的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马尔迪诺在格勒诺布尔的资料中挑选出来的那些附属材料里再着手进行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司汤达爱好者面对着这些资料会感到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一切都消失了，好象这位小说家要把他的所有那些至今为止使人感到无比优雅的东西以及他的小说散发出来的"魅力"拚命地抹去。残存下来的只有一个贝尔①，一个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贝尔。这种情况跟《布瓦尔和佩居榭》②颇为相似。长期以来，人们只愿意认为这部作品表现

的是衰老和腐化堕落的一代。只是到了今天，人们才开始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个既超越了时代、又超越了他自己的福楼拜的令人难以理解的隐秘。他已经从简单的争议和绝对的否定中间跨了过去，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至死也没有回头。

在小说的写作艺术方面，司汤达一直鼓励自己要重视情节，而不是描写和心理叙述。然而，这种做法却从来也没有能够阻止他在写作中进行心理分析——不过这种心理分析是置于由事件组成的框架和结构之中的。“这就是对于行为的叙述，”一八三九年十月一日，他在《拉米艾尔》手稿的空白处这样写道，“它决不是对一种行为在心理上进行概括地论述，那样一来，将进展得相当糟糕，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尤其是这样。”如今他不再相信别人的创作了（当然，一八三六年制作的拉斯耐尔一例以及巴尔扎克和欧仁·苏正在极力抬举的连载小说皆为例外）。他一向欣赏力的表现，推崇那些显示出激情的罪行。而这一次，力和罪行都升了一级，它们除自身之外，摈斥了任何辩白。它们将自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丝毫也不顾社会秩序下的所有那些偏见和束缚的反对，以至成为人类本能的一种原始的宣泄。“人类的本能，也即人生中的爱情。”他在一八四〇年一月二十五日的一则评注中曾经作过准确的说明。

在这样一种犯罪伦理学和连载小说的写作技巧（或这种写作技巧的某一个侧面）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就其本质而言，感情和原始的冲动是无法进行分析的，人们能够捕捉到的，仅仅是它们的表露，而表达这些表露在外的感情和冲动的方法，就是行为。行动与行动之间的衔接应该在一种强烈的节奏

① 司汤达的原名为亨利·贝尔。

② 《布瓦尔和佩居榭》为法国作家福楼拜未完成的遗作。

下进行。诚然，这并不是连载小说写作技巧的全部所在，然而，连载小说难道不就是以无赖、骗子的流浪冒险为题材的小说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吗？

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就《小说和故事集》中的《A—想象》(1838)或《唐·帕尔多》(1840)谈了不少。在这种比较的启发之下，《拉米艾尔》就不会再被认为是一颗因衰老而长出来的难看的肿瘤。更恰当的说法应当是：一个新的司汤达正在，或者说正在开始蓬蓬勃勃地成长起来。这个新的司汤达已年近六十，虽然默无声息，却慢慢地成熟了。只是我们尚不知道他对于暮年的犯罪生活是否具有充分的知识和体验，从而完成他的写作计划。然而，他为什么不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呢？要敢于对此做出否定的回答，那是得需要相当的勇气的。不过，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夜间发生的一幕① 早已使这一问题变得毫无意义了。

① 指司汤达的逝世。司汤达于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夜（或二十三日凌晨）二时因病去世。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636
SS□=11158256
□□□□=1990□06□□1□

□□□
□□□
□□□
□□□
□□□
□□□□
□□□□□□□□□□□&□□□
□□□□&□□□
□□&□□□
□□·□·□□□&□□□
□□□□·□□□□&□□□
□□□□□□□□&□□□□
□□□&□□□
□□□□&□□□□
□□□&□□□
□□□&□□□□
A—□□&□□□□
□·□□□□□□□&□□□
□□&□□□□
□·□□□&□□□□
□□□□&□□□□
□□&□□□□
□□□